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七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52/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7.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七八冊目次

## 子部・類書類

物原一卷

〔明〕羅頤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李憲刻本

..... 一

五車霏玉三十四卷

〔明〕吳昭明輯 汪道昆增訂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二九

修辭指南二十卷

〔明〕浦南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浦氏五樂堂刻本

..... 三九一

左粹類纂十二卷

〔明〕施仁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錫山安國弘仁堂刻本

..... 六五四



# 物原一卷

〔明〕羅頤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李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物原一卷》

提要

物原叙

舊金樓

物原

物原

羅頤曰大哉聖人開物制器之功也後之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可不知所本乎及乎升世機智荐增創設非儀然亦不可不識也此昔人事物紀原之所以作焉然予猶病其不能黜妄而崇真以致辭繁而靡哀故更之曰羣籍作爲此書其類十有八一日天原二曰禮原三曰名原四曰樂原五曰政原六曰官原七曰資原八曰刑原九曰文原十曰食原十一曰衣原十二曰室原十三曰地原十四曰兵原十五曰技原十六曰葬原十七曰器原十八曰事原其條二百三十有

九總名曰物原以著古人開物之有  
漸俾其旨支分而派布昭然若示諸  
掌以正舊譌并所缺焉雖曰文之不  
腴抑亦語簡而易知矣昔成化十年  
歲次甲午春二月下弦日也

物原目錄

- 天原第一 凡八條
- 禮原第二 凡二十五條
- 名原第三 凡二十五條
- 樂原第四 凡六條
- 政原第五 凡二十五條
- 官原第六 凡三十八條
- 資原第七 凡四條
- 刑原第八 凡四條
- 文原第九 凡十四條
- 食原第十 凡十條
- 衣原第十一 凡十一條
- 室原第十二 凡四條
- 地原第十三 凡六條
- 兵原第十四 凡六條
- 技原第十五 凡十二條
- 藝原第十六 凡四條
- 器原第十七 凡二十九條
- 事原第十八 凡六條

物原目錄終





物原

山陰核軒羅順輯著

山陰思齋朱鏡校正

南海鼎溪李憲重刊

天原第一 凡八條

伏羲始畫卦以造天圖而起數周文王演為後天圖而作易漢焦贛始推卦氣楊雄始演太玄宋周敦

叔始造太極圖

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耨漢張良始造琴瑟

房始造小正書文制玄女課朱郭景純

拆字及觀梅卜

伏羲始造干支甲子周公作納音漢項仁作六甲推

占法遂人始觀星辰伏羲製造星官推步作蓋天

分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以占日月星辰軒轅因

使容成造授時曆設占風雲望氣占歲擇日及遁

甲諸法堯作渾天周公作占夢法漢東方朔始以

正月上旬內八日占鷄狗羊猪牛馬人殺之吉凶

伏羲始辨五氣為四時爻分陰陽辨晝夜神農始分

八節辨弦望晦朔軒轅始以百刻為日分年月日

時元會運世以十二月配十二辰制五運六氣之

說堯以閏月定四時而成歲周公以三十六禽配

二十八宿始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

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平咸

始置除夕節周公始置上巳泰德公初置伏日晷

平公始置中秋齊景公始置重陽端午楚懷王初

置七夕秦始皇初置寒食漢武帝始置三元東方

朔初置人日唐李泌始置中和節

夏禹始置九疇箕子作洪範周公乃按其法作明堂

始謂之九宮宋蔡淵始演皇極數

遂人始觀斗極而定四方伏羲始置土圭以測景因

定十二支方位神農始察土宜辨水性以定民居

軒轅遂相山川分地域此風水室土二家之本也

伊尹始制水平法而建表以辨方周公制二十四

向漢王況始制五音宅姓魏晉輅置格盤始擇

地

禮原第二 凡二十五條

伏羲始定人倫列五品制九族正姓立宗為君義

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男女有別朋友

有信九族睦鄰之方軒轅始設隣里鄉黨使相關

恤至秦商鞅變其法始有分居贅婿之俗相收司

連之律

遂人始有婦伏犧始制嫁娶周公始令同姓不婚及

制婚姻六禮

伏犧始制飲食之禮軒轅始制養老之禮唐堯始置

燕享之禮舜始為脰腊慶弔之禮禹始為鄉飲大

飲烝之禮

軒轅始為軍禮顓頊始制大田四時獵禮周公始制

射禮

唐堯始為冠禮周公制三加

伏犧始制朝聘軒轅始為郊狩

軒轅始制男贊王帛禽鳥女贊榛栗棗脩禹始制通

貢方物

伏犧始制拜揖周公始分九拜唐武后始制女拜不

跪

古者天子每日視朝必居明堂四時各以其方位閔

月則居門秦始皇廢古制每五日一入閣聽事有官

起居正衙立伏

古者天子朝諸侯南面而立秦始皇制御床而坐

古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秦始皇始立侍之禮漢制賜

大臣坐則開宣室此後世賜坐所由起也

古者卿大夫退朝則歸于家無自夜待命臺幸者

始制抑臣之禮制公卿拜五日一休沐則不敢

舍

伏犧始享神祇創為圓丘方澤二郊神農始創耕

軒轅始祭社稷山川少昊始祭先農先蠶顓頊始

為表禡之祭帝嚳始祭日月星辰寒暑四時風雨

雷雨舜始類祀上帝及釋奠釋菜五嶽四瀆四方

百物之祭禹始大旅上帝及祭司寒冰神商湯始

祭五祀周公始祭司命泰厲秦德公始祀伏羲始

皇變古制始行封禪王莽始合祭天地唐玄宗始

祭九宮神

伏犧始郊祀皇天后土神農始大享五天之帝於明

堂堯始以五人帝及五神配享舜始置五郊迎氣

各祭其方之天帝湯始置雩以四月總祭五帝於

南郊周公始以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建寅

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

湯以戶龍中雷門行路為五祀周公加厲戶司命為

七祀漢高祖始廢戶而祭井

伏犧始祭天于郊神農加明堂祀舜始以魯配郊殷

湯始以始祖配郊周公始以禘配明堂



伏羲始祀其先少昊始作宗廟設四時之祭舜始作  
禘禹始制七廟行祫祭帝槐始制不遷宗祭法殷  
太甲始以功臣配享于廟

軒轅始造壇墀左徹始制祠廟伊尹始作木主唐玄  
宗始造享廟牙盤

伏羲始為資父事母之教軒轅始制喪禮其期無數  
唐堯始定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則為母齊衰期  
月父亡服母喪齊衰三年夏禹又推設五服定其  
輕重之差至咸制招魂闔公制庶子父及嫡母在  
為所生母服齊衰三年晉人伯禽始制金革無避

晉襄公始壞喪制為起復魯昭公始制慈母服漢  
文帝始短喪為易月之制唐武后始制父在行母  
喪亦齊衰三年

周武王始制追王之禮魯文公始制追封之禮

唐堯始制天子諸侯遇災喪則避舍減食輟朝撤樂  
之禮夏少康始制天子諸侯決重囚則減食撤樂  
之禮伊尹始制勝國之君忌日則王公卿士並撤  
樂梁武帝始制斷屠日唐高祖始制斷屠日不行  
刑

公劉始制下人以酒壽上之禮楚懷王始制臣見君

稱萬歲漢武帝始制呼萬歲必三聲謂之山呼魏  
宣武始於天子生日設僧齋唐玄宗始制聖節  
遂人始作樵漁伏羲始置牧獵史卜神農始作農工  
醫賈軒轅始設奴婢佃戶園丁日者

伏羲始作媒以交男女作介以交朋友女媧始作巫  
祝以交神人神農始作僧以通術售軒轅始作保  
以通假貸少昊始作鵠以通君臣夏禹始作譯以  
通夷夏

漢文翁始以文學化蜀民錫光始以禮教化嶺南  
唐常袞始以文學化閩人

名原第三九二十五條

伏羲始定名百物始稱天地為乾坤辨日月星辰為  
四象神農始定嶽瀆及諸地名軒轅始定五行二  
十八宿十二次及九州萬國之名禹始定大山川  
名周公始稱天地人為三才

伏羲始制人倫鳥獸之名神農始制土石草木之名  
軒轅始制衣食宮室器用人事之名

几遽始有人號伏羲始制人姓名軒轅始建國號舜  
始置廟號周公加字與謚死而諱其名元魏孝文  
始定氏族郡望

自軒轅稱國號始如有字曰有熊是也至漢武帝稱國號改加大字曰太漢是也及元人稱國號又加以皇曰皇元是也

自軒轅稱國號咸因所起地名至女直入據中國無以稱其所起始緣義以建號曰大金

凡國名稱氏自伏羲始至商則改而稱人

古者貴賤通稱曰朕周天子自稱曰余一人秦始皇

始制天子自稱曰朕

遂人始稱皇少昊始稱帝禹始稱王商人始稱天子

周穆王始制稱號為皇帝孔子始稱王為天王漢

人始稱天子為官家司馬遷始稱天子為上晉人

始稱天子為大家

奉季斯始制天子尊號唐代宗始賜功臣號宋真宗

始制道家尊號

徐偃王始僭稱王楚申縣尹闔般始僭稱公吳伯嚭

始僭稱太宰

戰國之時貴賤通稱皆曰足下秦漢始稱天子為陛下

下太子諸王為殿下將為麾下使為節下公卿牧

守為閣下父母為膝下師傳為講下婦人為襟下

惟比肩稱足下

古者貴賤通稱其妻曰妃周公始稱天子妻曰后妾

曰夫人諸侯妻曰夫人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

婦士庶人曰妻王公世子曰太子秦昭王始稱其

母曰太后漢高祖始稱其父母曰太上皇諸侯母

曰太夫人武帝始稱其祖母曰太皇魏明帝始稱

天子妾諸王妻並曰妃晉哀帝始稱所生妾母曰

太妃

周宣王始稱其女曰公主諸侯女曰翁主魏文帝始

稱主婚曰駙馬唐太宗始稱諸王女曰郡主諸侯

女曰縣主

凡諸官稱師自伏羲龍師始諸官稱吏亦自伏羲置

史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太監始諸官稱

正自顓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顓頊置司

徒始諸官稱大夫自堯設司徒屬大夫始諸官稱

典自舜命夔典樂始諸官稱大稱少自商湯設太

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楚若敖置令尹始諸官稱

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稱丞自秦獻公置丞

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置常侍郎始諸官稱事

自秦始王置給事始諸官稱使自漢武帝置都水

使始諸官稱知自後魏太武置叅知政事始



軍官稱都督自漢光武置督軍御史始稱指揮使自唐僖宗以左右神策軍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始

漢光武初以御史督軍謂之都督魏明帝遂稱大將軍為都督唐高祖又稱州牧為都督

漢成帝始稱方伯為州牧亦因唐虞制也後周改稱總管唐改稱都督元改稱平章今為布政使

漢文帝初置刺史唐中宗改稱巡察使睿宗改稱按察使玄宗改稱採訪使肅宗改稱觀察使宋改稱提刑元改稱廉訪使

秦始皇始稱京郡守為內史漢景帝始稱王國守為內史武帝改稱京郡守為尹成帝始稱王國守為相隋始稱郡守為刺史宋太祖改稱知州高宗改稱知府元改稱總管

晉劉淵始稱華人為漢子桓玄始稱俗人為獠子商人始稱帝都為京師楚文王始稱邑為縣漢武帝始稱蒼為坊宋太祖始稱里為保今稱保為圖鄉為都

漢武帝始稱州為部唐太宗改稱道宋太祖改稱路元世祖改稱省

隋文帝始稱郡為州唐玄宗始稱州為府元世祖始稱府為路秦稱御史署曰府漢明帝始稱憲臺今曰院

漢謂丞相將軍御史三府為三司唐始謂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今始謂大理刑部都察為三法司都指揮布政按察為三司

樂原第四九六條

伏犧始作樂而辨五音其臣葛天制歌陰康制舞軒轅臣伶倫始定律呂

伏犧始作琴瑟文嬀加之以笙竽神農加以鍾鼓軒

轅使伶倫作笛毋句作磬帝嚳作塤篪祝融作笙舜作簫此為雅樂之器紂使師延作箏篪老聃作胡笳秦蒙恬造箏漢為孫公主作琵琶晉阮咸作阮宋識作拍板梁武帝作響板此為俗樂之器伏犧始作五絃琴周文武各加一絃為七絃琴此為雅琴晉孫登作一絃琴嵇康作嵇琴梁柳惲作擊琴此為變調

神農作鍾軒轅臣榮援作鐻鍾禹作鐸湯作鐃

神農作鼓帝嚳作鼗禹作鞀及篳篥

伏犧始制旄舞軒轅始制干羽以舞戰國始制執拂

如意之舞

政原第五 九二十五條

遂人始為教令伏犧始立正朔而建子軒轅始定服色秦惠王始重鼓元漢武帝始立年號

伏犧始以木德王鄒衍始推五德之運漢劉向始推五德生勝有正閏之辨

遂人始立朝廷伏犧始建都立家軒轅因造城郭溝池街巷堯始立巷牌

遂人始立教臺神農始作明堂軒轅始作靈臺舜加辟雍禹作冀閼周公始備九門

神農始以日中為市而立廬湯始設關周公始制關

市之征管仲始稅魚鹽齊景公始置山海池澤園林之稅漢文帝始稅酒武帝加稅商舟車及鐵槽

醋及契本唐太宗始稅草趙贊始稅竹木茶漆裴延齡始為和買

管仲始稅鹽漢桑弘羊始禁私鹽而官賣唐元宗始給商貨引

舜始立學魏曹芳始以顏回配孔子于辟雍唐高祖始立孔子廟於學太宗加以先賢配享

軒轅始制園以為演武場唐太宗始立呂望廟以古

名將配享武后始制武舉宋仁宗始制武學

周公始立貢士法漢文帝始置賢良科武帝始置茂才孝廉明經三科漢宣帝始置童子科隋煬帝始

置進士科

漢文帝始以策試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加章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

及詔誥

漢武帝始設殿試唐太宗始設鄉試會試武后始置封中宗初分三場玄宗始令禮部知貢舉宣宗始

置登科錄唐明宗始印卷宋太宗始唱進士名分

為五甲而賜燕及置試院巡緝監門官直宗始印

題

神農始制儀仗用斧戟鞭笞軒轅始制出警入蹕設侍衛執鉞二人執過十人謂之虎賁即今鎮殿將

軍力士也漢武帝始制障扇十二把晉武帝制班劍白鈐鈐元帝加儀刀御刀

軒轅作鉞奉始皇改為鐃

漢武帝始制雉尾扇以障御容宋孝武始制朱團扇以障侯王

周公始制五輅載太常以記里指南二車前導作鉞

為侍衛有屬車十二乘呂望加曲蓋晉文公制左  
右虞候以掖駕秦始皇初作鹵簿三駕為金根車  
上施華蓋相風為設辟惡車前導定制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則因周之舊漢武  
帝益以轆弩金吾轡旗車皮軒車設黃鉞車左右  
旄節十六罕畢二旗前後黃麾睥睨蓋并御馬分  
左右為羽儀其屬車最後一乘懸豹尾本周置有  
豹尾以前為省中晉武帝始制五牛輅赤青二輅  
以為羽儀後魏孝文益以皂纛為羽儀隋文帝益  
以白鷺車為前導設鍾鼓行漏車為羽儀唐高祖  
加以腰輿大駕先五輅制香鑪輦芳亭鳳輦為羽  
儀玄宗加以毬仗宋陶穀始制駕頭法座十二神  
輿操稍勘箭方傘大傘及天王負圖方歲太平王  
兎金鸚鵡象獅子五龍五鳳左右攝提日月五星  
北斗二十八宿十二辰風雨雷電合璧連珠六大  
神五嶽四瀆五方之旗各一苒文祥雲旗各二  
遂人結繩而治伏犧始造書契秦始皇始制天子行  
文曰詔臣下稟事之文曰奏漢文帝始制諸王行  
文曰教景帝始制諸司行文曰移上行下曰牒光  
武始制稟事王侯曰啓唐太宗又制諸司咨文曰

關

軒轅初設符驗周公制三節及印璽北齊高洋作條  
印唐韋陟制押字

堯始制諫鼓謗木禹益以鍾鼓磬鞀鐸以求言漢趙  
廣漢始作鉅觚梁武帝始作匭

管仲初制平糶法漢耿壽昌發倉常平倉後魏李崇  
始置巡警舖北齊高湛始置義倉唐玄宗始置養

濟院

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此後世懲取富戶之始周穆  
王始令侯以錢贖罪秦始令民納粟贖罪

楊國忠始令民納粟贖僧

伏羲始統萬國軒轅始分九州象土以封建堯始

五爵禹始置五服秦昭王始封爵以戶秦始皇始  
并天下因六國之制設為郡縣漢宣帝始侯以侯

不實封魏文帝始以鄉亭封公侯郡邑封王公侯

軒轅始置封建舜始制世祿

堯始考功後魏崔亮始限年

軒轅始給官吏胥徒俸及賞賜周公始置恩例漢文  
帝始給太子橫食唐太宗始給常朝官廊食武后

始借賜下官緋紫德宗始折俸



軒轅始設戶口圖籍周公始置租庸調及蠲役法秦  
始皇始制郡役法北齊高澄始定九等戶役爲均  
徭其不點差者令納庸布此宋丁錢所起也

官原第六 九三十八條

伏犧始立百官堯始分大夫士爲五等周公始設九  
命異賜又制人爲十等田襄子始分文武異任商  
鞅始置資級魏陳郡始分九品後魏始定九品正  
從每品分上下階蘇綽始分士途爲二流

商湯始設公孤秦始皇始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  
三公其署謂之三司亦曰三府至漢武帝改太尉

爲太尉成帝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改丞  
相爲大司徒是以周之三卿爲三公矣其失自秦  
始也

伏犧始置二相又任襄英爲左右若唐虞之百揆商  
之太宰周之冢宰皆相職也至秦獻公始稱丞相  
莊襄改稱相國至漢武帝不以朝政付宰相始置  
尚書令典樞機其任蓋猶義皇之襄英周官之卿  
士也武帝崩霍光以太司馬當國領尚書事於是  
遂以大臣領尚書而大司馬之職班宰相上尚書  
令之權重於宰相矣至成帝始以特進張禹錄尚

書事蓋以三公下兼卿士之職也自是遂以錄尚  
書爲首相之稱矣靈帝始以宰相胡廣爲太傅自  
是遂以太傅爲首相之稱至魏文帝以中書令晉  
武帝以尚書令宋文帝以侍中並始爲相職北齊  
始置尚書行臺此宰相初有分司也隋文帝始以  
侍中中書令爲上相僕射爲次相唐太宗因後魏  
制以他官行相事謂之叅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  
書門下三品其後遂俱以爲直宿之稱中宗又置  
平章軍國重事則古三公兼宰相之職也玄宗改  
侍中稱黃門監宋神宗人以尚書左右丞爲執政

官徽宗加宰相太師之稱自是首相多稱太師元  
世祖始制叅議官及中書行省行省卽北齊行臺  
也

國朝洪武中始罷丞相不置尋又以文淵閣掌機密  
蓋卽漢尚書令之職位雖五品而實統百揆焉

唐太宗始以宰相監脩國史唐莊宗始以平章事兼  
樞密使謂之使相

周公置常伯至秦始皇改令丞相史典殿中章奏謂  
之侍中而置黃門郎散騎二官與中常侍爲之副  
黃門郎亦曰給事其中常侍散騎則或以寺人爲

之自是侍中屬僚始用士寺二流矣後漢稱黃門郎為侍郎至靈帝始置侍中寺魏文帝令散騎常侍為一官而改用士人又分侍中太僕之職置殿中監自是士人給事者居侍中寺黃門令中常侍諸寺人則皆居殿中監晉武帝始改侍中寺稱門下省亦曰北省至宋文帝遂以侍中為相職隋文帝改侍中稱納言唐玄宗始改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政稱監

顯祖始置納言周公改稱內史秦始皇中書稱省卿官甚卑不置令漢武帝始置中書令領尚書事以寺人為之置丞郎為屬位雖卑而權已重矣成帝始易任以士人魏文帝始立中書省稱中書郎為侍郎其屬添置都通事晉武帝始設中書舍人隋文帝復中書令稱內史唐義炎始置政事堂於中書省凡三省官議政必集中書玄宗始以中書舍人為知制誥後遂專以知制誥名官宋太祖定制宰相之府謂之中書省其官有中書令有左右僕射有門下侍郎蓋兼三省官於中書一省也周公始置司會兼始皇改令少府史主發行殿中書謂之尚書已蓋卑員漢武帝始置尚書令以統諸

尚書及屬郎與中書宦官共典樞機其任遂與周之卿士相並矣至成帝又設僕射及左右丞為尚書令屬置尚書臺僕射者本戰國諸侯侍僕射役之稱秦遂建為官號而漢於侍中謁者尚書博士郎等官咸置其員光武又分諸尚書為六曹各置侍郎郎中為之二遂以令僕及六尚書為八座侍郎郎中即屬郎也本秦諸郎趨走殿陛而屬於郎中令者自漢武帝已置尚書令則尚書諸郎咸不隸郎中令矣黃門中之有侍郎也亦然晉武帝改尚書臺為省亦曰尚書遂以尚書令為相職隋文帝以令僕係相職不與六曹同乃以左右丞及六曹為八座分屬郎為二十四司各添設員外郎以佐郎中謂之子司隋煬帝又於子司各置主事以副員外主事者本漢吏役之稱武帝於光祿勳置南址庭主事是也後魏始分尚書諸司即置主事令史至隋既定令為二十四司遂去令史之稱但曰主事而已其二十四司吏部四司一曰選曹即今文選司也置自漢之常侍曹二曰封曹即今驗封司也本漢光武因古執秩之官而置三曰勳曹即今稽勳司也本宇文泰因周禮司勳之職而置

四曰功曹卽今考功司也亦本漢光武所置戶部  
四司一曰民曹二曰計曹三曰金曹四曰倉曹並  
魏文帝所置禮部四司一曰儀曹卽今儀制司也  
本宇文泰所制二曰祠曹卽今祠祭司也本魏文  
帝所置三曰客曹卽今主客司也本漢成帝所置  
四曰膳曹卽今精膳司也本晉武帝所置兵部四  
司一曰武兵曹卽今武選司也本魏文帝所置二  
曰職方曹卽今職方司也本宇文泰所置三曰駕  
曹卽今車駕司也四曰庫曹卽今武庫司也並魏  
文帝所置刑部四司一曰賊曹本漢光武所置二  
曰都官曹本漢成帝所置三曰比曹亦魏文帝所  
置四曰門曹本宇文泰所置工部四司一曰起曹  
卽今營繕司也本漢元帝所置二曰虞曹卽今虞  
衡司也虞衡本虞書周禮建官三曰水曹卽今都  
水司也虞水二司並亦魏文帝所置四曰屯曹卽  
今屯田司也亦本漢成帝所置隋煬帝又設尚士  
左右司郎中員外以副左右丞謂之都官唐罷尚  
書令惟設僕射以下官宋神宗升左右丞爲執政  
左右丞遂居六尚書之上矣高宗罷左右僕射惟  
設左右丞以下官

國朝盡罷左右丞及都官單設六部其尚書侍郎  
中員外主事之職並仍漢隋舊制惟有刑三部  
事繁乃廢八司舊名各設十三司司名皆按所屬  
布政之名焉  
夏禹始定六卿周公加以殷湯所置三孤謂之九卿  
夫六卿冢宰之職起於伏羲而銜定于周若司徒  
司馬司寇則軒轅之雲官司空則少昊之鳥官已  
並有其職但名銜則起於顓頊之秩宗命以民事  
兩宗伯之官名雖亦始於周然其職實顓頊之秩  
宗故六官之職皆創設於唐虞之前而以三孤六  
官爲九卿則殷周之制也至秦始皇壞古制乃以  
奉常宗正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治粟內史  
少府爲九卿各置丞以副之而於衛尉置主簿其  
署則曰九寺漢景帝乃改奉常爲太常廷尉爲大  
理又改郎中爲光祿勳典客爲鴻臚治粟內史爲  
司農置光祿主簿成帝始置太常主簿魏文帝始  
置太理主簿晉武帝始置司農少府主簿梁武帝  
始置宗正太僕鴻臚主簿後魏孝文又各置少卿  
太常卽周宗伯廷尉卽周之司寇其爲九卿宜也  
若宗正則周官小司馬之屬衛尉掌畿卒之官郎

中令蓋諸郎之長太僕亦周官太司馬之屬鴻臚  
卽周官之大行人治粟內史亦司徒之屬卽少昊  
之農正也少府乃冢宰之屬無非所以爲九卿也  
秦之九寺至元罷其四所存惟太常光祿太僕大  
理鴻臚五寺而已其宗正之職今更爲宗人府今  
位至一品矣改寺爲府實宋始也衛尉今爲錦衣  
衛官其職司元置之以代衛尉之任司農少府之  
職卽自是廢矣

秦始皇初置大理正漢宣帝初置平至隋煬帝稱  
事

秦始皇初置太官令太祝令漢文帝始置籍田令陵  
臺令武帝始置協律奉禮二郎魏文帝初置太常  
齋郎梁武帝始置郊社令

伏犧始置共工少昊更設司空而分其屬爲五工正  
秦始皇乃置少府卽共工司空之職也其屬有將  
作漢乃分爲二官誤矣至隋又設少府將作軍器  
三監抑又誤矣至元始罷將作今又罷少府軍器  
二監併其事於工部焉

殷武丁始置御史之職本殿中史也秦始皇始任以  
糾察今之都御史卽秦之御史大夫也副都卽其

中丞僉都卽其左右丞散道卽侍御史監察卽其  
監郡也

伏犧始設史官武丁始置御史掌祕書卽左右史記  
言動者周公始設內史掌出納王命外史掌典文  
籍小史掌方國之志秦始皇亦置博士掌故漢文  
帝以御史中丞仍掌祕書武帝設蘭臺石渠二署  
置太史令掌天文國史卽今東閣學士也又設祕  
書令掌祕書卽今文淵閣學士也成帝加校書郎  
章帝加祕書郎桓帝加祕書監獻帝加祕書丞魏  
明帝加著作郎北齊高洋加正字隋煬帝加祕書

少監唐太宗始置起居郎于門下省高宗又置起  
居舍入于中書省時謂左右史唐玄宗加脩撰編  
脩檢討

宋文帝始置學士官唐高祖始置直學士校理以副  
之高宗始置待制中宗始置大學士玄宗始設集  
賢翰林二院以爲學士署添置侍讀學士侍講學  
士侍讀侍講凡所召名儒未授官而於翰林待詔  
者則稱待詔亦名供奉元改供奉爲應奉唐憲宗  
始制學士承旨宋真宗始置經筵說書 國初始  
置五經博士典籍侍書中書舍人於翰林



秦始皇初設諫大夫卽周保氏之職也至唐武后如  
置拾遺補闕與左右諫大夫並居于中書門下宋  
太宗始置諫院設知院而改補缺爲正言拾遺爲  
司諫

顓頊始置樂正以教胄子殷湯始置王世子六傳周  
公加以庶子秦始皇始置詹事府詹事洗馬家本  
魏文帝始置侍講舍人北齊分置門下典書二坊  
卽唐之左右春坊以庶子掌之隋文帝初置中允  
謂之內允卽今之贊善唐高宗始置賓客論德舉  
更令玄宗始置少詹事文宗始置侍讀

漢高祖初置諸王傅相中尉傅卽今紀善相卽今長  
史中尉卽今護衛也魏武帝加記室晉武帝加文  
學宋武帝加侍讀及王友唐文帝始置教授以誨  
王之子孫宋太宗置正侍講

學官稱博士祭酒始於戰國至漢武帝始置博士于  
京師文學于郡國其博士之長謂之僕射漢光武  
改稱祭酒文學卽今府教授也晉武帝始置國子  
學設助教北齊高洋加以主簿今曰典簿又置正  
錄隋煬帝加司業監丞始稱學署曰監宋神宗加  
學正學錄及典籍

始設歷正及春夏秋冬中五官時稱龍師其銜  
則定於顓頊始命民事也今之欽天監正及五官  
正是矣軒轅加以保章挾壺二官漢武帝加以太  
史丞卽今監副也光武加置靈臺郎

軒轅始置醫師卽今太醫院使也唐玄宗始置諸州  
醫官

周公始置行人卽今行人司官也秦始皇始置公車  
令卽今通政使也漢高祖始置符璽郎卽今尚書  
司官也唐太宗始置營幕使卽今儀衛司官也玄  
宗始設文思院使及閤門使

北齊高洋始用宮婢爲宣徽使唐太宗改用寺人五  
代時始用士人

唐太宗始以寺人爲樞密使朱全忠始置院改用士  
人唐莊宗始制副使晉高祖設知院周世宗加設  
同知宋太宗加署同知之職

自周以上天子六卿卽爲六軍之將至秦秋之末田  
氏專齊始分將相之任至秦始皇拜天下始置衛  
尉以掌禁兵置中尉以掌京兵置校尉以掌遺兵  
置衛卒以掌東宮兵置郡尉縣尉以掌郡縣兵置  
大尉以統諸尉者本晉武公所設佐將撫軍之官

猶後世督護鎮撫也將帥當得之列卿也於國政無不統尉則職專撫軍爾至秦遂以太尉與丞相御史為三公位為上將矣自田齊始制將軍監軍於是七國並有之然無常員也漢武帝始置大將軍位冠三公前後左右將軍位並列卿始有常員矣光武以後太尉雖掌武事不復典兵魏文帝始稱大將為都督後周又稱總管唐太宗置經夏使招討使係行軍將衛不常置也睿宗始以節度使典方鎮矣玄宗以宰相領節度不之鎮則置留後代備兵

自蕭何鎮關中即留守之職而無其銜至隋煬帝始置留守官宋太祖始置四廂都指揮即今五城兵馬也

軒轅始置二伯九牧即今布政也殷湯始令王朝大夫為監於方伯之國即今監察御史也漢文帝初置部刺史即今按察使也後魏始制安撫使唐德宗始置宣撫使宣宗始置制置使並即今巡撫大臣之稱憲宗始置宣慰使與安撫並置無常員有事則置也睿宗始置節度使即今都指揮也玄宗始置轉運使

魏文侯已置郡守秦始皇因加郡丞郡丞即今同知宋太祖始加判推

秦孝公始置縣尹令丞令即周時邑宰之稱秦始皇加縣尉漢光武加主簿唐宣宗始稱令為知縣知縣與知州並唐時權任之稱至宋遂以為守令之正銜矣

秦始皇始置里三老亭長番夫游徼三老即今里老亭長即今里長番夫即今糧長游徼即今火夫總甲

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置初置中書府置令以總辦

魏文帝更中車府為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隋之奉御今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為內侍省以監為太監加置少監監丞

秦始皇初置給事給事殿廷又置徵事給事相府漢武帝初置從事給事司隸刺史之署魏文帝始於中書置通事亦給事之職也晉改從事為錄事後魏宇文泰始於尚書司置主事亦從事之職也隋文帝更於尚書置都事乃總吏之職煬帝又改大理平為評事元於按察置參事猶從事也其銜則因宋有參署樞密院事而稱也 國朝於通政等

衙門各置知事亦從事之任其銜則因唐有知政事而稱也又於留守等司置斷事亦從事之任其銜則因元有斷事宜而稱也

學士本祕書之職唐太宗始置諸殿及春坊學士宋全忠始置樞密學士宋真宗始置諸閣學士

七國時始有博士官漢武帝初置五經博士魏文帝初置太常博士晉武帝初置大理博士後魏孝武初置醫學博士唐太宗初置太仆司天博士宋神宗又制武學博士

周公始制內史掌出納王命即漢中書令職也秦始

皇乃改爲京守銜漢景帝又改爲王國守銜隋文帝始復以爲中書令銜

漢景帝置司直爲丞相府屬後魏莊帝改爲大理屬唐又以爲左右春坊屬

齊莊王始封婦人以食邑漢武帝始封婦人爲郡君縣君王莽始加婦人夫人號宋文帝始封婦人爲

國夫人唐太宗始賜五品以上官母皆稱太君

秦孝公始封衛鞅爲商君此男子初封君也漢武帝初封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婦人初稱君也

軒轅始立四妃一妻三妾以應天文后妃四星於是

妻妾之制始定周公始定六宮設夫人嬪世婦衛以佐王后唐高祖始列置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四妃然貴妃之置起於宋孝武淑妃之置起於魏明帝德妃之置起於隋煬帝惟賢妃爲唐私置宋真宗承唐置設嬪御十九等曰淑儀踵晉武帝制設之曰淑容踵魏明帝制設之曰順儀曰順容並踵隋煬帝制設之曰婉儀踵北齊高洋制設之曰婉容爲宋新制曰昭儀踵漢元帝制設之曰昭容踵武帝制設之曰昭媛踵唐太宗制設之曰脩儀踵魏明帝制設之曰脩容踵魏文帝制設之曰脩媛亦踵高洋制設之曰充儀亦踵隋煬帝制設之曰充容亦踵漢武帝制設之曰充媛踵唐高祖制設之曰婕妤亦踵漢武帝制設之曰貴人踵漢光武制設之曰美人踵漢高祖制設之曰才人踵漢宣帝制設之

#### 資原第七凡四條

上柱國柱國之官稱始於楚懷王至隋文帝則以爲勳階護軍都尉之官稱始於秦始皇至唐太宗則以上護軍護軍並爲勳階輕車都尉騎都尉之官稱始於漢武帝至唐則以上輕車輕車上騎都尉

騎都尉並為勳階唐又因隋制置驍飛雲武四騎尉為階勳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轉今之武階加贈美稱悉遵之文階則惟正從一品尚稱上柱國柱國餘正二品始定制稱正治上卿從二品稱正治卿正三品稱資治尹從三品稱資治少尹正四品稱贊治尹從四品稱贊治少尹正五品稱脩正庶尹從五品稱協正庶尹然尚以為加贈未得實授也

開府儀府三司之官稱起於魏文帝至後周以為文散階唐高祖定為從一品特進之官稱起於漢成

帝至隋以為文散階唐定為正二品光祿大夫之官稱起於漢武帝至後周以為文散階唐定為從二品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之官稱並起於魏文帝至後周以為文散階唐定為正從三品正議大夫通議大夫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正四品太中大夫中大夫之官稱起於戰國唐以為從四品文散階中散大夫之官稱起於王莽至隋與朝議大夫俱為文散階唐定為正五品朝請大夫朝散大夫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從五品朝議郎承議郎並唐制正六品文散階宋改朝議

為朝奉奉議郎通直郎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從六品朝請郎宣德郎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正七品朝散郎從義郎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從七品給事郎徵事郎之官稱起於秦始皇至隋以為文散階唐定為正八品承奉郎承事郎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從八品儒林郎登仕郎亦並唐置正九品文散階文林郎將仕郎並唐置從九品文散階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是正一品加贈資正一品加贈資不實授特進光祿大夫並漢官名柱國楚官名今並稱之第二階特進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授資第三階特進榮光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舊資銜第四階光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贈資第五階光祿大夫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榮祿大夫是從一品初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資第八階資政大夫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資善大夫是正二品初授資資德資政資善三銜並因元舊制惟正治上卿為新設第十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是從二品加贈資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

二品陞授資十二階中奉大夫是從二品初授資  
正奉通奉中奉三銜並因宋舊制惟正治卿爲新  
設十三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三品加贈資十  
四階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嘉議大  
夫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因隋舊制  
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爲新設十六階中大夫  
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中大夫是從  
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亞中大夫是從三品初授資  
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因元舊資  
銜惟資治少尹爲新設十九階中議大夫資治尹

是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大夫是正四品陞  
授資二十一階中順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資中議  
中憲中順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資治尹爲新設二  
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是從四品加贈資二  
十三階朝議大夫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朝  
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請朝議資銜並因隋  
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贊治少尹爲新設二十  
五階奉政大夫脩正庶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  
六階奉政大夫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  
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

制惟脩正庶尹爲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協正  
庶尹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  
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訓大夫是從五品初授資  
奉直因宋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政庶尹  
爲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元  
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資因宋舊  
銜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唐舊銜  
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  
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  
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制三十  
階徵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銜三十七階  
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改隋徵事之銜作徵仕  
郎也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七品初授資亦改隋  
從事之銜爲從仕也三十九階脩職郎是正八品  
陞授資四十階迪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  
舊銜四十一階脩職佐郎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  
二階迪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資並係新設四十  
三階登仕郎是正九品陞授資四十四階將仕郎  
是正九品初授資並因唐舊銜四十五階登仕佐  
郎是從九品陞授資四十六階將仕郎是從九



品初授資並因元舊銜

國朝武資凡四十四銜正從一品六階銜並同文資第七階龍虎將軍上護軍是正二品加贈資龍虎本五代朱溫將領之稱至元以爲勳階護軍資銜則唐制也第八階金吾將軍是正三品陞授資金吾漢官名卽秦中尉也至元遂以爲勳階第九階驃騎將軍是正二品初授資驃騎本漢武帝所置官名至唐以爲勳階第十階奉國將軍護軍是從二品加贈資奉國元舊資也十一階定國將軍是從二品陞授資銜係新設十二階鎮國將軍是從

二品初授資十三階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昭毅將軍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昭勇將軍是正三品初授資凡鎮國昭武昭毅昭勇並係元舊惟將軍獨因唐制爾十六階安遠將軍輕車都尉是從三品加贈資安遠元舊資改唐寧遠而置也十七階定遠將軍是從三品陞授資因唐舊銜十八階懷遠將軍是從三品初授資因元舊銜十九階廣威將軍上騎都尉是正四品加贈資廣威係元資騎尉乃唐階也二十階宣威將軍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明威將軍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是正四品初授資宣威明威並唐舊資二十二階信武將軍騎都尉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顯武將軍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宣武將軍是從四品初授資二十五階武節將軍驍騎尉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武節將軍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武德將軍是正五品初授資二十八階武毅將軍飛騎尉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武毅將軍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武畧將軍是從五品初授資三十一階承信校尉雲騎尉是正六品加贈資三十二階承信校尉是正六品陞授資三十三階昭信校尉是正六品初授資三十四階忠武校尉武騎尉是從六品加贈資三十五階忠武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六階忠顯校尉是從六品初授資三十七階忠勇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八階忠翊校尉是正七品初授資三十九階脩武校尉是從七品陞授資四十階敦武校尉是從七品初授資四十一階保義校尉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進義校尉是正八品初授資四十三階保義副尉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四階進義副尉是從八品初授資自信武將軍以下

至進義副尉凡二十三階資銜並因元制惟加資則皆遵唐十二轉之舊稱焉

刑原第八九四條

軒轅始為刑辟制流管杖斬四罪唐堯始制墨劓刑則宮五刑舜造赦贖紂作桎梏及烹醢輶高炮烙之刑周公置徒絞設八議漢文帝始除肉刑隋裴政始定笞杖徒流死五刑唐太宗始置加役流皋陶始制律范巧始作刑書唐高宗始作律疏秦商鞅始立隣里相收司連坐律漢張湯始立吏傳相監司律

皋陶始作獄唐李乾祐始置御史臺獄

文原第九九十四條

伏犧始造字畫詩文為蚪斗字周史籀乃作大篆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楷字漢史游作草字蔡邕作八分隸白劉德升作行書元僧八思巴作蒙古字伏犧初以木刻字軒轅易以刀書虞舜造筆以漆書于方簡刑夷作墨史籀始墨書于帛仲由作硯蔡倫作紙

舜作羊毛筆秦蒙恬作兔毛筆王羲之作鼠鬚筆邢夷作松烟墨蔡廷圭作油烟墨

蔡倫始製繭麻二紙張華作落紙王羲之制穀糜二皮之紙唐王嶼以竹及草為紙

以梨板刊書

軒轅始鑄文舜禹周宣王始刻文于石五代和凝始以梨板刊書伏犧始作琴操為長短句詩軒轅作銘箴岐伯始作鼓吹凱歌帝嚳始作頌舜始作四言詩夏啟始作檄商湯始作誥伊尹始作訓周公始作冊命榜文祝文哀誅墓誌冠辭周宣王始作碑南仲始作露布卜商始作序子思始作記莊子始作說屈原始作騷宋玉始作賦及七言詩田駢始作辨荀卿始

作論解秦始皇始作詔制李斯始作策奏議表漢唐山夫人始作三言詩文帝始作敕及策問賈誼始作策枚乘始作五言詩武帝始為樂府聯句淮南王安始作令嚴助始作封事司馬相如始作喻贊東方朔始作傳谷永始作六言詩楊雄始作連珠志錄班固始作行狀及箴趙岐始作題跋曹植始作絕句曹髦始作九言詩晉陸機始作對偶文詞隋煬帝始為倚聲命辭唐沈佺期始作律詩元稹始作次韻

皋陶始為書簡唐李吉甫始加題緘

蘇秦始為刺謁唐李德裕始置門狀即門單也

伏犧始作史書文王始作經書老聃始作子書子思

始作傳書公羊高始作註書李斯始作字書漢劉

歆始作類書梁沈約始作韻書晉李充始分書為

四部

顓頊始作曆書呂望始作兵書周公始作禮書樂書

政書呂公始作相書晉郭璞始作風水書漢甘公

始作五星命書唐徐子平始作八字命書

周公制左右史左史為尚書右史為春秋魯隱公始

制私史漢司馬遷始為紀傳武帝始為起居注梁

事物紀原

卷十

周興嗣始為實錄唐姚鑄始撰時故紀

卜書原於八索地志原於九丘詩文集原於詩書二

經

晉僧了義始作切字訣沈約始辨四聲作詩粘律

食原第十九條

太古茹毛而飲血有巢始教民食果遂入始作火制

截以炮神農始耕作炒米軒轅造粥飯羹炙膾公

劉作糝糕麻團周公造湯團魯敬姜作不托汝顏

作粽秦昭王作烝餅漢高祖作漢餅金日磾作胡

餅劉安作苽蕒諸葛亮作饅頭夾饊石崇造餽餽

梁武帝造麵筋

軒轅臣夙沙作鹽螺祖作醢公劉作飴蜜殷果作醋

周公作醬芥辣孫權始效文趾作蔗糖

太古飲水軒轅作炒米湯成湯制茶唐陸羽始辨茶

品

遂人作酪軒轅作醴儀狄作酒周公作酎

遂人作脯始為乾物軒轅作菹始為淹物少昊為醢

禹制淮白二鰲殷湯作醢吳壽夢作鮓秦李作

豉糟醬諸物則周末制也

伏犧始圈養六畜軒轅乃圈養鳥獸池養魚鼈夏禹

事物紀原

卷十

始養馬以旃羶

遂人作釣伏犧作苦神農作魯白軒轅作九罏禹作

魚梁蟹筍伊尹作魚鼈龜酒

伏犧作獵網畢羅軒轅作獲戈陷罪

神農始種五穀軒轅始種桑麻蔬葉草木漢張蒼始

移植大宛油麻大蘇大夏芫荽自蒲蒲蜀安石石

榴西羌胡桃於中國唐太宗始移植占城早稻康

國金挑波稜菜於中國五代胡峤始移植回鶻西

瓜於中國

神農始作鋤犁倉帝后稷作鑣耨禹作山錐叔均作

紗紀

衣原第十一九十一條

有巢始衣皮軒轅妃嫫祖始育蠶組麻以興機杼而成布帛唐堯加以絺苧木綿草布毛綱虞舜加以錦繡秦始皇作夾纈

伏犧作裘軒轅臣胡曹作衣伯余為裳因染采以表貴賤舜始制袞及黻深衣禹作襦袴伊尹作夾襖傳說作袍唐高祖作半臂馬周作欄衫宋太祖始學製南蕃海青裁褶

軒轅始定服色九人君所尚服色各依五運更之色

物類

衣

周公始制天子服四時各以其色隋文帝始制天子服專尚黃唐韋韜始請天子用器皆以黃色

伊尹始制婦人大袖秦始皇制霞帔二世作背子隋煬帝作長裙楊貴妃作抹背

逐人作繩軒轅因作綿索

逐人始以繩束髮為髻伏犧始作皮冠軒轅加以冕旒充纁羌加繡纓周公作幅巾魯昭公始以絹素為弁趙氏武靈王作貂蟬秦孝公作武幘漢高祖作竹皮冠王莽制頭巾後漢始效北蕃制氍帽周武帝作幘頭唐太宗作紗帽其後始效南蕃制烏

尾帽

周公作縵宋太祖易以網巾嫫母作特髻漢皇后作婦冠

女媧作竹簪堯作銅簪舜作象牙簪玳瑁釵鉞作金玉釧紉作翠翹金鈿步搖寶釵指環呂后制五采通草花晉郭槐始剪綠為花

軒轅臣於則作履制襪周公造屨屨屨為晉文公造屨趙武靈王始效北蕃造靴

軒轅始作帶纈項制條素為玉珮殷湯作笏及盤螭唐高祖始置金銀魚袋張九齡作笏袋

室原第十二九四條

有巢始為巢穴逐人作臺伏犧始制屋廬神農加以戶庭堂倉廩庫窖軒轅始備宮室樓榭觀閣門廊階墀之制禹作橋文王作浮橋周公作邱館亭子及柱礎魯般又飾門扇以鋪首秦孝公作殿棟以鴟尾宣帝始制齋軒

神農作戶牖軒轅作門窓周公作轅門戟門旌門伏犧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墼石甃桀臣昆吾作甌瓦伏犧作籬軒轅作欄舜作墻禹作柵伊尹作柱檣周公作壁

地原第十三凡六條

伏犧臣粟陸始濬川神農作井軒轅始開山通道等  
園囿圃池溝澮臺駘始爲堤伯益作閘

神農始置里數軒轅始畫野分州禹始爲封埃周公  
設置郵

神農始教民種田軒轅始立步制畝爲井田經界  
立溝塗封植以行貢法商湯行助法周武王置籍

田以親耕周公制徹法秦商鞅始廢井田開阡陌  
民田始得買賣而行魯宣公稅畝法唐楊炎始制

兩稅

周公始築洛陽城商鞅始築咸陽城伍員始築蘇州  
城范蠡始築越州城蕭何始築長安城孫權始築

建康城王審知始築福州城錢鏐始築杭州城  
吳夫差鑿邇溝秦始皇始開秦淮漢張渤始開廣德

溪馬臻始置鏡湖晉孔愉始作紹興運河宋陳承  
昭始浚汴梁金水五丈二河郭原明始置湘湖堤

王達始鑿王公池

秦司馬錯始開巴蜀地秦昭王始開義渠地趙氏靈  
王始開代樓煩地燕惠王始開遼東地秦始皇始

開朔方地漢彭吳始開穢貉地唐蒙始開印越夜

郎牂牁越雋地嚴助始開東甌兩越地衛青始開  
陰山地趙破奴始開玉關地元世祖始開雲南地  
兵原第十四凡六條

伏犧之臣共工始爲步戰及水攻神農因造干戈戈  
戟矛斧蚩尤益以刀劍而用馬戰及大攻軒轅始

征四方制八陣法及京觀又爲甲冑雲梯樓櫓黃  
鉞車戰之具鉦鐃鞀角之號三苗始爲伏兵禹制

抹額呂望始爲船戰專諸始造匕首孫武造鐵蒺  
藺漢匈奴作鶻箭諸葛亮造竹槍宋李定造神臂

弓章惇效洞鑿制標牌

軒轅始以兵師爲營衛置虎賁卽今鎮殿將軍力士  
之屬也商盤庚始設兵戍立烽燧秦始皇始制漕

運漢武帝始立屯田唐張說始立長征軍開濟始  
令軍丁食糲

軒轅始制五色旗畫以鷹隼指頤何背復禹始建旗  
旌旂旄以別尊卑等級周公始備九旗

軒轅作析趙武靈王作刁斗

軒轅作砲呂望作銃魏馬鈞制爆焚隋煬帝益以火  
藥雜戲凡遽作砲

軒轅因造弓矢弩的舜造弓袋矢筒殷臣薛侯制投



壹

技原第十五 九十二條

神農始究息脉辨藥性制針灸作醫方軒轅臣巫彭始制藥丸伊尹創煎藥秦和始為醫書

軒轅始為導引老聃始為脩煉漢魏伯陽始為丹經軒轅臣隸首作九數算法胲作五御揮作六射倮作規矩準繩尺度權衡斗斛

軒轅始醫獸少昊始闢潔六畜古公亶父始接菓木

晉王愷始接花卉舜臣董父始能馴熊周梁鹵始能馴虎馴獅馴象則本羌越技也

禹始辨夷音伯益始辨鳥獸語

伯益始相獸周史佚始相人

軒轅始制厭禳法漢武帝始用南越禁咒方京房始制娶嫁撒帳此厭禳法也

周穆王始好西域語諸幻術謂如後世所有請雨致雪步虛縮地移沙役兒入火出神隱身蒙體花身

燒丹臭柑買瓜指花百物之法也

漢武帝始效制西域眩人之戲即今吞刀履火種瓜植樹屠人戮馬之法

唐虞時已有童謠成周始有識記若定鼎卜世之說

也

周穆王初置道觀漢張陵初造符籙魏太武始號為謙之為天師梁武帝始謚陶弘景為貞白先生隋文帝始置道官

漢明帝初置僧寺吳孫權始造佛塔晉何充初置老寺石勒始稱佛圖澄為大和尚劉裕始給僧牒置戒壇高洋始令僧衣褐隋文帝始置僧官唐玄宗始著僧冊宋太祖始令僧尼異壇受戒

墓原第十六 九四條

几遽禁昇而風化有巢始以蓁裡掩之遂人積薪以

葬軒轅始制棺夏禹加土聖成湯加木桀周公制墻妻桓魋為石槨

夏禹始制明器芻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隧道俑機衣祿穆王加以殉室秦武

公始以人殉唐王嶼始造紙錢今之糧畢含類也明衣面帛襚類也

商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為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墳屋晉

武帝始置神道碑

周公始合葬挽訶起於周公之中葉

器原第十一卷二十九條

遂人作火神農因制陶冶軒轅作針剪少昊制灰汁

米糊顓頊作衣衾后稷制砧杵后夔作衣架紂作

熨斗

遂人作火神農作油軒轅作燈唐堯作燈檠成湯作

蠟燭

遂人作樵祝融作炭唐堯作火爐伊尹作踏脚周公

作火櫃史佚作火坎秦始皇為烘節晉羊琇作獸

炭

舜作香爐漢丁緩為香毬

香

香

軒轅作膠舜作漆公劉作黃蠟樂臣昆吾作石灰紂

作脂粉周公作礪火秦穆公作輕粉劉安作熾煩

白蠟

顓頊始藏冰舜始造扇丁緩作風輪

遂人以匏濟水伏犧始乘桴軒轅作舟楫顓頊作簞

槳帝嚳作柁橈堯作維牽夏禹作舵加以蓬破帆

檣伍員作樓船

軒轅作梯蜀五丁為棧秦穉里子作甬道梁惠施作

跳板李斯作閣道

伏犧始乘牛馬而制轡轡轅轅作輓轡少昊制

牛車奚仲制轡轅轅造轂的勒勒駕六馬建旂旌

旂旄以別尊卑夏禹制輦周公制進賢四望

二車秦始皇作輜輳高祖作竹輅漢武帝作羊車

芝車宋陶穀制大輦小輿真宗始置大安輦

神農作杵曰軒轅臣雍父作碓后稷作水碓魯般作

礪磨碾子晉杜預作連機碓踏碓是也

神農作斧軒轅作鋸鑿般作鉤鑿鑿括

神農作床席薦蓆枕被少昊作簣堯作毯伊尹制承

塵周公作簞

軒轅作帷帳禹作屏伊尹作牀隔周公作簾

簾

簾

伏犧作木梳神農作篦簪軒轅作鏡鑷剃刀少康作

掠子伊尹作油刷呂望作梳匣秦始皇作鏡臺

軒轅作帨巾帝嚳作布袂湯作手巾脚巾祖甲作帨

周公作紗罩軒轅作几夏禹作案周公制筵玷呂

望作榻召公作椅漢武帝始效比蕃作交椅曹操

作懶架

軒轅作箱篋后稷作囊囊少康作羅篋笏節

神農作枷柱作筵箕少康作箕箒周公作簪笄

伏犧作袍神農作履軒轅作履

神農作瓶甕軒轅作釜甑鼎樽盤盥盥拂匙筋祝融

作鑄銀作祖

作臺蓋田恒作

子仇士良造偏提

為教作酒竿老聘作酒

軒轅始以律管候氣

軒轅始造記里鼓指南車周公作歌器諸葛亮作木

牛流馬置在扇始置木鳳衛教

軒轅始造刻漏周公始分更點

軒轅始作浴盆溺器高辛氏造為偏廁

挂作繁登禹始為蓋魏神元帝始為傘宇文涉歸作

檀杉雨龍公劉作泥甬犀斗伊尹始作桔槔史佚

始作轆轤馬鈞始造指南

軒轅臣伯陵始造錢刀夏禹始用龜貝銀玉之貨

軒轅臣伯陵始以布帛為幣漢武帝改制皮幣唐

憲宗始置關子時呼為飛錢宋孝宗改制會子元

世祖始造交鈔

軒轅造錢而無文周景公改鑄大錢始為有文公孫

述始鑄鐵錢魏孝武始以年號鑄錢

秦始皇始禁私錢漢武帝始拘銅下官而禁私私珠

玉金銀銅鐵錫商武乙作木備周偃師作桃機主

偶越勾踐始作人唐肅宗始作嘉陵石佛

事原第十卷 九六條

神農始別五木以改火軒轅始書雲物成湯始作土

龍巫咸始制驅雛周公始制立春土牛土已流勝

齊景公始為登高及競渡

秦始皇始上墳漢武帝始張上已燈越巫始制端午

絲符健線文人唐太宗始置端午遺扇王昌遇始

制重陽藥市

立春青幡月令載青旗遺制也歲旦桃符周公招梗

遺制也臘日饗神禮記八蜡遺制也元日拜年

至賀冬古人班朔遺制也清明禁烟神農改火遺

制也除夕爆竹周人庭燎遺制也

夏桀始設侏優倡戲周偃師始造傀儡宣王始養鵠

鷄楚熊渠造弄丸勾踐始為弄潮無終嘉父作十

秋毬踰秦武王作角觥始皇作曼延魚龍水戲漢

武帝益以幻眼走索尋撞舞輪弄碗影戲唐玄宗

制舞馬舞象之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紙

漢武帝作博學關聖劉向作彈棋周武帝作象棋

唐明崇儼作買鬼泉江作差牌還無作謎語盧敖

作市語晉枕中書

周公始立程官周禮小統書禮記始有傳  
奇曲本及逃臣小唱

物原終

物原

史

物原跋後

夫物必有原也欲知其原非博極群  
書不能也中州之士恒苦乎書籍之  
未備而况窮鄉下邑者乎一日

兵憲冲谷陳老先生出物原一帙以  
示餘請袖歸展讀一過則見夫天地  
山川兵刑服食與夫一事一物一技  
之微無不考求其創始之自可謂博  
而約矣遂命工鋟梓以廣其傳使夫  
人欲知其原者不俟旁搜博采一寓  
目之間居然可知信有裨於人人也  
是爲跋

嘉靖乙巳菊日吉旦知銅仁府事前  
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南海晁

溪李憲書



物原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羅頤撰頤字儀甫浙江山陰人以宋高承事物  
紀原不能黜妄崇真故更訂此編分十八門共二  
百三十有九條然紀原猶著出典頤乃溷衆說而  
一之疎舛彌甚如謂烏孫公主作琵琶張華作荅  
紙皆茫乎不知本事者也

五車霏玉三十四卷

〔明〕吳昭明輯 汪道昆增訂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車霏玉

三十四卷》提要

五車霏玉敘

玄黃肇判書契聿興法

天上之玉榆縱橫三五貫震

中之形肖比類鴻纖自篆

秘遞新而流派彌遠篤

五車霏玉

敘一

古者或旁搜於鐘鼎居今

尤多遷就於偏傍嘉匠以

加剝蝕高明之衆學山

雖秀難磨金石之文如舟

運則岿移若霜隄斯景



匿許後儀說文偉在末易  
開養了性王臨川字學誠  
勤耐可乘風闢捷盛群  
儒於稷下輦悅逾工迷七  
聖於襄城形聲漸宵吾

五車非三

卷三

都英曰李氏薈粹錯綜  
學陶鑄高僕射坐盤之  
滴莖露以精蒐張燕公  
記事之珠對方詒而寫照  
爰藉三餘之畧採茲萬

之林將使韻合埴麋味  
系渾淄機杼生天孫之錦  
聯五緯以成文風雲隨源鹿  
之歸萃四游而合變區不掌  
辟事造物為爐接古傳今字

五車非三

卷三

激相湊不素子雲高下驚  
廻問字之車抑知天祿闕  
中無假燃黎之燭鉤章提  
要淘汰以欺楊豈漫然之徒  
工寧咄嗟之可辨昔太林廣

長於舌論執事仲治饒於筆  
才其後廣無可紀虞多所  
錄時人以此較二君之優劣  
甚哉其述之不可少也繁直  
數寸光澈奧隅弩牙殊纖  
勁表百步河必四庫之盈前  
二面之在峙然後能窮九服  
之恠奇悉三寸之精蘊哉未  
識漸窺韻學媿聚螢以姻  
蟻之深緣觀瓊瑤之電製匿

五車書玉

叙四

姓名於世烈橫窺以離辟之  
間借賤託於唐溪正值殺青  
之竟語云習服衆神巧在不  
過習者之門白李氏蓋巧而習  
此耶系於茲編觀其深矣  
姻弟汪道昆伯玉  
父書

五車書玉

叙五



叙言

夫自庖羲一畫而後六經如子  
氏百家列在藝林字義粲然備  
矣白玄吳君胡以有茲集耶蓋  
言語文字雖云糟粕而精義由  
斯闡發得神忘象聖哲寡偶緣

叙言上

象會神若順風而呼登丘而招  
聽睹自使中材大較然已吳君  
質敏學富位未得竟其才每於  
公署之暇博擊羣書解悟象數  
之外又虞執象數者苦汗竹之  
繁童習浩芬疑關莫剖乃蒐採

書體音義分門別類詳釋縷解  
根據聖賢之格言撮擷諸家之  
藻繪開帙一覽若遊五都之市  
奇貨如雲若登鍾山藍田之壤  
夜光璣璫種只可窺也昔蒼頡  
字成龍藏鬼哭吳君茲集成博

叙言下

士家奉為指南而象數得有持  
循神理得有領悟其所裨藉良  
為不小命曰五車霏玉以行洵  
不誣哉

楚黃教弟姚一白謹書



五車罪玉後跋

昔蘓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  
出一好議論為飽食暖衣唯利  
歆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可見  
古人於垂世之業獨競者非  
無以也新都白玄氏儻所謂有

蘇黃門之遺意乎為典客司每  
自公之暇手不釋卷著述是務  
歲久成書而是編出焉窮宇宙  
之所該極耳目之未有珠璣錯落  
錦綺留陳析類分門蒐收並蓄可  
以廣貝闡可以便日用其於執林

真洋之乎其大風矣名曰五車  
罪玉求其名不可得亦強名之云  
爾抑又有其大者每於仁人孝子  
忠臣悌弟事尤不厭採撫蓋假  
編輯之餘寓倣世勵俗之意生有  
俾於風教匪淺鮮矣嗟夫以此垂

世庶可以語不朽乎余不敏承君  
委稍歷寒暑而校讐始竣茲於  
殺青竟是用申言末簡

古吳後學錢法謹識



五車霏玉目錄

卷之一

天部

天 日 月 星 風

雨 雲 雷 電 烟霞霧凇

霜露雪霰雹 冰 虹蜺 天河

氣附 輝 侵 天文總載

卷之二

地部

地 土氣生物 田疇 道路

山 石 水 井 水品

地理總載

卷之三

時部

陰陽五行 春 夏 秋

冬 四時節令 歲時風俗

歲時異名 時令總載

卷之四

帝王部

天子 皇后 太子 宗室 諸王

皇居

卷之五

百官部

公孤 宰相 翰苑秘書著作 二史附 給事諫議

六部 卿 御史 閣寺 都督將

國學 京尹 郡守 縣尹 教官

百官總稱

卷之六

仕宦部

仕進 科第 薦辟 善政 諫諍

名譽 清廉 奉使 賑恤 威嚴

刑獄 聽訟 赦宥 守職 致仕

濫官 貪酷

卷之七

人事部上

父子母子 附 夫婦 兄弟 叔侄姊妹 附

子孫	親戚 <small>宗族甥舅嫂叔女壻附</small>	朋友
師弟	賓客	僕從
童幼	壽考	
婚姻	魚釣	商賈
農工		
卷之八		
人事部中		
忠	孝	德行
德化	恩	
言語	品藻	鑒誠
隱逸	仁義	
羞耻	公平	直
謹慎	戒懼	
儉	謙讓	勇 <small>無勇附</small>
雅量	施惠	
目錄	三	
五庫書注		
卷之九		
人事部下		
貧 <small>賤附</small>	富	吝嗇
貴	游俠	
奢侈 <small>附</small>	狂誕	簡傲
輕詆	忿狷	
間別	行旅 <small>遠歸附</small>	遊覽
懷舊		
慶賀	祭祀	歿喪
弔 <small>賻附</small>	謚	
哭	泣	笑
債負 <small>乞假附</small>		
夢寐	嘲戲	盜賊
卷之十		

人物部		
美丈夫	醜丈夫	美婦人
醜婦人		
長大人	短小人	賢婦
賢母		
妬婦	妾婢	伎女
卷之十一		
釋道部		
釋教	禪語	神僊
道教	養生	
道術 <small>幻術附</small>		
卷之十二		
文學部		
儒林	著述	學問
文章	苦學	
博洽	寡學	詩詠
字學	簡刺 <small>附</small>	
卷之十三		
方術部		
醫 <small>疾病附</small>	卜筮	相
堪輿	占候 <small>學數附</small>	
射覆	占夢	
相字 <small>附</small>		
卷之十四		
巧藝部		
目錄	四	
五庫書注		



射 彈 御 畫 圍碁

博戲 投壺 雜技

卷之十五

音樂部

琴 瑟 筑 笙 篳篥 琵琶

簫 笙 簧 笛 管

竽 篪 壎 簫 笳

鐘 鐸 磬 鼓 缶

祝 敔 算 虞 歌 舞 音樂總裁

五車露玉

目錄

五

卷之十六上

軍旅部上

論兵 將帥 田獵 謀策 附料敵

兵勢 征伐 附攻戰

卷之十六下

軍旅部下

火攻 水戰 守備 附險固 屯營 附陣

軍糧 間諜 軍令 務德 附行惠示信

軍整 附持重 追奔 附受降 定宣 附毀獻 軍詐 附伏兵

無備 將交惡 乞師 救援

軍旅總裁

卷之十七

災祥部

祥瑞 災 旱 水 豐年 凶年

火災 吉兆 凶兆

卷之十八

神怪部

鬼神 怪異

五車露玉

目錄

六

卷之十九

宮室部

觀 宅舍 堂 室 廬

閣 館 臺 庫藏 倉廩

厨竈 厠 牆壁 園圃 佛寺 附道觀

宮室總裁

卷之二十上

器用部上

車輿 附輅輦 舟船 案 屏風 簾 牀

席 <small>薦褥</small>		枕 <small>簾</small>	杖	扇	燈 <small>燭</small>
篋 <small>箭箱</small>	鼎	釜 <small>甑</small>	尊 <small>觥</small>	觥 <small>觥</small>	觥 <small>觥</small>
盥	甕	度量權衡			
卷之二十下					
器用部下					
劒	匕首 <small>戟戈矛</small>	刀	弓		
弩	矢	旌旗	金鉦 <small>鐃</small>		
角	甲	鞍 <small>轡</small>	筆		
硯	紙	墨	器用總載		
卷之二十一					
服飾部					
冠	冕 <small>弁幘</small>	巾帽	袍 <small>帶佩</small>		
衣	裘 <small>衫襦裳</small>	履 <small>屐</small>	襪		
帳	服飾總載				
卷之二十二					
飲食部					
飯	粥	麵 <small>饅</small>	糗	肉	
脯 <small>炙</small>	醢 <small>臠</small>	羹	鹽	豉	

醢	醬醢	蘘	蜜 <small>餠</small>	油	
茶	酒	飲食總載			
卷之二十三					
身體部					
頭	面	口	唇	鼻	
髮	眉	目	心	手	
臂	足	身體總載			
卷之二十四					
珍寶部					
金	銀	銅	錢	玉	
壁	珠	珊瑚 <small>瑤璃</small>	珍寶總載		
卷之二十五					
鳥部					
鳳	鸞	鴻	鶴	鵠	
鵠	鸛	青鳥	雉	鴝	
鷹	鵠	鵠	鵠	鳥	
鵠	雀	燕	鳩	鵠	
鳴	雞	鵠	黃鶯	鶯鶯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反舌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比翼 精衛 鵠鵠 鵠鵠 鵠鵠

鳩 鳥類總載

卷之二十六

獸部

麟 獅 駟虞 虎 豹

狼 犀 象 兕 獬廌

熊 鹿 麋 麋 兔

五庫彙注

目錄

九

狐 獾 獼猴 果然 猩猩

鬍鬚 貂 鼠 狻猊 獬廌

夔 蒲牢 窮奇 風母 馬

驢 駱駝 牛 羊 狗

豕 獸類總載

卷之二十七

鱗介部

龍 蛇 龜 鼈 龜

魚 螺 蚌 蛤 蟹

鱗介總載

卷之二十八

虫豸部

蟬 蠅 蟲 蝶 螢

蝙蝠 蛾 蜂 蟋蟀 蟻

蜘蛛 螳螂 蜚蠊 蝗 蛾

蟲類總載

卷之二十九

五穀部

五庫彙注

目錄

十

穀 禾 稻 稊 黍

粟 豆 麻 麥 米

五穀總載

卷之三十

果實部

李 桃 杏 柑 橘

石榴 柰 棗 杏 栗

胡桃 枇杷 楊梅 葡萄 荔

甘蔗 瓜 橄欖 果類總載

卷之三十一

草部

草 芝 蘭 菊 杜若

薜蘿 芸 薇 蜀葵 薔薇

藍 萱 芙渠 菱 蒲

苔 荻 荻 茅 蓬

艾 藤 蓼 草類總載

卷之三十二

木部

松 栢 槐 榆 桐

楊柳 椒 桂 楓 檉 柞 檉

靈壽 女貞 長生木 樺 杉 棘 附

竹 木類總載

卷之三十三

雜記 釋門時分 譬喻精語

卷之三十四

古字便覽

五車霏玉卷之一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天文

天 天者顛也至高而無上顯也在上高而顯也坦也坦然而高而遠物理論曰水土之

氣上升

顛蒼 顛天其 滄浪天 蔚藍天 九天 一為中

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睥天六九野 天有九野亦

日鈞天 咸天 八流天 九成天 九野 日九野中央

西北曰幽天 西方曰皓天 西南曰朱天 南方曰

炎天 東南曰九垓 九垓 九垓 九垓 九垓

也言階 泰元 媼神 泰元 天也 南高北下 天形而北

下有九 天運三變 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圓靈 天鴻

濛濛洞 時鴻濛洞 皓旰 天之氣 穹窿 天之體

十端 天有十端 天為一端 地為一端 陽為一端 陰為一端

水為一端 火為一端 土為一端 金為一端 木為一端 氣為一端

氣故養冬 六氣 天有六氣 陰 三天 餘大赤 三清

玉清太 大羅天 最上 用四時作吏 四時天之吏

星辰天之期虹 彈丸 王蕃渾天說云天圓如彈丸

如覆盆王充論衡曰天平正與張弓老子天之道其猶張  
乎得一老子天得一以清惡盈好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恢恢不  
漏疎而不漏為鑪賈誼鵬鳥賦云天地為鑪  
銅垂象陽天垂象見古九九八十一萬里元命  
苞曰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女媧補天鍊五石  
以補禪竈焉知傳禪竈馬王者貴天說苑曰齊桓公問管  
仲王者何所貴對曰貴天桓公仰觀大管仲曰  
所謂之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若人者以  
百姓天杞人憂天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  
為天杞人憂天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  
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氣奈何而崩墜乎其人  
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  
五車霏玉天文卷一  
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秦必論天蜀志曰吳  
者正復使隆亦不能中傷秦必論天使張溫來  
聘溫問秦必曰天有頭乎曰有溫曰在何方必  
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  
有耳乎必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  
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必  
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  
有姓乎必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以此  
之知

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光明盛實  
字從一象形也又君象也

陽鳥日中有駿鳥上同大明上同耀靈上同朱羲上同流  
珠上同羲和日御火精日者瞳龍日出旭昕  
日初三平日出有朱暈咄明音拙日登暘谷日出

虞咸池日浴于亭午日反景光在天上倒景反  
照光晡時南至西谷納日之方沒桑榆在掛端泰  
在下東至日泰蒙所入黃昏日薄定昏谷色黃  
平所出泰蒙所入黃昏日薄定昏谷色黃  
宣鬱儀華赤文有冠抱珥兩邊有珥乃上吉兆  
陽德之母德之母火生陽燧陽燧鏡也摩拭令  
之火日中王字漢文帝時日麗日春畏日夏赫  
生驕陽上二同皜日秋愛日冬頽曦落貫白虹  
鄒陽上書說梁孝王曰昔荆軻慕夾赤鳥左傳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夾赤鳥左傳  
公元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白日以飛三日楚  
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祭之可移  
五車霏玉天文卷一  
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何益  
王弗禁而於孔子曰昭王其不失國也宜哉  
負暄列子曰宋國有田夫常衣廣過冬春東作  
妻曰吾負日之暄以曝腹五色太玄經云盛  
獻吾君必獲重賞曝腹五色太玄經云盛  
離車五重暉陸機詩八風應夸父棄杖山海經  
逐日渴飲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魯陽揮戈  
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魯陽揮戈  
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明帝對日晉明之帝  
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明帝對日晉明之帝  
時年數歲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長安與日孰  
近答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  
安來居然可知元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答  
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小兒論日孔子東遊見兩  
安以是知近帝大悅

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人近日中時遠日出  
初大如車輪其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時  
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  
決兩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滿則闕

也晦也月久為灰月光盡似之也朔  
蘇也月久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  
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  
之名也日月  
遙相望者也

夜光

名曰夜光陰靈上蟾蜍同穴鼻月中望舒

月御曰望舒水氣之精淮南子曰月天之使也

亦曰織女群陰之本呂氏春秋曰月群陰之本

五車彗

天文卷

四

晦則蚌蛤虛陰摯夫月三珥軍國占候曰若

形于天而群陰化于淵重輪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

復暈者天下有喜重輪作太子樂人歌四章以

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光三曰

月重輪三曰星重曜四曰海重潤桂輪月金丸

月素娥月清暉傳玄詩云團團三陰燧陰燧太

拭令熱向金波夜靜月光流生明生魄明哉始

也始生魄月三日也生明顏魄月桂魄月中有

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王鈞新却月半東陸方青道

吳剛常所之月西陸西方白道月北陸北方

分南陸南方赤道月西陸西方白道月北陸北方

黑道月立焚惑襲月月薄食焚惑襲月月彗星襲

月慶忌勇猛之將被妻離謀  
月殺以劍自刎感彗星襲月梨月  
月三俱華月皎月秋梅月冬姮娥奔  
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姮娥奔  
妻也服藥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吳牛喘  
慶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  
風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  
牛見月王郎歌曲世說王曇首善歌謝公欲聞之  
而喘見月王郎歌曲世說王曇首善歌謝公欲聞之  
公出東府上山作妓樂遇曇首出庾家墓竹中作  
一曲于時秋月上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而去諸  
妓白謝公曰此徐勉不及公事書嘗與門人夜  
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成服其無私

星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星者散也言列位

乃王郎歌也徐勉不及公事書嘗與門人夜

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成服其無私

星布散也陽為日口分為星星者散也言列位

五車彗

天文卷

五

為星長曆云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

小星三十里北斗七星相去九十里皆

元氣之英約約揜搶約約流星也瑤光玉繩

玉繩北斗第七星北斗又曰北極七星形如斗

一天樞又曰貪狼第二星又曰巨門第三星又

曰祿存第四星又曰文曲第五星又曰廉貞第

六星又曰武曲第七星又曰破軍攝提指十二辰

一名搖光為斗柄又曰破軍攝提指十二辰帝

座紫微宮北極五五色禮斗威儀曰審候五色

宮商角徵羽重耀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

各應其星紫微星帝羽林天軍危營室陰陽始

于比德故紫微星帝羽林天軍危營室陰陽始



終之虞際會之間恒多天孫漢書曰河鼓大星  
好引故設羽林為軍衛象緯象緯五星之垂象於天者  
也牽女謂之牽牛象緯象緯五星之垂象於天者  
為象動三台天之三階一曰泰階每階二星上  
者為緯三台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  
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  
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天下太平不平則天  
下災害故曰明星明即太白晨見東方為啓少微  
泰階又符明星明即太白晨見東方為啓少微  
星四星又名處士星恒星亦曰經星壽星角亢  
起此星列宿之鬼宿晨秋夜半冬皆見於南  
長故曰壽星鬼宿晨秋夜半冬皆見於南  
星鳥東方蒼龍七宿星火南方朱鳥七宿星虛  
北方玄武七宿星昂西方白虎七宿星星如半  
秋分昏之中星星昂至昏之中星星如半  
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或  
曰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黃星青  
方中有一黃星九含譽似彗歸邪如星非星名曰  
三星合為景星含譽似彗歸邪如星非星名曰  
歸邪見必格釋如炎光之狀見則不種而客星  
有歸國者格釋如炎光之狀見則不種而客星  
錯出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妖星五行  
凡見即以其所見之分之占吉凶凶妖星五行  
也政失於此故見於彼是逆錯亂流散雖變所往  
過則禍除處士憂晉會稽謝數字慶緒隱若耶  
而福至矣處士憂晉會稽謝數字慶緒隱若耶  
處士星時戴逵名者於數時人憂之俄而數人  
故會稽人士朝吳人曰吳中高士求之不得  
賢人聚德望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客星犯帝座建武五年詔徵光至帝與論道故

舊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  
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  
陵共榮感徙舍宋景公三十七年榮感守心  
卧南榮感徙舍宋景公三十七年榮感守心  
豈曰君可移於相公曰相公之股肱曰司星子  
公曰君者待民曰天高聽卑若有君人之  
誰為君子常曰天高聽卑若有君人之  
言三災或宜有動於侯之果徒三度穰穰無  
益齊無穰德又公欲穰之史佚曰穰所以除穢也  
客星犯斗牛昔有一人乘槎泛河忽不知晝夜  
次飲歸問嚴君平曰使星李邵好夫天文術和帝  
某日客星犯斗牛使星李邵好夫天文術和帝  
州郡觀採風諺有二人至驛夏月邵露坐問二  
人曰君發京師知有二人至驛夏月邵露坐問二  
以知之公指星曰有使星來向益部好風好雨  
二使星來向益部好風好雨民維星星有奸  
風星有奸而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註云井中丘  
月經子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也井中丘  
上尸子曰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  
井中也公榮感逆行文子曰政失于春歲星盈  
心丘上也公榮感逆行文子曰政失于春歲星盈  
失于冬辰星不効其鄉枉矢所觸漢書枉矢  
之所飛星如金元帝  
破萌開甲風解凍奪炎同東風解折水偃禾  
同東風解折水偃禾  
石楚軍大亂漢王乃得遁去周公居東三年天  
大風禾盡偃太水斯拔王啓金膝風不鳴條平  
之書迎周公天乃返風禾盡起

之時風綿綿眇眇傳玄清清冷冷宋玉賦八風八節  
不鳴條東風北條風立春至又曰融風東方明庶風春  
分至又曰南風風立春至又曰融風東方明庶風春  
南方景風夏至又曰薰風西南涼風立秋至  
西方閭闔風秋風至又曰飈風西北不周風立  
冬至又曰厲風風北方風君子風清而不嬰兒莫風冬至至又曰寒風  
風從震起羊角風又曰旋風轉旋庶女風齊  
寡婦養姑姑女利母財而殺母以告寡婦中國不能自解以冤告天而大風襲於齊殿  
有聖人成王時越裳氏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  
知神人過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谷風東風  
風泰風風西風風後風風柔風風暄風風溫風風青  
風春風風鳥信風風三月風炎風風赤風風薰風風黃雀風  
風時海魚麥信風五月東風素風風淒風風高風  
激風悲風秋風葡萄風裂葉風八月上信風七月  
北風鯉魚風風九月勁風嚴風衰風風陰風風冬風風光風  
日出船起風音白秋清風嚴風風衰風風陰風風冬風風光風  
風二十四風育風風仲秋風雄風風帝所清雌風窮卷少番風  
男風將雨少女風將雨石尤風逆祛塵風崑崙山  
之則四面風風崑崙山四方四風水風風溫火風風烈  
獐風惡跋扈將軍漢曰可謂跋扈將軍吼天氏

朱錄事謂風醒骨真人唐高太素風癡謂風○春  
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土吼穴高  
者其道遠下者其道近不鳴葉者十里風鳴條  
搖枝者百里風搖大枝者五百里什大木者千  
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一日夕者萬里二日夕者  
天下半風三日夕者天下盡風○解慍阜財舜  
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之慍今南風之時今可以阜吾民之財今奉揚  
仁風宏曰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列子御風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葛玄指風日葛玄  
行遇神廟乘車不下須臾有大風逐玄埃塵漲  
天玄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指風風便止  
爰居避灾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  
茲海島有災乎夫廣川鳥獸鳥鵲識歲日淮南子  
恒知避灾是歲也海多風鳥鵲識歲日淮南子  
歲歲之多風去喬木而觸幃知羽至建康實錄  
關羽戰羽乞降孫權以問趙達達曰彼有走氣  
言降時也權使人路邀之趙達曰雖走必不脫  
手曰羽至矣果獲羽至拂堂勿往召武衛書曰  
洛與河內張子信對坐時有鵲鳴于庭樹上闔  
而墜子信曰鵲不喜向女若風從西來歷婦拂  
堂角則夜必有召君輒不得往子信出後果風  
來至夜高微使人召未洛且云救喚未洛便欲  
去其妻止之而稱馬墜折腰果免難也

雨地氣上騰天氣下降蒸氣成雨雨輔也輔時生養也

十日為期太平之世五日雨不破塊太平之世

靈雨降而應時膏雨春雨澤物如滋膏杏花雨二月榆莢

雨三月留客雨三月分龍雨二月梅雨江南四月五

雨出梅神樞經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逢庚

梅鳴池雨夏濯枝雨五月洗車雨六月灑淚雨

月豆花雨八月黃雀雨九月夜雨蟄閏俗立冬後王

日為入液小屏翳雨玄冥上廉濺雨霽霈雨大靈

霖雨苦霽音六于離畢毛詩云月離于畢俾滂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星則雨鄭玄注曰將化坎周易雜占曰占天雨

有大雨徵先見於天否卦得陰為雨得

陽不雨其父祭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

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三時

甘澤荆楚歲時記六月必有甘澤劉城簫鼓廬山有

此嶺上有一城號為劉城天每欲雨輒商羊鼓

舞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公朝舒翅而跳齊

有屈一腳振迅兩臂而跳且誼曰天將大雨陰

鳥和鳴管輅列傳曰輅遇清河太守時天旱輅

應至矣須臾風雲興玄氣四合大雨注傾石焚

飛翔零陵山有石焚玉女披衣萍鄉西城津有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輒先漏五色氣于石檉為雨師天將雨檉樹先

為雨呼為玉女披衣檉為雨師天將雨檉樹先

出裝雷君出裝隱隱為江河天河浴狶北有雲如群

有雲三枚栢連如觀卯日之群羊五卯日候西

浴狶三枚栢連如觀卯日之群羊五卯日候西

羊則雨朱鼈浮波上必有雨黑蜩躍水

至矣水底而居禱林湯時九年旱以六事禱於桑

將雨則躍齊景公時旱欲祀靈山晏子曰山故以

至暴野石為身草木為髮天苟不雨髮集身熱

久旱獨不欲雨平君避殿暴雨露含水楚國先賢

其當雨公出野暴露天果大雨含水楚國先賢

隱於壺山嘗有暴雨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

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嗽之乃令記其時日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後有從蜀郡來者云是日大火噴酒葛洪神仙

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噴酒葛洪神仙

者蜀郡人也徵入為尚書正朝大會樂巴得酒

不飲而西南縣都市失火臣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

謝曰臣本縣都市失火臣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

雲山川之氣聚而為雲

卿雲又各慶雲太平之世景星慶雲若烟景雲

如金枝玉葉雲紀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

雲百官師長皆以雲為書雲分至啓閉必書紀

蓋雲穀雨太陽赤珠雲立夏初陰水波雲夏至  
雲出張象赤繒雲立秋薄陰雲出南黃北蒼蟠石雲降霜  
參象雲出上如冠纓雲寒露正陰紅雲玉帝所  
太陰雲出上如冠纓雲寒露正陰紅雲玉帝所  
羊下如蟠石黃帝將興泰山雲合不崇朝而過雨  
擁之黃雲黃帝將興泰山雲合不崇朝而過雨  
天礮車雲暴風之候雲變雲陰霍雲貌常有雲  
氣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俱求常得  
青雲不散東為朔十洲記曰天漢三年月氏國  
百句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中高唐巫  
國將有妙道之君故搜奇異而貢神香高唐巫  
女宋玉高唐賦序云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  
人曰妾巫山之女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朝朝

暮暮陽臺之下雲間白鶴邴原北海人也遭漢亂隱於  
鶴親舍其下秋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  
親舍慈雲謂如來慈心如彼五色雲侯曰視四  
其下慈雲謂如來慈心如彼五色雲侯曰視四  
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長  
澤蔽在西北為舉賢良黃雲如覆車大豐也長  
吏下車東方朔別傳曰凡長吏下車當視天有  
致盜黑雲多黑雲千日下牛如覆船或如疑如  
水赤雲有火黑雲千日下牛如覆船或如疑如  
群羊奔如飛黑雲獨覆北斗或蒼黑雲細如  
鳥五日必雨黑雲獨覆北斗或蒼黑雲細如  
雨河有黑雲如船或如匹布離日日出黑雲如匹  
一日中大雨如二匹布躍魚雲疾者立雨雲  
日中大雨三四日雨躍魚雲疾者立雨雲

潤而厚大雨朝雲喜暮雲溶洩雲春嵯峨雲  
夏薄雲秋同雲冬天將雪聲如暴雷元年七月  
雲鬬聲如圓如冠珥東方朔別傳云武帝時  
雲鬬聲如圓如冠珥東方朔別傳云武帝時  
雷電雷電同陰陽相薄感而為雷生於石  
物入地雷電同陰陽相薄感而為雷生於石  
激者震雷雷電同陰陽相薄感而為雷生於石  
天鼓雷天之驚世先生雷天怒雷碎電射天霹  
靂其所震狂雷迅雷疾輕雷小存雷奮雷雷  
地殷雷聲不動四雷音隨土雷連石雷雷王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虎鳴河圖稱鞭車韓文雷鞭車長子雷於天地  
撞八荒千里之鼓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  
喜怒折衝拒難之臣雷為難之臣起處起節節  
之威折衝拒難之臣雷為難之臣起處起節節  
伊川今年春雷何失七箸劉備與曹公語雷震  
處起日起處起劉備與曹公語雷震  
一震之威雷擊眇目韓詩外傳云海上有勇士  
乃至此雷擊眇目韓詩外傳云海上有勇士  
過神淵飲馬流新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  
夜殺一蛟而雷公隨而擊之眇其左目  
鋤格折肱搜神記云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穫  
鋤格折肱搜神記云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穫  
如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以獨候震枕  
不驚異苑云膝放枕文石枕忽讀書如故說

圖

天文卷一





冰云大嶺山木千年不釋 六月冰西征記陵

庖厨中終以近論遠淮南子曰見一葉之落而

而知天下之以近論遠者也**削冰令圓**博物志曰削冰令圓以艾承其影則有薄冰凝池登廟之寶露垂非綴晃  
**薄冰凝池**登廟之寶露垂非綴晃  
**越王水**越王念復吳怨  
**越王水**越王念復吳怨

**虹蜺**虹又各端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與日相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不見則見東能截雨吸水吸酒似有形質蓋陰陽不和則生故曰虹攻也陽攻陰也  
**虹蜺**虹又各端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與日相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不見則見東能截雨吸水吸酒似有形質蓋陰陽不和則生故曰虹攻也陽攻陰也

**陽之動氣**史記云虹者陽之動氣**斗之亂精**春秋孔演圖云霓者斗之

**天弓**虹**帝工**同上**旱龍**同上以能宛

**虹蜺**虹又各端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與日相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不見則見東能截雨吸水吸酒似有形質蓋陰陽不和則生故曰虹攻也陽攻陰也  
**虹蜺**虹又各端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與日相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不見則見東能截雨吸水吸酒似有形質蓋陰陽不和則生故曰虹攻也陽攻陰也

**紫蜺**虹**東蜺**虹**華渚**虹**西蜺**虹

**美人**虹**吐金**虹

**吸酒**虹**吐金**虹

**化玉**虹**吐金**虹

**化玉**虹**吐金**虹

**化玉**虹**吐金**虹

**清明始見**周書云清明後十日虹蜺始見**小雪後藏**又云小雪後十日虹蜺始見

**天河**又曰天漢雲漢銀漢星漢云云金水為三道天所以為東南西北禁帶之限

**繩河**王者德至雲漢**黑猪渡河**夜半天漢中黑

**河有黑雲**河不出十日大雨**氣**祥氣附○氣餽也餽然無聲無形氛妖

**玄冥**有氣**膠葛**上清**太和**陰陽冲

**欽烝**氣上**鬱燠**氣上**遊蒙**青氣

**東夷**氣上**西夷**氣上

**南夷**氣上**北夷**氣上

**江漢**氣上**廣野**氣上**東海**氣上

**濟水**氣上**恒山**氣上

氣如黑牛喜氣上黃怒氣上下憂氣上黑下海

氣象樓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長勝如禽獸氣

兵行見氣非雲非烟非塵非朝霞日將出淪陰

霧形如禽獸客吉主人忌朝霞日將出淪陰

赤黃氣正陽南方日沉瀝北方夜野馬遊氣又

陽燄日光幕塵微風吹之曠野中愚人之見之成

象雲氣成象如赤烏夾日之暈日月暈主風珮玦

如珮玦天劍白氣長十餘丈而南有物自天

漸如車輪遂四綠氣鬱結生於其間綠氣鬱其

散人中之則病左思蜀都賦云千青霄春陵喜氣

頭丹氣為霞而秀出舒丹氣以為霞春陵喜氣

五車第五

東觀漢記云光武在春陵時望氣者言春金陵

陵城中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蔥蔥

王氣晉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

陵縣北山絕其勢今建康南淮中也

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中也

天文總載

一理先有天地之太極象數未形而兩儀以天地

參之五行水木火土相生之稱兩儀以天地

以相克言之則水克火火克土土生金金生水

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日三辰左傳曰三五星歲星屬木熒惑屬火太

辰旗旗昭其明也五星白屬金辰星屬水鎮星

屬土亦名五緯七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五行之精氣也

坤與地道貞觀觀示也易曰天地貞明之道

者明合朔日月辰不集房集安房舍也日月宿

度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七十五度西

之一四方凡三百六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

二千九百三十三度二十八宿間相距一百

七萬九千一百三十三度三垣紫微垣太微垣

四象日月星辰四餘羅喉計都六物歲時日二

紀月五紀辰曆數五氣兩陽寒六氣兩陰風

七紀七故曰七宿四九曜日月五星十一曜并計

羅字含元包太極元氣三才合璧連珠律曆志

五車第五

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

冬至時七曜皆會聚于斗牛分度夜盡如合璧

珠玄萌黃芽天地方開玄沉陰鬱決陰陰不

陽間十輝輝音侵運日旁之氣也見周禮一曰

之類一曰鑄音侵日旁之氣也見周禮一曰

臨日一曰鑄音侵日旁之氣也見周禮一曰

日彌雲氣貫日而過一曰叙雲氣次序如光在

日上一日齊升氣也詩曰朝濟于西謂如也一

可以形想大火三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文

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上將一次將二貴二十八

宿所屬分野尾箕斗四命五司祿六二十八

虛危青州齊分室壁并州衛分奎婁

胃昂畢冀州趙分胃參益州魏分

胃昂畢冀州趙分胃參益州魏分

胃昂畢冀州趙分胃參益州魏分

分柳星張三河周月行九道青道二出黃道南  
分翼軫荊州楚分月行九道赤道二出黃道南  
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并黃道為  
九道日所行為黃道日月之行有遲有速不可  
以一術齊也故因其所行分爲數段每段各以  
一色名之欲以別其位而已非真有所謂道也

九宮七色黃六白七黑三碧四綠五紫九宮後天卦

位一白坎二黑坤三碧震四綠巽五黃中宮六白乾七赤兌八白艮九紫離見乾鑿度飛

天九宮衡軒轅震木碧天輔招搖巽木綠天禽  
天符中土黃天心青龍乾金白天英天乙離火紫  
金赤天任太陰艮土白天英天乙離火紫

五車雲玉

五車雲玉

五車雲玉

五車雲玉卷之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地部

地地底也其體底載萬物諦也五土所生  
莫不信諦又元氣所生萬物之祖東西

為緯為廣南北為經為輪山為積德川  
為積形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

谿谷為牝總丘陵原隰阪險曰地東西  
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

五百里禹所治地東西三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六百

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計九州  
別壤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百十四頃

五車雲玉

五車雲玉

五車雲玉

成於積塊地積也始於撮土今夫地一  
塊也地積也始於撮土今夫地一

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  
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分則中矣地有十形龜

龍體麟鳳貌弓弩勢升斗象張舒形塞閑容  
隱真之安累卵之危膏腴之利脊壠之害四

海九夷八狄八柱氣河通地象曰崑崙山為柱  
地六戎七蠻八柱氣河通地象曰崑崙山為柱

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九州又九  
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分名赤縣赤

縣內有禹治九州赤縣外復有九州澤州環之  
裨海外復有大瀛海八寅九州之外八紘之外

乃有八紘八極入極地始盡也八鴻鴻大也  
八紘八極入極地始盡也八鴻鴻大也

乃有八紘八極入極地始盡也八鴻鴻大也  
乃有八紘八極入極地始盡也八鴻鴻大也

外八荒入方荒衍沃地美偃豬地熱町疃上聲  
 治地斥鹵澤鹵不生五穀境垺上聲  
 游地夷壤沮洳浸下濕地督亢地肥湫溢濕卑莽  
 蒼一望甌地之均大漠望之莫然地慝不宜  
 赤地不生流謙易曰地道變貴貞漢書曰天道  
 貞不信不貞方輿宋王太言賦曰方大舟河圖  
 萬物不生閉闢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上石骨而草毛土肉  
 而川地總言鑿山鑽石則地痛蚤虱衆多則地  
 癢並劉向厚莫如張衡靈憲云地深一億萬六  
 不知厚子貢曰終日履墳墟疏陵屯田野犖确  
 音落角山沃土肥瘠瘠土瘦埴土色黃漂土色白  
 地多石土多石如福地洞天仙接壤比境地  
 散石留地物有留結貢土貢水天下貢賦惟長安  
 連吻海派江地濱海斷鼇立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  
 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地為仁  
 次以止泊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地為仁太山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為仁太山  
 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  
 荒蒲水生龜龜魚民衣焉食焉死仙人縮費  
 焉地終不責德焉故耆以地為仁仙人縮費  
 房遇壺公能縮地地動儀子造候風地動儀以  
 千里聚在目前

精銅鑄成圓徑八寸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開牙機巧制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轉則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承之振聲激揚因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契所記未曾有也嘗發龍機而地不覺動咸怪其無微動數日後驛至果地動  
 龍西人皆服其妙

土氣生物  
 山氣男澤氣障氣音多嵐氣音多林氣音多木氣音多  
 岸下氣腫多石氣力多險阻氣多暑氣多寒氣多清  
 氣多丘氣多行氣多陵氣多輕土多重土多清  
 五庫五庫五庫五庫

水音濁水音濁湍水音濁遲水音濁中土音濁堅土音濁弱  
 土音濁壚土音濁沙土音濁息土音濁耗土音濁東南音濁西北音濁  
 其地寬柔而卑土薄水淺生物滋財富西北  
 人剽靡食偷生士懦脆少剛竿之則服西北  
 勁方雄尊而嚴其土高水寒生物寡財西北  
 毅而近愚食淡輕生士沉厚而慧捷之不屈丹  
 穴南戴日處空同斗極處太平日處至  
 太蒙日入處青徐角羽集寬舒荆揚角徵會  
 人聲梁州商徵接剛勇充豫有慮人聲端雍冀  
 合商羽端駛  
 田疇已耕曰田填也五稼填其

五

五



少年使閉目入車中悅雙童不食顏修內傳曰  
然不知所之良久至家僕童不食  
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饑故魏武詩曰西山有雙  
童不飲王陽迴馬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行  
亦不食王陽迴馬此險後以病去及王遵爲刺  
史至其問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遵爲刺  
曰王遵爲忠臣表益止轡漢文帝從霸陵上  
今止轡上曰將軍法耶益曰臣聞聖主不乘危  
下縱自輕索高廟祠靈山晏子春秋曰齊景公  
太矣民有饑色吾卜崇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  
靈山可乎晏子曰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  
爲毛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愚公移行李屋二  
將熱獨不欲雨祠之何益

五車集玉

六

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  
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  
與汝畢力平險可乎雜然相許其妻曰以君之  
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君之  
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君之  
土石難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山之北遂率子孫  
荷擔往隣人京城之孀妻有遺男始能往助  
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  
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  
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之心曾不  
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  
又生子孫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  
而不已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姁  
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  
石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人筋絡之生  
補天見前女媧氏雲根石動雲根化女曰陽羨

縣小吏吳龔嘗於溪內見五色浮  
石因取內牀頭至夜化成一女子望夫  
山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  
從戍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化而爲  
石碣然立石特硯礪石參硯礪石轉動貌類  
頭齊礪諸石名可嚴嚴積石貌落落不欲碌  
平貌礪諸石名可嚴嚴積石貌落落不欲碌  
碌如玉落磊磊石中鄰鄰古詩云鄰鄰化  
張顛爲梁相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市人  
墮地化爲圓石顯推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  
印燕墮石大如指墮后績筐中后取石剖爲二  
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不復開熊渠射  
後爲皇太后嘗并置墮中號曰天璽也  
虎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  
之沒金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

五車集玉

地部卷三

七

無初平叱羊列仙傳曰黃初平家使牧羊見道  
迹之得問所牧羊何在初平曰在東往視不  
求見白石初平叱羊起石成羊數萬頭  
可奪堅品氏春秋曰石可以攻玉毛詩曰他  
以攻燕石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爲寶歸而藏之  
王服以發寶華圍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  
口而笑曰此特燕石耳其與瓦礫不殊投石  
超距史記曰王翦代李信擊荆兵數挑戰終  
石超距不出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  
士卒可用矣枕流漱石晉書孫子荆謂王武子  
非可漱流非可枕孫曰枕流汚陽八陣梁州記  
欲洗其耳漱石欲礪其齒  
背山向水門前累石以爲陣水至壞其行列水

五車罪王

地部卷二

八

九

水

積陰之氣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江河  
稱水爲潤下坎爲水位北方終藏萬物  
天下中川百三十五小川千二百五  
十二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九

蕩雲沃

水夷亦  
馮夷同  
軒轅鑿五湖古史云

蜀見水

三百三千莊子天下篇禹之湮洪

川以  
三通  
百

王者以其前丁之

忽莊子南海之帝爲沒海履地唐新羅傳有

用槍復能沒海履三爲桑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

海三爲桑田向見蓬萊水乃淺於宜菽宜稻淮

子河水中濁而宜菽氣之導水之鍾周語古之

防川不寶澤川氣之通爲川塞爲淵李蕭遠云

導也澤水之鍾也  
川塞之冠五行之治(洪範)五行居六府之先(大)

水火金木土五行之數一曰水

木土穀身遊林窟無風雨霧露不生鳥獸山名壺嶺頂有口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川罕金口

湧出名曰神糞臭過椒蘭味過醪醴禾笑金不

淮南子云水之爲物無射射之不傷卒而

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浮漚

水跳沫水沫 澤解水 支流水 迴波流水

騰湧起 洶湧 澎湧 湃湧起 泌水 瀝水勢 澈水 洑水 沆水

漑徐水 湍音端 起大波 沓音答 沓重疊 流沫水急 泓

沔水勢迴旋 溟水極廣 漚水勢漫漶 鄰音隣 圖音圖 漚音漚

折流曲  
泱泱連波  
湔流有聲  
湔湔音崩拍岳湔  
湔湔大波相激聲

泱泱水廣 浩淼水無涯 漶淵漶音翠 游波流也 洄瀾

流  
丸  
蘭  
流  
珍  
挈  
澤  
水  
湔  
湧  
水  
湧  
亭  
居  
水  
冬  
夏  
回

主水逆流四瀆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獨

海上凌也。口。漢也。各獨出其所歸海也。

河天塹江四海海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也

中蓋無幾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

滄海滄溟故曰滄溟渤海東海員海員海

水繞蓬萊山外青海吐谷渾中有一山至冬水合遊

瀚海名曰登人收以食又鳥所解羽故云翰

裨海之外大瀛海裨海之外復有紫海在高昌

如爛堪可染紫其魚龍三江江公也諸水流入

龜鼈砂石草木皆紫三江江公也諸水流入

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自豫章而下入彭蠡

東至海曰南江自岷山至九江彭蠡以入海曰

至海曰北江漢書曰岷江為大江九江為中江

五津五津

徐陵為潮汐海水朝至曰潮暮至曰汐水從月

月臨子午則潮平南北潮生東南水歸之也

李潮候春秋陰中歲有春秋夜潮大蓋春為陽中

之極深常在春秋之中歲有春秋夜潮大蓋春為陽中

大常在朔望之後天地常數也科頭晏起避地

遠東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沒川得珠家貧緯

簫而食其子沒川得千金之珠翁曰珠在驪

龍領下子遺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為璫粉

思置坐唐書曰孔若思常謂人仕至中郎足矣

止足左慈逆流抱朴子曰左慈以氣禁水水為

士皆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以言志曰古人云此水之懷千金若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坳堂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

於坳堂之上則芥為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井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又通也物所

井泥為井泥井濞井濞井濞井濞

冽井水清曰素纒寒漿古歌曰後園作井銀作

冬溫夏涼風土記曰靈井謂綺欄魏畧曰明帝

玉井玉甃江道賦穿重壤之十仞伯益伯益

耿恭拜耿恭為校尉居疎勒匈奴來攻城中穿

五津五津

乃刻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得銅

龍倫父先逃走隨母流蕩後居鄉里鑿井得銅

遂致富奴蒼蒼曰堂上我婦也問其故曰我翁

艾字阿宏足有黑子腋下得銅買奴得翁置器

也遂為夫妻時人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置器

高士傳管寧所居屯落會汲者或男女錯雜或

爭井寧多置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使不知

來者得之取而無損李尤井銘曰多取不損少

力不闕訟取而無損李尤井銘曰多取不損少

甘而先竭莊子曰直木先智井智井培井培井

浪井浪井者不鑿自成王橘井橘井培井培井

一枝救人疾綠珠井容貌石季倫以珍珠三斛

公井

唐韓朝宗為湘州刺史城有昭王井言汲者死朝宗移書論神自此飲者無恙號韓

井灌嬰銘

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得故井銘云

公井

所開三百當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

輒動

鮑照謎鮑照井謎曰一八四八飛泉仰

井字

獲羊李桓子穿井得土金中有羊以問

狗乃羊也

水之怪變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得人

土之怪

春秋曰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汲常一人

居外及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聞於宋

君君令人問之丁氏對曰得一人抱甕灌畦

一人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抱甕灌畦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後重前輕汲水若抽

五車

名曰桔槔日浸百畦用力寡而見功多子不欲

乎圖者曰有機事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

道之所

飲泉即狂袁粲曰昔一國有狂泉飲之

無恙國人不任其苦酌泉飲之即狂矣

具國君

陳遵投轄漢書曰陳遵嗜酒每飲賓客取申叔目督

日楚子

伐蕭蕭大夫還無社與楚申叔展言辰

蕭潰申叔

視其井則井底蛙陳壽使馬援往觀

述有舊以

為至當握手如平生而述乃盛陳陞

衛以延援

援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乃修邊

幅還謂

謂曰子坐井觀小者非天小也

冰品

第一揚子江南冷第二無錫惠山寺泉第三蘇

州虎丘寺泉第四丹陽縣觀音寺井第五揚州

大明寺井第六吳松江第七淮水最下劉伯第

一廬山康王谷水濂水第二無錫惠山水第三

蘄州蘭溪石下水第四峽州扇子峽下蝦蟆口

水第五蘇州虎丘泉第六廬山招賢寺下方橋

潭第七揚子江南冷第八洪州西山瀑布第九

桐栢淮源第十廬山龍池山頭水第十一丹陽

觀音寺井第十二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三漢江

五車

金州中零水第十四歸州玉虛洞香溪水第十

五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六吳松江第十七三

台西南千丈瀑布第十八柳州圓泉第十九嚴

陵灘水第二十雪水陸羽與李凡水品山水上江

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瀨食今人

甄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陸羽茶經

德裕辨水李德裕為相有奉使京口者令索金

汲焉李飲之曰此頗似建僧辨惠泉李德裕喜

京置驛遞鋪號水通有僧曰為相公通水脉京

師一眼井與彼脉相通公取二瓶雜它水十瓶

遺留辨析僧止取二瓶

地理總載

坤元地也易曰祗位同上其艸德同上其媼神

同上漢書曰惟泰元尊神曰祗經緯同上其媼神

廣輪州之大地司掌天下土之圖知九天之

根地者天之根也雲雨於是乎出日地之張氣

鬱蒸景風蕩崑崙地軸河海括地象云崑崙

地脉山海經云洞庭穴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

地脉夢地身安之夢見地者身安寧地財不貧

慎子曰地有財不憂人之貧地雖不憂人禹貢

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每服周九服侯

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二周西周

藩服服屬也從也言服天子之事也二周

武王都東周各亦漢兩都東西都長安前漢都

吳東吳蘇州中吳三楚南楚東楚西楚後漢都

三齊北齊東齊三蜀漢蜀都廣三晉趙魏韓以三

三秦項羽封秦降將三人三越吳越越地故曰

廣三巴古巴子國中三湘屬潭州湘鄉三河河南

河內四川成都西川潼川東川十洲八方巨海

河東四川利州北川夔州南川十洲之中有

北海並人跡希絕之處瀛洲在東海中玄洲在

北海並人跡希絕之處瀛洲在東海中玄洲在

北海海中生洲在東海中祖洲同上秦始皇使

漢時曾通中國鳳麟洲在西海中秦時曾通中國十大洞

天山一洛京王屋山小有清虛之天二台州委羽

之天四寶華州西玄山三玄極真之天五太玄總真

之天七寶華州羅浮山朱明耀真之天八清玉清

之天十金華州括蒼山三洞三十六洞天

之天神德隱玄之天三十六洞天霍山衡山

之天華山華州恒山定州嵩山洛京峨眉山

之天長安西明山汝州大瀉山臨江華蓋山

之天蓋竹山武夷山建寧玉嵩山臨江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之天容州九疑山道州洞陽山潭州華蓋山





土坤居中央寄潤下潤下水曰炎上火曰曲直木曰

從革金曰稼穡土爰逆天時水不潤下宗廟不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時則水不潤下乘法律火不炎上又云乘法

而也此記季春之月日在胃大梁之次桐始

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

勝降於桑鴽鴽之屬拂羽飛而翼拍身也戴

春類氣漸東陸春日行青鳥司啓青鳥即倉

立夏玄鳥司分分來秋分去萬物乎甲立春後

意盎然春意程子云滿腔麥芾芾今方秀鴻

歌水欣欣而向榮陶淵明歸去來辭木欣欣而

之得時感吾陽炎炎以日進崔駰觀洛賦云迎

陽炎炎以日進景婉婉以收寒王升之賦云景

陰冉冉而日衰時卷三

日新物方駘蕩駘徒改切選云春物方駘

里共尋隨盧思道詩云樂正習舞禮記春

習舞女夷鼓歌淮南子曰女夷鼓歌以司天和

主春夏長道人狗路書曰每歲孟春以木鐸狗

養之神道人狗路於路注云道人宣令之官

所以振文教太師陳詩禮曰二月命太師孔

門浴沂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而老氏登臺老子曰衆人熙熙如戴耜禮記孟

歸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奮鐸呂氏春秋曰

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奮鐸仲春之月先

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不戒容止謂以



雷霆合房室生子必  
有神水釀酒立春時小

桃花釀酒義世南史畧云北齊盧士深妻崔林

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如華取紅花取雪

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武后報春月將遊

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花皆開若有神助

陸凱寄龍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

所有聊贈一枝春管仲窮必矣吾不能以春

風雨人不能以夏巢氏富昔巢氏二月二乞得

富後門前以此日出野曰採蓬

五車錄注

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

朱明赤而光明朱夏同昊天昊音浩夏天長

羸羸為炎帝神農也祝融神修

景景炎又畏炎節風節曰炎節任方南方謂之

物之方南訛化育之事孟夏之月日在畢畢

在申實蜩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聚畜百

藥靡草死麥秋至王瓜即本草葢謂之瓜者

也靡草之枝葉靡細者秋綿雨夏雨梅潤四梅

天槐日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東井在朱螳

蜩生鳴始鳴及舌無聲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飛捷如馬也賜簿勞也及舌百舌鳥夏至日長

之極故曰日長至陽盡午中而微陰步重淵矣

此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

氣而已成者歿此故仲夏之節也此記午月

之濯枝雨風土記曰仲夏長風扇暑注云此

風土記曰仲夏長風扇暑注云此

節東南長有風俗名黃雀長風季夏之月日

在柳柳宿在午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

腐草化為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至極也學習

而為暑濕此記未月之候三星在戶謂五月之

五車錄注

節莎雞振羽六月莎雞絡緯也如夏類火流未

日夏火雲吐奇峯夏雲多當風鼓翼當風鼓翼

降冬之月暑日然然不為人改變也朱案連

軍五月陰盛故用朱為暑更苦所苦玄冰九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癸之符則不熱初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之以

重裘暴之於夏日周以十鑪之火口不稱熱身

不流汗蓋均管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頒冰

用此方也後漢鄭均嘗讀書大熱諸葛渡瀘之

以瓜鎮心以瓜鎮心欲涼之也

際諸葛亮五月渡  
僂翁入水之時

大醉輒入源泉底一日北牕高卧

謂義皇以上之人也河朔酣飲

期有避暑飲交扇世說曰公炎暑重

風交扇離吳語世說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

口何如乃洵吳人以冬為洵音楚敬切既出

月披裘延陵季子見道有遺金不拾令披裘

月逐禽太公金匱曰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

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蹠一

日之苗而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蹠一

以焉妖言而誅之後數

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秋也擎飲品物使成也

火老金柔初一葉落

物收成萬物成西成

露玉露周傷秋樹林

始縮始縮仲秋始具

陸西陸行旻天

朗景澄景清景

商季商抄秋

孟秋之月日在翼

皞以金德王蓐收

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地始肅

今也此記仲秋之月日在角

鴻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

蟲坯戶水始涸

之養也坯益其蟄

之戶此記酉月之候

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霜始降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

以黃為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

食也俯垂頭也內穴之深處

秋類金氣方勁

秋夕詩曰金氣方清風戒寒

以淒清

謝惠連懷秋詩曰蕭瑟

合風蟬寒

蟬思蟬愁

世說曰張翰字季鷹辟齊王

便歸

彈琴

南齊書世祖在東宮賜

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謠暢謝吟嘯

莊撫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吟嘯

成群漢李陵與蘇武書曰窮秋九月塞外草衰

應接不暇世說曰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

難為懷盛露明眼齊諧記鄒紹八月一日入

冠梁書曰朱異除中書郎時秋始拜有

治兵周禮曰大司馬輶軒採俗風俗通曰周秦

言藏之秘府軒使採異俗方

冬冬終也萬物於終也萬物

玄英冬為玄英玄冥冬神顓頊故為冬帝上天冬

事在上而臨下北陸伏方北方謂之伏

也玄冬冬曰玄冬寒風冬風又勁風嚴風

景嚴節孟冬之月日在尾尾在寅析水始

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蜃蛟屬此記仲冬之月

日在斗斗在丑星水益壯地始坼鴈旦不鳴虎

始交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並

蜎結屨解水泉動鴈旦夜鳴求旦之鳥也短

之生機也蕩者動也芸與荔挺皆香草結

也解脫也水泉動漸滋發也此記子月之候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女在子玄鴈北鄉鵲始巢

雉雊雞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征鳥厲疾之屬

征厲疾者猛厲而迅速也腹堅者言日窮次而

水微上下而堅凝也此記丑月之候

月窮紀十二月也日窮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

此窮盡還復會于玄枵也星回於天同上二十

月而復其故處潤陰沍寒氣凝閉嚮日然鑪

與季冬相似冬類玄陰戒寒農功既登玄風扇

之月嚮日然素水彌澤白雲依山日樓條玄雲

屬玄風扇素水彌澤白雲依山日樓條玄雲

藏天素水彌感發詩云一之日栗烈同上二之

澤白雲依山窮陰殺節急景彫年十二月修竈燧管子曰

也窮陰殺節急景彫年十二月修竈燧管子曰

始數四十九日冬盡春始教納禾嫁毛詩曰十

民鑽燧堽竈所以壽人也納禾嫁毛詩曰十

挾纊左傳曰楚莊王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賜

綈史記曰范雎相秦魏須賈使秦雖微行弊衣

竹晉孟宗少孤母老疾冬月思笋宗乃往林間  
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須臾地裂出笋數莖持  
歸作羹勤歲餘羸瘠日董遇好學人從學遇日  
奉餅勤歲餘當先讀書百遍義自見從者云  
苦難得暇日遇日當以三餘冬月就盈數左傳  
歲之餘雨晴之餘夜日之餘衣皮毛高士傳  
公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使以衣皮毛高士傳  
十月入日良月也就盈數焉衣皮毛高士傳  
則衣皮毛夏則衣絺葛何以天下為哉被絮書  
日吳隱之為牧守冬月無被絮明理不減先帝  
粹衣乃被絮勤苦同於貧庶也明理不減先帝  
商芸小說曰晉孝武即位時年十三四冬天不  
着複衣但着單襦衫五六月重夜則累茵重褥謝  
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非攝養  
之術帝曰夜靜故也謝公嘆曰上明理不減先  
帝掾史仁於用心後漢書曰鍾離意辟大司徒  
侯霸掾詔部送徒詣河內特

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輒移屬縣使作徒  
衣縣不得已與之上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  
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冬月通河太公金匱  
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冬月通河太公金匱  
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  
鑿山穿陵是泄天機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  
有敗築殺之基年岑山崩大寒鑿池呂氏春秋  
為大澤湯率諸侯伐之天寒鑿池言不寒必春  
日君衣狐裘坐熊席四隅有火所以不寒

四時節令

立春大寒後十五日斗四時卒始謂立春日是  
指東北維為立春四時卒始去年四時之  
終年今年元日正月一日先王體元以居上日  
之始也元日正月一日先王體元以居上日  
上正朝同三元正月一日先王體元以居上日  
正月一日先王體元以居上日正月一日先王體元以居上日

為朔月以四始同上為歲月端月正月  
半夜為朔四始同上為歲月端月正月  
也月建人正月同上為歲月端月正月  
東月建人正月同上為歲月端月正月  
元日覆新之慶元日群臣朝賀天子有日元正  
慶人覆新之慶元日群臣朝賀天子有日元正  
之慶人覆新之慶元日群臣朝賀天子有日元正  
鼎等之慶人覆新之慶元日群臣朝賀天子有日元正  
日馬七人八日殺其日日上元正月十五日漢武  
晴和所生之物育否則災上元正月十五日漢武  
太乙神降於庭乃於景山列花燈張星炬伺之  
自昏至明後人因之而遊觀燈謂之元宵唐制  
金吾自十三夜禁三夜謂之金吾不禁夜金吾  
放夜宋增十六十七為五夜金吾不禁夜金吾  
各元宵夜火樹銀花元宵中和節二月朔日如  
不月言春分左傳曰一序分為四時時皆九  
月如二月言春分左傳曰一序分為四時時皆九

十餘日春之中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書春社春  
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書春社春  
後五陳平分肉陳平為里中社宰分肉其均父  
肉此罷社志曰王循年七歲喪母以社日  
肉此罷社志曰王循年七歲喪母以社日  
聞之為花朝二月撲蝶會二月十五上巳三月  
之罷社花朝二月撲蝶會二月十五上巳三月  
山人並携飲東流水上被除不祥重三三月三  
周公置醴後但用三日曰春禊重三三月三  
詩蘭亭會修禊事也金錢會唐制三月三日上  
於曲知蠶善惡雜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以  
善大病月三月病音丙月建寒食日去冬臘一  
是雨謂之寒食清明斗指乙為清明賜火之

五車雲玉

卷一

至日即冬添線日上履長之慶

其管最長故君道方長冬至陽氣起一陽初動

有履長之慶日南至上幸月陽將復萬物自新暢月

冬至日南至上幸月陽將復萬物自新暢月

月暢充也萬物天正月周正建子玄明天冬至

遠道周四極命臘月十二月夏曰清祀殷日嘉

取以玄明天臘月十二月夏曰清祀殷日嘉

祭也涂月陽漸長萬物亨通地正月建商正

純地百福日十二月交年節二十四小年夜

是夜盡神朝天白人一歲事故祀之歲除歲盡

宋都人以酒禮塗電門謂醉司命歲除歲盡

又除夕除夜至賦置人家圍爐圍坐達旦謂之

守歲長幼聚飲祝頌謂之分歲擊鼓驅疫謂之

逐疫改歲同歲事崢嶸除歲

歲時風俗

迎春立春前一日出土牛以示農之早晚蓋十二

月建丑丑為牛故出土牛且以送寒氣迎陽升

也如立春在十二月望則兼牛人近前示農早

在月晦及正月旦則居中示農平近正月望則

向後示農晚牛色則以立春日為法日干為頭

角耳色支為身色納音為蹄尾壯色如甲子立

春甲木青色子水黑色甲子屬金白色餘倣此

戴燕貼字立春日剪綵為燕簪銀頭春盤立春

餅生菜相饋杜云春花唐中宗令侍臣迎春乃

春日春盤細生菜歲朝服此俗說屠蘇草菴之名昔

里藥一劑令井中浸之至元日取水置於

合家飲之不病溫疫飲之小者起謂小者得

之也椒花頌晉劉琨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曰

景戰煥美此靈莖爰探爰桃符元日立桃符

辛盤元日造五辛盤辛五木湯元日取五木羹

老鬚髮黑道家謂清木懸羊磔雞正旦縣官殺

羊懸其頭于門又磔雞以覆之壓厲氣玄以問

河南伏君曰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齧

百草雞啄五穀故傳座歲首招令如願人乘船

過清草湖忽遇風驟而逢青草湖君問所須

但乞如願君許之後得一婢名如願商有求悉

致之後因正旦以細繩繫起商捷之走入糞中

不見今人正旦以細繩繫起商捷之走入糞中

剪綵鏤金正月初七日為人日剪綵為人

年形容改新造華勝人日造華勝相遺登安仁

銘李充正月七日登安仁峯銘曰正月梅花妝

武帝壽陽公主人日卧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

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後人效為梅花

妝爆穀吳俗正月十四爆穀祠戶玉蘭寶典

五作膏粥火蛾正月十五探春晏天寶遺事都

以祠門戶火蛾正月十五探春晏天寶遺事都



水流杯

上巳日民並出臨清流為曲水流杯之飲也

穩坐不搖

統詣洛三月三日洛中公主已下莫不芳艷連

珍並至南浮橋邊被複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

者為誰徐答曰會稽民問夏仲御仲御統字也

得詩一句世諺謂洛為恒公南望泰華時大會

句而王濟褻浴竹林七賢論曰王濟當解褻浴

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

民叙前言往往行客笑可

日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

焚骸至其月一月不舉火然

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

又據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

司短氏修火禁於國中為季

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

五車露王

禁火蓋周之舊

制不因于推也

賜朝

賜絹

圖

像帶之

沐

五月五日艾虎懸門

端午採艾為虎懸門

生之文長啓父曰五月五日生父勿舉毋私

利干父文曰壽命在天不舉戶子何父云及戶不

不富其戶使其不至父賢之立以爲嗣

生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惡之竟

名鎮惡

以鎮惡爲名

非不祥

以鎮惡爲名

進湯餅

薦麥瓜

東方割肉

祠黃石

困熱思風

門謝客

絲樓

祈恩牛女

鵲橋

結

閉

伏



風俗記 婦女七夕曬腹 邇隆七月七日見  
當渡河使鵲為橋曬腹 邇隆七月七日見  
出腹云 鳴鼓還家 蔡經事方平去家十餘年忽  
作數百斛飯以供從官至日果然聞 未能免俗  
金鼓蕭管人馬之聲從天而下也 仲容籍兄子  
聊復爾耳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字仲容籍兄子  
巷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  
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  
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中 佩萸 費長房謂桓景  
曰未能免俗卿復爾耳 佩萸 費長房謂桓景  
有厄宜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令家人皆登高飲  
菊酒禍可消如其言還家則雞犬牛羊一時暴  
死 登高 白衣送酒 邇東簾下菊叢中摘菊盈  
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 風吹落帽  
王弘送酒也 邇東簾下菊叢中摘菊盈  
五車錄注 時令卷三 大

傳曰嘉為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  
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吏並著戎衣有風至吹嘉  
帽墮落不覺溫謂左右及 履長之賀 極景極長  
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 履長之賀 極景極長  
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 進履 近古婦常  
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 進履 近古婦常  
惠履襪 添線 唐宮中以女功撥日長短冬  
於舅姑 添線 唐宮中以女功撥日長短冬  
言事 後禮儀志冬至前後百官各書板言事文  
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 懸土炭 漢書冬至日懸  
民徵事羽物各一板 懸土炭 漢書冬至日懸  
之氣孟康曰先冬至三日懸土炭于衡端輕重  
通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  
土數日 淮南子曰以冬至日數至來歲正月朔  
日一升有餘則日益一升 伊耆氏始為蜡 蜡者  
四時象要云此最有據也 伊耆氏始為蜡 蜡者

歲十二月合聚 觀蜡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  
萬物而索饗之 觀蜡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  
狂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  
所知也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今日之澤非爾  
樂君之恩澤非爾 不臘 左傳曰晉侯假道於虞  
所知其義大也 不臘 左傳曰晉侯假道於虞  
其族行曰臘日垂淚 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伏  
虞不臘矣 梁書曰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敢臘日  
臘放囚 梁書曰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敢臘日  
取此欲與父母相歡 范喬字伯孫邑人臘日多  
聞邑人懼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此欲與父母  
與父母相歡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此欲與父母  
歲終方相氏率百隸 爆竹 歲暮以持椒內井中  
索室逐疫亦謂之難 爆竹 歲暮以持椒內井中  
養生要云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內井中 藏鈞戲  
井旁無與人見內椒井中 藏鈞戲 楚  
五車錄注 時令卷三 五

歲時異名  
歲在甲曰闕逢 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  
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  
日者雍在巳日屠維在庚曰上章在寅曰攝  
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單閼在辰曰  
提格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  
協洽在申曰君羅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闕茂  
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陽 月 在戌曰閼在巳日則在庚日室在辛曰塞  
在戊曰閼在巳日則在庚日室在辛曰塞



秋獵以三古上古伏羲時中古周五夜亦謂之

十二月三鼓甲夜一更乙夜二更丙寒暑相催而歲

夜三更丁夜四更戊夜五更

成周四時殊氣故歲成子三歲而改節六歲而

一衰淮南子云太歲治春則欲行仁惠溫良治

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荒歲豐則甘草先

生歲饑則苦草先生師曠云歲欲饑則苦草先

生也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此三

用夏正建寅三統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

之月為歲首三統為天統漢志云三統者天

地人事也歲餘為閏陽餘四分度之一歲十二

五車罪玉

月日過十三度故三年一閏五歲再閏月不告

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閏者陽之餘閏月不告

公羊傳云閏月不告朔也司歷過歷曆同哀公

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陽九四千六百為

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陽九一元一六之

猶西流司歷過也火伏十月陽九一元一六之

中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百六初元百六歲

旱陰水故曰陽九之厄百六初元百六歲

之月忌初五十四二十三蓋是河圖忌月又名

會月忌中宮五數為君象民不敢用忌月三長

五車罪玉卷之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伯玄父纂輯

帝玉部

天子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

大君周易曰大君有元后尚書曰可受非君可

戴尺一詔書也漢以尺紫泥書皆用紫泥為印

色六龜天子有玉璽六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

鳳詔詔書用五色紙銜于黃麻詔寫詔紙用黃

辟龍飛九五帝即位時乘同上周易曰時凱

絲綸其出如綸禁座御萬乘天子緹帷御帷

位御乘輿天子百物天子至尊不敢神寶位神

器御至尊天子鉅公天子為天家天子無外以官

家以五帝官天下陛下呼在陛下者因卑以達

尊行肉禁穆清天子有美德行在所天子車輿

御在御中穆清天子有美德行在所天子車輿

之退迹躡蹤之高蹤垂拱蒙成而受成功作威

之威天子作福清道必清道淨室必淨室駐蹕

之威天子作福清道必清道淨室必淨室駐蹕

之威天子作福清道必清道淨室必淨室駐蹕

之威天子作福清道必清道淨室必淨室駐蹕

之威天子作福清道必清道淨室必淨室駐蹕

金蟾虎鈕  
金木  
二車六面  
金木其  
固轉  
金木

卷之四

御史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穆令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安可以私責之

儲后太子 皇儲同上 元良同上 守祧同上 祧廟爲祧 主器易曰  
 莫若承業太子承萬世之業 繼體之 元子敬保元子 孟  
 侯尚書太傳曰天子太 前星其前星太子也後  
 星庶子也 幼海幼海卽少海 殿下稱太子 青宮太子  
 曰東宮 鶴駕太子 鶴禁白鶴太子所居之地  
 春宮 承華太子門 甲觀太子宮 君之貳太子 國之棟同上

可輔導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  
陰識可博士張秩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  
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宜用  
天下賢才上曰欲署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難  
正朕况太子乎  
卽拜秩爲太傅  
太子天下本  
史記云叔孫通欲  
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上曰昔晉獻公以驪  
姬之故廢太子晉故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  
扶蘇終成滅祀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  
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  
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祖曰公罷矣  
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  
奈何以天  
召秦西巴爲子傅  
韓子云孟孫獵得  
下爲戲乎  
麀使秦西巴載之  
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  
歸至而求麀荅曰子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  
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  
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

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鮑魚不與  
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賈誼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  
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為不與太公曰  
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若召太子必降手救  
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楊昱字元畧為詹事丞孝明為太子尚在懷抱  
其所出入唯乳母而已不令官僚聞知昱諫曰  
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救  
令臣下咸知乃詔曰自此以後朕手教勿令  
見出宮宮臣在直宜妙簡賢才盡一時之勝  
從至萬歲門下  
居注云武帝以王恭為丹陽尹領太子詹事議  
表曰今日王儲始建四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  
所關宜妙簡賢才盡一時之勝  
才盡一時之勝

諸王

宗室 戚里

五車第

帝王部卷四

六

辟公諸儲季皇太弟後星皇庶諸君諸侯麟趾  
之趾振振公子趾麟角詩麟之角  
足也振振信厚也麟角振公族磐石高帝王  
子弟大牙相制維城毛詩曰懷德維藩屏皇家  
所謂磐石之固維城寧宗子維城  
上維翰帝室同燾土苴茅五色土為社則割方  
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  
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漢制諸侯王黃天潢之派宗室之胃遠屬太  
金璽素駝紐  
支同皇儲上公室枝葉左文七年宋昭公將去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則本根無所庇蔭矣禮  
葛籥猶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庇况國君乎禮  
樂宗英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為善最樂漢

明帝詔書示諸國曰日者問東平王處為宗臣  
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  
表唐李勉少好學內沉雅外清整  
其在朝廷便亮介為宗臣表情遊江海  
齊宗室衡陽王鈞會稽孔志家門遊紫閣詎得  
山泉釣往遊焉注曰會稽孔志家門遊紫閣詎得  
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金枝玉  
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哇大美之  
葉宗盡高準高帝子孫盡高準○姻臣國皇姻  
駙尚公主上國姻婿也王託肺腑託肺腑言國  
之附身肺腑貴戚同戒後陰侯呼頭謝曰臣託  
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弟與賜爵關  
內侯固讓曰臣蒙陛下恩澤富貴已極不可復  
加班固贊曰樊氏懼譏不臣之禮哀以近戚懼  
世篤陰亦戒後  
五車第王 帝王部卷四 七

後漢郭況郭后弟封安陽  
疏固辭上郭況金穴侯遷大鴻臚帝數幸其弟  
飲宴賞賜金錢繡帛豐盛史丹寤主外屬恩元  
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帝時位至三公轉導副主掩惡揚善推至公犯  
顏色動帝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  
位兄弟退讓史記賈后兄建弟廣國為父子謹  
云後漢樊宏世祖之舅封壽張侯為人謙柔畏  
恪不不求苟進子孫謹約有父風弟鮪為子賞  
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其後楚事  
發覺帝念儵謹格故其諸子得不坐  
皇居  
紫宸朝廷前殿 黼依式如屏風樣上畫有斧鉞  
之黼辰上斧依上青瑣闥門金馬門  
金馬門



闕	燕	魏	關	非常	清	門	路	形	五	井	步	為	也	頭	窓	帳	同	上	閣	乘
觚	寢	闕	案	齋	處	正	禁	庭	車	金	廊	之	又	筆	秘	設	永	道	道	輦
稜	後	表	籍	宮	巖	門	闔	天	鑿	墀	皇	梁	織	立	掖	為	巷	可	行	
帝	天子	帝	齒	齋	下	南	禁	子	玉	井	城	覆	絲	螭	內	官	中	行	溝	
屋	朝	關	符	則	廊	門	門	庭	王	中	外	恩	網	頭	壺	殿	長	省	中	
有	金	門	門	大	殿	中	有	藻	帝	官	兩	思	宮	下	街	以	巷	中	察	
丹	鋪	人	驗	內	掖	掖	禁	倚	王	秘	公	也	殿	登	道	惟	又	至	不	
朱	玉	臣	入	官	庭	庭	人	舖	部	宇	車	將	戶	螭	行	行	帝	此	妄	
漆	戶	至	禁	紫	官	紫	天	帳	卷	雲	者	入	以	頭	殿	宮	行	當	入	
地	未	此	索	禁	紫	掖	子	美	四	屏	所	拒	和	玉	天	中	省	羽	葆	
丹	央	則	琬	王	象	上	丹	桂	八	瓊	請	鳥	墨	邸	子	為	省	葆	華	
法	官	思	居	者	絳	同	井	棟	五	壁	事	雀	濡	行	帷	道	道	蓋	子	
宮	殿	其	玉	之	關	關	頭	蘭	門	宮	於	名	綺	宮	宮	陛	輦	天		
殿	前	闕	堂	宮	天	天	丹	棹	應	殿	此	始	錢	帷	帳	玉	道			
路	以	前	子	西	子	子	中	梁	門	內	復	漢	朱	宮	殿	陛	道			
寢	之	以	令	清	端	端	千	梁	金	金	思	之	網	中	殿	陛	道			
	玉	北	離	西				綺			在	螭	宮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樓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按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輿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蘭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后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紀





相唐房琯忠義自奮一言取相

十年取相李絳十年之百日宰相

果如言狀元宰相王曾李迪宋庠四人而止

十為相張東之年伴食宰相盧懷慎伴中國相

司馬趙宋遠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者虜必

中國相司馬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教其遼史曰

良日唐德宗見案上曆謂劉瑒曰可擇一取白

麻壞唐陽城曰裴延齡為相取白麻壞之又唐

廷諱言將用之甘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

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

之若金作礪尚書說命篇曰說築於傅巖之野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光輔

五君對曰夫子木問於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如

尚矣哉能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

國在乎相齊孤逐者齊即墨之女也狀甚醜三

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與之語女曰夫屋堅

若何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

子居三月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大治

跪行授相說苑云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

趙簡主聞之絕食而歎晚而行左右進諫曰居

卿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

邪枉所憎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

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相三

楚心愈卑荀子云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

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

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

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西掖中書稱右曹上掖垣上綸閣上鳳凰池上

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中書近禁地故云紫微

省唐改中書省紫微令中書紫微郎中書五花

判事書其各謂之五花判事掌機密中書掌詔

機密典紫泥封詔書卿有古人風中書通事舍

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獨昭昭無所干

預器服率陋明帝聞之賜柴合燭盤救曰卿有

古人之風故賜世號三才唐魏公兼中書舍人

以古人之物宰相器後周范質加中書舍人每朝廷

三才宰相器遣使齎詔處分軍國事皆合機

宜周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失却張君房野山

云詳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

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焚

樓紫微大窖後錢揚二公作閑忙令大年曰世

曰世上何人最號忙  
紫微失却張君房  
受敕審勘  
唐武德初常  
不時宜行高祖責其違晚內史令蕭瑀曰臣大  
業之口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  
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難在前難必在後臣若  
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黃閣初構事涉安危使  
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敕臣必審覈由  
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  
於此上賜鍾乳一劑  
貞觀元年中書舍人高季  
善之  
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良由謀猷之臣不弘  
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  
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  
思之懷副聖上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  
利欲之心載以清潔之化自然家肥國富禍亂  
何由而有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  
曰卿有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五車書五

翰苑

秘書 著作 二史附

太史 漢武帝置位  
內翰 唐稱  
內史 同上  
神仙官  
玉堂 學士所居太宗賜蘇易簡詩一條永  
翰林人號一條水官衙  
北門學士 劉璋之少以  
弘文館直學士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  
書高宗又密與參決政事以分宰相權時稱北  
門學士  
北扉 學士院北扉者爲其在  
贈金荔枝帶  
上 贈翰林學士詩內分金帶赤恩與  
亡謂朕  
荔枝青註云翰林拜命日賜金荔枝帶  
漫近臣 王曾爲翰林學士直日眞宗首召之燕  
漫近臣 王旦爲翰林學士中外以  
與朕致太平 王旦爲翰林學士中外以

眞宗目迷之曰與朕致太平  
翰墨之選乃芸臺  
芸臺香辟紙魚蠹故藏  
是將相之儲  
漢書曰天下文籍悉入芸臺  
內秘書所也元稹酬樂  
木天 秘書閣下亭  
省 天詩並入紅蘭省  
一見秘書 願一見秘書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編  
耶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  
試問與篇隱帙了辨如響  
有老人名黃衣植黎杖杖端出火用以照何姓  
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姓  
有博學者行秘書 從太宗出有司請載書以  
下而觀焉  
地居華省 郎著作  
職在修文 上同書過記功  
五車書五

夫國史之典明得失之迹以諷其上記功書過  
謂之實錄今之秘書著作宜得文史之才以辨  
經二史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玉皇香案吏 舍人  
執筆隨宰相入殿交香案分立  
咨質所宜 文宗  
殿下元稹云我是玉皇香案吏  
史希賢所宜最爲天子欽屬  
執簡記錄 要蘇  
氏記曰貞觀中每日仗退上與宰相  
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  
一特清  
選 白居易蕭儉起居舍人制  
操筆赤墀下 鄭覃  
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爲  
後世法不可用黨人  
給事 諫議附  
夕郎 暮入對青瑣門  
黃門 漢令侍中給事  
青瑣

郎青瑣謂戶邊刻連掌顧問通典給事中加官

問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同泰置漢因之

同拾遺上直氣諫言呂元膺有直氣諫左省給事中

所都諫事都給黃門要地唐德宗以王緯為給事中

言不如試之効傳玄子曰馬鈞字德衡為給事中

言及指南車二子云無此記虛耳真諫官唐李

為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

各為回波詞眾皆諂諂言至景伯曰回波爾時酒

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真諫官也

有諫臣體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

嘉納為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蘇世長為諫議大

大獲禽獸高祖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

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

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置笏於地

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長曰為置笏於地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

管之行本進曰此大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願行

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言若非當置之於

臣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喜諫議

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喜諫議

得君後魏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豈

避一時雷霆唐韋溫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

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令子朕之直臣慶子

幹為右補闕獻疏切直及餘朝憲宗

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

六部其部分也亦謂其並列而分掌

冢宰天官吏部掌銓衡同銓次也衡平也言

選曹同通塞之任使人通塞也少冢宰郎參選

郎司勳同司徒板曹同人曹

民部同念珠曹板曹同人曹

尚書同大司徒稼卿同農地官郎度支

大夫同金部倉部同禮宗伯同禮

度儀曹同大宗伯司禮同水廳祭禮曹同

司馬同兵部西曹同緡雲大司馬尚書

兵部同兵部有府同密府大司馬尚書

萬少司馬同典司馬駕部同庫部司寇

秋官同刑部比部同法曹墨曹同憲部

司寇同秋卿司空同冬官大司空同

虞曹同水部屯曹同統理百官均平四海

尚書同家宰前行同中行後行同

中行禮工為後行口含雞舌尚書奏事口含雞

也管主喉舌尚書管主喉舌也王之喉舌

尚書歲曰出入**安世濯不敢當**漢張安世傳云  
封事言張安世上欲用之安世懼不敢當上曰  
君而不可尚誰可者數日拜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世尊為諸侯身衣**景舍辭不受賞**景舍大司馬  
弋綈夫人自紡績也**景舍辭不受賞**景舍大司馬  
伐蔡蔡侯奉社稷而歸之楚發其賞舍辭曰  
誠希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是將威  
也戰而敵退是眾威也**口陳時政之宜**續漢書  
臣不宜以眾威受賞**口陳時政之宜**續漢書  
為詩空時歲災早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  
復曰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  
囚徒天**有所選舉心不忘**袁宏漢紀曰第五倫  
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彭宣乞歸**漢書  
選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彭宣乞歸**漢書  
宣字子鳳為司空王莽為大司馬專權宣乃上  
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願上

百官卷五

九

印綬乞骸骨歸鄉里**清平尚書之言**鍾離意為  
得見親故不填溝壑**清平尚書之言**鍾離意為  
賜以珠璣意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而問其故  
對曰此璣璣之寶誠不敢拜帝笑曰清平尚書  
之言意乃交**薦四十人皆知名**唐杜淹以檢校  
疏太守坐**薦四十人皆知名**唐杜淹以檢校  
皆知名**竹蓬為屏風**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  
中領軍清**飲酒一斗不亂**唐李適之拜刑部尚  
險不改**飲酒一斗不亂**唐李適之拜刑部尚  
手不亂夜則晏賞盡**李義不可**唐李義收黃門  
次公務庭無留事**李義不可**唐李義收黃門  
輒駁正貴幸有求宦者睿宗**李下無蹊徑**義字  
日朕非有斬顧李義不可耳**李下無蹊徑**義字  
尚真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同典**貴幸**  
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貴幸**  
**不敢干以私**韋弘景累遷吏部侍郎銓綜平

**城桃李屬春官**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  
一日聲名徧天下**別成一家法書**劉琰轉刑部  
滿城桃李屬春官**別成一家法書**劉琰轉刑部  
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  
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  
其輕重別成一書法書**河朔英靈**隋李德林美  
號天中疏類奏行用之**河朔英靈**隋李德林美  
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柳或**  
使江總目送之曰此郎河朔之英靈也**柳或**  
**判牒**隋書曰柳或為屯田侍郎時以三品以上  
判牒皆列戟左僕射之子弘德封應國公中牒請  
戰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禮豈有外門  
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外門  
既設內閣又施事竟**詭答庫仗**宋顧琛為庫部  
不行頗聞而款服**詭答庫仗**宋顧琛為庫部  
敗委棄兵仗武庫為空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  
帝問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帝

正官卷五

十

初悔失問後  
甚善探對  
**御史大夫**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  
**御史大夫**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  
左右**俞法**都御史**都憲**同副相上同次卿上同大中丞  
副都**俞法**都御史**都憲**同副相上同次卿上同大中丞  
京師人畏之且曰行**糾法**御史柱下史御史在殿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糾法**御史柱下史御史在殿  
**烏臺**察院**烏府**同相臺上憲臺同霜臺上南臺上  
**烏臺**察院**烏府**同相臺上憲臺同霜臺上南臺上  
**蘭臺**同上漢官典職**伏豹**御史初入臺陪直北  
**蘭臺**同上漢官典職**伏豹**御史初入臺陪直北  
出義衆官皆出彼**冠法冠**御史冠獬豸一名一  
獨潛謂之豹直**冠法冠**御史冠獬豸一名一  
族執法**烏衣郎**南史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  
者冠之**烏衣郎**南史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

為白此是為臺閣風生傳玄為中丞每有奏効

衣郎坐處或出暮則捧白簡整襟

帶至以待且於是貴朝士畏其筆端南史劉瑀

游攝服臺閣風生朝士畏其筆端

使氣為御史中丞蕭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熟

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元末朝士莫

不畏其此兒乃敢彈我晉宗室敬王司馬怡字

筆端元倫為御史中丞直海

西公發太宗即位朱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

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明日溫見

奏事嘆曰此兒乃理輪漢張綱為御史漢安元

政彈我其可畏也理輪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亭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兔遂奏大將軍其有無君

之心十五事截角晉劉駿字長升轉侍御史武

京師震悚截角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不

衛而不救火截角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不

也賊勃然曰若何敢持寵作威天子法冠而欲

五車五車

截角手索紙筆奏之彰伏動搖山嶽唐書思謙

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動搖山嶽

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膽落溫御史

種高橫劍當車續漢書曰種高字景伯順帝時

常侍高梵受教迎太子不賣詔書以衣車載太

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衰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

門臨去高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

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

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馳奏之

詔報太子乃得去社喬退而歎息謂高臨事不

惑帝亦嘉其持彈事不相關白長安四年三月

重稱善良久彈事不相關白

忠諫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未道賊污

敗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常召諸御史責之曰近

日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

長官御史大夫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

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

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然彈其剛直

卿卿又卿卿也言萬物皆慶賴之也

惟月書云卿象河九卿象藻衣卿大夫藻衣

花綬卿秩中二千石綬參三槐九卿者所以

九棘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廷尉大理大棘上同

廷理上同司平上同佐棘大理銀臺通政煖卿錦衣

容臺上同奉常太常冷卿少卿銀臺通政煖卿錦衣

大夫上同冏卿太僕正上睡卿鴻臚大鴻臚上同



卷之四

死官也



將將韓信謂高祖曰陛下將門將宋武帝曰也  
所出將羊公晉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開布大信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  
之下侍衛不遇十餘人吳人悅服稱爲羊公  
杜翁杜預字元凱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  
識智名夢生八翼晉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  
門不得入關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  
都督北齊斛律光表射鵬正中其鵬形如車  
都督輪旋轉而下邪子高嘆曰此射鵬手也號  
落鵬真將軍周亞飛將軍李故將軍廣白今將  
軍尚不得夜與士卒分勞苦吳起爲將與士卒  
行何故也五軍露五

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將軍有死之  
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將軍攻狄  
心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連曰將軍攻狄三月不  
克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  
賈立則杖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  
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  
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  
之有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天  
石之所授抱鼓嬰鑠哉是翁後漢武陵蠻反於天  
之秋人乃下嬰鑠哉是翁後漢武陵蠻反於天  
請行帝怒其老未許援白臣尚能披甲上馬帶  
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嬰鑠哉是  
翁遂遣無踰於老臣前宣帝時趙充國年七十  
將行充國對曰無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  
於老臣者矣軍馬也爲人謀

還不伐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役每  
所止舍諸將並論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謠曰  
大樹恨所以居美未盡善晉王濬伐吳有功而  
將軍恨所以居美未盡善爲王濬父干及黨虞  
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  
不勝忿憤徑出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  
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  
善也濬旋席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  
若也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功  
之有此濬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  
曰吾始惡卿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大將軍有  
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大將軍有  
捍客漢衛青拜爲大將軍尊寵於羣臣無二公  
卿曰大將軍尊寵君不可以不拜黜曰以大將  
軍有捍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黜數請問  
國家朝廷所授五軍露五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李光  
遇黜加於平日五軍露五

軍嚴整始至虜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  
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唐党項復擾邊上欲擇  
誠論邊事誠論邊事據今具陳方略上悅命  
頗牧近在禁中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招  
諭党項克城稱疾趙宋曹彬圍金陵垂克忽稱  
降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  
將許諾焚香爲誓遂克金陵城中安堵如故腹  
中自有數萬甲兵宋范仲淹守西夏城相戒曰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  
老子可欺也大范指范雍也久非行伍中人  
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以飛爲中軍統領問  
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  
計謀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  
皆謀定也所翼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國學

司成館國子監辟雍同禮記曰天子成均上虎

闡同槐市上橋門經綽紳帶橋門而觀聽者蓋

億萬大司成祭酒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

少司成司學東廳同典教西廳同贊學

助監博以三德教國子本二曰至德以爲道

行本三曰孝教三行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德以知逆惡以事入學以齒皆以長幼爲序受成於學將出

師長入學以齒皆以長幼爲序受成於學將出

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清正自守唐楊師

罪反釋奠於學以講職告清正自守唐楊師

五車罪五百官卷五

祭酒清正自守雅讀書不如寫書張參焉國子

望素高元載忌之國子監不寂寞李翱作韓昌黎

寫六經以爲讀國子監不寂寞李翱作韓昌黎

書不爲書國子監不寂寞李翱作韓昌黎

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祭酒

博學自君始唐鄭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

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可在訴宰相宰相曰

上增置國學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

自君始不亦美九經庫容刑律正觀中遷國子

不與賓言

與香此字有高官賓客如雲

香終日不與賓言融奇之乃邀與之語香

高揖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

京尹皆所置以掌治京師亞京兆尹府

大京兆尹府尹絕高曰京十億曰亞京兆尹府

端寮治京推官別乘別駕與刺史同半刺

同上其任居持版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

贈刀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爲三公服虔

雖有公輔之五日京兆張敞被劾使吏繫齊有

當故以相與五日京兆張敞被劾使吏繫齊有

言抵應五日爲京兆耳敞聞收齊繫獄晝夜驗

治竟致其死齊當出死使主簿持爲婦畫眉張

教告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後免罪爲婦畫眉張

五車罪五百官卷五

爲京兆尹爲婦畫眉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閉

閣思過漢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

不衍也乃入傳舍閉閣思過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

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成不爭延壽信周

者吏不忍欺摘伏如神趙廣漢爲京兆尹其

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不欲奪賢令長

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不欲奪賢令長

名漢書曰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

爲吏嚴而不殘列女傳云雋不疑爲京兆尹識

不疑

長史掌兵馬漢因之設治中  
別駕主衆曹文書均號上佐  
太祖改容魏志曰太祖  
袁氏冀州辟崔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天下  
籍可得二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  
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  
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教其  
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  
望於明公哉太祖歎容謝之於是賓客皆伏失  
色魏志曰太祖  
刺史追謝豫章列士傳云孔恂辟爲別駕從  
日使君致國舊制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  
可省乃授傳去刺史別駕之乃止每夕凌虛  
歸家齊德明南康記云盧耽仕州爲治中有神  
會曉不及朝則化爲白鵲至閣前迴所拔皆爲  
羽欲下威儀以帝櫛之得履一隻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  
牧守益州耆舊傳云柳琚字伯鸞爲治中與人  
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

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金  
金一筭不如柳伯鸞所識

郡守

使君稱太二千石同上一州之表同上尊臨千里同上

五馬同上黃堂同上皂蓋朱旛同上銀錯書事太守熊軾

飛符魚符竹符同上別駕通判監郡同上郡丞

同貳守同知治平爲天下第一漢文上聞河南守

第一召以知召父杜母杜詩爲南陽太守詩政治

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賦足時人以方召與八

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與八

歌後漢岑熙爲魏郡太守無爲而化視事二年

與八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羶賊

岑君遇之狗犬不驚足下生簷舍哺鼓腹焉知  
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冰滋

虎皆負子渡河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

問有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

長者之言也願借寇君一年後寇尙爲潁川太

武幸潁川百姓遮道願鬱林石鬱林州太守罷

復寇君一年乃留鎮之鬱林石鬱林州太守罷

重其船人號鬱林石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宏守東郡謝安授以扇宏思微旨後漢龐參爲

人任崇有志節參到先候之崇不與言但以蓬

旨曰水欲清拔蓬欲吾擊強宗抱兒孫伏廉范

戶下欲我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廉范

五袴後漢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一錢太守後漢劉寵爲會稽太守百錢送寵寵

爲選受一大錢故人號爲一錢龔遂治渤海

太守後入居九列四登三事也龔遂治渤海

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

農桑民有帶牛佩犢訟獄止息請餞一杯水

郡中皆有畜積訟獄止息請餞一杯水

齊州別駕詔入朝百姓餞之水晶燈籠

日公清如水請餞一杯水水晶燈籠

都通判嚴明通達好人倫蜀志云龐統爲郡功

人謂水晶燈籠過其才時人怪之統曰吾今天

下大風雅道曉達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與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校十失五得其一半使有志者自勵

**作鑾語** 世說郝隆為南嶺參軍三月三日作詩魚曰厥隅恒溫曰何為作鑾語問何物答曰鑾名授公始得一鑾府參軍那得不鑾語也

**黃堂** 謝承後漢書云郭丹字少卿太守杜詩薦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縣尹**

**邑大夫** 稱縣尹 **茂宰** 茂事 **神明宰** 同 **大尹** 本太守

**知邑侯** 同 **神君** 同 **明府** 同 **琴堂** 縣 **花縣** 縣 **銅章** 縣

**墨綬** 縣 **象雷** 象雷百里縣令 **應宿** 漢書郎官出

**五車** 五車 **百里才** 劉備以

**列烹鮮** 烹小鮮 **驅雞** 善理人 **百里才** 劉備以

**作貳尹** 縣 **佐邑** 同 **糾職** 簿 **勾稽** 同 **仙尉** 史 **操刀**

**使割** 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可子

**政循** 未之操刀而使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

**傷之** **晏子** 宰阿 景公使晏子為阿宰三年而毀

**日嬰** 知過矣請復嬰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

**當賞** 而今所以治 **彈琴戴星** 晏子賤治章父彈

**當誅** 是故不敢受 **彈琴戴星** 晏子賤治章父彈

**單父** 治巫馬期亦治單父戴星出入日夜不處

**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故曰我

之謂任人子 **老智幼決** 齊君使之治阿阿行

悔之使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

者決之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 **中牟三異**

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

傷稼不入中牟尹表安疑其不實遣掾肥

童兒親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有

起與恭訣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視然而

不犯境一異也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歲

三異也還府以勸屬縣 **治蒲三善** 孔子路治蒲三年

安美與治以勸屬縣 **治蒲三善** 孔子路治蒲三年

政而三稱其善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

入其境田疇盡得草萊盡得孔子曰吾見其政矣

敬以信敬其民盡力地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

**五車** 五車 **百里才** 劉備以

**甚茂** 此其忠厚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

**清閑** 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以此** 觀之 **禮樂化民** 化民民杜成夜行

**得遺** 囊有帛二十疋求其主 **晝日垂簾** 顧愷之

**書** 垂簾有帛二十疋求其主 **晝日垂簾** 顧愷之

**制與** 殺人同罪城有盜劫害人不養子彪嚴為其

**殺子** 者彪出案驗探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冠害

**入此** 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

**城南** 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

**千數** 曰此賈父之所 **潁川四長** 潁川韓詔為潁

**生也** 皆名之為賈 **潁川四長** 潁川韓詔為潁

**賑之** 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

**此伏** 罪舍笑入地下矣詔與同郡荀淑鍾離陳

**懷皆** 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

四卓茂禮教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  
遺之茂曰鄉里尚相餽遺况吏求否曰自  
耳民曰苟如是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哉一  
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哉一  
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斬也姑歸念之人納  
其訓吏尹鐸蘭絲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  
懷其恩尹鐸蘭絲請曰為蘭絲手抑其保障乎  
簡子曰保障哉尹鐸至則損其戶數人則優而  
稅少簡子謂襄子曰晉國有難無以晉陽為遠  
必以歸之所謂保障不為五斗折腰陶潛為彭  
也蘭絲謂重其稅不為五斗折腰陶潛為彭  
日郡督郵至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  
為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  
去來辭著五柳先生西門豹投巫令投巫於河  
傳散為著作郎不就西門豹投巫令投巫於河  
娶婦事縣令引舟何易于益昌索民牽挽易于  
五斗米折腰

以身引舟朴驚問曰百姓耕且蠶一杯酒為細  
惟令無事乃任其勞朴乃疾驅去一杯酒為細  
民王公十朋嘗集諸縣令飲之仍示詩曰盤根  
今日黃堂一杯酒殷勤端為細民斟  
別利器後漢虞翻為朝歌長故舊弔之謂曰得  
臣之職也兵殺賊根錯節何以別利器猶造鐵  
及到設伏仙遊令受代一吏酣酒都曰吾若再  
船賈郁為仙遊令受代一吏酣酒都曰吾若再  
聞之此邑懲此輩吏云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  
郁批榜尾云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  
而渡海不假盜摸鐘墨陳述古知浦城縣有失  
鐘鎗杖徒之盜摸鐘墨物莫知為盜者乃給曰  
其廟有鐘能辨盜為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  
以墨塗而惟之令囚入帷摸之惟一囚無墨訊  
之果老姥爭團絲南史傳瑛字季珪為止陰令  
盜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

珍瑛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謂瑛  
者又二野父爭雞瑛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  
一人云豆乃破雞得栗罪言矮屋下唐張作  
令所抑嘆曰立身無敢為倫矮屋下唐張作  
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去徒勞人爾梁棟云州  
勞人仇香仇香為主簿王渙問香以德化人謂  
爾仇香仇香為主簿王渙問香以德化人謂  
為鷹鵠不如鸞鳳渙謝曰枳棘處事敏速唐李  
非鷹鵠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處事敏速唐李  
汜水主簿處事敏速甚有聲稱雖村童廝真解  
養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大儒也  
蒙曹處吏白門下責之待扶風徐業亦大儒也  
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  
相遭真解曉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教官

司教又典教廣文先生教官居廣文郡博士同上  
郡文學光武問武臣曰請卿自度爵祿何所  
官杜甫醉時歌諸公哀哀登不撰樂詩鄒浩  
揚州杜甫醉時歌諸公哀哀登不撰樂詩鄒浩  
重純仁嘗屬撰樂語辭不為純仁為守獨加禮  
亦作此浩曰翰林學士則可湖州獨敦實學趙  
祭酒司業則不可翰林學士則可湖州獨敦實學趙  
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且以  
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  
方尚詞賦湖州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  
義治事齋以敦實學

百官總稱

君侯列侯尊稱殊階貴極入座六部尚書九賓伯子

男孤卿兩府三公所居曰府東府中兩制之官  
大夫士翰林待詔代言之官故曰制內三臺之重  
制翰林學士外制中書舍人知制誥三臺之重  
尚書令外臺諸尊崇之義中臺御史臺掌彈  
官府以檄院周之臺院侍御史居之殿院周地  
殿中侍御史居之察院監察御史居之三獨  
坐專席而坐言其尊也尚書三輔中尉左右內  
左馮翊三諫司諫小諫拾遺今正言三司也理  
右扶風三諫司諫小諫拾遺今正言三司也理  
財之官鹽鐵三緊官大理卿拾遺評事三學  
使度支戶部三緊官大理卿拾遺評事三學  
士翰林院弘文儲端太子詹事將作大匠卿屬  
官室大匠卿發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  
五車霏玉

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  
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  
家不以九卿為密反以愈敬憚參輔朝政魚頭公  
吏為密乎帝聞而愈敬憚參輔朝政魚頭公  
道為參政忠鯁自任與宰相職業均張方平制  
時人目為魚頭公與宰相職業均張方平制  
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廟堂之論  
上則幹元化以調四時下則絕至仁以澤萬類  
近則羣元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均真牧祭名山  
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均真牧祭名山  
大參事指宰臣重臣親篤九列卿大師相命  
卿正卿上冢卿介卿次卿少卿國老卿大  
仕上笏大臣信臣親信棟臣梁棟星使使大行  
者上笏大臣信臣親信棟臣梁棟星使使大行  
謁者上熊武任武鎮軍千軍千萬戶侯揮

使同戶侯百顯曹省曹龍鳳署之司軍司馬  
軍屬從事上城尉掌城門官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  
官當當作執金吾計相主計藩輔三府掌藩王  
長別施一榻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休源佐  
史云此是孔長田峻勸農水衡主都城及尚食  
史座人莫預焉田峻勸農水衡主都城及尚食  
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尚食尚膳尚衣尚食  
故事掌知故大官令主膳食綴衣器官法從官  
倌人主駕前驅辟道虎賁御射工尹管百賊捕掾  
主捕輔軒使言紹封官邸吏進奏少從聲漢  
五車霏玉

謂隨使出顯臣樂諧臣同候人道路迎督郵  
外國藩清侯清路官嚴郎郎祠官掌祠惇史之臣  
汲臣之臣左授官銅史漏官書記掌書胄子  
子長封君受封弄臣戲弄非作殿下弄臣隨劉  
隋文踐昨拜太子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欲令  
行本乘行本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輔導殿下  
以正道非殿蓮幕幕官諸侯老賓客幕官也于  
下作弄臣蓮幕幕官諸侯老賓客幕官也于  
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爾思以候仲尼之  
道又杜詩甫也諸侯老賓客爾思以候仲尼之  
出幕持麾杜送高書記詩十年出幕府自可持  
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  
處所在為治故言幕府



五車雲玉卷之六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仕宦部

仕進

筮仕 將仕擢著策名各書於所占籍附各彈冠

仕人 游宦仕仕路途除官就舊官假職授未實署

官 名授領官攝以高官攝官暫以此

官 權官如以侍郎攝行權職日行調補任策勲

五車雲玉 仕宦卷六

能成五功日勲紀功以勞定國日功庸勞民功

書其勲於策紀功書其功於策庸勞民功

日功殿最上功日殿最上功日殿最上功

寧處家三年持服起復勉其任用右職雄職

上待除官美除立拜言不即拜就其所

登等升於柄用有權席寵之寵要路又當路津

要拜擢又擢擢美調優調華寵又殊寵休白見

被徙節移鎮考課之優劣也報政績也寓直無司

寄直豹直官宿本署日歸老以祿養謝病致仕

移病移書言養病在家養病請老致仕終請

骸骨骸骨願賜去吏自解解龜印解篆上解組

上解綬上報政上美替任既滿後得好告請假

告休左遷左遷安置民貶累貶累免官免所

革職削職無策免免大貶謫罷黜休還報

命使臣待罪待罪不能居會推進退大臣本由

此間始有吏部久任專任之也久皆終其身而

會官推舉之例久任專任之也久皆終其身而

子孫以官為氏後世則否子弟隨任唐太宗

不限年皆得隨任但不許應試國朝鶴料唐名累

五車雲玉 仕宦卷六

鐘俸公祿秩優潤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

虎賁七銖鉞八具官備充位備位無事衙參

上見參人參默默而退同寅僚及瓜而代

而往任及瓜而代言俟瓜期赴任美調升好下

明年瓜熟使人相代也瓜期赴任美調升好下

車初至憑熊乘驄史增秩加攀轅臥轍

臨淮太守任滿百姓截銓留轅轅姓並擁馬前截

攀轅卧轅轅姓並擁馬前截

命臣加爵位歲中四遷前主父偃上書闕

郎中大夫一日九遷田千秋一超遷帝召為傅

至大中大共布衣二期至宰相唐元宗時張綽

封侯書空咄咄怪事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曰官使人牙有此三難人物  
難知愛憎難防情爲難知  
善事官長

暴卒復生見寘聞歿村事  
邦金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官鐫榜  
南宮科舉

臨軒策士天子臨軒策士鴈塔題名中進士者皆鴈塔題名

龍門點額不中而還如若橫額底髭喻取科第之易取

青紫如拾芥耳上龍標狀元首錦標上同傳衣鉢

佛家以傳法為傳衣鉢猶子繼父為科第得接鸞鳳之翅詩自疑孤

孫山外孫山人名有同試者託山探得失孫山老兄更在

孫山孫山榜上盡處是孫山秀才康了柳

應舉多忌謂安樂為安東榜出令僕探信回日秀才康了言不中免有為官之事此同安康

了操能躁不捷而醉飽集英通試進士榜門

戶燕下第歸投人過眼昏迷日五色潘安貌為

知舉欲收之既而下第坡詩云平倒繙孩兒老

生謾說古戰場過眼昏迷日五色倒繙孩兒老

作不中口賺了英雄言人下第日落落如晨星

或我同年之人嶺看扶搖萬里期望朋青錢萬

選稱屢試屢及第第一甲賜袍笏公服各一襲

宋五坦率唐德宗徵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方披

自取之上問姓名濟曰姓宋名第五須臾聞呼

官家濟惶恐上日宋五坦率後聞禮部放榜濟

無名上日宋五黃對策詆宦者考官

又坦率也雜記劉蕡下第不敢取李邵曰劉蕡

下第我輩登杜牧第五唐崔郎試進士東都公

科能無厚顏阿房賦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

然曰宜以賦見紅勒一舉人論曰天地輒

還曰如教更紅勒物出聖人發歐公曰此

以劉幾也戲續曰秀才刺試官制以大朱筆橫

林之謂之紅勒希後數年換文體易名輝歐公

擢為第崔羣知舉妻勸令求田羣曰

一筆談三十美莊有美莊三十榜放三十人

是也妻曰君非陸氏門生乎君當文柄約其子

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康

錄天門放榜范仲淹仲陳州郡守母病道士奏

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以故猶留狀元

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不可辨既而母愈

明春狀元乃王拱壽

御筆改為辰括異志

薦辟

拔十得五履說曰拔擢十人而得名實不違實

不違微俸路絕言欲所任人力行待取儒有

皆取實材則俸路絕言欲所任人力行待取儒有

珍以待聘忠信以許與氣類許與謂招引也氣

待舉力行以待取許與氣類類謂同氣相求方

以類聚也言招引道彈冠侯知已王陽為益州

其冠侯其薦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國因忍為

果召為大夫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國因忍為

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江淹雜體詩白首

一節後漢吳良字大儀東平王蒼辟為西曹

守一節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

守一節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

靖之薦包孝肅以其同巷而不求見司王濟嘲

馬九之薦包孝肅以其同巷而不求見司王濟嘲

譚晉書華譚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

譚晉書華譚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

朝之曰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向秀異而悲  
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法也  
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海之濱夜光之璞出於  
荆藍之下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  
西  
**秀才不知書** 抱朴子桓靈之世州郡輕貢舉  
起孝廉茂才何以爲 潛夫論曰孝明帝命刺史  
乃別居 茂才何以爲 帝曰汝非部南郎  
從事耶對曰是帝乃怒曰賊發 御二龍於長全  
部中而不能擒茂才何以爲也  
**聘雙驥於千里** 吳志云劉縣字正禮平原人  
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  
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全聘  
雙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夾袋冊子** 呂蒙正夾袋  
案公山錄兄名岱也 中有冊子每  
四方人替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齒牙餘論  
去隨即歸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五車露匡

謝曉好獎人才會稽孔閭粗有才華未爲時知  
孔珪嘗令草議表以示曉曉嘆良久手自拊  
簡謝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 豈求識面 趙宋  
立應共獎譽無惜齒牙餘論 豈求識面 趙宋  
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曰未相識而  
薦之何也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  
臺官後二 悉在公門 狄仁傑爲相薦張柬之  
人皆有各 悉在公門 相才武后卒用爲相又嘗薦  
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曰天下桃李  
李恣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婁公盛**  
**德** 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  
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  
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  
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  
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 **安世大恨**  
爲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 **安世大恨**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 **薦夷吾**  
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 **使能**

叔爲宰辭曰居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  
也若必治國家臣所不能若夷吾者士寬惠柔  
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相弗若也忠信可結於  
百姓弗若也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權立於  
軍門使百姓 **解狐** 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  
加勇弗若也 **解狐** 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對曰  
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警耶對曰君問可  
非問警也平公又問曰國無尉其誰可對曰午  
也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 **謝安違衆舉**  
居問可非問子也國人稱善焉 **謝安違衆舉**  
親晉太元間朝廷方以宗室爲憂詔求文武良  
將可以鎮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起  
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 **杜密多所陳託**  
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杜密多所陳託**  
杜密爲北海太守去官居潁川每謂郡守多所陳託  
同郡劉勝字季陵亦自蜀郡告歸閉門掃軌無  
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密知  
昱激已對曰勝爲大夫是禮上賓而知善不薦  
五車露匡

聞惡無言隱情惜已同於寒蟬是罪人也今密  
達力行之士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而服其言  
**韋彪議貢舉** 漢書韋彪字孟建爲鴻臚是時陳  
宇藏益懈而吏士凌遲彪上議曰忠孝之人持  
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然其要歸在於選  
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 **宋玉讓其友** 新序云宋  
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宋玉讓其友** 玉因其友  
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  
其友曰夫豈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  
嫌而嫁不因嫌而親子  
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  
**善政**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秋政如水霜姦軌消亡上同政寬則姦易禁政急

則姦難絕論物理是吾師

校如善其產曰夫人朝進夕退而遊焉以議其

政之是見茂心孟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

吾師也見茂心孟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

之逐鳥雀也子產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政如農

功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

矣政是以和必為政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

次莫如猛夫大烈必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

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矣為政者必以寬服民其

徒兵攻而寬鄭國多盜聚於荏尼曰善哉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召公勸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課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

獨巡行鄉邑聽斷于隴畝阡陌之間廬於棠樹

高下勸民力田植桑以開衣食之原當東作之

人思其惠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詠

之宋均異政漢末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五日

南到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元是設檻捕

之猶多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竄龍在淵

物姓所害故江准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

檻奔流遂化行九真漢書曰任延為九真太守

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女二十至五

十女長吏以下各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

聘令長吏以下各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

有二十餘人是歲風雨順穀稼豐衍其產子

者始知種姓咸曰後哉有是子單父大治子賤

父率因請善書者二人魯君之至單父使書

子賤從旁引其書書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之政若我

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魯君之政若我使單父

單父之治也

化大治而寢訕上

還其財也

下訕上

下不可失禮義

患其朋黨乃禮會吏人

多其朋黨乃禮會吏人

乃召郡中長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

為陳和唯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以為便

行譬禍福元母告元不孝覽驚曰我近過舍廬

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毋守寡養孤何

日竟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為陳悔涕泣而

如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蒲鞭示辱

有過蒲鞭示辱而人遣徒飲親後選鍾離意為

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

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欲丞掾皆爭意曰罪

自我歸義不累下遂置之廣歛毋訖果無附

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桑無附

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張堪為陽

民歌我有棘棘岑君伐之我有蜂賊岑君遏之

岑熙為東郡

守民歌云云

諫諍



每朝即從官上書跪  
未嘗不止筆受言  
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然黃武進曰臣未  
見其可專親犯令即於不行矣後漢書曰  
凡改容曰微黃  
生吾不聞過矣  
諫許帝嘗出期免冠  
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  
還三仁  
比干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殺  
子曰紂紂其心孔  
諫帝帝右更須風采動朝端三人以  
以詩聞於上亦除諫官時謂四諫

名譽

名聲籍甚也盛  
浮華華道道德內有實  
純終令聞

五車五玉

仕宦卷六

善終譽  
同詩以  
永終譽  
榮名  
華聞  
稱人  
瑗望  
上同

少英稱  
自小有  
俱著名字  
皆有名  
雋聲清劭  
人稱

令聞休暢  
同上暢  
坐作聲價  
名聲傳圖象

名相甲乙  
等齊  
楊芳飛采  
譽馳  
釣采  
名沽  
釣名  
上同

公孫師詐  
微名  
要身沈名飛  
名在身  
割名  
名損  
冰壁

家聲  
有清芳  
金聲玉振  
喻名譽  
香名  
美名李白

植早欽  
臚言四馳  
人傳  
游揚人爲  
相爲引重  
揚名

爲聲  
聲華  
借名  
不聞問  
無善  
鄉曲譽  
鄉曲之

壤俱名  
永竊譽  
僕少竊鄉曲之  
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歎  
歎音歎  
空也實不稱  
不譽之甚  
譽之甚也宋  
登龍門  
後漢李膺字元禮以聲名

爲登月旦評  
其後漢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  
龍門月旦評  
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俱有品

有月旦評焉  
人中人龍  
沉靜不與世交  
太守馬援

具威儀造焉  
纖距而不見  
岌漢口名  
可聞而身

不可見德可仰  
而形不可觀  
吾今而後知  
先生

龍也  
得聲梁楚間  
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

李布一諾  
足下何以得此聲  
於梁楚之間哉

不美乎布大說  
引爲上客厚送之  
暴公子威名

布名所以益聞者  
曹丘生揚之也  
威振州郡傳不

疑盛服至門上  
謂曰竊伏海濱聞  
暴之子威名

承類接辭  
兒童誦君實  
東坡作溫公獨樂園詩

馬山人索價高  
韓寄盧全詩  
水北山人得各

南以諫官徵  
不起指石洪溫造  
李勃也

後世名  
谷爲陵刻石爲二碑  
紀其勲績一沉萬

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  
蘭菊異芬  
唐裴子餘

馬知後世不爲陵谷乎  
考問補郭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誨以文法稱

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  
蘭菊異芬  
胡名播戎夷  
唐馮定字介夫初源寂使

有發者  
名播戎夷  
唐馮定字介夫初源寂使

蓋鶴記章休符使西蕃所館定  
名下無虛士

立山記於屏其各播戎夷如北  
名下無虛士

聞曰各下定無虛士  
身後名  
名不如時一



無完名

陳搏戒科放曰名者古今美惡通

敗之放晚即營

難居盛名

唐房琯曰盛名之下

產遂喪清即

草木知名

張萬福江淮草

則皆咎深

成二弟名

後許武欲成二弟名乃請別

弟克讓並得選舉武乃會余親曰

今理產三倍於前悉以捐二弟

清庶

清風高節

廉潔不污

冰霜潔已

同清脩自

勵上

庶頑起懦

清之化頑夫廉

清白見稱

清不

肯為子孫開產業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無私積

左傳

立傳第五

何遜

文子之忠於公室也挽不來

晉鄧攸守吳郡不

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挽不來

晉鄧攸守吳郡不

受祿載米來食惟

飲歌曰云云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清恐

人知

晉胡威為徐州刺史清對曰臣不如也

臣父清恐人知臣請恐人

清操愈勵

晉吳隱之

不知是故臣不及遠矣

為廣州刺史州北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

水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

而飲之在州

斷帶益燈

留林掛壁

裴潛刺兗州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

挂柱梁白有詩云去時無一物東望

掛胡

震畏四知

王密夜懷金十斤奉公曰暮夜

無知者公曰天知地知子知

秉去三惑

我知何為無知密慙而退

秉去三惑

後漢書

楊秉字

升師為大常曰我有三不惑

不貪為寶

宋之入

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

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若人有其寶

也

納直於官

順刺史數州入朝

龜鶴自隨

趙宋趙并初任成

弊率一乘馬甚廉

行其再任已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琴張公俗

學士送以詩云馬諸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

來

不持一硯

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趙儼自西

征為驃騎又手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

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

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焉遂不取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果不以入懷

張與

五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果不以入懷

張與

遷安定屬國都尉匈奴羗豪率感與恩德上馬

遺金悉以還之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

果不以入懷正身

圖書半乘

唐陸長源守汝州

送車二乘曰吾祖

龍魏州有車一乘而圖

臣安敢清

帝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曰臣

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爾卿何不廉

卿何乃不廉

梁朱

獵文史兼通博奕書筆沈沈約戲曰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梁朱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卿何乃不廉



別治生以臣心如冰何以禁切人主對曰臣心如冰

奉使

四牡詩四牡騤騤皇華同上詩皇星使使表

能奉不辱君命論語使於四方不衡命而衡君命

奉辭復命凡國之命遣使往曰奉命一介行

李行李公入并子貢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制以辭

口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晏子使

楚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

八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使者更道從大門

八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

八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

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者晏子

使與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士辭

習于禮者也命行人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

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行人

之君將使於吳王王之所不敏而迷惑入於天

之以禮留匈奴十九年

使留在漢者武至匈奴單于益驕武置大客

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雪與旃毛并咽之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使牧羴羴既至海上掘野鼠食之使漢

節牧羊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帝前昭帝即位

下送歸揚名於匈奴匈奴功於漢室雖古竹帛

載何以過子卿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

及還至北庭不拜

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怒圍守閉之衆

援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

氣壯勇雖強武不過乃召拜為軍司馬口傳天

語身帶霜威威震匈奴

負弩守以下郊迎諸魏主不問客曰吳王何等

注也對曰魏明仁智魏主不問客曰吳王何等

對曰魏明仁智魏主不問客曰吳王何等

是其明也魏主不問客曰吳王何等

不血刃是也魏主不問客曰吳王何等

也屈身於陛下是其智也魏主不問客曰吳王何等

客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

經畧雖有餘閑博覽經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

有征伐之兵小過有備禦之固還曰吳難魏乎

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還曰吳難魏乎

南朝少年狀元

國朝國史王拱辰序君既至和

惠其護風寒亦數慶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經界雖遠而其險要必

於混同江... 唐第一人... 賜裝千金... 埋金幕下... 聖人非與... 子太叔知禮... 雖汰後若我何

與也今民生... 子太叔知禮... 雖汰後若我何... 以二國雖汰後若我何

賑恤

汎舟之役... 九惠... 楚王感獻魚之言... 齊景見負薪之色... 私財為餽粥

郭默開倉... 無滯積... 不書貸... 以身救人



亦不訐揚陰私有纖介小芥蒂上抵冒忤不平  
 之鳴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報東門之役報黃排難解紛  
 船釋紛紛難杯酒相讎古詩失意杯酒器則行志  
 英之法則法也犯朝史記曰周勃免朝  
 守行將至絳侯執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  
 不知直辭史積恨厚之絳侯出辱安國漢書  
 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安國生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安國黃霸受  
 口外厭獨不復然而手甲曰然則弱之  
 經漢書曰夏桀勝為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  
 獄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後  
 五車罪王  
 和勝受繩勝以成罪勅曰朝聞道夕死可緹  
 案上書漢書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勿女  
 生法當刑妾傷夫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  
 以贖父刑文帝哀憐五月降霜新衍被獄天  
 之乃下詔除肉刑  
 三年致旱東海季婦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恐  
 殺姑獄據于公明之不可竟殺之群界囚士弱  
 旱二年後太守至祭其冢天乃立雨  
 左傳云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觀府軍左傳  
 之下士弱氏述士弱晉士弱大夫觀府軍  
 侯弼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  
 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聽訟

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三宥一宥曰不  
過失三宥八辟周禮以八辟廢刑法一議功二  
議貴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  
勤入議實三刺禮司寇正刑明辟必三刺一曰  
民其有罪方殺之惟輕惟輕無小書刑故致  
以示不枉濫者惟輕惟輕無小書刑故致  
其忠愛禮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欽恤書欽欽  
恤哉注敬之敬之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鈞金束矢  
惟刑之可憂也速獄速我獄矯誣反睚眦不鑠金  
表其直也速獄速我獄矯誣反睚眦不鑠金  
錄如黃巧言期無刑於無刑與衆乘禮刑人於  
金如黃巧言期無刑於無刑與衆乘禮刑人於  
五車罪五仕宦卷六

秦有十矢其一尚存

漢路溫舒曰秦有十矢  
也今治獄者上下相繼以刻為明深者獲公石  
平者多後怨故治獄者皆欲人外非憎之也自  
安之道在極楚之下何求不得極楚之下何求  
人之死也極楚之下何求不得極楚之下何求  
之猶謂咸干極行夜者抵禁抵禁肺石民周禮  
石達窮民棘林鬼策秀才文曰肺石少不宛之  
聽訟於其下夜哭決獄觀壁獄召朱公而問之  
之鬼謂無辜者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壁其  
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  
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  
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  
從罰禽獸處獄謝承後漢書曰范延壽宣帝時為  
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受一

事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則分于至聞于縣  
不能決斷獻之于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為悖  
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  
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帥化之道天  
子遂可犯蹕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  
其言上怒其輕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  
罰金上怒其輕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  
共廷尉天下之平用法者天下之所公盜環  
又有益高廟坐前王環奏乘市上怒令族之斷  
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何以加於法乎斷  
爭絹披覆後一人求庇蔭授一頭兩鬚當別因  
聽之後是我嫌太守薛宣呼騎吏斷各與半使追  
問乃察稻芒威乃取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  
服也察稻芒威乃取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  
往至人邊若與成人共笑語狀陰察口眼有  
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惟有  
五車罪五仕宦卷六

蜜中鼠屎

後莫敢蜜中鼠屎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  
後莫敢蜜中鼠屎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  
犯之鼠屎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密中當中外俱  
門先鼠屎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密中當中外俱  
鼠屎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密中當中外俱  
伏罪門水中兩日學三年而反宿妻家妻為賊  
殺妻兄疑豐融引問汝初行不有惟及上占否  
豐曰初發夢乘馬渡水而自北而南俯見兩日  
在水而中馬左濕笠者云憂獄訟遠三沐避三枕  
既至妻具沐夜授豐枕豐枕豐枕言皆不從妻乃  
自沐枕枕而寢融曰易坎為水離為馬南渡旋  
北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離為中女坎為中  
男左向濕水也水左有馬焉字兩日昌字其馮  
目殺之昌乃具服與妻通期新沐者枕枕為驗  
婦人二人並走之擒查反誣行人日暮丹及二





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五刑之疑有赦

刑之疑有赦五有過無大尚書曰宥過無動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擊室驚動鳴條風角書

獄中人當出故其威應令驚動也鳴條風角書

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曾不語

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無赦而已

赦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

為治亂之道亦言吾周旋陳元方康成問每見

告治亂之道亦言吾周旋陳元方康成問每見

何益於治烏啼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

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閣曲

五車罪王仕官卷六

符堅為赦令密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魂聲甚

窮集筆端驅而後來低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推

非向者此赦過宥罪易議獄緩死易擗鼓千聲

之右勒集曰赦曰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閭闔門

大恩蕩宥章帝元雅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

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伏惟

得獨不辜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

者皆可勿答諸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

之即下莊生耻為兒子所賣史記陶朱公中子

曰殺人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

男不當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遺

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其宿將

德可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為赦長

男為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

薛去乃取金莊生耻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

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吾不西行大難不

忍失望王遂殺之載受而歸

解賈誼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

庇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

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舊染汚俗咸

與維新征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左傳隱赦行刑

周紂刻削少恩為渤海太守每赦到傳隱赦行刑

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

守職

五車罪王仕官卷六

不謀其政論語不在其各止其位易艮象云君

其不如守官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旃不至公使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守

故不敢至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守

不假器左傳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

雖吾子猶有請焉注曰挈瓶汲者喻小知為人

守器猶知陳平對周勃為丞相文帝問勃曰一

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

主者何事平曰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育萬物之宜外鎮撫丙吉問丙吉為相不當逢

牛夷內親附百姓幾里矣或譏失問吉曰民聞

京兆尹所當禁方春未可熱忍牛行近用暑故



喘此時氣失節三不越樽俎莊子庖人雖不治  
公調陰陽職當憂庖祝史不越樽俎

而代臣不得越職有功  
之大匠斷臣不得越職有功  
之臣韓非子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

門庭理舉受擊其門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請  
誅王曰前有先主而不喻後有儲主而不屬  
臣乃益爵守法之善守先代左傳昭公四年楚子

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于申王使問  
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注云宋

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五車罪王任官卷六

其禍同所奉職佳吏吳志呂蒙當以部曲事為  
從言之異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

恨意及豫章太守鄒邵卒權陳矯跪問帝車  
問所用蒙因薦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

陳矯傳云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  
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

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子路私  
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返

栗為飯韓子云季孫相魯子路為郕令魯以五  
族粟為飯要為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  
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毀其器曰魯君有民

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侯後境內大夫愛官職  
也起民而使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曰肥

安有怪群臣皆驚霍光恐有變召尚書符璽  
欲取取璽即不肯授并光欲奪之却按劍曰臣  
頭可得璽不可拒關不開漢光武帝嘗出獵車

得明日光賞之拒關不開漢光武帝嘗出獵車  
得明日光賞之拒關不開漢光武帝嘗出獵車

謝病并言病解組二疏解龜上同投佩上同投冠上同  
陶潛詩投冠旋舊抽簪上致為臣孟子致為

歸去來辭陶潛為彭澤令應束帶以見督郵曰  
日解印綬賦歸伊川田父書舍人處事不同為

宰相元載所忌辭疾歸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  
不出德宗召為學士不拜乞身致仕公卿祖道

高其節城門掛冠陳漢逢萌字子慶王莽殺其  
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鍾鳴漏盡魏田

位曰譬猶鍾鳴漏盡而更知止疏廣傳王莽秉政  
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史知止疏廣傳王莽秉政

故里去國還守道終天兩龔傳王莽秉政  
骨策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

天年於是遂逍遙晚歲唐裴寂傳遷左僕射高  
歸老於鄉里田里帝泣下曰未已要當相與老爾

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  
安車駟馬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縣



烈楊雄解朝云呂升東濕新濕薪言急也

曰大富貴多壽  
考後如其言

五車霏玉卷之七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人事

父子

毋子附

天性父子之道天屬父子之恩身貳禮父今生我身之貳也父一父一  
而已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  
大爲妻綱堂構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弗肯堂乃肯構箕裘學記良治之子必學  
爲裘良弓之不責善父子之間不責善不同位禮父子不同位

以厚庭闈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慶雲承慶雲之先覆言承  
敬也庭闈父母所居也父母橋梓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笱商子  
餘蔭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  
木名梓二子往觀橋高而仰梓卑而俯反家大  
以告商子曰橋父道梓子道尚書大  
人稱父親之後子者親之後也家之肥禮曰父  
婦和家韓穆家法唐穆寧撰家訓令諸子人一  
之肥也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  
貞元間言家法者荀陳德星世說曰陳太丘詰  
尚韓穆二門荀季和使元芳將  
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幼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  
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幼坐膝前太  
史奏於時止孝止慈禮爲人子止於孝父作子  
德坐聚爲人父止於慈  
述禮父作之子述之清賞非倫王戎守齋沖父  
謂交主武王之業薄阮籍謂曰清

冲清貧非鄉倫也與大人遺體漢霍光也父仲孺河東  
 鄉言不若與阿戎談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  
 私通而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  
 不相聞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至平陽傳舍  
 遣吏迎霍仲孺仲孺適謁將軍迎詭曰去病不  
 早知爲大人遺體也人爲惟疾之憂語父母惟  
 仲孺買田宅奴婢而去其疾之憂  
 不可不知語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析薪不克負  
 荷古人言其父析薪饋獻不及車馬父母在饋  
 馬示不相與有瓜葛晉王導子悅字長豫弱冠  
 敢專也導笑曰相與有老牛舐犢東漢楊彪字文先子  
 瓜葛那得爾郭彪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潭先兄  
 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此兒當  
 五車羅近  
 與吾家隋薛世雄字十英爲兒童時與羣輩戲  
 輒書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  
 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  
 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與吾家矣吳氏  
 世不乏季子後漢吳祐父恢爲南海欲殺青簡  
 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典謗小兒  
 王陽以衣囊微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自得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崇吾子琳  
 琅索靖每曰吾子琳琅琅非簡劉氏七業晉  
 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後漢鄧禹  
 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鄧禹一藝子十三人  
 各使守一藝教養王丹撻子王丹子同門生遭  
 子孫爲後世法喪在山中請往弔  
 之丹怒撻之令遺縑而已人問之丹萬年訓子  
 曰交友之道未易言也全者鮮矣

興吾家隋薛世雄字十英爲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吳氏

世不乏季子後漢吳祐父恢爲南海欲殺青簡寫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小兒

王陽以衣囊微名按曰吳氏世不乏季子自得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崇母爲言苞曰小兒雖小後自得之吾子琳

琅索靖每曰吾子琳琅琅廟器非簡劉氏七業晉劉

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鄧禹一藝後漢鄧禹子十三人

各使守一藝教養王丹撻子王丹子同門生遭喪在山中請往弔

子孫爲後世法之丹怒撻之令遺縑而已人問之丹曰交友之道未易言也全者鮮矣萬年訓子



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許婦乏容  
妻曰庭謝侯覽冠乃敢升堂婦所乏者容士有  
百行卿有幾允曰皆備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備許顧家閨秀妹適顧氏有濟尼者遊于二家  
或問之尼曰王家夫人神情朗徹有秀饋食齊  
下風顧家婦水清玉映自是聞房之秀饋食齊  
眉問其故光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  
之貧春於卑伯通庶下妻每相待如賓曰李使  
饋食不敬仰視舉案齊眉相待如賓曰李使  
過冀見缺其妻德之敬相待如賓使歸言於  
大黃昌妻後黃昌為太守初妻歸寧遇賊流  
夫疑不類蜀人問之曰妾州佐黃昌妻賊掠至  
此昌曰何以識之曰昌左足心有黑痣昌出足

五車露王

卷七

五

示之相持悲秋胡婦魯秋胡娶妻五日住仕於  
泣還為夫婦秋胡婦陳五年始歸至家見一婦  
人採桑路傍貌甚美胡戲之曰力田不如見少  
年採桑不如見貴母呼妻出乃桑間婦也婦貴  
胡到家家奉金與母母呼妻出乃桑間婦也婦貴  
之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任君別娶  
妾投河細君妻渾家漢市語歌虞虞秦相嘗作  
樂宴飲有賃浣婦自言知音求見奚使之鼓琴  
婦為之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  
黍慶今日富貴忘我為因詢分破鏡陳太子舍  
之乃其妻也遂聚首如初焉陳政衰謂妻曰國破  
尚後主叔實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妻曰國破  
必入權豪家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及陳  
歸人不歸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倫然忍德  
之還東髮自明唐賈直言貶嶺南與妻董氏訣

引劉東髮以帛使直言著之曰非君子剔目示  
信唐房玄齡善事後人盧泣別一日以示信玄  
齡愈禮視舌盜壁從楚相飲亡壁門下意張儀  
之終身得此辱儀曰吾舌畫眉為張儀字子高  
在否妻曰有儀曰足矣矣  
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司以泰上問之  
帝愛其能糟糠之妻位為大司空仲子光武即  
弗備責也糟糠之妻位為大司空仲子光武即  
公主新寡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以日諺言貴  
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  
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得婿如是後漢黃允字  
允謂主曰事不諧矣矣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  
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

五車露王

卷七

六

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  
大集賓客二三百餘人婦中坐懷袂歎允隱匿  
惡十五事言畢登車食小損王初妻郭氏貪戾  
而去允以此廢於時食小損王初妻郭氏貪戾  
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郭氏憚之衍曰非但我  
言卿不可李陽亦言卿不可郭氏為之小損  
齋千禁周澤字稚卿為太常清齋遇疾妻憐其  
諸獄語曰居世不諧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善物  
十日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無私子婦無私貨  
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無私子婦無私貨  
之善物也注從專也婉順也無私子婦無私貨  
器不敢私與是善事我子不宜其母母曰是善  
身敬之不舉樂舉樂思嗣親也刑于寡妻  
哀之禮云刑于寡妻至于家可長父禮曰婦順備而  
兄弟以御于家邦







久饑羸瘦不如**姜肱同被**姜肱字伯淮家世名  
孝肥賊並放之**李充易衣**李充兄  
以孝行著與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貧無儋石之儲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其妻竊謂  
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充請呼  
諸鄉里室家相對前跪舉觴告其母**無相猶及**  
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弟矣或相好**不反兵**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劉正兄弟二**八龍**荀爽兄弟八**二陸**士衡  
孟陽景**五常**蜀志馬良字季長眉間有白毫兄  
陽季陽**二惠**弟五人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  
最良**二惠**弟五人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  
齊名稱河東**崔氏兩鳳**崔氏兄弟二人  
三鳳唐史仲文同日受拜時云兩

鳳連**薛包**薛包好學敦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  
飛更共事久矣田園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墾  
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  
口所繆形繆形字公豫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  
安也**繆彤**兄弟求分異形乃掩戶自過曰修身  
謹行學聖人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投杖**  
正家及諸婦聞之叩頭謝更爲敦睦之門市爭  
吳文華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  
計共鬪伯武毆之文章欲報擊之心愴悽乎  
不能舉因投杖相**爭死**弟年幼父母所憐願  
問乃真兄弟也**疾病不離**晉人疫  
殺我季江日兄年德在前乞**疾病不離**晉人疫  
兄俱亡次兄此復危殆父母諸弟皆出次哀獨  
留不去曰哀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復哀臨不  
輟如是十有餘旬**饑寒頻問**康友愛尤馬伯康  
此得差哀亦無恙

年榜入上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則  
則問曰食得無飢乎天少冷則剖其背口衣得  
無薄**諸弟侍立**宋竇儀爲尚書弟嚴侃解儀皆  
平對賓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  
立焉時人爲之語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  
竇椿**欲成弟舉**武爲孝廉父武弟第五倫舉  
丹桂五枝芳**欲成弟舉**武爲孝廉父武弟第五倫舉  
晏未顯欲成之乃謂曰禮有別居乃割財爲三  
分自取肥田鹽奴婢鄉人皆稱二弟義讓普晏  
等所以得舉武乃會宗族泣曰吾盜聲位二弟未  
立所以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二倍於前悉推  
無所留**感荆復活**愛有紫荆樹一株指樹爲誓  
荆樹不死兄弟不分慶妻余氏嘗欲求分奈荆  
樹不死密以湯沃之乃死兄弟遂分後余氏私  
以語慶弟稱其功慶怒曰間我兄弟復同居友  
遂棄之兄弟抱荆而哭荆復茂茂兄弟復同居友

愛如**射牛不問**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弟新好酒  
故還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  
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  
已知顏色自**西堂春草**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  
若觀書不輟**西堂春草**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  
惠連輒有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不就**劍南**  
輟訟唐韓思彦兄弟以乳三人齧臂泣曰公將以  
兄弟共乳而**先兄後弟**豫州有惠政歌曰先後  
生耶請撥訟**先兄後弟**豫州有惠政歌曰先後  
後弟請撥訟**外朗內潤**齊宣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  
政優優**外朗內潤**齊宣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  
皆良**不睦閨牆**外朗內潤其兄外朗其弟內潤  
歸其父父使役弟先母之**尋干戈**高辛二子長  
子皆叔畜遂本以爲兄弟

五車罪玉

人事卷七

主

人事卷上

主

刻鵠畫虎

交趾還書

戒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

五庫罪正

人事卷上

主

之藥在于

溝中延哀

而收養遂不

至成人

子誘殺代王王夫人襄癡姨符承祖其母楊氏  
子之姊聞之磨并自殺癡姨爭其母楊氏  
惟姚氏婦不然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  
之樂不若妹有無憂之樂由是號癡姨通鑑  
姨少仁傑為相候問盧氏堂姨仁傑因曰表弟  
守貧賤仁傑曰老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甘  
保慈金載

子孫

箕裘之業言人子孫承父祖之業  
故以比子雲孫玄孫之孫為來孫來孫之孫為  
孫之衆多耳孫玄孫之孫其去高拜家慶與親  
去拜阿買子稱阿宜上從子同猶子同桂子  
家慶阿買子稱阿宜上從子同猶子同桂子  
五車罪五

芝蘭玉樹子稱人阿戎子稱人令子同幹壘同土易  
克家子同象賢上國器上郎君上跨竈同父之  
故以稱人撞破煙樓同上東坡詩寄李常侍在  
子過其父撞破煙樓同上東坡詩寄李常侍在  
燕一躍後生妙思着端疑有知岐疑稱人子詩  
克岐添丁生子自萬事足有子主器長子  
家督同無外家子出試周周歲羅百物試周宋  
以百玩羅列於前彬左手持千戈深愧無功  
帝手賜組豆須臾取一印人異之充間之  
崇頌齊帝笑曰此事豈容卿有功德耶  
慶賀人生子期其珠領立竹如立竹龍孫稱人  
充滿室廬之意也

子曹操見孫權舟楫器仗軍伍  
子當如孫仲謀如景升兒孫犬耳後因  
謂掌上珠子稱人英物同上桓溫生未替溫嘗見  
此英物也藍田生玉好父子弄璋弄璋  
熊吉夢維何維熊維羅男子之祥馨兒齊人好子山  
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瑤環瑜珥言人子孫  
侯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然協夢蘭之慶生人妾糞土息又賤息頑次息

孫枝言孫老蚌生珠韋端有二子元將仲將  
子孫多老蚌生珠韋端有二子元將仲將  
珠生於蟬蛉子抱他人不凡子陳仲舉十五為  
父賢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勤造焉仲舉父  
出逐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  
五車罪五

論陶潛責子雖有五男兒慈母敗子慈母多  
終日陶潛責子雖有五男兒慈母敗子慈母多  
老而有子樂天一子戲作二釋其自嘲云五十八  
翁方無卹袖簡趙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卹  
有後無卹袖簡趙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卹  
問之伯魯不能舉辭簡已失問無卹誦其遺子  
辭甚習求其簡出袖中於是問無卹誦其遺子  
以安劉表問龐公曰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公  
所遺稱爲清白吏子孫後漢楊震累遷荊州刺  
也步行為清白吏子孫後漢楊震累遷荊州刺  
世稱爲清白吏子孫後漢楊震累遷荊州刺  
子娶長婦後漢馮勤字偉伯祖偃長不滿七尺  
伉娶長婦伉生勤長恐其似已恐其似已夜半  
八尺三十八歲善詩

取火視之注損志益過漢疏廣疏安其  
屬醜人也不念子孫哉顧自舊田廬令子孫  
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舊田廬令子孫  
勤力其中心足以供衣食與人齊今復增益之  
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  
無以教化子孫不衛家一兒齊王澄及王玄王  
欲益其過而生怨衛家一兒齊王澄及王玄王  
衛玠下世云王家三一不爲少南史任昉父遙  
子不如衛家一兒一不爲少南史任昉父遙  
而聰敏諸彦回謂遙曰聞卿有令子所治家有  
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南史任昉父遙  
法度唐房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後乃  
意於此足折十九箭吐谷渾感王阿柴有子二  
以保躬矣折十九箭吐谷渾感王阿柴有子二  
箭取一箭授募利延使折之既折之取十九箭  
使折之不能折乃論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  
五車罪王人事卷七

力同心可諸子皆奴才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  
以保國諸子皆奴才南陽夫人孔母之子犯  
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皆奴才南陽夫人孔母之子犯  
語僚佐而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  
之都虞候而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  
孔母子非奴才而何抱孫禮抱孫可以爲王父尸子  
不可以爲名孫凡父在孫見於祖以名之喜見  
王父尸名孫凡父在孫見於祖以名之喜見  
曾孫周肅愿梁宰相顧之子曾祖微唐時入相  
爲喜所幸壽不辨羣孫郭子儀孫數十人羣孫  
考又見曾孫不辨羣孫郭子儀孫數十人羣孫  
已分甘以娛王義之率子抱弱孫一味執硯涕  
泣晉范喬字伯孫年五歲時祖馨撫喬首曰所  
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父母告  
喬喬執遂字升卿理曰于公子孫竟至三公吾  
硯涕泣

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得生靈運訓不  
爲九卿遂字詡曰升卿不得生靈運訓不  
與子靈運才藻豔逸玄日自義而重禮自仁  
我尚生煥煥那得生靈運玄日自義而重禮自仁  
之至於祖名曰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義而重禮自仁  
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義而重禮自仁  
用恩則父重母輕用義則父重母輕逮事則諱  
謂之祖李密陳情馬以祖母劉氏年老無子乃  
父母也李密陳情馬以祖母劉氏年老無子  
上表陳柳玼示戒唐柳玼嘗述家訓以戒子孫  
情辭官柳玼示戒唐柳玼嘗述家訓以戒子孫  
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祿死不可見祖先訓  
下門向則自驕族盛則人窺族實諸族莫不由  
必信纖取微累十手爭指矣名門右族莫不由  
祖考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名門右族莫不由  
覆隆之成立之莫不由名門右族莫不由  
行文學爲根株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  
五車罪王人事卷七

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潤也  
親戚親戚宗族甥舅  
懿親雖有小忿展親展親傳時庸莫如親傳周之有  
有外侮捍禦侮不獨親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  
者莫如親也不獨親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  
五宗三族五宗謂上至高宗下及玄六親父母  
妻五屬同族瓜葛其蔓延遠葭莩葭莩中白膜  
千五屬同族瓜葛其蔓延遠葭莩葭莩中白膜  
附親支親支親支親支親支親  
外無大功大功小功小功也敦固敦固  
年功大功大功小功小功也敦固敦固  
戚單戚單父黨父黨爲外黨外黨  
戚單戚單父黨父黨爲外黨外黨  
戚單戚單父黨父黨爲外黨外黨

支本宗子 吾宗 同宗事曰晉吾 葛藟 刺相玉也

葉其 枝杜 晉人刺其君 本根 傳叔向曰肝聞之

枝葉先落根 枝葉 未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

本從而亡也 枝葉 公室之族葉也子樂豫曰

馬從兄弟 伯叔父 族弟 族父之子 蘇秦散金

蘇秦既歸 范勝施財 范勝字無忌散財 五睦於

散金宗族 范勝施財 百萬以施宗族也 睦於

父母之黨 可謂親以飲食之禮 飲食之禮親宗

族兄 甥舅 送渭陽 文公于渭之陽曰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 何以詠者 側之治被廢徙東陽韓隨

贈之路車乘黃 詠者 側之治被廢徙東陽韓隨

至從所終歲餘 還都浩送至洛陽曹顏遠詠 宋

詩云富貴他人冷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鄭傳宋鄭伯叔 長曰伯舅當致卿相 唐封倫字

舅盧思道曰是兒識 成此宅相 晉魏舒字元陽

畧過人當致位卿相 成此宅相 少孤為外家所

貴甥舒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 焉有此甥 王悅

舅范甯甯曰卿風流雋望後來 酷似其舅 何無

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酷似其舅 何無

戈逐其舅 晉語公子重耳以戈逐其舅 戲調其

舅 謝綯于公座戲調其舅 袁湛湛不懼曰汝父

重王敬之外孫與舅有 明珠在側 王武子衛玠

不叶之論綯字宣美 明珠在側 舅也嘗語人

曰與我甥生稠 常攜就食 鄒鑒永嘉荒亂常白

然明珠之在側 常攜就食 鄒鑒永嘉荒亂常白

水之誓 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 西門之

慟 晉謝安與姪玄賭墅 顧甥羊曇曰以墅乞

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曇悲感以馬

策叩扉詠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而哭 中表兄弟 舅兄弟也 合謀 魏志楊阜與

謀攻馬超大敗之以報 讓封 羊祐進爵乞不餞

送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之官有勸謐

素貧不以酒肉為禮 今作鄉送之是貴賜城令

太守而賤柳豈仲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 令

鼓琴 善彈琴 伯兒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

忤色不可 嫂叔 無服 嫂叔之無服 不撫 禮叔

以榮辱 嫂叔 無服 嫂叔之無服 不撫 禮叔

不撫 嫂叔 無服 嫂叔之無服 不撫 禮叔

喪服中 為位 嫂叔 無服 嫂叔之無服 不撫 禮叔

恐不得免 乃陽與寡 不通問 禮叔 不為炊

嫂爭田 由是不仕 不通問 禮叔 不為炊

史記蘇秦頗頹而歸 兄嫂姊妹皆笑之妻不下

機嫂不為炊及為秦相 佩六國印歸妻嫂側目

不敬視秦笑謂曰何前倨而後 樂金 漢高帝

與賓客過其丘嫂嫂厭叔伴為羹蓋 樂金 微時嘗

去而視釜中其丘嫂嫂厭叔伴為羹蓋 樂金 微時嘗

大上皇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為其母 疾不視

產 陳平與兄伯居伯常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

叔如此不如其嫂疾平不視家產曰食糠粃耳有

其婦愛音核麥糠中不放者 權援以手 孟子弟

之以手權也嫂溺 嫂怒小郎 晉王衍妻郭氏食

不援是豺狼也 嫂怒小郎 晉王衍妻郭氏食

澄年十四諫之郭大怒曰夫人臨終以小郎囑

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其衣將縫之澄力爭

得嫂護小郎王疑之妻謝道韞獻之與客談論  
為小郎解圍施青步帳謝道韞白獻之曰  
自蔽申前議客不能屈謝道韞白獻之曰  
病初起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  
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  
弟云新婦少遭艱苦一生所寄惟在此兄因流  
朝士傅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詞情慷慨恨不使  
見之傅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詞情慷慨恨不使  
為嶽青城山為五嶽之長名丈人山故呼  
同甥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岳  
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注舅姑妻之  
父母也黃氏請婿婿而戒之無令違於婦道請倩  
婿也東齊間謂婿為倩坦腹求女婿於王導導

令東廟偏觀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子弟咸自  
矜持唯一人東林坦腹食胡餅若不聞訪問乃  
義之遂眇目魏畧太祖以儀令士未見欲妻  
到嘉其才曰丁掾即兩目官亦當與女亞婿兩  
相謂為亞婿爾僚婿爾雅呼同快婿郭禹曰吾  
雅亦曰友婿僚婿爾雅呼同快婿郭禹曰吾  
婿淳于髡齊奇茂先牧張華字茂先少孤貧  
才以女指王濬晉王濬字士治為河東從事刺  
妻之乃大會佐使令女於內觀過婦翁後漢帝戲弟  
乃大指王濬史徐邈有女才淑釋夫未嫁逸  
之指濬告母過遠妻焉有女才淑釋夫未嫁逸  
為吏揭父翁不過從兄飯有諸慶女婿劉阮入  
對曰臣之三娶妻皆云無父王靖曰如真長子敬便足  
仙客持桃莫近禁  
來愛女婿晉武為晉陵公主求婿謂

珣曰謝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未幾帝下詔  
崩袁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禁因下  
臺世說溫嶠字太真姑劉氏有女其嚴姑  
婿婿曰佳婿難得但如卿比如何姑曰何敢  
希汝比數日佳婿已得婿身盡不減嶠因下  
鏡臺一放姑大悅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  
掌大笑曰吾固疑衛玠玉潤晉樂廣字彥輔人  
是老大奴果如所卜衛玠玉潤  
玠字叔寶時號玉潤子南戎服  
語曰婦翁水清女婿玉潤子南戎服  
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疆委禽焉犯之請  
於二子請使女自擇焉子哲盛飾而入布幣而  
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  
曰子哲信美矣柳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遂適子南美如陳平  
南公孫楚也美如陳平  
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夫輒死入莫敢娶平欲  
娶之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妻平仲曰平貧

不事產業負曰人有美如陳平惟有姚某  
肯長貧賤乎遂以女妻平姚某  
王富有女擇婿袁天綱曰推果毅姚某趙王有  
有貴子嫁之從其言乃元崇也定命篇  
禮史趙王禮甚治長可妻雖在縲絏之中非其  
罪也以其七婿郭子儀七  
子妻之七婿郭子儀七  
為王氏贅婿宋王敬弘為太守之郡桓玄要之  
送妻彌年乃有佳婿  
不迎更乃有佳婿  
妯娌姊姒連襟  
妯娌姊姒連襟  
朋友朋友  
盍簪易豫卦曰勿疑朋盍  
盍簪易豫卦曰勿疑朋盍  
金石交交情  
金石交交情  
金蘭契金蘭契







列弟子之禮而授業蔡  
石宮身親往師之  
執經北面吾道東  
後漢鄭玄字康成入關  
者五十餘生歌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  
使高足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  
聞玄善算乃召見玄因從質疑義問  
時字中立延平人往穎川從學於明道先生明  
道甚喜每曰楊君最會說易及歸送出門謂坐  
客曰吾皆自得張禹字子文弟子彭宣恭儉有  
道南矣皆自得法度戴崇禮多智禹受業愛  
崇而敬宣崇侯禹將入後堂燕飲昏夜極樂宣  
之來便生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遇一肉厄酒  
皆自各韻門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各韻門  
得也  
教善誘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喻日君  
五車第五  
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無常聖人無  
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不讓讓於師無隱論語以吾為隱  
建師事勝非之曰建所為章句小儒破門生  
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跡畧難以應敵  
被役兒王哀門生為安丘縣所役乃步擔乾飯  
人今以為詣已出迎之哀曰門生為縣所役者千餘  
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叔孫  
進盜漢叔孫通無所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叔孫  
也通曰漢王方蒙矢師道自居  
石諸生尊能開乎師道自居  
召為崇政院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甚  
莊繼以諷諫上敬之時游公為平章宰相國重臣  
年九十矣對上甚恭進士唱名路公侍立終日  
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或謂正叔

曰君之傳視路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  
路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  
上師傳敢不自重吾程門立雪  
與路公所以異也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謂曰汝輩尚  
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三尺不  
可屈孫實字子巖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  
實曰君乃為除舍實遂去忠遂署為主簿以儒之  
道不可屈屈身何傷忠聞之大慙遂薦實也  
不泥師足記問之學不無當五服禮師無當於五  
不稱閥閱後鄭玄應劭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  
考以四科回賜不見面董仲舒下帷讀書弟子  
之徒不稱閥閱不見面董仲舒下帷讀書弟子  
不求資  
感夫學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而得學師感之  
日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曰苟有志不求資  
遂從五經笥數百人詔口辯曾晝日暇卧弟子  
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詔潛  
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  
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一字師  
鄭谷改僧齊已梅詩數枝開作一枝開齊已下  
拜人以谷為一字師○張詠詩獨恨太平無一  
事江南開殺老尚書蕭楚才改發明淵源道學  
恨為幸公曰子吾一字師也  
宋劉倫與弟炳師事朱文公最久盡得道統之  
傳其為學有源時黨禁方嚴煥為大司成首發  
明淵源道學乞開為學禁表章朱熹諸書力諸  
扶道統理宗御書雲莊書院四大字賜之  
生恐懼畏狀公招延使教諸子諸生稍有過差

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作梁柱  
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  
歐陽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弟子皆賢才  
又荆公詩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與接  
先生即東家丘鄉里鄭君學長安孫松日君  
安定也鄭為東家丘也源口人各有志君謂僕  
以鄭為東家丘則吾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  
絳帳事馬融青衿子心喪事師左右就養無方服  
也廬墓准子貢廬墓六年而去

### 賓客

五禮書曰修五禮八政洪範入政禮賓周禮太  
統馭萬民議賓辟賓客有罪先義之  
八日禮賓議賓辟賓客有罪先義之主恭賓

客主進讓禮賓每設燎諸侯賓至如歸傳吹  
笙詩我有嘉賓就館就館就館就館就館就館  
館親速禮主人親速先拜主人敬客則先拜客  
人殺禮喪殺禮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  
省其費恩賓主人恩賓序賓大序掌禽獻人  
用也客之禽獸注謂節廚傳宜詔或擅與儀飲  
獻禽供賓客過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客來者稱其意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人之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  
向常視賓主之前事驃騎大將軍青退歸驃  
却得所何而巳

多去事驃騎輒得歌驪駒漢書儒林傳王式字  
官爵惟任安不去歌驪駒翁思微為博士既至  
諸博士持酒肉勞之博士江公心嫉式命歌吹  
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師客驪駒主人歌吹  
客無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曲禮江公曰何也  
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也  
也式曰恥為歸趙孟為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  
子所辱遂免歸趙孟為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  
尊也趙武滅紇為客季孫飲大夫酒滅紇開閣  
諡文子弘起賓客館置驛鄭莊飲大夫酒滅紇  
公孫弘以延賓客館置驛鄭莊飲大夫酒滅紇  
馬長安以延賓客館置驛鄭莊飲大夫酒滅紇  
宿夜以延賓客館置驛鄭莊飲大夫酒滅紇  
盛肴膳極滋味不致餘產居常自疏食  
恒滿進常嘆曰大中大夫性寬少忌好事誘益後  
憂食無魚馮驩在孟嘗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平  
矣無魚孟嘗聞之與桓元直進詣忱通人未出  
車與魚缺也桓元直進詣忱通人未出  
與直進忱對玄鞭門孔光恭迎御史孔光初為  
人玄怒去忱亦不留孔光恭迎御史孔光初為  
賢父恭為御史私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  
三公上故令賢私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  
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  
車却入賢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出拜謁  
迎甚謹立拜兩兄子為諫議大夫常侍理髮謝  
為恒溫立拜兩兄子為諫議大夫常侍理髮謝  
方罷令取積溫溫見之曰安方理髮安性遲緩久  
重如沐頭主恬散便入內安亦待已久之  
乃沐頭主恬散便入內安亦待已久之  
竟無虞王之意江南客向春風唱鷓鴣

倉猝客

陳廣漢曰有倉猝焉用聖人

輿徑入

王獻之高邁不羈經吳郡聞顧辟疆有

周覽不倦

吳諸葛融每延賓高會休吏假求

霍公客

霍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罷

何年少

王融沈昭略見之曰是阿年少融殊不

孟嘉在坐

晉褚裒問亮曰在坐卿自負哀歷觀指嘉曰

貴子侍立

每對客坐二侍郎

下塔迎

每下塔而迎之劉喬

不迎送

五代桑維翰作相

誰云不知

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是客

不知是客

孔明每

之客獨拜

下食蛤蜊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詰

德公直德

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走服

役須史德

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此君小異

將無是

邪亮欣然

而笑更

三起居四

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相年三十二

其父祚每見客溥朝服侍立客不

安求去祚

曰學生

勞賢者起

避耶

何故不復

迎客喬曰似有正

僚也桑公

見我謂僧蘭奢

十許人逐

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台州臨海

無復人矣

又謂僧曰蘭奢蘭奢乃布衣與宴

胡語之褒

譽者於是二人亦悅

允初來京

師為歐公所知韓忠獻重陽置酒

惟文忠與

三執政而明允以為東道

道主

鄭謂蔡曰若舍鄭以為東道

客

王右軍妻郗氏之曰王孫有

倒屣

異才○王右軍妻郗氏之曰王孫有

車轄投井

中雖有急不得出北都刺史侯遵

醉突入見

道毋叩頭自白當封尚書有期會

後乃出

俱為五侯上客

安號曰

谷子雲筆札樓君顧公使人不樂

飲酒寡言

孫權燕飲不敢肆

情日願公

在坐使人衣服垢穢則不前覲知

楚乃與促

席及去令二人交帶拂其坐處

枋折項

盧懷慎為相召客食曰爛蒸去毛

一校而

公輔客王珪少孤貧母李嘗曰兒

已唐

客過其家李女驚曰

二客公輔

才女貴不疑

明曰謂宰

臣曰卿等宜悉詣

僕從

臺奴婢之厮臺人有十等長鬚一奴長鬚不秦

綱僕便同上同一介一肩僕一擔僕一行僕一李僕一所養僕一隸僕一雲從言

者之盛也詩  
其從如雲  
**扈養**  
養烹炊者  
扈養馬者  
**廝役**  
廝刈薪者役  
設水漿者

監奴霍光愛幸監奴謂黠奴桀黠奴人之所患

和數陶胡奴杜示獠奴阿嬰詩雷鑑陶侃胡奴  
千萬異怪爾常穿虎豹羣注侃得胡奴

五車  
事  
卷  
三  
日胡曾見而驚曰此二王也

海山使者也侃異之夜失其所在  
太丘無僕

方將車季方持杖更僕時赴試京師每出謁更

臣歸以良曰為粥羹僕於中牟晏嬰解左驂贈

爲上客。惟不爲驛僕。吾恨不得爲驛僕。辨。

婢也又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彖宗曰敢以家  
隸勤君買又得翁龐儉少失父後鑿井得錢千

之執事。員如行。多餘萬得老蒼頭。乃父也。譜曰。鑿井得銅。比亦人子。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

買奴得翁山少人二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曰

爾奴僕庸夫也焉知禮義青神色董永自賣

修文公集卷之六

奴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爲

率相奴乘間拜而告曰某事惟公最久後放  
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文定

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

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  
安敢以盜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

千汝去自擇所安蓋吾饒汝平昔之事涉僞  
其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從言其結交而往來儔者所以導引於前也從

介之使驛一介之使尺之書一介謂單

使也長入甘又季布爲朱吾實美司馬君實之

尺曰咫 金女家紺奴 君實僇僕知有君實

君實相公  
童力

童鄉 人始生抱之嬰前乳養老亥是始孩笑可

嬰子 菜子作嬰兒戲以娛親 不拊提抱者  
赤子 言其新 孺子 幼小之稱 黃石公 稚子 亦幼

稱黃卜唐制凡民始生黃口小兒同口尚乳鼻

五尺童十歲童蓋古以六尺童十五七尺童

二十  
中丁 人生十六爲中二  
奢年 少弱  
弱

歲冠高軒過李賀七歲能文韓愈曾不好弄

王主清溪遇客處作詩



小兒不好戲弄已識之無二字白居易詩子童鳥預玄楊子雲子名童鳥九冲齡之王侯賢子童侯斷乳來幾日幼始免漸免于孩長富春秋少年方富於年始在髮以來目在統綺之歲鳩車之戲之戲七歲齒未小兒辨日孔于與小兒問日中如探易不為近者而明年共我長明年共我長武云假日從疎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以愛雖小有棟梁氣齊王倫字仲實幼為學手父謂虞曰我不思此兒無名政恐名大盛耳冊陽尹表榮聞其名及見曰宰相之問括相像章雖小兒有我家龍北史楊惜字遵彥兒時口若梁棟氣矣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從父兄昱器重之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聖小兒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千里之外聖小兒遊戲輒為部位是聲與和歲火父母然後然火讀書由遊戲輒為部位隨字文所為見重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位止行列無不用命和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射馳捷如飛嘗謂所見曰自古名將惟以真影衛霍雲為美談若使與僕同時不令孺子獨向陸氏代有人九歲就學日誦二千言

楊遵彥見而異之忠孝而已隋于仲文九歲祖太祖母問曰聞兒好讀書書中何事仲治孝文對曰貧父事君忠孝而已祖差異之經論語唐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異其幼問道答曰為國者不取俸於李泌賦詩李泌七歲方與張說觀奕說請試方圓動靜曰方若碁局圓若碁子靜若碁生動若碁死必答曰方若碁局義圓若用智動若碁生動若碁死必答曰方若碁局公為郡從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對鳥解曰如蛛雖巧不如伯公以衣冠呼為小友字父不拜魏常林七歲伯公曰臨行字父何并之有刻舟梓象巨象刻其斤而不可秤少子倉舒曰置像於舟長安日謂明帝幼聰哲年數歲屬長安使來元帝日日與長安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遣來對曰長安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遣稱顏回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答曰座無尼父焉別顏回席姓荷荷何受入歲顧良戲曰汝是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遇以常見謝惠連初不為新故之故眾異之遇以常見謝惠連初不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小兒擊甕司馬溫公見戲一兒隆大甕水中羣兒驚去公以石擊甕甕不迸也兒得不死至今京洛間為小兒擊甕圖產水取甕文涉博幼時與羣兒擊甕甕入柱朋

字未正 唐劉晏年八歲能文章授太子正字

日天字問曰為正字得義字 吟華山詩

必其近回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

必其近回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

必其近回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

必其近回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

壽考

須白 老人髮龍鍾 老人貌期頤 人生十年曰幼

政六 壯者指使七十曰老而傳亦曰傳八十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也 大老則兒齒 齒黃髮生齒者眉壽 眉壽黃

謂百歲 賤與老相守 自言老 面有光澤似未某

者 某歲數言 趨拜強駛 不衰而大馬齒殲 自謂年

殊若干 若干 垂沒之年 桑榆暮景 上日景不

久而 絳縣老人 晉悼大夫以飲食享于衆人有

食有與 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長

史老 黃霸曰許丞庶吏雖老尚 參軍老 趙宋張

以詩 留別 云秋光都似宦情薄 山色不如歸興

留而 慰勉之 商山四皓 眉皓白 衣冠甚偉

香山九老 唐會昌九年白居易稱香山居士與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作尚 齒會人繪為九老圖 胡杲八十九吉收

八十七 劉真入十七 鄭據八十五 盧真八十三

張渾七十七 樂天七十四 洛中耆英 文路公慕唐白樂天

三十六 僧如滿九十五 又秘書丞兼署河南尹

盧真年未七十 洛中耆英 耆英會乃集洛中公

與會而不及列 楚丘未老 楚丘先生年七

卿年德高者為耆英 楚丘未老 楚丘先生年七

會建大慶為耆英堂 楚丘未老 楚丘先生年七

日先生老矣 出辭以當諸侯何老之有 才壯

老矣 唐李百藥賦帝京篇上歡日何身 何敢便

身老 唐李百藥賦帝京篇上歡日何身 何敢便

問年 有三老人相遇問年一曰吾憶少時與  
已滿十星矣一曰吾師食蟠桃桑田一轉下  
其核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矣 龐眉皓叟  
華封三祝 願多男子祝帝萬壽曰 五福  
三曰康寧四曰攸老頭皮 宋真宗訪得隱者楊  
否曰臣事詩云更休落魄食杯酒亦莫猖狂  
愛詠詩今日提將官裏去還回斷送老頭皮容  
貌改前 婦人 年先矣 於人 位未及扶 老病不  
以筋骨為 老者不 筋骨為禮  
婚姻 娶婦以昏為期取陽往陰來之義婦  
人因夫故曰姻誦雅曰胥之父母曰  
母曰婦之父母  
近事彙 卷七  
嫁娶 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閥閱 明其等  
其功曰閥閱又門戶之義在右 媒氏 周禮媒氏  
判判半也得 匪媒 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六禮  
合判夫婦 匪媒 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六禮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納親納采納聘為婚  
必先媒通其言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問名者  
謂問女名將歸卜之也納吉者卜於廟使人往  
告婚期之事於是定也納徵者納幣為聘定之  
禮請期者陽倡而陰和也納親者納幣迎婦行  
使人往請之親迎而納之 莫鴈 婿親迎婦於  
好之二姓 委禽 用鴈 莫鴈 婿親迎婦於  
地拜而奉婦出登車即先 合卺 以瓠子兩  
歸至其家婦至導以入 各取一卺而飲 同牢  
取合體同尊卑之義又曰交林爵音印

婦同 萬世之始 禮記曰夫婦禮 附遠厚別  
食一器所以附 結髮 結髮為夫婦只是少小也如  
遠厚別也 結髮 結髮為夫婦只是少小也如  
受室 娶妻 匪寇 冠難注就婚也 有客 賀娶妻  
有客使 齊大非偶 忽得之齊侯欲妻鄭太子忽  
其差 齊大非偶 忽得之齊侯欲妻鄭太子忽  
各有一偶齊大 辭霍不婚 漢高不疑為京兆尹霍  
非吾偶也 辭霍不婚 漢高不疑為京兆尹霍  
其盛大辭世 婚 宋陳村世 畢婚 向于平婚嫁已  
不肯就 婚 宋陳村世 畢婚 向于平婚嫁已  
娶妻論財 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 歛錢為昏  
阮脩四十餘無室王敦等歛錢為昏 赤繩繫足  
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能 赤繩繫足  
韋固旅次宋城遇異人向月檢書因問囊中赤  
繩子云以繫夫婦足雖仇家異域此繩繫不可  
五車彙 卷七  
易言妻乃此店北賣菜陳繼之女因見抱三歲  
女陋刺女入于欄人中傷眉間後十四年參  
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  
花銀通問曰妾郡守之猶子父卒于宋城幼時  
宋城宰聞之各其店曰定婚店 夢始生婦  
綜欲娶婦夢人云此非君婦君婦始生夢中相  
隨至東京復信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俄  
所議女暴亡後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  
生定 題紅葉 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中拾一紅  
命錄 題紅葉 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中拾一紅  
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  
溝上流官女韓夫人拾之祐托韓泳門節因帝  
放官女三千人泳作伐嫁祐及成禮各於笥中  
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笥子  
出思滿素懷今日結為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

笑後生緣開元中宮中製邊衣軍校袍中

射屏唐高祖后實氏父毅畫二孔雀屏

線得第賈家種妬

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

昏定不必貴種

世要之知道女不

必貴種要之貞好

官公為相求壻於范文正公公曰公女若嫁

之下膝王坦之為桓溫長史為子求婚於坦之

大猶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排坦

郎劉原夫晚年再娶歐公以二絕戲之一云仙

莫相笑劉郎知張說必貴

貴嫁女與之後張至宰相

漁釣

箬笠唐張志和號玄真子自歌曰青

之報在齊坐茅又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

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

而擒其萬倚柳

思情不離羊裘垂釣

聘水虞師罟罟

以取魚得耕巖石之下

下名震白魚不受釣

歸獨繭絲為綸

盈車得白魚腹中有書

子明服食之法遂上黃山採

臣脂石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或曰

餌張以垂綸者清不獲貪餌眾皆稱善

之唐問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公為餌

遺事誤食釣餌宋仁宗朝王安石賞花釣魚

安石食之盡上曰安石詐

人也誤食復盡之不情也

大魚牽巨鉤得其魚

若魚者泣前魚

得益多而遂欲棄前所得也

臣亦猶前所得此亦漁釣之義

以仁義為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  
張天下以為為龍因江海以為為魚又何忘魚失鳥  
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引鱸左慈字  
不若無形之象此亦漁釣之義也引鱸左慈字  
有神道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合珍羞畧備  
所少者松江鱸為餘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  
新蟹貯水以竿餌鉤於盤中得鰕孔叢子曰子  
頃更引鱸魚出會者皆驚  
釣於河得鰕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鰕魚  
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鰕之  
餌鰕過而弗視更以死餌之半體則吞之子思  
曰鰕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校  
化龍去掛于幹忽雷雨投化龍去

商賈

單產孱民小  
民休迫之徒  
子錢家放債  
駟僧

五車罪正

人事 卷七

聖

牙行賈師  
定物價  
倍稱之息  
取二船商販海

子貢之殖  
貨取角尖之耗  
微損其利  
商販庸兒人較會

計儲賡贏  
行多牟其贏  
利取庸騰躍  
價甚騰貴翔

賈價暴  
聯榻  
出或入自相聯屬  
注買賣也賈胡

貿帶鬻  
易也鬻鬻外錯縱橫  
注買賣也賈胡

留胡人  
為商到一處  
窺審分毫  
言得利逐什一

逐什一之利  
言十  
操奇贏  
百貨操其奇錐刀之

末言小  
蠅頭微利  
上同糴賤販貴  
乘其時之賤者

也易饒販  
同上賤乘時射利  
乘賤而收之及貴十

倍之價  
多三倍  
市為三倍  
近利駢坐  
士女佇工

駢立視貌  
駢生次也  
賈豎以利動  
末民之商餬口

四方通賄  
通賄太宰以九賦任萬民六曰商賈阜  
帛貨金通商衛文公通龍斷之徒  
同利虛人呼

市為玄虛  
上雍樂之志未能忘情耳  
雍樂成善

欲效之以  
關闐市少室  
唐李勣別號少室山人

故不能忘  
詩云少室山人索何樓  
京師有何樓其

價高兩以  
諫官微不起  
何樓京師有何樓其

精貨山積  
繼麗干木  
淮南子干木晉大

星繁左蜀都賦  
干木  
王君公

五車罪正  
人事 卷七  
聖

後漢王君公  
會牛自鬻  
繒灌嬰以鬻醅釀

隱號曰墻東  
王君公  
繒灌嬰以鬻醅釀

為業  
不易肆  
市不易肆  
雜選五方雜選

桓公與盟  
鄭桓公與商人俱出  
自周斬蓬蒿而

利市實貨  
荀偃將出  
晉荀偃囚於楚鄭賈不韋

千金  
史記呂不韋陽翟大賈  
弘羊心計桑弘羊

以心計言  
利事析秋  
貪賈廉賈  
貪賈三之廉賈

當買而買  
故得利少十得  
賤入貴出賤入如珠

土素封之富  
史諸富者無秩祿爵邑之  
無得衣

錦繡綺縠  
乘車騎馬也

農工

牧兒堯豎農襍種衣農苧蒲農僕賃之費顧人貨

獻生子春日民以青巾盛桑麻交桑麻交粉榆

契愛上黃金母問取黃金母謂多孫厚蓄力田

所膏腴肥莠盛苗穢何可貫朽粟陳米穀地僻

性好流庸去本鄉為梓里即鄉桑梓同鄭鄉上

鄭里上田咬吏主田九扈也農正輟輟工不下機政

本農為王耘耕耘除草稼穡種日穡兔園冊

夫收子讀書守株待兔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

五車罪玉人事卷七

株說復得兔牽牛以蹊人之田牽牛行于人之

為宋國笑焉牽牛以蹊人之田牽牛行于人之

牛童馬卒之口羣下豐赫美稼荷鍤成雲

降雨荷鍤成雲渠以灌苗故也釋耒佩牛釋耒

耕具也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見人佩刀劍者

謂之日汝何為佩此刀劍歸去來辭農人告子

是釋耒而佩此刀劍西疇以春及將有事乎西

一莖六穗禾也逢年如逢年服田力穡

田力穡乃是薦是裴不取報函奔莊子耘而

亦有秋是薦是裴不取報函奔莊子耘而

減裂而報予斗酒自勞歲時伏獵烹羊炮羔

而戲與人稱乃執而鞭火新水耨應劭曰燒

之是以百姓皆勤於農火新水耨應劭曰燒

生因悉去復下水灌草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元獨猶長所謂火耕水耨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耕田者法其端深故曰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食務疾畏奪法其疾畏故曰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貧執卷不輟家人謂其耕縱平游學陳平少時家

不耕田韶曰我常目耕縱平游學陳平少時家

皇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洛陽二頃田蘇秦

與伯居伯常耕縱乎使洛陽二頃田蘇秦

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之貧賤則輕

易之況眾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

佩六國郭翻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

相印乎郭翻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

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熟有認之者

翻悉推與之縣令聞以稱歸翻翻不受

單賄造安修雷築修造計從庸人

取土程土物上量事期修造事昇輦耨鍤之器

方面護作監通畝下機本業侍而畚揭

器用土籠治土局巧具墨者巧之具運斤



其歸路周公錫以指南五乘皆為向楮葉末人  
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暮年其國楮葉有為  
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一葉之諸葉中不辨列  
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之諸葉中不辨列  
木牛諸葛亮造施巧鴨欄陸遜字伯言時建昌  
欄頗施小巧遂乃正色曰君侯宜試造傀儡太  
覽經典用此何為感使役之試造傀儡太  
宗時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  
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是豈  
之意耶乃削綸嘴一輪扁斲輪威公讀書堂上  
下釋推鑿而問曰君之所斲者古人之糟粕已  
夫臣斲輪不疾不徐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臣斲輪之斲也斲之斲也斲之  
子不能受之于臣臣斲輪之斲也斲之斲也斲之  
陶侃在荆州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掌之成不  
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乃以木屑布地及桓  
五車第五  
溫侯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種梓木後漢樊  
作船其綜理周密皆此之類積歲月吉得而  
用何物先種梓木人皆笑之積歲月吉得而  
用何物先種梓木人皆笑之積歲月吉得而

五車霏玉卷之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父纂輯

人事部

忠

在三之義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無二之心

事君有思利

民傳上思利

不忘君

忠君

移孝

為忠所以事君

忠者所以

純忠

精一

同赤忠

上孤忠

忠貞

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力也不

五車第五

卷之八

一

濟則以成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三

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三

忠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

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若周公於成王可謂

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

下忠君子知季文子之忠季文子無衣帛之妾

矣玉無重韞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謂不謂忠乎君子

謂子囊忠楚子囊將成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

不謂風興夜寐說苑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

忠乎風興夜寐不解數稱往古之行師以厲王

意庶幾有益以安國斃而後已諸葛亮出師表

家如此者忠臣也斃而後已諸葛亮出師表

之禮記曰為人臣殺其身進思盡忠孝經曰君  
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一心可以事百君梁丘  
將順其美臣救其惡  
晏子曰子事三君不同心而于俱從焉仁人  
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  
事一紀信誑楚史記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  
出紀信詐為漢王乃乘王屋車傳左肅曰城中  
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  
項王燒解楊致命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  
殺諸楚楚使呼宋路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  
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城  
五車罪王

無實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納肝韓詩外傳狄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納肝人逐衛懿公  
於榮澤見殺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  
畢呼天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  
納肝可銜鬚續漢紀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  
謂忠矣銜鬚龐參為魏別將荀宇等所劫宇  
謂序曰子若與我併威同力天下可圖欲生降  
序序大怒曰受國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以  
節絕殺人賊越欲殺序序止之曰義士欲死節  
賜劔令自裁序受劔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  
汗土遂哭冢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行縣過更  
伏劔哭冢始冢引車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  
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獲罪司諫不辟  
也遂下車哭盡哀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  
何如大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  
禮義之宗仁不遺舊忠不怠君行之高者上悅  
賀戈王隱晉書王敦將作逆明帝問應詹曰如  
何詹曰陛下宜奮赫赫之威臣等當負戈

從戎不顧族命之禍以順計逆血濺御衣晉書  
郭曰以詹為護軍將同心滅敵  
陰之敗以詹為護軍將同心滅敵  
被害之敗以詹為護軍將同心滅敵  
日此私侍中笏中賊類趙段秀實朱泚召之計  
血勿去本  
儲位事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面並語至  
日狂賊可殲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  
臂捍笏中類此御九折反嘆曰奉先人遺體奈  
而血戰而此御九折反嘆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王尊為刺史問曰此非王陽所畏  
道邪叱其御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乞師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  
胥如秦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音水憂  
漿不入口者七日秦乃為之出師果復楚  
不在馬愈見馬瘦上大怒曰今以我不復見馬  
五車罪王

耶榮曰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僚屬皆愧晉書  
不在馬愈見馬瘦上大怒曰今以我不復見馬  
陶侃為郡太守張夔妻病遠迎鑒天正祭  
雪諸綱紀皆難之胤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夫  
人當比母安有親病而難迎願為良臣唐魏徵  
對太宗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  
為忠臣上曰忠臣良臣亦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  
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圖公所忠臣不  
謂忠臣上悅遂比干而折廷爭身誅忠臣不  
和失名譽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  
非陛下之首倡忠節唐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  
福帝曰善首倡忠節  
歌平原城守具備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盡陷  
也明皇聞之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此義士  
乃若此首倡忠節奕世忠義蜀先主退軍義陽  
後死李希烈之難

孝

善事父母曰孝有三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行

莫大人之行莫大於孝罔極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御

恤人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  
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先意承志**  
禮記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

諭父母於道參直養  
者也安能爲孝乎  
**天經地義**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始於事親又曰夫孝始於事親愛敬盡

五庫霽玉  
卷之八  
四

於事親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

姓刑子四海蓋  
天子之孝也  
唯其疾之憂  
語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

執一術而百善至

也執一術塞天地橫四海禮記曾子曰身者父

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敬非孝也。尊  
卑無勇非孝也。五孝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舉之而動乎四海。先王  
之教，莫如孝。孝之於民，猶天之有日月也。不  
可一日而無之。故君子之教，孝也。而民之事  
上也。如事天。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君子之教，孝也。而民之事上也。如  
事天。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其時非孝也。言子所泣。喪禮泣下常以。夕五起視親衣之。台聲禮記曰適父母之。俞

厚薄枕之高卑小聲所乃下氣怡聲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樂

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豫其心不  
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食者也  
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口手諫父母之年不可不  
幾諫諫下

又敬不違勞而無怨矣。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方。子曰。父母在不周。安見善禮記曰。文王

懼有方遠遊遊必有方  
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

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文王重

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虞舜

大孝立身以孝為本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嘗藥無怠母常病帝爲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帶

親嘗弗進 **盡歡** 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

穀食水盡其負米子路見孔子曰昔老母也事二親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

五車五

乘積粟萬鍾累裨而坐列鼎而食思欲食蒸藿

爲親負其可得乎子曰由也  
可爲生事盡力歟事盡思者也  
扇枕百濟黃孝子字文强年

九歲失母思慕惟男婦人稱其孝躬耕勤苦事  
父母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

身溫其被席太守泣杖漢韓伯俞至孝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

杖汝常悅受今日杖汝何得悲泣伯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悲

泣刻木漢丁蘭幼喪考妣未得奉養長而思念

而不敬以針戲刺其指血出木像埋兒置郭巨字文舉

其妻產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吾共汝埋子子可再

有母不可再得遂掘坑二尺餘得黃金一  
金上云天賜郭巨官不得奪民不得取  
去妻

後之鮑永事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永即去  
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遺美春秋鄭莊  
事始嫌荷違顏色何可留也  
穎城誓之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穎考叔為封人  
聞言見公公賜羹食而舍肉公問之曰小人有  
母未嘗君之羹請遺之公曰汝有母遺惟我獨  
無君語以誓言而悔之考叔對曰若掘地及泉  
隧而相見誰曰不可公從之遂迎歸其母敬養  
如初君子曰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失朝**周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聚後妻生二子  
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失朝父責之損不  
自理父持其手衣甚單父歸呼其後母兒持其  
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  
子今汝欺吾去無留損泣告曰母在一子寒母  
去三子單父善之母**耘瓜**曾子耘瓜誤斷其根  
由此視損如已出焉

五車錄五

卷之八

六

之曾子什地有損而蕪蹶然而起進曰大人用  
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歸室中援琴而歌孔子聞  
之日參其有過乎吾聞舜之事父也索而求之  
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簠則受大  
簠則走以避其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求鯉王  
父之暴怒得無罪乎曾子曰敬奉教求鯉王  
祥字休徵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父前數諸之  
由是失愛于父母嘗欲食生魚天寒水凍祥解  
衣卧水上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歸供母  
又思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幕中得以取之  
為養鄉**泣筍**晉孟宗字武公少孤母老疾冬月  
里嗟異思筍宗乃往竹林間抱竹而泣孝  
感天地須臾地裂出筍數莖持歸作羹奉母母  
史詩云孟宗泣竹筍冬生豈是青青竹有情影  
响主張非別物人心**悲不逮吾親**韓詩外傳曾  
但莫負幽冥云云

五車錄五

卷之八

六

六

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既沒之  
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當百  
乘然猶北嚮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恒言不稱  
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恒言不稱  
**老**周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着五色絲  
斑襦衣為嬰兒戲於親側恒言不稱老為親  
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捧檄心喜**後漢  
帝弄鳥雛於親側欲親之喜捧檄心喜毛義  
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  
以義為安邑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  
之及義母死去家守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  
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壽昌辭官**宋朱壽昌年七歲生母劉氏為嫡母  
宗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者五十年神  
復還行次同州得之時母年七十餘矣**懷橘**吳  
陸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術出橘懷  
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

五車錄五

卷之八

七

七

績跪答曰欲歸拾**棋**漢蔡順少孤事母至孝遭  
遺母術奇之**拾棋**王莽乳歲荒不給拾桑椹  
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曰何異乎順曰黑  
者奉母赤者自食賊問其孝贈以米二斗牛蹄  
三隻一日出採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歸乃噬  
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  
吾噬指以**道遇丁公**謝南朝解叔謙母有疾叔  
語汝耳語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瘥訪無識者  
問空中語遙見山中一老伐木問其所用此丁公  
藤也瘳風尤驗叔謙即伏地流涕言其來意翁  
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願  
視不見依法為**園逢紫石英**北朝梁彥光少有  
遇篤疾醫云得紫石英可愈彥光求之不得憂  
痺不知所為忽於園中得一物光持視之即石  
也輟社里魏王修年七歲以社日母公來歲廢詩

五車錄五

卷之八

七

七

人

洛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

丸

流其妻出汲江水見之曰此魚必吾夫所

奇也遂取以供母又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  
本姑尤謹母性好飲江水妻出汲奉之姑嗜魚  
常覓魚作膾召隣母共食舍側忽有房乳姑居  
泉味如江水日躍雙鯉詩取以供母龐氏  
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無齒祖母唐夫人  
每日節綖拜于階下升堂乳其姑姑不拉食數  
年而康寧一日疾篤長幼咸萃宣言無以  
報新婦恩願汝孫婦亦如新婦之孝敬也  
漢揚香年十四歲常隨父往田獲粟父為虎曳  
去時香手無寸鐵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踊躍而  
前搥持虎頸虎亦磨牙而逝父因得免於害後  
人有詩云深山逢白額努力搏雄風父子俱無  
恙脫身中上書贖罪漢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  
詔獄逮繫長安淳于意有罪當刑  
有女五人當行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  
有益其少女從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脫  
者不可復全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已絕也妾

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天龍負圖  
新書奏天子憐其意下令除肉刑  
又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  
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  
浮珍舒佐草左肩擔父右肩擔母按佛書佛告  
阿難左肩擔  
父右肩擔母如是遠須彌山百千萬匝流血沒  
踝猶不足以報其一日乳哺之恩豈容輕出一  
語忘慈按佛氏此言尤足以  
發人孝思之心警切故錄

德行

動天書惟德動天示子孫傳故昭令德至德要  
道考經先生有稱其德語驥不稱其皇天輔皇  
德是輔德是輔必有隣孤必有隣潤身德潤日休作德

心逸惟馨明德既飽既飽不同執德務滋務滋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好生貴德貴德服人服人  
可以可以榮感榮感徙三舍宋景公時榮感在公問于  
服人相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  
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  
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舍德星聚漢雒陽  
天必貴君榮感果徙三舍郡上事日有陳太丘父丁三人俱共會社  
則發德音規矩言則發德音九世清德羊祜  
並清德開規矩言則發德音世有楊震字伯起八世祖  
祖續父述世有德德赤泉侯高祖敞丞相父寶  
隱居自農至七世客德震及玄不白名長趙孝宇  
孫彪四世為太尉世有名德

父田休將軍任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  
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灑待  
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  
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信於心朱文季與張氏共目張氏於太學中見文  
季不與交季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文季不與交季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厚賑贈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  
此文季曰以信於心也滅竈更燃梁伯鸞少孤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未竟范三卿為荊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貧奉  
日童子無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孔仲山孔仲山為導騎巨卿見仲山驚提臂曰子非  
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程遊息太學吾家  
國息致泣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幸伍不亦  
惟乎仲山曰侯廟長守於陵業晨門肆志於抱



賢者士之宜豈為哉巨卿終身不見

代仲山仲山以先儒未竟不肯去

**喜愠之色** 衛洗馬名玠嘗以人可不及可以情

喜愠之色 恕非意相上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

之色 **不索屋值** 蘇長公名軾上居陽羨以五百

婦人哭極哀公問姬何為哀傷如是姬言舊居

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居所在正

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 **謝薦非義** 漢張

索其直遂還邱陵不復買地 **謝薦非義** 安世

薦官公門謝恩私室非義也 **終夜不能安枕** 范

正公仲淹嘗自言日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食

飲奉養之費及晝所為之事若相稱則軒睡熟

寐無復愧耻苟或不 **又出馬伏波向上一頭地**

然則終夜不能安枕 **又出馬伏波向上一頭地**

馬伏波戒子孫日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至於龜山先生則又為

五車弄玉 卷之八 主 五車弄玉

之語日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 **百年**

聞此則又出馬伏波之說向上一頭地也 **百年**

**之利** 一年之利種穀十年之 **躬行君子** 文莫吾

利種穀百年之利種德 **躬行君子** 文莫吾

則我未之有得 **陰德**

**陰德** 陰德譬如耳鳴已可得 **不望報** 老子為而

**耳鳴** 而知人不可得而聞也 **不望報** 老子為而

**施德** 不 **不德** 同上上德不 **報以福** 漢書有陰德

**望報** 不 **不德** 同上上德不 **報以福** 漢書有陰德

**叔敖埋蛇** 史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更見斬而

**叔敖埋蛇** 史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更見斬而

舍中見一書生病困頓而視之曰吾腰下有一金

十斤相贈乞職骸骨未及問姓而絕氣當一

營葬餘悉置 **埋牛肉** 晉周訪鄉人有盜牛者於塚

指尸無知者 **埋牛肉** 晉周訪鄉人有盜牛者於塚

**多活人** 虞翻祖口吾治獄多活人後世何 **多陰**

**德** 于公問壞父老治之公曰必高大其 **加紼未**

灰 門我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與者 **加紼未**

灰 門我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與者 **加紼未**

非 灰 門我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與者 **加紼未**

果愈 **未嘗忘殺** 鄧禹被一入後必有與者 **戒**

**子孫輕法** 後漢陳龍曾祖父威性仁恕嘗戒子

之利謹無 **還帶** 裴晉公質狀小者相者日即

與人重比 **還帶** 裴晉公質狀小者相者日即

餓灰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縱縵於僧伽

橋橋祈祝 **渡蟻** 宋郊

**德化** 德化 德化 德化 德化 德化 德化 德化 德化

**皆化** 皆化 皆化 皆化 皆化 皆化 皆化 皆化

**偃** 偃 偃 偃 偃 偃 偃 偃

**負荆謝罪** 史之相如知每引車避之

**思政懷棠** 人思召公遺愛 **醇醪不覺**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目醉



之卧薪嘗膽夫差卧薪嘗膽以報父讎唯思舊怨子常唯思舊怨以敗

不共戴天父母之讐不反兵兄弟之讐不與共國交游之讐

國不與共讐不為鬼君從父昆弟之讐不為鬼主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命不與共讐不可失傳讐有讐奮其武怒以報其讐

國士之報豫讓欲為智伯報讐乃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而求殺趙襄子襄子嘗出豫

是數之曰千不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

不為報讐及臣於智伯智伯亦已灰何報讐

也答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襄子曰君前赦臣天下莫

成寡人赦子亦已數矣答曰君前赦臣天下莫

不稱君之賢臣固伏誅然願請君子永而擊之

以致報讐之意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

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因疾不殺東觀漢記趙喜

報智伯矣遂伏劍死因疾不殺字伯陽少有志

釋而讐家皆疾病無子喜常思欲報之遂往復

病愈悉自縛請喜喜不與見後竟殺之私憾

敗國宋將戰鄭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為政與入師故敗君子為樹非為友人友人虞

人以私憾敗國於人刑莫大焉報六世之讎張良為

報病甚願侯之高立報六世之讎韓報六

立之怨府聚怨蓄憾蓄聚和難難仇讐也和平

之讐避之海外先動者誅之者成之不可則書

萬人之難父母先動者誅之者成之不可則書

之先動者誅之勿令讐謂國勿令讐讐之則死

言語

宰我子貢論語言語說辭孟子宰我子貢膠言辨

不依禮美言老子美言常依名節漢書要議為

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悚然甚口有口十人皆

長安號曰君卿之唇舌辯士公孫龍惠施桓玄十人皆辯士也淳于

髡士陸賈宏辯有辯河注泉湧上懸河之口

上緩煩謂徐言甘辭盜匪責仲尼云于長者之

言後漢詔問光祿勳劉琨曰前在江陵及風疾

日偶然耳左右笑其質仁人之言左傳仁人之

訥帝曰此長者之言也仁人之言言其利溥哉

晏子一言而三寸舌張良傳吾以三寸舌為帝

下齊城如鋸木屑音胡母輔之字彥國吐佳言如鋸

木屑音胡母輔之字彥國吐佳言如鋸

罪不絕會文切理唐馬周論事會文切理談數

豐傳廣笑而不言時謂清言欲以理服之論不稱

官閣鄭康成在表冀州坐時汝南應邵亦歸於

稱弟于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國之威

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閣應有慙色以國之威

土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驪酒既醕調吳人

諸君公國之餘得無我乎時焉聽之名夷谷曰

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  
禮見待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  
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  
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探策  
得一晉武帝始登祚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  
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歡服以各言  
土地人物之美王武子名濟孫子荆各焚各言  
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巖巍  
以差我其水渾渾而濁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巖巍  
所以爲瘴日患瘴王人曰尊公明德君子何以  
病瘴日來瘴耳聽歌言佳郭洗馬名詡入洛聽  
子所以爲瘴耳聽歌言佳人歌言佳石季倫問

卷之八

大

其曲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  
郭答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  
賢聖所出何必常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美奇  
於仄陋采賢儒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  
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  
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  
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賢聖所出何必常  
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具苗裔乎  
崔正熊名豹諸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  
崔杆幾世荅曰民去崔杆如明府之去陳恒  
如遊蓬戶蓬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  
蓬畏解故不畜解聲仲文勸武帝畜伎帝曰我不  
解吹假其羽毛蕭引字叔休書法適逸陳宣帝  
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

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谷開善寺沙彌薛道衡  
日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勞目  
菩薩何爲低眉沙彌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  
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不取亦不放北使李諧  
悲六道道衡無然稱善  
南梁武帝與之遊歷放生處帝問彼國亦失出臣  
放生否諧荅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漸  
小過天出何耶有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  
德君子之於言無厭珠王觀人以言美於金  
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喋喋利口捷給  
琴瑟君子之於言無厭  
釋之爲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  
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其悉帝曰  
吏不當如是耶詔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  
日周勃張相如稱爲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

卷之八

九

品藻  
子羽宰子  
子羽宰子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辭  
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  
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子  
公綽論語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馬回曰魏安  
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亮有大丈夫之節  
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



爭不作無益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  
功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矜細  
行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矜細  
惟勤位不期修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矜細  
驕祿不期修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矜細  
惴惴小心毛詩惴惴小心如臨于谷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美  
疹藥石左傳曰瘥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疹也孟  
疾吾人聰明深察家語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  
無日矣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矜細  
好發人之惡者也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矜細  
生太公金匱曰吾聞道自無忘在莒公與管仲  
鮑叔牙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矜細  
牙奉杯而起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矜細  
五車五車之八中三

縛在魯魯無忘飯居必擇隣晏子曰君子居  
牛車下公避席再拜居必擇隣晏子曰君子居  
士可以其文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避患也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甘泉必竭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直木必伐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心益小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厚者施益博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惡忠臣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急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三言可寶而佩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日身不善而怨他人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日患已至而後乎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已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又曰其父好者身必剝又曰其父好者身必  
六悔銘六悔銘

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不少  
事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不少  
安不將息病時悔公之不少  
此言真寡悔之大法也

隱逸

遜世易遜世高尚易不事王侯逸民語逸民伯  
仲夷逸朱張考槃詩衡門之下刻意詩衡門之下  
柳下惠少連考槃詩衡門之下刻意詩衡門之下  
尚行莊子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  
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善卷高士傳曰善卷  
之人也閑暇之所好也善卷高士傳曰善卷  
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為  
哉遂入深山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  
莫知其終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

五車

三

之石戶夫負妻戴攜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  
子以入海終身不返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  
號為巢父堯父者堯時人年八十餘而擊  
有洗耳事堯父者堯時人年八十餘而擊  
也堯父曰吾日作而日出日入而息隨妻而隱堯  
鑿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隨妻而隱  
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老萊子之門口守國  
之君願受先生菜曰諾妻曰居亂世為人門所制  
能免于患乎妾不能為人門所制被裘公被裘公  
制委容而去萊乃隨而隱被裘公被裘公  
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觀之謂公曰取  
彼金公投鏤眼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  
人之卑吾被裘而負新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  
驚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  
哉經丘尋壑之樂經丘尋壑之樂經丘尋壑之樂  
違埃霧同內曠外疎之貌棲迹丘壑隱泉石膏



育烟霞痼疾言隱者溺志于泉石烟霞也德

人天游有德之人以天理自樂秋月寒江有德之人滄海

君當時賢優游不仕又居鄭圃列子居鄭圃四

食菊飲露清高之士小隱林山大隱朝市中隱樂天大隱

隱入丘樊丘樊大冷落朝市太鶴頭紋脚皆漢

召隱此鳥安可籠阮瑀隱臨淮谷張元錫徵之

採薇伯夷叔齊耻食周粟隱賣藥後漢韓康字

二價長安女子就買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曰君

乃韓伯休耶何不二價康且惡其名聞乃避

至竟不復出俱徵不就人曰

五車露玉卷之六五

商山四皓不潯陽三隱劉遺民遁跡匡山淵明

如淮陽一老蕪門阮籍請蘇門隱者有吳市梅

不應詔命為蕪門竹實數斛杵曰而已夷

字子真變姓名谷口漢鄭子真不屈其志耕

為吳市門卒侯輕世肆志吾與其富貴而拙於人寧貧

賤輕世白衣尚書高士傳鄭仲虞不仕漢章帝

而肆志白衣尚書高士傳鄭仲虞不仕漢章帝

天子以祿終其身號曰白尚書處士星續晉

日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

星時戴逵名重於數時人憂之俄而數死收會

中高人求死不得買山而隱支道林因山溪

公曰未聞巢嵩岳之松栢何許人隱居穎智

居鬼谷山因以為稱燕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

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

僕御折其枝波浪盡其根上無徑天之陰身被

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

不見嵩岳之松栢華霍之檀桐平上枝于於青

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

木豈與天地有骨也鵲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

肉哉蓋所居然也鵲冠子或被屢空以鵲冠

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

之後顯於趙鵲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

羊皮釣澤嚴富春渚子陵七松處士唐鄭薰號

岩庭間蔭竹溪六逸唐李白與孔巢父韓

號七松處士竹溪六逸唐張叔明陶河居

來日沉飲號琴酒自娛潛一壑一丘漢班氏叙

竹溪六逸琴酒自娛潛一壑一丘漢班氏叙

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

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

五車露玉卷之六五

人之網不餓君臣之餌鴻飛冥冥戈者何慕喻

結與挂同鵲冠子今艾隱居太守馬安其威儀

人中龍晉宋繼字令艾隱居太守馬安其威儀

可親人中龍也清虛處士陳搏字圖南唐僖

仍賜官女二人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

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至夢虛勞雲雨

下陽臺五代時遊于華山多不出真宗遣仲宣

召先生為奏謝曰數行紫詔徒煩紫詔嚮來一

片野心已被白雲留在常作詩云華山高處是

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開來時

自有白王喬鄭令史老聃柱吏上莊周漆園上

采榮四皓四皓榮南山君平賣卜嚴君平賣碧山不

負吾杜桓學士詩碧山學士焚銀魚注張稟果

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稟曰碧

山不負吾乃焚終南仕宦捷徑唐盧藏用始創  
章長嘯而去世目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祿嘗至闕下將選  
山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祿徐曰  
以僕視之仕宦之充隱蓋桓玄篡立以前世皆  
捷徑耳藏用慙有隱士耻獨無之求  
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微為著作郎又  
使周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謂之充隱

仁義

善之長仁為善百行宗仁者百行之宗安宅仁安宅也  
甚水火見于民之仁也其於水火水火吾  
博愛博愛之謂仁繩重其為道遠舉者莫  
能勝行者取數多自衛其為道遠舉者莫  
莫能致也者仁也

仁者不憂仁者不憂達德知仁勇三者天依論語依  
終日不違語君子無終日之違仁不讓師語當仁不其言  
也仁者其殺身以成有殺身以求仁殷有三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伐國不問  
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為江都  
相事易王敬重焉管仲之曰粵王句踐與大  
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  
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  
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  
仲尼之門者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義國維  
仁義也此言之則勇未嘗有一仁也  
管子曰國有四干櫓儒有仁義為質  
准其二曰義

與比義之正路見制命制事君能制  
親石碣大義滅匡邪為正文子曰義者匡邪以  
身為直舍生而取欲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義者充無穿窬之心無所往而不為義也詩

書為府詩書禮義富貴浮雲貴於我如浮雲  
不可劫以兵文子曰夫為義者不可思義思義  
喻義君子喻義以為上以君子義義以方外君子  
外抱義而處義取義然市義孟當君遣馮媛收  
合券焚之還君問市何物曰市債於薛媛召債主  
義而反君府藏盈積惟欠義爾薄層雲  
五車義

同行墮井魏華歆避董卓之亂遇一丈夫願得  
之不義遂相率出之而別  
羞耻

縲紲管子曰不耻縲紲塗炭孟子曰伯夷與鄉  
坐於帝秦歸漢陳平傳士頑鈍無  
塗炭帝秦歸漢陳平傳士頑鈍無  
衣敝緇袍與狐貉者惡食不耻惡撻於市其  
愧耻若撻於市伊尹不若人何若人之有躬不  
耻其君不為堯舜不若人何若人之有躬不  
建論語建一事不知事不知以深耻有  
道貧賤邦有道貧且君子五耻耻謂居位無言



典樞要嘉謨議皆焚其草 **小吏為客**楊阜字義山為將作大匠欲上疏省宮人

不見幸者問御府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曰禁客乃與小吏密張安世職樞機以謹 **大臣莫知**慎周客自著每定次

千帝問救憚之大政已輒病莫敢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 **全身**張安世以謹

之丞相府問馬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厚全身同上 **相上**謹媚上 **敬慎不敗**繫于苞

桑易其凶其凶 **入虛如有人**執虛如執盈 **執輕**如不克

**如不克**言無易 **言無易**君子無易出

**戒懼**禮聖人之制富貴使富不足驕貴不 **不驕**謙於上

**不淫**富貴而好禮 **功成宜退**老子功成名遂 **成**

**功不處**功之下 **去泰去甚**聖人去泰 **乞骸骨**

太傅疏廣謂少傳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懼後有

海即回父子俱移病上請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

祖道供饗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三命觀者皆老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泣下

**益恭**正考 **持盈**老 **為官不過六百石**後漢

養志自修為官不過不當通賓客 **不當通賓客**揚憚失官居

室宅係會宗戒之曰為大臣廢退當閉門天道 **天道**

惡滿而好謙東觀漢記樊宏為人謙慎常戒其 **謙讓**

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 **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節用**節用 **謹度**制節 **敦朴**敦朴以為 **寧儉**其者

**寧儉**寧儉 **寧儉**寧儉 **寧儉**寧儉

**早宮室**盡力乎溝洫 **儉而難遵**漢書堯舜堂高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案上不過三杯**好酒色游安自微賤

磬折曲躬也 撝謙更當謙也 德柄德也 禮宗禮也

禮之尊而光卑不可踰易謙尊而光 受益滿招

慮以下人謙 卑以自牧上 讓德於天有善讓

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禮之主左傳曰讓禮

子士庶人有善本諸父祖之 禮之主也 范宣

子讓其遜國伯夷叔齊 棄室而耕樊元年已除

下皆讓遜國兄弟 棄室而耕樊元年已除

喪讓位季札季札 讓畔年不決相謂曰西伯

仁也蓋性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

日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泰伯 論語子曰

朝遂各讓其所爭田為閑田泰伯 論語子曰

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遂為先 副漢書今日碑在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遂為先 副漢書今日碑在

五車五車 卷之八

材無可不佞 也不才 器窳生 器短力 案稅之材

材同 上不佞 也不才 器窳生 器短力 案稅之材

材同 上不佞 也不才 器窳生 器短力 案稅之材

材同 上不佞 也不才 器窳生 器短力 案稅之材

材同 上不佞 也不才 器窳生 器短力 案稅之材

材同 上不佞 也不才 器窳生 器短力 案稅之材

材同 上不佞 也不才 器窳生 器短力 案稅之材

勇無勇附

伏飛楚飛以寶劍渡河有兩蛟夾船乃下莊

子勇 謂能刺兩虎截蛟 人害選拔劍入水蛟

統其足截蛟斷布 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堞而

數段而出也斷布 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堞而

焉帶其斷布以搏人 以投叔山冉搏人以材官

有材力臣樂士之力 引鼎程其力 引彊周勃

力者臣 曰督戎引鼎 程其力引彊 周勃

引彊程其力 引鼎程其力 引彊程其力

弩也舉千鈞 烏獲舉千鈞 扛鼎項羽力拔箭

其勇虎越提絕倫 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諸將知

於獸獸伏又拔扶豫樟 子期曰吾以力事君不

得一箭而歸扶豫樟 子期曰吾以力事君不

五車五車 卷之八

人而後死豫 超亭樓山延壽嘗超 若怯 勇者

障大木名超亭樓 山延壽嘗超若 怯勇 者

方可使有勇 患暴不患無勇 不怯怯無性不

率義率義之 共用謂勇死國用也 驍勇李廣驍

號曰聖王貴禮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

飛將禮義則順禮外無敵內順禮此之謂盛德故

於禮義則順禮外無敵內順禮此之謂盛德故

於禮義則順禮外無敵內順禮此之謂盛德故

石拔人齊高固入秦師樂人以投投石拔距延

壽投石拔距烈士之勇烈士之勇父子水行不避蛟龍漁

虎獵士之勇也白刃相交有力如虎詩矯矯虎

臣上力稱烏獲捷言慶忌相如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魏準束胸無勇自投車下衛太子刺瞿與

見鄭師懼而自投車下驚怖而死驚怖而死陳不占將

良援則失哺車則失軾比至趙羅趙羅無勇

聞戰聲於門外驚怖而死李長習李長習魏九州春秋曰劉

作而伏李長習李長習表攻西州春秋曰劉

子緒守拒時柏李長在城中聞兵勢恐室牽

被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氏出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雅量

流矢雨集孔文舉在青州為表譚所攻流矢雨

自名士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滑濱克日

若名士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輿葛巾毛羽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可人可人魏軍次

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可人于興平

蜀假費文律節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文

偉留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

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火攻下策仲周

智飲酒醉曠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

橫得重名須臾舉燭燭火燭伯仁伯仁笑曰阿

如火攻固汎海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

出下策耳汎海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

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

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火

發王于謙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于猷

走避不惶取履于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

憑而出不異乎常世置青氈置青氈王于敬夜齋中卧

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雀鼠耗雀鼠耗張士簡名率

匱我家舊物可持置之雀鼠耗雀鼠耗酒疎脫忘懷家

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壯哉

鼠不復射殺牛殺牛弘弟好酒而醉嘗因醉

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

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自若讀失印裴晉公名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

書不輟失印裴晉公名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

白得之度亦不問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

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

處人服不問朝士日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

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遠止

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

人服其量也時碎玉蓋韓魏公知大名府日有玉

每晏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蓋其上一日

召守使飲且將用之酌酒勸客俄為一吏誤觸

倒其卓玉蓋俱碎座客皆愕然吏伏地請罪公

神色不動乃謂客曰凡物成敗皆有定數顧謂

吏曰汝誤也非故也然燭鬚燭鬚韓琦帥定武夜作書

何罪之有座客嘆服然燭鬚然燭鬚韓琦帥定武夜作書

侍卒他顧燭然公鬚公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



巫呼之曰勿勿渠今已認牛後漢劉寬嘗行郊解持獨矣軍中感服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竟曰倘有相類事容脫誤幸狂生訕宋李沆秉鈞日有狂勞見歸何謂謝之失公遜謝曰侯歸家當自許審狂生遂發訕怒引退後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罵武襄不絕口有劉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晏孫汚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詆罵武襄不絕口俄又擲樽俎而起時孫汚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小動笑語愈溫易唾面自乾唐師德字宗仁其弟守代州釋之官教之耐事第日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五庫集注

其怒正使不揚過失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常欲自乾耳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誤呼先相名韓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為京兆尹時父早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臯但添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常病小瘡令醫傳膏而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臯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

施惠

請粟于華使於齊冉指困魯肅字子敬不治家為務周瑜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困采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奇遂

定僑札與隣里夫子謂原憲與爾隣里鄉黨乎頒故舊馬援用之馬羊數千穀萬斛數日殖貨貴能散父粟吳全散施否則守錢虜耳乃盡頒故舊散父粟子橫父柔使齊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琮皆散倒懸之患不及餽鍾命鍾子罕卒子展以子罕之敵報父奇之積以待施周禮遺命也士多歸傳懷于好施士積以待施委積以駱姊駱姊并告母使分施賜豈獨受冠恂待施惠因士大夫致此豈可獨受耶不曰來取傷惠孟可以與可以周急急不繼富

五車霏玉卷之九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人事部下

賤附

竄貧 空也 毛詩出自北門憂心須捷 捷謂狎走  
楚人貧衣被醜 褸裂 同上褸衣褸裂 同上左傳  
敝謂之須捷 褸裂 同上褸衣褸裂 同上左傳  
六極 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貧也 六極 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六韜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  
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  
五車霏玉

卷之九

一

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  
便八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  
事燒衣十盜安得富也 壁立 貧徒四壁立  
袍 語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短褐 夏則被  
索含菽飲水不掩形而場竈 桑樞 甕牖 莊子原  
居環堵之室桑木為樞而甕為牖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憲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也憲  
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子 陋巷簞瓢 子貢曰賢哉回也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地無立錫 貧無業也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地無立錫 貧無業也  
頃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 赤窮  
年貧無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卓 赤窮

赤貧

同貧如洗

上懸鵲

子夏貧常懸鵲

永平

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 金中魚 范丹桓帝時

大夫之驕我者吾不為臣 金中魚 范丹桓帝時

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絕糧間

東郭先生 史記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

道中人笑之 冬月無被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

箕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 蝸廬 魏書楊

宰城守不以私介意故身退之後家 鬻春 家貧

無餘財蝸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餓 鬻春 家貧

寄食 韓信初貧寄食漂母曰吾必厚報母 僵臥

大雪丈餘洛陽吏按行見人家皆除雪而表安

門無行路謂安必矣令看之見安僵臥問之

曰大雪人餓不宜干人 蓬蒿為室 高士傳老萊

陽以藿葭為牆蓬蒿為席 落魄 魄音托貧 雷轟薦

室杞木為牀著艾為席 落魄 魄音托貧 雷轟薦

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上謁平生未嘗飽

本使售于京紙筆已 藜苲腸 當食藜苲 苳苳

無肉盤中唯 數奇 命乖 坎壈 楚辭坎壈兮貧

見首宿而已 數奇 命乖 坎壈 楚辭坎壈兮貧

賀貧 國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

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

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

暇何賀琴歌於編蓬之中顏延之庭誥曰富則  
之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盛貧則病其矣不惟  
形色巖巖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葉必有  
家人誦讓非廣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操故欲  
蠲憂患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古人見深則憂  
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  
也賤白屋周公下白馬驕蘇秦先貴張儀來謁  
軍門主寶蓬戶華圭之執鞭之士賤忙隸之人  
上同

富

素封史記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願者  
者命曰丹亢漢書寡婦請先得丹亢計算有如  
素封而檀其利以致富焉

五車傳五

卷之九

三

不足王戎殖財賄家僅數百秤量珠玉郭況累  
庭中起高閣置衡石借車子搜神記有周舉噴  
於其上以秤量珠玉借車子者貧而好道夫婦  
錄案籍曰此人相貧限不遇此救外有以給與司  
賜千萬車曰此人生請鑿井得錢陰風俗通河南卒  
以借之天公曰善鑿井得錢陸橐  
之時隨母流轉客居盧中高皆言多財人  
鑿井得錢千萬帝遂因得富高皆陸橐  
送賈橐中裝直千金後歸家五男分越橐各二  
金紫標黃榜梁武帝弟蕭宏性愛錢凡錢顧指  
如意指麾則動願目指氣使上漿酒羶肉飽宣  
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  
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羶肉蒼頭盧兒皆用

致富非金元郭況遷大鴻臚上數幸其第賜積

財如山石崇百道營閉門成市東觀漢記樊重

輜車千乘史記穰侯出僮客萬人子仲業貨

黃產巨萬谷量牛馬斥賣求奇物問秦始

其名用貧求富史記曰與時與積者至用谷量牛馬秦始

也此言末業貧為富不仁陽虎云為富不不受分

邑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

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君子之富楚王問莊辛

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餘食人不使

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

其壽樂不傷於患齋錢十萬王充論衡曰楊子

仁義猶園中之鹿欄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

可祿使桓寬鹽鐵論曰人大五福尚書五福賞

子對曰善人富謂之貴天殆富富謂之貴天殆富

之有馬千駟齊景公有財雄祖以財雄北邊僮

僕指千言多能散能散好禮富而子太叔曰

其上不慙也富而卑墜腐鼠列子虞氏梁之富人

道陳酒擊博博者別中而笑飛為墜腐鼠中俠

客飲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乃將我以腐鼠乃聚

五車傳五

卷之九

四

衆攻之滅其家生驕  
後之致禍非一途也  
**多藏厚亡** 必厚必

**客齋**

**鑽核** 王戎家有好李黃恐人得 **執籌** 王戎園田

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 **還直乃歡** 上

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遺衣更**

王戎女適裴頠錢數萬久未還女後 **取** 其同上王戎從子將婚取

帝在東宮時從洪而更責取 **曹洪** 富性吝嗇文

富擬王者而意恨之 **鄭太** 項食常有田四百 **錢癖** 和

人謂之有錢癖 **衣弋絺** 張安世字少孺尊爲

夫人自紡績家僮 **不足觀** 子公侯然而身衣弋絺

七百人皆有手役 **不足觀** 之使驕且吝其餘

五車第 **五** 卷之九

不足觀 **不假益** 仲尼不假益于子夏曰商之爲

也取已 **不假益** 人也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護其

短以能久 **自繫衆** 漢吏部張允家貲萬計性

威入京師墜井 **而卒** 續世說

**貴**

**七葉** 左思詠史詩曰金張 **五侯** 漢書成帝封舅

爲成都侯立爲江陽侯根爲曲陽侯逢爲高 **金**

**張耿** 漢書曰耿氏自中

**與爲**

**三主**

**五公**

東觀漢記耿氏自中

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司馬彭漢

書曰表安桓帝時遷太尉四葉五公許史

司馬車騎將軍又史丹男九人皆以升仕爲侍

中自宜元成哀外戚與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

皆重侯累將 **梁竇** 謝承後漢書梁氏在位二十

窮極富貴 **梁竇** 餘年窮極盛威行內外百

僚側目莫敢違命東觀漢記曰章帝明竇太后

臨政竇憲爲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

璫將作大 **垂三組** 漢書楊僕南陽人也稍遷至

匠光祿勳 **垂三組** 主爵都尉南陽人也稍遷至

將軍有功封梁侯因歸家懷銀 **佩六綬** 史記蘇

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 **佩六綬** 秦說六

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于王省 **一門三后**

謝承後漢書梁竇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

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

將尹校五 **六葉九公** 荀伯子荀氏家傳曰惟我

十七人 **六葉九公** 之先至于有晉人物盈朝

五車第 **五** 卷之九

衣錦行 **萬石** 石建父子珥貂代綰王金

遷一歲 **三入** 明唐

**游俠**

意氣史記意氣高作權力權行州里橫穎川

交通無非豪脫季布陰朱家活豪士以百數

不推埋王溫舒少時結客場感分遺身日雄

見之從交黨結倫輕生重背公公黨游俠傳日雄

公感黨之義成守節奉公萬章婁護俱俠甯城

同四豪稱首漢書曰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

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陵趙有平

俠鷄鳴狗吠無不賓禮而談者以四豪為首

魯朱家俠大鄭當時上劇孟楚反時條侯為太尉

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汝諫不

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

可用淮南子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不

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反謂其子

日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

也楊阿若常以報警解怨為事故時人謂之號

日東市相殺楊阿若燕市荆軻飲夷門侯嬴夷

灌夫者為人剛直使酒不好而諛權貴勢在已右

廣衆薦寵下輩匹夫之細游俠傳序郭解之倫

權觀其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絕

崇非之資惜乎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未流殺身以

幸也幽并之俠家子幽并游俠兒荆軻焉政

奢侈潛附

殫物窮寵張衡東輕肥賓從皆珠體汰心侈

相高七雄並爭競瑤臺瓊室臺室以瑤冠冠子鄭

服之不聚鵠冠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

有獸炭羊作獸炭謂屑瓊弁傳楚子玉為瓊

不與果戰石棹桓司馬自為石棹三年而不成

敗之錦維實甘寧字興霸道路任止緒錦維速

愈之錦維舟去或割棄之以示人之奢也

戾以速戾於厥躬自邪所自邪也子夏心戰史

子夏孔門之高弟猶云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

聞夫子之道而樂之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

手盜夸老子服文彩厭人家之主奢侈以家終

取以伯有修沐終奢靡相尚石崇與王體羊秀

愷以柏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布步障四十里

崇作錦步帳五十里崇泥屋以椒愷屋以石脂

碎之其爭豪如此丹楹刻桷魯莊公丹桓官

孫諫曰儉德之共也後惡之大也先鏤簋朱絃

君有共德而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鏤簋朱絃

仲抱甕以釀羊琇冬日令人抱甕取聖人去泰

老子曰聖人蟬蟬刺奢詩序蟬刺奢也昭公

去奢去泰蟬刺奢詩序蟬刺奢也昭公

將無依焉曰蟬蟬之羽衣裳列女樂諸生常有

千數常生徒後列女樂金埒音書王濟性象後

地貴濟地馬場編僭雍徹以雍徹為地室  
錢滿之特人謂金時而懸  
納王馬卻至聘楚楚子享之為地室而懸請隧晉侯  
章也開他通路曰隧王許曰王章也言天子典  
下舞八俗孔于謂季氏八俗舞于庭夾穀焚香  
上蔡字彥成為交趾太守出入鳴鐘磬備威儀  
節子第後兵騎滿道胡人來轂焚香妻妾乘輿  
人賞之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仲尼曰惜也  
不知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注繁纓馬  
器諸侯之制也綠衣黃裳前安上僭詩綠衣今未  
色黃正色綠衣反玷樹塞管仲僭諸京城百雉  
反黃裏非禮制卷之九

鄭共叔段為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匹士之祭祭謂之禮匹  
非制也君將不堪傳居處不淫處不淫上僭  
竊也君子大夫已上也下僭  
下僭下不僭上

任誕

飲酒非類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  
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百錢掛杖  
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百錢掛杖  
頭酒店便獨酣暢踴躍當世貴盛不肯請也拍浮  
酒池畢茂世名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糟肉更

堪久飲酒不見酒家覆餗日不  
爾不見酒內乃更世久不羣書與親舊聞白羊  
今年因得七百斛米不羣書與親舊聞白羊  
肉美騎別集友進坐良久荆州從事桓宣武曰卿向飲  
客事何以便去答曰友問曰羊肉美一生未嘗  
得美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容今已飽不復須駐  
了無便呼酣飲泰尹疎放好酒嘗步屣白陽飲  
辨色此日飲酒無偶野間遇諸門求通表曰胃中壘塊  
昨日飲酒無偶野間遇諸門求通表曰胃中壘塊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熟讀離騷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與騶對  
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與騶對  
飲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晏晏不  
飲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蹇慢與車前

三驕對飲觀者如所恨古人不見我  
堵謝處之自若所恨古人不見我  
恨我不見古人所所與遊不盡擇  
恨古人不見我所與遊不盡擇  
且起不拾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  
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矜矜有不能  
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咄咄子陵世祖幸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  
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決  
耳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  
汝耶歎息唯問長柄葫蘆陸士衡初入洛洛客張  
升與而去唯問長柄葫蘆  
其言唯問東吳有長柄葫蘆性嗜酒得種來否陸兄





之牆下旦食雞子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  
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履齒蹶之又不  
得蹶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  
聞而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性急有容謝無逸  
當無一毫可論況藍田耶性急有容謝無逸  
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  
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史  
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不意天壤之中有  
時人歎其性急而能容復坐不意天壤之中有  
王郎謝家意之不悅太傅冠釋之曰王郎逸少  
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  
父則有阿大中郎澤從兄弟則封胡過未不意  
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殺鵲桓南郡小兒時  
謝韶小字過未謝淵小字殺鵲桓南郡小兒時  
鵲共闔南郡鵲母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鵲欄  
間取諸兄弟鵲盡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  
五車露玉卷之九 十三

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投局謝弘微至  
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投局謝弘微至  
人未嘗有梧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  
勢一弘微大怒投局於地病足梅侍讀名詢晚  
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病足年躁于祿位而  
有鬼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鄧禹笑人王融  
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孫登無怒晉  
登性無志怒人投諸水中欲觀其怒既出便大笑本  
欲觀其怒既出便大笑本

飲餞毛詩出宿于祖韓侯出祖出宿于曆  
送南浦楚辭余交手今連贈言辭于孔子曰贈  
行送美人今南浦贈言辭于孔子曰贈

以帛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曰不  
不達不勞無功不患無親不信無德不恭無體  
慎此五者子路曰送言孔子曰子路而老子送之  
田頤終身奉之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  
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  
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于  
灰者好議人之惡者也博辯闊大而危其身驪歌行  
歌驪駒驪駒在路僕夫整駕雨泣如雨一日三秋  
彼采蕭兮一日三月不見如三月不見如三月  
三春一移斗柄春參商東西二星分袂解袂  
同判袂同分手同分首同執手詩執手執袂  
上判袂上分手上分首上執手詩執手執袂  
之袂兮仲立望衛莊姜送歸妾詩涉淇涉淇  
五車露玉卷之九 十四

牽衣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曰舍我故  
抱祖道古之行者必悲莫悲離別莫樂今生  
知重自愛樂府飛鵲行曰念與君離別氣絕  
力加飡飯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  
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  
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  
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唱陽關朝朝唱陽關  
捐勿復道努力加飡飯唱陽關  
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淚如綫杜詩  
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淚如綫  
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注云張衡古別離曲  
烏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  
止寒心酸鼻杜詩別離孤子寡婦寒心酸

人豈鹿豕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諸  
故人談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曰先生  
與彼二子善彼有戀之心未後會何期懷  
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親之謂乎  
婦人也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貴之譏謝承後漢書范丹與王與親善與為漢  
非陳澗之所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別路丹曰  
今子遠適于里會面無期如其相追將有慕貴  
之譏矣與瞻望弗贈子以不拜東觀漢記陳遵  
及丹長逝不顧王丹謂遵曰俱遊世反覆唯  
使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  
贈子以不拜遂  
屏而別遵甚喜

行旅

遠歸附

東裝行辦嚴同發邁行征邁同挾糗齊僑處居  
至車即浮陸而棧山航海遠險傳舍驛館蓬廬上同  
羸糧羸擔也乘遽乘遽而至逆旅舍客羈旅寄  
趣裝猶言治治任整理嚴程行嚴駕同跋涉行  
日跋水問塗塗路也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  
行日涉問塗塗路也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  
牧馬童子問塗焉問津使子路問津焉孔子宿  
春糧適百里者宿春糧適莽蒼莊子適莽蒼者  
猶果然莽蒼近也徂矣言徂矣何之子暮何之

遊覽

馳騁征夫蕭蕭馬鳴必有方父毋在不遠有行  
色古詩車馬悲故鄉古詩日暮途遠且窮日力  
則窮日之力旅次也舍羈旅之臣幸若獲秋蓬  
之轉無定席不暇煖言駐賸行以物戴星早行  
驥同行假道借路扞牧圉社稷不有行者誰守  
牧靡所底戾戾止輒躬灑掃郭林宗別傳林宗  
灑掃及明夫後人至見之薪水自備  
行每止不累主畫錦歸榮捆載而歸得財濯足  
請遠歸沈塵上同軟脚酒上歸自邊樂

登農山家語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  
志從舞雩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遺老忘死  
臺之遊楚昭王欲之荆臺彭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  
人遺老而忘死登會稽史記太史公登會稽山  
風景不殊世說曰過江諸人每暇日輒相要出  
有江山之異登崑崙揚今洛陽日將暮今望心飛  
歸遺極浦為憂詩駕言出遊眺望以遠望可  
挑達詩挑兮達兮今在城闕刺宛丘丘子之上宛丘

刺陳幽公樂九原音趙文子觀於九遨遊詩以  
遊蕩無度原曰樂哉斯丘遨遊詩以  
無非事者無有無事濟勝具許掾好遊山水  
人云許非徒有勝韓愈好奇奇嘗與客登華  
情實有勝之具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  
狂慟哭為遺書華山令百計取之乃下

### 懷舊

求舊高書人惟求舊不遺論語故舊不久要論  
器非求舊惟新遺則民不偷久要論  
平生之言故之思玄度清風朗月令人思玄  
鉅鹿下漢文帝謂馮唐曰昔有為我言李齊之  
鉅鹿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  
下也遊子悲故鄉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  
五庫錄五 卷之九

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  
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  
諸母故鄉人樂飲極哦停雲之詩思親友月落  
歡道舊故為笑樂  
屋梁杜甫夢李白詩落月暮雲春樹杜甫春日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動山陰夜雪之興  
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子王  
忽憶戴逵乘興便乘小船詣之極竭望望之思  
言思之切也若葵藿之傾太陽思心若葵藿  
搖搖我心如懸旌思暮朋友如思其人到其鄉  
東觀漢記章帝幸東平王祭東平王酹墓高士  
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公酹墓徐  
懷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及  
懷亮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致酹

### 慶賀

取妻賀取妻者曰聞生子盧給父與太上皇同  
生里中持求賢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  
牛酒相賀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  
將興也君自以爲不足其臣也若有餘今主任  
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不知所賀傳于王治兵  
又求賢人吾是以賀不知所賀傳于王治兵  
貴過三人耳子文薦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  
賀得地呂氏春秋云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  
乎輕賀冬至漢雜事云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  
重也賀冬賀漢雜事云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  
燒北澤管子云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  
人賀恒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

之利矣是歲租稅反弱晏子云景公探雀穀  
九月而具粟又美反弱晏子云景公探雀穀  
再拜賀曰君有兩鹿隨後漢書鄭玄傳云臨淮  
聖人之道矣兩鹿隨後漢書鄭玄傳云臨淮  
曰聞三公輔書作鹿相隨慶弔相隨漢劉向與  
明府必爲宰相矣相隨慶弔相隨漢劉向與  
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多  
奢驕奢則賀誕慶生懸弧男子生曰懸桑弧蓬  
禍至也賀誕慶生懸弧男子生曰懸桑弧蓬  
四設悅女子生曰設岳降詩崧高維岳駿極千  
方設悅女子生曰設岳降詩崧高維岳駿極千  
申甫南侯也生甫令旦上綬麟祥旦徵在以編  
申甫南侯也生甫令旦上綬麟祥旦徵在以編  
綬繫初度之辰生自稱誕彌令旦生曰大椿之壽  
綬繫初度之辰生自稱誕彌令旦生曰大椿之壽  
壽稱人



卷之九

三市五

卷之九

三





矣吾從若斧者焉  
馬鬣封之謂也  
土饅頭墳  
壽藏  
稱人  
安居穴

上佳城  
稱人  
宿草不哭  
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卜  
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其宅卜  
孝經云卜其宅  
不斬木  
為宮室不斬于  
丘木注廣教也

挂劍  
延陵季子挂  
過則式  
墓則式  
不避塗潦

曲禮送喪不由徑  
不歌  
葬鰥寡  
黃霸字次

送葬不避塗潦  
不歌  
葬鰥寡  
黃霸字次

葬者霸為區處  
衰經千餘人  
鄭玄傳玄卒遺

徑赴者千餘人  
命駕撫棺  
范式字巨卿與張

吾已歿其時葬子能送我乎  
式覺即服朋友服  
命駕而往及葬式未到引發中路而極不進

其母曰汝待巨卿也  
巨卿乘白馬素車至撫棺  
曰元伯可進矣  
進式乃修墓種樹而還

字元  
四方來會  
後漢書郭泰卒四方之  
荆棘不

生  
城十里  
家墓記  
孔子廟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

高  
城十里  
家墓記  
孔子廟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

冢  
中二尺  
家墓記  
孔子廟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

來  
種之益  
孔子弟子異國各持其國樹  
珠璣玉

匣  
西京雜記  
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璣玉匣

以  
為然  
伐蜀過子儀墓  
賣兒女葬  
後周王德喪

名  
公如并  
一安賣之以營葬德  
種瓜辦葬  
靈收

後  
位大將軍  
慶嗣位開府史  
種瓜辦葬  
靈收

馬  
革累尸  
馬革累尸還葬  
爾展墓

展墓而入檀  
封墓  
武王封比  
冀神理絲絲載公

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  
冀神理絲絲不與氣運俱盡耳

所以尊名  
其行善善惡惡為謚所以尊名也

暴貴  
禮記君子已孤不更名為暴貴不為父周道

幼名冠字死  
行之迹  
大戴禮謚者行之迹是以

行出乎已  
知行  
其謚貞惠文子公叔文子卒

名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君曰昔

者衛國凶  
謚夫子為弼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

夫子聽衛國  
之政脩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

平謚夫子  
是以謂之文  
子貢問孔子何以謂

不耻下問  
是貞節先生  
漢記范丹中平二年卒

行論謚僉曰  
宜為貞節  
謚有七十二品禮記

善傳聖謚曰  
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  
以為恭

恭王謂大夫曰  
不穀不德公師於鄭以辱社稷

若從先君於  
廟廟請為靈若厲言加惡謚也既

何毀之君臨  
楚國而知其過可不謂之恭乎

哭龔勝  
漢書龔勝有父老來弔其哭甚哀既

遂趨而山  
莫知為誰  
哭陳蕃賢武為中官

害郭林宗哭之於野慟而歎曰人之云情之  
所鍾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  
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此王曰聖人忘情  
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峨峨若千丈松人  
喉若千丈松曰峨峨哭衛洗馬喪謝鯨哭之感動路  
人鼓琴數曲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  
其慟復徑上林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  
先頗復賞此否因大慟遂下執孝子而出人  
琴俱亡王曰子猷來奔喪不哭子猷先出子猷  
入坐靈牀上取子猷琴彈之既久月餘地云阿  
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地云阿  
兄風流頓盡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二  
五車露王卷之九

道禮縣之曰哭有二道有節哭號號易旅  
笑後號哭之有哀而哭之有節哭號號易旅  
所望於法護王於是性哭督帥刀約不聽前日  
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  
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法護敬美哭穆伯喪敬美  
陶小字末婢謝琰小字敬美哭穆伯喪敬美  
晝夜哭孔子之喪敬美子罕哭介夫禮子罕哭  
子哭陳莊陳莊子歿魯人欲勿哭縣門介夫哭  
得而哭今大夫交政樂布哭彭越布爲梁大夫  
離欲勿哭焉得勿哭樂布哭彭越布爲梁大夫  
使齊未反越夷三族布回奏事越頭下哭之史  
補以聞上怒布曰云云恐人人自危乃釋布爲  
都人不盡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而退有慟淵

有慟平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野哭非其所而  
序哭序而哭之哀効文子曰夷狄哭之而哀  
音斬哀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  
哀之發於聲者注三曲也哭秦庭傳申包胥立  
不絕聲上曰秦哭窮途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  
輒慟哭哭則不歌哭則不歌爲位而哭子思哭  
而返交手禮親始歿枕股傳衛殺甯喜尸諸朝石  
哭而交手禮親始歿枕股傳衛殺甯喜尸諸朝石  
出衣其尸枕呼滅子蒲歿哭者呼滅子蒲名曰撫  
尸後漢京兆人脂習與孔融親善每成融剛直  
及融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收  
舉捨我死吾何用生爲曹操大怒收習將殺之  
後故出魏文帝以習有樂布義加大中大夫

成珠鮫人泣如雨詩泣涕泫然孔子既得合葬  
後至孔子問焉曰防墓崩孔子泣岐楊朱泣岐  
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班竹相如泣涕  
可西可女哭齊景公涕出斑竹相如泣涕以淚  
南可北女哭而女於吳孟斑竹相如泣涕以淚  
沾袍仲尼感麟反袂潺湲涕楚辭橫流嗚咽哀  
每念王室孺子泣禮記弁人有其母歿而濡子  
鳴咽流涕孺子泣禮記弁人有其母歿而濡子  
爲繼未嘗見齒同上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  
也泣霑襟尸子曰魯子著坐語相泣左叔孫姑  
泣霑襟尸子曰魯子著坐語相泣左叔孫姑與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請相油樂左迎而  
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以子吾聞之哀而  
樂樂而哀皆喪撫而泣之國語叔向見司馬侯  
心也何以能久撫而泣之子撫而泣之曰自  
其父成也吾與比而事君也昔其涕泣不可  
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禁戶子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  
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數行下呂氏春秋吳起  
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錯諸之魏武侯侯使之召之吳起至潛然涕  
於岸門止亭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  
泣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  
既已壞曲池即已堙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撫  
林者獨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  
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潸然涕一人向隅  
泣曰令夜立者破國必邑之人

東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泣罪  
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泣罪  
人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  
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吾為君百姓  
皆以其心為之泣周舍新序周舍事趙簡子居無  
心是以痛之泣周舍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  
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  
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愕愕自周舍死吾未嘗  
聞吾罪也吾國幾過殷墟史記箕子過故殷墟  
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燕市相泣荆  
與高漸飲於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  
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之而泣史記寶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  
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  
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枕席有涕

泣處東觀漢記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  
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夜雨屋漏吳錄曰孟宗為驛騎未捷軍吏將母  
以謝母母曰但當登峴山襄陽耆舊記羊祐與  
勉之何足泣也  
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過  
書舍何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  
也心願其得學故側然涕零也師哀之作楚對泣  
之而為之泣曰欲之可學不須費也  
泣世說過江諸人每出新亭藉草飲晏周侯嘆  
唯丞相慨然作色曰  
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卷之九

手

五車露玉  
笑  
啞啞易笑言晏晏詩言笑嘻嘻易父子嘻嘻嘻  
語笑載笑詩載笑莞爾語夫子莞  
今好口至矧父母有疾笑不解頤笑也匡衡能  
輔也  
之語曰匡說胡盧同上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  
詩解人願胡盧寶藏之周客聞而請觀之掩  
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掩口絕倒極笑曰驢  
笑也燕石遇風雨即飛之石  
然而哈哈笑哂哂笑曰哂至大笑曰至詩兄弟  
嘖笑韓昭侯曰明主愛一愧笑令人愧笑聽  
笑公是公聽然談笑談笑談笑談笑  
笑曰子虛試談笑三軍選諛笑孟喬肩鬻笑  
猩猩啼而人就禽鬻鬻笑而被格吳都賦猩猩  
則啼為人所禽鬻鬻見火則執手而笑笑則上

脣掩目 鷄笑 斥鷃之笑 海若 同上河伯至北海  
被格 今我脂子之難窮也 吾 嫣然笑 東家之子增一  
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媽然笑 分則太長城一  
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媽然一笑惑陽  
城迷下蔡 大笑 老子下士聞道大笑 齟齬笑 齒若  
宋玉賦 孟嘗君 史記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趙  
忻笑也 孟嘗君 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  
曰始以薛公為魁梧也 但大笑 蜀志馬忠為人  
然今視之乃眇丈夫耳 但大笑 蜀志馬忠為人  
大笑而己 忽 頭沒杯案 魏太祖與人譚論戲弄  
怒不形於色 頭沒杯案 盡無隱諱及歡悅至於  
沾汚於巾幘也 樂然後笑 人厭其笑 孔明  
不能忍 蜀記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無造次辨  
五車罪五 卷之九 主  
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 纏鬚大笑 世  
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纏鬚大笑 世  
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  
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華華為人多姿又好  
笑不能自已 見影大笑 着綰憤上船水中自  
見其影便大笑 褒氏笑 褒氏不好笑幽王欲其  
不己幾落水 褒氏笑 褒氏不好笑幽王欲其  
燧舉火諸侯悉至無冠褒氏大笑 賈妻笑 賈大  
後弋我攻玉徵兵莫至遂為成所殺 賈妻笑 賈大  
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 陳搏笑 博聞太  
如臯射雉獲之始笑而言 陳搏笑 博聞太  
大笑墜驢曰天 未嘗笑 後魏宗室性剛毅未  
下從此定矣 未嘗笑 後魏宗室性剛毅未  
不笑今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笑比黃河 宋包  
口正行之氣偏有所人如此史 笑比黃河 宋包  
峭嚴未嘗有笑容 莫逆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人謂笑比黃河清 莫逆 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

與開口笑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營利鬼笑  
友誼 開口笑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營利鬼笑  
宋劉伯龍歷郡守貧窶然將營什一之利為  
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  
鬼所笑也 哄堂笑 有不可忍者維端大笑則三  
遂止更 哄堂笑 有不可忍者維端大笑則三  
院皆笑 乞假附  
債負 乞假附  
焚券 馮贗酒 高祖從王媼氏武負贗 貨粟莊周  
於監 折券 援 倍息 賈而買錯曰急政暴賦有者半  
河侯 折券 援 倍息 賈而買錯曰急政暴賦有者半  
稱舉息利也 已債 傳曰已債注已止 稱時息 書  
倍利而舉債 已債 傳曰已債注已止 稱時息 書  
商賈大者稱時息少者 貸子家 起長安列侯行  
坐列販賣主稱舉也 卷之九 主  
從軍齊資子家以關東勝負未決莫肯與之惟  
母鹽氏出千金貸之其息十之三 吳楚平一  
歲中息 國服為息 月禮除者祭祀旬日喪紀三  
十倍 國服為息 月禮除者祭祀旬日喪紀三  
所出為 鬻賣以償 晁錯曰故有鬻子孫 不假免  
息利也 鬻賣以償 晁錯曰故有鬻子孫 不假免  
官 稱常恨之而後因事而免官爵 試貸卜事 越  
夫 種臣觀吳政驕矣請試之貸粟以 借乘者 借  
上其事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之 借乘者 借  
人乘 乞食 野人野人與之鬼不反 乞食 乞  
之 乞食 野人野人與之鬼不反 乞食 乞  
書曰曹操父彊句 強勉呼庚癸 吳中叔時乞糧  
高乞句 曹操父彊句 強勉呼庚癸 吳中叔時乞糧  
梁則無有 梁則無有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 梁則無有  
諸其隣 名器不假 有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 梁則無有  
而與之 名器不假 有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 梁則無有

外不通內外不通之假量而後入禮之假於人  
不人而後量亦無幾求言所焚車  
量其可否亦無幾求  
曾有奸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  
不敢言既後開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  
何以車為焚契遺文焚削文契

夢寐

黑甜黑甜曰魂交莊子曰其夢也魂夢協二人夢  
良弼說高宗夢帝資於良弼見周公吾不復夢

見周樂廣論夢衛玠問樂廣夢云是想耶樂曰四  
也玠思之經日不得成疾廣聞故命駕往剖  
析之即愈廣嘆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浩論夢或問殷浩曰得位而夢棺得財而夢  
木蠹上故得財而人無夢文中子曰至夢中  
夢穢時以為名言又華胥夢黃帝晝寢夢游華胥

占夢莊夢之中又華胥夢黃帝晝寢夢游華胥  
待其天下治如黃梁夢開元中呂翁經邯鄲有  
華胥氏之國也黃梁夢盧生同邸主人方添黃

此當榮適如願生但記身處枕中未幾登第  
出將相五十餘年榮盛無比忽欠伸而寤呂翁  
百旁黃梁尚未熟生曰先生以此室吾之欲

胡蝶夢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不知周也我然  
胡蝶之夢為周周與胡不知周之夢為胡蝶

胡蝶之夢為周周與胡不知周之夢為胡蝶  
胡蝶之夢為周周與胡不知周之夢為胡蝶

王曰吾南柯郡屈卿為守吞鳥羅含夢吞五色  
王曰吾南柯郡屈卿為守吞鳥羅含夢吞五色

吐鳳楊雄作甘泉賦王燕入懷張翰夢入懷中  
因而有孕反生說夢鈴梁任昉夢鈴  
登科屢仕至宰相夢鈴梁任昉夢鈴  
降降其一鈴落懷中心悸因夢松丁固夢松  
有孕占者曰必生貴子遂生訪夢松丁固夢松  
字十八公後夢蘭燕估夢天使與已蘭曰安不  
手文公曰諾生夢蘭宋太祖母昭懿皇后夢日  
穆公名之曰蘭夢蘭宋太祖母昭懿皇后夢日  
祖將生之夕光昭室中後又夢神人捧日夢鯉

延算夢入天門晉陶侃夢身生八翼飛而上天  
不得入關者以杖擊之因墜地長庚入懷白始  
折其左翼後侃仕至八州都督

主母夢長庚入懷因名手捧日光唐楊炎夢登  
白蓋長庚即太白星也手捧日光唐楊炎夢登  
赫然將墜已以太白星扶之之後拜夢鑿破心尹知

人持巨鑿破其心驚寤換眼陶穀少時夢數史  
思上萬安第一眼六經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  
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服即云錢五萬安第

奈一雙鬼眼何必不至大位乘異記蕉鹿人  
新於野遇駭鹿驚之恐人見也藏諸五句一覺  
列子曰西極有人不食不衣而多正鼻徐郎

鼻曲而小鼻徐郎徐鼻中皆人鼻徐曰形象不薄但  
鼻曲而小鼻徐郎徐鼻中皆人鼻徐曰形象不薄但

瑞直歷官正郎括與志夢葉與殿齊宋真宗夢  
瑞直歷官正郎括與志夢葉與殿齊宋真宗夢



夢與殿相齊明日視榜第一一人乃蔡夢全身熱  
齊也帝喜曰得人矣後數年果拜相如夢身熱  
張敬兒信夢為南陽守妻夢一手熱如火為雍  
州夢一腹熱及開府夢半身熱散兒意欲食羊夢  
曰吾妻後夢羊踏菜園有人常食蔬兒意欲食羊夢  
全身熱矣  
夢五色筆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後  
五色筆還之爾夢為君有老役夫書則呻吟即  
後無美句本謝安夢乘桓溫車晉書謝安  
覺而曰吾書為僕謝安夢乘桓溫車晉書謝安  
夜為君何愁列于謝安夢乘桓溫車晉書謝安  
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與行十  
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與者代其位也十六  
里今十六年矣白雞主西今夢得鞭策夢得鞭  
策飲有使也

五車彙玉

卷之九

三

嘲戲

善謔詩善戲謔今解紛史記譚言屢謔浪詩謔  
不為虐今解紛史記譚言屢謔浪詩謔  
是悼嘲莊莊不常矜莊故有戲笑之曰有解  
嘲楊雄作賓戲班固作堯舜千鍾孔叢子曰平原  
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談堯舜千鍾孔叢子曰平原  
路盍盍尚飲百枯古之賢聖無下能飲也吾了  
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問賢聖以道德燕人未  
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  
然也平原君曰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  
也晏子伴對齊景公問東海黃華而不實何也  
而拔其布放華之不實公曰吾令鹿觸優旃泰  
伴耳對曰伴問者亦當伴對令鹿觸優旃泰

也始皇議大苑圖優旃曰善多縱禽獸  
其中冠來令麋鹿觸之始皇乃縱止  
同上始皇置酒而天雨旌楯者苦寒旌旃之  
短幸休居於是始皇割肉自責肉大官曰吳不  
使旌楯者得半相代割肉自責肉大官曰吳不  
來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何壯也割之  
受賜又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何壯也割之  
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復自譽復賜酒肉善哉武  
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  
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曰名善哉帝陰使  
朔其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  
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兄  
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牛所長少有大為獨  
吳志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調譚澤澤  
不能答辭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大為  
五車彙玉

五車彙玉

卷之九

三

狗無大為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  
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  
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短尾為刀桑於桓溫坐嘲  
韓生喜笑而奉無對短尾為刀桑於桓溫坐嘲  
曰刀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刀那得韓盧  
後傳曰明公未之思耳短耳狐葛瑾似驢諸葛瑾  
者則為刀也一坐推嘆焉葛瑾似驢諸葛瑾  
驢孫權大會使人牽一驢題面曰諸葛子瑜瑾  
子恪請筆續兩字曰之驢舉坐歡笑乃賜洛此  
驢得讓具欲罪之雍雍先主曰早禁酒吏得人驢  
曰彼欲行淫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不言葛  
其具與驢者同先主笑而赦得讓具者不言葛  
王言葛王恢曰不言馬驢而不言驢馬豈驢勝馬  
耶亦有神槌語林鍾士雅語祖士言我汝賴之



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居大不易白居易初至京願況戲之

風吹又生嘆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不盡其

水利獻策王介甫為相大講水利劉貢父嘗造

得良田萬頃但求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

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見章子厚

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成後七年北歸時章丞

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

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崖州地望

最重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

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米顛日設客皆一時名

戶參軍他州何可及卷之九

上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

人皆以帶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

佳諺秦太虛名觀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

爲佳戲之諺前言戲之耳謂斬之公斬之曰始

諺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旁狎

病之遂試宋公注戲而相狎曰斬也旁狎

所也玩人德

盜賊

暴客重門擊柝相翔秋官野廬氏掌賓客至有

僮僮以待暴客斬關斬關之盜不聚

人於荏苒之澤子草竊草竊於草野中竊盜也

太叔與兵以攻之

城狐社鼠城狐社鼠鼠竊狗偷米賊後漢張陵造

道者出米五綠林名賊赤眉同黃巾

攻劫謂之木賊寇寇寇注攻盜有道

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盜跖盜憎主人

竊財猶謂之盜小人勇

梁上君子後漢陳寔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

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呼子孫正色訓之曰

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

君子是也盜驚自投歸罪寔徐曰視白頭賊

擊壯貌非惡貧耳遺網二疋而遣之白頭賊

爲隨殺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降殲渠魁

書藏厥渠魁先擒王

莊子曰將爲肚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

必攝緘縲固局竊此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則

恐緘縲局竊之不固踰垣穿宇

大貧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爲盜向氏聞爲盜之

言不偷爲盜之意遂踰垣穿宇手足所及無不

探取俄而巳獲盜賊罪沒先人之罪國氏曰嘻

爲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雲雨滂潤山澤田產

育生吾禾黍植吾種桂陸盜禽獸水盜魚鱉皆

天地所有豈吾所有吾種桂陸盜禽獸水盜魚鱉皆

實人之所聚盜之獲罪宜搜金

哉向氏以爲重罔已也

有人淵藪通逃主鐵意隣竊

也言語竊鐵也動作態無爲而不竊鐵也

而得其鐵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無似

竊鐵 京師白劫 後宗室修義為吏部尚書惟事

不遜對眾呼天大唱賊人問曰白大賊乎更有賊

居曰物多者有官京師白劫非大賊乎更有賊

史竊鞋 鄧仁凱性貪為密州刺史家奴告鞋

竊其鞋史訴之仁曰盜摸鐘墨 縣陳述古知蒲城

刺史不是守鞋人 盜摸鐘墨 縣陳述古知蒲城

為盜者乃給曰某廟有鐘能辨盜為盜者摸之

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惟之令囚人惟摸之

惟一囚無墨訊之 防盜樓鼓 齊兗州刺史李崇

果盜匪池筆談 防盜樓鼓 齊兗州刺史李崇

樓盜發捷鼓亂擊俄頃聲 案小兒偷盜 齊孔

布百里無不擒獲談 案小兒偷盜 齊孔

見偷刈隣家稻曰十歲便能為 割牛耳 包拯知

稻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更 割牛耳 包拯知

有訴盜創牛耳者公使歸屠其牛既而有告親

者公曰何為割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盜殺牛 郭舒有雅行盜殺舒牛事覺來謝舒

盜殺牛 郭舒有雅行盜殺舒牛事覺來謝舒

人持盜 陶侃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何用曰行

人持盜 陶侃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何用曰行

柳樹因何盜 陶侃為諸營植柳都尉夏施盜柳

柳樹因何盜 陶侃為諸營植柳都尉夏施盜柳

因盜之施惶怖 不責盜銀器 宋張齊賢漕江南

因盜之施惶怖 不責盜銀器 宋張齊賢漕江南

事於懷公熟視不問後為相厥後多得班行此

奴竟不沾祿泣告公曰爾億盜吾銀器乎我懷

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

念汝事我日久今與錢三百千汝去門下自擇

所安益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不

可復留也奴震 不問盜米 楊城嘗絕糧遣奴未

駭泣拜而去 不問盜米 楊城嘗絕糧遣奴未

千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 不責盜筍

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也唐晝 不責盜筍

宋流道虞人有盜筍者止之曰此筍欲成林更

有佳者相與令人買大筍送之盜慚不取令人

置門 賊壯其志 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

而還 賊壯其志 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

得今日朱暉處無避 還戴封物 戴封字平仲遇

賊壯其志遂拾之 還戴封物 戴封字平仲遇

餘七 謙賊不知處封追以與 戴淵掠劫 洛陸重

之賊曰賢人也遂盡封還之 戴淵掠劫 洛陸重

甚盛 淵率少年掠劫岸上指揮皆得其宜神姿

鋒穎機於船屋上逢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

淵便涕泣投劍歸機乃 難當賊 李勣言我年

薦之仕至征西將軍機 難當賊 李勣言我年

賴賊逢人即殺十四 難當賊 李勣言我年

之十七人時為好賊上陣殺人三十餘為天下

大將用兵以救 人成也唐本傳

人成也唐本傳

五車霏玉卷之十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交纂輯

人物部

美丈夫

如瓠張蒼肥若畫馬援眉目如畫編貝東方朔目如懸

傳粉何晏玉人容儀俊爽時謂之玉人王塵

與手一色王夷甫美容貌常映珠王武子玠之舅也語

侯湛並有美容貌常映珠王武子玠之舅也語

同行人謂之連璧映珠王武子玠之舅也語

坐炯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投果又潘安仁每

然來映人後卒人謂之看殺投果又潘安仁每

以果投之遺帽晉書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常覽

常盈車遺帽晉書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常覽

如此兒耶常破帽入市買冠玉陳平美而艷

左傳稱公子宋玉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

願王勿與出入後宮宋玉曰臣東家之子增之

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

太赤然此女登牆三龍章鳳姿王戎曰王衍神

年窺臣至至今未許瑤林玉樹王戎曰王衍神

木形骸不自飾而龍瑤林玉樹王戎曰王衍神

章鳳姿天質自然瑤林玉樹王戎曰王衍神

風塵外物真漢相容貌絕人單于來朝遷延却

醜丈夫

欽願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欽願折額貌甚醜

必此兒遂舉之推額郭氏春秋陳有惡人曰

也承宮後漢書曰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使求

醜不可以示遠人乃管輅魏志曰管輅容貌醜

也支離隱願莊子曰支離者願隱於膺肩高

也勝禹長頸顏色亦惡矣天下獨賢之醜茂不

揚傳晉叔向通鄭嚴茂惡而立干堂下一言而

曰今天子少不顯子若無言吾其失子子羔貌

矣遂如故交不顯子若無言吾其失子子羔貌

惡家語高柴字子高長不過六尺貌甚惡睥目

佐宋左傳華元睥其目睥目

醜顏楚鮑叔牙貌以失人濟臺滅明字子羽狀

薄既而受業名振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厲恐似

取人失之幸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厲恐似

已視之恐其以已厲人醜人也

陽醜每出人惡之太冲亂唾容少時出洛陽道

婦人連手共榮之左太冲絕醜亦效岳遊遊於

是羣樞共亂唾之委頓而還

美婦人

淑姬詩彼美淑姬淑媛有南威之容可以論於

議於婉婉詩婉婉今情情詩巧笑倩兮南威戰國策曰

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西子西子即西

窈窕方音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窈

子好清揚清揚詩有美一人采莢凝脂凝脂螬蟬

瓠犀瓠犀頤頤人其頤衣錦紫衣手如柔荑膚如美

而豔左傳曰宋孔嘉父之妻美宋華父督見之

督遂弑焉公怒光可鑒又曰昔有仍氏生子鬢

五傳五傳五傳五傳五傳五傳

之是不嗣焉毛嬙驪姬毛嬙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

見之西施西施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嬌骨佳

也邢夫人邢夫人史記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

願見邢夫人邢夫人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

觀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王有詔邢夫人衣

低頭俛而泣李夫人李夫人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

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有佳人

召見之實妙麗黃公二女尹文子曰齊有黃公

善舞以爲夫人黃公二女尹文子曰齊有黃公

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聘者喬公兩女志

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陰麗華初光

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李勢女李勢女桓溫平蜀以

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李勢女李勢女爲妾

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爲動容徐綰結髮

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見殺乃是本懷

擲刀抱之曰何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

待之絳樹絳樹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

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文姬之翠翰眉豐歌

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蟬翼帝宮人絕所

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陳巧笑皆日夜

有劉瓊樹始製爲蟬翼中丞臣氏其曰吾聞

曰蟬尤物甚美必有甚惡而天鍾美於是必以

五章五章五章五章五章五章

是有敗也天有尤物足以伐性之斧命曰伐性

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伐性之斧伐性之斧命曰伐性

之斧寒泉寒泉浸明玉別集昭儀方浴帝私視侍

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它日昭儀浴帝賜侍

者令不言帝自屏浸明玉帝意飛揚語近侍

其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立昭儀爲后矣

媼母何承天纂文曰媼母離春列女傳離春者

王之正后也極醜無雙凹頭深目長壯大節四

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

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孤逐列

自謂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爲后孤逐列

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

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





持夾楚葉公楚葉公子高微小短齊晏子晏子  
乃行楚葉公齊其行將若不勝衣短齊晏子  
使楚楚為小門晏延年敏捷妻護精辨漢書曰  
子不入詳奉使延年敏捷妻護精辨漢書曰  
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巨靈漢武故事東郡送  
事妻護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巨靈漢武故事  
巨陀移國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陀西海畏鵠  
靈曰西海外有鶴國人長七寸行如飛日千里  
百物不敢犯唯畏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  
歲人在場東方詒騶漢書曰東方詒騶侏儒  
中人從軍擊虜不任軍事無益於恥丈夫孟嘗  
縣官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王簿為人  
小丈短主簿王恂為桓溫王簿為人  
夫短主簿短小故號曰短主簿

賢婦

五車弄玉

人物部卷十

七

脫簪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  
晏起亂之階自婢子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  
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  
成中興守符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於漸臺忽江  
之名曰王與官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不  
敢行使者反取符未及還臺已壞夫人沉水而  
死長孫皇后唐太宗立長孫氏為后深重之常  
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岐陽公主杜憲宗以  
與國政固問之終不對岐陽公主杜憲宗以  
陽公主謙委恬順一行杜氏大族尊行不但數十  
人無間言始至即與綜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  
肯俯屈秦請納之悉市寒賤易制役者自是聞  
門蕭羅敷秦羅敷嫁邑人王仁後為趙王家令  
然羅敷一日敷出採桑陌上王登臺見而悅

之欲奪焉敷乃作陌上令女魏曹叔文妻各令  
行以自明王意乃已令女魏曹叔文妻各令  
惡家歸婦乃斷髮截耳為信及曹氏盡死父毋  
強迎歸輿之緣令女復割其鼻或謂曰人生在  
世如輕塵棲弱草耳何乃自苦令女曰仁者不  
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禽獸之行吾  
豈為越機勸學後漢樂羊子遠尋師學半年來  
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言曰此織生自蠶絲  
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遂成丈匹今居  
斷斯機也則枉用前功夫子積學當知其所  
亡以就懿德若中道廢業何異斷斯織乎羊子  
感悟復引刀斷臂尚幼妻李氏携其子歸至開  
封府旅舍主人不納率其臂出之李氏慟曰我  
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手為人牽出即引刀自斷  
其臂開封尹聞之厚贈李氏而答杞良婦姜賢  
主人以其事上聞旌表其節焉杞良婦姜賢

五車弄玉

人物部卷十

八

范杞良三日夫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為製寒  
衣送之至長城尋問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  
振地城崩尋夫骸骨多難認齧指血滴之入骨  
不可拭者知其為夫骸骨多難認齧指血滴之入骨  
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骸於下坐於黔婁妻齊  
傍而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黔婁妻齊  
更黔婁妻家貧有守妻張氏素執婦道以賢聞妻  
疾卒氏慟哭治喪有條曾西往見其尸在牖  
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  
斜其被則善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  
蓋先生意也觀者嘆服良妻布衣後漢書王  
之非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鮑恢以事  
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荆中  
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  
曰妾是也苦掾叩無書飯乃下拜歎息而還案  
注言勞苦相宜妻出汲君宣從桓氏父學父尚  
過更無書信宜妻出汲君宣從桓氏父學父尚

其清若以女妻之資送甚盛宣不悅妻曰既承  
君子唯命是從乃永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拜  
姑禮畢提甕出漆室憂葵未適人倚柱而嘯曰  
汝修行婦道漆室憂葵未適人倚柱而嘯曰  
魯君老矣子勿隣婦曰此卿大夫之憂也女曰  
不然昔有客馬逸踐吾園葵夜吾終歲不飽葵  
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里魯國有患君宿瘤  
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乎列女傳宿瘤  
採桑女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受教父母採桑不  
受教觀之王曰此奇女聘之同上

賢母

擇隣孟軻之母三徙除墓嚴延年為河東太守  
伏誅乃曰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酷法其母知終  
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延年果棄市東海莫  
五車露玉人物部卷十

買豬肉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  
其母曰買豬肉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還魚鮮  
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還魚鮮

孟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鮮寄母非避  
嫌疑不疑母問以平反為京兆尹每錄囚徒其母  
也嚴而不酷文伯母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  
嚴而不酷文伯母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

文伯母

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隔  
慢受業晉韋逞母宋氏父世儒學盧壹奏就家  
號文宣君賜截髮待客嘗過侃字士行孝廉范逵

截髮待客

客母謂侃曰汝但留賓客吾為計乃截髮為雙  
髻賣易酒穀極豐備歡樂從者亦過望達至京

師稱述侃康伯母晉吳隱之字處默居喪過禮  
侃遂知名康伯母與韓康伯母隣康伯母聞隱

之哭謂其子曰汝居銓衡當舉此人及陳嬰母  
康伯為吏部尚書遂舉隱之階清級

秦末天下兵起嬰亦起眾母曰自吾為子家婦  
長見貧賤卒富起嬰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

利其趙括母史趙王使括為將代廉頗其母請  
王乃原王陵母漢王陵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其母乃原王陵母漢王陵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因對使者自叔向母叔向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

叔向以固陵志叔向母叔向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  
將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

羊舌氏遂陸績母泣曰母來不得見問何以知  
不視之一陸績母泣曰母來不得見問何以知

曰母所調和美截肉方斷慈後母撫字益隆  
以寸為度使者嘉之免績後母撫字益隆

五車露玉人物部卷十  
矩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以母非所生  
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皆兼倍所生文

矩卒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分母曰方以義  
導之使善及前妻長子與遇病困母親調藥解

恩情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  
深矣就刑縣言於郡郡守表異織履以給

乞就刑縣言於郡郡守表異織履以給  
其母織履遺四子許以修葺後母隨之長安織履以給子射策甲科

史蔡文伯相有封侯骨西至京師受經  
後母隨之長安織履以給子射策甲科

入官而妬女無美惡入室而仇奸女入室陳后  
漢書陳后寵衰妬甚鄭哀魏王遺楚美人夫人

今巫祭祀以迴上意鄭哀魏王遺楚美人夫人  
知王以爲已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惡子之鼻見

王必掩之美人從之王謂鄭曰美人見我必掩

鼻何也對曰似惡聞郭氏晉書賈充妻郭產子  
君王之臭王則其鼻郭氏郭氏三歲乳母抱向  
乳母殺之兒乳母而戲之郭達望見疑充乳母抱  
在中庭殺之兒乳母而戲之郭達望見疑充乳母抱  
疑復殺之乳母而戲之郭達望見疑充乳母抱  
武達書曰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  
不達書曰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  
則身不榮不此婦則福不家不寧不去此婦弟任  
玉妻段氏性不此婦則福不家不寧不去此婦弟任  
日吾今得為水神伯玉終身不渡水美人與伯玉  
者皆壞永收不爾風波暴短轅車王導妻曹性  
發西陽雜俎津在臨濟短轅車王導妻曹性  
妾於別館曹知而將往導遂命駕以塵尾柄驅  
牛短轅狼狽奔馳乃得先至司徒趙謨聞之戲  
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謙退而已謨曰不聞劉  
餘物惟有短轅車長柄塵尾爾導大慙劉

人物部卷十

十一

夫人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後兄子外  
有不忌之德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  
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  
撰詩當梁公夫人梁公夫人至姪太宗將賜公  
無此也梁公夫人梁公夫人至姪太宗將賜公  
召夫人吉以勝妾之意今有常制且司徒年暮  
帝欲有所優詔之流今有常制且司徒年暮  
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厄酒與  
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厄酒與  
况尚於玄齡何四畏堂王穆文公戲曰可名四畏  
兼畏夫河東獅子陳季常妻柳氏悍至或詬罵  
人也河東獅子陳季常妻柳氏悍至或詬罵  
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出傳燈帝休  
落手心茫然河東柳郡望獅吼出傳燈帝休  
木名曰帝休服之不妬山海經倉庚肉又云倉

妬梁武后食士人婦妬梁武后食士人婦  
之妬始咸半士人婦妬梁武后食士人婦  
打常以長繩擊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  
姬為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密與巫  
走避婦覺牽繩而大驚怪召問巫曰何乃可祈  
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  
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室中祭鬼誓師乃復  
日齊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誓師乃復  
還形瘳徐徐還婦見瘳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  
辛苦復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  
哀後復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  
妻異苑曰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為  
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乘犍牛元  
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乘犍牛元  
婦人妬者乘賣皂莢宋劉休妻王氏妬帝聞之  
偶牛狗部中賣皂莢宋劉休妻王氏妬帝聞之  
五車第玉人物部卷十

十一

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  
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  
妾婢  
承帛李孫相魯無織蒲藏文仲妾織  
妾上旁妻多娶妾妻小妻同上枚乘妻于鼻之  
妾上旁妻多娶妾妻小妻同上枚乘妻于鼻之  
肯隨有子而總禮士妾有子而為不敢失孝經  
乘者不敢受笞王父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  
失於臣妾受笞王父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  
藥酒進之妾欲言恐逐主母勿言殺主父於是  
伴僵仆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五十杖妾一僵上  
存主父下存主母身受結草相報魏武子有寵  
答此忠信而得罪也結草相報魏武子有寵  
語其子顯曰必嫁是疾亟又曰必殺以為殉及  
卒顯曰寧從治命遂嫁之後顯為晉將敗秦軍



何物一婢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以爲未當至朝雲乃曰學上一吐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咲

五車霏玉卷之十一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釋道部

釋教

優曇鉢花名三千年一現則有瑞佛日佛日也道月象教

奉佛刻木爲浮屠教佛沙門僧乘門同方丈居

室丈室同優婆塞稱男德士上伊蒲塞同紫衣

僧比丘同乞士同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

施主乞食勤息僧爲勤息言勤勤行同上言勤

善覺同上言善能息慈同上言安沙彌同上苾芻同上

體性柔順香氣遠騰故以僧比之伊蒲饌供

食袈裟僧服名無垢衣又名消蓮社白蓮社受

五戒小行者乃出家其師許梵刹寺盛刹同上刹

同寶刹同蕭寺梁武帝姓蕭好檀那僧道稱施

檀越同上圓寂僧順寂同上真寂同上離此殼漏子同上

穀漏子同上閻維僧亡茶毗毗音皮茶毗一箇僧

身尸也同上閻維同上茶毗同上茶毗同上一箇僧同上



不覺燈花落入滅坐梵唄曹子建游魚山忽聞  
茶毗一箇僧入滅化梵唄空中梵天之音清響  
哀梵唄即其節寫瞿曇招提寺曰蘭若寺  
寂處青蓮宇謂寺香積厨齊中浮屠曰浮屠亦曰  
浮屠又長老善道高臘長呼為須掛錫安任僧為  
日蘇屠金策錫也欲僧來祝髮僧披剃受五戒  
金策鈴鈴云振金策之鈴祝髮僧披剃受五戒  
刻章上齋禁不出伽陀戒珠護明珠如戒壇受  
壇傳燈釋傳度小僧曰傳燈杜傳燈無白風旛  
之論風旛動有六祖曰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傳衣  
鉢傳授佛鉢木居士神像上人僧大鑒不傳之  
五庫釋玉

真印僧得閣黎僧優婆夷稱女僧火宅僧僧有  
者曰火般若臺般若智慧也願落煩惱髮覆愧  
宅僧落髮叢林梵語貧婆此云叢林譬如大迦  
頻之結髮坐坐是相圓滿又全跏趺毗尼修多羅  
跌是結髮坐坐是相圓滿又全跏趺毗尼修多羅  
爲經毗尼爲律阿陀羅尼觀世音菩薩說此陀  
毗曇爲論皆梵語陀羅尼觀世音菩薩說此陀  
紛而心經梵率天梵率天宮故取以名寺有給孤  
園須達多長者常施孤獨丈六身西天有佛具  
而於此園爲說法處丈六身西天有佛具  
金結夏四月十五天下僧尼就禪利掛搭謂  
鮮迦黎佛相南無又恭敬西方聖人佛西域

道人同上漢作昆明池得黑灰東方朔人中  
子釋迦牟尼佛姓利初生時放大智光明照  
天地作獅子吼聲故阿耨菩提無上天中天  
稱佛曰人中獅子阿耨菩提無上天中天  
天人師上同空王同金仙同大雄氏同三菩提  
阿此云無梵語稱多羅此云上梵語是三此云正  
梵語貌此云等梵語善提此云正覺是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三菩提心皆云三摩  
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李太白於豪傑中識郭  
提謂是心端正行識僧伽李太白於豪傑中識郭  
處謂是心端正行識僧伽李太白於豪傑中識郭  
浮屠中識僧伽依迦葉何曾藉偈上疏極詆  
則其人也可知矣依迦葉何曾藉偈上疏極詆  
大弟子人也可知矣依迦葉何曾藉偈上疏極詆  
倭仙人也可知矣依迦葉何曾藉偈上疏極詆  
五庫釋玉

聖人也非聖者無法請誅之矣曰禮始事親終  
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持  
所親而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持  
無親而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持  
衢巨燭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到彼岸梵云  
密多此云到彼岸窮佛根源韓文公送文暢師  
諸佛地謂之彼岸窮佛根源韓文公送文暢師  
識事譬如龍象勢摩經云菩薩白黑業佛經以  
親軌譬如龍象勢摩經云菩薩白黑業佛經以  
白黑業爲黑達磨嘗曰當勤修白業又法華經  
云一切衆生作黑業者黑業相續作白業者白  
業不天花墮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即皆法中  
龍象大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大達磨傳  
以海水入一毛孔維摩經云以四大海水入一

本相舒五指為獅子涅槃經曰阿闍王今醉象  
如醉象惶金精髮○珠火眉惡事加衆生故得  
懼而退金精髮○珠火眉惡事加衆生故得  
髮色金精相環玲飛錫錫錫杖也舒九勝山最  
經曰佛眉象珠火飛錫錫錫杖也舒九勝山最  
與白鶴道人欲以物識其地梁武帝以二勝人悉  
具靈通俾各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錫遂先飛去  
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錫遂先飛去  
至麓因各以所識築室萬迴禪師師姓張年二  
馬杜詩云錫飛常近鷗萬迴禪師師姓張年二  
語其兄成遠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  
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  
猶濕計還返不及萬里因號萬迴禪師天女  
獻花高僧傳僧有戒行神僧吐霧元豐間久旱  
五車弄玉卷之十一

壽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  
覺雨大作翌日物色於相國寺三門羅漢中至  
第十三尊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松忽  
詩云良弼為霖幸所望神僧吐霧應精求松忽  
向東玄裝法師西域取經手摩靈岩寺松曰吾  
及去其技年可西長若歸即東向使弟子識之  
弟潭州善覺禪師問有侍者曰有一兩箇乃  
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  
灑楊枝水石勒子暴虎佛圖澄取楊枝沾水灑  
楊枝拂水而咒者三即起行故廣額屠兒屠兒  
謝僧醫病曰辱灑楊枝之水廣額屠兒屠兒  
在涅槃會上放下渡河木杯杯渡和尚不知其  
屠刀立便成佛渡河木杯杯渡和尚不知其  
河因名焉不修細行飲孟蘭盆亡母生餓鬼中  
酒食肉與俗人不殊

不得食佛言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  
養十方佛然後得食目連白佛言孝順者亦應  
奉孟鵲鳩和尙鄧州和尚和尚與食二鳩有貧士求  
蘭盆鵲鳩和尙和尚與食二鳩有貧士求  
鳩從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土驚愕普明龕  
亦吐飯二足亦能行一匍匐在地土驚愕普明龕  
釋普明游清涼山鑿龕修藥忽一僧來云努力  
後有群賊二虎入庵明不動而去僧又來云努  
力後忽風雪一婦人婉美請寄龕中明憐而許  
之更彼已下床而求寄床上女細滑非常遂欲火內  
起彼空中曰汝無禪行但賜汝服長松之法三日  
愈愈毛五十三參善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參  
髮並生五十三參善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參  
也筆法融融有道人法融禪師四祖問寺僧此  
是道布袋和尚布袋和尚有道人法融禪師四祖問寺僧此  
五車弄玉卷之十一

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頭痛換  
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頭痛換  
骨慧可初坐香山入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  
骨慧可初坐香山入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  
頂其骨如五峰秀出豐干饒舌豐干禪師居天  
丘公牧丹陽忽頭痛豐干咒水噴之立瘥問丘  
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曰到任謁文殊普賢  
在國清寺執麈尾語問丘不覺致拜寒山執問丘  
見二人團爐笑語問丘不覺致拜寒山執問丘  
手笑曰豐點頭石無信者乃聚石為衆與談至  
干饒舌豐點頭石無信者乃聚石為衆與談至  
點頭石豐點頭石無信者乃聚石為衆與談至  
理石皆輕慢敝衲尊者迦葉著敝衲衣來詣佛  
告摩訶迦葉於此半坐我今誰先出家汝貝葉  
耶我耶彼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豎貝葉  
西域經多以道者借宿黃柳東山一道者參四  
貝多葉書之

永問曰借你家宿肯麼女曰家有父母肯留汝  
則宿道者行不遠於大樹下坐脫自是女子有  
孕父母責問女言其故後虎溪三笑遠法師居  
生一男竟傳法嗣祖傳虎溪三笑遠法師居  
語道合不覺鳴號送陶淵明陸靜修靜與華囊見  
試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  
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  
女乃乘雲而逝顧曰海水可死須彌可傾彼上  
人者秉食針羅什不拘細行諸僧多效之什乃  
心堅貞食針羅什不拘細行諸僧多效之什乃  
誦觀世音之誦義為慕容永所得械其手足將殺  
重禁中若有珠裝等身而鑄佛像裝實珠有  
盜者以梯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歎佛不救衆  
生像俯首而與之後市人擒盜盜言其事視像  
五車罪玉卷之十一

禪語

尚俯王重贖其珠而更裝之  
法空二空亦復空頑空貴真空不貴頑空頑空  
身與空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能生身死  
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南北宗曹溪神秀亦  
襲五祖法居制達磨六宗無相宗定慧宗有相宗  
寂靜宗得布毛吹道林禪師拈起布摩尼清淨  
寶珠映於五色隨方西來意僧問如何是祖師  
各現言性照圓明也西來意僧問如何是祖師  
子傳三身圖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

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四智十身自身衆生身國土身業報  
身六塵即六入謂眼聞塵識清淨故耳根清淨  
身覺又云耳根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清淨  
淨故聲塵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清淨  
塵梵語直心此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能全不見  
不聞壽州道樹禪師人多色伎倆只消老僧不見  
吾不聞伊伎倆有窮聲聞因聲聞道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本末是佛若無盡聲聞因聲聞道不立文字直指  
聲聞衆人惑聲為聞何怪聲迷道則號文殊無言  
諸苦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  
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顯於無言文殊  
但會淨名是眞入不二法門等是不二法門維  
兩字便得是眞入不二法門等是不二法門維  
五車罪玉卷之十一

摩默然不應殊曰善哉是真無有將心來安二  
文字言語是眞入不二法門也  
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將心來與  
心竟無心只有身為止觀止觀無所不見故五覺  
而已非若觀無所不見故五覺  
定慧為菩薩止觀無所不見故五覺  
覺佛五禪外道有深淺階級欣上厭下而修者  
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  
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  
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  
此心即佛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各如其  
清淨禪律禪為禪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  
宗密禪一也一指禪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天  
其致一也一指禪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天

龍一指頭禪一生外息諸緣可以入道達磨祖  
受用不盡諸緣可以入道達磨祖  
但外息諸緣可以入道達磨祖  
從此皆息外緣心作甚麼云欲得成鏡師在馬祖  
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云欲得成鏡師在馬祖  
磚豈成鏡議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  
耶祖歸宗奉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禪師云大  
大悟歸宗奉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禪師云大  
不書宗云措大空讀恒河汝告波斯國王我示  
萬卷書奉頭也不識恒河汝告波斯國王我示  
恒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至於今六十  
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髮白面皺其面必於今  
於童年觀河之見有童髮否王言否也佛言汝  
面雖皺而此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者非  
變是言歡喜踴躍得未曾有楞嚴王三昧梵音此  
亦云正遠九十九吸西江馬祖曰待汝一口  
五種邪見是名正見吸西江馬祖曰待汝一口  
五種邪見是名正見吸西江馬祖曰待汝一口

卷之十一

八

汝白牛車法達念法華經三千部問六祖經說  
汝自迷背不知坐却白牛法華法華法華法華  
車却於門外覓三車傳經法華法華法華法華  
一童子花自口出是法華經六祖曰心迷法華轉  
因名其山法達念法華經六祖曰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在家出家法華經六祖曰心迷法華轉  
法華無任聞鴉無任聞鴉無任聞鴉無任聞鴉  
在家無任聞鴉無任聞鴉無任聞鴉無任聞鴉  
要聞公曰無去無聲何言聞曰聞非有聞非聞  
聞性本來不生何言有聲聞曰聞非有聞非聞  
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一鉢一鉢一鉢一鉢  
滅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一鉢一鉢一鉢一鉢  
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佛有七能我神通元珪曰  
一鉢到處是生涯佛有七能我神通元珪曰  
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智而不能即滅空業

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  
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  
心造惡是佛即心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  
十人諸佛不如供養孤女觀心唐則天時有女  
一無心道人黃藥一孤女觀心唐則天時有女  
心所在悉知之請入宮言皆驗大安和尚曰我  
勒宮中聽法大安因置心於四果阿羅漢乃不  
能知女辭屈變作狐下階走不知所適又代宗  
時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令慧  
中國師試驗師曰老僧即今在釋廢處曰和尚  
問三藏罔知去處師叱曰這狐精後有僧問趙  
州云在三藏不見只爲太近五陰即五蘊謂色陰  
聲陰皆空七斤布衫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  
妄行平聲七斤布衫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  
妄行平聲七斤布衫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

釋部卷一

九

領布衫慧可得髓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  
重七斤慧可得髓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  
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最後慧可得髓達磨將滅  
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矣趙州眼婆問  
浮杯和尚盡力道不得句還分付阿誰和尚云  
浮杯無刺語婆云某甲不恁麼地問師問婆云  
飲手哭云蒼天中問更有冤苦師無語婆云語  
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  
與南泉云云婆哭云可悲可痛後又舉似與趙  
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他口啞却婆聞云  
趙州自合喚婆手裏棒後趙州哭云可悲可無  
痛婆聞合掌嘆云趙州眼放光明明照天下  
漏智果天竺婆修盤頭陀且食坐禪不臥六特  
云云曰我不求道亦不願倒我不禮佛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心  
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果人天小果達磨謂梁  
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果人天小果達磨謂梁

近祭祠師以杖敲竈三下咄云只是泥土合點  
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  
拜師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設無生  
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因號破竈和尚  
樹五祖求法嗣神秀偈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  
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六祖惠能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  
惹塵埃法嗣遂定  
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弘辨禪  
師曰防非止惡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曰定  
心境俱空照四大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  
覽無碍曰慧  
唾涕農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  
於水暖氣歸火動氣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帝在何處圓覺  
安心偈  
惠忠禪師安心偈人法雙淨  
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  
佛印留東坡玉帶  
佛印名了元饒州人時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見之師云

心非佛只管卽心是佛馬祖一喝百丈恒稱  
 祖後謂大眾曰梅子熟也師參馬祖  
 祖指拂子百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曰若有人  
 問汝汝作麼道百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只這箇  
 別有百丈掛拂子退身立祖便喝百丈忽然大  
 省後常云我被馬祖大師一喝自得三月耳聾  
 道得行不得白居易問鵲巢和尚佛法大意師  
 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  
 孩兒道得師曰三歲孩兒不生不滅杜鴻漸問  
 道得六十歲老人行不得無住禪師  
 云何不生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  
 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既無生滅卽不被前  
 塵所縛到無人縛四祖禮三祖曰乞與解脫三  
 處解脫也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  
 何更求脫佛土有世界號極樂  
 乎師大悟世界極樂以無八苦十惡道故  
 第四祖問師曰師髮白耶心白瓦礫擊竹  
 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

香巖智閑禪師一日因山中焚除草木魚不食  
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失笑忽爾省悟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夜靜水不食佛法  
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衣鉢為甚却付與盧  
行者五祖曰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盧行者  
一人不會佛法它則悟道無明魚朝恩于代宗  
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無明前問慧忠國師  
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  
今現朝恩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  
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

神仙

廣成子一千二百歲安期生賣藥海邊瑯琊木  
公男子得東王父上東王公上金母女子得西  
道之名

五車露玉

卷十一

十二

王母同姪女赤錢鏗即彭祖有壺公壺公賣藥  
肆每日暮飛入壺中內有樓美門名子高紫陽  
觀重門侍從世謂壺中有天董許婉段許飛瓊  
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

姪陵華段安香西尸解神仙辟穀絕粒神仙不  
王母四侍女名尸解神仙辟穀絕粒神仙不  
倕倕生毛四寸能飛行捷步地行仙東坡以  
張安道壽詩曰先生真是喬松子喬周靈王太  
地行仙柱世因循五百年喬松子喬周靈王太  
作鳳鳴遊伊洛問道人浮丘公接晉上嵩高山  
仙去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煉神服氣能入水不  
濡人火不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老

子大上老君也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  
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

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從母左腋  
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黃  
面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  
額踈齒方口足蹈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  
伯陽號曰老子陵陽容成公皆陽子明容成內丹  
又號曰老聃云陵陽容成公皆陽子明容成內丹  
道家以烹鼎金石為外神丹陰長生得太清神  
丹吐故納新為內丹神丹陰長生得太清神  
仙周行守一元氣所起天之大綱故守而思一  
也子欲養生守一最壽平氣徐昨與一相守引  
氣若泉源其生身何咎是謂真寶老衰自去  
三之法檢魂魄制萬邪清淨行九晨照洞房泥丸  
氣降於寢室所謂引三玄牝玄牝不死是謂玄  
光九星以照百神者也玄牝玄牝不死是謂玄  
天地之根老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  
於人為鼻北地也於人為口天食太以五氣從

五車露玉

卷十一

十三

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胎息閉氣而吐之胎食  
五味從口入藏於胃胎息閉氣而吐之胎食  
漱舌下泉咽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生死  
之名曰胎食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生死  
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坎坎為腎龍者汞  
也精也血也出于腎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  
也氣也力也出于心肺生之離之物也虎者鉛  
者龍常出于水龍飛而汞輕虎常出于火虎走  
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  
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翁  
然如雲蒸于泥丸火為水妃熱必從之所謂龍  
從火裏出也龍出于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  
日後腦滿腰輕常捲舌上砥懸難久則汞下入  
口嚥送直至丹田火則化為鉛所謂虎向水中  
生也

黃芽紫車河車是以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鑄  
中初成姪女次謂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  
白色謂之白河車去其色謂之青河車赤色謂之赤河車



亦名**碧海琅菜**仙家服元和除五穀中皇經曰  
黃芽五穀必獲寥天得其錄註云服元和謂咽津  
液又黃庭經曰口為玉池太和官漱咽靈津穴  
不干又杜詩云暮把**脉望**何謂書中得一髮捲  
東皇衣嚙漱元和津**脉望**規四寸許如環而無  
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靈魚  
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  
星立降可求丹**服黃連**王傳學道服黃連百四十  
度世也猶祖**服黃連**年氣力如四十者神仙傳  
**天台桃源**見桃實食之身輕見一山採藥食盡  
飯屑溪邊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至矣二女容  
貌絕麗便呼劉阮姓名問郎等來何晚因邀寓  
家廳館服飾精華狀帳帷幔七寶瓊瑤下胡麻  
飯山羊脯設甘酒有數仙客持三五桃至云來  
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暮行夫婦求歸  
在半半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求歸  
五車金  
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喚諸仙女共  
作歌吹送劉阮出洞還鄉驗得七代子孫傳  
聞上祖入山不出二公欲還女家尋**武陵桃源**  
山路不獲至太康八年失二公所在**武陵桃源**  
首大元中武陵漁人溪行忽逢桃花林窮林得  
一山從小口入行數十步平地曠屋舍儼然  
田池麻竹悉如外人行數人驚自云先世避  
秦亂來絕境問今何世乃不知有漢晉漁人辭  
去詣太守言即遣人**學仙惡蠶**費長房從壺公  
隨往竟迷不得路**學仙惡蠶**費長房從壺公  
中留獨處長房不忍又則於室屋以朽索懸萬  
斤石於心上衆蛇蟄索且斷長房不移翁撫之  
曰可教矣復令食蠶索中有三蟲臭穢特甚意  
惡之翁曰恨於此不得道長房辭歸翁與一竹  
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  
陂中也長房秉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經旬日  
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伯陽試丹**魏伯陽丹成  
段葛陂顧視則龍也

兩弟子心不盡誠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  
與犬犬死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  
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  
伯陽起仙去於是二弟子不服者始懊恨中  
皆起仙去於是二弟子不服者始懊恨中  
**還童**淮南王安入公詣門王使閭人難之八公  
門吏驚報王北面上公詣門王使閭人難之八公  
丹經三十六卷與王白首升童子復為老人授王  
天故雞鳴天上犬**道士坐甕**道士造之忽遍身  
吹雲中神仙傳**道士坐甕**道士造之忽遍身  
瘡瘍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甕道  
士坐甕中三日鬚髮皆黑如童子曰能飲此酒  
可仙去時方打麥全飲之忽風動雲仙學仙取  
燕一小時輕舉空中猶聞打麥聲集仙傳學仙取  
桃趙升就張陵學仙陵已七試之與諸弟子登  
五車金  
桃者告之以道升從上自擲正投桃樹取桃還  
懷而石壁峻峭不得上陵乃引手接之升忽還  
神仙門題丹篆宿州天慶觀雍熙中回道士訪  
傳云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  
壇槐影裏悄無人迹戶長扃乃玉柱篆往為  
人刮去煎湯治病而**木鑽石盤**傳先生入焦山  
字迹復生披詩注云穿此便當得道畫夜鑽  
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仙丹升天  
枯樹八十年好道拜枯樹觀云乞長生如此二十  
至也怪客賀知章詩樹如密食之即仙精誠之  
真語怪客賀知章詩樹如密食之即仙精誠之  
珠何易餅老人曰怪客煮藥鑪云頑鈍天教合作  
未除仙術何由成原化記**煮藥鑪**周貫號心念寶  
同修仙道不從買指煮藥鑪云頑鈍天教合作  
端從他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受人

問總火踏踏歌藍采和歌於市曰踏踏歌藍采和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同上

道教

人行大道大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為事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

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謚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之倫也

黃冠子唐李淳風父播仕隋棄金門羽客廬山

保大中道士譚紫華陽隱君郡平陽人自號華

雲陽號金門羽客道部十一

陽隱君常謂人曰我心恒如懸鏡觸物不遺

好行陰德拯濟窮困合施諸藥遠近賴之

龍耳韓左耳來茅君傳云三十六洞第八句曲洞

名華非痴非狂

啼天斷袖衫留不住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

家突靈寶五練經曰昔善忍國有西門惠

善忍道士姓黃現字信然師無常披戴道士披

將終劉氏復為天子玄壇觀道披戴道士披

羽客稱道士同仙官上紫衣同羽化道士

化上步虛聲陳思王游山忽聞虛空誦經聲清

士效之作舌本強三日不讀道經強矣

養生

道家三寶眼者神之歸鼻者氣之戶尾闕者精

嗜慾則精竭務須閉目以養神神耗多息則氣虛多

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

道家陌上三叟昔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

三寶陌上三叟百歲餘相與鋤禾勞往拜再三

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

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前

昔哉三叟言道家宗旨

所以壽長以空洞無涯為元寂以知而不守為

法則以一念不起為功夫檢盡丹經總不出此

內養之法人身元神常在於目五藏精華亦聚

亂是以內養之法常要兩目垂簾迴光自照降

心火於丹田使神藏於淵不致外馳自然神氣

五庫第五道部十一

相抱長三全洞靈經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

生可期三全神全精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

賢聖三閉抱一子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

者既閉則真人真人坐忘

遊戲於其中真人坐忘

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語無驕

謂三化 不怕念起 虛靜天師云 不怕念起 惟恐

一吸便提 金真人云 一吸便提 氣相見 讀文選有

悟任惠恭 晚年益康強 或問其養生之術 公曰

輝水含珠 而術至簡且易 有李寬者 來調年已

百歲而色澤光潤 有同嬰兒 公曰 願聞攝生獨

之術 曰 某術至簡 且易 亦無他 但絕慾早耳 獨

卧况琴客 詩云 服藥不如獨自眠 從他別嫁 一

少年又陸放翁 詩云 焚香黃閣 退朝歸道 話時

時正要提 九十老翁 緣底健 一生強半是 單棲

勿饑勿飽 寒山子云 冬則朝勿饑 夏則夜勿飽

心內澄則 真人守其位 氣內定則 邪穢去其身

道術

幻術附

御風 列子御風而行 步水 吳葛仙翁飲酒常入

官皆浸使人 鈎求翁船見仙翁步水 嗽飯 前

上云與客對食 並言及變化之事 客曰 食畢先

生作一事 特戲者 玄曰 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

乎 乃嗽口 飯盡成大蜂 數百皆集 客身亦不覺

人有頃玄 乃張口 蜂皆飛入 口都畢 玄嚼食之

是故 嚙酒 樂巴者 蜀郡人也 正朝大會 巴獨後

飯也 嚙酒 到又不飲 而南嚙 有司奏 巴大不敬

有詔 問巴 巴頓首 謝曰 臣鄉里 以臣能治鬼 護

病為 臣生之 廟今旦 耆老 皆入 臣廟 不可 委之

是為 頗有 酒色 臣適 來本 縣成 都市 失火 臣故

問成 都成 都答 言正 旦失 火食 時有 叱石 平丹

慈人年十五 家使牧羊 有道士見其良謹 將至

全華石室山 其兄初起 尋索歷年 得見問羊 何

在 曰 近在 山東 往視 但見 白石 初平 飛鳧 為

叱石 變羊 數萬 頭初 起知 見其 得仙 道飛 鳧

令 每 日 朝 望 常 詣 臺 朝 帝 惟 其 來 數 而 不 見 車

騎 使 人 客 候 之 言 其 臨 至 乃 有 雙 鳧 鳥 東 南 飛

來 至 則 舉 網 張 之 但 銅 盤 釣 魚 左 慈 字 元 放 有

得 一 雙 鵝 鳥 展 也 銅 盤 釣 魚 左 慈 字 元 放 有

召 之 閉 一 室 中 斷 穀 食 日 與 二 升 水 暮 年 出 之

顏 色 如 故 操 嘗 會 賓 顧 眾 曰 珍 羞 俱 備 所 少 松

江 鱸 魚 耳 慈 求 銅 盤 貯 水 以 竹 竿 釣 須 臾 引 鱸

出 操 曰 一 魚 不 周 生 席 慈 更 鉤 鈎 沉 之 復 引 出

皆 三 尺 餘 操 繪 之 恨 無 蜀 薑 慈 曰 易 得 操 恐 近

取 之 因 曰 吾 前 遣 人 到 蜀 買 薑 慈 曰 報 今 增 二 端

語 頃 即 得 薑 還 并 獲 使 報 命 後 車 中 荆 刺 慈 過

返 驗 問 增 錦 之 狀 各 合 符 契 也 徐 公 不 在 客

徐 隨 門 下 有 客 車 六 七 乘 欺 慈 云 徐 公 不 在 客

忽 見 在 楊 柳 抄 車 中 皆 生 荆 棘 客 懼 入 報 隨 隨

五車露玉 道術十一 十九

道術

曰左慈也 客逐慈扣頭 竹筒躍筆 晉高士不

謝客還 無復荆棘矣 取雪化銀 耿先

曉合戶 以竹筒置壁外 買者置 取雪化銀 耿先

道術保大 中召入 官自謂 筆仙 入火不焚

吳人姚光 有火術 吳王積薪 千束 屋成致雨 董

焚之 荻盡 光安坐 火中 振衣 而起 屋成致雨 董

居豫章 時大旱 縣令丁士彥 請致雨 奉曰 貧道

屋皆見 天雨 至何 堪令 丁士彥 請致雨 奉曰 貧道

明日 屋成 暮 青符壓鬼 列仙傳云 漢武帝時 殿

相隨 持燭 而走 帝謂 劉憑 曰 卿可 除此 否 憑曰

耳乃 投符 逆流 江中 順流 而下 次投 一符 逆流

遠曰陛下莫要至月中否取拄杖擲之化為大  
橋色如銀行數十里精光奪目至大城關公遠  
此月宮也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橋  
隨步而減召伶官**虹橋觀燈**玄宗謂葉法師曰  
依聲作曲逸史云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言  
麗曰無踰廣陵云云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言  
但無回顧帝步而上太宗及高力士等從俄頃  
到廣陵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皆仰望曰仙人見  
於五色雲中帝大悅師請勅伶官奏霓裳一曲  
數日廣陵果**果老紙驢**張果老常乘一白驢日  
泰云幽怪錄置果老紙驢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  
以水噀之復成驢矣續仙傳**藍關聯句**韓湘  
清公韓文公猶子也遇純陽先生尸解來見文  
公公勉之學相曰相之學與公異因作詩見志  
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  
五車露玉

道部十一

二十

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凌  
巡酒能開項刻花公覽曰子能奪造化耶為開  
樽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一朵花間擁  
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  
不前公不鮮未幾公以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  
途中遇雪俄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能憶  
花間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禁蛙**  
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蛙鳴聒耳王曰殊廢  
鳴武陵王為會稽燕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  
王歡已闌令汝復**僧善呪**貞觀中西域獻胡僧  
鳴蛙喧聒如故本**僧善呪**善呪能死生人太宗  
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  
以告傳奔奔曰此邪法臣聞邪不勝正若使呪  
臣必不能行帝召僧自便不復蘇**呪破石屏**  
無所覺須臾胡僧自誦觀音呪功無比師  
僧惠崇謁徑山欽法師自誦觀音呪功無比師  
曰吾坐石屏後能呪之令破否曰可遂呪之石

屏裂為三片**呪乾海**葉靜能有白衣老父泣拜  
今謂喝石岩**呪乾海**葉靜能有白衣老父泣拜  
喝水海水十個七八靜能使朱衣人執黃**吐銅**  
符往投之海水復舊老父乃龍也龍柱錄吐銅  
盤許彥遇一書生云脚痛求寄鴛籠中前行息  
美女子一男共一銅盤具肴饌酒數行又吐一  
納口四黃石如斗化為金以市美妾十餘人金  
外得田甚多忽老翁負笈曰吾求君債將我金  
第良田不記憶乎盡以妓妾投**丐者聖瓶**唐貞元中  
夫不記憶史失所在幽府錄**丐者聖瓶**揚州丐者  
於笈頭兒姓胡琉璃瓶可受半升曰施此滿足  
矣人與百錢見瓶問大如栗與千錢至萬錢亦  
然好事者戲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  
至綱主戲入有項不見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  
大驚以挺撲瓶破一無所有太平廣記**繞屋**  
五車露玉

道部十一

二十

**撒豆**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取小豆三升繞三  
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不宜蓄此婢可  
以東南二千里賣之慎勿爭價則崇可除主人  
從之**竹葉丹**陳季卿家江南舉進士不第訪青  
得自渭達河至家旁有終南山翁笑曰此不難  
命折竹葉作丹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  
浪起葉漸巨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  
舟再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  
夢乎後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  
日歸題詩於西齋始知非夢**燕奴**出二彈子令  
變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變作**水戲**夏統字  
二小劍交擊須臾入腕中洞微志**水戲**仲統字  
充問統能水戲乎統乃作鱸魚躍鰭引於岸  
風波振駭迴搏大風至含水龍即浮出十餘丈更  
縮龍吹輒縮至數寸撮取入壺之早處發龍入

潭又禹步吹之復長十  
數丈須臾雨至抱朴

五車霏玉

道部十一

三十三

五車霏玉卷之十二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文學部

儒林

席上之珍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世之顯學

儒分爲八

孔墨之後通天地人楊子云通天

鴻儒

鴻儒失醇儒之稱鄙儒鄙陋腐儒儒之不

章句儒

章句摘句爲事者李靖曰當以通儒

五車霏玉

文學十二

儒之通達

澡身浴德儒行云儒有澡身而浴德云云戴仁抱義

博學不窮

上同多文爲富上同忠信以爲甲冑上同

禮義以爲干櫓

上同天下名儒孟軻字子輿鄒人

魯止一儒

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

思遂稱天

下名儒魯止一儒魯國儒服何謂少莊子曰

何不號於國中

無取儒服獨一丈夫儒服立於中門問以國

事千轉萬變

而窮莊子曰以淵源儒林之士

魯國而儒者

一人耳可謂多乎淵源儒林之士

枕經藉書

儒肄業游學上同橫經講論傳經上同質

疑質問顯門自別道高儒於道學博儒者博學

秦坑始皇坑儒沛公不好日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晦之餘

而不敢與作官者比

文章

懷鈞之臣文韋吏綴文之士文士屬文綴輯之同上巧心

五車霹靂

文學士

六

文賦雖濬發於巧思，或受嗤於拙目。涸思乾慮，爲文心精詞綺。  
 深轢古今，文辭瑣敷玉藻。上條濯滓，窳無根。  
 核之深淺，文膚變醯養瘠。文古，緝繡繁絃，比頌彫。  
 章縛采，詞人絺句繪章。上同文擅雕龍，上同文辭美。  
 贍上才藻，艷逸上逸藻波騰。上同文如瀉水，上同掀。  
 雷扶電，稱雄衆制蜂起。之多味腴，寒芳詞章。  
 塗藁醉墨，述諸著汗窮愁之簡。窮而紹雕龍之慶。  
 傳家理閱篋帙，打整文字，朽編落簡。故文壯夫不爲。  
 言文爲雕蟲之技，壯夫不爲。具文而已，實不副商偃之文學。

子游于夏  
 善于文學  
 不可勝以文陳以文書之質木無文  
 彊同上推魯同文不加點美玉佩瓊琚稱好芒寒  
 色正文章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墨莊以文章致富失却張君  
 房宋真宗時張君房有才名常代人作文一夔  
 足矣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無用多人紕繆全無義理皮膚所得剽  
 竊竊人語皮傳曉技癢有能而逞如塞責唐塞其罪  
 而鄧斲斲人至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已斲匠石運斤成風斲而斲之盡斲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故求人改龍踰華袞一字之  
 詩文猶匠石斲郢人之鼻端韓浦韓洎能爲  
 之贈得三昧境得妙造五鳳樓手獎工于文者注

五華新玉

12

11

古文洎常輕浦曰吾兄爲文如繩纏草舍與鹿  
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浦開作詩寄曰  
十樣鸞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黃絹幼婦  
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外孫壻曰楊脩與曹操至江南讀曹娥碑背後  
解之曰黃絹是色絲乃絕字幼婦是少女乃妙  
字外孫是女子乃好字壻曰是受辛乃辭字  
是絕妙好辭四字  
錦心繡口稱文士倚馬可待作文敏捷五色  
線稱文抽黃對白吟嘯飛走駢四驪六皆稱四六句之  
文吟嘯鳥聲駢宿構宿隔夜也構成就也言預  
馬儼當麗也宿構先已作下文字也王粲  
筆成文時人閣筆王粲才高鏗鏘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焚硯  
以爲宿構閣筆等閣筆不敢措手焚硯  
嘗與兄機書曰君苗避筆端君子避文上之筆端文章李

益人謂文章李益門戶李益

文章綺艷為世人所尚謂之機杆一家

重節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杆成握珠抱玉

植與楊伯言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仲宣獨步

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

幹振藻於海隅德珣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

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靈蛇之才秀逸辭藻宏

謂抱荆山玄圃積玉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

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後為葛洪玉雕玉

法言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鏤冰

恒溫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疾行無善述京

學其文若畫脂錢米費日損功疾行無善述京

五車罪五

雜記曰故乘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

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乘時有景句故知疾

行無善一掃素壁道求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安

迹矣我辭翰雖不如古古戰場文唐李華作含元

人與君一掃素壁古戰場文唐李華作含元

少宏傑氣壯士健爽自肆而華自疑過之因著

牛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為故書雜置梵

書之皮他日與類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

能至矣華憐然而服呼阮籍為老兵李生書曰

近風倫薄進士尤甚詩末有劉長卿一句已呼

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駭賓王一字已罵宋

王為罪潤筆資作文得錢○唐李邕長碑頌受

人矣門板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每字三疋絹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雨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

之湜飲酒揮毫立就裴酬以車馬器玩約千緡

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三疋絹更減不得裴笑

依數廣育岳筆不長於筆請潘岳為讓表廣先

酬之廣育岳筆不長於筆請潘岳為讓表廣先

作二百句述已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言

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以成斯美

腹豪王勃每屬文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山林

文枯槁山枯之文其氣枯槁金薤琳琅之篇人

有文章好古時韞線短才如折韞線無一條長依

樣講葫蘆宋太祖謂陶穀曰好竿鼓瑟投所好

家雞愛野雉厭常文文肆質籛文放龍賓十二

五車罪五

神也但人有文章者摘藻摘藻如春華飛蹄生

常有十二龍賓隨之摘藻摘藻如春華飛蹄生

轡之疏奏表啓酸切上表悔作碑姚崇病戒諸

張不顧舉族危矣若萬日當致此玩以神道碑

諸子得即錄進仍先礪石速鐫張料事遲後必悔

時成炭亭毒之功行數日果取本刪改引使者

視之碑已工畢說傍曰姚崇猶算生張說銘

不愧作碑多矣率有慚色惟有道不愧爾

苦學

絕韋仲尼讀書三絕割席管寧絕下帷董仲舒下帷

上雖絕編造置燈范純仁天資穎異晝夜肄業

能倍誦乃息置燈帳中夜分不寐後公貴

夫人收其帳面如墨色持以示于穿榻魏叔讀  
孫曰爾祖父少時勤學燈棚迹也穿榻魏叔讀  
木榻中穿結繩李充讀尚書腰繫細繩十尋閉  
劉焯劉炫諸葛穎一過作一結計數萬餘遍  
戶劉焯劉炫諸葛穎一過作一結計數萬餘遍  
警懸於鑿壁匡衡家貧無油其鄰有燭而不  
梁上蘇秦少與張儀師事鬼谷學揣摩術說秦未  
股遇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奮志攻書夜恐  
昏睡以錐刺衣牛李客乘驅驢李固驅賣薪朱  
臣後相六國策牛李客乘驅驢李固驅賣薪朱  
藏火祖堂讀書恐家人知覺囊螢車胤家貧  
練囊盛螢映雪孫康家貧常冬為人廝役陳不  
照而讀書胡斷壁畫粥白山惟煮粟米飯升作粥  
啓家書

五車弄玉

文舉十二

十

盛一器經宿遂疑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  
蓬數莖於孟煖而吟之如此者三年後登進士  
爲參知政對大編若與神明伍張九成風學天  
事謚文正十四遊鄉校閉閣寒折膠暑鏤金不  
經通大旨十四遊鄉校閉閣寒折膠暑鏤金不  
越戶限比舍穴隙而窺則歛足膝端坐對大編  
若與神明伍遂更維翰鑄硯身短而長常臨鏡  
敬服而師尊之維翰鑄硯身短而長常臨鏡  
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人之面屢舉進士試  
官惡其姓與喪字同音不取或人勸改業翰乃  
鑄一鐵硯以示人曰硯身則易也李白感針白  
卒以進士及第歷顯秩成其志也李白感針白  
少讀書未成棄歸道逢老嫗磨杵臼問將高鳳  
欲何用嫗曰欲作針白感其言遂卒業目不窺  
漂麥至麥漂好學其家曝麥令鳳守雞雨  
園董仲舒昔心大業手不釋卷于休烈李嶠仕

宿不釋卷劉昂嘗謂崔元翰老矣不釋卷司馬光重得  
寔王起趙逸崔元翰老矣不釋卷司馬光重得  
不釋卷裴皞亂離不釋卷司馬光重得  
皇甫謠裴皞亂離不釋卷司馬光重得  
警枕欲其繼睡則枕轉而覺讀書學無所  
不通常患記問不如人具精誦終身不忘  
帶經餽養時行貨作帶經而餽少休輒讀誦後  
官至御劉恕嗜學宋劉恕嗜學讀書家人呼之  
史大御劉恕嗜學宋劉恕嗜學讀書家人呼之  
則不寐尋思義理後爲和州令宋次道家多書  
道原就借觀次道具設酒饌道原曰此大廢吾  
讀書旬日盡其書而去

傳洽

畜德易君子以多識前強識記曰博文強識而  
言往行以畜其德強識記曰博文強識而  
言往行以畜其德強識記曰博文強識而

五車弄玉

文舉十二

十

學府俱昭劉顯武庫杜預號武庫房暉遠號王  
書尉陳濟號九經史笥懋五經笥柳篋子柳  
經神鄭康成漢聖劉臻精漢傳癖左傳有書淫  
皇甫謠裴皞亂離不釋卷司馬光重得  
俱號書淫劉峻人物志虞世南呼李肉譜李守素  
行秘書行秘書五總龜殷踐麟號學海何休號  
經苑任末號書倉曹曾號書樓李磧號小萬卷  
朱昂篤於學有朱遵度時博物君子沈爲主參  
號萬卷目昂爲小萬卷博物君子沈爲主參  
神臺駘爲汾神晉三豕渡河爲已亥果然於是  
侯以爲竹簡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東哲曰此  
復爲聖竹簡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東哲曰此

五車雲玉

文學十二

五

五車霽玉

文學十二

廿

書一篇不遺一字

打虎英雄讓女崔富國

籍珣頗遊其齋旣而曰崔氏書被人盜盡劉炫  
矣崔遽令檢之珣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劉炫  
自陳隋劉炫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曰  
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  
精粗並堪講授周禮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  
文集嘉言故事成誦于心天文律數諸曹不敢  
窮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諸曹不敢  
詰江南陳彭年博洽常攝大常卿導駕誤行黃  
道有司止之年曰自有典故諸曹不敢詰

羊質虎皮

有文無實

耳之學淺學 堅儒

其行尸走  
没字碑五字

虛代肉  
有任學任

雖死猶存不  
好曰崔協不識文  
耳號沒字碑

崇標質視  
堂無學

肉  
無

紇字不識

呼爲不識  
書不識  
春蒐  
伏

一丁獵侍

丁字 蕭炎不知書以  
春菟尚書

豈有誤改  
出之誤謝

金根

之千和閭券爲

杜李林甫  
此云杜

林杜不  
甫何識專

杜宇謂帝陵曰  
也陵侂首不敢言  
手書慶之上哉

唐書皆有為鎮北大

求理將軍

所識不過十字而  
讀史備知大義  
高元禮教之

日如問君

不識

子宜對以解牙何

曾識字但慶之耳學宋沈慶之手不知書目不  
能觸邪耳日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下官耳學也  
乃更學問慶之曰人不如下官耳學也自不識  
草字詩張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致吾輩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忘之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師怒令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棘刺自足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假外求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座皆笑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佔畢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書之載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日其辭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歐公文詩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五律集五

文學十二

十四

獻文字召試拜官乃令狐  
挺所著兵論公因對奏陳

詩詠

百煉成字皮日休百煉成  
字千煉成句初發芙蓉顏延之與

齊名延之常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  
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若詩若錦錦列綉雖

繪滿承光誦之末詩和人  
嗣響上聯珠唱玉和

嘉藻詩人  
嘉釋上妍唱上絕唱上風釋上燕音

累氣詩自謙  
轄字束句賦作詩  
磨韻調聲上搜章摘

句上詩害子詩人  
冰柱雪車之句詩人  
溫八吟

溫庭筠作賦不屬草一入義手上源則三百篇  
吟一咏世人號溫八吟

三言起於夏侯湛四言起於谷永七言起於漢武  
言起於蘇李六言起於谷永七言起於漢武  
草臣為相梁詩九言起於谷永七言起於漢武  
高貴卿公源則三百篇起於金甌雪苑揚武使  
詩太宗為警句于御屏風僧文寶謂當以天地  
浩露滌筆於金甌雪苑揚武使  
麗則詩人  
言志尚書典云詩史子美詩善陳時事  
下書生詩謝安能洛下書生詠有鼻疾  
淡裴令公夜宴聯句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  
之謂樂天真能保其名也古詩話明主棄孟  
法然與王維善維稱其詩嘗私邀入內署俄而  
玄宗至浩然匿林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

文學十二

十五

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稱不  
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耳

索阿誣朕蜂腰沈約謂詩病三曰蜂腰第二  
因放還

病上尾詩病上尾謂第五字與十字同聲也  
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是也

旁紐詩病有正紐旁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為  
正紐

六為旁紐流不工有韻  
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

都為正紐不工有韻  
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

疊韻莊曰互為雙聲不取題糕  
劉夢得九日

飲園分曹劉郎不取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得句催租新詩否答曰昨日得滿城風雨近



陽句忽能租人至遠**兢**病梁曹景宗破魏軍還  
敗人意只一句奉寄**兢**病梁曹景宗破魏軍還  
句今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不平時韻已盡  
惟餘競病二韻景宗日去時兄女悲歸來加鼓  
旋試問行路人何如**楓落吳江冷**崔信明鄭世  
霍去病帝嘆不已史**楓落吳江冷**崔信明鄭世  
謂然出衆篇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信明  
欣水而引**詩有八病**梁沈約云詩有八病謂平  
升而去**詩有八病**梁沈約云詩有八病謂平  
韻勢則才巧意精各無**雪驢**鄭榮日詩思在清  
倫勢則才巧意精各無**雪驢**鄭榮日詩思在清  
朕迹蓋倫孤白裘手也**雪驢**鄭榮日詩思在清  
敲推引手作敲推勢時韓愈為京兆尹不覺衝  
至第三節左右推至尹前島具道云**敲推之力**  
云愈日敲字佳矣遂與為布衣交

謝人**詩窮**歐公論梅聖俞日世謂詩人多窮黃  
改詩坡見山谷茶詩煎成車聲遠羊**詩犯古**惠  
九窮坡見山谷茶詩煎成車聲遠羊**詩犯古**惠  
崇喜用古句或譏日不是師兄**詩中有畫**東坡云  
見多犯古古言語似師兄**詩中有畫**東坡云  
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象外句**唐僧多佳句比物  
詰之畫畫中有詩**象外句**唐僧多佳句比物  
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云聽雨寒更**好句自吟**  
盡開門落葉深落葉深比雨聲也**好句自吟**  
謝惠連改詩既罷無知**渴睡漢**呂文穆公胡太  
音者遇好句自吟而已**渴睡漢**呂文穆公胡太  
客有舉呂詩日挑盡寒燈不成夢胡日乃一湯  
陸漢爾明年呂中甲科寄聲日渴睡漢狀元及  
第美胡日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輪**詩惹僧**鄭  
君一籌爾次榜果中首選歸田錄**詩惹僧**鄭  
詩好用僧字魏野詩好用鶴字故云**許渾千首**  
仲先筆苑多籠鶴鄭谷詩愛惹僧

濕許渾句中多用木字諸日許渾千首濕又濕  
以羅隱一生身為對不若**擦銅沙**王荆公時有  
對以羅隱一生身為對不若**擦銅沙**王荆公時有  
詩人投刺時有老兵以沙擦銅器公指沙為題  
應聲日鳥去風平篆潮四日射星時郭公父在  
坐見之問**僧賦蒸豚**醉甚公欲斬之求蔬食云  
筆詩話**僧賦蒸豚**醉甚公欲斬之求蔬食云  
有肉無蔬進蒸猪頭甚美公令僧賦蒸豚立成  
中句云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公  
大喜與紫**黑池雪嶺**崔涯張祐題詩娼肆譽之  
衣師號**黑池雪嶺**崔涯張祐題詩娼肆譽之  
失措嘲李端端有昇似烟窓耳似鑄之句端往  
見二子伏望哀之乃更贈日覓得黃驢被綉鞍  
善和坊裡取端端楊州近日渾成異一采能行  
白壯丹或日李家娘子纔出黑池便登雪嶺  
賦石鼎夜抵其居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聲夜

與劉說詩彌明在側貌極醜視之若無人彌明  
忽指爐中石鼎語喜日能與我賦此乎云云二  
子起謝日尊師非世人**郎君何會**賈島為僧居  
所出也某伏矣韓序**郎君何會**賈島為僧居  
微行至寺登樓取詩卷覽之島晚帝日郎君  
何會此耶奪此卷帝慙惡去遂除島為遂州長  
江杜詩愈瘡乃有病瘡者子美云謂吾詩可治詩  
以酒脯祭賈島歲除夕一年所得詩以酒  
唐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日此詩家奴廖  
惡詩何用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日此詩家奴廖  
不重僧而與僧詩甚多日僧是**詩奚**李賀小奚  
詩家奴且圖帶詩往南比也**詩奚**李賀小奚  
囊遇所得**奚囊**上錦囊同夜半鐘歐公云唐詩  
詩投囊中**奚囊**上錦囊同夜半鐘歐公云唐詩  
客壯佳甚但夜半非撞鐘時按南史丘仲孚讀  
書嘗以中宵鐘聲為限則夜半鐘吳中寺故事

也斷送老頭皮宋真宗詩保隱者揚計上問

落魄食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苦吟頭搖

日提將官里去這團斷送老頭皮詩僧皎然有僧袖詩

源年老頭數搖掌中中詩僧皎然有僧袖詩

苦吟所致兩掌中中詩僧皎然有僧袖詩

澤皎然指波字當敗僧拂然去皎然寓中手示之遂

掌中須史僧回云欲易中字如何展手示之遂

定木蘭蘇州刺史張搏木蘭花開宴客命即席

交木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連酌至醉強索筆

題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客人類然

醉倒客積之莫得稍醒續云幾度木蘭船上望

不知元是此花浙江潮詩曰驚嶺鬱岩巖龍宮

口遂為絕唱浙江潮詩曰驚嶺鬱岩巖龍宮

仙果劉禹錫贈白蘇州云莫嗟華髮與無見却

仙果劉禹錫贈白蘇州云莫嗟華髮與無見却

仙果劉禹錫贈白蘇州云莫嗟華髮與無見却

仙果劉禹錫贈白蘇州云莫嗟華髮與無見却

仙果劉禹錫贈白蘇州云莫嗟華髮與無見却

仙果劉禹錫贈白蘇州云莫嗟華髮與無見却

仙果劉禹錫贈白蘇州云莫嗟華髮與無見却

仙果劉禹錫贈白蘇州云莫嗟華髮與無見却

進一聯不能終篇曰好物不在詩禍楊子勿以

多左右掩口而笑南唐近事詩禍楊子勿以

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

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激刺徒以雕

工巧為暴君所忌族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

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

論孤墳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

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鵲防碎首霜鵲不

空奉蓋一聯人意杜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

秋時之慘懷也作客羈旅也登高望遠地之遠

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登臺無

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互體又杜風含翠篠娟娟

人意而對偶又精確互體詩雨裏紅蕖冉冉香

上句風中有雨下句用字作詩要健字撐柱要

兩句有風謂之互體用字活字幹旋如紅入桃

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

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柱也生理何顏面憂端

五車露玉文卷十二

五車露玉文卷十二

五車露玉文卷十二

五車露玉文卷十二

字學

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

長之類六假借百體中書篆隸垂露書秦王破家

借能朋之類百體中書篆隸垂露書秦王破家

書金鵠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

書龍虎篆胡書達書天竺書楷書橫芝英隸鐘

書草書狼書大書雞書震書及大篆史籀音宙

左書行狎書檄書葉書半草書大篆史籀音宙

別小篆故謂大篆史籀為大篆之祖小篆李斯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字蠅頭楷小字也詩青八法王逸少書偏工書

一切字永八體書秦焚燒先典廢古文用八體

符四曰摹印五曰虫書六曰署書七曰篆三曰刻

日隸書至千篆隸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

書通謂之龜文龍鱗字龍騰魚躍龍臥虎跳鸞

八分書一一點如高峯墜石一牽如百歲枯藤

一縱如驚蛇入草三折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書楊柳龍鳳草霜素凝鮮白三品張旭草聖入

妙品隸書墨猪王逸謂肉書奴變古體書厄

入品品游雲驚龍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

五車弄玉

草隸名家唐裴行儉工草隸名家

似鳥欲飛所重梁宣帝嘗披奏事

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趣翩翩似鳥之臣無第三

日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今文聞鼓吹得筆法唐張旭嗜酒每大醉狂呼  
 焉之聞鼓吹得筆法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  
 書既醒自視以為神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  
 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後見公孫大娘舞劍  
 而得其神自學書掣筆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  
 是草書長進學書掣筆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  
 嘆曰此兒後學書畫被鍾繇曰吾學書三十年  
 當復有大名學書畫被鍾繇曰吾學書三十年  
 穿書裙羊欣嘗著新裙畫寢王獻之見之書心  
 正則筆正唐憲宗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  
 心正則筆正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  
 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書不擇筆裴行儉每曰褚  
 筆未嘗輒書書不擇筆墨而遂良非精紙佳  
 妍健者唯予與虞世南爾有鍾王之則善墨  
 噴成字班孟能嚼墨一噴成刀楯兵甲右軍云  
 字盡紙皆有意義

也筆者刀楯墨者兵甲硯臨池學書張芝臨池  
 者城池心意者將軍也臨池學書張芝臨池  
 黑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飛白蔡邕見役人  
 歸而為飛字如畫沙用筆如印泥畫隸字補戈  
 白之書太宗學於虞世南每難於戈法書戰字召世南  
 補焉其戈以示魏徵徵曰戰字戈法通真賞其  
 識學書畫掌齊武陵王暉初無紙學書以禿筆  
 筆孫智永學書積年禿書葉凡不遇見葉凡滑  
 淨因書真草相半其二王書法齊張融善草書  
 父誤刮去驚懼累日二王書法高帝曰卿恨無  
 二王書法答曰臣非恨無為經贈驚山陰道士  
 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陳牒求判張  
 當舉羣相贈義之寫畢龍驚而去

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再又來旭怒其  
 煩曰公筆勢奇絕欲以藏家爾因盡出其所藏  
 父書旭視之天下戲製乃房二字王起中唐後  
 奇筆自此盡其法戲製乃房二字人屢典文柄  
 為一時儒宗武宗嘗戲製乃房二字以試之起  
 日三教書中臣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蔡門二  
 耳其人頗識難字韓魏公知揚州王介甫以新  
 事許之秩滿去會有人識難字介甫謂輕已怨  
 日惜介甫不在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謂輕已怨  
 識字憂患詩人生識字憂患始鳳池六角昔  
 中書省持六角印以竹扇求王右軍柳骨顏筋唐柳  
 書止書五字即百金競買之柳骨顏筋公權  
 顏真卿二公皆善書蘭亭帖王羲之修禊蘭亭  
 故世稱柳骨顏筋蘭亭帖自書其記道勁媚  
 健自謂有神助甚珍愛留付淳化閣帖宋太宗  
 子孫謂之蘭亭八法帖始此淳化閣帖出御府

所藏歷代真跡命侍書王換羊帖韓宗儒每得  
 著摹板禁中深得古意換羊帖東坡帖於殿  
 師姚麟處換羊肉數斤山谷曰右軍為換鷺字  
 今為換羊書矣一日宗儒作蘭圖報書公曰傳  
 語本官今詐為古帖李邕不許蕭誠書蕭乃詐  
 日斷屠詐為古帖為古帖示邕曰右軍真跡  
 告豈復視曰是真物誠以實辭翰附  
 簡刺辭翰附  
 青簡青竹為汗簡火炙簡令汗出取金簡禹發  
 玉字吳蠹簡朽蠹簡詩豈不懷歸簡札札  
 越春秋蠹簡之簡簡音畏此簡音簡札  
 榜曰自非叨職姦暴金簡刻書神仙傳云陰長  
 豈以汗簡札哉更金簡刻書生製黃表焉  
 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山一通黃鑑之簡  
 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鑑之簡

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竹  
錄書合爲十篇付弟手使世世當有所傳  
簡寫書後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  
所其俗多珍怪此書若成卽載之兼兩爲國家  
疑之問誠先賢所慎也恢奇尺牘順書極漢陳  
之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尺牘皆藏尺一牘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  
法以爲榮  
三千牘上方朔初上書凡用三千奏牘人主從  
折簡晉王凌而縛水次曰卿直折簡召我我何  
非折簡可呼  
故也魏略  
得也書東不取輕  
易故亦襲藏之一  
白絹斜封謝人漫刺後補衡  
五書卷五 文選十二

物游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通刺字漫滅注  
無紙竹木書姓名曰刺卽今之拜帖也漫滅字  
糊塗修刺後遺讓字文禮大將軍何進徵召王  
朗並修刺侯焉議裁刺盈車歸之裁刺常顯士爭  
修刺牛屋亭褚公哀遷記室參軍送客至亭吏驅  
公移牛屋下沈問牛屋下是何牧人褚曰江南  
褚季野遠近久承名令大遽於牛屋下修刺詰  
公鞭撻索還名刺北齊李元忠神武東出元忠  
武未卽奉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  
者曰日本言公招賢後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  
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未嘗修刺後  
以告神武遽見之因進從橫之說未嘗修刺後  
丹性清高未不爲致書郵章太守都下人士因  
書修刺侯人

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城頭皆授之水中一  
日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一  
月一束杜墓秋遣興詩久客多狂友朋書素書  
月之中得親知書僅成一束但虛詞寒致書別  
溫而已空煩眼力使人厭看又倦問答致書別  
紙盧光啓每致書一事別爲一紙誤書舉燭鄭  
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  
書舉燭相受書曰舉燭者高州鎮高州人皆感  
用之劉公一紙晉劉弘領州鎮高州人皆感  
悅爭赴之成曰得劉公書達空函恒溫將以殷  
一紙書賢千十部從事書達空函恒溫將以殷  
遺書告之浩欣然答書慮有繆誤開閉銀鈎玉  
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銀鈎玉  
唾明蘭紙如人書東字畫健如銀鈎文辭萬金  
五書卷五 文選十二

之書自稱家信王筠久在華星秋月之章稱人  
藻翰上采雲韋陟謂東之美如五采五雲上郇  
雲上郇翰上采雲韋陟謂東之美如五采五雲上郇  
傳尺素樂府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  
何如上有加餐鱗書上鴈帛書脩刻狀曰  
何如上有加餐鱗書上鴈帛書脩刻狀曰





坐有儒生能治之訣屏左右獨與聞鼓病愈  
居室七日積年之病一朝都除劉五更鼓  
驚起曰可向府邪遂廖公護曰危篤聞若此  
醫遂愈天祐其勤也病差在怒守篤病以爲  
怒則差乃多受其貨無何升去留五禽又華  
書罵之守喚吐其黑血數升而愈化虫膾又  
地休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致作湯二升服  
之吐虫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史  
如龜瘤梁侯起分明如不勝瘡低及王僧辨至  
石頭瘡隱鬼患腹痛宋徐秋夫善醫夜有鬼言  
易人按孔穴針之秋夫爲針三瘳病死人枕  
處灸四處明日來謝恩忽不見瘳病死人枕  
五車罪王  
伯有姻患積冷嗣伯曰尸注也又有患腹脹  
面黃又有病服痛見鬼物皆令以灰人枕煮服  
之即愈伯休守價後漢韓康字伯休賣藥不  
龍丁曰公是韓伯休乃從康買藥康曰我  
女欲避名今女子乃知有我不二價康嘆曰  
本欲避名今女子乃知有我不二價康嘆曰  
泉即狂袁粲曰昔一國有狂泉飲之無不狂  
爲狂火艾針藥畢具國君不食蘇吐蛇鄰國  
任其苦酌泉飲之即狂矣更食蘇吐蛇鄰國  
懸屋前成歲遂明此物不可生食搜神記  
食髮唐甄立言善醫有道人心腹瀉煩二歲  
髮之有杯中蛇影方欲飲見杯中蛇一蛇無  
疾有所見否曰如初廣乃告之沉痾頓愈季  
兄

弟並善鵲冠子曰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  
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最善對曰長弟  
門鵲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反走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湯藥  
而反走曰桓侯病召扁鵲針灸湯藥皆不及  
也數日桓侯病召扁鵲針灸湯藥皆不及  
程子儀自翰林望出兩府移疾不出朝士  
云虛熱上攻石中立云只消一服清涼散  
兩府始得用者輞川圖宋太虛云予得疾  
清涼散也羅志輞川圖宋太虛云予得疾  
此可以愈陳琳檄魏太祖讀陳琳  
疾果然  
季主稱卜者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  
五車罪王  
腹而君平之業同上嚴君平賣卜成都與人  
大笑則閉詹尹名太卜青囊經郭景純得  
肆垂簾詹尹名太卜青囊經郭景純得  
筮之瓦卜即今枚卜書枚卜功穆卜有疾不  
二公曰我其象數龜象也四兆功兆三曰義  
爲王穆卜其象數龜象也四兆功兆三曰義  
四曰九筮筮目五口筮筮易六曰筮比七曰  
八曰筮參襲吉不襲吉協從龜筮握粟詩曰  
九曰筮宜岸宜獄握粟出何能協從龜筮  
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何能協從龜筮  
其勝負從操金將不悅鄒忌以爲齊和田忌  
何能得善操金將不悅鄒忌以爲齊和田忌  
使人操十金而卜於市曰我田忌人也吾三  
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

捕下者而驗其辭筮短龜長晉獻公欲以驪姬  
於王前田忌遂走筮短龜長晉獻公欲以驪姬  
筮之吉公曰從筮筮人曰大橫史記曰高后崩丞  
日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大橫相陳平等使人迎  
代王計未定遂卜之龜兆得大橫帝師文王卜  
云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后以光帝師文王卜  
其兆曰非熊非羆天錫卦遇歸妹伯姬遇歸妹  
帝師乃得呂望而歸錫卦遇歸妹伯姬遇歸妹  
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繇曰士龜焦左傳趙鞅  
封羊無血女承筐亦無貺也龜焦左傳趙鞅  
也畢萬仕晉必蕃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晉獻納姬其繇曰專之渝懷公之不吉卜人曰  
十年尚有遺遊市觀卜後魏顏惡來妙于易遊  
吳必不可遊市觀卜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  
來卜凡七人皆不能中而強索其粟惡來尤之  
卜者曰君能卜何不為卜之顏因筮之曰登高  
五車五車方術十三

聞下水洞洞惟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  
七月矣昨汲井忽聞胎聲顏曰十月三十日有  
一男子下書版索金晉魏燭熒善易臨終書版遺  
者驚服更書版索金晉魏燭熒善易臨終書版遺  
然乃取著筮封成曰妙哉魏生吾不負金賢夫  
藏金待太平知吾善易爾金有五百斤盛以青  
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備斫孤絕火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  
要斫孤絕火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  
故車必邀留如此言生不得已宿然意不安以  
為圖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有一物如獸  
手中持火舉刀斫腰追豚逐婦又有人失妻輅  
視之狐也火遂絕人牽與共歸其豚走逸即著  
東陽城門侯擔豚人牽與共歸其豚走逸即著  
共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人益其鹿輅卜曰汝巷  
瓦還鹿中第三家也向無人時密發其東第七

椽以瓦子著下當送還其夜盜父病頭痛  
卜輅為發之益具服輅令擔皮肉還故處病  
愈盜如言乃密令鹿主舉懸鞭得財不絕病  
掠乘瓦盜父病亦愈也日君安宅失宜故貧人  
會淳于智至為作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人  
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懸舍東大桑樹三年  
當暴得財言後浚井巧鞭折莫唐杜生善易  
得錢十萬鉞二十斤巧鞭折莫唐杜生善易  
曰此行逢使者懇丐其轡果值使者如失火有  
生語使者折道旁變代之奴伏其下更盛舍  
人步熊字叔羅少好卜筮術數門徒甚盛熊舍  
難耕故燒之風起延燒不知草中有人言草惡  
得姓陸羽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姓陸名羽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字鴻漸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五車五車方術十三

問國家祥運修短答云世祚方永溫不悅明  
送絹一匹錢五千元文以與之星乃詣鑒齒曰  
家在益州今受旨自裁無由致至骸骨君仁厚  
乞為標碣棺木鑿齒問其故星曰賜絹一匹  
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  
外君嘗問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綃戲  
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  
溫別溫問去義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  
誤從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遇鼎孔子使子貢  
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遇鼎孔子使子貢  
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  
而笑子曰同也晒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  
來至矣清旦朝子貢  
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風鑑士稱相星士稱命子卿唐舉姑布子卿二許  
人皆善相者許

負呂公上相形不如論心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形相惡而

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

為小人也老父高祖微時與呂后生孝惠帝魯元公

人也今相兩子兄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

乃此男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

舍求呂后其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

夫人兒子皆似君相祖相貴不可言乃謝曰誠

如老父言不致忘德及見無恤更記姪布子卿

高祖貴不知老父去處見無恤更記姪布子卿

軍也趙簡子曰其毋戚翟婢也奚道孺子有好

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婢也奚道孺子有好

相羊祐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食

子收子左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

五車弄臣方術十三

也豐下必視口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

有後於魯視口相如鳥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

也容手赤如丹貴且壽耳困又曰人耳困長寸

一寸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儒舌如絳

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舌如絳

赤又曰舌如絳吐舌及鼻又曰吐舌及唐舉戲

蔡澤更記蔡澤問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口之

舉熟視笑曰君顯鼻巨肩臃顏感額吾聞聖人

不相始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自有

不知者壽也舉曰四十三年澤笑謝去謂其御

者曰吾躍馬肉食四十二年亦足矣後果為秦

相感肩岑文本謂馬周為肩火色騰上燕頤虎

頭萬里之外起問其狀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

而食肉此萬里侯為奴封侯南青王甘泉居室

扣也後封定遠侯為奴封侯有鍾相青官至

封侯青曰人之奴得無足理龜文後漢李固狀

答屬足矣安敢望封侯足理龜文後漢李固狀

角匿犀足履龜當刑而王相之曰當刑而王及

文後為太尉當刑而王相之曰當刑而王及

壯坐法燕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不過郡吏

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為戲言豎理徹

後漢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豎理徹

指相者謂陶侃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

公字後縱理八口周亞夫縱理入口拳入口

果應文圭道遇一雙日看綠拳必入口鄧通餓死

神仙狀云必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乃蜂目

與銅山鑄錢景帝時以犯法餓死獄中

楚子以商臣為太子子子上曰是人豺聲楚子良

也蜂目豺聲忍人也太子不可立之

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

成若教氏矣鬼由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

後果滅之又伯有始生叔向母及堂晉公陰德

聞聲曰豺狼也必滅羊舌氏並左傳

裴晉公質狀小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

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

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賣於欄楯忘收而去度

得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

非某所知貴相在怒唐張景城相魏元忠有命

也撫言邪景城遽起曰君之相三

何預君邪景城遽起曰君之相三

在怒時位必卿相也太平廣記

無守時位必卿相也太平廣記

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面部三無李寬

有盧相士云無子龜息從耳出名龜息必大貴

無宅無家金華子龜息從耳出名龜息必大貴

無宅無家金華子龜息從耳出名龜息必大貴

無宅無家金華子龜息從耳出名龜息必大貴

壽念有所恨李廣與望氣王朔曰豈吾相不當  
吾誘降羌八百餘人殺之恨獨此兩朔有大算  
日禍莫大于殺已降所以不侯也不  
數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書曰惠施知人禍福直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  
數亘古亘今不差豈  
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堪輿

堊乘生氣朱子曰堊之爲言藏也以子孫而藏  
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生氣者卽一元運化  
之氣也行乎地中不可見蓋必原其脉路之  
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  
以散之則生氣之聚也堊者苟能知其聚處使

穴總三停

親體得以乘之則才之分也以人身  
得理之能事畢矣三停者天地人三  
徐之天穴在人心地穴在人陰人穴在人臍訣  
曰凡山之俯仰者必頂高而尖圓頂高而尖圓則  
上聚而下散其氣之聚者多在平潤頂低而平潤  
天穴凡山之仰者必頂低而平潤頂低而平潤  
則下聚而土散其氣之聚者多在平潤頂低而平潤  
作地穴也山之仰者必頂低而平潤頂低而平潤  
項不尖而平則中聚而上下俱散其氣之聚  
者多在平潤頂低而平潤頂低而平潤  
而門之不可不用其山某水之說朱子曰形勢  
執一而論也不用其山某水之說  
抱無空缺乃可用也但不用其山某  
水之說耳斯言可爲求地者之法  
凡入山解必先觀水口若左右有兩三重交  
口牙重關鎖疊峯密關裹必有大地羅星  
鎮水口亦然若一重關者只小地而已若無關  
闕定不結地總有好龍結地亦不耐遠揚公云

到處先要看水口賓王趨迎賓朝山王來龍  
水口關關氣脉全賓王趨迎賓朝山王來龍  
氏云山川有意看如君臣之禮會無意者似主  
客之分馳范氏曰尋地須教賓主對賓主不歸  
風水背相山亦似相人  
是也相山亦似相人  
賢愚貴賤之分山有高低肥瘦斜正方圓之異  
人稟五星之正者爲富貴之人山得五星之正  
者結富點穴猶如點艾  
貴之地點穴猶如點艾  
一指萬山古云到頭吉地乃神所司昔李唐卿  
差一指如隔萬重山武岡山委尋吉穴一所未  
與言夜忽夢二使者各執劍連聲喝云此地仙莫  
錯李龍圖范政酷虐神人共怒不宜居此福地  
汝不信龍圖范政酷虐神人共怒不宜居此福地  
符取首級此言積惡者不可得吉地善人必

天克相

謂帝地若堊貴不可言言說不見佩尋牛得之  
宮內其毋貴至三公漢孫鍾幼孤事母純孝種  
瓜爲業有三人來乞瓜鍾遂延食三人語曰蒙  
君厚惠示子堊地欲得四世天子耶欲得富豪  
耶鍾曰四世天子馬敢望也遂與鍾別曰行百  
步勿回顧鍾行四十步回顧鍾鍾後生堅生權權  
飛空而去鍾鍾遂於此堊母鍾鍾後生堅生權權  
生亮及休權權結降晉封歸命侯此言積善者  
必得天相之佳城夏侯嬰或送堊至東都門外  
而獲吉阡佳城  
呼嗟滕公居此室乃堊馬謂之馬塚傳物志龍  
耳堊龍角當滅族主人曰堊云此堊龍耳上當  
致天子問也折臂三公羊祐字叔子人相其先  
帝甚異之

岡相者曰雖斷其兩猶有折筭三  
公俄而壁馬折臂後位至三公

占候 數學相字附

風吹削柿後楊由善占候風吹削柿廉范以問

五官錄由曰當有薦木實者色黃赤頃之

獻歸署為合膏封簡書告曰有急發之生至霞

關破頭者以此膏辨棄甲魏志曰王肅字子雍

畏之生乃還卒業為光祿勳時有一生從學

長尺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辨之曰魚

生於泉而見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

有棄甲之變乎其城門鄧景山拜節度使麗

後果有東關之敗城門鄧景山拜節度使麗

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鈴語劉曜攻洛陽石

衆其有兵乎未幾劉展反鈴語勒訪佛圖澄登

五車罪注左衛士

日相輪鈴聲云秀支替戾剛漢谷劬秀當此焉

語也秀文軍也替戾剛出也僕谷劉曜胡也

劬秀當提言此關北齊張子信善風角奚

除出捉得曜也關北齊張子信善風角奚

樹關而墮子信曰有口舌事救與子信坐鵲鳴庭

往是夜瑯琊王五使召辭之詰朝難作更平蔡

在已酉肥無肉也肥去肉為已酒未熟無水也

酒去水為西破賊文公道術益部耆舊傳曰任

在已酉乎果然文公道術益部耆舊傳曰任

從事越雋欲反遣案虛實止傳舍有風發文公

起日當有逆變因率駕去未能發者為郡兵所

殺大水及期任文公為治中時早白刺史云

何自處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餽卿將

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

一列指表影曰至此暴風李太史與張文公

矣如言而無不差毫髮李太史與張文公

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溪

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水西流僧一行通大衍筭法聞天台國清寺僧

出請教僧術精往求之至寺竊窺見僧正布筭曰

當有弟子求術須門前水西流乃至一行超

多下一筭嵩真善筭術真自筭年七十三正月

妻曰見真多下一筭嵩真善筭術真自筭年七十三正月

果差一日有遺恨矣西京雜記

於數王生之子以殺人繫獄求援於一行一行

處廢園伺之當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攜之

至時忽有七豕入園獲之一行置大甕中密覆

封書梵字誌之大史奏北斗不見召一行壞竹

問之曰莫若大救從之星見如故雜俎

五車罪注左衛士

牀至和二年成都費季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壤

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日月為費季先所視其下書

壞季先因師事之各聞天下仇池筆記趙連善

算趙連善算至計飛蝗射隱東胡客晉陽館中

胡客算庭棗能知赤屈指心計顧譚字子默省

白多少不差一子屈指心計顧譚字子默省

不羞升合曹元筭困米

宋謝石善相字高宗微行遇石相字上加一畫王字

於地畫一畫令石相之石曰土上加一畫王字

也因請再書上又舉杖於地寫一問字為垣土

新校兩旁俱斜側飛五犬驚曰左看一箇君

殿書一箇君非至上而何拜伏地次日召見偏

默然賜賚命出是時秦檜專權聞之甚恨陰以

事中之竄逐嶺表令一卒押行抵中途遇一人





壁下美酒

趙達如故人家食畢主人曰乏嘉肴  
無以叙意遂因取雙醬再三繼橫曰  
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  
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故相戲耳  
漢為曹元理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此資  
業之廣何供饋之偏耶唐漢慙曰有倉卒客無  
倉卒主人元理曰粗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  
盤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為  
歡其術後傳南季李傳項瑤瑤傳  
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占夢

訊夢

詩召彼故老維熊維羆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維蛇女維魚維旗詩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桃維  
子之祥維魚維旗詩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桃維

三夢芻狗

魏周宣善占夢有人三夢芻狗其占  
不同皆驗宣曰芻狗祭神之物故始

折車脚

其後必以為薪故後夢云當失火也  
更折車脚其後必以為薪故後夢云當失火也

三刀為州

晉書曰王濬夢懸四刀於其壁上  
濬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為州而

禾失為秩

後漢蔡茂夢見大極殿  
上禾失為秩後漢蔡茂夢見大極殿

今益一明府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為州而  
其臨益州乎禾失為秩後漢蔡茂夢見大極殿

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失為秩如  
也取其中穗者是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如

人之得祿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謀  
象也後張茂夢大象問萬推推曰象者獸獸者守

舌生毛

馬亮知江陵府當代夢舌上生毛僧  
曰舌上生毛刺不滑當再任果然

馬舞

黃平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索  
曰馬火也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索

平未歸杖打

晉朱楠夢內有人著赤衣楠手把  
而火發杖打兩杖極打問索曰內有人咬字

肉赤色兩杖著象也

極打飽食肉也果驗虜脫上衣後漢李充夢見  
統口虜去上男字也虜夷狄山上有水魏鄧艾  
陰類君婦當生男也果然山上有水魏鄧艾  
坐山上有水流問凌邵邵曰山上有水寒寒利  
西南往有功也不利西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  
其不還與水下人語崔鴻三十國春秋曰令狐  
者乎與水下人語崔鴻三十國春秋曰令狐  
索統曰冰上為陽水下水為陰冰上人與水下人  
語為陽請陰媒介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君  
其為人作媒乎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矣既而  
太守田約因策為子求張氏女恰至仲春而武  
婚瓦化為鴛鴦魏周宣善占夢魏文帝立為大  
地化為鴛鴦此謂何也宣曰瓦者女子之兆鴛  
鴦水鳥多不善終瓦墜地而化為後官當有惡死  
者言未畢守門拔羊角尾落時夢逐一羊拔角  
冷奏官人相殺拔羊角尾落時夢逐一羊拔角

瓦化為鴛鴦

魏周宣善占夢魏文帝立為大  
地化為鴛鴦此謂何也宣曰瓦者女子之兆鴛

拔羊角尾落

時夢逐一羊拔角  
冷奏官人相殺拔羊角尾落時夢逐一羊拔角

尾落

時夢逐一羊拔角  
冷奏官人相殺拔羊角尾落時夢逐一羊拔角

牛頭流血

蜀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  
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

識禽獸語

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  
之象若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介葛廬

左傳曰介葛廬來朝禮之加宴好葛廬  
而信李南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

李南

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  
而信李南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

白馬

白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有是吾子可令駢  
行相及也須臾果逢黃馬赤馬果先鳴育馬

應辨禽語

白龜年於嵩山東岩下遇李白授一  
之辨禽語白龜年於嵩山東岩下遇李白授一

應辨禽語

白龜年於嵩山東岩下遇李白授一  
之辨禽語白龜年於嵩山東岩下遇李白授一

歐陽修年一日過潞州二雀嘶嘶過太守庭守  
日彼何言龜年曰言城西民家有栗可共食驗  
然馬蹇蹇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蹇馬  
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馬曰蹇馬  
此馬亦罵曰蹇馬其御視之果然王充論衡  
秦仲史記曰秦仲知其御馬公冶長禽語免罪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卷之十四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

巧藝部

射

釋志

射之為言釋也釋觀德射以似君子射有

似乎

君子失諸正不主皮為力曰射不主皮決拾

決象

骨為之著於右大指以鈎弦者審固平體

拾遂

也以韋為之以漢左臂利弦者審固平體

然多

可以言中六鈞三十斤為鈞雙相之圖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外傳熊渠子夜行見夜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及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矢躍無跡

**愛臂善射** 李廣廣為人長受臂善射所居郡聞

傷廣廣亦**到都** 漢書曰匈奴畏到都之威刻木

竟殺之**由基兩矢** 使射郢陵之戰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

中**仁貴三矢** 薛仁貴破九姓突厥於天山發三

命**神射** 陳亮更精孤矢人歌曰將

士長歌入漢關**神射** 射號小由基名臣傳

**開門植的** 求於平原慈將兩騎各持一的開

門直出植所持的各射之明晨復如此圍下人

或起或卧明晨復如此無復起者因突圍出更

**齧鎗** 欲射殺君謨君謨時執一短刀矢來輒折

五車罪五 巧藝十四

末一矢以口承之遂齧其鎗謂靈智曰**觸矢鋒**

學射三年但飛衛畫衛術謀殺衛相遇於野二

紀昌學射於飛衛畫衛術謀殺衛相遇於野二

人父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二子泣而投弓謀

子父射針馬鞭百步射針于木或立**射為**

彭可汗遣使請崔將軍射柳肉于野**射戟**

寫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史**射戟**

將紀靈攻劉備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兵不喜合關

但喜解關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兵不喜合關

留決戰布一發正**虛發** 下更與魏王處虛

中戰支靈等罷去**虛發** 下更與魏王處虛

發而鴈下王曰射至此乎鴈曰此孽也其飛徐

其鳴悲飛徐者瘡痛鳴悲者失羣故痛未息驚

心未去是以**一發破的** 史若弼字輔伯突

聞音而下**一發破的** 厥入朝上賜之射突

祝曰臣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發不中

也射一發**射之道** 晉平使工為弓射不穿札

而中上大腕**射之道** 公將殺工其妻曰妾聞射

之道左手如矩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目不捷**

左手不知公如言射穿七札列女傳**目不捷**

**而塵不揚** 其妻而拂之引鳥號之弓淇衛之箭

射其目矢至眸子而目**彈**

不捷矢墜地而塵不揚**彈**

**彈** 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

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

朴於異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

母為禽獸所傷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

歌曰斷竹屬**三輔皆好** 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

**三輔皆好** 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嘻哉**彈鳥林**

下不相見更密候之邵方彈鳥林下因前與言

五車罪五 巧藝十四

**中為羣** 隋長孫晟善彈有為羣飛上曰公為我

多**彈鵠翅** 取之晨十發俱中並應手而落賜資極

其妙生飛云**挾彈在旁** 挾彈於後園蟬蛻之捕

後毛生飛云**挾彈在旁** 挾彈於後園蟬蛻之捕

蟬也如此更**挾彈在旁** 挾彈於後園蟬蛻之捕

雀不知臣挾彈在旁**捐彈反走** 執莊周而論

必笑之何也所鴉避彈楚人惡鴉聲而彈射之  
用重所要輕也若事急於挾彈趙太祖一日能變  
其聲在楚可也射之矣後死挾弓彈  
能吳人亦彈射之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太初曰  
雀有臣僚稱其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太初曰  
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越斧柄挫  
折其兩齒

御

馳驅載馳聲控馬曰聲執御子曰吾何執  
御矣載馳效駕已駕也五馭謂鳴和鸞逐曲水過  
通表舞交馬不契需行數千里馬不契泰豆子列  
造父師泰豆曰汝先觀我起乃立木馬塗僅  
可容足計步而置之起走往還無跌失三日盡

五車雲

其巧豆數曰得於足推於御也齊輯於銜轡之  
際緩急乎肩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執節乎  
掌握之間內得於心外合馬志與輪之外可使  
無餘轡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夷險視之一也  
造父史造父以善御幸周繆王得驟耳之駒西  
驅歸周繆王以鐵阿善御王良同安其教訓  
趙城封造父以鐵阿善御王良同安其教訓  
之大事必乘其產安其教訓而範我馳驅孟子  
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意範我馳驅趙簡  
子使王良與嬖奚御王良辭曰吾為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  
也謂以法式為御故不獲禽不盡馬情史記云  
詭謂也不依御法故不獲禽不盡馬情史記云  
盡馬情史記云不窮馬力畢家語顏回曰造父無逸馬東方  
之情史記云不窮馬力畢家語顏回曰造父無逸馬東方  
已馬窮并轡援桴張侯御鄒子鄒子病張侯  
必逸也并轡援桴張侯御鄒子鄒子病張侯

車思獲射御則收績覆歷是懼何思獲  
雪無跡御經霜雪而無跡衣袵不敝許家也終  
利御者不勞也李御李膺無所交接荀爽對膺  
御矣晏御晏嬰出其御擁蓋策馴意氣洋洋妻  
相顯諸侯今子長八尺乃為叱御漢王尊至九  
人僕自以為足矣是以求去叱御折阪叱其御  
陽所畏道邪審御御有天下者審其

畫

丹青畫山衆史畫工惠崇小景惠崇僧名畫鷗鷺  
渚烟鄭虔三絕鄭虔善畫山水又能作詩寫生崔白

寫真

翎毛崔白善畫雖以敗荷鳬鴈傳神傳人形神  
寫真同寫照上麋鹿之姿謙言容貌如麋鹿郭

拱辰字叔瞻極顧虎頭復生顧虎頭之字長康小

王墨山水王墨酒酣之後以墨潑絹上脚踏手

問畫難易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曰鬼魅最

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千前不可類之覺熱覺

涼孫鴻之述畫曰劉哀漢帝時作雲漢圖人

千仞之高百里之迴宋炳山畫敘曰豎畫三十

實體百聖畫七鴿雲光寺有七聖畫初有少年

七日慎勿啓門至六日發其封有七鴿飛去西北隅未畢畫工見之曰神筆也僧繇點眼張僧繇安樂寺畫二龍云點睛即飛去人為猶點其一須臾雷霹破壁一龍上天不點睛者猶在寫龍形是葉公好龍居室皆畫以寫龍形於真非點屏成蠅曹不誤點屏風因就畫為誤點成牛王獻之善丹青桓溫使畫扇畫牛戴嵩以牛與客觀之牧童曰闕牛尾人畫夜畫時李至兩股間今掉何也仇池筆記畫夜畫時李至獻畫牛畫則醬草闕外夜則歸臥闕中僧贊寧曰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畫見夜隱伏焦山有石磨色染物絹素敗墻用之既久高平曲折畫隱夜見海外起絹素敗墻用之既久高平曲折皆成山水見人禽草木朝夕往來之狀隨意命筆景皆天就用之手握雙筆張藻善畫常以手畫格大進筆談

筆景皆天就用之手握雙筆張藻善畫常以手畫格大進筆談  
生枝潤含春澤一韓幹畫馬韓幹畫馬有一匹為枯枝乾裂秋風  
畫與之後鬼吳道子畫龍唐吳道子陽翟人玄乾使乘馬來謝吳道子畫龍唐吳道子陽翟人玄乾每將兩節生烟霧畫聖北齊楊子華畫馬壁間通神佳手壁明皇謂李思訓曰卿畫殿恒玄竊畫顧凱之以一厨畫寄桓玄玄通神佳手恒玄竊畫絨閉如故凱之直云妙畫通神變化去矣而立本悔畫唐閻立本太宗泛舟春苑見異鳥容與本俯伏池上召立本伴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子日吾少讀書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絕藝必審觀後定日浪得名耳已而坐臥

其下三日不能去使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也後定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益絕藝必審觀而

圍碁

猶賢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致志孟子奕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坐隱王中郎以圍碁鵠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坐隱王中郎以圍碁鵠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中郎以圍碁鵠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即方幅為戲談為手談以碁賭墅苻堅入寇京師震懼謝玄入見安夷然不懼命駕出山墅與玄圍碁謝玄別墅安常步於玄是日玄離便為敵手而玄又不勝爭道爭道導笑曰與爾以安遂遊步至夜乃還爭道爭道導笑曰與爾以

有瓜葛那橋戲巴印人有橋霜後盡收有二大得為兩取橋戲巴印人有橋霜後盡收有二大  
奕柯某書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覆碁王觀人圍碁局壞繁之及起斧柯已爛矣  
夫來敏至禱求圍碁基千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禱與敏留意對碁色無厭倦敏曰卿試君耳信可人必能辦賊九枰西幸寓宿溪之客夜靜者禱至賊遂退九枰西幸寓宿溪之客夜靜  
堂內無燭婦姑對談口奕姑曰予已北矣止勝九枰耳遲明積薪具禮以問姑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林應防拒之法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別而回顧失向之家矣自是已藝絕倫竭心較九枰之隱語墨客揮犀云舒王勢終不能得述異記  
隱語墨客揮犀云舒王渴因與碁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不能

入于不死不生舒玉貪賄圍碁蜀簡州刺史安  
笑曰此特基隱語也有油客姓鄧能基名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  
俾退立漏下俟我算路乃進之終日不下十數  
子鄧倦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或睡突  
曰本不為基何不獻賂獻金三錢獲免昏睡突  
棋趙宋李重恩奕棋冠絕當世然形神昏聩號  
應之出遊圍碁王積薪出遊携圍碁短目隨手  
人意亦與對手勝則偶坐觀碁東坡云余不解  
敵餅餅牛酒張中奕余偶坐觀碁竟日不  
厭詩云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西南風急南史謝弘微與友人基友人西南若  
友悟之弘微勢有客曰西南風急或覆舟  
怒遂投局于地南風不競王獻之觀人奕曰南  
風不競人曰此耶所

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曰近局劫亦急陳  
甄荀奉倩遠魂劉真長拂衣而去局劫亦急  
阮簡字茂弘為尉封今有劫賊吏曰劫亦甚急  
方圍碁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賭郡羊元保喜奕基宋文帝亦好基與基聖抱  
子云夫善奕基者世謂之基聖故不能基靖和  
嚴子卿馬緩明有基聖之名也  
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碁爾

博戲  
惡業博戲投瓊子驚眠救寐功博鑿賭呼  
五白同以游博持掩為事同博奕博局戲樗蒲  
雙陸劉毅家無擔石此身墮落坑塹子難過關

之處也人有事譬五白般博賽打雙一判  
如此身墮落坑塹成梟上善博者不欲牟不  
帖梟盧打雙陸勝成梟上牟善博者不欲牟不  
也梟盧為梟盧成梟上牟善博者不欲牟不  
恐不勝乎心定意投得其行采戰打雙紋欸  
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打雙紋欸  
盤上呼盧殺于東府聚樗蒲一擲應至數百  
萬餘並黑憤以還惟劉裕及穀次擲雅人喜塞  
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否既而四子俱  
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叱之既成盧毅意  
快也頻得三盧又慕客寶與韓黃李俱等因  
亦頻有神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賜黑憤子黑  
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盧寶拜而受賜黑憤子黑  
亦紅五木五子擦零以勝于人故謂擦零囊雉  
點也五木五子擦零以勝于人故謂擦零囊雉

家謂之囊家乞頭謂之乞頭公子家集聚賭博  
謂之公錄事謂之公錄事賽經博經博經博經  
昌安陵人作博徒博徒博陸牧猪奴戲  
行語人曰聖人惜十陰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  
毋以戲廢事乃取樗蒲局投之干江曰樗蒲者  
牧猪奴賭香囊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  
戲耳變服就局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  
止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  
試告焉駱略無難色變服懷布帽隨與債主戲  
駱素道也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既  
袁馬絕叫擲布帽于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君知  
博五代郭威討李守貞問策於馮道曰與并



穆天子東征與并傀儡子戲

郭郎鮑老

詩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世舞說大郎弄水  
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

筋斗絕倫教坊巧戲舞過人也村童刻伎

西都賦云乃有村童妙伎都盧迅足綰仰  
上下形既變而累屬忽乘身而倒絕若將

復續按都盧山俳兒優子戲文作角抵優俳  
人善緣竿百戲

藏鈎之戲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手奉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

也。躡鞠，即踢氣毬也。霍去病在塞外卒，乏糧，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

踏而戲 **白打官場圓社** 兩人對踢爲官打三人角踢爲官

迷藏小兒戲半僊之戲打鞦韆

巧藝廿四

投壺

枉矢哨壺 記云主人請曰某有實小豆

實小豆焉爲能激矢西京雜記云武帝時

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  
如博之登於輦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

晉與齊晏左晉侯與齊侯晏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

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祭尊  
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後漢祭遵在軍旅對王弼善投善投壺

**才藝**  
記投壺篇注投壺者主人  
與客讌講論才藝之禮也  
**有餘清**  
按

亞散帙  
隔屏投晉書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擁矢射也

雜枝

雍矢注投壺也  
 擢馬又云不角不擢馬注云角  
 雍矢致敬也  
 擢馬也于尊長不行罰觥如獻  
 之禮擢敬也于長  
 三馬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  
 者不去馬嫌勝也  
 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馬勝筭也投壺禮三而止故曰三馬具一勝  
 者并其馬于再勝者以慶明一勝不得慶也

磨車新中記石虎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  
里輒磨十斛此車皆以朱彩爲飾唯用將

車一人車行則衆輪扇西京雜記丁緩作七輪  
並發車止則止輪扇扇連以七輪大皆徑尺

並相連續一人運之  
蒲座皆生風寒焉  
竹木爲鵲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爲鵲成

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爲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爲鵲也不如匠之爲車轄也須臾豎三寸之木

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于人  
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吞刀吐火**  
晉夏統字仲御

五車玉  
巧藝十四  
上

從叔敬寧祠先人迎女巫巫章丹陽分二  
並有國色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發電  
宜

弄丸楚與宋戰而敗宜傷弄丸乃能復戰蘭子中一箇在手一軍停戰望楚免于難

弄劍宋王有蘭子者以拔干宋元君弄劍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斐旻劍舞唐裴旻善劍舞爲其所圍者舞之  
馬矢四集皆迎刀斷奚大驚引去市

鄧伯劒術危言鄧弼身長七尺月有異種

可擎奉其脊折仆其地市門石鑿十人男拜  
舉兩手持之行奉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

書數千言袖謁之闕卒不爲通彌曰若乃知  
中有鄧羽耶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命入屋問

其能顧左右姑試之問所須曰鑄錢良照各  
雖唯刻一王卽命給與陰戒善衆者五十人

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王自臨觀空一府聞之  
至衆梨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

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淋淋漓王相解驪曰帝飲不拜由是名振一時

五車霏玉卷之十五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音樂部

琴 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

曰少宮少商

閑邪納正 琴譜曰閑邪納導德宣情 同上至人

宣情微音虛歌南風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治軍

父 虞子賤治軍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蟹行 彈琴輪指 驚鳴 指曰

五車霏玉

鳴抑按 聲注 浮彈 謂浮絃而龍鳳之象 琴有龍

女之象 冠衆藝 琴首出諸樂 挑文君 卓文君

如以琴心挑之無忤色 阮瞻善彈琴人多往求

文君夜奔相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不能爲王

彈之神氣冲和終口達夜無忤色 不能爲王

門伶人 戴逵字安道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曄聞

戴安道不能撞文侯 十二國史周師經仕魏文

爲王門伶人 撞文侯 侯善鼓琴文侯將殺之

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

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辨絃 蔡琰六

過矣乃拾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辨絃 歲父邕

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伯牙學琴伯牙琴  
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伯牙學琴伯牙琴  
連先生成連曰吾師方子春在海中我將迎師  
刺船而去伯牙但見海水傾瀉山林杳冥鳥獸  
悲號嘆曰吾師將移我情乃援琴而鼓琴聲  
而歌歌終成連至遂為天下絕唱師曠鼓琴曠  
鼓琴歌曲未終一奏而六玄鶴來集再繞梁  
奉而成列三奏而延頸鳴音中宮商繞梁  
王綠綺相如響泉希世寶韻磬上號鐘齊桓公  
琴尾蔡邕琴吳人有燒桐以焚者邕聞其聲  
焦尾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  
因名焦尾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伯牙鼓琴六馬  
尾琴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伯牙鼓琴六馬  
仰師襄孔子鍾子期善聽琴伯牙鼓琴志在高  
魏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  
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曰伯牙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五車第

以世無知螳螂捕蟬蔡邕鄰人以酒食召邕過  
音者也螳螂捕蟬客彈琴多有殺聲問其故  
曰見螳螂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  
一前一却吾心儼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  
爲殺心而形十二操殺實鳴蟬作此曲二日倚  
於聲者乎十二操殺實鳴蟬作此曲二日倚  
蘭操孔子作傷不逢時也三日龜山操季桓子  
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曲  
俞季氏若龜山之蔽魯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  
五曰拘幽操文王拘於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  
操周人爲太王作七日優霜操尹吉甫子伯奇  
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朝飛操收積子七  
十無妻見逐自傷作此曲九曰別鶴操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改娶其妻  
問之半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  
魯子作魯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此曲十一日  
水僊操伯牙所作十二九引如作二日伯如引  
曰康陵操伯牙所作

歸伯如所作三曰貞女引曾次室所作四曰思  
之澤遇風雷霹靂畏懼歸作此引六曰走馬引  
樗里牧恭作爲父報冤殺入而亡藏於山林之  
下有天馬引之爲父報冤殺入而亡藏於山林之  
子高作即公無渡河曲八曰琴引秦時屠高門  
作九曰楚引楚無故不徹士無故不絃歌不絕  
龍丘子高作無故不徹士無故不絃歌不絕  
絃歌鼓琴未嘗絕音石水流泉陽春諸調風入  
松鳥夜啼曲名石上清泉秋塘寒玉俱古廣陵  
散琴曲名稽康將刑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  
散琴從吾學廣陵散吾年有之今絕矣素  
琴無絃具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瑟德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帝  
五車第

禁不止故破其  
瑟爲二十五絃  
疏越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和柔曹植瑩  
秦箏何慷慨匏巴鼓游魚出聽子路鼓瑟有北  
齊瑟和且柔匏巴鼓游魚出聽子路鼓瑟有北  
音之雲和之瑟雲和空桑之瑟空桑龍門之瑟  
龍門黃鍾之瑟從入能之土鼓黃鍾之瑟貴賤  
山名韓子齊宣王問匡丘子曰儒者鼓瑟乎對曰  
易位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爲大絃爲小聲  
是以爲害義故不敢宣王曰然好琴鼓瑟齊王好  
仕於齊者操瑟而立王曰然好琴鼓瑟齊王好  
之曰王好琴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之不得入客屬  
是所謂工於瑟而膠柱鼓瑟絃絃急絃也注  
不工於求齊也

湘靈清韻湘如趙女善鼓揚曄書云婦趙

琴秦聲也長六尺以應律數絃有

相伊撫琴晉相伊撫琴吹笛伊吹一弄放笛云

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忠周旦佐文

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安泣

使君如越席就將其鬚色琴聲帶爭唐于頔令

其聲二分中一分郝素郝素善琴彈爭雖伯牙

加雍門周熒煌實錄云索丞宗伯夷成善鼓琴

使人號曰雍門周銀甲代指杜銀甲彈爭用

縮不盈琴賦度中指

筑筑形如琴十三絃頂細肩圓鼓法以

飲燕市史記云荆軻擊筑與為壯聲燕太子丹

擊筑荆軻和之為出匣筑高漸離變姓名為傭

筑聲髮皆衝冠出匣筑高漸離變姓名為傭

中筑更容貌而前座客皆驚以為上客聞于

皇召見人曰高漸離也帝惜其善擊筑赦之

近舉筑朴始更歌大風高祖還沛擊

箜篌一名坎侯二十五絃漢武命侯暉造

鄭衛音釋名云笙篳篥本鄭衛之音以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

船而濯有一狂夫被髮提壺而渡其妻追止之

不及墮河而死乃拊天歎敘鼓箜篌而歌云云

曲終投河而死子高援琴作其歌聲故曰箜篌

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

法天地人五行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又四

絃象阮咸阮咸善彈琵琶朱生孫放孔偉之善

彈琵琶琴賦

琴瑟琴瑟

瑟瑟

瑟瑟

瑟瑟

瑟瑟

瑟瑟

瑟瑟

瑟瑟

瑟瑟

雅簫 尺二十四寸 頌簫 尺四寸 短簫 二十一管 軍

禮洞簫 簫無底者 人簫 簫也 莊子汝聞人簫而未聞天簫

九靈簫 以仙人吹之 感鳳集 簫史善吹簫作鳳鳴秦

鳳樓教弄玉吹簫感鳳來 給喪 史記周勃常為

乞食 史記五子胥鼓腹 吳市中 玉女吹 樂府詩云玉

楊柳 短簫有折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 笙 笙生也

間鑪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 笙 笙生也

荆王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 笙 笙生也

瑟吹笙 毛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 雲和之笙 武

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 王子喬 吹笙作鳳鳴遊

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杜夔 魏志杜夔字公良為協

公接以上嵩山 杜夔 魏志杜夔字公良為協

客中吹笙 變有難色 黃 笙十三簧大者

熟簧 生簧 熟簧 黃 笙十三簧大者

故曰 君子執 右執我由房其樂只且 樂師調令

仲夏之月 樂師 巧言 如黃 並坐 鼓簧 並坐 舒曼

調竿笙 笙 黃 得友 夢書云黃為結約夢 飛瓊鼓

楚辭云願假 得友 夢書云黃為結約夢 飛瓊鼓

漢武內傳曰西王 王遙鼓 室發 仙傳曰王遙入石

母命許飛瓊鼓簧 王遙鼓 室發 仙傳曰王遙入石

與室中人對共鼓之 笛 雅正也 長尺四寸七孔

三弄 王徽之泊舟清溪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

桓野 王徽之泊舟清溪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

奏桓 爾時已貴顯聞王名仰便下車撫胡床為

客主 竟不交言 昭華之瑄 西京雜記高祖初

庫金 玉珍寶不可稱言其九稱異者 馬融 古之

笛 遊楚 上宋禧 上折楊柳梅花落 皆笛 雲慶竹

陳思王 與吳季重書云願伐雲慶 高遷 椽 管

之竹 八為笛 斬泗濱之梓 八為笛 高遷 椽 管

會稽 高遷 亭見屋東間第十六 老父三笛 賈

竹 椽可為笛 取用果有異聲 老父三笛 賈

卿泊舟 君山側 命酒吹笛 數曲忽一老父 擎舟

而索袖 出三笛 其一吹曰大如合拱 次如常 次如細

毛管 呂請老父 吹之 吹曰大如合拱 次如常 次如細

大對洞 府諸僊合樂而吹 小者是 諸天之樂 不可吹

可樂者 試為吹之 不知可終 曲否 吹三聲 波濤

沉養 魚龍跳噴 五聲 六聲 君山鳥獸 叫噪 月色

昏昧 舟人大恐 一鐵笛 夷奪秀亭 劉善吹鐵笛

吹遂止 傳異記 裂石 李牟吹笛天下第一 月

有穿雲 裂石 聲因 裂石 李牟吹笛天下第一 月

名鐵笛 亭方輿 裂石 李牟吹笛天下第一 月

各呼船 共載請為吹之 其聲精壯 山石可裂 疑客乃蛟龍也 國史補

管 象簫者 高尺圍寸 有六孔 無底 大管謂之

謂聲也 小者謂之 箏 謂聲也 小者謂之 箏

**知律** 吹管者以知律為玉管律以玉為管

**笙** 笙象笙三

**南郭濫吹**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齊吹南郭

祿宣王歿潛王立欲商丘好吹好牧豕吹竽年

七十不娶婦而不宅邑人多奇之從受道

問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

**箎** 管樂也竹為之大者長尺四寸八孔小

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

**如兒啼** 釋名云箎啼也聲從堯降後魏河間王

善吹箎能為團扇歌騰上聲琛為秦州刺史差

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假為貧女吹箎而乞差

**來雲曲** 建元二年帝幸麟光臺以望四遠於

依日之曲

**堽** 堽土為之圍五寸半長三

伯氏吹堽仲氏吹堽雅樂用堽堽樂器

然今雅樂

**籥** 樂器竹管三孔

**伊耆樂** 禮記黃梓土鼓章秋冬學羽籥

咸秋冬學羽籥

**箴** 胡人卷蘆葉吹之以

**折楊柳**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

**十八拍** 蔡邕女琰陷羌胡為胡騎棄園劉現在

賊所圍數重中夜奏胡笳胡騎流涕歛歛有懷土之思向曉棄園去

塞入塞之聲胡皆垂泣去之

**鐘** 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秋分之音也

**大林之鐘** 古鐘景鐘上九龍之鐘同十龍之鐘

**同千石之鐘** 同豐山鐘豐山有鐘九耳霜宮滴

**相諧** 晉人畜銅盤晨夕恒鳴張華曰盤與

**子鳴** 故自鳴三夜三日不止上惟之召待詔王

朝問之朔對有兵象上更問朔朔對曰王朔知

其一不知其二臣聞銅者土之子以陰陽氣類

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上曰

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

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以廷撞鐘建天下之鳴

豈能發其音問如撞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

聲哉說苑

**鐸** 大鈴也振

**令兆民** 月令先雷三日奮狗於路孟春適人以



雷驅山鐸 海上漁人得一鐸聲如霹靂識

鍾調 後周長生紹遠為太常創造樂器唯黃鍾

賈人牛鐸 晉荀勗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

磬 立秋之樂也又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

擊石拊石 書石曼擊鳴球書玉泗濱出磬石書

賓媚賂晉 侯使賓媚人以紀獻玉磬廷賓媚

滅文告齊 齊如齊以釋國語

金之鐘沉明之磬羽毛 綠玉磬 楊妃善擊磬上

恭廣室 宮室間鐘磬琴瑟之音遂不復壞

為得水濱 劉向說上宜與辟雍設膠序隆雅頌

鼓 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

金鼓 金鼓以聲 旗鼓 張侯曰師之耳目

之詩導曰無持布鼓過雷門 羯鼓 羯鼓催花

鼓 堯有敢聖鼓 始興記曰秦鑿山柱陽縣閣下

陽因各聖鼓今雷門 會稽有大鼓名雷門有白

臨武有聖鼓城雷門 鶴飛入於是洛陽亦聞其

雷獸 山海經云東海有獸名曰夔黃帝得

五石里案雷獸則雷神人面 齊三鼓 魯桓公及

師敗績云云則曰一鼓可齊人三鼓則曰可矣齊

竭我盈故 福衡鼓 世說云稱衡被魏武帝調為

石聲四座為之改容 進衆 禮元鼓以警戒鼓

衆 無當五聲 禮曰鼓無不當於五 誤鳴進鼓

鼓士 殊不關衆欲退鼓史誤鳴進 萍鄉更鼓

范延賞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問曰天使延路

好官員也野無隋農市無喧博更鼓

分明必有美政也守即曰同薦于朝

秦王擊缶 秦趙會于池池秦王曰聞趙王好音

今趙王鼓瑟蘭相如曰曰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

盆缶秦王不許相如曰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

大王矣左右欲為一擊缶相如曰如張目叱之左右皆

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曰如張目叱之左右皆

為趙王擊正擊缶之細徐幹論曰聽黃鐘之音

教知不真秦之聲 楊惲書曰擊缶而歌也鼓缶而

歌 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

祝歌 歌則大臺之嗟凶

合止祝歌 尚書云下管箏 命簡祝歌 樂師修

琴瑟笙簧箏瑟執干戚戈羽調笙笙笛箏瑟執干戚戈

鐘虞不移唐史李晟作露市上

禹銘禹以五聲聽治設虞設虞業萬石之虞如

傳撞千石之鐘唐史李晟作露市上

祗謂寢園鐘虞不移廟貌如故

歌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又

聲比琴瑟爾雅曰聲比如抗歌者上如抗下如

木倨中矩勾中鈞薛譚學歌于秦青自謂

紫纍乎端如貫珠盡之矣辭去青錢子郊

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遶梁韓娥之齊竊

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逆旅或辱之娥因漫聲哀

咸黑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綿駒瓠梁魯人虞

公李延年俱古善歌者淮南子曰瓠梁之歌可

蓋動梁塵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

南陽春淮南駕辨淶水並古燕歌行豔歌行長

歌行朝歌行前緩聲歌行權歌行鞠歌行放歌

行短歌行蔡歌行陳歌行俱古樂府鳳將雛桃葉歌

團扇歌石城樂黃愁樂襄陽樂三洲歌沽客樂

襄陽蹋銅蹄上聲歌常林歡玉樹後庭花汎龍

舟俱名曲彌高和彌寡文選客歌於郢中始日

人爲向陽露和者數百人爲陽春白雪和者

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數人其曲彌

高和者弦歌弦歌之武城聞雅歌祭遵雅凱歌旅

而歌曰鏡歌漢有短簫鏡歌九歌沉湘信屈好

作九歌行歌隨買臣擢東薪行且誦書妻負戴相

求去扣角甯戚和牛角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

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五噫梁鴻過京師

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五噫作五噫之歌

日陟彼北郭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大風

鬼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遠遶未央兮噫

漢祖至沛酒酣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子夜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漢武時有女名子莫愁石城女卿雲白紵襄

陽白銅鞮東飛伯勞河中之水俱古采芝四皓

委巷晉書王恭傳云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

之歌恭正色曰居端石之重集藩王之第若出

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街之金石

嘯歌謝靈運高氏女投梭於其障後歌李白

舞

詩序曰詩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

宣情

歌以叙志盡意舞以盡言象前南籥季札

命大武昭武鳳翔靈應武始成熙章斌

並漢魏

迴鸞七聲紫塵集羽

並古舞曲拾遺記云燕

舞者二人一名旋媚一名提嫺體輕氣馥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穢王登崇霞之臺召二人徘徊翔舞始不自支其舞一名紫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

五事辨玉

高麗節五

古

公莫灑舞拂舞

並同 帔舞羽舞 凡舞有帔舞羽

舞人舞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折羽皇舞者以羽毛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旋舞者翬牛之尾千舞者兵舞人舞者以旋兵事以千星辰以人婆娑也

娑也

長袖善舞 韓

日長袖善舞

秋葍被風 淮南子曰今鼓舞者身

被風言

容歌滿舞 花間置酒誰相勸容生唱歌

掌上舞

鳳翔 鴻鸞 上體

如遊龍

鳳翼迤迤 飛見迅疾

同七德舞

九功舞 進蹈安徐 霓裳舞 明

事陽阿舞

各倡 山香舞 群仙舞 山香 高麗舞

楊再思為相阿合取容拔柴袍 八風舞 祝釵明

舞體肥醜據地搖頭號曰左右吟 拔劍舞 項

帝大笑盧藏用嘆曰五經掃地矣 持楯舞 吳書云凌

拔劍起舞欲因擊沛公項伯 持楯舞 統怨甘寧

殺其父操嘗于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

起曰寧能數錢舞蒙曰二公雖能未及蒙之巧

也因操刀持 聞雞起舞 祖鸞鸛舞 尚為導補謝

勝會謂之曰聞君能作鸛舞一應俯仰有中旁若

無衣幘而舞合座上擊節為應俯仰有中旁若

人合釋采習孟春命樂 長沙不迴 舞高祖作巴渝

袖不迴舉上問之對曰臣 舒令不轉 為舒令

地狹人微不足以迴轉 舒令不轉 為舒令

守張蒼謙恥為之下簪舞屬謙謙不為強之

乃舞舞而不轉簪曰不當轉耶曰轉則勝人

伶人 伶官 八能奏音 天子以冬至夏至御

八音各陳 鈞天廣樂 上帝羯鼓 樂句 拍板

句五聲 宮商角徵羽商章也物成熱可車度也

居中夾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

物感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八音 石琴瑟謂之絲簫管謂之竹埙謂之土祝

歌謂之木笙謂之律呂 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六呂大呂夾鍾仲 離任禁昧 樂日休離南夷之

樂曰任西夷之樂曰鞞鞞氏四夷官誅鼓戲樂人  
 樂而跳依韋和音諸臣願官人細抹將來  
 伶人呼細牙曠清耳於管絃伯牙九成  
 九奏乃終謂之九成樂終謂之奏  
 闕凡懸鐘磬之半為增全為肆繁絃疎管樂吳  
 飲蔡謳稱楚舞越吟鄭舞齊謳上同朋鳴葦作  
 樂俱金石齊響上同巴聲夷辭但鳴瑟吹竽樂燕  
 竿趙瑟名者鞞鼓其耳傍邊自相擊而鳴爛  
 熯之娛任意六么曲名感策胡人吹金琅璫鈴鐸也  
 巴渝都盧巴渝人動錢善舞都盧人體輕善緣樂名北園瓊女極善歌女  
 五車弄玉  
 子研光花帽李珣子七歲夢王母宴群僊舞者  
 盡落鳧氏鑄鐘表德樂所以表象功舞所以象  
 移風易俗樂播德通靈上同寶瑟綺琴名赤簫  
 紫笛赤玉簫九變變更也樂成聽古恐臥魏文侯問  
 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鐘聲不比乎左  
 高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  
 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合商揮徵奏彈角  
 恐其聲於官也文侯曰善合商揮徵奏彈角  
 鼓羽上同咸池軒轅黃帝樂名大淵少昊樂名承雲顓頊樂名六英  
 帝譽大章堯樂名九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大濩湯樂名

大武武王樂名韶虞舜樂名象武周樂名水仙琴高善鼓琴號水仙乘赤鯉游  
 行人間後復入水去  
 伯牙作水仙操懷之  
 六代之樂大夏大濩大武

五車雲玉卷之十六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軍旅部

論兵

經之以五事

孫子曰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

將五曰法節制仁義

武卒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

制桓文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者不陣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三閭子

五車雲玉

軍旅部

曰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國

之大事與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五材並用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五帝弗偃

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黃帝戰矣顓

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戰于

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因敵變化

取勝者謂之神臨敵制變陳思王曰兵者不

民疲主驕亡者何也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

戰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不居死土上之上無居死土之下當飲生水

當飲生水奪其所愛孫子云或問敵無整而將

無食飲水奪其所愛孫子云或問敵無整而將

聽矣攻其無備又云攻其無意崇禮重祿

之要在崇禮而重祿崇禮則必察敵情

必察敵情又云用兵

神黃帝問玄女兵法曰戰鬪之法乘一破十

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為戰主

知盛衰之術抱朴子云淮南王所著兵書皆魁

物之候知盛衰候時而動之術去就無先為

不可勝

孫子云善戰者先為

先勝而後戰云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七殃太公兵法云張軍處

居死社勿居地舍勿居虛勿居泉六敗孫子

有比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攻心

為上為上用兵之法攻心上兵伐謀故上兵伐謀

下攻德刑詳禮信何謂曰德刑詳禮信戰之器

也勝敵在忍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將帥

與士卒同滋味黃石公三畧夫將帥者必與士

禮將日禮將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

出無寒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  
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士之心  
士者將之肢體不用國之輔  
心猶豫則肢體不用國之輔  
必弱則國君親授鉞授鼓旗將入廟門趨至堂下  
北而面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  
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  
曰從此下至淵詳擇審授之命不可不詳擇者國  
者將軍制之詳擇審授之命不可不詳擇者國  
授也五才十過道李何太公曰將有五才論將之  
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才者勇智  
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  
信則不欺忠則無私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於  
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

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  
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  
有儒而喜將有五危殺必生可虜急慮則謀士  
任人者將受民之過也四誠三思將無勇則士  
此五者將之過也四誠三思將無勇則士  
將矣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則士  
日掃也將之所重動也怒則一軍懼軍則士  
將之明知信仁勇嚴信仁勇嚴也數分之一  
械也凡論將嘗觀于勇欲密欲一密士眾欲一  
勇之於將數分之一耳欲密欲一密士眾欲一  
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眾將事戰左右  
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姦心閉士眾將事戰左右  
進劔起日將專主旗鼓兩敵夾疑揮善為策  
兵指月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善為策  
黃帝出軍訣曰為將黃色長耳請宅史記王翳  
善為策赤色小身善為發也

萬伐荆始皇自送至灞上王賜行請美田宅園  
池甚眾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宅者五輩或曰  
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曰不然夫秦王之  
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  
請田宅為子孫業矣自堅願不欲治第  
令秦王坐而疑我矣對音雅歌投壺  
將軍上為治第令視之對音雅歌投壺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對音雅歌投壺  
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身不跨馬  
投壺在軍旅不忘粗豆身不跨馬  
馬射不穿札常乘輿指麾  
日交將帥之列乘輿指麾  
市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上嘆曰諸葛  
可謂名素勝於雲梯抱朴子云韓信傳檄而  
士矣素勝於雲梯抱朴子云韓信傳檄而  
雲梯之干城公侯干城夫將將善將兵而善將  
城也干城公侯干城夫將將善將兵而善將

將出山西漢書贊曰秦漢以來一軍皆驚  
亡蕭何追還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  
禮今拜之宜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欲拜之宜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  
也一軍應童謠渡江不爲岸上虎但畏水中龍  
皆驚一軍應童謠渡江不爲岸上虎但畏水中龍  
羊祜求其名應者會王濬小字阿童才又視旗  
可用祜因表爲龍驤將軍備舟楫遂平吳視旗  
鼓軍視大將旗鼓以爲進退受命於廟  
於廟受探竹簡後漢書劉表張宗爲偏將軍赤  
後拒禹書諸將各於竹簡就堅城衆人憚爲  
宗不肯曰敗楚於有命豈辭難就逸戰拒却赤眉  
憂得臣晉敗楚於有命豈辭難就逸戰拒却赤眉  
憂得臣晉敗楚於有命豈辭難就逸戰拒却赤眉



曰周亞夫為大將得劇頗收之名廉頗方召  
孟喜曰若一敵國也  
召彊秦不敢加兵  
虎蒙始就學  
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令涉  
獵兄往事爾蒙始就學雖舊儒不及  
韻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林宴  
景宗便操筆期須成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  
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覽之欣美不  
已朝賢驚敦儒術  
嗟竟日  
甲兵敦  
儒術  
文德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制

田獵講武

五車弄五

田獵附

五

習五戎乃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歲三田  
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獸人  
給干獸臣虞箴曰獸山虞澤虞皆掌田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名獵得善言  
駁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講行者止行者不止  
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  
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人對曰君以白鴈  
故欲殺人主君警人無異於豹狼也梁君乃與  
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  
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  
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遠得無有故乎對曰寡人  
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  
吾子猶心之有四支故心有伏晏子

四支而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孟孫得麋  
獵得麋使西秦巴持之其毋隨而呼之西秦巴  
與其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之非熊非  
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逐之居三月復召之非熊  
虎遺汝師以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  
日乘田車駕馬于渭之陽見呂耕獵不獲而  
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耕獵不獲而  
不享耕獵云云是獲享也楊學行期獵與虞人  
期獵飲酒樂云云是獲享也楊學行期獵與虞人  
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  
無一會期哉發蹤指示也發蹤指示者人也宗  
乃往自罷之發蹤指示也發蹤指示者人也宗  
桃之事左傳楚子曰屬有宗桃之御慣則獲傳

五車弄五

軍旅上

六

晉如田獵射御慣則能獲禽若未嘗登知趙獵  
車射御則敗績覆壓是懼何暇思獲  
魏北境舉烽言趙寇至信陵君曰趙王田獵爾  
居垣言趙王果獵魏王大驚問公子曰臣客能  
探得趙王獵事毋戒游獵獲饋毋毋泣曰汝不  
為好學後而放蕩吾安望哉不能不獵  
遂力學後而放蕩吾安望哉不能不獵  
寧三日不食不講武戒不虞  
能論語以不教民講武事左傳云春蒐夏苗秋  
桑戰是謂桑之講武事左傳云春蒐夏苗秋  
講武也教振旅周禮大司馬職云春教振旅  
之也振旅皆習戰也大閱注云大閱備軍禮而  
出軍之師出治兵入大閱注云大閱備軍禮而  
旗振旅皆習戰也大閱注云大閱備軍禮而  
出軍之師出治兵入大閱注云大閱備軍禮而

大鐘取國呂氏春秋云中山之國有反鐘者

柴鴻遜師與之原珍谷濟以中軍公加桓桓  
之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

政績開門卻掃三國諸葛亮屯兵于陽平遺魏延  
晉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徑至前當亮六十里  
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  
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  
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宣王謂亮持重而畏見  
勢弱疑有伏兵  
於是引兵北趨于謹突陣後周于謹嘗率騎追  
降其衆嘗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驪賊所  
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  
皆爭逐之大史植的兗太史慈初孔融爲黃巾  
謹乃入塞大史植的圍急遣慈求救於平原慈  
將兩騎各持一的開門直出植所持的各射之  
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明晨復如此無  
復起者因陽種麥晉中興書曰苻健洪第三弟  
突圍出更陽種麥健陰圖關中陽使其徒種麥  
示無題空倉梁庾域爲梁州叅軍魏人攻圍南  
西意題空倉鄭有空倉數十自封題曰此粟皆

滿支二年級心  
以安遂堅守  
料敵聚米後漢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  
開示衆所從道路曲折昭然  
計糧魏志諸葛亮  
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張郃曰將軍到亮得陳倉乎  
郃曰北臣未到亮  
已走屈指計亮糧盡不至十日  
卻晨夜至鄭亮  
果賈詡料吳蜀  
魏文帝欲伐不從命吳蜀何先  
賈詡曰吳蜀依山阻山水劉備有  
雄才諸葛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  
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  
宜先文後武帝不從  
郭嘉料孫策魏志孫策戰伐江陵役士多歿也  
關千里盡有  
江東聞太祖在官渡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  
孫策新并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  
有百萬衆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  
敵耳必歿匹夫之手策臨江爲許貢客所殺  
問魏將  
漢高問魏將曰柏直乳臭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作

不能當曹參  
呂無憂矣  
擒樊仲  
千人足以擒  
武陵孫權問  
人設饌比至  
日中食不可  
得而十餘自  
起亦休  
儒一節之驗  
權大笑以  
才豈敵裕  
宋武帝西伐  
五千人授濬  
果斬仲也  
關中赫連屈  
旬曰姚泓豎  
子才豈能敵  
裕必爲所擒  
但裕內  
懷禪晉勝必  
南旋吾且避  
之侯裕歸吾  
擊其智  
兵取長安必  
矣已而宋武  
復泓南歸留  
子義真  
守長安屈旬  
擊之大敗僅  
以身免屈旬  
遂得長  
安潛  
稱夏  
盛火以瓠  
後魏傳未拒  
齊將魯康祖  
等於  
火於渡淺處  
記之密令人  
以瓠盛火當  
深處置之  
戒曰若火起  
亦燬之夜果  
來斫營伏發  
擊之  
奔起淮水望  
火爭渡溺  
水數千人康  
祖亦歿更

若振稿左思吳都賦云麾城若決潰史記云蘇  
書曰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杜篤東  
如以千鈞之弩決且潰之鄰也都賦云  
勇惟鷹揚如鄧林劉楨詩云旦發鄴城東暮次  
軍如流星如鄧林漢水旁三軍如鄧林劍戟凜  
霜戰如風發三畧軍議曰良將之統軍恕已而  
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上詳攻如河決如風  
而可當可下而不可勝勢險其節短勢如  
如林孫子其疾如勢如彘弩同上故善戰者其  
彘弩風其餘如林勢如轉圓勢險其節短勢如  
如發機轉圓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溉火王者  
謀不義猶決江建瓴而下得長驅來勝迎刃迎  
河以溉燭火也勢解席卷之勢破竹之勢發蒙振落易

征伐

奉辭伐罪尚書曰肆予以爾以正邦國周禮大

云以九伐之衆士奉辭伐罪觀象而動左傳晉師救鄭問既及

師觀象而動德刑政事典禮未發先聞管子桓

仲國必而謀伐呂未發而巳聞于國何也管子桓

曰國必有聖人少焉東郭郵至桓公曰子言伐

昔者乎曰然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

兵甲之色也郭郵對曰然豐滿而手足掛動者

而不聞是言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且臣觀

小國諸侯之不服者舉手而指勞當莒也且臣觀

日大兩太公曰是洗濯角兵行之周公東征曰

象微爲折首太公曰此斬紂首之象

周公東征宣王北伐詩六月篇宣王北伐也鄭

四國是皇不問仁人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

之北伐也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有征無戰

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有征無戰

一鼓作氣左傳曰齊師伐魯戰於長勺公將鼓

齊師敗績公將馳之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

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

盈故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

亂故逐之四攻五良周書大武解云攻有四攻

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五良四攻者一攻天時二

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仁二取

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六厲五衛

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

以士五校正厲六射師厲伍五衛一明仁

藝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

因天乘地險歷沛歷坻官因天氣乘地勢也

天擊地黃帝問玄女兵法云戰國之法當從九

見九天者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

攻虛抱朴子云承陰陽以并勢協五行之自然

尚武帝之所同也避實擊虛孫子云夫兵形象

魏武帝之所同也避實擊虛孫子云夫兵形象

趨下兵之形觀急擊疑

危而觀其擊虛觀急擊疑

觀其疑擊而觀其治擊其疑也兼舍環龜

兼舍環龜注云兼舍者晝夜

行也四而屯守謂之環龜

侯伐鄭鄭伯禦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

旗也通帛爲之蓋今大

將之麾執以辨令也

戰士無不一當

城穿平明四面火起

動地漢書曰

于被創入走四面推鹵盾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蒙馬左傳楚子玉使闕勃請

之大敗宋師左傳齊晉將戰於華齊齊師乃還人禽之而乘其車注曰築檣也既威立海內子日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  
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關也如百人墮馬俛漆後吳漢圍蘇茂墮馬傷膝還之奮也以衆心懼矣漢勃然攻南掩北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掩其西北賊乞降

五車雲玉

軍旅

主

五車雲玉卷之十六

軍旅部

火攻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五火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隊五曰火緇六曰火緇七曰火庫八曰火隊九曰火緇十曰火庫  
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火雞東晉殷造北伐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數百雞以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火牛一時驅放野雞飛散火焚荒營火牛以曉曉放野雞飛散火焚荒營火牛其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

不亂舍火獸火禽火盜而勿攻火獸火禽火盜皆火火弩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火弩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偷入營焚其積聚  
與敵同者衣竊驅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  
火發而冠矢端以數百張中燧象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燧象以奔焚咸丘攻也疾始火攻赤壁之戰吳師焚咸丘攻也疾始火攻赤壁之戰曹操軍中亦縱火自救傳望燒屯火陵軍中亦縱火自救傳望燒屯火營旁草冷腐火不及也傳望燒屯敗此亮初出第一功也

水戰

囊沙壅水韓信擊引沂泗二水後漢末曹公

沂泗二水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樓

船戰蒙衝上同關艦上走舸同海鵲頭上拔海鵲

大後小如鵲樓船將軍楊僕為樓

得之狀故各樓船將軍楊僕為樓戈船將軍同

得上流得司馬子魚曰我穿昆明池漢武將攻

晉水戰絳韋為船東觀漢記鄧訓為護羌校尉

絳韋為船置之單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上以渡河擊走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絳韋為船置之單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上以渡河擊走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絳韋為船置之單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上以渡河擊走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絳韋為船置之單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上以渡河擊走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絳韋為船置之單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上以渡河擊走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絳韋為船置之單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上以渡河擊走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絳韋為船置之單斷絕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城千里漢書婁敬云金城金城萬雉班固

城之萬雉雉長登陴鄭玄登陴守備也

三丈高一尺登陴登陴守備也

擐聞於夜事謂夜守之斥候斥候漢趙充國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正營部曲行伍營陣

重受士卒先計而後戰正營部曲行伍營陣

擊刀斗備他盜漢王曰守關縈帶為守公輸般

以自衛宋墨子見楚王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

之具臣請築帶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

為城以晉為城陳琳傳作偏箱車晉馬隆西渡

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過隆前或設伏以截

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

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

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礮石

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夫人城鎮襄陽

屏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夫人城鎮襄陽

符堅遣兵攻之序母見城西北角當先壞鎮果

餘婢并丁料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

退號為夫人城史險固表裏山河言險百二

二萬人當諸國百萬十二齊得四塞秦地險阻

金湯之固湯池被山帶河地懸車束馬蜀道至



節中郎將與諸葛恪相也... 完城圖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格人... 然若新而格桑桑故細柳... 屯頓有毀深以爲憾細柳... 渡漢出塞見單于精兵乃令武... 剛車目環爲營而縱騎擊殺之地名彭亡... 伐公孫述乘勝直進大驚懼所屯營地名彭... 亡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客詐稱亡奴來降... 刺殺 聯校自固 趙充國曰校不絕 諸葛奇才... 其營軍退司馬宣王按 陣魚麗 鄭公孫朝教宋與... 爲魚麗之陣 公驚鶴 幸氏戰於蒲立鄭翻願爲... 鵲其御願爲 疏首 范句曰塞井夷竈陣 張翼... 鵲皆陣名 握奇 黃帝陣名奇零 八陣 雲龍騰... 牧爲奇陣張 左右翼也 或云握機 八陣 雲龍騰... 五車靠手 常山蛇勢 晉書諸葛亮造八陣圖... 蟠八陣也 常山蛇勢 於平沙上壘石八行行... 相去二丈桓溫見 六花 李衛公 先偏後伍 鄭... 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承彌縫註二十五人... 爲偏以居前伍人爲伍次之伍承彌縫之陣而... 縫補闕也此 右北左牡 國語范蠡曰凡陣之... 孟魚麗陣法 右北左牡 道設右爲北左爲牡... 陣方陣 黃帝問玄女兵法云敵人也敵人也... 已以方陣攻之方陣者土陣也敵人也敵人也... 已以圓陣攻之圓陣者金陣也敵人也敵人也... 已以曲陣攻之曲陣者水陣也敵人也敵人也... 應勝 毀車以行 曰彼徒我車所遇又厄以什供... 車必克請更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 三伍爲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左角參

爲右角偏爲前拒以訪之伏人笑之未陣而薄... 之大敗之注匪險也不便車也以什供車更增... 十伍兵車車三今以五乘之合十伍人更... 爲以五人爲伍 必旆而疏 晉侯使斥山澤之險雖... 示衆也平 軍陣立成 耿秉行止不結營部遠斥... 陰之役也 軍糧 侯有警急而軍陣立成... 用市租 李牧居邊市租 運不絕 蕭何居關中乃... 裹糧 盛 盛 盛 盛 盛 盛 盛 盛 盛 盛 盛... 輓 輓 輓 輓 輓 輓 輓 輓 輓 輓 輓... 致一 致一 致一 致一 致一 致一 致一 致一 致一 致一... 鍾當吾 呼庚癸 吳山曰登首山呼庚癸公則諾... 二十鍾 呼庚癸 吳山曰登首山呼庚癸公則諾... 筋 筋 筋 筋 筋 筋 筋 筋 筋 筋 筋... 就五致一 後漢書馬援字升卿爲武都奮擊... 一 就五致一 後漢書馬援字升卿爲武都奮擊... 人 就五致一 後漢書馬援字升卿爲武都奮擊... 流馬 鄧艾大積 鄧艾字士載爲尚 勉 勉 勉... 以運 鄧艾大積 鄧艾字士載爲尚 勉 勉 勉... 有一死不可負我府使君無一人逃亡得人心... 也如 師不宿飽 色焦後爨師不宿飽 時乃... 此 師不宿飽 色焦後爨師不宿飽 時乃... 糗糧 尚書費誓云時乃 供其資糧 左供其資糧... 也 糗糧 尚書費誓云時乃 供其資糧 左供其資糧... 致師

環入掌

周禮環人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死

晉人掉

晉趙盾掉其先使勇力之士犯敵

與敵國

若齊國兵來則往之嘗寇去之嘗試也

踞轉鼓琴

張昭轉衣囊也遣書遺愾亮屯

折其鋒

欲速戰魏勅司馬懿堅壁靡旌摩壘

折馘執俘

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

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賈勇自賣其勇左成二

勇餘勇

高固入晉師曰欲

問諜

細作

五車

五車

有五

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神紀同上五間

其道是

邦汨周禮司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汨

謂神紀

淮南王使女陵中調長善戍規國

中問

漢書淮南王使女陵中調長善戍規國

之規

宋者報於晉侯曰宋未可伐陽門介夫死

數駒支

范宣子數駒支曰言捕伏聽聽者伏於

隱處

多間諜使趙將李牧居鴈門以惡草

且進

項王使使至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去以惡草

具進楚使亞夫使乃項王使復持

項王

項王果大疑亞夫偽作道常與孝寬書

東觀

將段操據宜陽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

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欵之意又為落

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

離沮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皆溺死

百升飛上天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

寬參軍曲嚴頗知上策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

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諂言令問諜漏其文

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

推自崩樹不扶自豎祖因續之曰盲老翁

背上下大斧饒古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

路穆婆提問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以饒舌

斥已也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誅言

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戒

齊之志竟

平其國

軍令

將威

三畧曰將之所以執行孫子曰法律易曰

以律否戮社其誓用命賞于祖三令五申斬愛

姪孫武子試斬莊賈直事魏絳戮揚干僕揚

奸令魏絳戮其僕公怒曰必殺魏絳絳曰軍事

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衆猶以為爲犯斤才  
軍令不可以隣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斬才  
士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  
斬起曰林士則萬春六矢唐雷萬春令狐朝圖  
是矣非吾令也萬春六矢唐雷萬春令狐朝圖  
潮語伏弩發六矢着而不動潮疑木人謀得其  
實乃驚潮謂張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  
矣將軍令軍中聞將軍細柳營軍門都尉曰捕  
爲令宋守約曰時當承平無以信其號令故寓於捕蟬爾詳蟬

務德 行惠 示言  
荀吳圍鼓 傳荀吳圍鼓鼓人請以城拔穆子不  
而後取不戮一人 羊祜懷吳 晉羊祜還鎮車修  
日吾以事君也 羊祜懷吳 德信以懷吳人陸

抗告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撫敵家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小益也 殲敵帥 吳將陳尚  
屬吳呂蒙在公安得關羽及 殲敵帥 潘景爲寇  
羊祜追斬之美其死節厚加之 以衣供寒 匡叔不  
殲敵二人子迎喪祜禮遣之 以衣供寒 匡叔不  
克治歐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供  
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季平子從之費人  
叛南 送絹償稻 羊祜出軍至吳境刈稻行惠挾  
氏 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 投醪用兵有  
饋餽醪者投之於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軍  
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  
者惡滋味之及 分熟食 吳闔廬在軍熱絕甘分少  
已也黃石三 戰所克 申叔時曰德以病致豎  
李陵爲將與士 戰所克 施惠戰所由克病致豎

藥 漢蓋寬饒字次公爲衛司馬躬撫士  
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病致醫藥 脫衣與  
欽 後漢王霸字元伯善撫 分觴酒豆肉 王向踐  
將伐吳謂申包胥曰在孤側者觴酒豆肉未嘗不  
分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長其孤問其  
老 示信 饋藥 晉羊祜爲鎮南以德綏懷吳將陸

抗 日羊公豈 互市 吳之未平周俊字士林在陽  
駝人者哉 互市 吳之未平周俊字士林在陽  
奪以爲功吳將干敏守沔中其兄珪與敏書曰  
慎無爲小利忘大備候者得書與俊俊曰君子  
也 待期 晉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曰不 尅日 晉羊  
鎮南每與敵人尅日 伐原示信 晉侯伐原命三  
戰而不得掩襲之計 伐原示信 晉侯伐原命三  
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 有禮  
日得原失信何以使人退一舍而原降 有禮

禮 班朝治軍位官行 戰 奮 傳禮樂怒愛 不拜 介  
法非禮威嚴不行 戰 奮 傳禮樂怒愛 不拜 介  
胄之士不拜爲 長揖 征西賦率軍禮以 暨暨諮  
其拜而菱拜也 長揖 征西賦率軍禮以 暨暨諮  
諮 軍旅之容暨 介胄之色 介胄有不 大鬼以示  
晉侯教人三年欲用之子犯曰人未 聞喪而還  
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 聞喪而還  
傳曰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 少長有禮 傳晉侯  
聞喪而還禮也禮不伐喪 少長有禮 傳晉侯  
曰少長有禮 輕而無禮 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  
其可用也 輕而無禮 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  
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 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  
無禮則脫注脫輕也 持重附

不知齊救鄭陳成子帥師達穀七里穀渭濱安

堵蜀志諸葛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五丈原分兵屯田耕者雖於渭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持重堅卧不起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至帳下亞夫堅卧安坐不動挑戰霸不出漢將賊

不起項之復定坐帷講論張霸爲匈奴中

霸前將安坐不動度遂將軍門煙火相望與生惟中與弟子講

論若無事衆稍安陰使斬渠帥諸胡悉降牀指麾服如討麻秋輶車冠情秋怒少年冠

勸艾乘馬艾弓下意氣自若吳漢

征伐諸將見戰陣意氣自若帝時遣人觀

意氣自若五車靠玉

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中陣而立魏張

具乃嘆曰吳公差強人意中陣而立魏張

盜寇將軍時中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

火一軍盡擾得首謀

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

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

得首謀

追奔受降附

勿迫孫子曰窮不逐殺梁曰戰如追逃直子曰

追逃孫子曰窮不逐殺梁曰戰如追逃直子曰

追逃孫子曰窮不逐殺梁曰戰如追逃直子曰

急則受降面縛銜璧以示面縛輿櫬同肉袒

羊同上楚圖鄭三月克之待以不死赤眉遇光

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白馬

素車秦王白馬素車係頸以如受敵霍去病時

王降漢去病曰因壘而修德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殺降有禍李廣所以不侯相者王

旋軍嚴獻捷附

振旅出而治軍凱以入傳晉城濮之戰七月丙

喜逆晉師歸范文子後人武子問之對曰師有

五車靠玉

爾闔閭詩伐鼓淵淵獻俘授馘軍還殿音玷軍

橫矛蜀志曹公追先主張飛拒後瞋目橫矛連

車塞隧風沙衛連大卒以塞隧而毀石緯郭最

辱策馬入門孟之自斷後魏志云張繡追太祖

獻捷獻其獻俘軍所獲奏愷周禮云王師大

布戰克欲天下聞知書帛置於漆竿上名露布

齊軍孝文問何不作露布曰臣見王肅獲京觀

左傳楚子敗晉師於鄆潘黨曰君盍築武庫而

武功楚子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封

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狼居漢書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軍邪執訊  
獲醜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其可數俘鄭  
陳子美入數俘而出歸飲至以歸軍實吉語漢書  
但數所獲不將以歸飲至以歸軍實吉語漢書  
圍段會宗陳湯曰勞軍饗士賞勞士以訊誠告  
不出五日吉語聞  
釋奠于學以訊  
飲告記王制

軍詐

伏兵附

會飲史記衛鞅遺魏公子叩書曰往與公子驪  
今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

馬超起果疑遂改定者遂將以示伏弩孫臏傳走龐  
馬超起果疑遂改定者遂將以示伏弩孫臏傳走龐

五車靠玉

五車靠玉

夜至馬陵道可伏兵乃斫樹白書龐涓死此樹  
下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  
舉而發龐涓果夜至所水見白書乃鑽火燭  
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涓自見廣以爲誘  
敗乃解鞍李廣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  
自列解鞍李廣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  
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爲誘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此爲誘  
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  
陳二里所止今皆下馬解鞍其騎曰多且近  
即有急奈何廣曰彼以我爲走今皆解鞍  
以示不走用空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貿易  
衣服後漢書謂爲武都守不滿三千兵士羗衆  
易衣服後漢書謂爲武都守不滿三千兵士羗衆  
退設伏邀之數周虜恐而木驢渡軍韓信擊魏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夏左實右偽爲人形  
陽以木驢渡軍襲安邑

伏伏齊擊東備西周亞夫擊吳吳奔壁東南亞  
得入伏兵三國吳呂蒙之襲南郡也盡伏  
也賈人服畫夜燕行至羽所至江伏兵糧車裴  
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之伏兵糧車裴  
行檢爲定襄道行軍大將軍時都護蕭關業饋  
糧數爲虜抄軍餒死行檢曰以謀制敵可也因  
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  
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  
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放牧馬方取糧而車中壯  
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無備

狎敵殺梁齊人咸遂使人戌之遂之因氏飲罷  
屯漢韓安國屯漁陽得生口言匈奴遠即上言  
田作時請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至上谷漁

五車靠玉

五車靠玉

陽安國桓侍陋申公巫臣謂言子曰城已惡矣  
血而死侍陋申公巫臣謂言子曰城已惡矣  
虞巫臣曰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年楚伐晉克三  
都君子曰侍陋而不備罪之大者決辰之間楚  
克三都無易小仲及邾戰公卑邾不設備城文  
備也夫易小仲及邾戰公卑邾不設備城文  
毒况於小羅楚莫敖伐羅關伯比曰莫敖狃於  
國乎小羅楚莫敖伐羅關伯比曰莫敖狃於  
設備羅人大敗之易晉傳晉上偃曰魏必亡矣  
莫敖係於荒谷傳易晉傳晉上偃曰魏必亡矣  
是天奪之鑒也蓋其疾也必易晉而不設身不  
備不可以五稔注有功謂敗戎于桑田也  
被甲羊枯在軍常輕裘緩帶不被甲不擊刀斗  
李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  
毛舍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

將交惡

廉蘭

史記廉頗曰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為

引車避日兩虎鬪勢不俱生吾先國家冠賈

之急後私讐頗聞之內袒負刑謝罪

冠在賴州賈復部將犯法狗斬之復怒欲手

刃向狗每避後於帝坐相遇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關今日朕不以私憾魏張遼屯合肥孫

為解之遂交歡

可以私憾忘義

幸與遠破權

何以私怒

有耳寧下小兒

恐殺之不即還後寧蜀酒禮與蒙母蒙與升堂

乃出厨下兒寧許不殺斯須還船縛於桑樹自

挽弓射殺之畢勃船人增纜解衣附蒙大怒會

鼓兵欲攻寧蒙蒙母徒跪曰至尊待汝如骨肉何

以私怒耳寧蒙聞母言即自至寧船笑曰老母

待卿食寧噓噓曰負卿即與蒙俱見母歡晏未

日二卿相惡

惡二卿子重子反也此六間之一

五車奔正

濬渾相疑

音王濬等伐吳濬不受渾節度濬先

數毀濬濬常疑渾渾詣濬濬陳

武備然後相見其相疑如此

乞師

晉伐鄭鄭子駟如秦乞師曰大

告急

國在故邑之字下是以告急

乞旅

傳楚

秦旅七日之哭

立依庭楚而哭日夜不絕音水

衆不入口七

一宿之行

如秦乞師曰事急矣公

雖病為一宿之行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築曰未

急將

變

救援

救

援

掎角

戎子駒曰晉樂其上戎克其下唇齒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者其真號之謂也

竊軍符

矯命令如姬竊軍

符於魏王卧內矯

絕糧道

吳楚反攻梁梁急

發晉鄙軍以救趙

使使請救於周亞

不奉詔但絕兵糧

道吳食盡而退擊

大敗之

堅壁襲賊

後漢王霸馬武討

周建武兵敗奔霸

武戰自倍果合戰

良父射戟罷兵

表術將紀靈

霸乃襲其背大破

之史射戟罷兵

表術將紀靈

布

等能去

圍魏救趙

魏伐趙齊使田忌

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田忌救趙



其

七

風聲鶴唳風聲鶴唳皆散以爲晉兵至敗刃敗刃敗日敗績敗績上

鋒鏑縱橫鋒鏑兵器也 叵測不測音頗 井堙木刊陳侯會楚

子伐鄭當陳隧者井  
斂祀殺厲吳侵陳斂殺厲  
堙木刊鄭人怨之  
注祀神位有屋

樹者厲皆陣德攻傳能以鼓儼傳鼓儼可  
疫病也

在僊險處未成列可鼓而擊之也兩軍未憖傳兩軍之士皆未憖注云憖缺也

督戰裴度請身督戰史娘子軍  
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七萬與

使兩甄置周訪擊賊帥杜魯使季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令曰一甄敗鳴

三鼓兩甌敗鳴六鼓旣而兩甌敗訪聞鼓音遜  
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訪親鳴鼓將士皆騰

五種彙編

老將何如敗兩甄注兩甄猶言兩翼  
躍奔赴曹遂太潰城良鑿要自經三  
折藁人得

賊箭張巡守雍丘矢盡縛橐人千餘夜緝城下賊爭射之得賊箭數十萬其後復縋人賊

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斫賊營追奔十餘里史不學兵法霍去病少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難與慮敵後漢祗宮驛得五千騎伐

匈奴帝笑曰常勝天陣地陣人陣  
唐高祖問丘

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師以義

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  
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之士如子弟從

父兄得人之和上駟中駟齊田忌與諸公子駟  
爲人陣帝曰善駟射不勝孫臏曰以君

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上駟與  
下駟既馳三輩忌一不勝而再勝乃得千全

更記謀將領將隋賀若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闇將非領將史萬歲是

騎將非三鼓三鼓潘公兵法軍城及行軍日出沒時鼓干過三百三鼓爲一

大將更通角十二聲爲一疊勇可習魏杜襲爲西郭長

三角三鼓而昏明畢孝長在城中入室開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

敵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四五

日後乃負楯親鬪語

襲曰勇可習也史

五車露苑

軍旅上下

十九



五車飛壓

卷之十七

111-112

下屋流

二

言於

術士

早

五車弄玉

卷之十一

10

陽

金一

而過

則大

學

一

印于公

刀口

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饑色吾使人卜之崇  
在高山廣澤寡人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  
皆莫有對者晏子對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  
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天久不雨髮將  
落身將熱彼獨不**孝婦含冤**漢書東海有孝婦  
欲雨乎祠之何益**三足鳥見**黃帝占  
三年後太守至殺牛自祭**三足鳥見**黃帝占  
婦家因表墓天立大雨歲熟**三足鳥見**黃帝占  
中三足鳥見**愆陽愆陰**歡娛為旱  
者大旱赤地也**愆陽愆陰**歡娛為旱  
衡問表甫曰壽陽已西恒旱已東恒澇何也甫  
曰壽陽已東吳人也夫亡國之音哀則足強邦  
一朝失職憤歎成陰陰積成水故恒澇也壽陽  
已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盡入志清心盈長為  
旱故公羊曰魯僖公甚悅故早是**天厲流行**  
以京師若抑強扶弱則天下和平**成湯自責**  
也**地財耗斁**早害也教散也**成湯自責**  
五車第五

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  
職歟官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諛夫昌歟  
言未已大雨**戴封積薪**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  
方數千里**戴封積薪**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  
獲乃積薪坐其上以  
自焚火起而大雨降  
水災利

**出平原**平原出水**徙高地**公沙穆為弘農令元  
為大水**徙高地**壽元年三輔已東票  
沒穆曉占乃預告百**不冒城郭**漢建始三年秋  
姓徙高地遂得免**不冒城郭**京師相驚言人  
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王鳳言太后上及後宮  
可御船王商曰自古無道水猶不冒城郭今政  
化和平何由有水此必**伐朱鼓**晉書雨多則  
詭言俄而定鳳大慙**伐朱鼓**晉書雨多則  
則諸陰朱紫霖凡雨自三日**災為大水**  
崇社伐朱鼓霖以任為霖**災為大水**  
**木災**懸

金之城中築居懸釜而炊**資舟**旱則資舟  
襄山襄陵懷**墊溺**五稼**湯湯**湯湯水方  
浩浩漫天也**堯九年**堯有九**漢連月**  
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水上焦明**焦明水鳥也  
苗稼更生鳳巢樹上**水上焦明**焦明水鳥也  
有大**商羊舞**家語齊童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  
災**傷稼**漢書和帝元年十年十三十年十  
公使弟宋災曰天五年水多漂雨傷稼**害桑盛**  
作淫雨害於桑盛**不辨牛馬**莊子曰秋水大至  
馬變於魚鯨辨命論曰空桑之里化為魚鯨  
絲理洪水禹濬洪川歷陽之都變於魚鯨  
注連塞也禹濬洪川歷陽之都變於魚鯨  
漢河內中央輒子令將**捧土**朱浮與彭寵書曰亦  
塞以下皆負薪塞之**捧土**朱浮與彭寵書曰亦  
津塞**沈石岸**蜀郡水災太守李冰乃刻石為岸  
積廬灰為害於是女嫗乃積廬灰而止之**發**  
船徙避漢武帝時河決灌四郡人令謁者二人  
萬七**穿渠散患**賈讓言若乃多穿漕渠使人得  
千口**穿渠散患**賈讓言若乃多穿漕渠使人得  
亦救敗之術

**豐年**  
上歲大有年同嘉歲豐年有年同上五穀皆  
一稔一熟也穰穰穰穰餘糧栖畝多穀於  
上歲大有年同嘉歲豐年有年同上五穀皆  
一稔一熟也穰穰穰穰餘糧栖畝多穀於

田畝如鳥 無窮人之諺 諺傳言也謂百姓盡  
之栖宿 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臥行旅草舍外  
閭不閉民相過如親其置之者取資于道路故  
于時天下有 家給人足 上六氣無易 五緯不愈  
無窮人之諺 家給人足 上六氣無易 五緯不愈  
陰陽風雨晦明也言無錯逆變易 蕭黍致功  
蕭黍是矣必有豐年 寒溫節則年熟 晏子云景公  
曰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水厚五寸公  
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于也周年穀而對  
水禮也陰水厥陽水厚五寸者寒溫節則年  
刑政平則上下和則年穀熟而節則年  
月黃氣 豐此黃帝用事土氣均和四方大熟  
至見雲 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月見雲 高下皆熟  
五緯不愈 蕭黍致功 寒溫節則年熟 晏子云景公

太平丘陵高下皆熟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遺秉此有滯穗 伊寡婦之利 穀石數錢 新論  
云世俗咸曰漢文帝儉約修道德躬先天下  
不可食 漢書云武帝充實殷富穀石數錢 粟敗  
也 順成之歲年 多稌 詩曰豐年 萬箱  
千斯倉乃 三時不害 豐稌 祈年祈豐年  
求萬斯箱 三時不害 豐稌 祈年祈豐年  
田祖神 夢魚之兆 詩曰維魚 維魚 如坻  
農也 如京 魯孫之積如坻如京  
凶年

大侵 不升無年 同凶歲 上歲惡不入 凶年不  
色 饑餓 流亡 詩曰流亡 我饑饉民卒 沈藩 舊古災  
大殺 穀不登年 雖大殺衆 四殃 周書天有凶  
饑 佐傳晉存饑使乞糴於秦秦伯問百里奚與  
也行道 仍饑 兩雅云穀不熟曰饑 荒不熟  
有屆 仍饑 兩雅云穀不熟曰饑 荒不熟  
民苗 大饑 五行傳云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  
饑 國語云越大夫種謀曰今吳民無所食  
鹿空 存饑 市無赤米 箇鹿 空虛 其民必移就食  
云國者為困方者為鹿 嗷嗷 煮履 東觀漢記云  
饑乃嗷 米斛萬錢 漢書高祖二年開 穀斛五十  
五車 米 中 大饑 米斛萬錢 穀斛五十

萬 英雄記云李淮等相攻戰長安中盜賊不  
相室如懸磬 空虛 道殣相望 注殣餓  
食 抱子棄 人抱子棄 逢饑婦 賣子就食 漢書中饑  
得賣子就 黎藿給食 典畧云從興平元年至建  
食 蜀漢 黎藿給食 安元其間四歲成陽蕭  
條亂賊李淮等始將部曲入長安居董卓  
故塢中取索黎藿以給食發塚取衣蓋形 桑榆  
為飯 後漢表術在壽春 人民相食 東觀漢記王  
人民 掘蕒茨而食 王莽末年南方枯旱民 種蕪菁  
相食 掘蕒茨而食 多饑饉掘蕒茨而食 種蕪菁  
後漢令水傷處 蜡不通 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  
種蕪菁助食 蜡不通 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  
修民也 食不兼味 歲凶君食不兼味連道不



而不食嗟來齊大饒餘救為食於路以待  
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焉然終不食而死魯子聞之曰微與其何心  
獨飽吳志路統字公緒八歲時饑荒里及  
仁愛見統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  
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  
使分告也著飯兩頰晉饑人共餉之每携兄  
子邁外生周翼往就食鄉人不能無鑒獨往著  
飯兩頰還吐食二兒並得存後鑒卒翼解職席  
苦心喪

### 火災

五車弄玉

卷之七

九

樂巴嘆酒樂巴蜀人徵尚書郎大朝得酒不飲  
都大火臣以酒為雨救之帝樊英嗽水于壺山  
驛問果雨從北來有酒氣樊英隱  
水西向嗽之後問其火果得雨滅祖龍火  
飛回祿火神也昭十八鄭項羽之屠咸陽項羽  
咸陽燒其官嶠山白首嶠山上有鳥其狀如鶴  
以衛符愚赤喙符愚山名有鳥名鵲其狀  
南流喪南國齊武帝未明十一年先是魏地謹  
從北齋此火至火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瘵疾貴  
賤爭取之多得其驗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  
炎至七注而疾愈吳興丘國賓密以還鄉鄭玄  
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即差

先識玄平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謂曰某時當  
君仲孝感蔡君仲母終棺在堂西舍失古初伏

棺東觀漢記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尚書不救晉

庫火尚書郭彰率人自衛斫狐絕火舍主人在田

不救火御史劉敬詰之斫狐絕火舍主人在田

失火輅十日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

故車必邀留如此言生不得已留宿然意不安

如獸手中持火舉刀所腰視之狐也火遂絕八

人乃火翟乾曜天師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有

方悟八人乃佛圖救燕佛圖澄與石季龍升中

火字也雜俎佛圖救燕佛圖澄與石季龍升中

果從四門起驟雨滅之雨有酒氣郭憲嘆齊

郭憲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嘆云劉昆叩火劉昆

云齊失火以救之後果雨成劉昆叩火為江

陵令民有火災昆向叔度不禁蜀郡太守成

火平頭需然而雨叔度不禁蜀郡太守成

地迨屋狹放百姓夜作以供衣食范禁火民覆蔽

之失火范放令夜作以供衣食范禁火民覆蔽

庶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孺今五袴

吉兆

閣中生麻紀異錄鄭瑛李愚同為學士鄭閣中

得盡荒虛時亢旱甚文麻獨茂盛霜降白沙相

成實即白麻也是夜制出鄭果登庸白沙相

公同上李愚所居暴雨一庭俱為白沙打毬一

棒為猛入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為猛入



人也嘗自謂已骨青灰當為神漢末為林陵尉  
其文見於鍾山下賊擊傷額及吳先主之孫  
生文曰我當為土地神為吾立祠不爾使蟲  
耳為災吳主以為不祠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  
火吳主患之封為都中侯加印綬立神荼鬱壘  
廟堂改鍾山為蔣山以表其靈也神荼鬱壘  
文選註云神荼鬱壘兄弟二人能執鬼度朔山  
鬼無所出入處山上有桃樹二人於桃樹下閑  
以蕭索而飼虎蒼水使者秦時有人夜渡河見  
立叱之乃曰吾燭龍身有章尾山有神人而  
蒼水使者乃明不食赤郭朱衣編帶赤蛇連  
乃晦其視是謂燭龍赤郭朱衣編帶赤蛇連  
項惟食惡鬼朝吞三千海若登祇齊桓公北伐  
幕春八百名曰赤郭朱衣編帶赤蛇連

神異記卷六

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耕父有神  
神曰俞兒霸王之軍興則見祇神也耕父有神  
處豐山常游清冷竈神形見帝時陰子方至孝  
之泉出入有光竈神形見帝時陰子方至孝  
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田有七百餘頃子方嘗  
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三世而遂繁望侯大竈  
昌故後嘗以贖日祀竈而薦黃羊焉望侯大竈  
魚人泊舟馬當山下見一大竈直上山頂四望  
頃之江中湧出一絲舟十餘人會飲妓樂甚盛  
久之有巨艦東下絲舟乃沒竈亦下矣岸側意  
者水神使此竈望侯不知巨艦來故極之白氏  
帖王弼家晉陸雲嘗行投宿故人家夜暗迷路  
家寄宿見一少年美丰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  
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數十里無人  
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天使寄記藥  
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寄載臨別曰我是天使往燒東海藥家今已  
寄君車又不可不燒若當速歸我當緩來燃犀  
晉溫嶠至牛渚磯傳言水深不可測乃燃犀角  
照之見水族奇怪或乘車馬至夜夢人謂曰與  
君幽明道隔何苦相驚奮王猛少貧鬻畜洛陽  
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踞胡牀  
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之父云王公何緣得也  
乃十倍償之引猛進拜之父云王公何緣得也  
出反顧乃嵩山也次虛生實年三十國春秋曰中  
弟節見詔乘馬晝日而行著黑衣青幘黃絲單  
衣節因問幽冥之事詔曰汝者為鬼俱行天地  
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  
修文郎必之與生者無異次虛生實此有異  
爾言終乘雲御龍居馬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而不見乘雲御龍居馬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神異記卷八

予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九烈君李固行古  
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九烈君李固行古  
指聲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用柳汁染子衣  
矣得藍袍當以素縹祀我未久及第三峯集海  
神鞭石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不速去神鞭鞭  
之流呵罵水神謝承後漢書云陳茂有異術交  
血故欲到朱崖僮耳茂諫曰不宜履險故不聽  
涉海遇風船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  
黃熊入夢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  
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于羽淵  
實為夏郊三代祀之為盟主其未祀乎乃祀夏  
郊晉侯海神為崇盧曹自蜀入海島得長人骨  
乃問海神為崇盧曹自蜀入海島得長人骨  
以觸骸為馬槽肥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  
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一

疾恫聲聞於外至孤突見申生  
言海神為祟遂卒孤突見申生  
曰將有巫者見我曰帝許我伐有罪美斃於韓  
左丘之魂齊景公問晏子晏子曰先君靈公  
傳五夫夫驚獸皆殺之斷其頭而公厚葬之  
五夫夫丘掘而得之五頭同穴公令厚葬之  
丘刺刃黎北黎丘部有奇鬼善效人子姪昆弟  
其子之狀扶而道苦焉夫父信之曰必是奇鬼  
泣而觸地曰尊無苦也其父信之曰必是奇鬼  
也我固聞之矣明早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  
其子恐其父不能逐遂往迎夫夫遇而刺殺之  
殺之抗回樊秦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曰必  
嫁之類與秦戰於輔氏魏武子疾命曰必  
固回踵而顛因獲之夜夢曰余所嫁婦人之父  
五車五車

也感從治命不從亂命所  
以報也杜回秦之力七  
靈變也厲鬼厲鬼以殺賊本  
守史所不信囚之乃召厲鬼  
祖皆面縛責祈謝而遣之  
茅夜曰呼曰庫部來叱鬼  
出茅叱曰汝昔為人今為鬼  
有先人舊廬售貨於我尚敢  
逐我耶即令速出鬼遁去  
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曰  
也見其行無事令人破膽我  
開戶視之無所睹無鬼  
物乃鬼神之無所睹無鬼  
濟良父及鬼神之客變為異  
君何言無耶僕便是鬼變為  
獨眠孤館廣州押衙崔慶成  
人鬼也云云柳書云川中向  
百姓見鬼

馬僕兒御飯慶成不對後丁晉公見曰川  
向蜀犬也百姓眼目也馬僕兒瓜子也御  
飯官食也乃獨營利鬼笑  
眠孤館傳異志營利鬼笑  
方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稱冤  
固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史  
為都令到官至黎亭有鬼數殺過客仲夜  
女子稱冤仲曰有枉狀可前來理曰妾夫為  
令此亭長殺妾家十餘口埋於樓下悉盜財貨  
仲問亭長姓名曰召游微詰問具服同注易  
為汝理明旦召游微詰問具服同注易  
謀十餘人並伏辜仲為儒云老奴無意時夜分  
聞外間有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  
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議誦老子耶極有  
忿色言竟便退歸祠心畏惡不幾暴病而卒  
漸耳日當今制鬼無過漸耳宣室志大書鬼  
五車五車

手少保馬公亮少時夜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  
速為我掠去公以筆濡雖黃水大書草字意呼  
鳴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  
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然屏  
後漢陳寵先是洛陽縣城南每陰雨嘗有哭聲  
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  
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凶人者而骸骨不得葬  
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凶人者而骸骨不得葬  
遂顯項子為疫鬼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  
一居岩水為瘧鬼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  
居人宮室區區善驚小兒一耻與魑魅爭光  
康燈下彈琴忽一人長丈餘着黑單衣華  
帶康燈下彈琴忽一人長丈餘着黑單衣華  
鬼可憎黑而眼大着白單衣平上幘相去咫尺  
人言

德如心安意定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報而遲

怪異

祥桑 史記亳有祥桑穀並生于朝一鵬鳥為長

沙王傳三年有鵬飛入誼舍鵬似鴉不祥鳥也

將去請問于石言傳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

蛇闔又初內蛇與外蛇闔于鄭內蛇妖六年而

氣陵以取之妖由人與也人無與于穿井得桓

士金問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魍魎鼠

水之怪者龍罔象土之怪者犛羊也

城郡有一物大如牛灰色庫脚類象胸

尾上皆白爪力而遲鈍到城下郭璞類象胸

五龍 宣室志人見羣僧浴水中問之曰此

玄陰池 宣室志人見羣僧浴水中問之曰此

屏婦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

鼻乃羣蛙也 屏婦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

鼻乃羣蛙也 屏婦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

鼻乃羣蛙也 屏婦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

鼻乃羣蛙也 屏婦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

鼻乃羣蛙也 屏婦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

鼻乃羣蛙也 屏婦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

鼻乃羣蛙也 屏婦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

狗走或數日有數十人披甲持弓弩至良花月

妖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見之忽

公正人不封姨 崔玄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

醋醋皆殊色芳香醋醋曰苑中每被惡風相撓

常求封家五星立苑東崔崔為立情東風刮地拆

木飛花而苑中花不動崔乃悟女伴即衆花精

封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各異桃李 千年華表

燕昭王墓前班服化爲書生見張華論文既退

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老栢千年 支祁古

華表矣乃伐照之果班狸也續齊諧 支祁古

鎖楚州漁者淮中釣得古鎖不絕得 支祁古

聖人行教之何傷 又戴冠而走又於灶前畜火

後數日狗自暴死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聖終享大位風俗通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日當成不應云云復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不應鼠遂不云云復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登竈或有竊肉以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處掘之有解許大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中二叟 巴園人收兩犬橋後以門衆同滅異

樂不減商山但恨不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饑矣須龍脯食之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去幽 滴髮行雨 李靖微時嘗射獵山中會暮抵

見一婦人謂靖曰此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命行雨二子皆不在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披青鬃馬又命取雨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斯鳴即取餅中水一 怪鼠 冠中王周南有鼠

神皇正統卷六

子 178—247



於事上必不以閭閻之果伯玉也  
知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山有水門樹六關  
精闕

門  
象形也

衡門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衡門詩義問門上無屋謂之衡門

華門  
詩曰華門之無屋謂之衡門

金門  
詩曰金門之無屋謂之衡門

高門  
詩曰高門之無屋謂之衡門

通德門  
詩曰通德門之無屋謂之衡門

閭閻  
詩曰閭閻之無屋謂之衡門

金馬門  
詩曰金馬門之無屋謂之衡門

天子五門  
詩曰天子五門之無屋謂之衡門

閭閻  
詩曰閭閻之無屋謂之衡門

題活字  
詩曰題活字之無屋謂之衡門

李鹿門  
詩曰李鹿門之無屋謂之衡門

都門  
詩曰都門之無屋謂之衡門

題鳳  
詩曰題鳳之無屋謂之衡門

婦人送迎  
詩曰婦人送迎之無屋謂之衡門

門見兄不  
詩曰門見兄不之無屋謂之衡門

席主人入門而九重  
右客入門而九重  
與隣間而語  
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  
先生掃門  
相舍人之門以自達

宅舍

近市湫隘  
景公使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

治垣屋  
漢書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

廖氏老壽  
後移子孫縣有廖氏老壽

井是以飲  
井是以飲開鐘磬琴瑟之聲

營別宅從兄  
營別宅從兄自汗

圖購佳宅  
其無贊他日白有佳宅

成此宅相  
家寧氏所養齊起宅相者

推道南宅  
同年相友善瑜推

集錄買  
馬公諸君子二十

堂拜毋有無通  
堂拜毋有無通

集錄買  
馬公諸君子二十

堂拜毋有無通  
堂拜毋有無通

集錄買  
馬公諸君子二十

堂拜毋有無通  
堂拜毋有無通

餘家集錢 甲舍 猶甲幸舍 馮諼彈劍而歌 儒宮  
買宅贈之 燕雀賀 淮南子大屋成 宅不西益 通日  
儒宮一宮 燕雀賀 而燕雀知賀 宅不西益 通日  
宅不西益 俗說西者為上 益宅者妨家長也  
原其所以西益者 禮記曰 南向為尊 西向為卑  
恐動搖之 兩密西益 有與長者之處 也不西益者  
乎 萬間庇寒士 杜茅屋 詩安得廣厦千萬間 大  
安如山 鳴呼何如 眼前寒士 俱歡顏 風雨不動  
此屋 吾廬獨破 受凍亦足 見 夏屋幃幪 子篇  
震風 凌雨 然後 知 第 綽綽有餘 日天子宅 千  
夏屋之幃幪也 第 綽綽有餘 日天子宅 千  
亦曰 第言有 邸宅相望 兩侯三公 主四二千  
甲乙次第也 邸宅相望 兩侯三公 主四二千  
石相與並代 自祖及 治第東都 裴度治第東都  
孫官府邸宅相望 治第東都 裴度治第東都  
五庫第 治第東都 裴度治第東都  
幽勝午橋 作別墅 具煥館 涼臺 號綠野 卜隣 宅  
堂度野 橋作別墅 具煥館 涼臺 號綠野 卜隣 宅  
是卜惟鄰 是卜左唐 王翰文士 也杜華 冊 買隣  
云吾欲卜居 使汝與王 翰為隣 杜詩注 買隣  
宋季雅市宅 居呂僧 珍側 呂問 價日一千一  
百萬 怪其貴 季雅曰 千萬 買宅 百萬 買隣 及僧  
珍生子 季雅往 賀進 金錢 種竹 世說 王子猷 每  
一千 呂言 於武帝 拜刺 史 種竹 世說 王子猷 每  
人詰之 曰不可 開徑 後漢 張仲 蔚蓬蒿 仰屋而  
嘆 平恩侯 許伯 入第 蓋寬 繞仰屋 而嘆 曰富 卜  
貴無常 忽則 易人 此如 傳舍 所閱 多矣 富 卜  
工占宅 後漢 董宣 字少 平為 北海 相大姓 公孫  
有灰者 丹乃 命子 殺道 行人 置灰 十尺 舍 唐元  
舍內 以塞 咎宣 知乃 收丹 子殺 之十 尺舍 唐元  
尺之舍 有十 望徙 以釋 隣 協比 隣 鵝鴨 閑比 隣

不教 魏 更舍歌呼 曹參 為相 後園 近吏 舍  
開此 隣 杜 更舍歌呼 夜飲 呼吏 患之 引參 遊園  
參反 坐飲 亦 隣 居酣呼 宋 張鏡 與顏 延之 隣 居  
歌呼 相應 隣 居酣呼 宋 張鏡 與顏 延之 隣 居  
鏡寂 然後 鏡與 客談 顏從 籬邊 坐聽 辭義  
精玄 延之 曰彼 有人 焉由 是不 復 酣呼  
堂 高九尺 司馬 遷傳 堯舜 堂 切堂 莊子 覆杯水  
則芥 為之 舟置 杯焉 譬猶 一堂 之上 於天下 譬  
則膠 水淺 而舟 大也 今有 滿堂 飲酒 者有一 人  
猶向 隅而 泣則 一堂 之人 皆為 之不 樂 坐堂  
上 如人 坐堂 上 方能 辨堂 下曲 直 玉堂 漢書 王  
液池 畫堂 甲觀 畫堂 黃堂 吳郡 太守 堂因 數  
南 畫堂 甲觀 畫堂 黃堂 吳郡 太守 堂因 數  
吳郡 槐堂 王晉 公 光碧 有碧 光之 堂 流霞 漢  
內短 上元 夫人 言西 王母 有六 甲之 堂 承慶 昌福  
術聞 之可以 遊景 雲之 宮流 霞之 堂 承慶 昌福  
洛陽 宮殿 徽音 嘉德 上 鱣堂 講書 有鶴 雀好 學  
鱣魚 集請 堂前 都講 進日 地鱣 者大 夫之 雪堂  
象也 數三 者法 三台 也先 生自 此升 矣 雪堂  
有美 公作 記 醉白 蓋美 樂天 也東 坡作 記  
西南 其戶 詩築 室百 堵 安事 一室 陳蕃 室有 龔  
孺子 何不 灑掃 答曰 大丈 夫 金匱 石室 功臣 剖  
當掃 除天 下安 事一 室乎

符作誓卅書鐵券  
藏之金匱石室  
**宣室** 宣室前召至  
記室 三公

有記室主工表章報書記  
書記室 蒙恬傳何魯人以小紙為書初記室勿  
報 **緹室** 中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布緹縹室

者欲其溫早成為室蓄火腐刑  
世翁豫下為室名蘭 **地室** 室而縣馬成十二  
室壽藏也 渾水燕談 **美其室** 尤其室口有子

為戶彈琴瑟其中 **目巧之室** 目巧之室則有燕記但  
非所望也 左 **高石室**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石

法度仲 **穿岸為室** 盛乃穿岸為室 **梁柏采** 柏梁臺 **梅**

木 吳越春秋曰夏禹 **文杏** 長門賦歸文 **書羊懸**

穀 羊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又作五穀囊隨  
庭故圖其象為瑞 **莫傾人棟梁** 晉書陸玩字士

六國時廣州屬楚 **南蠻銅**

司空有人詣之飲酒寫柱中祝曰當今乏才以  
女為柱石莫傾人棟梁 **南蠻銅**

之 **柱臺唯一柱** 傳物志江陵有一臺唯 **南蠻銅**

柱 後漢馬援征南蠻題柱 司馬相如過昇仙橋  
驅馬不擊柱 漢諸將爭功 **驚雷破柱** 夏侯玄尚

過此橋擊柱 或拔劍擊柱 **驚雷破柱** 夏侯玄尚

柱 雨霰震破所倚 **碎壁琨柱** 蘭城因倚柱日臣頭

柱 今與壁俱碎於柱矣相如 **窓雲毋珊瑚** 漢武帝起

現柱欲擊秦王乃謝之

神室有雲毋 **不窺牖而見天道** 見天道窺牖而

窓有珊瑚窓 **瓦木晶** 吳外國傳曰大秦國 **縹碧** 詩曰縹

也 **瓦木晶** 吳外國傳曰大秦國 **縹碧** 詩曰縹

碧以 **鴛鴦** 傳物志鴛鴦 **銅雀** 銅雀臺遺址 **載弄** 乃

為瓦 **鴛鴦** 傳物志鴛鴦 **銅雀** 銅雀臺遺址 **載弄** 乃

女子 **載合** 瓦合 **屋瓦並盡** 漢平帝元始元年

門屋瓦 **並盡**

**廬**

**十里有廬** 禮注凡國十里有廬廬有 **聚廬托處**

漢 **先人敝廬** 左傳曰黃除 **草廬** 諸葛

書 **上廬** 仁義先王之廬廬 **閭廬** 吾儕

廬 **上廬** 仁義先王之廬廬 **閭廬** 吾儕

皆有閭廬以辟燥 **蝸廬** 魏焦先字季然結草廬

溫寒暑襄十七 **蝸廬** 魏焦先字季然結草廬

**承明廬** 嚴助守會稽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

問 **承明廬** 嚴助守會稽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

承明金鑒 **始有此屋廬** 束書辛勤三十年始

有此屋廬 **始有此屋廬** 束書辛勤三十年始

**樓**

**飛翼** 吳越春秋曰范蠡為勾 **井幹** 史記方士言

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立神 **景陽** 齊書

鐘於景陽樓上令宮 **凌雲** 世說凌雲樓觀極

扶持之樓即使傾圮論黃鶴樓崔顥詩竹樓黃州  
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樓麗樵樓名魏五鳳樓梁大七鳳樓五代千  
記樓吳有白雀何星儀鳳朔鳳樓俱晉盤龍樓名  
雀樓吳有白雀何星儀鳳朔鳳樓俱晉盤龍樓名  
京洛篇曰鳳樓十二重四戶八  
綺窓繡楠金蓮花柱玉盤龍  
隅照我度公談詠使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殷  
秦氏樓度公談詠使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殷  
樓不覺廟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住老  
子於此與復不淺便擬胡林與浩等談詠  
大道樓臨大道花萼相輝玄宗西日花萼相  
務本吹蕭感鳳登樓吹蕭感鳳來

閣

五車弄玉

宮室九

天祿閣校書之所劉向校書天祿閣有黃衣老  
我太乙之精出天文石渠閣蕭何所造以藏入  
地此藏麒麟閣同上帝圖功臣霍光  
秘書麒麟閣張安世等十二人於上凌烟閣  
唐太宗圖功臣二阿閣鳳凰集於阿閣延閣  
十四人於凌烟閣也賦云結臨春閣名陳後主  
府有延閣內庫書也賦云結臨春閣名陳後主  
陽成之延閣飛觀榭手雲中臨春閣名陳後主  
聖春三閣以沈檀香木爲之臨春後主自鳳閣  
居結綺張麗華居之聖春龔孔二妃居之鳳閣  
漢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則鳳  
閣西則虎圈北治大池漸臺名曰太液南有正  
堂輦道緣空飛陛凌雲飛閣閣透迤

館

客舍館客候館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廬  
館舍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市有候館舍有委  
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埃館時填館宮  
室(注埃)除館晉人爲季孫除館于改館秦伯改  
泥飾也除館西河因之也昭十三改館晉侯  
饋七牢馬起客館公孫弘爲相起客館六館之  
僖十五起客館渭陽(世說魏明帝爲外祖  
士何蕃居太學六館渭陽(世說魏明帝爲外祖  
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  
思齊於哲王周穆過於魯閔此館之典情鍾舅  
氏宜以渭招隱徵詣都爲築招隱館弘文唐  
宗置弘文館增學崇大諸侯爲盟王崇適詩適子  
舍至千二百區崇大諸侯爲盟王崇適詩適子  
就子姑不授線司里不授館國語不問所舍  
五車弄玉

臺

鈞臺(注)夏后啓有玉臺(注)闕觀玉臺(注)金臺  
燕昭王置千金於春臺登春臺老章華之臺  
上以延士百位春臺登春臺老章華之臺  
左楚子成章華之重華之臺王孫子曰昔衛公  
臺以與諸侯洛之重華之臺王孫子曰昔衛公  
數百階珠照九成(呂氏春秋)有城氏有二佚九  
日羅衣從風九成(呂氏春秋)有城氏有二佚九  
層(老子)九層之乾谿之臺陸賈新語楚靈王作  
高欲登浮中天之臺(新序)魏襄王時欲爲中天  
雲窺天文中天之臺(新序)魏襄王時欲爲中天  
去萬九里其壯當方一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爲

臺此王默 **柏梁** (史記)漢武帝起柏 **露臺** 漢文帝

然罷築者 **柏梁** (史記)漢武帝起柏 **露臺** 漢文帝

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鹿臺** 漢文

**靈臺** 漢靈帝 **鳳凰臺** 漢靈帝 **瑯琊臺** 漢靈帝 **漸臺** 漢靈帝 **神明八風**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雲臺** 漢靈帝

**庫藏** 管籥

**天有** **天庫** **藏府之星**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王者** **審五庫之量** 禮記季春之月審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天潢** 春秋文曜鉤鈐南衆星曰

舉管庫之士東庫實西庫唐李絳曰烏有美藏七十有餘家庫實西庫若以為獻是徒東庫帝實西庫

### 倉廩

巨橋武王克殷發巨橋之粟細柳三輔故事曰大賚於萬姓巨橋倉名細柳漢文時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石礪不涸管子曰積是也礪西細柳倉東有嘉倉李悝之平糶弘羊之常平管子曰不務地無滯公無積儲蓄以虞存救不盈管子曰不務地無滯公無積儲蓄以虞存救之要備凶年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漢故倉北史後周蘇綽為郎中義倉隋書漢故倉帝至城西漢故倉地頗問五車集正

### 厨竈

左右莫有知者綽具以對赦倉據赦倉之矯制周文大悅拜行臺左丞更開倉上嘉為梁州刺史釋罪倉救河內上釋罪開倉上嘉為梁州刺史歲饑開倉給之王者以為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方待奏民且歎矣開倉訖乃上聞天子嘉之褒比汲黯罪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左降晉陵王蘊字仁叔為吳興守郡人饑開倉仁義敗無所恨朝延以違科免增羅城羅志漢之士庶詰闕左降晉陵太守增羅城羅志漢宣帝時年豐人利少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計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百姓賴之

或餘言感廟祠過客之意遠無欲清之入言五祀之一禮有五祀徒薪無孟夏祀抱朴子曰孟夏可以祀諸神恩澤三百日第一日可以致神李少君言祀者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爲器飲食則益壽益壽則壽中蓬萊仙者皆可見之封禪則不效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庶人祭竈竈禮庶人一祀或一門數竈後魏裴植出守兖州贈送祿奉母及瞻竈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

### 厠

漆箱盛糞石崇厠常令婢數十人曳羅毅置之五車集正漆箱中盛乾糞奉以寒昇大將軍王

教至石家厠取箱日誤入卿內劉琨詩石崇如厠聚食羣婢笑之入卿內崇曰是厠耳寔乃更如他厠入侍人卿內崇曰是厠耳寔乃更如他厠入侍賈姬如厠有野雉入厠中上目都擊之不嘆鼠李斯云厠中鼠心動趙襄子戒智伯豫讓變姓畏人食不潔心動趙襄子戒智伯豫讓變姓子如厠心動獲豫讓不宜露頭杜蘭香傳蘭香曰義人也釋之吏不宜露頭杜蘭香傳蘭香行必以燭朱衣介幘朱衣介幘當如廁見一人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陷晉侯麥賈如厠而卒公侯侃至八州都督陷晉侯麥賈如厠而拋范睢范睢爲魏齊所請王令人拋厠中折鴻門如厠樊噲會四人間道回軍郭璞設祭典



恒爰友善璞曰卿但不可廟上相尋主客有歎  
桑梓諸璞在廟掩觀之見漢裸身支髮銜刀設  
祭璞撫心曰非但禍吾桑  
亦不免矣後王敦斬之本

**牆壁**

**墉**謂之墉**貴墉**尚書大傳云天子貴墉鄭玄注貴大也言大墉正直也**疏**

**朽**同也**有茨**詩牆有茨不可**塗椒**取其香**被黼**漢書賈誼云黼

**四壁**卓文君奔司**紅壁**見楚**皓壁**植表**瓊壁**見張協**銀壁**

**高墉**易公用射隼**及肩**早**數仞**高**刻字**

**五律**五律**萬洪神仙傳**曰日和遼東人師事王君王君語

**見壁**上有文字讀之得矣和視三年方**藏書**尚

**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黃其居於****避燥濕**以

**風雨以****塗堅茨**畫既勤垣墉惟其**循而走**正考

**銘曰**循墉而走**負而立**却就後席致疎敬也

**倚墉**人有倚孔子之墉誦莊韓之書則引諸門

**身****羨牆**舜食則見堯於羹後李固詩**平版幹**稱吞

**基****計徒庸**順時**被朱紫**被朱紫**過濁醪**陶

**於墉**頭過濁醪**雕**書峻守**厚**傳厚其**築**之登

**登用**朽**不可朽也****壞**可**葺**傳曰繕葺葺

**版以載**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厚歛以雕**左傳

**不君厚歛****連墻不謁**年不相謁請相連墻二

**短垣自踰**而自踰之**一日必葺**叔孫所居館雖

**屋百堵皆作**詩之子于垣

**玄圃**崑崙山一曰玄圃臺楚辭朝發**鄭圃**左傳

**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列天**緱圃**明崇儼得

**瑞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緱圃**明崇儼得

**瓜以****蕙圃**芝田蕙圃拾遺記**築**詩九月**請學**樊

**五律**五律**不能耘**列子曰三畝**拔園葵**公儀休相魯

**先王之所謂縣圃**水出泉溫**不**不

**會心處不必在遠**世說簡文帝

**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不**不

**三年不窺**不窺

**輿徑入時**輿徑入時

**人辟疆曰**人辟疆曰

**耳便驅出門**耳便驅出門

**假貧**假貧

**梁園**梁園

**綵**綵

**於陵灌**於陵灌

日涉成趣歸去來辭園苑名天苑禁苑上苑名

君園靈園上園名上林樂遊博望黃山鴻德畢

圭靈崑廣成皆漢苑名三輔黃圖云上林苑

平樂鹿子桑梓晉苑名長洲苑名長洲苑名

因原班固東都賦曰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跨

谷張衡西京賦曰上林苑跨閼苑閼風苑

花二仙女重九日開甘泉武帝置甘泉苑

宜春西京雜記京城龍華寺南有流水屈

西苑曲謂之曲江在秦時為宜春苑漢時

請苑蕭何曰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

賣果蔬漢書蘇良嗣傳裴匪躬案諸苑建言

佛寺附道觀

白馬寺漢明帝時攝摩騰自西域以白馬馱經

青鸞來初上鴻臚寺因創白馬寺始於此

雞園首有野火

鹿苑道處驚蟄

四臺三會文殊目連來化

化城法華

梵刹莊嚴之衆前入入城生已度想生安樂

寶池西域以柱表列之為利梵刹者寶池

寶坊樓閣金銀琉璃玻璃車環瑪瑙而嚴飾之

雙林布地故寺曰寶坊雙林傳大士捨宅於松

天保僧伽藍譯為衆園為衆人園圍生

衆封尚之應聲曰宜名百姓欲為奉武帝立寺

衆此寺為伽藍趨勢者因助造建立空寺至敬容又捨

香國此寺為伽藍趨勢者因助造建立空寺至敬容又捨

室維摩室天須達布地

須達布地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

室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

室千三百區亦曰給孤園二梵尊說一阿含經曰世

室補理故寺是道觀銀官金闕

室館丹室上玉虛金洞上瓊樓玉宇上叢霄明霞

室上閼風苑境玉樓玄室上瓊華之室上太虛雲

室老君與張道陵臺觀皆金玉臺觀皆金玉

室至成都說經處臺觀皆金玉

室飛相

宮室總載

介居介隔屏居屏引也謝敖廬倉敖廬之藏倉

有重門再局開鎖帑金窖粟藏庭實旅百庭實旅百實陳有

品區署梓人木工師上同都料上執斲上同百雉

之內中增城修雉堞崩剝城蝸國蠅館所居都

匠大獲人獲板板也古麗譙樓高城譙門上譙樓

上女墻城上小墻亦名胖潭府家稱盧落村卜

降即買蝸舍蝸廬上同美輪美奐晉獻

咸室張老日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肯堂肯構書

輪以美其周圍與以美其鮮明肯堂肯構書

五車五車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蓬戶甕牖遠戶編蓬為戶

也蓬華同貧居作舍道傍作舍道傍三年不持布

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有大鼓擊此蛟漏雀

穿屋破反宇屋折衡闕限廣厦隩室大文樓華

梁後并疆蕪巷宅大疏寮木無雕鏤刻土無締

綿土不文飾料度隙小荆扉棹籬野堂除前甲第稱

宅不垂堂千金之子不垂堂素盛傳富人不騎

衡百金之子不騎宇下即屋背山起樓風景

糞除除閭廬廬以避寒暑相去步武近居至比落

門並里比宇並屋短亭長亭五里一短亭飛梁

儲胥潘俯窺眺樓上璇題玉英以玉飾榜頭

鉤繩曲人巢林一枝自安燕居服堂皇

乘驛驛遠傳也左氏傳置乘傳上同但願生入

玉門關漢書班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

造舟為梁梁橋梁差梁差左除道梁差謂阿房宮史

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勞勞亭雲霧廣

李太白勞勞亭詩天丁傷心處勞勞亭雲霧廣

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寒亭錄云荆

門軍王泉山寒亭過客多詩獨一篇云朔風凜

梁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

五車五車

登龍門後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入門問諱禮曲

五車霏玉卷之二十上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器用部

車輿 輅 輦

乘青輅 立春日天子迎春於東郊乘青輅載青旂輦輅天子翠鳳

之駕 天子車為鳳朱轡皂蓋至二千石車熊

軾 漢制刺史車上魚軒婦人安車蒲輪朝聘聘賢

駟車羽輪 仙駕被具馬皆具六飛若飛脂轄

五車霏玉

器用二十上

戒嚴 以脂塗車輪欲其旋轉之利輻輳輻車輻

共轂 引重致遠黃帝作車輔車相依二車相倚

之變 折則傾敗以傷人馮軾安坐于車發軔

行 匹馬騎輪也輕便駑馬稜車

方輅接軫 連榻上連軸上垂句山車垂句

不抹治而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器車孝經援諄

出器車 鸞和之聲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

七香車 名法廐廐內棧上熾阿善御王良上

造父 上同三寸轄淮南夫車之所以能轉觀

蓬 聖人觀飛蓬轉而合轍同軌合轍天下同行

合轍 公車之政令公官也命車禮九命三命

饋獻不及車馬 禮記父母在饋獻不及奇肱車

括地 圖曰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金

根車 應劭漢儀天子法駕所乘曰霹靂車魏志

還官 渡與衣紹合戰軍不列復壁紹為高檣起

石車 擊紹樓皆破指南同公送肅慎氏歸車上

指記 里鼓車東晉安帝制如指南車駕駟中慶

封美車 赤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

季武子 美澤可以惡終美車何為又慶封奔獻車於

之曰 車甚澤人必奔宜其亡也擊轂相犯好擊

其相 犯以擊轂者不祥下車而去之然後國

人 不敝車駑馬駑子朝乘敝車駑馬景公遺之

乘馬 君乘之上臣亦乘之馬三及不受曰夫駑車

避匿 之相如相不肯與會而相如出望見廉頗

避車 迴車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

螳螂 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

莊公 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

士歸之 秦帷車帷慢左有諫景宗謂所親曰吾

子 178 - 257

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插羽等作霹靂聲逐塵  
數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覺耳後生風鼻頭  
出火使人亡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慢  
小氣輒言不可開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於邑使  
人輿輿底不可開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於邑使  
盡氣輿輿底不可開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於邑使  
弘既至欣然板輿晉潘岳微雨新晴六合清朗  
與之飲酒或宴于林或禱于泥昆弟班白兒童  
近周家園或宴于林或禱于泥昆弟班白兒童  
雅齒稱萬歲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  
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肩輿謙任  
抗音高歌人主安樂孰知其他本舞肩輿謙任  
納言肩輿張耳傳買高以他與前匪追風之  
與曹植七啓駕超野飛輦之輿為牧乘七發云將  
與之駟乘追風之輿飛輦之輿為牧乘七發云將  
注曰飛輦輕輿也板輿上殿晉諸公讚曰傳樞  
五車乘五  
乘板輿親導母輿崔郊字處仁遷太常故事始  
上殿親導母輿崔郊字處仁遷太常故事始  
輿公卿避道輿天子所乘曰輦輦車也謂之輦  
都人榮之輿言行路也金輦輦以金玉飾車  
輿各隨所名大輦而制大輦殷輦殷輦之輦  
玉輦東都賦登王輦始去其輪而輿之漢為  
人君輦車周曰輦車碧玉輦王年拾遺記周  
之輦從朝及暮紫雲輦漢武內傳云西王王輦  
而窮宇內遍焉紫雲輦漢武內傳云西王王輦  
天子金華輦乘羽蓋金華輦止輦漢文帝帝  
所御金華輦乘羽蓋金華輦止輦漢文帝帝  
未嘗不止降輦玄宗待李白婕妤辭輦後成帝  
欲與班婕妤同輦辭輦曰古者圖畫賢聖之君  
皆有名臣在側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

近似白承陪輦李泌山人以  
平更白承陪輦白承陪輦本  
舟船  
輕棹飛鳧五月五日龍舟競渡長年三老為師  
年船工榜人習水者也淵客上黃頭郎棹郎以  
為三老榜人習水者也淵客上黃頭郎棹郎以  
故涉人渡舟方舟而下謂並舟發棹行艤舟  
也向岸戕舟發梁戕害其舟棹壞折濟河焚舟  
期以犀舟勁楫舟越艤蜀艇上桂槿蘭棹上弘  
舸巨艦大接艦而行刻刻之利為棹舟之利  
不通虞姁始作舟工倕上貨伙同共鼓上取渙  
五車乘五  
劇易曰刻木為舟刻木為舟雲母舟漢成帝  
棹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雲母舟漢成帝  
餘鷁首故五會永寧縣出豫章合五板以鼓柁  
名雲母舟五會永寧縣出豫章合五板以鼓柁  
而去鼓也柁舳舻相接盛舳舻千里上連  
舳舻舳舻同弘舳舻萬里連檣同上舳舻相  
首舳舻皇名太白白萬艘欲以文楚沙棠舟崑  
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為木不沉青龍飛鸞蒼  
銘曰安得沙棠木刻木以為舟船青龍飛鸞蒼  
鷹赤雀鐵舳並戰五樓曹公出濡須孫權使董  
三翼越為大翼中翼越舳蜀艇之弓豁子之弩  
不能無弦而射越舳瓊艘瑤楫抱朴子曰瓊艘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瓊艘瑤楫抱朴子曰瓊艘





屏風

風隔其間由肉屏楊國忠冬月妓女圍之號肉屏風遺事琉璃屏

語林滿奮字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有雲母幌武帝笑之武秋云北窓琉璃屏風實

密似疎帝陳咸觸屏前陳萬年子咸數譏刺近臣萬年病召咸戒牀下語

至半夜睡頭觸屏萬年大怒咸曰具曉自應使

命京兆舊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爲巴郡太守以

古人之器魏志毛玠爲典選帝賜以素屏風素

古人之器。憑几曰君。有戶人之風。故賜以古人  
五車。霽玉器用二十上七

之器

簾

昭陽珠簾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爲翠羽麟臺

漢武招賢閣以夜明簾張說用雞林夜明簾進奉尤公主免陷治

邑垂簾顧愷之爲山陰令晝日垂簾緯蕭爲業

莊子河上有翁貧窮緯蕭爲業司馬織薄爲生

史記云周勃以織薄曲爲生索隱曰勃以織簪

薄爲生業韋昭曰北方謂薄爲曲

## 材料

寶牀李白初召見上以一寶牀置之金鑾殿李白集序象牀修靡以象

窗櫺沉東牀坦腹事牀積塵埃將軍褚彥回

諸願不在見眼牀積塵。有書襲沛公踞牀。著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食其至人謂  
沛公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早食其食其長揖

不拜曰足下欲聚從合義兵不宜踴見長  
者於是沛公輟洗起延食其上坐謝之  
裴遐

墮牀者鄧晉記曰裴遐賦性恬和同類有試遐撫

軍不拂語林云簡文爲撫軍時所坐牀生塵不命左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王

導固辭晉書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

蒼生何由仰告然瞿璫

照中宗乃山  
流多竹上墜  
俯而玄宗至  
泝然柑

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  
沐甫屢徒李

人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治外出

甫以多結怨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金吾靜街居則重開復壁牆中置板如防大敵每一夕屢徙家人于易一三劉慎清慮賊云布玳瑁之

莫知其處寢紫嚙之牀設紫嚙之牀憑玫瑰之

凡對金盤客卧下牀許元曰陳元龍無主客禮

反之牀傳楚圍宋宋華元夜登于反之牀龜揶江淮間有人得龜用揶牀三十

年放之  
言不踰閭  
載寢  
載寢之牀

**扇** 長狹而卑 其扇然也 曰扇言 **陳蕃特設** 後漢

蓄爲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徐長史坐

孺子集特設一榻孺子去則懸之  
休源爲晉安王長史王於中齋別  
漆處皆穿

施一榻云是孔長史坐人莫能與用从廿安士  
傳晉寧當坐一木榻積五召為貴受後魏薛聰

十餘年榻上當膝處皆穿

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史

席 薦 薦

如橋衡奉席如以待聘儒有席上之文綺之席

六籍曰架紂之時婦女坐以降席子思曰舜不

文綺之席衣以綾紂之衣孟懿伯相魯食不温席

治桀紂不降席不重席二味坐不重席不温席

黃香家素貧躬執貧苦盡心供奪席戴憑字次

微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温席奪席仲舉明經

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

師語曰解經割席分坐世說管寧與華歆讀書

不窮戴侍中割席分坐有乘軒冕者過門寧讀

書如故散廢書出看寧割著艾親沒隱蒙山之

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五傳 器用二十上

陽和木為林麟文拾遺記燕昭王設麟文席散荃

著艾為席麟文燕昭王錯象牙神仙傳淮南王為

霧麟鳳錯寶燕昭王錯象牙神仙傳淮南王為

者也錯寶燕昭王錯象牙神仙傳淮南王為

莞蒲莞蒲為席家無完席薛惇為北海長史

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

君子所察者三不可不知不知不知不知不知

與不耕不斂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也不知宜

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多累茵

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天氣類相接也

累茵武年十三四時冬令有常陛下書過冷衣則

恐非攝養之術希曰夜錦茵南越傳尉繚蒲褥

齊宗則高謝公出嘆之錦茵南越傳尉繚蒲褥

雅重之贈以蒲褥符席紫罷拾遺記曰周靈王

楚之臺上坐者皆温蘊案周禮有荷蘊得賢

難與道純錦之麗密者不知其可與為蘊淮南

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楚人見布不裹

知其可以為蘊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裹

蘊 劉文代蜀至為艱險艾割半謝朓見江革微

倦乃脫所著被并為墻漢畫昭君歌曰吾家嫁

手割半蘊與之為墻女今天一方遠適異國

為室蘊為墻

枕 簞

不傳 禮記父母舅姑為國寶越絕書曰越王問

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

子 178-261

杖

五車弄玉

用二十上

十

**Disinfectant**

夜

器用二十上

十一

1

扇

1

•

嘗遇西風輒舉扇自羊欣不書  
元氣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  
怒乃以爲後軍府舍人白羽  
扇素與著葛巾六角晉書王  
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老  
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索百  
請書義之笑而不答七輪工  
續七輪大皆徑丈夏月五明  
自輔作五明非乘輿不得用  
之祥服章多用翟象牙龍作  
羽故有雉尾扇謝安嘗人請  
扇有賦蒲葵有萬蒲葵扇又  
五車書至器用二十上

一中者執之士庶去酷吏  
競慕價增數倍范質坐茶肆  
故人句有人貌怪匿揖曰酷  
署公它日當深究此笑因携  
所見扇亦在焉聞見錄如畫  
豫章江亦大急人不得渡猛  
逐暑致雨以扇逐暑  
江永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  
燈

九光我當暫來帝至日掃使  
九華元夕然九華燈於南山  
朱家燈號天下第一以影燈  
爲諸物之形歲時雜記影燈  
洛陽元夜上其

相勝之第曰千百枝  
玉五枝西京雜記漢高祖入  
然則麟甲皆動恒滿同長安  
蓮藕列坐盈焉趙宋冬至後  
之奇綵山燈德樓山上金壁  
燈畫神仙故事橫列山門名  
都門道左右曰禁衛之門名  
萬望之若雙龍飛走東京記  
內行有鳳腦之燈水荷以蓋  
禮侍坐于君于燭不見跋  
燭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曰  
五車書至器用二十上

舉賢而人魚膏爲燭  
蘇軾宣入對而命徹御玉堂  
幸玉堂易簡已寢逮起無燭  
引燭入照之窓格上然處至  
玉堂盛事棋執燭後魏甄然  
云策談燭不敢辭今博奕是  
何事也琛大懸遂研習經史  
室夜燭盡破屋柱至明不感  
乾獨燭盡破屋柱至明不感  
街街蓮  
龍銜  
燭燭  
鳳

鼓篋禮記人學鼓篋莊子將為法篋篋探囊然

既攻中山而論功亡書三篋漢武幸河東亡

世識之具得其事後得篋篋在買誼曰俗吏所務

亡書校無所遺漢書篋篋在買誼曰俗吏所務

文書者篋篋班婕妤詩篋篋在買誼曰俗吏所務

吳王竹筍後戴良五女練裳布被經筍五經

之富也餘無所問趙宋孫甫字之翰著唐書

詩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筍避於池箱紙

焉還及門曰唐書在乎曰在餘無所問箱紙

剝殆盡齊書齊書剝殆盡齊書剝殆盡齊書剝殆盡

常王氏南史王准之自會祖彪之四世御史中

號青箱巾箱之寵寵之寵積案盈箱積案盈箱

風雲之巾箱五經齊書巾箱五經齊書巾箱五經

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一卷置于巾箱中

須臾檢閱且一更手寫永不忘諸王笈負笈尋

師承後漢書曰袁宏博覽群書六藝常負笈

行負笈聽探風俗厚薄高弘宇伯武河南山

里聽探風俗厚薄高弘宇伯武河南山

德探風俗厚薄金匱石室珠匱賣珠為木

蘭之匱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

謂善常金膝尚書云金和匱伯樂之既多良馬

秀才組匱論語有美玉於斯編

以木巽火養人之象玉海鼎鑄以木巽火養人

之鼎燹器說文鼎三足兩耳群龍下迎黃帝

於山上鼎作大鑪鑄神鼎象太一瑞應圖黃帝造

問鼎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茲民八川澤山林壑魁魁龜莫能逢之桀有

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成王定鼎于郊鄭上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

也周德所衰天命未改負鼎伊尹負鼎致主於王

道方九鼎禹收九牧之金以鑄九鼎象九州平

鼎大函牛之鼎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文鼎言其

文賦石鼎衡山道士軒音歷鼎欽足謂之鼎

也三德仲父鼎銘曰仲父作尊光涵沒泗氣溢歆

汾影射金晶光飛玉鉉苞木火於六爻之

象鏤山川於九牧之金煥彼龍文昭其象

峙其足以象三德虛其心以含萬類內烹飪

以養賢上歆雲而作瑞 黃耳才之中金鉉才  
之斷 大瑞 醴泉以為大瑞

釜 盤

錡釜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羹 羹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齊 齊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以 以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既生塵 既生塵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破矣視之何益 破矣視之何益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五車 五車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飯糜 飯糜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惟留銅甌 惟留銅甌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赤瑛 赤瑛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承露 承露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雙玉 雙玉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水晶 水晶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知寒 知寒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馬瑙盤 馬瑙盤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畫粉 畫粉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肉臺 肉臺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各執一器環侍 春盤 立春日唐人作春餅生菜  
號肉盤中何所有首 毛遂捧盤 進曰王歌血

尊 尊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六尊 六尊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賓客之禮 賓客之禮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以 以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謂之 謂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三酒 三酒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五車 五車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米一斗 米一斗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玉卮 玉卮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金屈卮 金屈卮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鴻鴻卮 鴻鴻卮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漏卮 漏卮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無當 無當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必將犀玉之杯 必將犀玉之杯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犀玉之杯 犀玉之杯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杯 杯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水見眸子 水見眸子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子濁之言 子濁之言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漬其中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腐不可勝數也

匹夫不然祭者用之大也一杯酒甘燭清其中

遠能絕案上不過三杯朱博為御史大夫食不重

起其面希夜光杯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戎獻

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於庭中向天拔簪

此且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畫杯左慈謂曹公曰今遠別願分分蝦杯取蝦頭

為舉勸鸚鵡梁宴魏使魏肇師舉勸鸚鵡杯徐

翅皆張非以為玩亦以爲罰今日賜酒懷杯宣

不得辭雜俎海錄刻作鸚鵡形也賜酒懷杯宣

急夫不獲進其婦家賜飲輒懷其杯謝詞一閱

五車露玉器用二十上

歸來恐被兒夫怪願賜銀杯羽化柳公權置銀

識如故而器皆亡疊山疊之形記明堂位雲

我姑酌彼耻小疊大瓶常負郭田禮器三爵

金樽詩曰兒女滿眼歸無負郭田禮器三爵

解官嘆曰益於吾哉杜詩註也二康爵酌彼康

君而之飲酒一爵而色酒如也記二康爵酌彼康

康虛無筭爵鄉飲酒無筭爵

羽之飛又班盡歡而止也

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

觴言元帝引渡江以潤察王導以為為濫觴出狀

山其源可以引觴及至江奉觴奉觴上壽者

津不防揖可以引觴及至江奉觴奉觴上壽者

言上壽皆稱觴舉萬年之觴班固嘉觴志却

祀歌澹容與嘉嘉申至重觴詠一蘭亭記

觴詩酌彼罰觴不成者各受罰觴

觴兒觴

前事生惘然而悟與之迎問其前街即黃明府詩

巨觴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孟方言曰楚宋之水精盃精抱朴子曰外國作水

乃云水精是自然之物人車渠盃魏曹植有

琉璃盃王導舉琉璃盃謂周伯仁曰七寶隋文

琉璃盃聚寶巴東下岩院僧水際得青磁碗折

之皆然自是富貴僧年老柳婉江中謂可盛書

徒弟曰不欲雨增罪累也柳婉江中謂可盛書

水泰嘉妻與嘉書曰今奉金錯碗一枚可水

雪碗揚徽之詩太宗寫其警句十聯御屏上僧

中方與此

詩相副

甕

子 178—266

置瑪瑙黃帝覽時儲存瑪瑙得素書  
之得素書  
漢陰丈人爲圃畦抱甕而灌力多覆舊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其名桔槔  
時不免覆甕有貧人止能辦販甕中心計  
醬甕規史弄甕曰此甕賣之若干可取二甕自  
而化四其利無窮遂喜  
至山半有大甕錢滿而軟於是推正石槽之取  
有主向爲甕飲以五百  
僱爾正之爾唐餘錄

度量權衡

分寸丈尺引

漢志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  
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

五律露玉

器用二十上

二十一

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爲  
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審矣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  
者付也尺者隻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職在內  
宮廷尉掌之注子穀猶言穀子中者言取黑黍  
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法度所起故屬廷  
尉隻音約  
信續曰伸  
倫合升斗斛  
之倫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  
百實其倫以井水準其繁十倫爲合十合爲升  
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職在太倉大  
司農掌之注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謂其中所容  
受之多少也槩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槩欲  
其平故以水平之井水清則平也米粟之量  
故在太  
倉也  
貸家量  
豆各自其四以澄于釜釜十  
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  
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故人歸之  
用小斛

太山賦飲不足軍糧少主者請以小斛給軍糧  
太祖曰善後軍中有言太祖飲衆太祖曰借君  
之宛以厭衆乃狗曰主者  
用小斛乃斬之於軍門  
斤鈞石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  
之重一倫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  
十四銖爲兩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  
石銖者物絀忽微至於著可銖異也兩者兩黃  
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兩者二十四氣之  
象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  
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  
之象也四兩成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四鈞爲石  
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四鈞爲石  
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  
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  
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父五行之象  
也四萬六千八百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  
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五權審矣注黃鍾之管  
五律露玉  
器用二十上  
二十一

子 178-267

不改圖裴頠謂整方人命所急而稱兩與古不  
爭同失神農岐伯之政為害特重宜因此改  
理權  
衡權  
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以準之  
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  
齊七政故曰玉衡周步王制古者以周尺六尺八尺  
寸為步古者百畝今百三十六畝三十六步古  
者百里當今百二十里注案周禮猶以十寸  
為尺蓋六國時多變法者或言周尺八寸則  
步更八八六十四以此計古者百畝今五十六  
也漢尺晉荀勗校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  
鑄銅律呂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無異時人  
並稱其精密唯陳留所成識其聲高後始平掘  
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百度謂百物  
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為解  
五車罪玉器用二十上  
二十三

圭撮最多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  
陰陽之始四圭為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為  
銖稱寸度而銖銖而稱之至丈必過枚乘傳  
而度之至丈必過枚乘傳

五車罪玉卷之二十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亥纂輯

器用部

劍

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歐冶所鑄五劍也吳

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以豪曹魚腸巨闕  
寶劍五色今見豪曹魚腸然無華瑣其光  
公矣示之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  
和同氣如雲烟今其光已離矣示之魚腸燭曰  
金精從理至本不逆今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  
劍也示之純鈎燭燭然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

沈如芙蓉始生於湖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  
水之溢塘此純鈎也王曰客有以劍三十駿馬  
千匹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  
間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  
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天帝紫炭太一下  
觀示之湛盧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  
精可以折衝伐敵人若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  
常以湛盧獻吳公子光弒吳王僚湛盧去如  
楚昭王寤而得之几風胡于問之此劍直幾何  
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  
上天歐冶已歿雖傾城量金珠玉滿  
河不借一觀况駿馬萬戶之都乎  
龍淵太阿

工市風胡子所鑄三劍也越絕書曰楚王令風  
干將鑿茨山洩其谿取鐵英為二劍一龍淵二  
太阿三工市劍成晉鄭聞之求之不得晉師圍  
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  
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卑

白楚子問風胡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乎風  
胡曰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禹以銅鐵  
為兵天下皆服此亦**定光**宿劍名腹列二十八  
銅鐵之神玉石之德**高劍名**畫影騰空高陽氏  
月**照膽**劍名**赤霄**劍名漢高祖劍名  
四方有兵此劍飛赴其方未**干將莫邪**吳越泰  
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干將莫邪**秋干將  
作劍未成乃曰昔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  
消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邪曰先師親鑲身以  
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妻斷髮剪爪投之  
爐中使童子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昆吾**  
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昆吾**  
劍理于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昆吾**  
劍子周穆王征西戎獻**淬以青波歛之越**  
此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應八方之氣**  
砥其美淬以青波歛之越砥**應八方之氣**  
五車弄玉

拾遺記曰越王句踐以白牛白馬視昆吾山神  
以成八劍應八方之氣一名奄日以之指日  
光晝暗二日斷水畫水開即不合三日轉魄指  
月蟾兔為之倒轉四日懸剪飛鳥觸其刃如斬  
截焉五日驚蜺以之沈海鯨鯢深入六日滅魂  
挾以夜行不遇魑魅七日却邪妖魅見之則止  
八日真剛切玉**孔周三劍**列子曰衛孔周其祖  
斷金如削土木**孔周三劍**得殷帝之寶劍其一  
日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然無  
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日承影將旦昧爽之交  
日夕昏明之際北而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識  
其狀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日霄練  
力畫見影而不見方夜見光而不見影驕然  
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  
世**莊子說劍**趙文王喜劍太子惺患之莊子將  
矣頭突鬚垂冠纓胡之纓短後之衣今夫子儒  
服事必大逆莊子乃冷劍服王脫白刃以待之

莊子入曰臣欲以劍見臣之劍十步一人手  
不留行王悅曰天下無敵矣十曰臣有三劍唯  
王所用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  
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銑包以四夷裹以  
四時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此劍  
一用天下服矣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  
廉為鏑以忠信為鐔以豪傑士為銑此劍一用  
四封之內無不服服人於前此劍無異閭閻一  
命以絕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  
臣竊為大王**豐城寶劍**吳斗牛間常有紫氣張  
薄之王乃罷**豐城寶劍**吳斗牛間常有紫氣張  
日寶劍之氣上達於天爾在豐城華補煥為豐  
城令煥掘獄四丈餘得石函有寶劍刻題曰龍  
泉曰太阿以西山北岩下土拭劍光芒艷發送  
一與華留一自佩曰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以  
華陰赤土一斤致煥拭之倍益精明華誅失劍  
所在煥卒于拳持劍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  
五車弄玉

五車弄玉  
言而決**舞劍**鴻門學劍項羽學書不  
爾監**舞劍**鴻門學劍項羽學書不  
言而決**舞劍**鴻門學劍項羽學書不

**藥淬以試**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豫求天下  
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專諸進魚**  
縷人無不立死者按七首短劍也**專諸進魚**  
子光將令專諸殺王僚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  
窟室乃請王僚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使  
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而進王既至前專諸  
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立死於左右亦殺諸閭廬

立乃封專諸子爲上卿唐且謝秦秦王以五十里封酈陵  
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  
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怒乎  
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按其匕首起曰今  
將是矣王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  
滅魏酈陵徒以五十里諸葛給騎諸葛故事曰  
存者徒用先生故也成都作五百  
七首以戰格也旁有技格刀到也以鋒其末環  
給騎士戰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  
其末兼五兵戰長一丈三尺奮神名大將戰之  
日兼五兵揚俯仰能兼五兵神名大將戰之  
大將神變無常風土記云植則龍虎交牙神變無  
將神變無常常注曰言用雙戟之法交軋相向  
左手爲龍右手爲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  
上下無常隨變而改顛倒入懷轉如同風句于  
戰周禮注戈今胡于戈亦名鷄鳴戈或謂擁頸  
戰時句于戟也胡胡于胡鷄鳴之鷄鳴擁頸  
五車馬注  
同工疏或謂之雞鳴者此其胡似雞  
鳴故也或謂之擁頸者以其胡曲  
執戟執戟呂布執戟持戟挑戰出挑戰漢有善戰  
執戟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輒射殺之羽太怒乃自  
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羽張目叱之樓煩  
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戈執戈而舞孔子窮於  
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戈執戈而舞陳蔡七日  
不食絃歌鼓琴子枕戈待旦劉琨援戈揮曰公與  
路乞然執戈而舞枕戈待旦劉琨援戈揮曰公與  
韓構難酣戰日暮援矛名天矢陰矛名天瞋目  
戈而搗之日反三舍矛名天矢陰矛名天瞋目  
橫矛先主爲曹公所逐棄妻子走今張飛將二  
德也可來決死殺人五十步之內尉繚子云殺  
戰無敢進者殺人五十步之內尉繚子云殺  
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以矛陷盾韓子云人有  
自步之內者矛戟也以矛陷盾韓子云人有

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  
 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何如其人**用之獻吳**越以屈盧之矛步稍**長丈**  
 弗能應也  
 八尺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奮稍接戰**書曰高  
 祖伐廣固孟龍符乘勝追奔後騎不能及賊一  
 數千騎圍繞之龍符奮稍接戰輒殺數十人  
**舉覆三軍**音傳玄詩曰寧我繁弱弓弄我丈  
 敬  
**德奪稍**唐尉遲奪稍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  
 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  
 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  
 須臾三爆邪李綽歲時記曰御殿御樓金吾爆  
 奪其稍爆邪邪前引兩雅云爆牛幫牛也抵觸  
 百獸無敢當者仗內有爆稍庫刻爆狁池步稍  
 半於上如龍虎節之狀碧籠油之  
 步稍  
 宋池使之有**受丈二無刃**受殊也長丈二尺而  
 使池步稍無刃有所撞挫於車  
 上使殊**棒造五色**曹瞞別傳云太祖初入尉廡  
 離也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  
 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用白棒**抱朴子曰吳遣  
 不避豪強皆棒殺之賁將軍討山賊  
 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皆不杖**鉤吳鉤**  
 將軍乃多用白木棒擊之禁不能行  
 吳越春秋云闔閭作金鉤曰能善為鉤者賞之  
 百金有人貪賞重殺其兩子以血爨金遂成二  
 鉤獻之而詣宮門求賞王曰為鉤者多而子獨  
 求賞何以異作者曰吾作鉤貪王之賞殺吾二  
 子以成兩鉤是以與眾異其人向鉤而哭呼其  
 兩子名曰吳鴻尾稽我在此聲未絕而兩鉤俱  
 飛著父之胷吳王  
 大驚乃賞之百金

脫光太公兵法曰刀者之神名曰脫光帶牛佩犢漢書龔遂為

寶赤刀買犢曰何為帶牛被犢赤刀孟勞典論昔者周魯

丹霞名曰素質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受法於

金精之靈物理論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

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致之問宴設

陽之候取剛軟之和三年作刀七百七十口其

絕絲髮之系所堅剛無變動之異漢水不任淬

用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

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

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水不可取水者擇言

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水不可取水者擇言

於涪津覆水涪津水言雜水不可取水者擇言

伏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

虛落因曰神刀今屈耳環者乃其遺範

刀容刀鸞刀歷代百鍊青犢漏影

以賜漢武帝昆吾割玉刀

泥以五年丙火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必三

公可服此音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

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選棄以清流

截鯨鯢上同必割

容刀韜維王及瑤韞容刀

六弓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六

材七幹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

也絲也者以疾也筋也者以固也漆也者以深也

取幹之道七柝為上櫛次之壓桑次之櫛次之

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

也三鈞九和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三鈞量

其力又三鈞鈞者三謂之九和

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

曲張日曲張

左楚子享魯昭王于新臺使長

端象則鳥號越棘繁弱角

經曰少昊生形弓振弓

般始為弓矢形弓振弓

彫弓侯形弓大夫黑弓禮也

此材之美者學為箕

遺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附

執弭禮凡獻弓則以左手

天下精材齊景公使



人為弓引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南鳥號之拓  
燕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天下之  
精材

**基連四疊**三國典畧曰齊基連猛有勇力  
也精於射左右馳射併取所用不過三石

四弓疊而挽之梁人嗟服所用不過三石  
傳曰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已能用疆弓也其  
常所用弓不過三石以左右左右引之及半

而止皆曰不下九石豈不悲哉故亂  
國之主悉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顏高六鈞**左魯伐齊士皆坐列顏高之弓六  
鈞皆取傳而觀之注三十斤為鈞

**往來之體**有  
往來之體謂安危之名也安危謂弓之體性遲  
能深中人安弓安矢安則莫能速中且不

**莫能**深中人安弓安矢安則莫能速中且不  
愿中人危弓危矢危莫能以愿中注愿怒也脉

**愿中**三疾不能殺而中言矢行疾而過法也脉  
五車集玉

**理**唐書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近得良弓  
十數以示弓工曰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弓雖

**矢不直**而發置天子弓漢朱穆權尚書虎賁當殿  
誰敢干越公卿下階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

子罷何故投於地大不敬虎賁怖即攝弓穆奏  
効虎賁揚幹麻筋說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  
求救於吳於是吳以揚幹麻筋  
之弓  
六往

**弩**

**四弩**夾弩度弩達望太公兵法弩神鋒弩名典  
牧謂朱育曰吳神鋒弩射三黃間同上張衡南

里貫洞三匹馬騎敢近之乎黃間都賦黃間機  
張鐵析大黃參連同上六韜陷堅敗敵以大黃  
毫芒

**盧生之弩**吳越春秋越王今安廣之人蔡大僕  
之弩崔寔政論兵強精利有蔡太僕八牛弩

楚管矢及十里萬弩俱發孫臏射伏弩  
弩射中漢王傷胸乃神弩日南傳南越王尉佗

為安陽治神弩一  
元戎諸葛亮長於巧思損益  
矢長八寸二不穿魯縞

**聲勢威響如怒**太白陰經發弩圖篇曰弩者怒  
聲自近及遠守險塞口皆自韓出

皆自韓出韓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步之  
外注韓有裕子弩又有內府所造三種之弩時

來作之得時距  
中國勁兵武經總要弩者中國  
也古者有黃連弩作八握雙弓之號絞車弩張

馬弩之差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  
則勢及遠爭險守隘怒聲機弩柄曰臂鉤弦者

**矢**名之曰機  
來作之得時距  
中國勁兵武經總要弩者中國

**牟夷**牟夷黃帝臣名世續長太公兵法日箭會  
稽之美爾雅東南之美有貫穀沃輔左楚子與

楚射王沈沈以貫穀載王使巡師日吾先君文  
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恭竊其一盡於是矣鼓而

進之遂滅若敖氏飛鳧電影飛鳧赤莖日羽以  
注沃過也青逸飛鳧電影飛鳧赤莖日羽以

蓋赤羽以銅為毒鐵集銅同山博物志曰交州之首皆失名  
數人以焦銅為鑄金毒藥干鎗鋒中人則歟不  
時歟藏則須史集剪都盡唯骨在耳其俗誓不  
以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  
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陳琳武庫  
賦曰矢則中息肅慎鎗鏃鏃鏃鏃鏃鏃鏃鏃  
空流焦銅毒鐵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  
之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  
丙日箭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  
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紮三曰殺四曰鏃  
五日增六曰箭七曰恒八曰屏凡枉紮殺利火射  
用諸守城車戰殺鏃用諸近射田獵箭鏃用諸  
蓋枉殺鏃恒弓所用也青鏃魏志挹婁在夫餘  
黎鏃弗屏弩所用也金鏃姑矢名左傳魯莊天策唐書  
四尺青鏃金僕公以全僕射南宮長萬天策唐書  
石為鏃金僕公以全僕射南宮長萬天策唐書  
宗討劉黑闥於肥鄉有一突將勇壯絕人直衝  
太宗刀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  
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忘歸矢信往矢一名  
於北藩突厥見而驚嘆  
董澤之蒲蒲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在門喜縣左  
既慕衛之箭列子云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  
射其日注眸子而眶不漢箭神東觀漢記云句  
射矢墜地而墜不揚  
恭以毒藥傳矢傳語句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  
者必有異強弩射之場中矢者視劍皆謂大  
驚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定天山唐書薛仁貴破  
兵時九姓之衆十餘萬令騎數人來逆掉戰仁  
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請降軍中歌曰  
將軍三箭定天山射麋麗龜師晉人逐之左右  
壯士長歌入漢關射麋麗龜師晉人逐之左右

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前不能進矢一而  
已藥曲於前射麋麗龜注麗著也龜背之隆高  
者在弦矢不得發同的矢道  
牙官之尊者建牙牙旗也因謂  
官之所舍曰牙後易為衙  
將軍之精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兆始樹牙  
之日吉氣來一軍之候出軍決曰黃龍牙旗者  
應大勝之徵樹羽詩曰崇嶺紛紛文選曰牙  
前聽號令則樹羽牙樹羽續紛旗續紛  
五車露王  
九名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  
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旌析  
羽為旛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九旂以象  
五車露王  
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四旂五法河圖  
以象營室也孤旂枉矢以象孤也  
日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旂南方法  
青鳥曰旟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旐  
中央法黃龍曰常翠鳳之旗李斯書建垂天賦曰曳招  
搖之修旗若蔽日楚辭旗蔽日兮蔽天王  
統虹之垂天蔽日雲矢交墜弓士爭先蔽天  
徽江南文云鳴雷震蜚弧旗名姑蔑之旗左越王  
之鼓樹蔽天之旌蜚弧旗名姑蔑之旗左越王  
孫臏膚見姑蔑之旌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  
驍而弗後也案姑蔑越地彌庸父為越所獲故  
姑蔑人得一目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  
鼓旌旗所以一前指勝徵抱朴子軍始發大風  
入之耳目也  
信金鼓清鳴相繞敗象又云軍始發若旌旗亂  
大勝之徵  
而相繞逆風暴雨敗之

象也 有白左蒼 尉繚子曰左蒼蒼旗卒載蒼羽右

黃後黑前赤 黃帝兵法云敵方來應之以右部白旗敵

羽以部黑旗敵從翼方來應之以右部白旗敵

從乾方來應之以部赤旗敵從坎方來應之以

以中部黃旗此 揭竿 陳勝揭竿為 反旆 今尹南

天也 正正 孫子正 不利 火焚其旗 有光 郝萌占

也 有光人主大 繞竿者要戰 黃帝出軍決云軍始

善路要戰宜急往更作 自解者有救 又云旌旗

尋自解 韓信拔趙 漢書韓信建大將旗鼓趙開

鼓旗水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

耳信耳已入水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功

五車露至 卷之三

出奇兵二千騎者使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

皆按趙壁立漢赤旗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

等欲還歸壁皆已破趙軍 耿弇據城 東觀漢記

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軍 耿弇據城 耿弇追張

步步奔平壽乃肉袒斧鑕於軍門而令勒兵

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

旗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衛侯不去 左傳云秋

戰千榮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 金鉦

鐸 鉦 鐸 鉦

四金周禮金鐸以和鼓金鐸以通鼓將軍之氣黃

出軍決曰鉦鼓將軍戰陳之教東方朔上書曰

之氣一軍之形候也 戰陳之教 臣朔少失父母

誦詩書十九歲學孫吳兵法戰陳之事鉦鼓之

教 鏡 卒長執鏡 鏡小征也軍 金鏡止鼓 周禮鼓

以止擊鼓如鈴無舌有棟執而鳴之 鞀 鞀鼓 鞀

助鼓 鞀鼓也 鞀以聲 鞀文字云鳴鞀以聲自

狗于路 尚書云每歲孟春道 軍伍執鐸 鐸文云

也軍法五人為伍五 角 角 角 角

出管鳴 軍令云始出管豎牙 司昏曉 帝尤與黃

吹角作龍鳴以禦之 三唱 七導 長角 三 金口

軍中製之以司昏曉 三唱 七導 長角 三 金口

陶侃表云伏惟武庫傾瀉宿衛有 摧 姦 與 慕

輒簡還其差可奉獻金口角一雙 卷之三

容號書云承將軍厲奮戎武激 命旅 陸雲征南

哀鳴而 常聞鼓角 晉書石勒每辦作于野常聞

命旅 常聞鼓角 晉書石勒每辦作于野常聞

亦聞之因曰吾勿 樂聞鼓角 宋書云張興世父

來在家恒聞如是 樂聞鼓角 宋書云張興世父

舍老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

與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御角非田

舍翁 所吹 甲 甲 甲 甲

介 甲亦函 同 鎧 同 上疏古用皮謂之 兜 鑿 首 鎧

介 甲亦函 同 鎧 同 上疏古用皮謂之 兜 鑿 首 鎧

弁張華詩云青  
**青光金鞍**  
益覆金鞍  
**白光琉璃**  
西京雜記武帝時身  
汗毒國獻白光琉璃鞍  
**據鞍顧盼**  
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  
在暗室光照十丈  
**不便鞍馬**  
杜預身不便鞍馬  
**身不離鞍**  
劉倫身不離鞍  
是翁  
**箭貫鞞徹鞍**  
置毛寶救拒宣兵敗中箭貫  
肉生  
**不罪壞珍鞍**  
唐裴行儉有賜馬及珍鞍令  
滿靴  
**史勒鑣羈韁韉**  
釋名曰審拂也言牽引拂  
街勒鑣羈韉韉之類以成其用也街在口中之  
言也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鑣色也在旁包斂  
其口也羈檢也所以蔽持之也韁繫也繫之使不  
得出疆限也韉亦曰勒故埤蒼曰勒馬韉也韉  
控制之義通俗文云所以制馬曰韉夫在手  
善之於馬也猶人君以吏之御人也  
五車義莊  
日我馬維駒  
**正身**  
家語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君政**  
家語閔子為  
六轡在手  
**費宰問政于孔子**  
子曰君者人也吏者轡臣祿  
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淮南子權衡者人主之車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奧爵祿者人臣之銜轡矣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轡銘**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  
**策**  
同筆上  
**以鞭藏刃**  
在心目中是思  
**江表傳云**  
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信任太過  
張疑書戒之曰昔岑彭來欽成見害于刺客明  
將軍且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持節行酒醉  
魏降人郭修以鞭臧小刀刺禕數日而薨  
**鞚留鞭**  
姚崇牧荊川受代吏民  
**投鞭斷流**  
苻堅  
吾之衆投鞭於  
**祖生**  
劉琨聞祖逖被用曰枕戈  
汙足以斷其流  
**祖生**  
得旦常恐祖生先我着鞭

繞朝晉士會在秦晉人謀歸之及行秦大夫傷

叻敝策策庸人之御馬傷叻敝策以策漢石

策數策數馬車中幾馬慶以勸馬鑣瑪瑙為勒京

白白玉作瑪瑙石為勒白尤琉璃為鞍馬絡馬

繼同負羈羈綬從君

筆

不律說文楚謂之聿秦謂之筆毛錐子同管城

子同中書君上形管同詩靜女其毛穎上金

管同蒙恬造史記始皇今蒙恬與太子扶蘇湘

東三品梁書曰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

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珣竹為管書之德行精

傅山為牀東官舊制曰皇太子初拜給榻管不

過二寸虞世南筆隨云夫筆長短不用鼠鬚說世

王義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趙國秋

毫王義之筆經曰唯趙國毫中用意謂趙國

而銳也須用仲秋月收之孟秋去夏近毫隼而

嫩季秋去冬近毫隼而孟秋去夏近毫隼而

用四枝為一牀筆四枝琉璃象牙為管王義之

昔人或琉璃象牙為筆管麗則刀筆蕭曹起秦

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墮矣

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簪筆持索簪筆閣筆魏王

高鍾繇等閣筆江淹五色江淹夢人授五色筆

不取指手魏志江淹五色由是文藻後夢郭璞

色筆選之爾後無美句本投筆班超夢生花

李太白夢筆生花自陸機欲焚陸雲與兄上衡書

是才思日進本陸機欲焚陸雲與兄上衡書

筆欲焚歐陽不擇唐書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

精紙良不假人筆唐黃暉同列有假其筆者怒

假筆壁置筆後王充著論衡戶牖如椽王珣夢

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挫萬物於

筆端賦詠萬物皆出枕中筆說世說王羲之矚之

竊讀筆說父恐其勿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硯

卽墨侯硯以磨墨故稱石虛中同石鄉侯上墨

海文房四寶曰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為蓮葉馬

蹄繁欽硯贊曰或規或端端谿石為硯至妙益墨青

紫色者龍尾文房四寶曰端谿州澄泥硯善製澄

泥現縫絹袋於汾水中踰年而後取銅雀硯魏

則泥已實囊矣陶為硯水不涸焉銅雀硯魏

不燥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硯工貯水數日

綈綈過加胡桃油栗岡李太白賦候三玄士

贈我栗岡硯灑染中山毫光輝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臨墨池還如對音面  
不減端溪右軍之後持以風字硯大尺餘色正硯池中有黃石金星為貴歛硯出龍尾溪鵝鵠如彈丸水常滿金星為貴以金星為貴鵝鵠眼端硯有鵝鵠眼黃白相間鵝眼在內謂之活眼外皆白竹硯廣南以竹鑄鐵硯音桑維翰列謂之死眼竹硯為硯類說鑄鐵硯舉進士至同惡桑賦又鑄鐵硯示人曰硯弊則敗卒舉進士及第直三十千此石阿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三錢筆談徒步追送之而不言登亦心許友人欲人不告而去乃徒祖與孫硯臨終撫首曰恨步追送之南唐祖與孫硯

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不持一硯宋包歲祖母以告喬執硯涕泣晉紀以熱鐵為硯硯歸不持熟鐵為硯甚發墨文房四譜

紙

赫蹏薄小紙毫素筆與蜜香紙以蜜香樹及葉漬不楮先生紙側理同上南越以海苔為紙其

桑根有桑松花箋鳳尾上金花箋帝賞牡丹以

新詞東陽魚卵墨藪云紙取東陽段氏雲藍

輾分送蘭紙世說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綾五十枚

紙唐詔初用紙貞元金花薛骨刺藤麻面國史紙後始用綾羅志薛濤箋之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刺藤若箋蜀之薛濤箋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廣乃狹小之薛濤中才子既以為便後裁諸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箋益州薛濤事蔡侯紙東觀漢記黃門作紙所謂為之紙貴意謂之帝善其詞都下傳蔡侯紙也為之不節語林王右軍為會稽謝公乞宣武云逸反覆有字葛洪抱朴子曰洪家貧伐少不節反覆有字葛洪抱朴子曰洪家貧伐寫皆反覆有字救記室勿報晉何曾性奢侈人以字人少能讀救記室勿報

五車罪玉卷之五十一元一

墨

陳玄松滋侯上烏王玦上龍香劑上好黑松

使者精名龍香上松芳之淳烟墨廷珪造李廷

父超易見欽州多松留居造墨名墨有劍春天

圖面多為龍宋仁宗以雙春賜近臣皆佳品可削

下寶山谷取一錦囊有墨半丸以示潘谷可削

木蔡君謨言李廷珪墨可烏王玦名墨後視同

陰之象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祖氏四譜曰祖

人唐之墨官也世以易水九子四譜曰古有九





事馨鼓長丈三鼓役事登聞鼓施於朝日登聞鼓

鼓即朝晡鼓施于府寺抱鼓擊鼓物也警鼓在邊後

以環刀頭環何時大刀頭古樂府刀說鈴說而

諸仲尼說鈴杖頭大針有被酒劉之以於枕頭客

也文中子百觚觚酒也平原君強于高酒曰亮舜千

論百觚鍾孔子百觚子路盍盍尚飲百觚子何

辭焉孔琉璃鍾音當以琉璃鍾行酒崔不執

耗音翟搜微毳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毼音翟搜微毼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毼毼音翟搜微毼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毼毼音翟搜微毼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毼毼音翟搜微毼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毼毼音翟搜微毼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毼毼音翟搜微毼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毼毼音翟搜微毼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毼毼音翟搜微毼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毼毼音翟搜微毼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毼

五車霏王卷之二十一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服飾部

冠

通天冠冠遠遊上進賢同上蔡邕獨斷天子冠通

侯冠進却敵長三禮圖曰却敵冠前廣三寸通

賢冠法冠漢官儀曰獬豸獸性觸不竹皮高祖微

豸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皮爲之謂鵠尾上柱後惠文杜後惠文冠及張

之劉氏冠鵠尾上柱後惠文杜後惠文冠及張

敵弟武爲梁田敵遣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

取點馬利其街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爾注

惠一作蟬今御史冠鐵柱冠金顏上却非上交

如蟬同上漢記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從其入蜀

讓同上見之甚喜與俱入宗廟令冠交讓冠立舊

交之雙綉毛詩葛屨五聚鵠左傳鄭子臧好聚

位子日服之不鹿皮宋何尚之致側注史記鄼食

衣儒衣元服冠首服上經撮詩云臺笠緇撮注

冠側注切雲楚辭冠切南冠南冠而縶圓冠田子

也冠方履三代冠三代之制夏曰委貌一名玄冠三

圖禮鵠冠漢郎中戴鵠冠鵠冠劉向別錄鵠

山以鵲為冠**免冠**貢禹為河南令以賊事為府  
故號鵲冠子**免冠**官元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  
豈可復冠耶**彈冠**王陽為益州刺史貢禹彈  
遂去官漢書**彈冠**其冠待陽薦果召為大夫**趙**  
**王使制**于前問治國於牟對曰誠能重國若此  
二尺綖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  
尺綖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  
工者非為其敗與**魯人善制**冠妻善織屨往從於  
越而大困以有用之鄉也

**冕**

弁 纓 附 幘

**蔽明**前旒所以蔽明也則天禮記云戴冕藻  
數也注云天之大繁露崔豹古今注冕旒如繁  
數不過十二也**繁露**崔豹古今注冕旒如繁  
五車露玉

如露之繁多**危石**符子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  
故曰繁露**危石**危非冠危石觀君之履非  
履履春水未有冠危石而係**白珠**蔡邕獨斷漢  
不壓蹈春水而不陷者也**係白珠**明帝採尚書  
阜陶及周官禮記以定冕制廣七寸長尺二寸  
係白珠子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九旒卿七  
**旒翡翠**晉中興書中興初儀服不備冕旒  
旒皆用玉今不能得玉可用玳瑁玳瑁**弁夏收殷**說文  
白琰珠於是始下太常改治**弁夏收殷**說文  
也周曰弁殷曰哿夏曰收詩**玳瑁**弁楚子為  
載弁休休恭敬貌載戴也**玳瑁**弁楚子為  
弁積禮**幘**髮有巾**執事所服**應邵漢官云幘  
不冠者之**元帝始進**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  
所服也**元帝始進**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  
之群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禿幘施屋**綠幘**蔡邕獨  
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綠幘**蔡邕獨

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赤幘**凡救日蝕者赤  
見董偃偃者青幘綠幘幘以助陽也次  
要法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後與服志**岸幘**  
三輔史士見諸將過皆服赤幘光武紀**岸幘**  
詠謝奕在桓溫座岸幘然後見外類東觀漢記馬援  
而內重禮事寡嫂雖連幘也**獵幘**賈誼獵  
間內必情然後見也**獵幘**正襟也日  
者傳**濯纓**孟清斯**玉纓**王纓王纓**珠纓**三禮圖

**繫纓**仲叔于奚請曲繁纓以朝許之左有  
纓子路結**絕纓**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更  
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命百  
官皆絕纓乃出火後晉與楚戰一人常在前五  
合五獲首怪問之曰臣**請纓**史記終軍云請受  
乃夜絕纓者也戰國策**請纓**長纓必羈南粵王

五車露玉

**巾**

**謹修四教**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漉酒**陶潛  
郡將候潛值酒熟取頭巾漉酒郭林宗別  
酒漉酒畢復還著之沈約宋書**折角**謝萬著白  
遇雨其巾一角露而折時人故**綸巾**謝萬著白  
折其角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綸巾**謝萬著白  
簪**葛巾**語林諸葛武侯與宣皇王在渭濱將戰  
衣葛巾宣皇戎衣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  
巾毛扇指麾三軍各隨其進止**角巾**晉羊祜與  
宣皇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華陽巾**戴華陽巾手執  
當年已朽老既定還事**華陽巾**戴華陽巾手執  
晉角巾東路還歸故里履光明白幘巾杜贊公房  
**白幘巾**細軟青絲履光明白幘巾杜贊公房

爲帽恒者早帽魏略管寧字幼安鹿皮帽何尚書

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沈慶之蒼頭繡

於殿前戲之曰尚之何不著鹿皮帽蒼頭繡

帽唐李晟與朱泚戰必錦袍蒼頭自表曰昔在

紉帽比齊書云齊制惟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

帽特馬平秦王歸彥紗帽以寵之盧茶歌紗

貌爭遺新魏書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

新獨狐信仕魏膏馳馬滑微側

帽吏民咸慕信而側帽焉北史

餘悉集有風吹落帽

袍佩帶

五車雲生

綈袍魏相魏齊聽須賈諸答擊范雅雅伴死卷

賈使至秦雅微行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又

日范叔一寒如此哉取袍袍賜之因問秦相張

君曰范叔主人翁爲何也門下曰吾相府賈立門下

良家肉袒謝罪曰汝得不死者以袍袍也

有故之意雅大供具請諸侯坐堂上置賈堂下

以筮豆馬白袍

食之陳慶之攻魏

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席舉

溫袍以示之臣之所資

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宋之問獻詩武后奪東方甄

錦袍以賜之杜詩成奪錦袍

天傲旁若無人

白袍薛仁貴以白袍

院韋祀從會綴方家時大寒

橫帶國策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

之間有西有溜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乎

之心所以不勝秋也

黃銀帶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

通天帶

不用玉帶有貨玉帶者王公大臣爲五斗折

乃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

佩佩山玄王大夫佩水蒼王士

經侯劔珮

五車雲生

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昭右

實手照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

經侯解劔珮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

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環珮之聲典魯孔子

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見寡小

若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比面

拜環珮之聲

表意見所能

能現能決意即佩

其斧農夫亦佩其針縷亦佩玉也

佩上右

玉鐙鳴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

後玉鐙鳴也

衣

疋寒暑

所依以疋寒暑也

和肌膚

墨子曰古

夏則絺

綌

冬則絁

絮

葛

麻

衣帛

晏子相齊

甚偉

漢書四皓

隨太子

牛衣

麻為之

今呼為龍具

漢王章

學長安

疾病無被

臥牛衣中

當知足

獨不念牛衣中

索衣

漢王吉

好車馬

金銀錦繡

過蒙衣

天下服其廉

而怪其奢

不好新衣

恒冲

新衣浴後

衣不經新

何由而故冲

大笑著之

衣不重帛

五帝

五帝

尹文子云

昔晉國苦奢

文公以儉矯之

乃衣不

重帛食不兼肉

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

飯四時衣制

漢雜事云

高祖時令群臣議天子

各職一時制曰

可四時衣制

蓋始於此

春季

奉夏

倪湯舉

禹舉冬

四季

夏高冬

各職

一時制曰

可四時衣制

蓋始於此

夏高冬

各職

冬日

鹿裘夏

葛裘

朝鮮幕

故桓譚

新論

車穀擊

民肩摩市路

相排

曾子不製

莊子曰

子之

突號為

朝衣鮮而暮衣敝

曾子不製

莊子曰

子之

子之

年不製

妻敬不易

漢書云

敬齊人也

漢五年

年不製

脫輓轆

見齊人

軍將軍曰

臣願見上

言便宜

將軍欲與

見不敢

衣盡顛倒

說苑云

文侯封太子

擊于

易服

奉使文侯

問之君長

大孰與寡人

舍人趙舍

曰君賜

之外府之衣

一襲令倉唐

雞鳴時至

太子迎拜

賜發篋衣

盡

顛倒太子趨

擊也詩曰

東方未明

顛倒之衣

非以為寒

也欲否

衣裳顛倒

服與孔子

曰丘少居

魯衣縫掖

之衣長居

宋冠

章甫之冠

不知其

遺天下衣

齊桓公出

遊見老人

命之食

儒服

遺天下衣

齊桓公出

遊見老人

命之食

儒服

遺天下衣

不奪農時

即有食夏

不奪蚕工

即有衣

請澣

禮

事父母衣

裳請澣

紉紉

紉紉

紉紉

紉紉

垢和灰請

澣請澣

紉紉

紉紉

紉紉

紉紉

助溫

白虎通

裘所佐

取其輕

煖

黃衣狐裘

製多獨以

狐羔取其

輕煖因狐

死首丘

黑貂

秦

明君子不

忘本也羔

取其輕

煖因狐

死首丘

黑貂

說秦王書

十二上而

雉頭

晉大鑿司

馬程據上

說秦王書

裘非行黑

貂之裘敝

雉頭

晉大鑿司

馬程據上

說秦王書

用其於殿

前燒之

吉光毛

裘

天漢三年

西國

獸吉光毛

裘裘色黃

蓋神馬之

類人鳳裘

周昭

水經曰不

青鳳毛為

鸛鷀

西京雜記

司馬相如

與卓文君

裘拾遺

裘拾遺

鸛鷀

西京雜記

司馬相如

與卓文君

裘拾遺

與文君為

飲狐貉

論語狐貉

居貧愁慙

以所服鸛

鷀

光聘之嚴

光傳取

衆白

粹白之裘

取諸衆白

非一狐

知學為裘

良工之子

必善為裘

重裘

莫如重裘

魏文侯

一狐裘

知禮言太

儉也

負新反裘

見反裘

負新反裘

負薪者問其故曰愛其毛文侯曰童不裘  
曰汝不知裏盡而毛何得持新序曰童不裘  
裘裘爲衫衫之問謂之襦或謂之單襦汗衫  
太溫也衫之問謂之襦或謂之單襦汗衫  
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與項籍縑易衫  
以一縑易衫請題於膺曰七日爲信後  
道茂受朱泚偽官出衫示晟得原死七斤  
布衫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  
宋畫徐湛之毋會稽公主高祖微時有納布衫  
不節者可以此示之  
火布單衫傳子云梁冀  
衫會賓客行酒而汚之爲怒解襦短衣  
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然潔白襦也紫羅  
謝鎮西著紫羅襦乃據紫綺古詩云細綺爲上  
胡林彈琵琶作大道曲紫綺襦紫綺爲上  
襦案  
襦音展丹朱襦射禮君袒薰襦大夫與士布  
穀衣也朱襦射禮君袒薰襦大夫與士布  
襦著卑帛布襦作襦晉書韓伯年數歲至大寒  
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揮伯曰不復須母問  
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  
當煖毋雪中贈襦謝眺大雪中見江革敝絮單  
甚異之  
不敢遺襦梁顧協爲庭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之與不敢遺襦梁顧協爲庭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敢發也下襦布裳東觀漢記鮑宣之妻桓氏女  
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生富貴不取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緒  
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  
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  
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攜之聚裳棠錦聚繡裳  
出汲修行婦道鄉鄰稱之聚裳棠錦聚繡裳

練裳後戴良五女家貧求婚輒于留仙  
泰練裳練裳布被竹筴木屐遺之  
然外傳云成帝立飛燕爲后步太液池酒酣風  
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新平帝令左右  
持其裙風止裙爲之縐他日書字宋書羊欣年  
官妹或擘裙而縐號留仙裙書字宋書羊欣年  
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  
音新絹裙書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  
因之芙蓉衣製芙蓉以爲裳雲錦天孫爲織  
或作視犢鼻阮咸家貧七日法當裸衣咸豎長  
褻衣也犢鼻竿標大布犢鼻曝於庭中曰未能  
免俗聊復爾屋爲禪棟宇屋室爲禪衣諸君何  
爲入我婦無禪韓康伯遺范宣謂百疋不受裂  
爲中我婦無禪韓康伯遺范宣謂百疋不受裂  
受爲百禪梁吉士瞻少時擲博無禪爲僑軍所  
之爲百禪梁吉士瞻少時擲博無禪爲僑軍所  
外並賜無袴魏賈逵家貧冬無袴過妻兄柳  
軍士無袴魏賈逵家貧冬無袴過妻兄柳  
展履履附屬  
屏齊人謂草不借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  
足釋名曰履禮也跪遷禮記曰爵長者而履跪  
納右坐遠遊履名遠遊履名遠遊履名遠遊  
右納左遠遊履名遠遊履名遠遊履名遠遊  
躡承曳履馬周傳劬履蕭何劬履尚書履鄭  
雲履上書諫上笑曰東郭履貧困饑寒衣敝履不  
我識卿尚書履東郭履貧困饗寒衣敝履不  
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圯上履事昭王履  
足畫踐地雪中履有上無下圯上履事昭王履  
新書若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走而履失行三  
十步復旋左右問曰何惜一蹄履乎王曰楚國



雖貧豈愛一蹄履哉  
思於借出弗與反也  
**淵明無履** 江州刺史王弘

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彰澤作履至右請  
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及履至着而不疑續揚

秋 **陳仲織履** 楚王欲以陳仲為相妻曰子織履  
以爲食樂在其中矣乃謝使者史

徒越 淮南子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錦而欲  
遊之而越人披髮以子之所長 **靴履** 珠履

申君賓客三千 **織履給用** 列女傳翟方進遊學  
人皆躡珠履 **信度** 韓子云鄭人欲買履先自度

隨以給其用 **信度** 足而置其度往市而亡乃歸  
取人曰何不試以足 **履罪履** 鄭申侯見齊侯曰

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履罪履** 若師出於陳鄭供  
其資糧罪 **解履** 履不敢當階 **履** 履而舉之屏

側 **五兩** 詩葛屨 **隱群** 君子之飲酒也三爵而退  
於 **五兩** 隱群 則生取履隱群而後履記

履 本作 **躡** **倒履** 魏志云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蔡  
至 **倒履** 也 **倒履** 邕見而奇之特賓客盤坐問

迎之 **履履** 履起問亦得其任 **曳履** 曾子曳履  
聲滿 **履履** 淮南子堯舉天下而傳 **脫履** 史記漢

天地 **釋履** 之 淮南子堯舉天下而傳 **脫履** 史記漢  
使朕誠得如黃帝視 **敝履** 履孟 **履** 草履又麻

使妻 **躡履** 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 **履** 登來說  
履 **躡履** 孝成王王悅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

見拜爲上卿 **釋履** 離疏釋履而享 **居士履** 唐朱  
故號震卿 **釋履** 離疏釋履而享 **居士履** 唐朱

皆幾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易 **兩**  
米茗置其屨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傳 **兩**

**舄芒屨** 兩舄他物稱是爲有司所奏史 **着屨牧**

**羊** 羊式縣吏著屨 齊書云羊式爲餘姚令初到

日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

屬祖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楚捶 **履** 履

**履** 晉書阮孚性好屨或有詣阮正爾履 **折履**

謝安聞之玄戎符聖過戶 **登山履** 謝靈運尋山

限喜甚不覺屨齒之折 **鄰人認履** 齊沈麟士隣人

嶽木屨上山去其齒 **鄰人認履** 認其所著履麟

齒下山去其後齒 **鄰人認履** 認其所著履麟

士曰是卿履耶耶洗而返隣人後得履送 **挈履**

前日履還麟士曰非卿履也失受之史 **挈履**

**而歸** 華陽國志何隨家有竹園人盜其笋隨過

**孔子履** 晉武庫火漢斬蛇劍王莽頭 **馬** 履下不

畏泥 **赤馬** 赤馬凡几詩馬有赤馬爲上 **是馬**

**金鳥** 赤馬金 **金鳥** 赤馬金 **金鳥** 赤馬金

**釋之結襪** 張釋之爲庭尉有王生者善黃老言

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結此

方天下名臣吾故使跪結襪生欲以 **貴妃錦襪**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踐長至之**

輕 **青鞋布襪** 吾獨何為在泥滓清 **着襪希見其**

**足** 會稽典錄曰賀劭為人美容止瞻視動靜有

常與人交父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見其

洗沐坐常著 **聲子登席** 左傳曰衛侯為靈臺于

褚師聲子機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

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進古者臣見君解

也殷謂殿吐 **躡蹠容與** 張衡南都賦曰綃繡

而容 **多製履襪** 唐崔彥昭憾外兄弟王凝及彥

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

彥昭泣且拜曰不敢為怨史

**帳**

**宮室帷帳** 史記沛公入秦宮宮室帷

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 **避帳中** 漢

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 **甲帳** 漢武

冠望見黯還帳中使人可其奏 **甲帳** 漢武

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 **紺幄**

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紺幄**

漢舊儀曰祭天 **絳紗** 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作

紫壇有紺幄帳 **絳紗** 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

後列 **斗帳** 斗帳小帳也 **繡帳** 司馬相如美人賦

女樂 **斗帳** 形如覆斗 **繡帳** 云芳香芬列繡帳

**錦半臂** 以錦為合袖 **錦步帳** 石崇作錦步帳

**醉輿** 申王每醉使宮妓持錦綵結 **錦棚** 富貴人

中以錦結為涼棚設 **錦纏頭** 賜歌舞 **縵縵** 衣裳

坐召客呼妓開談 **錦纏頭** 賜歌舞 **縵縵** 衣裳

**鴉衣** 敝衣 **百結衣** 同上 **反錦** 衛人饋叔向羹羹與一

**加彌尊** 冠禮有三加彌尊所 **流蘇** 帳隅所 **逢掖**

**之衣** 儒服縫大也 **襜褕之衣** 草衣以 **褰衣** 雋不

暴勝之衰 **游服** 游服之服 **蟬紗** 紗輕如 **蟬冠** 畫彈于

清高 **縞衣綦巾** 縞白色男服綦 **玄武之威** 冠之

之義 **縞衣綦巾** 縞白色男服綦 **玄武之威** 冠之

玄武之最威嚴也取其 **被褐懷玉** 于此被褐而懷玉

何如孔子曰國無道可也 **倒裳索領** 鄧析子曰

國有道則衣冕而執玉 **倒裳索領** 逆理而求

之猶倒裳也 **百行冠冕** 忠孝節義百 **大寒索裘** 寒

而後索裘 **蝨處禪** 君子之處域內何 **干將補履**

不亦晚乎 **蝨處禪** 異蟲之處域內何 **干將補履**

兩錢之錐 **衣** 衣俗通云俗說惟帳 **針縵成帷** 淮南

**不作衣** 風俗通云俗說惟帳 **針縵成帷** 淮南

針而後縵可以成帷先 **帷幄** 漢書運 **五王帳** 明

縵而後針不可以成衣 **帷幄** 漢書運 **五王帳** 明

友愛至厚設五帷與 **雲母幌** 晉惠起居注 **青油**

諸王處號五王帳 **雲母幌** 晉惠起居注 **青油**

**幕** 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 **入幕賓**

幕某月暗秋城折柳觀謂道觀去聲 **入幕賓**

卻超為相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諸溫論事溫

令超坐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卿生可謂

人慕之  
四絕吳越夫人指間織錦號機絕方寸  
廣矣自上古五岳四海號針絕神膠績  
為數幾號四絕拾遺記

五車罪玉

服飾二十



五車罪玉卷之二十二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飲食部

飯

成熟為飯

論衡云穀之始熟曰粟春之於日飯去其糠蒸於釜甑舉之以火或熟為

飯乃甘

左大羹不致食不精粢也濡潤濡潤細滑

可食也

不粢注不精粢也

玄山之梁不周之稻

七依陽山之稌九期

之禾

劉劭會稽之菰莫野之梁七張衡釋之叟叟

五車罪玉

飲食五

烝之浮浮

釋米也叟叟胡麻胡麻飯劉青精

飯

不道士鄧伯元制造青精石為飯食之

香

魏文帝與朝臣書江表惟長糲飯孫叔敖為

菜

沙有好事米作黍五里開香

脫粟

晏嬰知齊時客怒飯孟嘗君符客夜食

羹

以為飯不等輕食辭去孟廉頗善飯廉頗飯斗

嘗

自擗飯比之客慙自勿廉頗善飯廉頗飯斗

食埃墨飯

家譙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

士窮

埃墨飯中回取食之貢曰仁人廉

焉對曰

有埃墨墮饑中欲置之則不可祭也

潔棄之則

可惜回則食之不可祭也



**紅綾餅**唐有文喜晏德宗賜進士各紅綾餅一

**不復歌渭城**盧諲伯勞巷口有舊餅者每當

**轉麓**不復歌渭城矣隋唐嘉話**補天穿**江東俗

十四日為天穿以紅綾係煎餅**亥日**雜五行書

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拾遺記**通冬達夏終歲常施**東晉

**湯餅為最**同上**五內香芳**吳時外國傳大秦國以

**聞香口悶**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

**角黍**一名**解糴**京師以端午為解糴節**九子**

**糴**糴子形製不一有角糴雞糴菱糴百索唐五日

**益智**晉書云廣州刺史盧循遣使遺**南**

**土所珍**宋書云後魏太祖至彭城求酒**隨盡復**

**益**齊書云范雲末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

**肉**

**如抵**肉如抵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

**如陵**上**猩猩之唇**美者**鸛鷺之翠**上**羊勝豕脇**

**東晉賦**肉則**泰山為肉**曹植與吳季重書云

**羊勝豕脇**

**酒煎熬**臠炙和齊萬方淮南子云今屠牛而烹

**為**

**割取復生**玄中記云六月

**遺母**左傳謂者叔為穎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

**君之羹**請以遺之**懷其餘肉**史記東方朔待詔

**其肉盡**持**豆肉**詩鴈酒**肉食**左傳謀之不與子肉

**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于祿贊山是力學**周**

**姜何肉**味而皆信佛法文惠太子問卿精進何

**累**太子問累伊何曰周妻何肉更

**肺**肺炙附乾肉為炙

**胃肺**漢書濁氏以胃肺而連**麟肺**王方平與麻

**各進**行厨共設**服修**禮肺曰**市肺**語沽酒市

**祭**肺曰尹祭**蒲肺**今注云趙野蒲變而為肺古

**二世**言蒲者誅之**作肺**牛弘弟醉射殺弘牛妻

**待客片肺**北齊盧叔彪為尚書魏收訪之食至

**更****糴糴**美者糴糴之炙**薄者**校葉七發薄者之

**青之肉**而**鳳凰炙**傳玄七謨云鳳凰**黃雀炙**子

**傳**王祥後母病思黃雀炙乃有**嘔炙**母嘔炙西

**黃雀**數十飛入幕內因以供母**嘔炙**禮嘔謂一

**鬻也****髮貫炙**門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

**鬻也**

武見之怒將斬正正曰臣當出者三炭炎燠  
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臣當出者三炭炎燠  
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當出者三炭炎燠  
章表猶讀五經具御食臣罪三也臣當出者三炭炎燠  
臣豈不三也制黃門兩日**啗執炙**實飲見執炙者有  
欲炙之色榮割炙啖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  
終日執炙者而不知其味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將  
誅而執炙者得免**先啗**語林云右軍年十一周顗  
皆率教榮得免**自割**劉琨為武陵王參軍王  
右軍乃知各**自割**劉琨為武陵王參軍王  
此幸夫之事殿下親炙  
刀下官未敢安席更

**酢**

**鮓**說文鮓藏魚也南方謂之**蒲鮓**草木記云吳  
鮓鮓北方謂之鮓俗作鮓

**龍鮓**陸機鮓張華鮓華曰此龍鮓**蛟鮓**漢  
以爲龍鮓也水噴之有五色光張華傳

帝時釣得鮓長三丈帝曰此魚類之類命大**封**  
鮓爲鮓少時作鮓梁史嘗以一坵鮓鮓母不  
鮮爲鮓乃以增吾憂**沈鮓**孟列女後傳吳光祿勳  
能益吾乃以增吾憂**沈鮓**孟列女後傳吳光祿勳  
也司馬遷職道作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宗曰  
於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汝爲王魚吏而獲鮓  
以歸宗伏謝罪遂沈鮓於江**膾**膾肉細者曰  
於宗宗伏謝罪遂沈鮓於江**膾**膾肉細者曰  
**西海飛鱗**曹植七啓**天流潛魴**孫權七誘  
張翰思張翰因秋風起**東南佳味**吳郡獻松江  
金盞玉膳東陳記**銀絲**銀絲鮓**郎官**江南人作膾  
佳味也平陳記

得各**化蝶**南牟廉者善斫膾絲縷輕可飛起  
膾悉化爲蝶飛去南牟廉者善斫膾絲縷輕可飛起  
折刀誓不復作畫陽雜俎**秋用芥**秋用芥  
**冬宜鮮**魚也**膾其鯉魴**七卷**包蟹膾**膾

**羹**

**尊羹**陸機請王武子有羊酪指以示機曰卿東  
黎羹孔子厄於陳**泉羹**漢使東郡送泉五月五  
鳥故**羊羹**中山餐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  
食之**羊羹**中山餐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  
挈戈隨後曰臣父餓且死君下壺食哺之故來  
次君也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  
二土**大羹**大羹不和有致其五味之道致其五  
次

**露葵之羹**宋玉**瓜瓠之羹**新**芍藥之羹**魏都  
味

**鳧鵠之美**傳七寶**七寶**陳思王製駝蹄爲**受羹**  
叔向事**德羹**德羹吹蓬**碧潤**鮮銀絲膾香**王慘**  
莫將南海金盞膾**黑鬚**李林甫子壻鄭平鬚髮  
輕比東坡玉慘羹**黑鬚**李林甫子壻鄭平鬚髮  
一夕鬚黑**骨董**取飲食雜烹**轅釜**高祖與賓客  
明皇雜錄**骨董**取飲食雜烹**轅釜**高祖與賓客  
厭叔與客來洋爲羹盡歷金已而視釜中**染鼎**  
有羹由此怨其嫂後封其子爲顯侯  
左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公曰必食異味及入見  
靈公宰夫將解黿子公相視而笑曰果然及食  
大夫黿羹召子公而弗與也**婢覆**劉寬婢覆御  
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婢覆**劉寬婢覆御  
調帝賜食親爲調羹**銅羹**大羹謝羹賓客亦如



鹽

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鹹差禮記云鹽曰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鹹差廣大也西州鹹井源泉深也鹹差注云大

鹹曰飴鹽周禮鹽人職云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此鄭注云飴鹽鹽之甜

者今戎鹽有焉疏  
云飴鹽卽石鹽也  
**青鹽**  
廣東有印成鹽  
海濱有

石于鹽皆生於水北胡有青鹽五  
赤鹽抱朴子云作赤  
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石于

鹽法用寒鹽一斤內鐵器紫鹽詳黑鹽出天紅  
中以火燒之消而成赤鹽

五庫舞玉  
飲食三  
八

**鹽** 福州舊貢 **鹵鹽** 本草經云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治消渴長肌膚去大熱除

邪氣下  
米鹽米鹽言至細  
渠展管子云齊有渠展之

大夏呂氏春秋云和之美者犬如石英異物志云大夏之璫大夏西譯名

國有白豭虎形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白

覆鹽沈玠從姚彪貸鹽覆鹽百斛於長易鹽崔

嘗論事帝大悅賜御縹醪酒蜀井蜀都賦云家

水精鹽曰味犂言如此鹽酒者三有鹽泉之井

支  
一  
名  
之  
禾  
棗  
栗  
之  
利

大苦酸辛行寒大苦豉也辛謂

大苦椒薑也甘謂節蚤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

薑醎酸和以飴蜜則辛  
甘之味皆發而行也  
**康伯**  
博物志曰外國有  
豉法以苦酒浸豆

暴令極燥以麻油蒸蒸訖復暴三遍乃止然後細搗椒屑隨多少合之中國謂之康伯能下氣

調和飯唯鹽豉謝承後漢書云韓崇爲汝南太守遺妻子糲飯唯菜茹鹽豉而

已出界實豫章列士傳羊茂爲東出魯門古豔歌云

白鹽河東來金山法鼓金山法製鼓他處莫及

鹽

鳳林鳴酢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仙藥有鳳林鳴酢案酢客酢酢也苦

酒魏名臣傳官調鼎主人同處內禮醢醢處內

和羹用之或乞或乞作胥投水內食經云作苦酒

五車霧玉  
飲食主

酒漬之暴乾作屑飲唐李景略燕僚佐行酒

以李性嚴強盛雞子

醬醢

元靈之醬校乘漢武內傳曰西王母

之醬玉津金誤劍之醬周書云伊尹受命於湯

醬元靈之醬魚魚之幸賜鰓鰓之醬方言曰魚  
皮鰓鰓之醬爲貴十二香齋神仙食經曰十二

生曰鰮魚名也一二不背香醬以沈香等油煎成人參入好女盪周禮女醢二十人肉

服之八珍主人醬女酉謂女效曉醢者  
之盥爾雅云肉謂之醢有骨者之盥禮五齊

之醕謂之醕注雜骨齒之也 七醕七醕

登蟹醬蟹醬敝報曰謹分其貺于三老尊行

五

錢償油

宋書云朱修之為荊州刺史去鎮之日

食官穀

以私灌油擲驢梁書云侯景攻臺城

石不能

制羊侃作雉尾施鐵鏹入水不濡

以油灌

之擲驢上焚之侯盡

水不濡

云有龍得水出火五代周占城貢猛火

油故也

杜陽編得水出火油麗物得水則出火

更焚油

焚膏油以權油唐李茂貞在鳳翔權油

為炸或

曰請并月明禁斷尤好

茶

晚取曰茶

酪奴

茶先春上雨前同瑞草魁上騎火龍安有

最好清

明改火言不社前茶之佳者造在社前

在火前

不在火後也社前次火前寒食前也下

五車露玉

飲食至

者雨

皇盧茶之別名葉大而滌煩療渴茶換骨

輕身

同渠江薄片茶細西山白露同雲垂綠脚上

香浮碧

乳上霜華上雀舌纖嫩茶好細蟬翼輕盈

上烏紫

同麥顆上紫雲堆好茶烹出老龍團茶

名真鳳

點上團月之形茶一槍二旗茶有一合

露紫英

肥茶新出潭州鐵色茶色霜芽茶露芽上

露英

同紫筍青乳上酪蒼頭茶代酒從事上同寺

人蛻凡

骨建溪茶能蛻龍鳳團茶栗粒芽茶極

鳴車聲

繞羊腸同曲上曲凡蒲團聽煮九難

非造也

嚼味嗅香非別也膩鼎腥非器也膏

薪炮炭

非火也飛濡壅滯非水也外熟內生非

多也碧

粉標塵非沐也操艱攪雷鳴茶雷鳴茶

遽非煮

也夏與冬廢非飲也

僊人掌

傍有茗草枝葉如碧玉泉交流富龍

鳳餅

上品茶八餅餅莫貴於龍鳳凡八

好

七縣通出茶最好温山御葬縣西有温山

御陸羽

嗜茶著茶經三篇審茶者為羽形置湯

為禮羽

更著王濛好茶人為苦每飲之士大夫甚

毀茶論

本王濛好茶人為苦每飲之士大夫甚

今日有

拔茶植桑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

水厄

拔茶植桑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

五車露玉

飲食至

植桑民

以為苦後權茶他縣皆失雪水煎茶

業而崇

陽之桑已成宋言行錄雪水煎茶

詢教得

党太尉家姬取雪水煎茶曰党家應不

識此姬

曰彼担人但能於銷金帳下飲羊羔美

酒隔幽

慚雪水團茶好事者揭爛細茶制為月

之編年

雪水團茶好事者揭爛細茶制為月

茶團

活火煎茶李約曰茶須慢

二、

飲食二十

家以爲死葬之酒家計千日玄石醞擒奸白墮  
矣令其家發塚開棺於是起坐棺中擒奸白墮  
酒飲之醉而不醒又謂擒奸酒有遇盜以酒飲  
之醉皆被擒時語曰不怕張牙拔矢唯怕白墮  
春山濤八斗之密益其酒濤至八斗方醉帝欲試  
數石而精明石不亂國飲酒數傾荒外之樽西北  
有酒泉甚美三雅劉表有酒爵三枚大曰伯雅  
一飲便不死孟嘉得趣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  
趣五升王耽嗜酒以醉或連日不醒自號葛巾  
耳上頃王耽嗜酒以醉或連日不醒自號葛巾  
漉酒上葛巾漉酒以醉或連日不醒自號葛巾  
不延之侃曰不能備禮隣人堪頭送能飲不飲  
以蜀酒隻雞遂成終日之權相送能飲不飲  
五庫第正  
魏祁原舊能飲後八九年酒不向口至陳留師  
韓子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陳仲弓范孟會米肉  
送原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唐酒價朱真  
斷之今遠別可盡飲終日不醉  
近臣唐酒價丁晉公曰杜詩云連來相就酒腐  
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一升三十也酒腐  
齊周顗能飲一石及過江每稱無對偶舊對從  
客已腐願身化土陶家之側願身化爲土幸爲  
齊死矣願身化土陶家之側願身化爲土幸爲  
酒器獲終身不醉蔡文忠公倅濟州日爲土幸爲  
我心矣終身不醉蔡文忠公倅濟州日爲土幸爲  
如或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身未嘗至醉  
吏頻醉丙吉數吏頻醉卑卓羣郎釀酒熱盜飲  
之爲掌者所縛明日酒德頌劉伶終其世者酒  
視之乃畢吏部也

父不在多一八達裸飲晉光逸字孟祖胡毋期  
頌了伯倫八達裸飲晉光逸字孟祖胡毋期  
曼桓褒阮孚散髮裸袒開室酣飲累日逸將排  
戶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  
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願十日飲  
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時人呼八達願十日飲  
奈王遺平原君書曰聞君高便呼與飲袁粲道  
義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大夫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顧知到好觀人  
門求進餐曰昨飲酒無偶耶相要爾  
飲人酣興常恐客歸別進異饌可千日不飲  
云酒可千日不飲四臟艾子好飲門人謀止之  
不可一日飲不醉四臟艾子好飲門人謀止之  
腸置其中曰五臟吐一臟矣艾子好飲門人謀止之  
子曰唐三藏酒可活况四臟乎邯鄲被圍楚侯  
魯趙皆獻酒楚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  
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魯者奏之楚王王以趙酒  
五庫第正  
薄遂園濡首之戒易飲酒濡首酒有別腸關主  
耶鄒維岳甚小何飲酒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  
長大曠欲剖視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劇飲  
乃捨飽鮮醉醞飽沈頃醉徑醉跳梁頃什  
朱顏酖美人既醉溫克詩小宛人之齊聖飲酒  
猶溫恭自持以勝反反幡幡輕數也詩賓之勿  
所謂不爲酒困也反反幡幡輕數也詩賓之勿  
遙抑抑必也同也抑抑幡幡輕數也詩賓之勿  
之俄屢舞受福既醉而出立之監史之屬燕禮  
從僕同上受福既醉而出立之監史之屬燕禮  
卿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觴政猶言  
之察儀法也詩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觴政猶言  
舉白驗乾羽觸無筭多逸爵飛杯紀央盞取其  
常逐

浮以太白太白釀器相罰文選引佐酒助行醉  
亡酒逃巨羅鑿落同翠樽彫觴飲未上  
其夜薛公樂飲以火繼之敬仲

飲食總載

辛盤元旦造五辛盤春盤生菜李鄠立春日命  
菜盤相造麪麪都下上元日造麪以官位賄  
涼鸞進角黍端午日烹酒囊飯袋口腹炊金饌  
玉盛雋求肥肉未長高會倡樂情盤景  
遽宴集恨騰鹿臙羊盛燔兔膾魴上雲鶴水鳥

五車彙玉

飲食三

六

品饌飛見棲鸞芒散綸解喻之八环九鼎稱  
所用朝歌暮絃長腹猶果然飽江東鮑鮑食之隴  
西牛羊肥牛屬厭而已飽而烹露葵之美奇昆  
山龍胎之脯美洞庭紫鬣之魚美隴西舐背之  
犢好牛抱牢赤髓之羊好調以濟北之鹽調和  
坐以新豐之雞好安定噎鳩之麥好大醒樓不  
可饗飲食不肴款芬藉豐醒濃肥厚酒食紫  
蘭丹椒造食方丈華錯盛菜黃之鮐魚丹穴之  
雛玄豹之胎獸鸛醒猩唇美火桂炮鸞異吳

梅狄酪調和稻醴梁稊稻醴米酒厚味實腊毒

者為毒味厚攻苦食啖而味無味之食窮海窮

錯極陸極陸脾析牛百脆脰音反該困腴音

大脰脰乾魚不托餅為不托餽餽俗呼湯餅

拒妝餽餅也吳謂之膏饌亦謂之寒具楚辭云

泰作餌又有美寒具同淮南術豆腐始白

粢米白長腰米白縮項鮪魚鋪啜食飲饗餐音

貌有欲炙之色見食欲食指動第二指動朵頤

之貌煖寒飲酒軟飽也舞如意貌酒家胡賣酒

五車彙玉

飲食三

九止

當壚醒酒牀即醉飲食六甲春秋合誠圖云黃

之道太乙日瓦石為脯神仙傳葛玄每逢友輒

飲之皆好酒取瓦石糯米梁藜蒸飯論云夫梁

草木為脯以下酒鼠涉飯論衡鼠涉飯不可為

蒸之可食於口也鼠涉飯論衡鼠涉飯不可為

蠶王晉書美莫過水中着鹽水乃知鹽味不

宜節堂饌唐宰相張文確同列以堂饌豐餘欲

才也不宜節可謂富有四海孫承祐饌客指

以自取名史可謂富有四海盤筵日今日座

中南之糖蚌北之紅羊東之蝦日食萬錢何曾

魚西之案栗可謂富有四海矣日食萬錢何曾

高錢過云陪鼎食有陪鼎



五車雲玉卷之二十三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身體部

頭

銳頭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  
銳頭 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長頭 晏子

長頭而 小頭而銳 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虎

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

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分明見事

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 虎頭 頭燕領筆

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虎頭 頭燕領筆

五車雲玉 身臨三三

頭 古弼頭尖 科頭晏起 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

名筆頭公 科頭晏起 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面 何晏字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

傅粉 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愈白

凝脂 杜弘治面如凝脂 長二尺 荀彧曰有臣公孫

二尺廣三寸 面如驢 子瑜美蓉面 卓文君王孫

名動天下 面如驢 子瑜美蓉面 卓文君王孫

幾壞我面 冠憤傾萬與泰系爭言系推萬若夫

日本不為卿面計俱 臨鏡自奇 桑維翰身短面

目

四目 蒼頡 仲尼 河目 而隆額 大目 老子 眉目如畫

馬援 秀眉明目 鄭重瞳 舜目重瞳 青白眼

阮籍 能為青白眼 禮俗士輒以白眼對之 青白眼

珠不瞬 列子引鍾至 目動 史駟觀秦使者曰使

也 張湛 潮 晉范甯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

伯 伯父左丘明傳杜子 朱亥 瞋 虎 虎不敢動 蜂

目 楚公子商 深目 豎牛 深目 若巖電 張楷謂王戎

電 杜欽 偏盲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以不單子

視下 單子會韓子于威視下而言徐叔何曰單

儀視不過結禱之中所以導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

言不導不恭不昭不導容而言不昭 刮目 魯肅過呂

背日今者學識英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 拭

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拭

目 溫彥卿進止人 不忤視 金日磾 朱貞白題

未貞白嘗謂貴人不禮趨格于屏風曰道格何

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總足眼還是識人無語

眼似恨小 晉劉惔稱桓溫眼如紫石稜髮作

溫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喜婢云面甚似恨短聲甚似

眼甚似恨小 髮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

者數口更 耳

耳長七寸老子耳有三門同上三漏淮南子曰耳有

與利除害顧目見耳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

決江疏河不容麥氏相法曰耳耳困長又曰人耳困長

一歲一十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耳門

小相書曰耳門洗耳堯聘許由為九州長由掩

耳而掩掩聰太戴禮曰達聰舜達四聰

臧三耳孔穿與公孫龍論子高弗應明且見平

耳是易而實是也史三耳如莊子雞三足之說

兼聽三言附耳張良附漢王耳語曰漢方

可謂三言附耳身語三言

三絨其口趙文三絨其口孔子入

之有金人焉口吐而不合莊子曰公孫龍問於

言芒焉異之半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龜謂東海

之龜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

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常縱張口說苑常縱張口

矣公孫龍口法而不合常縱張口疾老子曰示老

生疾甚無遺教語第子平常縱張口乃張其口曰豈非

子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

以剛耶常縱張口防口甚於防川國語子產曰防

天下事盡矣防口甚於防川民之口甚於防

傷人必多口尚乳臭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

曰柏直漢王曰有口過宋之問求為學士則天

是口尚乳臭口尚乳臭宋之問求為學士則天

臭口吃楊雄口吃方口老海口孔華池口為雞

口塞為天口齊田駢好談論鳥啄口陳司馬中

士獨羅其殃申嘗書寢尚書省鳥喙溺於口

其口流血至地時論為諧賢之數更溺於口

子溺於口如瓶守口如瓶出好興我好興我

惟口起羞同曾曾不出口不能出口張釋之傳雌

黃口王衍言有未安即更改號口中雖黃

舌為帝者師漢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之師

矣下齊七十餘城韓信曰鄢生一士代

長舌詩有長捫舌詩莫捫匪舌詩匪舌口舌要

以口舌喉舌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果卿舌

顏泉卿罵祿山不絕賊斷其舌張儀舌掠謂妻

曰復能罵否果卿含胡而絕張儀舌掠謂妻

在足矣斬身刀口深藏舌安身處馬道

引錐刺賀若弼父郭仕周怨言被殺臨刑呼弼

口此舌耕賈逵從學者獻栗謂舌耕也

唇齒之垣唇者齒之藩又唇舌黑唇燉煌寶錄

孟魯卒有盜發冢見禁與人構蒲賜盜者飲出

其夜告城門云孟魯使人也發魯冢禁賜酒以



如故韓魏公夜作書侍其持燭然公鬚以袖拂之  
之亟呼曰勿易惟稱好鬚  
宋方解持燭矣李緯為尚書帝曰房  
好鬚無虛有其表  
唐蕭嵩草蘇頌為相制云國  
他說虛有其表  
之環主帝曰豈可斥其父名  
嵩頌大多髯也明皇雜錄

眉

八彩堯眉  
蛾眉蘇首  
白眉馬氏五常白  
遠山眉張敞為婦畫眉

卓文君眉京兆畫  
人謂之京兆眉眉宇  
發揚氣

望如遠山眉宇之間  
陽氣施黛  
東觀漢記馬皇后眉

喜色眉宇額間也  
施黛施黛左眉小缺補之  
梁鴻妻孟光每淵

栗效顰西施顰眉  
舉案齊眉饋食舉案齊眉  
淵

明椿眉遠師勉令淵明入蓮  
眉過目袁天罡見  
岑文本曰

下堂堂夷眉過目亡  
文章貫天下本

胃

釋名曰臆釋名曰  
孔子有文春秋孔  
演圖云孔

符運堦而生禹  
帝王世紀曰禹母吞  
東而見

使左傳魏犢燕僖負羈氏犇傷胸晉文  
捫指漢

與項羽對軍羽伏弩而射漢王宿羅胃  
二十八

中胸漢王捫其足曰虜中吾指宿羅胃  
二十八

胃主  
澆磊隗酒以澆胃中  
之磊隗谷

心

火精心火  
丹府同  
靈臺同  
靈府同  
方寸同  
懸壺

心搖搖  
死灰死灰  
如面如面  
不可測

其心不無  
報報  
不競不競  
何憚於

利斷金利斷金  
臭如蘭臭如蘭  
事百君

仲尼仲尼  
記之記之  
不可以事一君險山川

山川山川  
難於知天匪石匪席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日拙日休日拙日休  
虛虛  
其心其心  
剝剝  
心心  
而學

道言學道赤心  
置人腹中錦心  
李太白送仲

去其心也赤心  
置人腹中錦心  
李太白送仲

心肝五藏皆錦綉散也  
蓬心蓬心  
夫子猶有蓬

開口成章下筆霧散也  
蓬心蓬心  
夫子猶有蓬

蓬蓬不童心  
昭公十九年洗心  
聖人以此會心

直貌童心  
昭公十九年洗心  
聖人以此會心

會心處不必在遠  
見見  
明心明心  
茂之而今吾見其

心虎心  
實腹實腹  
拾設食戲曰不用心思義但事食

心虎心  
實腹實腹  
拾設食戲曰不用心思義但事食

膽膽  
越王嘗越王嘗  
飲食必嘗曰汝忘會稽之耻邪更子龍

一身都是趙雲  
字子龍字子龍  
將數十騎值曹操軍大

營雲大開門魏雲  
字子龍字子龍  
將數十騎值曹操軍大

至營視之魏雲  
字子龍字子龍  
將數十騎值曹操軍大

謠宋朝范仲淹韓琦必徵收復靈夏語曰軍中  
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

聞之驚如斗蜀姜維死見三斗壯膽建於上  
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檢出之明目張膽唐  
思謙史大夫曰大夫當敢落溫御史李  
言地力目張膽以報天子本  
戰入建詔進奉侍御史溫造彈之祐待罪股  
謫落溫御史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  
矣溫造傳

手

鉤弋夫人漢書鉤弋夫人兩手皆拳武帝有文

在手宋仲子生而有文奉長者禮長者與之提

者之斷美人燕丹子曰好手太子與荆軻置酒美人

五庫第五

上盤盛如柔荑詩手如把十文老子鼠傷晉高

而奉之後夜鼠傷其手指惡之問淳于智智即以一朱書

前焚爛後劉寬為太尉多恕夫人欲試寬令志

色不異徐曰游手謂失棄毒手石勒謂李陽曰

手模稜兩端世號模稜手唐裴琰之為

史經之使斷州中舊案數百道命吏連大垂手

進紙筆須史判並畢驅霹靂手

舞有大垂手垂手人纖纖濯素慘慘女握

鉤文在手不澤不澤手將假傳天將

臂

猿臂李廣猿脩肱上折臂三公相墓者言羊

袪鑿斷其圖後相者再至曰猶當出折臂三伸

公而無嗣枯果墮馬折臂至三公而無子

臂刮毒仲臂與璧刮毒流血盤中神氣斷

而關崔君死請入門者告崔子崔子斷

汝疑我與汝臂斷左臂與門者崔子斷

一入入刺遂拔劍呼天躍而闕殺七人未及崔子

而死啗臂辭別吳起出衛國門與母訣啗臂而

錯臂既越之民錯臂左在謂螳臂猶螳螂也

斷匈奴臂弟是斷匈奴臂也

龜文抱朴子曰老君足下龜屨字太禹足文接

武堂上接武堂下不良能行跛也子春傷

而傷其足下和刑足和得玉璞獻楚懷王刑一

之果蔡猶能衛左傳齊則鮑莊子仲尼曰不洗

足陰子春身服垢汙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

珠玉無足珠玉無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辭詩外傳加

帝腹帝腹詳星

身體總載

駢脅晉公子重膏肩馬引領息肩息肩唾面

自乾唐虞師德有度量弟守代州教不嘗之軀  
貴無量可比擊肘不得遂面折人過解頰  
面謾面欺捫舌執持其舌可口味堪饒舌多炙  
手可熱權貴掉舌說游容膝之安自謙共游形骸  
之內言相高下其手言人瓠犀言齒如瓠中之  
也女子額廣而蛾眉女子細眉蟬鬢髮蟬  
梅花粧粧成梅花雲鬟髮高髻雲玉樓銀海家  
樓目為銀海水肌肌膚若春筍言女子玉纖上  
貴妃乳貴妃乳雞頭肉雞頭肉山日潤消初來塞上解如笑  
五世其孫  
印信是胡兒七尺乳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  
只識外傳對日天上怪問女曰帝後弟七車知我乃寬也  
者舊雞肋自謙宮腰細腰秋波眼眼波同上面似靴  
皮田元鈞在三司深厭千請每強笑遣顏甲不  
土木形骸內有風度而紫芝眉宇元德秀字  
魯山令房琯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宇碧梧翠竹致不俗  
光風霽月言人風采同上伏犀貫玉枕玉枕後腦  
藏犀角貫犀表犀角犀角犀犀犀犀清揚婉  
今清揚眉宇之鸞停鵲峙標格淵角山庭同上星

標言人標格水壑玉壺稱人瑤林瓊樹稱人  
角珠庭上陽煦山立氣端厚魁梧偉奇偉同上魁  
岸同上冠玉陳平美玉樹樹如玉玉山如近玉  
也一段翠氣一段翠氣眉宇之間如太華玉立體儀如金  
山玉海言人器宇神豐下滿蒲柳之質顧  
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答曰松瘡音陰  
能言跛躄足不能貌侵貌侵貌寢同上口開狗竇牙  
齒龍章鳳姿相麟頭鼠目相兔缺唇重聽聾蹢  
蹢疾孟浪輕率木強無文營魄魄望河明河  
五世其孫  
人仰望而噬臍悔事不及如口咬反汗言出雷  
不得親近巖電目爛爛若巖下電暗中摸索索亦  
可識暗中摸索人即識睚眦三緘口謹言  
搖唇鼓舌妄生肉屏風楊國忠冬月令妓女肉  
障以妓女肥大者于肉陣同上肉臺盤設酒令妓  
品餘盤暖手暖手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承  
肉臺盤從兒過江南與朝士燕不用黔首  
唾壺使小兒跪而開口承唾而含出黔首  
黑髮願指願指以頭指揮人領袖倡首緩頰引喻徐  
民芒刺在背芒刺在背不安信其舌伸掉三寸舌弄也括



囊不開視聽陝輪不抵掌容色腫脣揚  
衡字齟齬登從子妻齟齬修幹長身廣顙狀  
額昂首掀眉高相貴風裁美神儀上縛舌膠  
并列人同應法相相貴風裁美神儀上縛舌膠  
唇不敢言鉗口結舌同上弄唇吻無實重足一迹極  
縱不敢言觀踰視反覆手易偶旅曲躬敞悅聽無  
痛心疾首甚舉趾高驕宵顙地之貌企望舉  
望彌望極目空手游口無務反唇非之盱衡舉  
目耳剽聽無人色懼仄目事之不旋踵速不  
五車弄玉  
交睫不脅肩綦足懼紆體屈淡掃春山佳人遠  
山橫黛上淥老佳人眼遙條不可使俛人遠  
使戚施不可使仰戚施使人焦僂不可使舉焦  
長三尺不侏儒不可使援可使抗援不矇瞶不  
可使視矇瞶無眸子無見日瞽瞍不可使言口不  
信之言為聾瞶不可使聽耳不聾僅昏不可  
使謀昏無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  
乎汶汶玷辱也苦踈盤古戾字言足反戾不可  
行清臚子顏行在前行故曰顏也選齋音

欲選取之狀也宋玉容宋玉為楚大夫踐路  
有進取之狀也宋玉容宋玉為楚大夫踐路  
便貌五官耳目鼻六根眼耳鼻遊冶少年恣  
而粧五蘊色愛想通人熙事者人事者不逸口  
逸歌也便媛韓約止善容乾首坤腹乾為首坤  
為腹離為目良為手震為捧腹季主捧拄腹腸  
足坎為耳腹中有劒李林甫腹不負此腹食飽  
五千卷腹腹中有劒李林甫腹不負此腹食飽  
捫腹嘆曰我不負汝左右將軍固不左右不  
能別象孫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妻子不能  
別陳國人伯偕與弟偕問曰妝好否答曰我伯  
五車弄玉  
向大誤認伯偕為卿伯偕答曰我固伯偕也相與  
師事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以有若且有典  
刑後漢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  
有典肥周瘦周伯仁問庾公曰君何所欣悅  
刑庾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空洞無物王導嘗枕  
虛日來萍穢日去爾世說空洞無物王導嘗枕  
其腹日比中何所有答曰此空洞無物然擲鏡  
自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晉傳擲鏡  
鏡鬢手郎擲公然一婆進士李居仁畫摘白髮  
鏡鬢手郎擲公然一婆進士李居仁畫摘白髮  
今則公然一暮爾之軀非一塗以易竭之身而



驚眼宋書顧帝鑄一鉢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一千錢長不滿三寸大小稱是謂之爲眼錢

於此者謂之錢景錢景之景是謂之爲眼錢

破碎市井不復料賜銅山上使善計者相與通

十萬錢成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有濟通和

道銅山得自鑄錢師鄧氏錢布天下有濟通和

有錢癖之採山採山鑄錢

也放鑄孝文除盜鑄錢之雜

其罪小錢謂之沈郎錢龍文馬文龜文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其文半兩實重五銖而奸

或盜磨錢質而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乃以白

鹿皮方尺緣以續鐵爲幣幣直四十萬又造銀

錫白金三品其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各曰白

五兩罪伍

其文龜直三百更用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

而取鉛中興之瑞漢官儀王莽篡位罷五銖更

水真人此則世贏二更起高祖以史錄成陽史

戶以獨贏奉錢二也直百都軍用不足初拔成

玉  
美玉  
雕琢  
亦謂之雕  
他山之石  
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成器禮玉不琢不成器

玉而賤禮玉不琢不成器

溫潤而澤禮玉不琢不成器

樂也瑕不掩瑜禮玉不琢不成器

氣如也天下莫不貴者禮玉不琢不成器

如也天下莫不貴者禮玉不琢不成器

有也天下莫不貴者禮玉不琢不成器

禮似義有瑕潤而澤禮玉不琢不成器

六瑞公桓圭以玉作六瑞於外似信重之如璧圭

璧周官六器周禮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亦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

大泰五方魏略曰大泰五方

昭華尚書大傳曰堯致舜

侯齊委然衣青衣見之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

則可得也夜行見女戴藍田故曰藍田

禮舍文嘉曰龍馬將將詩曰將將

金玉帝王之瑞應將將詩曰將將

玉  
壓紐  
天降赤虹  
經既成齋戒告天

化爲黃玉長得天地之精淮南子口鍾山之玉以鍾炭三日  
三夜而有文不變田父得玉尹文子魏田父有  
得天地之精也田父得玉尹文子魏田父有  
尺不知其玉也以其告鄰人鄰人許之曰此怪石  
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窮而棄之於遠野鄰人  
下其以明照一室大特而棄之於遠野鄰人  
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  
價王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所未嘗見王問其  
王賜獻玉者千金蒼璧小璣呂氏春秋曰人不  
長食上大夫之祿蒼璧小璣愛崑山之玉江漢  
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注蒼璧  
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圓者璣皆喻不好也而愛  
之者有之爲已厚國家戰國策周有砥宋有結  
用得其利故也厚國家戰國策周有砥宋有結  
此四寶者天下名器靈器胡獻玉杯是百玉之  
獨不足以厚國家乎靈器胡獻玉杯是百玉之

精明夜照夕以杯於庭中比明旦而玉田搜神  
水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器也玉田搜神  
公雍伯雖陽縣人性篤孝父井亡塗於終山遂  
家焉山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  
生其年又語云後當以得婦言畢不見乃種其  
石數歲時往視見石生子右姓平徐氏女甚  
有行人多求不許公乃試求焉徐氏笑以爲狂  
乃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  
得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  
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玉甕瑞應圖曰  
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玉甕瑞應圖曰  
人之應也不汲自盈區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  
上者飲食有節則出區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  
區音瑤玉色鮮白也瑤玉色也瑤玉光也瑤木  
角瑤玉聲也瑤玉瑤玉瑤玉瑤玉瑤玉瑤木  
瑤耳也瑤玉瑤玉瑤玉瑤玉瑤玉瑤木

潤天戴禮玉在山而木掩光韓詩外傳曰良  
有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清光抱朴子曰荆  
荆石愛環左傳晉韓宣子謂諸卿伯子非無貽之  
之難而無令各之患僞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  
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  
大韓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產  
也謂請也碎斗王所獻玉斗虞叔獻虞叔有  
玉虞公求旃旃獻旃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  
之卞和泣復見害抱玉而泣不趨不趨以拘受

玉者被褐懷王匿瑕瑾瑜  
假道晉荀息請以垂棘之問士孫卿  
投璧堯捐金於山懷璧懷璧無罪反璧曹僂負  
羈縻盤餐置璧受食亡璧儀相亡璧意門下張  
反璧左傳二十三亡璧儀相亡璧意門下張  
視吾舌存否獻夜光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  
妻曰存足矣獻夜光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  
光之白璧一雙虞卿躡躡擔簦一見趙王  
璧金瑤不貴聖人不貴盈尺之陰  
不齋於市不貴聖人不貴盈尺之陰

夜光珠明月上照乘史記魏王與齊威王會出

有徑寸之珠照車前於魏王曰寡人國小尚

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九品沈懷遠

品有光采一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南越志

珠走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珠之次為官雨珠滑珠之次為瑞珠珠之

六十以鐵如意碎之晉石崇王愷競以香後樹  
二條以爲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乃  
愷怒以爲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乃  
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尺者六七株如體此者甚衆十種魏峯大秦  
黑黃青碧綠縹緗實密似疎世說滿堂畏風在武  
似疎實有疑帝問之客  
曰里猶吳牛見月而喘

珍寶總載

外府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  
虞猶外不若人有其寶左傳宋人得玉獻之子  
府也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  
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五車第五

小惡不足妨大美

淮南子曰夫夏氏之璜不能  
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  
而求其賢乎天下則難矣按考取棄也類絲結  
也皆以辛之日辛之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劍皆以

也皆以辛之日辛之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劍皆以  
也皆以辛之日辛之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劍皆以  
也皆以辛之日辛之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劍皆以

寶母

寶母魏王將一美石有胡人曰此寶母也  
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玉珊瑚色赤生於海  
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玉珊瑚色赤生於海  
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玉珊瑚色赤生於海

城史記趙惠文王得璧相如奉璧秦昭王請以十  
城史記趙惠文王得璧相如奉璧秦昭王請以十  
城史記趙惠文王得璧相如奉璧秦昭王請以十

無償城意乃謂秦王曰璧有瑕請指示王使授  
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秦欲以璧擊柱秦王  
恐碎璧不敢逼相如乃撲鄭人謂玉不瑑者爲

使人問道懷璧歸趙如乃撲鄭人謂玉不瑑者爲  
使人問道懷璧歸趙如乃撲鄭人謂玉不瑑者爲  
使人問道懷璧歸趙如乃撲鄭人謂玉不瑑者爲

璞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玉珽國  
璞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玉珽國  
璞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玉珽國

象珽日白骨疑俱焚玉火災崑岡藏蚌蛤和氏之璧  
象珽日白骨疑俱焚玉火災崑岡藏蚌蛤和氏之璧  
象珽日白骨疑俱焚玉火災崑岡藏蚌蛤和氏之璧

皆躡珠履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於秦  
皆躡珠履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於秦  
皆躡珠履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於秦

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太慚乞帖與  
錢書生完官庫錢欲揭金甲神人持戈曰要  
錢書生完官庫錢欲揭金甲神人持戈曰要

蓬手服治生拜之乞錢五百貫濟貧教德怒生  
曰足下他日富貴但乞一帖不得已與之生至  
庫復見神人令係梁上與之錢後欲德賜錢

閉錢坎唐李景遜母鄭治家嚴始貧乏時治  
閉錢坎唐李景遜母鄭治家嚴始貧乏時治  
閉錢坎唐李景遜母鄭治家嚴始貧乏時治

災其身况無妄而得金玉蝶唐穆宗禁中千葉  
災其身况無妄而得金玉蝶唐穆宗禁中千葉  
災其身况無妄而得金玉蝶唐穆宗禁中千葉

蝶萬數飛集花間張網得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數百乃金玉也杜陽編得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數百乃金玉也杜陽編得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硯公于悉皆濟之滄  
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硯公于悉皆濟之滄  
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硯公于悉皆濟之滄

海遺珠狄仁傑爲吏誣訴問立本召剖身藏珠  
海遺珠狄仁傑爲吏誣訴問立本召剖身藏珠  
海遺珠狄仁傑爲吏誣訴問立本召剖身藏珠

唐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唐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唐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而藏珠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五車霏玉卷之二十五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鳥部

鳳神鳥也又曰仁鳥也雞頭蛇頸燕項龜背魚尾五彩高六尺雄曰鳳雌曰凰多

赤色者鳳多青者鸞  
多黃者鵠多紫者鶯

四靈謂之四靈羽蟲之長而鳳皇爲之長丹穴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

文曰信是鳥自歌  
舞見則天下安寧  
雲雀鳳也宋玉對楚襄王  
云鳳皇上擊九千里

五陣雲

絕雲霓負蒼天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棲梧

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巢閣黃帝軒轅氏鳳凰巢阿閣五象

韓詩外傳曰夫唯鳳爲能究萬物通天地故得

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  
鳳象之四則春秋下就之得  
來儀書蕭韶九成  
鳳凰來儀

紀官少昊氏之立有鳳鳥適至故紀嗒嗒詩鳳皇鳴於鳥而名官鳳鳥氏歷正也

笑鸞鵲不亦病乎  
鵲笑不亦病乎  
鵲笑不亦病乎

鳳今鳳兮覽德輝文鳳皇翔于千仞游擇地必  
何德之衰

擇地饒不妄遠尉羅文鳳鳴高岡威鳳威儀有九

苞之狀  
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度又也三曰耳聽達四曰舌屈伸五曰彩色光六曰

冠矩州州當作采朱色也七曰距鏡鉤八曰音  
激揚九曰腹文戶戶所內出入也應天下和平  
者朝陽鳴鳳唐韓瑗褚遂良苑內外諱言者三  
也朝陽鳴鳳十年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諫時  
謂朝陽同巢共母鳳鶉火之精鳳有  
鳴鳳同巢共母十子同巢共母

舞鏡孤鸞見鏡覩其影謂為雌必悲鳴而舞應樂章帝時王阜為重泉令鸞止學

飛舞東觀漢記  
出女牀鸞出女牀之山窟  
之國及軒轅之丘沃

民之域楊山之所屬  
都之野自歌之鳥  
乳鷺學者宗之如鯨羽之  
於乳鷺李華集序

銀鈎漂若驚鷺鷺鷥 枳棘棲鷺枳棘非鷺鳳

本所  
插鳥爲鷺  
野鳥爲鷺

鳥鵲也。大曰

鴻鴈小曰鴈  
 鷺鷥翻若雉  
 鷺鷥詩魚網之設  
 于磬見

新于  
仰見家語衛公與孔子語見飛鴻過怒時

磐 仲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去

鴻食而射鴻于囿二子怒左言脅瑜隱於臨窰

示使者曰此鳥安可籠羽鵠一舉千里哉尸子曰虎豹未

之氣鴻鵠之轂羽翼鳴鴈三同三異秋來賓同鳥同客

鷺二同進有欻飛有序三同鴈色花而鴻白一

與熙多羣濫寡信二與熙乘不遠高山而然

智不汝然三異也



傳入鼓有鶴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

翔入雲後鼓中箭道玄宗獵中一鶴帶箭西南而

無復遠聲卿一日忽不釋曰為飛矢所中尋已無恙然箭

非人家所有吾留於壁後年箭主至則付之及

帝幸蜀偶至觀觀箭取而玩之乃御報客隱君

箭也深異之佐卿乃中箭鶴神異記報客隱君

孤山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適嘗泛小艇遊

西湖寺有客至通所居一童子延客坐開籠縱

鶴良久通必誇客誇彭淵材迂闊嘗蓄兩鶴客至

棹小船歸誇客誇彭淵材迂闊嘗蓄兩鶴客至

胎生語未畢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訝曰

敢謗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美曰

鶴亦敗道吾乃為禹錫甲忍有客甲儀服鮮異

禮畢遣人尋之但見化為雉王南征一軍化乘

雙鶴飛天而去世說化為雉王南征一軍化乘

五車雲王鳥部五

鶴周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後告其家曰七月

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及期果乘白鶴謝時

人黃鶴李義山殺風景事十

鵠

獻空籠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啄稻

梁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鵠有五德君烹而食之

食君魚鰲啄稻梁君猶志史記陳勝嘆曰燕

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志史記陳勝嘆曰燕

類後漢馬援戒子任書曰龍伯高敦厚願兩曹

尚類無用之用異苑曰魏安釐王觀鵠而樂

獸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

之好民也召遊欲加刑焉遊曰大王知有用之

用未寤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摩天

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摩天

摩天游王

鳴埵詩鶴鳴于埵婦嘆負金鶴一名負金巢高

石下有蛇即禹步一前一却石即渤然而轉鶴

俯鳴則雨仰鳴則晴羣繞旋飛謂之鶴井又謂

影抱必街街取魚進鶴街三鰓魚集講堂前都講

有風雨街街取魚進鶴街三鰓魚集講堂前都講

者法三台先生碧鶴韋說許以女妻裴寬寬時

自此升矣本題品朝士魏光乘仕左拾

貌求入卒妻之本題品朝士魏光乘仕左拾

相姚元之長大行急目若有所訴泰山守有鶴

為赴蛇鶴坐此取食載若有所訴泰山守有鶴

五車雲王鳥部五

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論鶴先飛令兵官隨

往鶴集一大木上蓋鄰有取其二雛者為治其

編罪長

鵬化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鵬

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

池也水擊三千九萬里而飛其翼若垂天

有獻楚王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一物翔

翔飄飄鷹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一物翔

至斃陳沆詩龍腰鵲背俱無力  
傳語麻姑借大鵬南唐近事

孔雀

尾初春生四月後即凋與華俱榮衰  
者持刀於叢篁間伺過急斷其尾若不  
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

因雷而孕

雞家禽未開孔雀是解舞德宗時西  
夫子家禽也

解

能言

鸚鵡大如雀朱味鉤吻翠頂金眼玄項碧  
羽類足翠尾兩指向前兩指向後  
不離飛鳥能言言鳥上慧鳥上綠衣使者上

感神滅火

劉義慶宣驗記曰有鸚鵡飛集他山  
山中禽輒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  
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  
水濡羽飛而麗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

五車雲玉

鳥部三十五

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藏  
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鸞夢惡

張華有白鸞鸞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  
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僮僕  
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鸞鸞曰昨夜  
夢惡不宜出戶公強之至庭為鸞所搏教其啄  
而獲免

雪衣娘

開元中嶺南獻白鸞所搏教其啄  
上與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  
謂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或啄頰御及諸王  
手忽一日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為鸞鳥所搏將  
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託誦精熟若  
懼禍難有所禳者後為鸞博之死

覓鸚母

諸葛亮主座有鳥飛過格曰白頭翁張昭在座疑格  
識之乃曰格欺陛下不聞有鳥名白頭翁若  
請覓白頭鸚母昭問鳥不能對呼琵琶蔡確貶新州  
母請覓鸚母昭不能對

呼琵琶

蔡確貶新州  
母請覓鸚母昭不能對

青鳥

公每扣響板鸚鵡則傳呼其名琵琶卒後  
響板鸚鵡則傳呼不已公悒悒不樂詩云鸚鵡  
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  
漳江水同渡不同歸

王母使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  
朔日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  
至有二青鳥如鳥夾王母旁

雉

鳴雉有五顯諸雉今雉也離雉長尾走且  
雉似山雞而小爾雅

華蟲

尚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註鸞雉也五采故謂之華蟲  
疏趾雉曰趾  
趾遊鵲高輦西京賦遊鵲高輦絕阮喻鸞雉  
五車雲玉鳥部三十五

飛鸞耳

武丁祭成湯有雉飛鸞耳而雅問  
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  
武丁思先王之道辭髮重譯至者六國為蜃  
孟冬雉入蛇化晉武庫閉甚密中忽聞雉張  
大水為蜃蛇化華曰必是蛇化也開視則有蛇  
焉如皋賈大夫娶妻而美不言不笑御以婦人  
獻叔孫豹奔齊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童化秦  
獻姓曰子長美能奉雉而從我矣

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奉

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童子童子曰此名嫗復曰彼

嫗逐二童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拾  
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雌又化為石置之河

鴉

漢畫京兆尹張敞舍鵲飛集丞相霸  
以爲神雀欲以上聞敞劾奏之霸大怒

鳥部二十五

輿服志虎賁武騎皆鶡冠以其闐  
二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鷹鷂之鳥

維師尚父  
鷹擊月令鷹隼始擊  
逐鳥雀子產始知然明

曰視民如子見不仁制鵬雛詳鵬雛羈絆載記

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遇風塵之

羽族以觜  
爲刃波  
匿形  
鷺鳥之擊  
礪吻  
餞鷹  
壁

呂布因陳登求徐州救不得布怒登喻

蘇  
之曰登拜曹公曰不如卿言譬得霜鷹

識度王方慶質卑辭鈍俱爲鳳閣舍人

二日蘇九月得霜廬王十月初凍結

如鴈受縶縶絆也蒼鴈驚而受縶鵠鵠賦鵠慧而入籠張華鵠鵠賦

鷓鴣爲有穀久復爲鷓鴣

崔洪博陵人爲御史朝廷彈之語曰叢  
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鵠在北爲鷹

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一鵒在  
公子縱鳩去鵒逐殺之公子曰鳩避禍

負之捕得鵠三百公子按劍曰誰獲罪  
一鵠獨低頭不敢仰視乃殺之盡放其

流布天懷鵠太宗得佳鵠自臂之望見

束翅鵲 李藹應舉勤敏絕人  
號束翅鵲子商芸說

力能

者領健鶻啄死其蛇杜甫作義鶻行海

每岸有鵲白高麗飛蜀峯鳥王素升此

岸號海東青談苑 狻猊骨憲風力愈

鶻鶻入鴉羣擊賊如鶻入鴉羣北史

鳥翮可爲前鶚鵠屬

爲皂隲御史唐史下雙魚周幹從太宗

雙鷗箭下雙鷗貫雙鷗高駢是雙鷗周日中之一發貫雙鷗號雙鷗

立雞性好立每立更不如一雞子福衡曰

本

孝鳥也

織鳥織鳥西飛日也返哺法訓曰

\_\_\_\_\_

之本替本而求末未見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  
子不貴矣鳥者而有返哺况人而無孝心者乎  
**攫肉**黃霸使吏出小吏食道傍乃為鳥攫肉吏大驚  
以爲霸盡**莫黑**詩莫黑**不黔**鳥不日**屋烏**愛其  
知其起居**城烏**城上有烏齊**集戟**柳仲鄧為諫  
之鳥六韜**御史烏**朱博為御史府中有列相  
必烏集升平第庭木**衙鼓**東陽顏烏以純孝著  
戰架皆滿五日乃散**御史烏**朱博為御史府中有列相  
顏所居之村**御史烏**朱博為御史府中有列相  
鳥口皆傷**御史烏**朱博為御史府中有列相  
暮來號**兵曹烏**崔希喬仁孝在并州廳前叢葦  
御史烏**兵曹烏**崔希喬仁孝在并州廳前叢葦  
馴擾間**烏白頭**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  
號兵曹烏**烏白頭**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  
令烏白頭馬**靈烏賦**靈烏賦以寄公作賦報之  
生角乃可

鳥部五

及公秉政聖俞意公援已而漠然無意遂**啼琴**  
作靈鳥後賦以見責世頗以聖俞為監  
琴有鳥**飾鏡**有鳥**謀告**鄭諸侯伐齊齊師夜遁  
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曠聞**晉侯伐齊齊師夜遁  
日楚幕有鳥乃止**曠聞**晉侯伐齊齊師夜遁  
師其遁

鵲一名

**知皆歲**鵲巢開口**不知往**淮南子鵲知往而  
不知往鵲知人姓氏此知往也醉以擒身此  
也而不知往也**填河**淮南子鵲填河**傳救**貞  
中黎景逸居空青山鵲巢於庭以食與之甚馴  
後景逸被誣下獄一日有鵲向景逸喜噪久之

故果下云云官詰其由口遙見玄衣素襟**探**  
人說三日放必至乃鵲傳之也朝野僉戴**探**  
**而弄**晉王澄出鎮荊州送者傾朝澄見樹可俯  
而窺生惡殺鳥鵲之巢可俯而窺**鵲爭巢**  
李崇為揚州刺史壽春城中野鴨羣飛與**鵲巢**  
鵲爭巢未幾霖雨大水入城屋宇皆沒**鵲巢**  
**有梁**在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  
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  
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者必貴

雀一名

**啣環**楊寶行華山見一黃雀被瘡因収於巾箱  
衣年少與玉環一雙報日**入幕**朱氏病欲得黃  
好掌此環累世為三公

鳥部五

雀多令祥捕之祥思念卒難**明珠彈**太玄經曰  
致有數十黃雀飛入幕中**明珠彈**太玄經曰  
當不**不能抵**抱子萬雀**處堂之喻**燕雀處堂  
啣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啞**  
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將及也  
**而笑**韓詩外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遙遙千里  
一伸輾轉雲間藩籬之**困雀**卜式兒寬以鴻漸  
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困雀**卜式兒寬以鴻漸  
**爵命之祥**魏尚為太史有罪繫獄有萬雀集  
命之祥我其復故官**夕調酸醎**楚至日夫雀俯  
啄白糧仰視茂樹故官**夕調酸醎**楚至日夫雀俯  
無雀也不知正孫公子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  
夕調酸醎美**君有聖人之道**齊景公探雀繫



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道集雞芹郭  
長幼也魯禽獸之加焉而況人乎  
同林不相府有雞雛雀集其背驅之去復來  
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曰此晉王即祚之漸也  
城雀李白與鷓鴣羣不隨鳳凰族提携四黃口飲  
乳未嘗足食君糠  
批餘常恐鳥為逐

燕

鳥齊曰燕玄鳥也鵲鵲同莊子鳥天女同蟄  
鳥上玄燕上漢燕紫胸燕輕小者越燕胸斑黑  
聲大者胡燕作避戊巳則巢固而不傾尹比  
巢喜長世說  
向之燕戶北向祠高祺至之日以太牢祠  
五車露玉

千高吞卵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有城女簡狄  
焉白燕宣城記侍中紀昌陸劭生有白燕而  
燕唐王榭居金陵航海遇風舟破榭附一板抵  
大殿左右皆婦人王烏袍冠金引見王翁以  
女妻榭曰吾國者漢有梅城今有足下命作詩  
勸榭曰恨不此身生羽翼飛至家梁上雙燕呢  
啾子榭入其中閉目少息已至家梁上雙燕呢  
啾子榭乃悟所止秋燕如客衡洛泊生計無聊  
有命駕之心顧梁上燕曰秋風汚君子雕梁玉  
已至想如客與斯難久留也  
覺為後人奪權故入慰問指庭下泥笑附炎熱  
謂客曰非久當隨燕嘴汚君子雕梁玉

莊去矣行焉能作堂賀厦大厦成而燕致龍  
肉而致于飛詩燕燕巢幕李札謂孫林父曰夫  
龍博物于飛千飛燕燕巢幕子在此猶燕之巢於  
幕上喻食燕燕語有一人就門乞食曰君有罪  
至危內思其怨其人曰昔為小兒時燕有吞之  
可還以指內巢中燕子開口乃以燕燕食之吞之  
即死其母尋迴不見徘徊悲啼銜泥巢屋古詩  
而雙飛燕銜泥皇孫漢成帝時詔曰燕燕尾涎  
泥巢君屋  
喻趙飛燕害皇子也

鳩

五鳩祝鳩氏司徒也此焦鳩氏又名鵲鳩斑鳩  
五車露玉

名布穀笑鳩氏司徒也鷹鵂鳩氏鷹化月令仲  
司事也鵂鳩氏司徒也鷹鵂鳩氏鷹化月令仲  
為鳩笑鳩氏司徒也鷹鵂鳩氏鷹化月令仲  
且喜婦不亟歸呼婦居詩維鵂鳩之巢獻列子  
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說厚賞  
之捕益多不如勿賞賜老之續漢禮儀志曰仲秋  
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杖長九尺杖端以鳩為飾  
不啗之鳥也欲老人止杖長九尺杖端以鳩為飾  
不啗之鳥也欲老人止杖長九尺杖端以鳩為飾  
八懷手探之得一金帶鉤是後子孫昌盛蜀客  
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路婢竊鉤以與蜀客張  
氏失鉤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羅窮厄或告之曰

天命也不可以力承於是  
賞鉤反張氏張氏復昌

**鴛鴦**一名鴛鴦

**孝鴛**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家母鴛育卯而賜  
莫長吁數聲歎沈氏埋

**東堂射**東堂射劉毅在京口往  
之名孝鴛家棠宇記

亦不東堂教先至遺謂悅曰豈能以殘炙見惠  
悅又不答又曰今年未得子鴛豈能以殘炙見惠

解悅官疽發背死便悅傳 **陣名**公子城與華  
鄭願願為觀其御願

縣遠獨設稊水而巳彬去遠拜斗酒 **舉羣相贈**  
隻雞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南史

山陰道士好養鴛義之周求市之道士云為 **京**  
野道德經常舉羣相贈義之焉畢籠鴛而去

**五車**五車 **鳥部**五車

**鴛**會稽老嫗養一鴛善鳴義之求市未得遂携  
親往觀嫗聞右軍至京鴛以待義之嘆息

**出哇**陳仲聽經鴛淨影寺僧慧遠養一鴛隨  
僧徒送至京及門放之自知遠房便入馴狎每

年每哀吟庭宇二旬  
而慧遠卒兩京記

**鳴**野鳥與鴛同

**有餘食**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  
得以為綠鴛鴨有餘食士對曰君車衣文綺士不

也士不得一嘗財者君所輕歟者士所重若若  
以所輕與人而欲得 **愛野鴛**翼與人書云兒輩

人所重不亦難乎 **廢人贊**故廢人以爲贊 **鴛鴦**

厭家雞愛野鴛皆 **廢人贊**故廢人以爲贊 **鴛鴦**

學逸少書南史

唐李翹半夜擊 **自呼名**陸龜蒙聞鳴一欄有  
鴛鴦以亂軍聲 **自呼名**使使喚其尤者

何使者恐問作何語龜蒙笑曰自呼其名

**翰音**雞也 **雞**知詩

**翁所化**俗傳雞本朱氏翁 **金距**左季邱之雞

氏爲之金距冠介與 **花冠**南越志雞冠四開

晨無晨 **醯雞**道其猶醯雞歟 **木雞**紀消子爲

氣十日而問之雞可關乎曰木也方虛驕而恃

問之曰幾矣望之曰未也猶疾現而盛氣十日又

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及走也 **火雞**江適爲長

**連雞**秦惠王爲寒泉子曰蘇秦欺敝邑無以一

猶連雞之不能 **奉母**爲已設既而供其母以草

俱止於棲也 **化姑**後漢書河南樂羊子

棄之曰卿賢乎哉 **化姑**妻不知何氏女嘗有

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姑益殺食之妻對雞不食而

之 **作人語**晉宋處宗常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

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 **五德**田饒事魯哀公而

也時信也雞有五德而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

趙宋二程觀雞雜曰此可以觀仁度關開法雞鳴而出客鼎烹牛

之品不可問寢禮文王之爲世子也起舞音泚  
以烹雞史問寢雞功鳴衣服至寢門起舞泚中  
夜聞雞鳴蹴劉琨覺曰寧爲雞口不畜狸  
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養雞者不畜狸

鴿鳩

舟鷁數千里亦能歸其家國史補六禽禮庖人掌供六

禽鴈鴒鵒  
傳書張九齡少時養羣鴈無與親知  
書繫鵒脚上依所教飛往投之

日爲金籠放王丞相生日羣大卿籠雀鵲放之

翻飛冲天北史崔暹持其弟暹勢從李緒乞

天藥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膺體踈懶村闔

庭射之中上大悅田是善射聞虜庭史命

黃鶯

黃鳥 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鷦黃一名鸚鵡  
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

常堪熟時來往在桑  
樹間或謂之黃袍  
金衣公子同聽黃鸝聲戴

春日携樽半酒人問遷喬詩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求友推

鳥夷猶求友聲同上

鴛鴦

夢魏志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賜屋兩百壁  
化為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

曰吾託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耶苟以形言  
 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文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文彩雙鸞鴛鴦裁爲合歡被  
 雍雍楚辭鴛鴦  
 今雍雍

鷓鴣似鳬脚高有毛冠辟火災

針翼鳩鵲巢於高樹生子在窟中未能飛皆銜母翼飛上下也

鴻鵠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  
其在谿中無復毒氣

旬日拜西臺御史河南府伊閭縣前臨大溪每僚佐入臺先有小難張出不

尋邪

逐害淮賦云鷗鷺尋邪而逐害

鷺白鵲附鷺水鳥也所好藻白齊寧詩  
之春鉤遼東樂浪吳揚謂之白鷺白鵲

五車罪玉  
說文似

朱鷺楚成王時有赤鷺合沓而舞舊鼓吹音樂朱鷺曲是也 鴝鷺上官儀曰御中

龍夔龍夔筵羽下接武鵠鷺延頸長望  
魏謂諸曹之使爲

射目成功唐石雄討劉模射白鷺曰中其目當取其延頸長望

成功中之**值羽**詩苑丘刺陳幽公游蕩無度執

其鷺  
羽·  
值翮同上  
出鼓中古今樂錄吳王時有雙白鷺飛出鼓中  
食茹

下古樂府鷺何失素謝靈運雪賦閩越獻庸雜記

閩越獻高帝白鵝黑鵝  
各一雙帝悅厚賜之

**翡翠** 翠鵲也。羽曰翡，青曰翠。翠，青也。青不深無光彩。青食魚，翡大如鳩，色青。

林棲不食魚

聚鵠

冠鄭子威奔宋好聚鵠  
則天賜張昌宗集翠表后令狄仁傑與貼此表  
狄因指所衣紫朝袍曰臣以此敵后曰為不  
矣秋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  
累局連比公視表拜恩而出集異記

鵠鵠  
匠取茅蟲又名桃工雀巧又呼巧婦女  
然故又呼鵠雀好刺草皮食其蟲一名  
割蒂江東呼為蘆虎其雀青斑長尾

不過一枝

不遇一枝  
莊鵠鵠巢林  
所託使然  
孟嘗君寄客  
於齊王三年

不見用客及見孟嘗君曰不知臣罪耶君之遇  
也孟嘗君曰縲因針而入不知臣罪耶君之遇  
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鵠鵠巢於常苦著之  
髮毛見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  
五車弄玉

則若折卵破者其  
所託者使然也

鵠也

茅鵠

逸詩名工誦茅  
鵠刺不敬也  
性惡鵠  
張太寧性惡鵠  
鵠集太寧性惡鵠  
鵠集太寧性惡鵠

二雛二鵠  
鵠鵠盛空悲鳴一鵠  
鵠鵠盛空悲鳴一鵠  
鵠鵠盛空悲鳴一鵠

中一鵠  
鵠鵠盛空悲鳴一鵠  
鵠鵠盛空悲鳴一鵠  
鵠鵠盛空悲鳴一鵠

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嘴欲無極長鳴呼  
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于異域域從此訣各自  
力勞

反舌

易緯通曰百舌者反舌鳥也  
能反覆其口隨百鳥之音

祝鵠

反舌入殿  
春秋保乾曰江充之  
害其萌反舌鳥入殿

鵠鵠

水鳥一名濟澤  
一名胡

在梁

詩維鵠在梁不濡  
飲水  
淮南子鵠鵠飲無  
水數斗而不足

畏

莊子魚不畏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海鵠

子海人好鵠者每旦之海上鵠至  
者百數其父曰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鳴庭樹安連喙之張曰急瀧掃

**啄木**

啄木大如雀喙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與啄木異種舌長五寸

有刺

愈鹵淮南子曰啄木藥吏所化

古今異傳啄木本雷公採藥吏

所化遇蠹以背畫字成符而蠹自出

**鸚鵡**

即八哥也

**來巢**

左有鸚鵡來學語幽明錄荆州有來軍五

語司徒大會賓佐令效四座語無不絕似鸚鵡

**舞鸚鵡**

尚宇祖仁酒後為不渝濟考工記鸚鵡

**比翼**

南方有鳥不比不飛其名曰比翼

**不比不飛**

南方有鳥不比不飛其名曰比翼

**能合翮**

能合翮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遊于東海溺而死

**填海**

化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以填東海

**鵠**

即車載亦名逆鵠順則飛鳴能收人魂

**連雙**

鵠於青雲之際朝發河海暮宿江漢

**鵠**

鵠同鵠高飛似鴈目相擊

**鵠**

鵠同鵠高飛似鴈目相擊

追飛左六鵠追飛

**鵠**

後趾性羣居

**集柳**

詩鵠集柳刺時晉昭之後大亂五世君子

**在棘**

又肅肅鵠翼禦鷺鳥鵠過鷺鳥能激糞禦

**爭飲**

王祥母朱氏欲飲祥弟覽知之取酒祥亦

**意乃**

習飲曹操習笑野葛能多少飲醉酒劉元

**美女飲鵠**

宣城日揚此聲以誑人欲其無害已也

**青質高議**

姒婦飲盡妃妻爛其髮禿太宗賜

**金瓶酒云**

飲之立灰不妬不須飲柳氏拜勅口

**宅安置金載**

宅安置金載

**鳥類總載**

鳥類總載

**羽族**

羽物上兩足傳其翼者男贊男贊大者

**軍占**

抱朴子軍術曰衆鳥羣飛徘徊軍上不

**功增**

功增狹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銜書云氏春秋

**官鳥**

官鳥集軍中莫知其名軍敗銜書云氏春秋

**見大赤鳥**

見大赤鳥銜樺木仲尼曰鳥飛擇知鳥之雄雄

**武帝問**

武帝問羽何知鳥之雄雄對曰惟帝江傳妙鳥

**左翼加**

左翼加右聲高離右翼加左聲小帝江傳妙鳥

**舜而妙**

舜而妙靡名曰帝江悲楊震謝承後漢書曰楊

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翼后稷後  
頭悲鳴淚出盡地至堊日沖升天上張翼為梁  
初生棄之於水得印相神記曰常山張翼為梁  
上鳥舒翼覆之得印相神記曰常山張翼為梁  
破地民爭取印化為一圓石顯推傷弓傷弓之  
虛發高飛毛羽未成不羣嬉孔雀翡翠垂榮王  
睢關關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嬰羣嬉乎其中凌風陸機詩苟無凌風奏九韶  
莊子曰海鳥止當郊侯御而鵲之奏九韶具  
太牛鳥乃眩視悲憂不食一鵲三日而死非以  
鳥養養鳥者山藪思籠鳥有山左顧右盼顧則  
宜棲之山林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得雞鳴之  
助而作則仰右翼驚鳥下擊先側左寒號鳥號寒  
助得內北雞司晨北雞司晨惟家寒號鳥號寒

鳥部三

主

號鳥似雞肉翅不能飛糞即五靈芝春夏文采  
鳴曰鳳凰不如我冬羽毛脫鳴曰得過且過  
奏吉了嶺南靈鳥似鸚鵡色白腦有黃肉冠頭  
漢禽不入夷禽有良能伊川曰萬物皆有良能  
中不食而死洛陽無杜鵑邵康節曰洛陽舊無  
好處是他良洛陽無杜鵑邵康節曰洛陽舊無  
能不待學也莫打鴨通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  
下多事矣莫打鴨通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  
杭妓不安士隆捨之梅聖俞作打鴨詩戲之曰  
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鴛鴦不勝雀躍甚潘離  
向池中浴不比孤洲老鴛鴦不勝雀躍甚潘離  
之鷓鴣于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收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翔於海上  
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館以真珠及龜腦帝

丁不接翼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如鴝入鴝鵒北擊賊墨如鴝忽來案上翻墨汁塗  
勇文宣曰兩擊賊墨如鴝忽來案上翻墨汁塗  
心不服曰不服寒金那得帝王憐鴝入鴝羣王  
朝弄曰不服寒金那得帝王憐鴝入鴝羣王  
金為叙再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思  
不弄曰不服寒金那得帝王憐鴝入鴝羣王  
示添不接翼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鴝鵒之療霍讀曰觸胃或禍以解細微鴝人羊叔  
子晉史豈有鴝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人羊叔子豈有鴝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花鳥使玄宗歲遣使選擇天見彈思鴝鵒鵒鵒  
欲求鴝鵒為炙此鴝斤鵒笑鵒鵒鵒鵒鵒鵒鵒  
物就妄想之意與鴝鵒笑之曰我決起而飛九  
上者九萬里則與鴝鵒笑之曰我決起而飛九  
偷枋時不至則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  
而南為斤鵒笑之南翥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日彼且奚適也莊南翥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翥故詩云坐中薄地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亦有江客中薄地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馬執斫刺刀單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目射不薄地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膠以不薄地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膠以不薄地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鵒

鳥部五

主



五車霏玉卷之二十六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獸部

麟身馬足牛尾一角角端有肉北曰麒麟  
時在郊薮

毛蟲之長天藏禮毛蟲三百歲星之精春秋圖

散為含仁懷義麒麟含仁懷義不群居旅行麟音中律

規折旋中矩擇土而後踐位麟行步中天上石麒麟麟三國

五車霏玉麒麟子

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之以候冰門吐書三卷麟經

赤契曰孔子夢見捕麟傷前左足見曰吾為

東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不至史仲尼曰

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麟書曰王

至不可羈麟可係而羈今豈懼猛獸晉書曰王

謗上表曰夫猛獸日無光春秋孔演圖曰麟木

當塗麟麟恐懼日無光精也闕則日無光註

則日月亦將爭於上美公子詩麟之趾振振泣

非時觀之泣曰予之於人猶獲麟折其左足孔子

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

來何求麟今麟今我心憂因此幽憤作春秋焉

獅狻猊一名白澤似虎正黃有鬃尾

製獅形宋宗憲訓林邑王林邑具裝披糖獅

子路誣李泌受嚴震金獅子百枚河東獅子唐

婦服狸博物志曰魏武伐冒頃經白狼山途

如狸跳上獅子頭獅子伏不敢起遂殺之擊象

得獅子還未至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者擊象

宋炳師子擊象圖序曰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

云嘗從天竺欲向太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

哮而四巨象俄焉而至以鼻卷泥自厚塗數尺

數而四象以壺盤石血若溢泉巨樹草偃

直搏四象以壺盤石血若溢泉巨樹草偃

騶虞似虎白質黑文尾長於身不踐生芻

仁詩仁如射武王克殷後散軍左射狸首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日著物獵人射之光

獸長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般文者陽氣成故

逐牛哀變體淮南子曰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

方其為人也不知其嘗為人也封邵食人述異

漢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

封使君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反食

民生風虎嘯則風從緣木淮南子曰蛇不

民生風谷風生風從緣木可使有足虎不

可使**搖尾**漢書司馬遷書曰猛虎在山百獸震  
緣木**不與生物**列子曰梁鸞養虎而求食積威約之  
漸也虎者不取以生物與之則怒血氣者之性也夫  
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決之曰兩虎方食牛  
也兩獲牛其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  
一舉必有兩獲莊子名李耳風俗通曰呼虎為李  
子然之果獲兩虎為呼李耳即喜呼虎便怒又方  
應李氏公所化為虎呼李耳即喜呼虎便怒又方  
言曰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虎食物值耳即  
止以觸其號於苑左傳曰關伯比達於邲女生  
諱故也子見之遂使叔之楚人謂負子渡  
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菟殺於菟  
河劉昆光武時為弘農太守為政  
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相與渡江漢

五車罪王

獸部王

三

宋均選九江郡多虎暴數為人患常募殺檻  
而猶多傷害均到任下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  
龍在水各有其托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  
務退奸食思進忠善可以去檻除害除害其  
與東浮渡江辟惡風俗通曰人卒得病燒虎皮  
宜子河圖曰懸虎鼻門上宜童子孫帶印綬懸  
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令人探骨孝子傳曰晉  
知世則不驗亦勿令婦見之探骨郭文常有虎  
忽張口向文文記其口有橫骨乃以手拔箭說  
探去之虎至明日乃獻一鹿於堂前拔箭說  
曰桓石虔為兒時從父征西獵有虎被數箭伏  
在地諸將請石虔曰惡郎能拔虎箭否石虔至  
乃高虎虎還伏石虔復拔一箭化石張侍郎守  
公令吏執符追虎虎執視符符隨吏至府望  
公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捷之約三日出境不然

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地服罪童佩除不其害  
化為石今呼為石虎服罪童佩除不其害  
虎不殺人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即清  
殺之其一視候鳴吼得彪非虎裴旻守北平一  
遂令放釋吏民歌之得彪非虎裴旻守北平一  
老曰此彪也稍比有真虎必敗旻怒馬越之有  
虎小而伏踞地大吼旻馬辟易自是不敢射  
係蹄得虎龍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得  
以環寸之蹠害七尺騎虎之勢畫虎反類狗  
之軀者權也戰國策騎虎之勢畫虎反類狗  
肉餒虎魏侯生曰公子欲赴秦軍政猛於虎孔  
過泰山見一女子哭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  
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子曰何為不去曰無前  
政猛於虎也

五車罪王

獸部王

四

霧隱陶谷子奏曰南山有玄豹管窺時見一斑  
輒猶犬羊論語虎豹之鞞猶犬羊也懸鼻同威  
不用爪牙與伏豹日為伏豹初入臺階直二十五  
縣單同威伏豹日為伏豹初入臺階直二十五  
豹一名程列子曰廉豹餘古詩言狼貪豹食有  
程生馬註豹也君子變其文蔚也留皮王彥章  
故亦程名留皮  
死留皮  
如虎如豹尚載豹貅禮記前有一犂  
如虎如豹尚載豹貅禮記前有一犂

狼 似犬銳頭白

善顧 狼善顧 惠還 狼性怯 狼籍 狼多籍草 狼

貪 狼性貪 董仲舒 白狼 狼而戎狄賓 兩狼 並驅

當道 豺狼當道 入咸市 洪範五行傳 秦

犀 微外獸角一在鼻一在額形似水牛猪

駭雞 梔杓子曰通天犀有白縷如絲者以置米

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

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為又尊者得

黃毒藥為湯以此氣導攪 通天之珍角 馳鳥七

之名 擅黃支之美 犀 吳王夫差有文

犀 馬援征交趾載薏苡 辟塵 犀簪梳塵不

暑 文宗時李訓講易方 辟寒 犀角煖氣襲人遺

傳 蠲忿 同昌公主帶之 鎮水 蜀中水精為害蜀

校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

象 象長鼻牙精因曰石犀里

藏牙 南越志曰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

役鼻 象身倍數牛鼻長六七尺 象戰 身毒國其

焚身 左象有齒以稟精瑤光 春秋運斗樞曰

象 見制越童 論衡曰夫十圍之牛為收豎

出匣 論語虎兇 觸縞 文若奔兇之觸魯 不遇

遇兇 虎不避 莊陸行不避兇

解廌 廌廌神奇之獸一名任法狀如羊古

觸邪 見識罪 同上解廌知曲直識有罪欲疑

熊 獸名似豕山

男子之祥 熊 男子之祥 帝師之兆 周文王上獵

天遺汝師乃夢入寢門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

於今三月並走郡望有加而無夢今夢黃熊入

何寢門其何厲鬼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為夏之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神化為黃熊實

晉侯有間 當熊 孝元帝幸虎圈熊出圍攀檻欲

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

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

帝咨嘆以此 搏熊 廣陵王胥於文帝別園學格

熊 西京 呼子路 東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

動止風痺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和丸 柳仲野

韓氏和熊膽 泥以助其動

外犬走與爲戲犬共

街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

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其形小，其聲大。後死，則丘首。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持

狐則狐

莫赤

詩：狐莫赤。

粹白

呂氏春秋：天下健走，封狐千

里注：天狐健

多疑

狐性多疑，詐鳴。陳勝、吳廣次所旁

走千也

安問

道安問：狐當一腋。千羊之

狐鳴曰：大楚

七尾

晉錄：咸寧二年，有持火，管輅傳曰：夜

斷其腰視之

狐為淫婦

聽水。北風勁，河水始合，湏狐

千歲之狐

為淫婦

聽水。北風勁，河水始合，湏狐

水聲然

假虎

如楚昭王對曰：虎得狐，狐曰：無啖我

後過河

假虎

如楚昭王對曰：虎得狐，狐曰：無啖我

走乎虎

隨狐而行

百獸皆走，虎不知獸畏已及

以爲畏

狐也

百方非畏，貴買。管子曰：代出狐白

昭奚恤

實畏王

之甲兵，貴買。管子曰：代出狐白

變六月

而一見

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

貴價必相

求而求之

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

之代各求

狐白皮

代王問之，果去其農，虞山林

求狐二十四

月不得

一狐，離支聞而伐之，代之王

卒服於齊

稱阿紫

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故其

怪多自

非一狐之皮

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狐之

皮

援

狙附援，似猴通臂。

窮猿

晉書：窮猿奔

亡猿。通鑑：楚國亡，好吟猿，好

爲人所不得，競捷。山谷傳響，記：吹中，響鳴

傳其響

冷不絕

行者歌之曰：巴擁樹而號。

東三峽

援鳴

悲援鳴，三聲淚沾衣。

有神白

援王

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

基射之

始調弓

矯矢，未發，援擁樹而號。

孫恪妻

袁氏女

有二十，後挈家過端州，袁欲遊

峽山寺

云：舊數

十，既至，若熱其路，端州袁欲遊

獻僧有

野援數

十，既至，若熱其路，端州袁欲遊

遂伴歸

山去，長

嘯一聲，煙霧深，擲筆爲援而去

援戰

西陽雜

記：云：婆娑國，有山，巉峻，險上，多

援援形

絕長，大

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萬國

不能盡

袁公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

其巢穴

袁公

問：女國：人稱

之願王

請問

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國：人稱

見王道

逢老

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國：人稱

巧恃便

以傲

予至此極也。

伐巧

吳王

登狙山，衆狙走，一狙委蛇，見巧於王

巧恃便

以傲

予至此極也。

彌猴

名胡孫楚

韓子曰：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

棘端

母猴

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

不入宮

不飲酒

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

而棘刺之

母猴

乃可見也。燕王曰：寡人不能觀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播遷，隨駕有弄猴，隨班起居，賜

也

賜緋

唐昭宗

狽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知如狽狽  
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求狽  
果然乘土牛城太守尚書鍾毓謂泰曰昔釋  
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駿泰曰明公之子少  
有文彩故守吏職猶乘土牛一何遲衆實悅  
服爪不利馬王充論衡曰蚊蚋之力不如牛馬  
犬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似猴真猴宋何尚  
制於大猴服於鼠爪不也似猴真猴之與何  
延之少相狎人吾二人短小何謂顏為猿顏謂何  
為猴嘗問路人吾二人誰似猴人指尚之為似  
延之大喜人曰彼似  
狽爾君乃真猴史

果然其地理志曰九真膏浦縣有獸名果然  
居樹上赤有文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色青

五車罪五

獸部五

土

唯皮為珍

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煖  
黑類青身肉非嘉隋唯皮為珍生相

序死相赴

國史補曰果然後屬黑類有鬚生相  
序死相赴取一果然數十果然可得

猩猩

獸能言者似猿人面聲如小兒裴炎  
銘云武平封溪縣猩猩常數百為群人  
以酒并糟設於路側連結草履猩猩見  
之則知張者祖先姓名呼云奴欲張  
我捨去後自謂曰試共嘗酒逮醉取  
履着之為人所擒里人索肥者乃自  
推肥泣而遣之

不離禽獸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唇肉之美者知往  
歸終知

知往歸  
終神獸

鬃鬃

俗呼山都也一名景羊

如人被髮迅走掩目反踵見人則笑笑則上唇  
掩其目

因被格

貂鼠屬而大黃黑色北方寒以貂皮煖額  
貂因為侍中冠飾亦取貂內貌悍外溫潤

黑貂蘇秦三十年八貂散騎常侍分左右隸門  
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七葉金張

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唐百官志中七葉金張  
葉七葉珥漢肉汗落肉盤帝笑曰肉汗貂對曰

貂左太中賦而疎挹婁貂魏志曰烏丸傳挹婁  
骨下愛羽毛而疎挹婁貂國出好貂今所謂挹

婁貂是也

五車罪五

獸部五

土

鼠有齒而無牙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鼯鼠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

鼯鼠五枝鼯鼠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  
腹鼯鼠先人註鼯鼠能人立以鼯鼠寶攸治爾雅

不能先人註鼯鼠能人立以鼯鼠寶攸治爾雅  
前兩脚於頭上跳善鳴火鼠火鼠火不焚毛長丈

大曾時得鼠如豹皮群火鼠火鼠火不焚毛長丈  
臣莫知惟攸曰名鼯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

流布者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  
是也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水鼠

長百尺可仙鼠仙鼠仙鼠仙鼠仙鼠仙鼠仙鼠仙鼠  
以為布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

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鼠禮  
木君之左右首鼠首鼠首鼠首鼠首鼠首鼠首鼠

社鼠之患也首鼠首鼠首鼠首鼠首鼠首鼠首鼠  
社鼠之患也首鼠首鼠首鼠首鼠首鼠首鼠首鼠



類人謂王末理者莫周人謂鼠未腊者有周人  
懷朴遇鄭賈曰欲買朴乎出示之乃鼠也因謝  
不末某氏鼠不畜猶犬倉廩庖厨悉鼠不問  
書累累與人兼行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不  
居殺鼠如丘鳴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  
哉鼠賢不肖如鼠李斯少時為卿中吏見吏舍  
入倉見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如老獄  
吏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鼠所自處耳乃寄  
湯湯為兒時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怒乃寄  
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為墮腐鼠  
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而笑墮腐鼠  
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  
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墮腐  
鼠而中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矣矣常有  
輕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遂率  
五車奪至

其屬攻虞齧鞍魏志公子倉舒早慧太祖馬鞍  
氏滅其家齧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罪中以  
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太祖問之  
對曰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太祖曰無所苦也  
俄而庫吏以齧鞍懸柱平一無所問食巴豆  
志曰鼠食巴豆昨衣領衣領有鼠至吉穿墻  
三年重三十斤誰謂鼠無牙聞論說苑云梁上鼠不食稻五  
何以穿我墻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  
屋四角鼠不食蠶室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垣  
絕鼠可禦毒山海經曰所重之山有獸其狀  
人其尾飛名麒麟不如捕鼠不知狸住孟賁  
鼠可禦百孟賁探鼠穴  
必噬其指失其勢也

狻猊

類狻猊爾雅曰狻猊類狻猊如牛山海經曰少咸之  
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堯時民害淮南子曰堯  
害堯乃使羿射殺之

獬豸

獬豸象鼻犀目牛尾虎足能食銅鐵樂天獬  
其形辟邪

啖鉄之獸

經曰西荒之中有獸焉長短如人著敗衣手虎  
爪名模模欲食人腦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  
聲燒大石以投其舌乃死不然食人腦矣

夔

夔一足踔而行

音如雷

音如雷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入水則風雨

蒲牢

蒲牢鐘鐘鑄潮風屬蚩吻

鑄形鍾上

鑄形鍾上鐘鑄潮風屬蚩吻

牛

牛好者今胡荻犴今獄門上獸

窮奇

食忠直 窮奇似虎能飛人忠直者輒食不才子

少婢氏有窮奇

風母

如猿 風母出九德縣如猿見人若慚打死得風

馬

法廐 御馬內棧上同別輩超群逐日追風疾馬行

遺風 千里蓄鄰口至膝昆號名好馬爾浮雲

五車第

獸部注

十五

龍媒 天馬上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駑雲浮 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駑雲浮 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駑雲浮 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駑雲浮 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駑雲浮 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駑雲浮 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駑雲浮 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駑雲浮 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雪製三 駑雲浮 龍媒駑款段馬快羈旦刷畫秣

名馬 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兔三驚帆

曹真駿 騏驎 龍頭鳥目麟腹虎胸尾如

雲耳如插筒 好相 旭贗 耳批雙竹 好耳 鬃

散五花 馬好 鳳臆龍鬚 豹頭虎額 上翠蹄削

玉蹄 赤兔 有呂布馬名語曰人中的盧 乘馬所

劉備初奔劉表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乘馬走

隆溪水中備急謂的盧曰今日急不可不努力

的盧一躍八駿 地二翻羽三奔電四超影五

三六得過 騰 千金虬 馬紫叱撥 上青海 駒月

霧八扶翼也 千金虬 馬紫叱撥 上青海 駒月

玉勒 以玉為馬 鐵獺 馬名 上襄 飛兔 飛兔

萬里 禹治水救民 駑龍 尺曰驂六尺曰馬 塞

天應其德而至 駑龍 尺曰驂六尺曰馬 塞

翁失馬 安知非禍乎後子駒馬折臂人平之翁曰

日安知非禍乎後子駒馬折臂人平之翁曰

是瞻 隨人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言事不 志千里

七

獸部五

駱駝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停不行避熱風周  
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四夷傳流沙四百里夏多熱風老駱預知則鳴  
號埋口於沙中人即以適塞鼻否則致危殆

牛

一元大武禮記曰祭宗廟之稼穡之資易注云  
禮牛曰元大武稼穡之資牛者稼穡

稽之喘月吳牛見月而喘飯肥百里奚爵祿不入於莫  
資傳古人有言曰殺老牛問喘漢酈吉為丞相

尸莫之敢尸注尸主也問喘見人逐牛牛喘  
吐氣問牛行幾里人或怪之吉曰春少陽用事

未可熱恐牛行近因暑故喘此候氣失節宰相  
當蹊田奪牛傳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

愛蹊田奪牛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重罰已牽涼處魏志管寧字幼安鄰有牛犯寧

重矣牽涼處魏志管寧字幼安鄰有牛犯寧  
五車第主

主乃太慚如游刀有餘地莊子庖丁為惠文君  
犯於嚴刑也游刀有餘地解牛曰臣之刀十九

年所解于牛而刀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十九  
無厚以無厚人有問源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

地是以十九高師秦師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年刀刃如新牛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大郊免至臧鼻食郊牛角  
師出於敵色敢犒從者郊免敗十牛臧鼻又食

其角於釁鍾血以塗其釁隙也辭聘或聘莊子  
危牛釁鍾血以塗其釁隙也辭聘或聘莊子

祭牽而及於太廟雖欲為孤情其可得乎畜  
特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聞宋公富往問術

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  
牛羊于猗頓氏之南十年之乘青極元年老子度

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  
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羊

柔毛記羊曰晚乳羊有晚賁首詩曰將羊賁首  
柔毛肥牂詩既既有肥牂以禮賁首三星在雷注羊

賁太也肥牂詩既既有肥牂以禮賁首三星在雷注羊  
元殺羊食士其御羊謂不與及戰曰時昔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及戰曰時昔之  
之不食母埋之不食後三年穰羊事發追捕何

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童子荷筆列子曰  
梁惠王言治天下如羊舌為族童子荷筆列子曰

一妾而不能治天下如羊舌為族童子荷筆列子曰  
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群使五尺童

子荷筆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  
羊荷筆而隨之滅穀滅穀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則不能前也滅穀滅穀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毋令敗群者河

西人式有少第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  
宅財物盡與第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

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  
布衣草屨而牧歲餘肥息上過其羊問之式曰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去長髯主簿  
無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綴氏令長髯主簿

羊一名長九牧十羊千走一狼走刻木為羊  
自賣之一旦反肆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官

驛羊仙去反肆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官  
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居羊大王反國說亦屠

羊臣之爵祿復矣何賞之有願長反屠羊之肆  
爾高

爾高

狗同

狗同

狗同

旅葵狗四尺曰葵尚韓盧大各警若走韓食虎盧而博塞兔也

瑞應周成王時渠搜逐麋逐麋之犬不顧執縶國獻犬能飛食虎

執縶左牽左牽不叱尊客之前不得叱狗無投無投之長者

無投與問名獻犬者既受吠形一犬吠聲賣以

嫁女晉吳隱之字處默將嫁女貧叱即去妻後

仁狗前此犬而永郎去之吠非其主亮堯非不

不過其主三年長者怪而問之敝蓋仲尼之

以實對是改之賓客復往敝蓋重鑲令重鉤

不棄為埋狗也重鑲田大救主

晉太和中楊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野火起

狗嗅生不覺狗走入水中還以自洒生左右草

火尋過去他日又墮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

怪之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常厚俸人曰以

此狗相與便當相出云云乃語路人以楊布狗

楊相與布衣而出後五日狗夜走歸楊布狗

狗朱第布衣而出後五日狗夜走歸楊布狗

能無怪北狗契訓有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

哉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妻女食熟

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妻女食熟

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見其家藥瓢玄中記曰

物必為狗帝則不能追矣五代史裴軻昔高辛氏

帝之狗名繫繫亡三月而殺大戎銜其首來獻

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士三百甲喻

喪家史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

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兩三寸累累如喪家之

狗子貢以告孔子曰形狀未也似喪家之

哉然狹無不隘傳國狗之狹無不棄人用犬晉

侯飲趙周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晏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喚

夫契焉明搏而殺之盾共牢五代南唐時江州

曰乘人用犬雖猛何為寄書陸機在吳後仕洛

書汝能馳往否犬搖尾作聲似應之機為書盛

以竹筒繫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啖肉

每經水輒候渡者掉尾向之其人於愛因呼上

紅綆近岸則騰上速去到機家取書看畢犬又

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書納筒仍畜犬五

馳逐洛後犬死葬之呼黃耳塚異記

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犬生五子取青

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白

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白犬鳥頭令人

世乘車黑犬白耳犬大王犬也畜之令人富貴

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

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也詩無彫狗監漢楊得意狗盜孟嘗君客

豕方音曰猪燕朝鮮之間謂之豕南楚謂之豕或謂之

剛鬣記豕曰肥脂同上豚賜肩項羽賜樊噲

脚魏志關羽夢五蹤詩一發千足義與千戶侯

等正中心漢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表固問老子

空城且書乎使因下園擊不景帝知太后怒而  
固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園刺不中其心  
然乃罷之 **到都** 都東海人景帝時為都  
都伏上前曰亡一姬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  
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殺狔以進** 劉道黃少  
后何上還尋亦不傷賈姬 **殺狔以進** 劉道黃少  
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老姬識其非常  
謝姬見其不飽又進一狔又食半餘半還之後  
道直為吏部郎姬兒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  
見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資牛 **買肉以**  
酒以詰道真道真笑曰去無復相報 **買肉以**  
**食** 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  
殺猪何為其房曰欲焚汝其母悔失言曰吾  
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猪肉

以食之明 **豈以口腹累安邑** 東觀漢記曰閔仲  
不欺也 **豈以口腹累安邑** 東觀漢記曰閔仲  
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  
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勅市後嘗買  
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嘆 **守志如初**  
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守志如初**  
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  
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  
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 **蒸肫** 晉王  
耻奈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蒸肫** 晉王  
豪俊帝嘗幸之供饌甚豐蒸肫尤美上問其 **字**  
故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不乎食未畢而去 **字**  
**誤** 占人有讀史者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已亥  
**東豕** 朱浮責彭寵曰伯通自伐功高天下往時  
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  
功論於朝廷則遼東白豕也

獸類總載

**朝三暮四之術** 宋有狙公養狙貳芋先誑之曰  
俄曰與若朝四而暮三足 **蒙茸陸梁** 飛者蒙茸  
乎衆狙皆喜註芋栗也 **蒙茸陸梁** 飛者蒙茸  
而梁 **發縱指示** 追殺獸者狗也發 **迹**  
人主迹 **一丘之貉** 古與今如以丘 **逐麋之狗當**  
不顧兔耶 所求大 **狐假虎畏** 勢投鼠忌器 事有  
之 **虎而翼** 甚 **探虎穴** 不探虎穴 **養虎遺害** 禍  
故 **嗷嗷** 音史教上呼大聲也 **抵羊觸藩** 進退  
害 **嗷嗷** 音史教上呼大聲也 **抵羊觸藩** 進退  
**虎類狗** 虎類狗 **角搶題注** 九獸迫急以角 **張**  
虎類狗 虎類狗 **角搶題注** 九獸迫急以角 **張**

**嚙吐舌** 禽獸奔走倦 **寒驢** 寒破 **封豕** 貪婪無厭  
謂之封豕 **猱援獲父善顧** 性 **窠宿穴宅** 獸  
居 **獸虞** 掌鳥獸 **太牢** 牛 **少牢** 羊 **不花** 謂牛 **六獸**  
周禮註六獸虞 **偃飲** 飲酒量窄如 **杜鰲不灌** 傷  
鹿能嚙野豕兔 **偃飲** 飲酒量窄如 **杜鰲不灌** 傷  
也 **屋豕不熏** 屋也 **家家如未視之狗** 梁相死惠  
渡河還墮船人救之曰子欲河之而還曰梁無  
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溺無  
我則死矣何能相梁惠子曰居廣艘長楫之間  
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如  
蒙家如未 **看鬼可作八卦** 伊川見賣鬼者曰聖  
封何必圖書只看此鬼亦可作八卦數便 **絡馬**  
從此中可起聖人取神物之至著者耳 **絡馬**



穿牛

莊秋水篇牛馬四足是謂人托驥尾飛不遇之

數步托於驥之皮之為災

莊山木豐狐文豹不免網羅之患皮

之為形獸心獸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

和雖哭未必底而結口

頤交壯裏生荆棘孟

尾大必掉

尾大必掉

未大必折教

人象蟲質

誰子法訓曰

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其

獮猴乎雖人象而強質也

五車罪玉

獸部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五車罪玉卷之二十七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鱗介部

龍 鱗蟲之長八十一鱗九九之數有鱗曰

六龍 易時乘六龍以御天

大則 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蠶蠅欲

師 抱朴子曰山中辰水物

魚 集門下數千不得上即為探珠

綿 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父 龍領下子能歸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也 如使驪龍寤子其糞粉矣

穴 見宮殿人物九處大羊髯有珠人取食

晉 書曰陸機嘗餉張華鮮時有賓客滿座華發

器 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漬

之 必積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果云園

中 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

以 相 有逆鱗 韓子曰夫龍之為物也可擾狎而

嬰 之則殺人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者 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負舟 禹南省

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我受命於天竭其力養人生寄也成歸也何憂龍哉龍使而  
去墜弓黃帝鑄鼎荆山下成有龍下迎黃帝上  
持龍髯拔墜弓黃帝從上天七十餘人小臣悉  
號後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紀官吳庖儀  
民風姓有景龍之賜姓曰黃實其好龍能求  
其嗜欲以龍紀官之龍多歸之乃獲畜龍技成無  
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黃氏曰秦龍  
用益子金朱舜帝學居龍於支離魚鼈為伍公  
與魚鼈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豫且之患  
吳主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日白龍下  
為魚天帝曰魚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曰我化  
為魚天帝曰魚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曰我化  
五車罪五 鱗介子七

葉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葉公好龍葉公  
測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  
之好龍也室屋雕文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  
下之窺頭於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鬼  
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蠅化自然之龍有  
也夫似龍而非真也蠅化自然之龍有  
地蠅化葛陂杖後葛洪神仙傳曰費長房與公俱去  
成之龍葛陂杖後葛洪神仙傳曰費長房與公俱去  
到所公與所用杖騎之然如睡已到家雷澤  
梭劉敬叔與苑曰陶侃常捕魚雷澤得一纖梭  
起陸陰符經曰天發存身易曰龍蛇之垂龍乘  
苦行雨多竄龍起陸存身鍾山神名燭龍天  
照西有龍銜火燭龍猶龍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  
照西有龍銜火燭龍猶龍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

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鴻者為弓弩射之如遊  
鹿者走狗而逐之若遊魚者釣繳以投之吾今  
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卧龍諸葛亮隱居  
曰諸葛孔明舌出不能言臣龍人謂蜀先主  
明卧龍也

蛟龍屬無角四足細頸  
刺蛟兩蛟夾繞其船吹飛者得寶劍還洪江有  
刑王聞之斬蛟世所說周處少時凶強使氣為州  
壯以執珪斬蛟世所說周處少時凶強使氣為州  
虎并處為三害處處刺殺虎又入水殺蛟或謂  
或沒行數十里處處刺殺虎又入水殺蛟或謂  
處更相慶賀處處刺殺虎又入水殺蛟或謂  
出遂自改慶賀處處刺殺虎又入水殺蛟或謂  
得雲雨蛟龍得雲雨終非氣出左日震東方也  
五車罪五 鱗介子七

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  
也氣出右萬物半成氣出左龍蛟出  
蛇毒蟲  
蟠騰蛇龍屬能興雲霧淮南子曰夫騰蛇雄  
王蛇蛇之安足淮南子曰夫騰蛇雄  
策曰昭陽為楚伐魏魏移師攻齊陳珍為齊王使  
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蛇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  
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  
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遂飲酒為蛇足  
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  
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還  
向王蛇盤眼德禁蛇禁蛇氣禁蛇辟蛇抱朴子  
向王蛇盤眼德禁蛇禁蛇氣禁蛇辟蛇抱朴子

人曰恐是錢龍帝以錢蛇窟說苑齊景公獵上  
十貫鎮於蛇處以厭之蛇窟山見虎下澤見蛇  
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  
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室澤是蛇窟何不祥  
乎蛇窟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門之外赤帝子  
漢高祖斬蛇後有人至蛇所見一老嫗夜哭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  
董奉斃之廣州記曰管輅與郡路側五六里有一  
而不返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交州出由  
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往行旅施符較經宿  
往看蛇已斃矣左右吳猛忿之豫章記曰永嘉  
同白骨積聚成山吳猛與弟子數人往欲殺蛇蛇藏深  
窟丈斷道人有過者輒以氣吸引取之吞噬已  
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往欲殺蛇蛇藏深  
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蛇乃出穴頭高數丈  
猛緣尾登背以足按蛇頭著地弟子於後以笞

殺以頭擊柩後漢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秦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流血俯仰得  
 離惡形周景式廬山記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國太子與友人共出家學道友人志怒歎受隣報爲此宮亭湖神世高於廣州爲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爲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來之宮亭泊船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胡語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船跪受咒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船人曰何少年卽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隣旣見世高從山南過死于山北今柴銜珠隋侯行見大蛇傷救桑民所居蛇里是也銜珠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陰德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白乃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滅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後爲楚相醉卧嘔吐

五車算玉錄介子七 伍

晉杜預醉卧嘔吐人竊窺援之餘靈馬援征五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吐更援之餘靈溪營壺頭署甚中病穿岸爲室避暑尋卒後石窟有蛇如百斛大船云援之餘靈史

龜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

十龜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元龜書昆命曳尾泥中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先往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筭而戴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莊子曰吾將曳尾於泥騎背得水續搜神記曰鄱陽人黃緒入山中矣騎背得水迷路數日忽見大龜緒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向便是路龜卽回右轉緒卽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

見靈元君

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予爲  
清江使者被魚者預且得

予元君召預且得白龜圓五尺剡之以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能見夢於元君不能避預

目之繼智能七十二鑽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魯津之伯符子曰有獻燕昭王

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謂之豕仙其群臣  
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膳之豕旣歠

乃見夢於燕相曰今仗君之靈而化吾主也始  
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糧糧之珍而欣

君之惠將報子黑後燕村遊放  
洞玄先生見巴

西傳飲泚少之有曰洞玄先生右門言論一  
被黑衣頭長身廣揖與坐天將曉鋌悸悟見身

躡物至岸白龜贖放之後戰

視之乃所放龜也

與縣餘于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中流

左顧掄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廻屈三鑄不  
正有似昔龜左顧靈德應與人言龜千歲能存

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身人言與人言  
史記曰余至江南問長老耆木南方老人

足二十餘年老人死尚生吞氣却儉墜空井見

能引氣導引若此龜氣傳不矣大龜張口吞氣  
或俛或仰試隨尋名龜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財

所爲遂不歸。行乞。皇物歸之家。必大富。至

龜八曰九州龜凡八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曰

呼元緒龜異苑曰孫權時末康有人入山遇一大

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

力大參桂  
角口杜  
集日然

龜曰我欲拘繫方見烹臚雖盡南山之樵不能  
潰我樹曰諸芎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知我  
之徒計將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調將及爾樹  
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知故諸  
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  
登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  
故呼龜督郵古今注曰龜神使神蔡臧文  
爲元緒督郵名玄衣督郵龜也蔡仲据  
蔡注蔡國君之守十朋陽或益之僂句不弓欺  
龜出蔡地因名也十朋之龜僂句也注僂  
句寶  
龜名

鼈則魚不復去故名

大黿 黿 獻黿唇羞黿 路堵父爲客羞黿小焉路堵

而出蒙末海龍吾跳梁奚不時來觀東海鼈左

足未入而右皮鼈楚辭曰馵蹠鼈而上放鼈尚

膝已繫矣。足膏山。吾固知其不能升。力雖盡。崔悅夢十九人衣青綠羅衣。末生旣寤。見器中

正十九日遂放之王堂隰記宋傳慶中家省

夜有大鼈被泥笠婢得之遂愈扣異志

齊人欲而濟也

龍爲用彼獨不爲雨乎

米食鼈安知其美俱水煩不大  
水煩不大魚鼈不大  
水澹

不獻禮水潦降不獻

鰲海中大鰲也韻

卷之三

斷鼈列女姻斷鼈釣鼈同上龍伯之國有大鼈

山海東有岱輿員嶠方壺瀛州蓬萊根無所連冠山何異我戴粒逍遙於封壤之巔伏乎

符龍穴也

鼈鼈附鼈似鼈而大闊一丈肉具十二生

為梁紀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東至於染指楚

味及宰夫將解鼈食大夫不與子公子公染指

而出更母化江夏黃氏母浴化而為鼈入于

五車罪王

河生晉佛圖澄黃河中舊不生鼈忽有得者澄

古治殺鼈晏子春秋古治子曰君齊于河鼈

之左操馬尾右望侯大鼈

四望頃之江中湧出一綵舟十餘人會飲妓樂

甚盛久之有巨鼈東下綵舟乃沒鼈亦下或岸

側意者水神使此鼈望侯致鼈注取鼈夜

不知巨鼈來故燈之自帖至鼈致鼈注取鼈夜

燒之則取狸周禮鼈人掌取玄物以時籍魚鼈

鼈也取狸鼈人掌取玄物以時籍魚鼈

泥中玄物甲蟲屬也城門鼈鄧景山拜節度使

鼈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靈鼈鼓李斯傳

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劉展反靈鼈鼓李斯傳

魚

憶鱸張翰字季鷹為齊王問掾在洛見秋風起

而齊收時人薦鮓鮓禮于寢廟盈車

以爲知幾大盈車曰吾下一鮓之鮓鮓過而不視又

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子曰鮓之鮓鮓過而不視又

食以廣長千里列子曰八紘之北有溟

海賦魚則吞舟鯨鯢又賈誼弔屈原文蹏溱淮

彼尋常之汗漬安能容吞舟之巨魚蹏溱南

子不日牛蹏之洛鯉伊魴西陽雜俎云洛鯉

水經曰海鯢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

為潮出穴則水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鯢魚宋玉對楚襄王問云鯢魚朝發於蒼之墟

能與量江一斤千頭廣志武陽小魚大如針竭

澤魚恐後無魚也掉尾水濁則無丙穴嘉魚

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王餘食膾

有餘葉木中化之比目爾雅東方有比紅裳待制

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

乃人魚也烏賊魚也一名河伯白事小史常自

乃人魚也烏賊魚也一名河伯白事小史常自

乃人魚也烏賊魚也一名河伯白事小史常自

乃人魚也烏賊魚也一名河伯白事小史常自

乃人魚也烏賊魚也一名河伯白事小史常自

慘於憂詩詠萱  
受魚而祭  
家語孔子之楚有魚

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

祭門人曰彼將棄之夫子以祭何也孔子曰吾

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

而無祭者乎  
楚國賴之  
曰今獲魚食之不盡

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粟有餘者

國有饑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

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寡

人且今行之矣未幾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論寡

禮薄望多  
子寧能為吾報之乎對曰臣有警在吳

旁野民持一頭魚上田視曰高得萬束下  
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望多也  
實應

偽求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

階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棲遲而不化彼

應而人以泣前魚  
王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

得益多而遂欲棄前得也今臣得拂枕席四海

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褰裳趨者衆矣則臣

亦猶前所得之  
泣枯魚  
時還復入樂府任公之

術且將棄矣  
任公為大鉤以十五犢為餌蹲於會

術鉤任公得其魚而腊之自  
詹何之能  
列子詹

也學釣五年然後盡其道以獨繭絲為綸芒制  
制為鉤粒為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制  
螻蟻能制之故鳥飛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忘江

湖  
水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暄濠梁之樂

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何以知魚之樂莊子

曰子非我何以知我  
車轍之窮  
莊子見車轍中

斗之水而活我乎莊子曰待我當決西江之水

而活汝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戒竭  
說苑曰竭

非不得魚也  
散筍  
其魚飭在梁芳餌六韜曰芳

有魚鴻離  
魚網之設獺祭  
虞人入山林懸魚

字與祖為廬江守府丞鯢魚受而  
卻魚  
相魯客

有遺魚者不受客曰君嗜魚何不受曰以嗜魚

故不受今為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

我魚  
子魚  
宋顯仁后謂秦檜之夫人曰子魚犬

進太后笑曰我道這婆子村  
陽橋  
語必子以釣道

蓋青魚似子魚而大類  
陽橋  
語必子以釣道

釣而吞者冠蓋交於道矣子曰此揚畫所謂陽鱉

父迎者冠蓋交於道矣子曰此揚畫所謂陽鱉

政事單父大治  
魚  
水州記云鱣魚一生百

龜為蛟者甚靈唐書曰韓愈為潮州刺史詢吏

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鱣魚卵而化食民畜

之狀無不吞鱣魚約七日下徙則刺史選材技

雷起於秋中數日秋水盡涸徒於舊  
秋西六十里自是湖人無鱣魚之患  
螺  
如斗山日南



白素女 腰神記曰晉安謝端少孤後於邑下得

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少女從窺中出至

帝哀卿孤貧順使女權為守舍待卿取穀可當

還去今既相伺不宜復留此穀時頭如鳥頭

肉離殼而出食飽則還殼中寄居似鴉鵂故以鴉

螺為魚所食殼乃浮出寄居而有脚形如螺

螺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

為門戶 兩雅翼云公輸般見蠶出頭以足畫之

作蠶亦 蒲蠶 魏書曰自遭荒率乏糧穀袁紹河

食州部蕭條 蠶子七

蚌 蚌屬又 蚌也

剖蚌 明蚌待藏珠 隋侯之珠剖於蚌 雙珠出老

蚌 元章康元將弟諫仲將孔融與父端書曰前日

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 陰盈陰缺 呂氏春

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 鵲蚌相持 戰國策曰趙

謂蚌則蚌蛤虛羣陰缺 鵲蚌相持 且伐燕蘇代

謂蚌則蚌蛤虛羣陰缺 鵲蚌相持 且伐燕蘇代

蛤 說文蛤有三皆生于海蛤蠣千歲鳥所

老服翼所化凡蛤之屬 蛤也 蛤一名服

天蛤 番黑無大雷大蛤從 磨蛤 方諸陰燧大蛤

月盛時向月 吠蛤 稻梁初吹 蝦蛤 格蝦挺猛

蛤 猛氏蚌蛤 蚌蛤 雀蛤 大月令仲秋雀入 踴食

皆獸名蚌蛤 蚌蛤 雀蛤 大月令仲秋雀入 踴食

蛤 踴食 蚌蛤 雀蛤 大月令仲秋雀入 踴食

之食 踴食 蚌蛤 雀蛤 大月令仲秋雀入 踴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蟹 足者閭殼多黃者名蠟 扁扁最大者為蠟

鱗介總載

凡木

龍窟上高如博山狀名尺木得尺有似赴木乃可升天龍欲騰翥先階尺木

壑蛇

歲有以赴壑玃欲知垂盡蹄涔不容尺鯉晉史劉聰將趙

蹄染  
決斬

魯微大司馬臞聞之曰  
不谷尺鯉染之謂也  
生龜脫筒情變難割王

龜  
滿王

龜有文腹下必  
尺二寸是玉  
黿脂燃鐵  
黿脂得火  
可以燃鐵  
璚琚

黑形  
白似

龜甲十三片  
海人  
海人出西海形似僧頗  
小登舟而坐少頃復沉

鮫人

南海有鮫室水居如魚不蜃海中蛤蚌最  
 廢機織眼能泣泣則出珠大者名唇蜃

五國公債

新玉  
麟介三子  
十四

斑布  
者泥

有疆界吐氣成樓臺小紫石决明海中大螺生崖

石出之斧

其不意取之甚易覺而取者小蝸角之爭

僕

牛即蠅  
且騰蛇殆于即且鯨鯢  
鯢者曰鯨一

雷生  
嗜子

數萬人九月引子入海鼓浪成懷墨  
墨鳥劍

財懷  
物黑

人取其墨以書券詒人  
逾年自消惟存淨紙  
西施乳河豚魚無  
類無鱗觸

汁之  
餌則

好怒氣滿腹腹中腴目爲西施乳  
其毒坡云丹陽人食之用萋蒿荻苟亦無

害  
刮

毛龜背坡刮毛龜背上不遊江鹹水之魚不遊于江

不淡水

察淵魚史記曰吳王濞詐稱病不朝上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察

馬耳  
海

王几杖老不朝  
且食蛤蜊  
王融自恃門地沈腰略見

之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曰僕出於扶桑人於  
賜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  
知語事且食

五車集

陸金王

十一



放逐南方云生無可與  
語死以青蠅為吊客  
景跡蠅之青

蟲或作

蚊母南方有鳥黑色名鵲從口  
吐蚊常一二升曰蚊母焦螟列子江浦

其聲唯黃帝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齊三月  
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適耳俛首聽之弗聞  
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畫其背楊翁而  
心氣聽之然聞以神祝然見之若嵩山之何徐  
以氣聽之然聞以神祝然見之若嵩山之何徐  
空寂之域雷音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神孔明  
而謂仁義老聃曰夫播練味目則天地成雷漢  
四方易位矣蚊蠅皆膏則通宵不寐矣成雷書  
王對曰臣聞衆卿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  
五刑箕子

於美聖孔子開憐進蚊齊桓公曰一物失所寢  
於陳蔡開憐進蚊齊桓公曰一物失所寢  
有知足者集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  
吸而食之及其飽止宿寧死有女子夜至高郵  
也腹腸為之潰破止宿寧死有女子夜至高郵  
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遂以蚊盛有田舍嫂止  
蚊或曰其筋見焉立祠曰露筋廟不驅吳猛兄時  
其故答曰懼其去已噬我親耳白鳥天戴禮蚊  
黍民上豹脚上

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

夢蝶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不知周也俄然覺  
之夢為周周與胡蝶必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胡蝶  
有分矣是謂物化也放蝶明皇春時晏於宮中使  
妓嬪各持斂

花帝親提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暮宿桑樹  
之楊妃專寵不復此蠅開元遺事暮宿桑樹  
蠅宿桑樹間出沒花中梁劉孝綽詩蝶出沒  
暮宿桑樹間

螢螢火一名暉夜一名景天一名燐一名  
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荷一名

宵行毛詩町疇鹿藿草化腐草化為螢  
家貧以紗囊盛螢行却馬淮南萬畢術曰螢火却  
火照書夜以繼日去馬注云取螢火聚以羊

皮置土中馬見五飛螢莊一別五飛  
之鳴却不取前五飛螢莊一別五飛  
帝於景華宮徵求螢數千夜戴火而寒而寒

出游山如放火光徧岩谷  
蝙蝠服翼也或謂之飛  
止則倒懸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拂

救人火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鳥拂救人火  
爭晝夜風蝙蝠與燕爭晝夜不決問鳳凰鳳凰

麥化晉末嘉中梁州雨十旬  
大如百二十頭去暗起燈符子曰不安其味而樂  
燈而飛廣五六丈今注曰蛾

蜂飛蟲螫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饒卿人曰蠶則績而蠶有  
兄則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若僊翁吐飯葛仙翁對客吐飯成蜂或集客  
飯食尹伯奇取蜂去毒繫衣上伯  
奇毋繫衣奇前欲去之毋大呼曰伯奇牽  
我父吉甫見疑伯抱朴子曰雞有博  
奇自亥列女傳攻寡之計  
之驕驕有燕弱之智蜂有攻栖之雄雉有擅澤  
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

蟋蟀絡繹附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日有光  
澤如漆有角翅善圍絡繹如蝗碎色

振羽

云暮毛詩曰蟋蟀在  
促織里語促織  
蜻蛚方言  
謂蜻蛚為蟋蟀或謂之若莎雞謂之紡績

五車第玉

蟲考

五

玄駒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黃玄  
封穴易林蟻  
將集孤竹齊威公伐孤竹山中無水  
守而有水乃槐安浮于夢槐安王曰南柯  
掘地遂得水乃槐安浮于夢槐安王曰南柯  
積土壤為域郭臺殿之狀有蟻戴粒  
數斛中有小臺二大蟻處之戴粒  
冠蓬萊而遊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而下戴粒  
潛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群蟻相要乎海戴粒  
畔欲觀蟻之行月餘蟻未出也數日風止海戴粒  
中隱淪如岳其高際天或游而西群蟻曰彼之戴粒  
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適通乎壤封之巔歸戴粒  
服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我何戴粒  
用數百里勞渡橋董昭之至江見蟻呈一短蘆  
形而觀之乎渡橋董昭之至江見蟻呈一短蘆  
遂得出齊諸記又二宋少時有胡僧驚問大宋戴粒  
日公丰神頗異如能活數萬人之命者試思之

蟻食莊子將成曰在上為鳥  
鯨鯨鯨鯨  
蟻食莊子將成曰在上為鳥  
先兄乃以宋果然中魁選章聖臨朝以弟不可蟻  
唱弟小宋果然中魁選章聖臨朝以弟不可蟻  
蟻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捷公終不出其下比蟻  
日堂下有蟻穴為暴而所侵田畝蠶絲以渡

蜘蛛長崎者名蜘蛛河內謂之蜘蛛者人  
斑衣有親客至長脚形小者各喜于赤

在戶毛詩曰蟋蟀在  
智不如蛛晉重耳奔齊見  
號蜘蛛號蜘蛛

隱楚蘭舍見蟲綱蛛網而  
可愈金瘡見蜘蛛

網射殺之如車輪  
收其絲愈金瘡神効

五車第玉

螳螂父有斧蟲也一名圻  
怒臂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  
迴車韓詩

轉丸在轉丸之智  
出箭鏃本莖巴豆與螭螭並

蝗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雅食苗心

轉丸在轉丸之智  
出箭鏃本莖巴豆與螭螭並

蝗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雅食苗心

轉丸在轉丸之智  
出箭鏃本莖巴豆與螭螭並

蝗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雅食苗心

轉丸在轉丸之智  
出箭鏃本莖巴豆與螭螭並

蝗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雅食苗心





蕭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部鼓吹何以效蕭  
 王晏嘗鳴鼓吹候之問群臣曰此殊非人耳  
 玆曰我聽鼓吹殆蝸牛之爭也則賜爲有國於  
 不我及於蝸牛之角者曰蝸牛之角者曰蝸  
 氏有國於蝸牛之角者曰蝸牛之角者曰蝸  
 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在孔子見老聃出而見顏回曰丘之道也其猶  
 離維與微夫子之祭吾嘗也吾不知天地之大  
 全也註云離維女工之蠹女工之蠹矣謝豹羞  
 者龔中之蠹蠹女工之蠹矣謝豹羞  
 謝豹抱耻而化爲蠹潛行地中猶羞  
 見人掘地出之以足覆而作忍耻狀  
 蚤韓昭侯之蚤而求之甚急左右因取  
 蚤蚤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也  
 蟲牙曰蟲無足曰牙過耳虎名譽過耳如  
 飛蠅逐氣聞香無處不蚊負山接輿曰其治天  
 五車第五  
 使蚊負尺蠖之屈易尺蠖之屈附羶今人奔走  
 山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附羶尺寸之祿  
 走絲毫之利如群蟻之附羶聚蟻之蟬蛻  
 投燭火取不爲醜貪不避火盧垣書之蟬蛻  
 蟬蛻名蛻名蟬蛻遇夜有光遇火不能爲光  
 距北燕謂蛻蟬遇夜有光遇火不能爲光  
 東坡云退之以磨竭爲身宮僕以爲命  
 宮中平生得謗譽皆以此磨竭丑宮也

五車霏玉卷之二十九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五穀部

穀總名稻黍稷麥

不升穀梁一穀不升曰歟二不升曰饑三不  
 升曰饑四不升曰康五不升曰大侵六不

年五穀皆熟九穀所宜周官曰職方氏掌天下  
 之數揚州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宜五穀青

州宜稻麥交州宜四種黍稷稻麥雜州宜  
 黍稷兩州宜仰膏雨如百穀之仰膏雨

三黍稷兩州宜仰膏雨如百穀之仰膏雨  
 五車第五

論衡曰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視穀形  
 若案而黑此夷狄地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

草野成熱委於道遭疾風與之俱飛風視五木  
 衰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穀也

師曠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木者五  
 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

益種穀種衆種之大名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  
 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

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者穀種衆種之大名也

禾嘉穀也二月而種八月始  
 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合穎穎穗也異畝而同穗異莖而生  
 禾之既堅既好上玄山之禾呂氏春秋飯之一

嘉者既堅既好上玄山之禾呂氏春秋飯之一

禾之既堅既好上玄山之禾呂氏春秋飯之一

禾之既堅既好上玄山之禾呂氏春秋飯之一



隔李士謙嘗集宗黨盛饌盈前先為設黍曰孔

### 粟

鄭餼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八鍾秦輸同上

五變春秋說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 豆

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豌豆碗豆留豆也

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豌豆碗豆留豆也

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豌豆碗豆留豆也

也巴菽巴豆也廣志曰種小豆一歲三

熟味甘白豆蘆大可食刺豆亦可食

朱提建寧胡豆有青有黃者

衆豆之總名菽遍布於天下桓公北伐山戎以

吸菽記吸菽飲水盡其煮豆魏文帝令曹子建

大法應聲曰煮豆燃豆其七步作詩不成行

豆在釜中泣云云魏志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不庭

詩大麥不庭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麥

唐德宗熱屋生稭麥兩岐張甚為魚陽

空中打麥聲

王老遇道士令飲浸瘡之酒

蝗不食

後漢高式至孝永初中蝗避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盜

張文謝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米

仁義禮智之於人

麥飯以示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賤糶與民饑羸者漢書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時

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饑羸者不辨

寄米梁便說載米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

然不辨恣其取足世說

五穀總載

聚米為山谷馬援勸光武代隗囂聚米為山數

米數米而吹擲米成砂米成砂辭金受粟

子託以養母晏子分倉粟禾不生豆俗語云種

府金以遺之騷辭金受粟禾不生豆李不成挑

種禾不聞雷霆鵬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

倉稊米計中國之在海內何異稊

口牙頭平庚癸

五車霏玉卷之三十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果部

李

苦李王戎年七歲群兒見李競趨戎獨不往

李毛詩曰投我以木離核陶丘有紅李離核李

合枝西京雜記漢武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

李李燕李沈李朱李浮素李

春李林園有春李

冬華爭龍崔奉國家李肉厚無核識者曰天罰

採春山山海經曰邊春之山

沈寒水魏文帝

樹和嶠性儉有好李求之恐人得種鑽其核伐

指為姓神仙傳老子母適到李樹之下生老

標蕭瑀陳叔達論李花有九標謂香雅細

明李誠齋云退之有花不見桃惟見李之句因

桃

**木桃** 毛詩曰投我以木桃 蟠桃 東海度索山桃蟠

**冰桃** 進水桃 碧藕類說 倫 東都獻短人呼東

子此兒不良三過偷之矣漢武故事 玄都千樹

劉禹錫至京師詩云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後十四年復遊京桃道無復一樹惟免蔡

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武陵 漁人入

**計功食桃** 晏子請景公饋之二桃計功而食皆

殺 啖餘 韓子云彌子瑕食桃而甘以其半啖衛

者 黍雪 魯哀公設桃具黍仲尼先飯黍而後啖

長果桃為下君子以黍雪桃也對曰黍五穀之

貴不聞以貴雪賤也家語 天台仙桃 學仙

**取桃** 趙升就張陵學仙陵已七試之與諸弟子

得此桃者告之以道升從上自擲正投桃樹取

忽還 五木之精 氣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

仙傳 門上壓邪氣 五枚與帝 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

此仙木也 索桃須吏以玉盤盛桃七枚如鴨卵形圓色

青以呈王母王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

**梅** 近成都府有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

古梅 又清江酒家大梅如數間屋平生所見梅

奇怪惟此 侯梅 詩山有嘉卉 官梅 梁何遜在揚

兩處詩話 侯梅 侯栗侯梅 官梅 州法曹官舍

游路園吏得一枝分 綠梅 李白送慈恩寺僧

紫帶 西京雜記漢初上林苑群臣各獻名果有

麗友 白花 劉義慶遊龍湖詩 梅 景轉諸草

調鼎 尚書若作和 止渴 魏武帝與軍士失道大

梅林 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士卒聞 鹿 領 大吏

枝落 北 墓門 詩墓門有梅 羅浮美人 趙師雄遷羅浮

肆開 見一美酒婦人淡妝素服出迎與語芳香

下翠羽刺 糟月落 壽陽公主 宋武帝女壽陽

橫 周張而巳龍城錄 壽陽公主 宋武帝女壽陽

下梅花落公王額上成五出花拂 一枝春 折梅

之不去 皇太后留之自後有梅花故 一枝春 逢驛

五事 寄與隴頭人 江南無 食一斛 語林范任能

使寄 與隴頭人 江南無 食一斛 語林范任能

須臾 任食之 暗香疎影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

忘却 蒼山海棠 棠子美無詩 毋名海棠 棠也

**胃文章映日可見** 元稹為承旨朝退至郎下初

望之曰豈腸胃文章 映日可見乎常朝錄

**梨** 漢武帝園有大梨如五升 玄光 漢武內傳

含消 瓶落則碎名含消梨 玄光 漢武內傳

公大谷之梨 真定 九州論曰安平好

好梨 青田 永嘉記曰青田村人多種梨



以供獻 紫條縹帶西京雜記上林有 胸山吳都  
則胸山 皆可於口莊子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  
之梨 皆百果之宗張敷小名植父邵小名梨帝  
反而皆 脆梨唐質至言謂梨座遠文才清  
果比宋書 脆梨唐質至言謂梨座遠文才清  
較比宋書 脆梨唐質至言謂梨座遠文才清  
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 取小孔融年四歲與諸  
者人問其故答曰 無偏世說道安公請僧常數  
小兒法當取小者 無偏世說道安公請僧常數  
講安公便於座中手自剖 梨盡人遍都無偏頗

甘甘

泥山為最

風土記柑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  
也 賴者為壺柑即乳柑惟溫之泥山

五車弄玉

果部三十

四

為武陵木奴襄陽記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  
最 人於武陵龍陽州上宅種柑千樹臨歲勅兒  
曰汝毋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  
奴不責汝衣食歲得一疋絹亦足 南金之色隋  
用矣及衡甘成歲得絹數千疋 南金之色隋  
珠厥形宗炳南金之色隋珠嘉實磊如 枝江宜都  
荆州記枝江有各甘宜都 迷歸述異記南康郡  
部舊有甘園各宜都 迷歸述異記南康郡  
有果林周園里許眾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功  
也甘子熟嘗有二人造之共食致飽又懷二枚  
欲以示外人迴旋半日迷不得歸 奪甘鞭卒  
聞空中語云放雙甘乃聽汝去 奪甘鞭卒  
後漢書張磐字子石為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  
一盤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付外卒因  
私以兩枚與兒磐鞭卒 傳柑唐上元夜以黃  
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傳柑唐上元夜以黃

甘安定郡王以柑饌酒 三寸柑南齊書  
名洞庭春色坡集 三寸柑南齊書  
上品饌獻文帝啖柑嘆其形味皆 斗酒雙柑  
另義康還取大柑供御皆三寸史 斗酒雙柑  
携斗酒雙柑 似知人意合歡柑與妃子曰此果  
似知人意 似知人意合歡柑與妃子曰此果  
刻微風人簾啓盒柑滿奏曰此 啖柑羅公遠食  
清陵支縣柑也上嘆驚異聞錄 啖柑羅公遠食  
之千餘枚 餘黃柑而厭文繡崔寔論曰橘  
皆缺一 餘黃柑而厭文繡崔寔論曰橘  
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為褻服今之臣  
妾皆餘黃柑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

橘附

橘柚

小曰橘 大曰柚 盧橘王林賦盧橘夏熟又魏王花  
木志蜀土有給客燈似橘而

五車弄玉

果部三十

五

非若橘而香冬夏華實相 為枳周禮橘喻作橙  
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 為枳周禮橘喻作橙  
江夫橘樹至 璿星之精運斗樞曰璿 揚州之貢  
書曰揚州厥 箕山羅浮並山名 洞庭江浦山瀕  
苞橘柚錫貢 箕山羅浮並山名 洞庭江浦山瀕  
洞庭之山其木多橘呂氏春秋曰 雕餘舌詩橘  
江浦之橘漢上之卷所以致之 雕餘舌詩橘  
實乃在深山側開君 芬芳橘樹芬芳 愈病蘇耽  
好我甘竊獨自離 芬芳橘樹芬芳 愈病蘇耽  
去告母曰後二年採人一大疫宜植橘 不剖晏子  
鑒井病者食一橘葉水一盞自愈 不剖晏子  
進橘置前晏子并食不剖王曰當剖對 食美嗅  
日賜人主前者瓜挑不剖橘柚不剖 食美嗅  
香韓子曰夫樹田梨橘柚 再熟潘岳有冬夏再  
橘樹冬 正梨人牙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有 懷  
夏再熟 正梨人牙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有 懷



醉以為蓄  
圓丘紫  
漢武內  
紫核  
涼州白  
積如收  
素奈  
紫核  
涼州白  
大如兔  
素奈  
紫核  
涼州白  
花青耀  
白之別  
二奈  
浮朱  
流黃李  
王祥守  
視子使  
祥守視  
畫中  
有奈  
樹始  
著  
至昏黑  
時忽至  
祥抱樹  
楊情不  
顧落  
地群  
兒咸  
爭恬獨  
不顧  
手父  
此  
兒恬裕  
有我  
風北  
齊史

棗

狗牙雞心

羊角獼猴細腰之名  
遵羊洗大  
並棗

駢白鹿盧

上通同安邑  
與千戶侯等  
玉門  
漢武內

五車漢玉

樂部手

七日西王母

安期棗  
李少君曰臣嘗遊海

大如瓜

王文棗  
尹喜內傳尹喜共老子西遊首

如七尺棗

尺方有七尺棗  
南有文之棗其實

有無核棗

道士侯道  
婦贊  
馬噉  
更記楚

華獨得之神仙傳

婦贊  
馬噉  
更記楚

馬噉射棗

方朝  
啖棗逐婦  
王吉東家棗垂古庭

知之遂去

婦東家問之欲代去  
如廁食棗  
王敦

陽公主

上置沉香甲煎  
如廁見漆箱  
伴對

中乾菓

本以塞鼻  
敦食之  
如廁見漆箱  
伴對

景公謂晏子

曰東海之中有水  
有秦穆公乘能理天

華而不食

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能理天

下以黃布裹

蒸棗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棗

者亦名縣  
不經注  
酸棗縣古名

杏

杏壇

孔子遊緇維之林  
休坐杏  
杏林  
神仙傳

靈山

治病重者種杏  
五株輕者一  
株後以杏

器易穀

一器穀少者  
虎逐之乃  
以穀贖貧

重仙

五沃之土  
管子曰五  
沃之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杏林

其木多杏  
下午橋  
裴晉公午  
橋有文

賦曰固朔濱王遂蒞賦曰西旅獻中山  
安之栗九州論擲柱宋戰穆之為丹陽尹與子弟  
何等試以栗擲柱人穿者得禮賢承後漢之  
此郡惟秀之入馬後果驗更報戰栗  
定陵令縣人杜伯夷清高不報戰栗  
仕度與談論設策果而巳  
梁武帝以赤心臣取不報以戰栗上正中面曰陛發  
下投臣以赤心臣取不報以戰栗上正中面曰陛發  
五苑粟足以活民請祭之王曰今祭五苑以活  
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  
取也人生而亂不如死而治

胡桃

常設荀氏春秋制張騫得西域還得胡桃  
五庫雲玉

陳倉廣志曰陳倉胡苑薄皮華林八十四  
日華林園胡苑大秦雜果吳外國志曰大秦國有  
苑八十四株細澗胡苑吳國書曰胡苑桃生西  
質似古賢羌外剛樸內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枇杷

宜都都出土地記宜若樞廣州記枇杷若患腐  
仲長統昌言曰今人主不思其露零名同音器  
周祇賦寒暑無變負松竹華林四株晉宮閣名  
枇杷名同音器負松竹華林四株晉宮閣名  
四株

楊梅

紅勝白紅勝於白聖僧揚州人呼君家果楊氏  
歲孔君平詣其父設果有楊梅孔指示兒曰此  
實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也繡壑綺密黃梁丹鏡日繡壑炤霞綺密

葡萄

汁可釀酒張騫使西域得令人肥健本草曰葡萄  
志令人肥健少家至千斛龜茲國胡人奢修果  
品第五李直方第五報以白繖世宗書李元忠贈  
良深愧仰用絹百疋以醺清德擢涼州刺史漢  
升遣張讓即擢涼州刺史號草龍珠帳具丘葡萄  
五庫雲玉

就食之取歸即失道世言王毋葡萄天寶中沙  
門曇首得食取枯蔓為杖還寺植之遂活高數  
仞仰觀若帷蓋號馬乳葡萄一名馬乳韓若欲  
引龍珠帳雜俎馬乳滿盤堆馬乳莫辭接竹  
質賜不舉唐陳叔達字子聰武德初判納言  
之黃白黑三種廣志曰葡萄有  
黃白黑三種

荔枝

綠葉蓬蓬廣志荔枝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一  
樹下子百斛上至日子赤俱赤則可食也齊孔  
稚圭謝賜生荔枝啓角昂與健為焚道南中入  
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  
為焚道縣寧比西園葡萄石蜜魏文帝詔群臣  
出荔枝

荔枝寧比西飛馳以獻貴妃好荔枝南海飛馳  
園葡萄石蜜無人畫圖與之財率不吝但畫荔枝  
知是荔枝來

甘蕉

扶風世說扶風蕉一丈三節百挺沈約宋書曰  
北遠來疲乏若甘蕉及酒可見分惠世祖遺安

食世說晉書之每食蕉自尾至射齊宜都王鑑  
百步射之十柘漿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石蜜  
發十中史志曰交趾有甘蕉園數寸長丈餘頗

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竿取汁曝數時成飴入口  
五車露玉

謂之石蜜蔗糖為霜唐傳和尙跨白驢登微  
謂之石蜜蔗糖為霜唐傳和尙跨白驢登微

於蔗自是法流蔗出卿曰何草不蔗出獨  
十倍自是法流蔗出卿曰何草不蔗出獨

瓜

龍蹄虎掌皆瓜羊骹兔頭上桂髓養膏同大班小  
青上燉煌廣志凡瓜之所出以水谷洞冥記曰

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水削瓜禮記曰為天子  
谷所謂水谷素葉之瓜削瓜禮記曰為天子

裂不四析也又曰為大夫累之圭累栗也下  
覆也累力果切又曰士之圭不中裂橫截上

而往及瓜懸瓜守趙穎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獻  
而代至

苦請乃受而懸云瓜根曾曾怒大杖擊其背  
之屬事梁上史云瓜根曾曾怒大杖擊其背

勿內也魯子使人請孔子聞之告門弟子曰參  
孫則受大杖則走今參事父委身以待竊灌宋

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邊亭數灌其瓜欲往  
人瓜希灌而惡楚人怒夜竊梁瓜梁欲往楚

今大悅具告楚王謝以重幣楚梁之歡由宋就  
也自給吳志步騭避難江南單身窮困除刺書

桑虞家園有瓜熟人盜瓜虞見以園籬多棘刺  
使人為開道及盜負瓜出見道通知虞使除之

乃送瓜叩鎮心後鄭坊讀書時得之緱氏帝  
頭請罪百錢須臾以瓜獻得之緱氏帝

傳召老人問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唐本  
帝中種瓜馬融於刺史馬融座上冬月以酒

甚美神東陵瓜長安城東瓜有五種甚美謂之  
仙傳瓜又刑谷始皇安城瓜有五種甚美謂之

龍魚河圖曰瓜漬水可啖百解煩瘵饑  
有兩鼻者殺入漬水可啖百解煩瘵饑

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解煩瘵饑  
瓜則相侵

樓綺噴清肌消暑  
蕩情解渴添餘  
香浮七夕時歲記七月七日設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布經於瓜上則為得巧

橄欖

物有相畏韻書云用其水作熾擦着樹不可梯樹峻不可梯但刻其根下方龍根吳都賦龍根烏許納鹽其中一夕子皆落

果類總載

甘瓜浮而朱李沉夏果綺葉金城挑名紫文細核同上六果之下黍五果之長玉衡之精黍杳膠食之可仙

仙縹神紅仙李縹而文杏謂村有歲星之精杏三玄仙人有三新之棗寔之李撰之栗膽之杳

攢之哀家蒸食思人不別好乃蒸食之婦人之贊女贊下過榛栗黃包授柑子披黃璿星之精璿星散香皮赤實橘萬歲冰杳千年雪

藕仙杳交梨火棗仙杳李不言下自成蹊喻人善言詞如杳李不言門子熟紅塵荔枝乾蓀

周禮饌食之薏苡紅巾潘波記石橋楔荆杳櫻實乾蓀乾蓀梅也

朱杳上一片入口沉疴痊蓮花開十丈藕

知船冷比雪霜甘北調冰雪藕杜公子調水蜜一片入口沉疴痊蓮花開十丈藕

白藕嘉實洞庭霜熟奇樹珍果瓜得瓊以薄得厚投我以瓊瓊瓜田李下嫌不納

李下不時果朱實桑椹香美世說張天武問北方向物可貴對棋比江東黃甘又玉

口桑椹香美人無嫌心棋比江東黃甘又玉武問北方向物可貴對

穠為投棗熟時致十枚於是以為引甲為賓客來歲

穠多者來歲謂之穠離壁間物恒玄素輕恒崖

之休明肅慎貢其枯矢如其不爾羅陸問物亦

不可得果能已疾數升即起納果遺母充為祭

五車第玉

酒每侍晏取珍果納袖惟設茶果陸納謝安嘗

帶中遺母宣帝差差漢史惟設茶果陸納謝安嘗

果兄子飲陳盛饌珍羞客罷大槲碎乾蓮承

怒曰汝穢我素業耶食之必盡它日拙設乾蓮承

卿輒中出鐵槌碎張大笑為易之日勿敗吾

擲果崔岳美姿容出市孔甘之不甯果實

不甯懷核有核者懷其核致核食棗杳李分甘

味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五車雲玉卷之三十一

草部

草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文父纂輯

蔓草

詩野有蔓草 豐草 又曰湛湛露斯 在彼豐草 庶草 尚書

藟藟

月令藟藟 權輿 水泮百草權輿 黃落 周

草

曰霜降之日 薙氏 周官曰薙氏掌殺草 芟夷蕪穢 周任有

惡如

如農夫之務去草 芟夷蕪穢 知歲 師曠占曰歲

崇之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 五車雲玉

生養

也歲欲苦草先生草也歲欲惡草

先生

水漢也歲欲早草先生草也歲欲

病草

先天地所生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

生艾也

天地所生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

日太

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

名鈎

吻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黃精

之益

壽不具腓 草木不植 松栢之下 不長 土

亦感

乎具腓 草木不植 松栢之下 不長 土

水不

滋蔓 傳無使滋蔓 何草不黃 宿草不哭

長

滋蔓 傳無使滋蔓 何草不黃 宿草不哭

朋友

之墓有宿草而 成帶 有草如薙而細俗謂

不哭

宿草陳根也 成帶 有草如薙而細俗謂

夷時有草每月朔生一莢月半生十五莢至

日落一莢月小盡則一葉不著夷觀之以知

朔謂之莢夷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令人

又謂之時草 睡草 一名醉草又曰懶婦

草 朱提郡堂狼山多毒草盛醒醉草 與慶

至其帝喚 迎涼草 李輔國家夏則 西堂春草

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云每有篇章對第惠連

輒有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不就忽夢見惠

連郎得池塘生春 茂叔不除 日與自家意思一

般 草句大以為上 茂叔不除 日與自家意思一

芝 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百許種本

芝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

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木芝

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芝 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百許種本

芝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

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木芝

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芝 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百許種本

芝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

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木芝

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子 178-357

實錄乃 拜災 費長房謂九月九日菊有五

美 國花高懸在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

仙食也 花之隱逸 周茂以愛蓮說菊

杜若 香草一

狀如葵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

馬得之健走 采芳洲 離騷曰采芳洲兮杜

芳芷 又曰雜杜 芷若 上林賦

蘼蕪 香草一

五沃土生 管子曰五沃 藏衣 廣志曰蘼蕪香草

芳菲襲予 楚辭曰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

夫 活詩上山采蘼 逢故

鬱金

爲鬯 說文曰鬱金香草也十葉爲貫百二十貫

所貢芳物合而 大秦國 魏略曰大

芸 附

去蠹 芸草置書帙去蠹 種中庭 鄭玄曰芸香草

一株二株 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芸香一株

四畦八畦 晉宮閣名曰太極殿前芸香八畦 澤芳

生一名澤芳又各爲楚

薇 薇生今之野豌豆苗

薇 薇生今之野豌豆苗

蜀葵 木槿

漆室之憂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

夫之憂也 女曰不然昔有客馬逸踐吾園葵使

吾終歲不飽葵吾聞河潤九里漸海三百里魯

君有患君臣父子被其 公儀拔葵 公儀休相魯

而棄之見家織布出妻焚機曰

令農夫女子安所售其業乎

蒿微 一名牛棘一名牛勒

治金瘡 葛洪治金瘡方曰用蒿微根燒

藍 通志云藍三種蓼藍染綠大藍如芥

藍田彌望 趙岐曰陳留人以種藍染絁爲業藍

輒拔更種 續漢書陽夏種藍以供食毋諸生

紅藍 白樂天紅線毯篇紅線毯老絲練線紅

盈檐 毛詩終朝採藍不盈檐 青於藍 青出於藍而

初師小學孔叢後瑞還就繼請業語曰不如唐

棟之華 秦子曰常聞作人當如園圃之藍不異

壹 通作

忘憂 神農經曰中藥養性謂 療愁 宜男

樹背 毛詩曰得諶草言 樹之背背北堂也

美渠 荷也一名水且一名水芝一名澤芝

其木紫其華苗苗其實蓮其根藕

為散 毛詩義疏曰的可磨以為散輕 徑十丈

尹喜傳曰真人遊時各各坐 芬聞十里

蓮花之上一花輒經十丈 拾遺記

帝遊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 鉢中蓮

藥其可食芬氣聞十里蓮實如珠 登傳

日澄咒鉢中 茂叔愛 愛蓮說 么荷

青蓮花生 茂叔愛 愛蓮說 么荷

以觀 初發芙蓉 謝靈運以詞采稱鮑昭 解語花

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指 如船 蓮花開十丈藕

如陸地生 表音范寤為豫章郡守新淦縣驛事

如陸地生 前陸地生一蓮花入冬死十六年更

六枚今年復生二 為衣 緝裳 楚辭荷為衣

為裳 緝裳 楚辭荷為衣

屈到嗜 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 可斷殺

可斷殺 居海上 杜屈叔事公不見知 勸民

根浮水上實泥泥裏泥如 紫色故名食之令人不老

蒲 水草或

為牒 漢書路溫舒父為里監門使溫舒收 足儲

史冊遷侍中元帝欲廢太子冊直入卧内伏青

蒲上皇儲遂定前本傳以青規地曰蒲非皇后

不至 因氏 符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狀

姓 蒲輪 申公蒲鞭 蒲鞭 崔澤蒲 既乎左即蒲柳

可為箭幹 一種皮紅者

萍 江東謂之藻其大 者曰蘋一名水簾

浮水無根 萍無根浮 樹根於水 根於水木樹根

五車雲王 五車雲王

於 隨水浮游 王逸曰自比如 渡江得實

江中 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舟人取之群臣莫

能識使問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惟霸

斗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味又遣問孔子何以知

斗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味又遣問孔子何以知

斗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味又遣問孔子何以知

斗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味又遣問孔子何以知

斗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味又遣問孔子何以知

斗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味又遣問孔子何以知

水筍為之溪人  
語訛為側理  
光照一室  
金苔又名各明苔光

拾遺記

菰  
其米謂之彫胡

蟻丘之蔣  
舍於蟻丘之蔣  
為席  
廣志曰蔣可

蒲生  
南方彫胡之飯  
女為炊彫胡之飯  
烏鶩  
黑點名

烏鶩

荻  
蘆荻也似  
荻而小

如荻  
毛詩曰薺衣如  
荻  
又曰八月荻葦詩疏

秋堅成謂  
化荻  
搜神記曰姚光火術  
吳世有姚

五律

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光從  
其上又以數千束荻果之因猛風燔之火盡光

振衣而起

茅  
菅茅

為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茅慮無注軍行前有斥候備  
縮酒  
楚侯代楚謂

慮有無或曰以茅為旗幟也  
縮酒  
楚侯代楚謂

茅不入王祭不供無  
染布  
王侯建諸

以縮酒寡人是徵  
染布  
王侯建諸

土苴以  
嬰身  
嬰身白茅以爲牲包廬  
詩野有

茅包  
牽羊  
武王伐殷微子啓肉袒面  
不剪  
堯為

之  
茅茨不剪  
坐漁  
呂尚坐

蓬蒿

飛蓬  
詩首如  
斬蓬  
鄭桓公商人也猶秋

蓬  
秋蓬也孤其本根密其枝葉編蓬  
室編蓬戶

蓬然  
然起北海

艾  
艾水也

求艾  
求七年之病  
薰艾  
莊子越王子搜逃乎舟

得從之冊穴不肯  
承影得火  
博物志曰削冰至

出越人薰之以艾  
承影得火  
博物志曰削冰至

後承其  
寧灸三斗  
三斗艾莫逢屈突蓋史

五律

藤  
葛附藤似葛而蔓大草蔓

鍾藤  
異物志鍾藤附樹作根纏樹即死

藤  
多可造紙  
酒杯藤  
形大如梧桐花堅可以酌酒

有文章映微可愛實大如豆蔻香美銷酒至藤

下摘花酌酒其以實醒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

冬葛  
隋表充十歲冬初尚衣葛衫父客賦曰絳

之無數大  
瓜葛  
相與有瓜葛那得爾邪注瓜葛

見嗟賞  
瓜葛  
相與有瓜葛那得爾邪注瓜葛

延蔓相及故親屬  
作黃絲之布  
王自吳遷知吳

王好服之被體使國中男女入  
習啖野葛  
魏太

啖野葛  
至一尺

蓼

集蓼毛詩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嘗蓼越王欲

時則嘗蓼  
吳越春秋

草類終載

杜衡亂細辛相似亂真蛇牀似咬菜根汪信民

則百事可做菜有不正之名授太子經食進邪

高時曰菜有不正之名土芝踴鴟上龍鬚菜

魏武帝啖野葛至一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尺應是先食此菜也

五車弄玉葉註

庶神宗問呂惠卿曰何草不庶出獨言跋鼈還

丹藥性序論曰紅莧屋遊松拔心不死卷施

離騷曰夕覽中洲之宿莽一束金杜願愛食

金和事草慈和羹調製味若藥劑必用麝香

草五代宮中呼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則黑置

之昔邪若在瓦垣衣若在牆池星萍藻燕喙笑

蒜菜菜中有蒜最為常食性和利人無逆性

作油傳頭長髮葵藿不來葵藿不來葵藿為之不采

五車弄玉卷之三十二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本部

松

徂徠毛詩徂不改柯易葉禮記其在人也如松

時不敗不殖左松栢之下不肥地其土不肥五

大夫秦始皇上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百木長

史記松栢為百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本部王

礫石多節有三徑松陶淵愛聽松風陶弘景愛

然而樂南史吟哦其間二松吟哦其間蘇

經冬不凋孫卿子曰栢經冬而不凋倒生之栢

抱朴子曰大谷倒生之栢泰山千樹泰山記曰

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華林二株晉官閣

六園長老傳云漢武所種華林二株晉官閣

林園栢栢莖御史臺也漢書朱博為御史大夫

二枝栢莖府中列栢有野鳥數千棲其上

柏梁臺漢武故事曰栢梁臺高十里孔子廟栢宋

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孔明廟栢



杜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萊公手植  
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植於庭至巴東縣手拍雙柏  
非命絕世不仕旦暮至墓  
前攀柏涕泣樹色亦慘  
鐵鎮柏甚茂茂居有二  
鐵數十斤其下異聞錄

槐

虛星之精春秋題辭槐木三公位周官曰面三  
畫聶宵炕而黑江東有樹與此相及名合昏槐  
注聶合兔日鼠耳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生  
火淮南子老淮生陰途槐以陰途鋤麋觸槐宣  
五車弄玉木部三

十驥諫靈公使鋤麋賊之晨往盛服將朝尚早  
生而假寐麋曰賊民之主不忠云云觸槐而死  
左王祐手植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  
音聲木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夜深  
聲木因有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音  
話錄

桑

壓桑尚書厥苞桑易繫于條桑詩蠶月女桑又  
彼文桑少枝長扶桑同根更相依倚日出處  
條今水桑也  
會桑謂日至于曾桑是公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  
親桑躬桑以勸農事禮其人與千戶侯等殖

傳齊晉千畝桑其依大樹桑以為棟梁漢書中  
人與千戶侯等  
郡無義士遂開門養志蓬戶  
萊室依大桑樹以為棟梁神木  
神木蟲食桑葉為文章附枝無附枝鵲集詩肅肅  
人食之老翁為小童  
於苞雉馴令雉馴桑下變海三變為桑田為孤  
桑為孤贈金魯秋胡贈桑下探環五歲時令乳  
母於東家桑園末光榆甘樾扶桑樾沃若其葉  
中探得金環  
落美桑之取樾養母蔡順取桑樾赤黑異采桑  
得兒呂氏春秋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  
日出水告其隣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  
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於君君  
五車弄玉木部三

今乳食之期桑中詩謀桑下左晉公子重耳出  
命曰伊尹期桑中  
之將行舅犯等謀於桑下蠶妾在上聞之以告  
姜氏姜氏殺之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殺之者吾翳桑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  
之問何故對曰爭桑國楚邊邑女爭桑怒喧兩  
翳桑之餓人也  
王怒而伐楚宿瘤採桑齊女項有大瘤問王遊  
兩都國語  
桑如故王怪問曰受教父母母採桑不談廢興如  
受教觀王王曰此奇女也列女傳談廢興如  
神司馬德操躬採桑後園麗士著鐵硯賦翰舉  
進士主司選其姓桑與喪  
同黜之維翰著鐵硯賦  
榆說文榆白粉也榆  
有刺莢為蕪美

樞王詩曰山有樞粉榆郭志高祖桑榆西日

在樹端曰桑榆淮南檜榆離與檜笑鵲日夫

不至控於地勸種榆勸民務農桑令種榆一口

而已矣莊夾道榆郭中記種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桑車

榆穀風俗通曰桑車種木無期記勝之書曰種

時三月榆莢雨時夢榆夢書曰榆為人君德至

也夢居樹上食榆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巢高榆

得貴官也白榆歷歷種白榆

鵲上高城之危巢於高榆之白榆歷歷種白榆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桐梧桐子可食青桐似梧桐無子白桐花

黃紫色宜琴瑟爾雅曰桐桐榮相又桐

桐夏花紅如火刺桐出泉州花先葉後

汗金銀桐淚可

椅桐漆愛伐琴瑟孤桐尚書曰嶧陽孤桐

白桐詩義疏曰白桐宜琴瑟今青桐宅指庭中

青桐雲南特種人續以爲布

召宅主付錢四千不可與爲弓智有所不

足故桐弓成雲萬果術曰桐木成雲廷取十石

可與爲弓成雲大萬果術曰桐木成雲廷取十石

雲形削桐成王與唐叔虞封封曰天子無戲言

受氣淳矣異半死半生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

於羣類者半死半生百尺無枝其中結輪

菌扶疎以分離其根半死枚乘蒼翠吐幹日寒山之

桐出自古大冥含黃鍾以棲鳳鳳凰非竹實不

叶幹提蒼岑以孤生棲鳳食非梧桐不棲

楊柳

三眠三起三輔故事漢苑中柳狀如人五柳先

生陶潛宅邊有五柳瑞柳唐中書省古柳枯灰

人謂瑞柳官柳杜市橋姿如春柳世說晉王恭字

多悅之或曰十園柳晉史桓溫少時所種柳

濯濯如春月柳十園柳皆十園矣嘆曰木猶如

此人何引葉自蔽世說顧愷之字長康貌信小

以堪引葉自蔽術桓玄嘗以一葉柳認之曰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此彈弱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之引葉自蔽

玄就匿焉愷之信不見以珍重之俗傳愷之有

三絕此癡風流可愛三齊略記曰劉俊之爲益

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玩蟲

嗟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其見賞如此蟲

蝕其葉爲字漢書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

爲字曰公孫病已及昭帝崩無嗣大臣迎立昌

在太學編柳為簡寫經睡  
則懸頭於梁楚先賢傳  
三歲不還寄詩云章臺柳  
在否縱使芳菲節似舊垂  
楊柳枝芳菲節似舊垂也  
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利所劫使君來豈堪折○  
致之乃造沙叱利第伺其  
召夫人僕侍辟易遂拔柳  
畔築道橋招柳氏還翊異  
柳隋書九烈君李固行古  
染子衣矣得藍袍當以聚  
糕祀我未久及第三峯集  
得入一本折楊柳古樂府  
有折楊柳之曲

椒

五章第五

本部五

六

檄

大椒 禦溫 援神契曰椒薑  
也 禦溫 援神契曰椒薑  
父母其好我 塗椒 皇世  
芬若椒蘭 塗椒 皇世說  
豈用赤石 焚椒 煙斜霧  
脂泥壁 焚椒 煙斜霧橫  
奠椒 桂酒今 申椒 雜申  
得鍾乳五百兩 合口椒 御  
胡椒八百石本 合口椒 御  
姜侍御為脆梨漸入佳味  
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歌

梓

說文梓為木王木莫長於梓  
梓 說文梓為木王木莫長於梓

桑梓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之才如杞 文梓 構大厦  
梓連抱史 文梓 構大厦  
濟巨川 梓 濟巨川  
唐韋承慶傳 予道 禽

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  
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  
仰梓卑而附反以告商子  
也二子入門而趨登堂而  
食之內為筆 梓以爲筆也  
書大傳為筆 梓以爲筆也

桂

百藥長

說文曰桂江南物之美  
百藥長 說文曰桂江南物之美

薪貴

蘇秦謂楚王曰桂國之  
薪貴 蘇秦謂楚王曰桂國之

吾藥籠中物

獻靈 漢書陸賈傳曰尉  
吾藥籠中物 獻靈 漢書陸賈傳曰尉

泰山之阿

世說客問陳季方曰足下  
泰山之阿 世說客問陳季方曰足下

譬如桂樹

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  
譬如桂樹 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

測之泉上

為甘露所霑下為甘泉所  
測之泉上 為甘露所霑下為甘泉所

時桂焉知

泰山之高川得仙 神仙傳  
時桂焉知 泰山之高川得仙 神仙傳

泉之深不知

有功德也 韓終采藥詩曰  
泉之深不知 有功德也 韓終采藥詩曰

許由笑箕山

得丹後天而老 韓終采藥詩曰  
許由笑箕山 得丹後天而老 韓終采藥詩曰

石桂英今

在岳後天而老 韓終采藥詩曰  
石桂英今 在岳後天而老 韓終采藥詩曰

得而食之

可為丹 韓終采藥詩曰  
得而食之 可為丹 韓終采藥詩曰

後天而老

可為丹 韓終采藥詩曰  
後天而老 可為丹 韓終采藥詩曰

可為丹

韓終采藥詩曰  
可為丹 韓終采藥詩曰

冬榮

韓終采藥詩曰  
冬榮 韓終采藥詩曰

夏綠

韓終采藥詩曰  
夏綠 韓終采藥詩曰

冬榮

韓終采藥詩曰  
冬榮 韓終采藥詩曰

夏綠

韓終采藥詩曰  
夏綠 韓終采藥詩曰

冬榮

韓終采藥詩曰  
冬榮 韓終采藥詩曰

夏綠

韓終采藥詩曰  
夏綠 韓終采藥詩曰

冬榮

韓終采藥詩曰  
冬榮 韓終采藥詩曰

夏綠

韓終采藥詩曰  
夏綠 韓終采藥詩曰

江州有木蘭洲曾授素書神仙傳曰北海于尹

烏號越棘陳貳棘亦名酸棗孟  
琳武庫賦

世錄今  
生中庭  
棘生於中庭

竹

淇園詩瞻彼淇澳  
詠徑竹帝竹  
員丘帝竹一

帝竹義竹  
明皇後苑竹叢密帝謂諸王曰如

安竹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一竹窠長數

湘妃竹舜南巡不及洞庭山浹下染竹即班死為湘

水神傳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吳中士大夫

竹下風詠良父主人灑掃請坐不顧而去嘗市

借居空宅中便令裁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市

五車罪王

木部三

十

之身毒國張騫至大夏見項竹枝問  
桃枝竹州廣

有桃七賢林之康阮籍等七人常集於竹萊公竹

萊公敗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挿神祠前日渭川

渭川子賦竹與十尋南越志朱昌縣有棘竹長

千戶侯等史十尋大如甕其間短者棘

六七丈為竹叢薄葉下有音自成宮商陽與有

鉤刺或在條末如芒刺也音自成宮商陽與有

仙石山頂上有平石方十餘丈名仙壺有竹類

麋籜相傳云曾有却拉者注竹有六十一焉有

於此羽化故謂之仙石注竹有六十一焉有

桂竹甚毒雲母竹而多刺也簾竹堪作笛簾竹

傷人必死雲母竹而多刺也簾竹堪作笛簾竹

宜為屋椽篋青竹皮青肉白如雪輒韌可為索

蔓生實  
中堅翻  
宮律之本  
也律曆志

木類總載

曲直洪範三曰木曰曲則直  
曲直曲直則酸則直

生為灌灌可結六韜曰冬水可必尅  
必尅於木禍發

必合抱合抱之木一折十圍之木一拔  
必合抱之木一折十圍之木一拔

先伐先伐其木非一木之枝  
先伐其木非一木之枝

伐木自本國語曰伐木不自其源必有後  
伐木自本國語曰伐木不自其源必有後

帝休帝休黃花黑葉服之不怒精

五車罪王

木部三

十

為青羊玄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

返魂樹與楓木相似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返

魂樹於玉釜中煮取汁如黑粉名之為返魂

文選樹木者憂其風摧風必摧於林工度山有木

之奴奴為敢不封殖傳韓宣子宴於季氏有嘉

不封殖愈棘到老愈棘胸中荆棘胸中荆棘

交梨火胸中柴棘晉深公云庾元規胸中柴棘

之鳥見曲宰木宰木上之木樛樛也擇木鳥能擇木

木而高飛宰木宰木上之木樛樛也擇木鳥能擇木

晉李充曰窮樵投一枝過一枝黃楊厄閏

林豈暇擇木史一枝過一枝黃楊厄閏

林豈暇擇木史一枝過一枝黃楊厄閏

坡園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黃楊厄閏  
年俗說黃楊歲長一寸閏退一寸

五車霏玉

木部三十二

十三

五車霏玉卷之三十三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雜記部

雜記

道在瓦甃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惡乎在曰在  
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

愈下耶曰在瓦甃曰何其愈下

耶曰在屎溺言道無所不在莊子  
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

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破隴頭雲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

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先須理會心是何物

五車霏玉

雜記五卷

羅仲素問龜山曰盡其心知其性如何是盡心  
的道理龜山曰未問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

夫心者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理會了然分  
明然後可言盡心理會未得心盡箇甚麼

心是道場

文殊問道場於維摩曰如何是道場  
維摩曰平心是道場趙州問道於南

泉曰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

道然則平心即道歟道場歟善之一字最能

成就一切行

願人發善願天上聞之聲如爆竹

契故怨不可作

古語云怨雖亂施有不期而自

不欺心神

江南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

欺神明也或問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

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

事

太上感應篇注曰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

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

提挾世人

提挾世人

昔李



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于少室山遇一異人  
明告之曰爾今求道惟當提拔世人邪惟當只  
了自已耶若只為**退靜兩忘**昔尹公師魯讀官  
一身神仙不取**退靜兩忘**大梁與老納法眼  
揮師遊一口謂法眼曰某邇來頗以退靜為得  
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即有省死生之際了  
然不**此心何在**趣入一日講僧義江曰此身  
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惡風吹船舫**  
心何在炎即豁然遂通一理之旨李師曰如何惡  
風吹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  
何為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生時從**  
何處起侍師傍覺起死後歸何處去師曰此身生時  
時從何而來洎至覺已從何而去曰究竟如何  
曰發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而  
五車第五

無往來之所貧道此身亦復如是因說偈曰視  
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開忽覺萬事休還同夢時  
語智者會悟夢迷者信夢開會夢而兩般**不見**  
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亦復無別路  
**不聞無盡**鶴林玉露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  
羞玩好或謂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  
皆不為之動久之迺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  
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忍之一事衆妙之門**呂舍  
僧之下見不聞無盡**忍之一事衆妙之門**呂舍  
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  
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  
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  
次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  
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嘗說喫得三十  
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  
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莫陰謀為  
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不可不謹

道家所禁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  
禍莫大於殺已降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  
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  
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封  
進玉帶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  
又不合留在人間**本一措大**杜祁公語錄公為  
識者賞其明而簡**本一措大**相食于家推一麤  
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行本一措大爾名位  
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  
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日行  
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日行  
**一利人事**宋大觀中有葛蔡者常為鎮江府有  
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  
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蔡指坐間踏  
五車第五

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  
渴予與盂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  
自利相下至乞丐皆可**人之常病有十種**黃山  
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人之常病有十種論人過  
共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過  
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  
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  
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  
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獨免羅織**張懷素亦  
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也自言道術自能通神飛走之屬皆能呼遣至  
言孔子誅少卯時彼正在傍諫其太早又言漢  
楚成舉之戰彼正登高觀戰姦如蔡下尚猶惑  
之每對客言及必極口稱讚惟忠肅陳確不信  
其後事敗抵罪名士多被**常懷畏懼**與梁武帝  
汚職惟忠肅獨免羅織  
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既而命  
囚各持蒲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

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溢者  
帝乃歎曰女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  
恐水溢安得聞樂樂陛下若亦如此菜不食心  
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  
必菜不食心貧不學儉富不學驕貧不  
以有生意  
賣陳徐陵有送米者召親戚貧者取焉家尋乏  
絕府僚問其故曰我有牛馬衣裳可賣餘家  
有可賣受之必酬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選時林  
馬適死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日朋友有車馬之  
儲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  
將軍肉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  
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  
曰人當以三死非命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智  
此為法  
度而非命也者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  
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  
五車罪玉 雙室

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  
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  
取死人有知無知孔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  
之孫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  
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  
徐自知之西王母亦云金母道無為自然先  
猶未晚也  
即東王公又以西華至真之炁化生金母時  
得道者名隸木公女子得道者名隸金母漢時  
小兒歌曰掛金母拜木誤了五百年後人洞賓  
公推張子房知而拜之  
初學道時遇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  
其說曰煮銅為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  
五百年後人曰誤了五百年後人不惜福重峯巖頭欽山三  
百年後人不願學也  
江南至吳山下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菜葉順流  
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派尋之云

率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不盡餘瀝  
彼不惜宿至乘某乘往山奚為汝平生好飲  
之宣和間被攝至冥司冥官數曰汝平生好飲  
飲必不盡餘瀝甚至淋漓几案積已數石因命  
押至一處有一大甕腐水滿逆境易打順境難  
打慧遠禪師語語大尹張秘曰逆境易打順境難  
打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間便是  
過了若遇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無一處無精  
之物尚難如此况我有情日月燈光明王介甫  
全身在情裏作活計若耶月光明佛燈光豈得配日  
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配日  
月片吉甫所不及其用無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太  
差別介甫大以為然  
史名庭堅云上天二日不讀書則理義  
不交於胸中便覺面可憎語言無味鞭撻  
五車罪玉 雙室

竇越以立威名王安則在東海郡更吏錄一犯  
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竇越以禮樂皆東  
立威名惡非致理之本使吏送歸家禮樂皆東  
之歎齊魯授而巳嘗算軍天不合諸弟莫能解  
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服及  
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  
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生橋下在水上據  
展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水上據橋  
此必死矣遂罷奴婢皆讀書鄭玄家奴婢讀書  
道玄竟以得免奴婢皆讀書鄭玄家奴婢讀書  
將燒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  
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  
彼之吾無隱乎爾黃龍胸堂老子嘗問山谷以  
怨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  
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

送門生役 王偉元名褒門生為本

足服 送門生役 王偉元名褒門生為本

乾以兒身吾德不足 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學不

傍聲折立自言門生為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

涕泣而去 令即放遣 元方入門不顧 陳太丘與

此生一縣皆以為恥 元方入門不顧 友期行期

日中不至 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 答曰待君久

不至已去 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

而信對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 日中不至則

不信 對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 日中不至則

漸下申引之 元方入門不顧 人語之口若令月

子徐孺子年九歲 嘗月下戲 人語之口若令月

腫子無此 雄飛雌伏 趙溫字子柔 居常歎曰大

必不 雄飛雌伏 趙溫字子柔 居常歎曰大

五車弄玉 雄飛雌伏 趙溫字子柔 居常歎曰大

願乘長風 元幹名慤 小時叔父問其所志 問

漢高帝何如人 館客常私就俠邪 飲范病之一

久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 明燭讀書 以候其至

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 范公讀何書 曰漢書復

問漢高帝何如 泣雞感姑 常躬勸養母 又事續

入道施關發機 外有人龍首 銜光下設 蟾蜍

承之地 或動則隨 其方面一龍 吐光其機 蟾蜍

制皆在 解馬性 連錢障 泥前有 水終日不 肯渡

尊中人 解此必是 惜障泥 聞鼓過 昌大將軍 嘗坐武

王云 此必是 惜障泥 聞鼓過 昌大將軍 嘗坐武

使人解 去便徑 疾聞鼓過 昌大將軍 嘗坐武

鼓過 稱其能 依而一捷 小異王 昌大將軍 嘗坐武

可恨 時王應 侍側日 不如此 是回 飄揚使 視之

云船方 妙解音 律樂人 王令言 妙解音 律大業

入夾口 妙解音 律樂人 王令言 妙解音 律大業

從忽於 戶外彈 琵琶 末場帝 將幸江 都令言 子當

特問 於室中 聞之大 驚駭 然而起 曰變 變急呼其

子問 曰此曲 興自早 晚其子 言頃來 有之 令言

欲歌 流涕謂 其子曰 汝慎 無從行 帝必不 返子

問其 故令言 曰此曲 宮聲 往而不 返宮

者君 也是以 知之 帝果 於曲 都遇 害秦聲 楚

聲李 龜年嘗 至岐王 宅聞琴 曰此秦 聲良久 又

五車弄玉 聲李龜年 嘗至岐王 宅聞琴 曰此秦 聲良久 又

後彈者 楊知音 唐裴知 古自中 宗武后 朝以知

州薛滿 知音 唐裴知 古自中 宗武后 朝以知



從外來云向見閣下令史受伏上猶雲恨入潮  
下拂地足意識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入潮  
韓子曰重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淵猶知無  
有安于淵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  
火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罰吳可乎對曰  
吳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敢救乃下令曰  
火而死者比於死之貴勝火而死者比於勝  
之貴不救火者比於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  
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  
也  
**大耐官職** 宋朝何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  
武曰敏中亦寂無一人計糧數商陳  
其以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帝為梁相比齊兵渡江時食盡會文布送米及  
鴨千頭帝令吹米炙鴨計糧數商人畏飯飽  
五車露玉  
以賜肉遂大 **伏臘放囚** 後漢虞延字子大為  
侯官軍吏有一囚於家 **令妻入獄** 吳姑為膠東  
病自載詣縣既至而死 **淫人破產** 盧坦為河南尉時村  
者殺人臨刑始問有子不長曰有妻無子乃緩  
其至姑令妻入獄妻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  
以報吳君後生 **恣人破產** 盧坦為河南尉時村  
子以吳為名也 **恣人破產** 盧坦為河南尉時村  
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合案之坦曰凡居官廉雖  
大善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  
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恣 **萍鄉更鼓** 趙  
其不道以歸于黃裳善其言 **萍鄉更鼓** 趙  
范延賞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問曰天使沿路  
來還見好官員否曰昨過萍鄉邑長張希須者  
好官員也野無惰農市無賭博更鼓屬吏入被  
分明必有美政也守即日同薦于朝 **屬吏入被**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遇寒雨沾濕  
東甚遲遇令不在遂解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

加刑遂曰若不暫溫必凍死豈惜 **汚丞相茵** 丙  
一被而役一人令奇而釋之 **汚丞相茵** 丙  
為相取吏頻醉而曹詰罪之吉曰以罪飽之過  
斤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嘔吐相車茵兩西曹  
第忍之 **不談人短** 檢校刑部郎中陳皓性周慎  
本傳 **不談人短** 不談人短每於僚類中見人  
有所譽未嘗應對侯其言畢徐為辨曰此 **安世**  
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 **安世**  
**撻奴**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子為光祿勳即有醉小  
撻奴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  
覆漿水耶即有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  
惠怒誣汚衣冠告署撻奴其隱人過皆此類也  
**青氈我舊家物** 晉書云王獻子字敬夜卧齋  
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  
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  
五車露玉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毋令敗群** 卜式分田宅  
簡服其言更為之勸 **毋令敗群** 卜式分田宅  
入山牧羊十餘歲致羊千餘肥息而第盡喪其  
產上曰吾有羊十餘林中拜為即歲餘羊亦肥息  
上見而問之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 **堯舜**  
**牧羊** 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曰百羊之群使  
西使堯牽一羊舜荷 **劉弘買書具** 謝承後漢書  
而隨之則不前也 **劉弘買書具** 謝承後漢書  
為主簿郎守子常出使付令買果實 **包咸責綠**  
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 **包咸責綠**  
**樓**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為吳郡太守黃君  
日春月不宜破 **天不令吾飽美酒** 王績起選以  
卯杖之三十 **天不令吾飽美酒** 王績起選以  
授君月三請卒授焉數月焦革死君莫曰天不

令吾飽美酒耶遂掛冠飲酒人之常情仁宗在  
自是大樂正為清選宗道為諭德真宗急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移  
宗乃自肆中飲歸中使日上若問公來遲當託  
以事對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  
罪也真宗問以實對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  
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奪稍馴運德善惡不  
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拔稍齊長沙王  
能傷又能奪賊稍還刺之帝令  
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前勇  
以馬稍刺道遂枯葉數人引之  
不出思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  
擊賊中首尾電至試以車輪懸  
數百步槍刺賊喉唐哥舒翰工  
更使畫灰著言但知錄以宋齊  
五車錄王

床頭捉刀人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  
頭既畢令問課問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  
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  
聞之追使梅林止渴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  
以餅渴士卒聞之皆曰但聞喚啞啞聲人東見  
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王子猷兄翁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不意復見  
褚生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鳳雲  
意復見褚生陸曰公如數部鼓吹阮步兵蘇門  
未聞不鳴不曜者耳如數部鼓吹阮步兵蘇門  
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  
其人擁膝巖側藉登嶺就之箕踞相對問之不  
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嚮然有聲如數部鼓吹

林谷傳響顧焉霹靂肅作霹靂山陳道士善長  
乃向人嚮也  
良見不知心林玉露許由不受是之天下逃  
一列血牲而盟之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  
人識見相望矣畜九牛毛能以瓦為不漏谷那  
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能為瓦為不漏谷那  
觀中為諫議大夫諸遂良呼為九經庫未微中  
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下為耕田得金  
公鎮鳳翔宗深賞焉賜帛二百匹  
送於縣縣宰信宿開視皆土塊矣以狀聞府金  
云姦計換之莫能自白州公盛怒時表相國滋  
亦在幕中乃閱囊得二百五十塊以它金塔寫  
與塊相似秤其半已及三百斤其囊金乃二農  
夫以竹昇至縣計之非二人可舉是即路時已  
五車錄王

代土矣疑者十倍償直賤鬻番為事嘗至洛陽  
頃畧畧談錄十人貴買其畜云家近在此可隨我  
貨畧畧去忽至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客道君  
取直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白將從十許人有  
一人引猛云太同馬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公  
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畧畧直猛人林甫從牀  
送猛出山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李林甫以多結怨虞刺史客出則步騎百餘人企  
吾靜街居則重閣復壁障客出則步騎百餘人企  
一夕屢徙牀家不為人識東坡云得罪以來深  
人莫知其處不為人識東坡云得罪以來深  
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住為醉人所推罵輒  
自喜漸不為人識幸庶魯義姑齊攻魯見一婦人  
與之亦不答自幸庶魯義姑齊攻魯見一婦人  
幾免矣同李端淑書魯義姑齊攻魯見一婦人  
至乘抱者抱之從姑公義也齊軍曰婦人僅持  
朋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齊軍曰婦人僅持



節况朝廷乎遂不伐魯  
賜東帛號義姑列女傳  
參軍老  
病廢事公責曰何故不歸參軍去以詩留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吾  
過矣留而慰之富翁五賊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  
遣之言行錄富翁五賊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  
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無羨其隣之樂且  
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  
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  
侍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贊揖而進之曰大  
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  
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也士  
胡盧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歎曰鄭廣長吟  
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耶鄭廣長吟  
宋海寇鄭廣官軍莫能制後詔以官廣旦望趨  
府詳陳以其故所為偏實次無與立談者廣鬱  
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群僚偶語風簷或及詩  
句廣矍然起於坐曰鄭廣廣人欬有拙詩白之  
五軍錄五

諸官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與官文武  
省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  
官滿生慚嗟章以初好誦此詩曰死後甚佳  
今天下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死後甚佳  
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  
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樂問諸客曰  
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一士人在下坐作  
而對曰甚佳丞相驚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  
不佳死後者皆逃歸矣一死不疑堯舜字  
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疑堯舜字  
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  
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不愛文格蓋至  
日晏猶有喋喋弗去者過蒲稍聞矣方與諸公  
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清則不告  
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鵲袍環立觀所問士  
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  
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  
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

笑亡日每爲學者言必覺生兵何物全主亮南  
顧及之一時傳以爲雅謔生兵何物全主亮南  
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  
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  
聞者不聞有所獻替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  
掩口不聞有所獻替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  
有所獻替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  
時尚暖蟹魚蝦蟹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  
掌入莊里丈人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  
笑吏問因縛之其父呼毆毆毆毆毆毆毆毆  
盜吏問因縛之其父呼毆毆毆毆毆毆毆毆  
尸子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  
祭狗入于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  
長子范哭之曰樂張口承便正齊安德王延於  
承之及以蒸猪糝和入糞以以身代犧武后疾  
伺左右有難色者輒之史以以身代犧武后疾  
五軍錄五

朝隱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  
所會疾愈特加賞資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  
大悅易濯太尉足氣陵公御然嘗爲李憲濯足  
齊笑林濯太尉足氣陵公御然嘗爲李憲濯足  
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摩愛史足  
御史大夫與李文有隙湯愛史足踏其摩愛史足  
飛變告文奸事下廷尉愛史足踏其摩愛史足  
足趙王告湯大臣摩愛史足踏其摩愛史足  
與爲大奸事下廷尉愛史足踏其摩愛史足  
相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羹菜公鬚謂起拂之  
公正色曰身爲執政事嘗會食羹菜公鬚謂起拂之  
遺髯如戟宋文帝妹山陰公主適何武謂帝曰  
事髯如戟宋文帝妹山陰公主適何武謂帝曰  
均帝爲置首面左右三十人吏部郎何武謂帝曰  
美白帝召之西上閣宿主夜就之彥回不爲後  
志主曰公髯如戟何得無丈夫意彥鏡殿唐高  
面曰公髯如戟何得無丈夫意彥鏡殿唐高



心押闔押之者新錄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音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也孟子所謂以不言也也陰能言鸚鵡朱文公

盡醉畏盜愧耻香范元琰以園蔬為業嘗出見

其故具以實答毋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

或有其愧耻今答其各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

以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好色自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而果**三世為隣**（自警篇）趙清獻公家於三衢所  
中榜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  
此翁三世為隣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  
追其**身中三尸**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  
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詩野  
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  
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為有  
是物矣嘗記避暑錄事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  
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  
行之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言近道蓋得孔子丘  
之意也**五病既作**本草行義總叙曰夫未聞  
以精神狗智巧以憂畏狗得失以勞苦狗禮節  
以形身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  
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饑脾為  
五事第五

之病矣叫呼過常辯爭倍答胃犯寒膈恣食鹹  
苦肺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  
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  
未羸而病病至則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  
而取之也**戶樞不朽**嘗語弟子吳普曰人體欲得勞  
動但下當極耳人身當搖動則氣氣消一國之  
血脈流通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一國之  
象猶空室也肢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  
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  
也氣猶國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  
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先除六**  
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滅**害**  
養生要訣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  
日蕪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  
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

益**寬泰自居**（同前）心內澄明真人守其位氣內  
也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常戒筭殺害於神  
傷年行一善則鬼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  
欲人生鬼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治身養生**  
活淡自守則神形安靜疾病不生矣  
**務謹其細**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為益  
速焉益難知而遲焉尚不悟其易亦安能識其  
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覺也而忽  
矣故治身養生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  
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可以小益為不  
以就大損一所以致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  
於著者則**養生以不傷為本**又曰養生以不傷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  
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  
五事第五

傷也戚戚所患傷也又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  
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  
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  
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啻不及遠行  
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  
疲先寒而未先熱而解不飲極渴而不可過多  
可過飽而欲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走車馬不  
欲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走車馬不  
欲起極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飲酒當風不  
欲數數沐浴不欲遠行不欲飲酒當風不  
不欲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胃之五味入口  
不欲傷心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  
多傷心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  
凡言傷者亦不便覺此五行自然之理也**解禪偈**  
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

僞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然  
文中子之言則佛之言可知也今之言禪者  
為僞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信然  
人必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  
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  
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  
鍾鋒終朝常戚戚是名何鼻獄類回安陋巷  
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道  
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  
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  
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師久矣不可掩是名  
壞身為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  
名菩薩佛於乎矣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  
內脩涵涵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  
觀之**金丹**山家清事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  
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  
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  
哉

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牡之門耳非  
鼻非口非泥非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  
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  
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  
復於元氣又能隨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  
則天地元氣自隨神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  
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  
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食  
財好色之**觀人九德**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  
神仙云不容括來塵受浩浩不滿小人升合之  
下無物不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  
樂善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欲害之  
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食不吝有財則施於人  
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  
先人而後己能讓人小人不然則進己而退人  
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有常之德慎終如始小  
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德出言

然已未嘗虛發小人惟妄領覆未嘗獲信七日  
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動於身不慢不怠小人  
怠慢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人猶己  
所以養親老而畜稚幼者也九曰自謙之德  
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先相心田慶定枯桑先  
則好勝爭先豈能自慎先相心田慶定枯桑先  
相心田後相心田心無相相逐心無相相逐  
須生麻衣日有心無相相逐心無相相逐  
隨心滅滅言簡實相**有識無識**古今注牛亨問  
法之綱領誠可忽諸有識無識曰草木生類乎  
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  
識寧得為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  
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  
夫生而有識者木土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  
生而無識者木土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  
弟為獻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身自負重**王旦為相有  
自負重使人道好亦病乎**古鑑求售**呂文靖  
為相有

因其背以古鑑求售曰此鑑能照二百里**卻盤**  
外公曰吾而不過碟子大何用照二百里  
餐石但徠為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濟  
日固好明豈以口腹累安邑世補節士老病家  
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  
邑令罰之勅令嘗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曰閉仲  
叔豈以口腹累安邑得彪非虎出射得虎三十一  
邑耶遂去客市安邑得彪非虎出射得虎三十一  
父老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必敗吳怒馬趨之  
有虎小而伏踞地大吼吳馬辟易自是不敢射  
**材良性駑**那公綽所乘馬駑人自不備耳此良  
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那公綽所乘馬駑人自  
駑何足惜也竟殺之**刺史竊鞋**鄧仁凱性貪  
家奴吉鞋弊即呼公署史鞋新者令上樹採果  
併奴竊其鞋史訴之仁凱曰刺史不足守鞋人

朝野竊李泌鞋 必宿內院旦起有竊必鞋送帝  
宜諾矣新 琥珀枕 宗武帝碎琥珀枕 返魂香  
侯家傳 琥珀枕 宗武帝碎琥珀枕 返魂香  
遇蘇德哥自言有返魂香 竊香 賈充會諸吏  
烟自上可見先焚其香 竊香 賈充會諸吏  
香氣本外國所貢一著人歷月不歇賈計武帝  
所賜惟已及陳壽家疑壽與女通取左右婢考  
問即以狀言充 煮簣 漢人適吳人設簣問何  
他之以女妻壽 煮簣 漢人適吳人設簣問何  
然日吳人輒輒欺 高鳳勸 高鳳教授於西南  
持兵而闖鳳往解 妻呼即還 怒有萬人氣妻一  
之爭者投刃而謝 妻呼即還 怒有萬人氣妻一  
呼即還子胥問之對 飲觀察使溺 唐崔亮為陝  
日屈於一人之下 飲觀察使溺 唐崔亮為陝  
訴軍吏所執其髮髮再拜祈免得去渴甚  
五事弄玉 龔廷

求飲於民飲以 食物滿桶 張僕射齊賢每食  
弱生與端州吏 食物滿桶 張僕射齊賢每食  
安州與客食廚吏置一大桶竊視所食 虎貴同  
如其物與蔡邕善邕卒有虎貴士貌類邕融  
坐 每酒酣引與同坐日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與  
民何別 後漢范滂景拜河東孝王相謂王王不正  
所在虎貴曰是非王耶 老翁子無影 陳留富人  
景曰不正服與民何別 老翁子無影 陳留富人  
田客女為妾一交而死後生男長男曰年尊何  
因有子爭財數年丙吉言真無影老翁子亦  
無影又不耐寒試之 驚人鳴 齊威王沈酒不治  
果然人咸服風俗 驚人鳴 齊威王沈酒不治  
日國中有一大鳥止王之庭二年不鳴不鳴此何  
鳴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於是朝縣令七十二人賞一 華胥調  
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更記

陳傳隱於睡馮翊羽士冠朝一得睡之大累劉  
垂逆聞其胸舒曰冠先生睡有樂乃華胥或  
日既有曲譜記如何 石鴈 岳陽汝一物可曉受  
之俗歸焚香放之得二百鴈一雄一雌後生 絕  
一男一女男為宣徽使女為漢祖妃 絕  
縷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  
後晉與楚戰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 訴取鵲  
怪問之曰臣乃夜絕殺者也戰國策 訴取鵲  
宋張次山為次山守有鶴集飛石前若有所訴  
次山論鶴先飛令其官隨往鶴集一大木上蓋  
鄰有取其罪長編 黃撥沙 關越黃撥沙善視墓  
為治其罪長編 黃撥沙 關越黃撥沙善視墓  
因誦黃撥沙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即愈談叢  
木根傷葬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即愈談叢  
流錢歌 建安人見山下數錢流出至出半有  
大錢錢滿而歌於是推正石堵之取  
五事弄玉 龔廷

五百錢歸將再取而忘其寢夜夢人曰錢天  
有主向為獲歌以五百僱兩正之兩唐餘錄天  
門放榜 范仲淹榜陳州郡守毋病道士奏章終  
遇放明年進士春榜乃曰夫人壽有六年方出門  
下一字墨塗旁注不可辨既而毋愈明春狀元  
乃王拱壽御 何以償 陳章昭達文帝奏昭達  
筆改馬之府帝曰卿憶夢否何以償 昭達曰  
大將軍開府帝曰卿憶夢否何以償 昭達曰  
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償 昭達曰  
德厚當獲厚報 宋曹公亮末顯時夢人謂其德  
壽後拜相年八十始卒 葬人所不封之地 華嶠  
子幸寬至吏部尚書 葬人所不封之地 華嶠  
書曰河間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  
引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  
地喪事趨辦不世時日聖皆吉其族族而 寤前  
雄子新孫恭三十為廷尉以法為名家



生 羊祐字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即

李氏之子祐 魚人徙越 竊而徙越或謂之曰

越人徙就魯人曰何也曰履為履綈為冠也而

澤問壽 蔡澤從唐舉相曰富貴無窮自得乎

都街 唐書蘇世長為刺史因民不辜教責勇引

世長不勝痛大呼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欲尋訥謂從者汝知劉儀同家否從者謂徐欲

還家引至臻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家否從者謂徐欲

乃悟此從者曰汝亦來耶子曰此大人家何盼久之

妬癡 李益與李賀齊名然有痼疾多猜忌開妻

隣居酣呼 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

之從離邊坐聽辭義精玄延之 騏驎近在東鄰

日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呼 騏驎近在東鄰

造焉素弗嫌慨有大志南宮令成藻有高官素弗

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韓子日鄭 寧信度 韓子日鄭

對牀風雨寧知風雨夜連牀夜話連牀夜話雞

底談老子將過函谷關開史尹喜瞻紫氣之來先望見紫氣知有神人來果

見老子乘青牛來喜聞人足音足然而喜

履聲小聲曰聲大聲曰拱聽履聲欲至顏

行雁雁行在前東道主舍鄰以爲東道主蓋鄰在

秦東後遂稱主行厨之擾擾亂春風尚明有

新條在擾乳春風卒未休言擾人剗臂相誓八

拜父命信父吳人謂中國桂玉之地楚國食

貴于玉薪吳越人相沒巴臂猶云無中外

五車罪玉雜記三三又至五百七

褊福褊安行違皇乾行逆敝罔失志潭恩思臧

獲牧豎之智小人志志音祖禿即顏甲不識面

謾誑人掣肘意爲事不訾之軀貴重無量可

土木形骸外不事藻飾左道不正星標似星斗

弄唇吻好辨舉趾高無人色爪目事之憚

遊冶治餘也少年四印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此爲四印養外強中乾外雖有強形不愧少游

足矣知足無求也漢馬援弟少游常云士生一

善人足矣相溫有此佳客平生正有此佳客

戒食謝人召曰白飯青筋與奴白飯馬青筋

羅義義高墉德受人思如高金諾猶人綺談

漂說論善爲諧語和好街談巷議銀噓枯吹生

評揚口中雌黃反覆咄諾而辨導者呼下人日

日咄諾而辨言司空見慣見事坐中亦有江南

客坐中還有見陰拱即坐觀僇子輕薄聚剽輕

不逞之徒游從僞內華外心許鉤鉅計

釋門時分切波羅

時最少者名爲刹那百二十刹那爲一恒刹那

六十恒刹那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牟呼栗

多三十牟呼栗多爲一晝夜三十晝夜即爲一

月十二月爲歲以華言時刻推之一牟呼栗多

半刻也一婆羅一分有半也一恒刹那六十爲

一婆羅積刹那百二十爲一恒刹那則半刻中

已經刹那二萬餘矣又以刹那爲九百生滅九

十刹那爲一念見仁又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

多見婆娑論注云臘一呼栗多一名牟休多

俱史也見大藏一覽

叠字

融融洩洩和樂貌 卹卹憂貌 閔閔憂貌 挺挺直貌 局局明貌

句句喧擾貌 鞅鞅志不滿意貌 盪盪空曠貌 睢睢仰視貌 累累

絕斷意不絕 董董少壯貌 磴磴崇峻貌 嗟嗟豐厚貌 汎汎溶溶貌

溶溶上下貌 翊翊敬貌 鰓鰓懼貌 警警衆聲貌 孿孿顧貌 收收

穆穆和貌 總總攢聚貌 逞逞即往貌 閭閭虛空貌 軫軫念貌 收收

涸涸流移貌 懊懊舒行貌 鬱鬱不樂貌 躑躑持整貌 縹縹舉貌

沾沾輕移貌 喋喋言口貌 墨墨不得意貌 卒卒促貌 惛惛不辨貌

稊稊有風貌 脛脛直貌 踰踰自媚貌 彌彌甚貌 洞洞屬屬貌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小心言無 嘿嘿言無 斐斐遲遲貌 佔佔衣貌 森森

衆多言言 敬敬敬貌 油油敬貌 咄咄驚美貌 斤斤察貌 穆穆

穆穆敬貌 恹恹無能貌 肫肫懇至貌 淵淵靜深貌 浩浩廣大貌 乾乾

便便辨能貌 詛詛詭詐貌 諛諛諛諛貌 肅肅翼翼貌 翼翼恭貌

也 靡靡和貌 衍衍愉愉貌 兢兢戒貌 戰戰恐貌 蹢蹢戰戰貌

矯矯勇貌 孀孀婦貌 桓桓烈烈貌 光光起起貌 堂堂堂堂貌 姪姪姪貌

仡仡壯貌 暨暨同貌 藹藹藹藹貌 堂堂堂堂貌 姪姪姪貌 或或

申申容貌 悠悠容貌 之之之貌 薨薨薨薨貌 生生生貌 增增

增增皆衆多貌 仍仍登登貌 翹翹馮馮貌 總總傳傳貌 甫甫

任任集集貌 師師師貌 逮逮逮貌 嘽嘽淖淖貌 漣漣漣漣貌 紛紛

嘽嘽同貌 草草草貌 范范莫莫貌 萋萋萋萋貌 莘莘莘莘貌 芾芾芾芾貌

蓁蓁蓁蓁貌 淠淠淠淠貌 芾芾芾芾貌 荇荇荇荇貌 蓁蓁蓁蓁貌 蔚蔚

蔌蔌蔌蔌貌 蔌蔌蔌蔌貌 闐闐闐闐貌 彭彭彭彭貌 鏗鏘鏘鏘貌 駢駢駢駢貌 駢駢

臄臄臄臄貌 濯濯濯濯貌 踴踴踴踴貌 越越越越貌 越越越越貌 冉冉冉冉貌

儻儻儻儻貌 跋跋跋跋貌 越越越越貌 越越越越貌 越越越越貌 從從從從貌

也 憧憧憧憧貌 嬰嬰嬰嬰貌 拌拌拌拌貌 徧徧徧徧貌 營營營營貌 委委委委貌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也 怵怵怵怵貌 惕惕惕惕貌 拳拳拳拳貌 區區區區貌 款款款款貌 偈偈偈偈貌

慝慝慝慝貌 媿媿媿媿貌 迹迹迹迹貌 屑屑屑屑貌 耿耿耿耿貌 耿耿耿耿貌

也 巖巖巖巖貌 巖巖巖巖貌 戢戢戢戢貌 戢戢戢戢貌 戢戢戢戢貌 戢戢戢戢貌

丕丕丕丕貌 簡簡簡簡貌 渾渾渾渾貌 汪汪汪汪貌 灝灝灝灝貌 詡詡詡詡貌 曠曠曠曠貌

漫漫漫漫貌 蕩蕩蕩蕩貌 遼遼遼遼貌 遙遙遙遙貌 邈邈邈邈貌 眇眇眇眇貌 存存存存貌

在在在在貌 懋懋懋懋貌 庸庸庸庸貌 惓惓惓惓貌 孜孜孜孜貌 汲汲汲汲貌 惶惶惶惶貌

催催催催貌 赫赫赫赫貌 躍躍躍躍貌 駸駸駸駸貌 綽綽綽綽貌 綽綽綽綽貌 綽綽

緝緝緝緝貌 抗抗抗抗貌 摶摶摶摶貌 嘔嘔嘔嘔貌 喻喻喻喻貌 嗚嗚嗚嗚貌 欣欣欣欣貌 款款款款貌

唏唏唏唏貌 吹吹吹吹貌 啁啁啁啁貌 啁啁啁啁貌 啁啁啁啁貌 啁啁啁啁貌 休休休休貌 旭旭旭旭貌

碩碩也。縣縣曼曼延延遲遲也。炤炤晰晰皎皎  
 皓皓炳炳灼灼炫炫赫赫顯顯也。煌煌熠熠倏倏  
 條烟烟晃晃熒熒也。皞皞杲杲霍霍燭燭累累  
 也。蒙蒙冥冥昧昧晻晻也。翾翾絃絃翩翩蓊蓊  
 翾翾翺翺翻翻騫騫翯翯翯翯啖啖噉噉  
 翁翁獬獬翎翎飛飛呦呦嗶嗶喈喈啗啗噉噉  
 噉也。混混沌沌也。蹇蹇也。呱呱也。邲邲也。頻頻  
 也。章章也。板板也。管管也。庸庸也。僊僊也。臺臺  
 也。車車也。進進也。瞿瞿助助夔夔眈眈瞽瞽晚晚矚  
 五車第五  
 韓記三  
 三二  
 矚睥睨眈眈睟睟也。傲傲僂僂傴傴也。詵詵和集  
 貌。振振又仁厚貌。薨薨聲。繩繩不絕貌。揖揖音緝  
 會聚也。翹翹秀起之貌。嚶嚶聲。冲冲猶衝也。湜湜清貌。俛俛  
 大貌。養養猶游漾憂不之貌。子子特出之貌。芄芄音蓬麥貌。猗  
 猗美盛貌。活活音括。蚩蚩無知貌。籊籊長貌。漘漘流貌。  
 搖搖定也。離離垂貌。靡靡猶遲也。檻檻車行聲也。噶噶音吞  
 重遲之貌。旁旁息之貌。麋麋武貌。陶陶樂而自適之貌。淒淒寒  
 氣之貌。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嚼也。濃濃露多貌。渙渙春水貌。崔  
 崔高大貌。驕驕音高張王之意。薄薄疾驅聲。詩消



席卷易丘累陵聚多塵沸雲擾亂機駭譙軼疾

雲謫波詭變多魚頡鳥跢下上危如象郊迫危安如覆

孟不可繼韓盧而責獲得不可鑿齒之徒相與摩

牙而爭之喻殘食不絕如綫危從旄敦而度高

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見小以肉餒虎何益

使羊將狼皆不卻行求前背彊弩射潰癰易珍

蕭艾於重筒皆不以鼎扛車使馬守間任不稟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敗不久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

順而易如决積水於千仞之谿順而如以礮投郊

五車難玉難三十五

虛不能敵實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

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當預防可躋足待久不係

風搏景得不可是猶薄冰當白日聚毛過猛火也

難全若乘奔而無轡履水而負重也難猶捫虛縛

風煎湯覓雪得不可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

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反相如千鈞之攻潰癰也

易猶飛鴻之有翼得勢如蛟龍得雲雨同上如鴻毛

之遇順風大魚之縱巨壑同上洪爐點雪易寸雲

點日無損以蚊負山不勝得龍望蜀貪刻舟求劍

固膠柱鼓瑟同上守株待兔愚投鼠忌器當顧不

吠之犬不捕之猫無益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無可

十羊九牧多制築舍道旁議論多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勢緩疊牀架屋重疊走韓盧而搏蹇兔

勢如破竹易臨渴掘井及不學步邯鄲難衆煦

漂山積多叢輕折軸同上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

魚深逝驚知一簣障江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始失

得終輔車唇齒相倚鵲鵲一枝易偃鼠飲河不過

滿腹同上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

五生小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

先濡勢有坐井觀天見小以管窺天同上杯中蛇影

事可疑首鼠兩端疑懼不一如以肉投餒虎無厭家累

千金坐不垂堂惜知愛其父折薪其子不克負荷

不揚湯止沸下知去火息薪臨淵羨魚不如退

而結網本善力猶緣木求魚得不可以隋珠彈雀

得失大明珠暗投識者借秦爲論借彼



五車霏玉卷之三十四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新都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古字便覽

平聲

同全○中串○崇宥○戎戰○芎營○荏蒞○  
叢藂○駮○駮○聰聰○終并○冬奧各○鬆  
鬆○松案○衝衝○庸膏○封里○凶矧○噤  
噤○從从○烽羹○蜂蠶○壅壅○邦苗艱

五車霏玉

古字三

○移地○馳遙○垂坐○罷戔○窺闕○儀儀○  
兒兒○彌弥○笮○笮○夷旦○貌貌○桑齊  
○鴟鴞○輝輝○遲遲○耆耆○梨梨○睢睢  
○憂憂○眉眉○紕紕○之出○頤臣○思恩  
○狸狸○苗苗○醫醫○輝輝○霏霏○叢叢  
○崎崎○羈羈○居居○遽遽○畚畚○鋤鋤  
○猪猪○雩雩○殊殊○驅驅○扶扶○麤麤  
○膚膚○謨謨○臞臞○糊糊○菰菰○徒徒  
○徂徂○殂殂○朽朽○蘇蘇○圖圖○尪尪

○奴攸○粗麓○妻妾○蹄蹏○輓輓○西鹵

鹵○棲栖○圭圭○齋齋○携携○鞋鞋○蛙

鼃○埋埋○徘徊○徊徊○梅梅○頽頽○礎

礎○苔苔○麤麤○胎胎○唇唇○姻姻○

茵茵○親親○呻呻○賓賓○蘋蘋○閭閭

○貧分○彬斌○椿椿○春春○旬旬○

麟麟○嬪嬪○焚焚○勳勳○熏熏○氛氛○

瓊瓊○欣忻○醢醢○源源○原原○垣垣○

○翻翻○萱萱○垣垣○昆昆○鵠鵠○禪禪

五車霏玉

古字三

○樽樽○尊○豚豚○村邨○坤○跟跟○遵

選○門門○難難○餐餐○歡歡○權權○權權○

餽餽○瑛瑛○板板○艱艱○爛爛○羶羶○

蹢蹢○前前○箋箋○天夭○賢賢○年季

○眠眠○玼玼○遷遷○纏纏○綿綿○髯髯○

沿沿○雕雕○僚僚○船船○堯堯○銷銷○

椒椒○樵樵○窰窰○樵樵○皐皐○焦焦○

嗽嗽○驟驟○韶韶○誇誇○韜韜○撾撾○

曹曹○薑薑○螺螺○堂堂○家家○臧臧○

○差差○坑阮○疆壇○鶴雛○商商○盟盟

○觥觥○平秀○駢梓○肴餚○鑊鑊○袍褒

○條帽○梭栳○歌謠○蠍蟊○和酥○艇舫

○鴉鴉○嘗嘗○垆甌○床牀○倉全○岡岡

○氓氓○梁漆○炮包○褒褒○訛謫○準抄

○花萼○蒼○嗟着○沙砂○鯨鯨○塲塲○香

薌○薌薌○躡躡○喪喪○桑桑○漿牀○量

量○旌旌○嶸嶸○星星○牢牢○濠濠○

遨遨○糟糟○呵訶○譁譁○襟襟○斜斜○

五車第五

古字三十四

三

閭閭○律律○陳陳○糖糖○窓窓○窗窗○

光光○茨○萍萍○恒恒○成成○鄒鄒○靈靈

○侵犯○瓶餅○南岑○乘乘○粘粘○搜搜

○標標○樓樓○鹿鹿○姦姦○笏笏○澄澄

○尋尋○抽抽○鉗鉗○娘娘○蒸蒸○留

留○楠楠○求求○金金○丹彤○菱菱○酬

酬○貅貅○矛矛○砧砧○參參○三三○塩

鹽○鹹鹹○醃醃○塍塍○仙仙○丘丘○

遊遊○遊遊○斃斃○肢肢○平平○簷簷○

上聲

果果○果果○簋簋○耕耕○李李○警警○

洗洗○宇宇○柎柎○五五○陡陡○擺擺○

寢寢○筍筍○擁擁○坂坂○墜墜○懣懣○

匪匪○篠篠○疊疊○掃掃○俯俯○虎虎○

沈沈○乃乃○廼廼○冗冗○蠶蠶○縱縱○

○梟梟○盞盞○齒齒○擾擾○廡廡○擣擣

○磊磊○朶朶○蚓蚓○漿漿○浣浣○弄弄

○展展○朽朽○勦勦○藕藕○早蚤○裸裸

五車第五

古字三十四

五

○吻吻○兩兩○兩兩○餽餽○嶺嶺○剪剪○

交交○飽飽○廩廩○藻藻○豕豕○啞啞○

途途○擎擎○泚泚○與與○柳柳○矩矩○

咩咩○體體○飲飲○紵紵○勇勇○訾訾○

省省○以以○牴牴○軟軟○剛剛○移移○

省省○以以○牴牴○軟軟○剛剛○移移○

省省○以以○牴牴○軟軟○剛剛○移移○

省省○以以○牴牴○軟軟○剛剛○移移○

省省○以以○牴牴○軟軟○剛剛○移移○

夫聲

送送○碍碍○願愿○錯錯○膳膳○嗣嗣○  
鳳鳳○飢飢○誼誼○霧霧○愧愧○衿衿○  
犀犀○睿睿○飼飼○屬屬○筋筋○最最○  
彈彈○對對○簪簪○蠹蠹○蓋蓋○刺刺○  
素素○制制○退退○退退○丐丐○燼燼○掛  
挂○禪禪○塊塊○粽粽○晉晉○智智○泮  
類類○備備○箭箭○驥驥○堯堯○蔣蔣○魁  
魁○寓寓○喟喟○芾芾○嗜嗜○樹樹○四

五車第五

古字卷五

七

三○細細○卉卉○裕裕○柰柰○誤誤○薤  
薤○閑閑○碎碎○筮筮○俊俊○沛沛○  
絆絆○拜拜○弁弁○黛黛○動動○舜舜○  
鏃鏃○鴈鴈○耀耀○瞬瞬○穗穗○麴  
麴○利利○照照○巷巷○覩覩○蕢蕢○論  
喻○膩膩○訴訴○翥翥○樵樵○孺孺○繪  
繪○沂沂○壞壞○世世○焰焰○地地○坐坐○  
沸沸○憊憊○萬萬○袋袋○棒棒○梓梓○韻  
韻○豎豎○院院○沌沌○妙妙○後後○醅

襍○就就○潦潦○話話○陀陀○進進○創  
創○斷斷○脛脛○淡澹○廟廟○繼繼○  
器器○柘柘○正正○況況○佇佇○磬磬○  
飪飪○艷艷○教教○漱漱○犒犒○燕燕○  
射射○蚌蚌○映映○塢塢○胃胃○皂皂○  
厭厭○厚厚○灩灩○贊贊○兕兕○競競○  
賄賄○岫岫○舵舵○塹塹○嵌嵌○濬濬○  
貴貴○愛愛○似似○是是○罪罪○貯貯○  
禍禍○穢穢○蹠蹠○社社○唾唾○趁趁○筭

五車第五

古字卷五

八

箕箕○迨迨○翰翰○下下○上上○善善○  
塢塢○熳熳○吝吝○坐坐○稚稚○脹脹○  
廬廬○柄柄○豸豸○豸豸○瘦瘦○變變○敗敗○  
珥珥○電電○電電○至至○障障○祀祀○  
詠詠○蔭蔭○隋隋○巽巽○袖袖○苧苧○  
蘊蘊○俟俟○并并○竝竝○憤憤○界界○荇荇○  
志志○耄耄○去去○唱唱○彈彈○淨淨○  
看看○暫暫○較較○貌貌○翅翅○夏夏○  
變變○億億○餉餉○夢夢○夢夢○傳傳○浸浸○

竊○醬醢○視眛○道衢○氣炆○吠  
哦○慎春○視眛○竈全灶○婿壻○耀耀○  
戰并○近芹○塾壘○段厦○部詭○信伯○  
伎伎○宿個○蕙蕙○ ○藝蕙

古字三十四

古字三十四

九

入聲

禿禿○赤釜○糴米○僕僕○煦煦○筆筆○  
甲甲○側仄○朔肺○席厠○厄厄○宅宅○  
幘幘○逼逼○朴樸○葡萄○膝剝○榻榻○  
朮朮○筴挾○髮頰○托橐○列列○籥籥○  
脚脚○刻刪○藝炳○馘馘○速速○育毓○  
逃逃○夙夙○栗栗○德惠○確確○濕濕○  
一弋○彌彌○愜愜○揭揭○食食○哲哲○  
詰○綽綽○柳柳○用簡○漉漉○擲擲○菽  
五車雲玉  
古字三十五  
十  
茱○得尋○玃玃○澁澁○蹕蹕○曄曄○櫛  
櫛○蝶蝶○活活○述述○劣劣○麤麤○却  
卻○法灋○迫迫○斛斛○厄厄○麓麓○躑  
躑○蓄蓄○剔剔○觸觸○職職○岳岳○礪  
礪○及蓬○蜜蠶○協叶○鬱鬱○玉玉○  
察察○疾疾○刷刷○穆穆○爵爵○滴滴○  
索索○革革○昔昔○戮戮○鷓鷓○築築○  
喫喫○躑躑○拭拭○卓卓○姪姪○則則  
則○頰頰○緯緯○瞎瞎○殺殺○歿歿○淪

瀟○瑟瑟○悒悒○客○豁豁○額額○絕絕  
 ○鳥鞮○塾塾○觀觀○鵲鵲○覓覓○磨磨  
 ○璞璞○帖帖○吸吸○蟀蟀○筏筏○曲曲  
 ○縹縹○約約○袂袂○宅宅○迹迹○蹟蹟○笛  
 逐○汨汨○塞塞○脉脉○脉脉○睦睦○急  
 怒○雪雪○屋屋○臺臺○鞞鞞○蹴蹴○楫楫○  
 焚○臘臘○奪奪○別別○寂寂○盍盍○  
 邊○咽咽○襪襪○鐵鐵○鐵鐵○郭郭○郭郭○鴨  
 ○集集○集集○陟陟○即即○貉貉○貉貉○滅滅  
 癸○掣掣○織織○鐘鐘○國國○國國○日日○  
 役役○

五車霏玉三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吳昭明撰汪道昆增訂昭明始末未詳道昆字  
 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明  
 史文苑傳附見王世貞傳中是編於諸類書中掇  
 拾殘剩割裂鉅釘又皆不著其出典蓋蒐園冊子  
 之最陋者道昆尙未必至是疑坊刻託名也

# 修辭指南二十卷

〔明〕浦南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浦氏

五樂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修辭指南

二十卷》提要

原缺前半葉

大道潭思博洽蓋亦有年以  
左腴漢雋書敘四書者其言  
籍之粹而子史之英也迺彙而為  
一家釐而為二十部使各以類相  
從區別明分如指諸掌上自王公  
貴人下至輿臺僕圉近自容貌語  
言遠至宮室庾廡大自天地日月



小至羽毛昆蟲靡不該載執古可以御今循名可以責實因此可以識彼溫故可以知新後學之士得一覽焉則操觚染翰之間自免於駕空徇俗之病雖修咫尺之書亦足以取重於千里命之曰修辭指南舍是則貿貿焉莫知所之矣古稱胥臣爲多聞子產爲博物吾於浦先生亦云又慮篇次之多不免於散逸傳錄之久或至於脫遺乃以今年丁巳夏六月命工刻于家塾將與四方學者共之利物而不私同人而無我此其用心尤可嘉也至九月來訪余山中請序是書

余衰年病脾久廢筆研聞人之善又不覺懽然而樂道之  
賜進士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  
安仁劉麟書時年八十有四

修辭指南目錄

第一卷

天文部

象緯類 凡八篇

歲時類 凡十一篇

災祥類 凡六篇

祭禱類 凡五篇

第二卷

地理部

邑里類 凡十七篇

山川類 凡十一篇

第三卷

人物部

親戚類 凡十三篇

君臣類 凡十篇

良賤類 凡十二篇

婦人類 凡四篇

往昔類 凡二篇

第四卷

宮室部

宮殿類 凡六篇

堂室類 凡九篇

旅寓類 凡四篇

第五卷

器用部

器皿類 凡六篇

舟車類 凡四篇

第六卷

音樂部 凡五篇 不分類

第七卷

軍旅部

兵戎類 凡五篇

戰陳類 凡六篇

盟要類 凡二篇

第八卷

草木部

蔬穀類 凡五篇

果木類 凡四篇

第九卷

鳥獸部

羽族類 凡四篇

毛羣類 凡六篇

魚龍類 凡五篇

第十卷

通用部

發語類 凡十一篇

雙字類 凡三篇

第十一卷上

人事部

賢否類 凡七篇

寵辱類 凡六篇

吉慶類 凡七篇

凶喪類 凡八篇

第十一卷下

人事部

交際類 凡三十一篇

動靜類 凡十三篇

第十二卷

制令部 凡五篇  
不分類

第十三卷

職守部

設官類 凡六篇

共職類 凡十篇

第十四卷

刑法部

法制類 凡三篇

刑獄類 凡八篇

第十五卷

貨寶部 凡六篇  
不分類

第十六卷

文學部 凡九篇  
不分類

第十七卷

身體部

髮膚類 凡四篇

言語類 凡四篇

第十八卷

冠服部 凡五篇  
不分類

第十九卷

酒食部

食品類 凡三篇

酒漿類 凡三篇

第二十卷

藝術部 凡四篇  
不分類

凡二十部四十類三百二十六篇

修辭指南卷第一

皇明國子監勅修東坡詩集卷之八

天文部

象緯類凡八篇

爾雅

四時

風雨

星名

左股

八風

漢雋

題蒼

書敘

天地日月

風雲雷雨

陰晴塵淖

穹蒼蒼天也

天形穹隆其色蒼蒼故名

春為蒼天

萬物蒼然生蒼夏

為昊天

言氣

秋為昊天

萬物之凋落冬為上天

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右四時

南風謂之凱風

詩凱風自南

東風謂之谷風

詩習習谷風

北風謂之涼風

詩其涼風

西風謂之泰風

詩泰風有隄

焚輪謂之類

暴風從上而下

扶搖謂之焱

暴風從下而上

火為庀

庀庀熾盛貌

迴風為飄

旋風也日出而風為暴

詩終風且暴

風而雨土為霾

詩終風且霾

陰而風為矰

矰且暴

天氣下地不應曰霽

詩言蒙地氣發天不應

曰霧霧謂之晦

言晦

蟬蛻謂之零

蟬蛻也見離騷

日為散雲

即單氣五

疾雷為霆

雷之急激

寬為霄雪

詩如彼雨雪先集維霽

霽霽謂之淫

淫謂

凍

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

淫謂

雨謂之霖

詩益之

久雨謂之淫

淫謂

之霖

雨自三日以上為霖

濟謂之霽

今南陽人呼雨

右風雨

壽星角亢也

數起角亢列宿

天根氏也

角亢下

有根

天駟房也

四星謂之天駟

大辰房心尾

也

能星明者以為大火

謂之大辰

中最大火心也在

為

析木謂之津

津即漢

箕斗之間漢津也

南斗

星紀斗牽牛也

牽牛斗者日月五星

之津梁

星紀

斗牽牛也

牽牛斗者日月五星

之津梁

玄枵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右星名

八風風隱五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東方谷

如風風隱五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東方谷

如雨風隱五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東方谷

如物風隱五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東方谷

霜不殺草霜不殺草

能殺草霜不殺草

以爲災霜不殺草

競南風霜不殺草

如百穀霜不殺草

乘龍乘龍二十八

蛇所乘乘龍二十八

雨電乘龍二十八

而西乘龍二十八

陽明乘龍二十八

舍則乘龍二十八

昭二乘龍二十八

之分乘龍二十八

至長乘龍二十八

其日乘龍二十八

者畢乘龍二十八

得天乘龍二十八

天誘其衷乘龍二十八

年天之所啓乘龍二十八

天所相乘龍二十八

顯蒼乘龍二十八

亨言乘龍二十八

慎云乘龍二十八

輿地乘龍二十八

天文志孟康曰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

歲星又晉灼曰太歲在四仲月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月則歲行二宿二十八

三十四宿而周天羽林天軍又虛危南有衆星

十八宿而周天羽林天軍又虛危南有衆星

曰虛危營室陰陽始終之處際會權衡又孟康

之問恒多姦邪故設羽林為軍衛權衡曰軒轅

為權太飛流又彗字飛流孟康曰暈適背穴抱

微為彗飛流又彗字飛流孟康曰暈適背穴抱

耳又孟康曰背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也穴多

作鐻其形如玉鎰也抱氣向日也理形點黑

也如淳曰暈讀曰運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

旁直對為理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

重蜺又如淳曰雄為重蜺長星文紀有長星出于

長三星其占畧同然其形象小異字星光芒短

其光四出蓬蓬字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

彗長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五丈無常也

大法字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

革招搖反離騷應劭曰風伯雨師河東賦叱風

事招搖反離騷應劭曰風伯雨師河東賦叱風

呵雨師風拂又師古曰還風京房傳孟康曰衝

於西東風拂又師古曰還風京房傳孟康曰衝

風韓安渡猛師古曰衝屏翳大人賦應劭曰豐

風疾行而衝突者也格澤又建格澤之修竿兮張

隆又應劭曰豐隆格澤又建格澤之修竿兮張

雷師之名也格澤又建格澤之修竿兮張

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旬始又李奇曰旬

而上銳故建此氣為長竿也旬始又李奇曰旬

見北黔雷又張揖曰黔雷黔羸也天上沉瀝又

斗旁黑雷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也天上沉瀝又

劭曰沉瀝北列缺又服虔曰列青煒淳曰青煒

方夜半氣也列缺又服虔曰列青煒淳曰青煒

青氣之光輝也又赤提揚眉狼奮角張虔曰提

煒又白煒又玄煒又赤提揚眉狼奮角張虔曰提



攝提星揚眉揚其平角也張晏曰膏露龍錯傳  
狼一星膏角者有芒角也主盜起膏露龍錯傳  
甘露滑木介冰為木介指象杜業傳以指象為  
不言但以景象閉陽縱陰董仲舒傳求雨開諸  
指意告諭人也閉陽縱陰董仲舒傳求雨開諸  
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蒙霜露沐風雨淮南王  
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蒙霜露沐風雨淮南王  
日蒙胃也天開地垠甘泉賦天開地垠開  
沐洗面也天開地垠甘泉賦天開地垠開  
決亦開也

右顥蒼

天曰圓靈宋謝又曰大圓束皙補地曰柔祗宋

又曰方輿上日曰朱光張平又曰朱羲郭又

日陽靈左魏又曰曜靈廣雅日初出曰昕日說文

中曰亭午上落日曰頽陽謝宣日入處曰咸池

淮南又曰蒙汜楚辭日反光照東在上曰反景在

下曰便景文說日中烏曰踆烏淮南月曰望舒張

又靡夜光文月御曰纖阿束皙補月未成明

曰朏月名釋月朔見東方曰朏尚書大傳月晦見

西方曰朏上他列星曰恒星穀梁帝車舍星曰天

潢春秋文織女曰天媛南齊謝北斗九星曰九

魁第一星曰天樞第二星曰璇第三星曰璣第

四星曰權第五星曰衡第六星曰開陽第七星

曰搖光第一至第四星曰魁第五至第七星曰

標並春秋歲時日月星辰曰六物前五日月之

會曰辰上日月曰二紀班固五星曰五緯上又曰

五部史曆日月星海曰四望前郊天地四方曰

六合又曰六幕前禮八方曰八埏封禪

右天地日月

風師曰箕伯風俗又曰飛廉上帝所清冷之風

曰雄風宋玉窮巷揚塵之風曰雌風上通曰大

塊噫氣莊子清而不及地二三尺曰君子風風俗

將雨至急風曰少男風明管公將雨初來微風曰

少女風上三月風曰陽風金仲夏風曰黃雀風

周處風上衍京風功曰愈病析醒宋玉秋風曰商風

又曰素溫音潘薄雲曰鮮雲詩選舒行之雲曰泄

雲謝靈運將雨雲曰離畢之雲命七雲之性曰友風

而于雨荀子霹靂曰疾雷郭璞雷聲曰軒如伐鼓又

曰轟若走徹音李雨師曰萍翳楚辭三日雨曰

愁霖選十久雨曰霖瀝選十六月大雨曰濯枝

子 178-398

雨風土記雨止雲罷曰霎霏說文霜雪盛曰霜雪大

右風雲雷雨

重陰曰沉陰鬱決李固天陰雨曰下潦上霧馬援久

雨曰霖潦沿庭除曹頌小雨不止曰霧雨淫淫

雲遽散曰霍然四除王莽開晴曰雲氣四除康時

景曰天氣清和程方又曰景風澄廓鮑又曰清

陽升天揚塵埃曰埃壙班固又曰埃霧鬱塞李密又

曰埃風楚辭輕塵著物曰流塵劉玄塵埃中曰塵

盆中劉禹雨多泥濘曰天雨淖章玄汗於泥曰

漬淖荀子

右陰晴塵淖

歲時類凡十一篇

爾雅

歲陽

月名

左腴

歲名

良月

漢雋

異時

書敘

歲時日月上

節令氣候上

星曆卜擇

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

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

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右歲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

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

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閭茂在亥曰大淵

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夏曰歲

取物終更始商曰祀取四時周曰年取禾唐虞曰載

右歲名

右月陽

正月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

月爲余五月爲臯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

壯九月爲玄國語云至於十月爲陽  
玄月是也  
嫌於無陽

故以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皆月之別名自歲陽至此其事

義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

右月名

良月莊十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日焉數始於一盈於十故以十月爲良月

中莊二十九凡物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者日之長短與夜中分謂春分秋分分至

啓閉傳五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謂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啓謂立春立夏開謂立秋立

冬朝不及夕僖七公曰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中宿至僖

十四命汝三宿汝中宿至終朝億二十七子立  
言不待三宿次宿卽至治兵於睽終朝

而畢謂旦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文云  
至食時也

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以十一月一日子初

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

而爲日文九日衛不睦謂往日也假寐宣二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服

坐睡曰當夜宣十二序當其夜一星終襲九歲

年一周天是  
一星終也  
詰朝曩十四謂旦也  
日旰又晡晏也音古旦反  
其

莫襄十五其莫晉欽釐至不及五稔莫二十七

五稔者天子之謂矣稔年辰在申謂斗柄建申也降婁

中而旦旦明也五月之候其何日之有昭三公室之卑

言不久而至固陰沍寒昭四其藏也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明月昭七齊燕平之月云疾日昭十厥在子卯謂之疾日

以巳卯亡故以爲忌  
昔期一昔一夜也  
庚

癸亥哀十三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庚西

勝饑渴而呼庚  
○有年桓三五穀

有年數有年數矣言非一年使之年襄三十謂使言

其而寢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又絳縣老人曰臣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不復年昭元謂不復至明年尚年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定四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言以德爲輕重而不以齒爲先後也

右良月

異時食貨志師古曰間歲又師古曰間  
異時言往時也月四

十五日 又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五樂堂

五、

之標終今兩粵傳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生平  
季耳傳生平生王章傳平生獄上呼因晚節  
張耳餘賢平生張晏曰平生先時也晚節  
田蚡傳父孝景晚節師末路節陽傳晚春秋富  
古曰晚節猶末年也末路節陽傳晚春秋富  
高五王傳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同年而語  
勿也比之於財方未匿竭故謂之富同年而語  
過秦論比權量力瘴熱嚴助傳南方暑溫近夏  
不可同年而語瘴熱嚴助傳南方暑溫近夏  
分卦直日京房傳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其法一爻主一日餘二十四日

### 右異時

十二年曰一紀尚書大傳十九年曰一章前二十五  
年曰積紀左思魏積久曰累日為月經月

曰涉月夢終日曰昧旦永日左思歲末曰歲竟

紀高又曰歲云夕矣陶淵明改月曰徙月月晦日

曰提月公又曰提日粹蘇晉未曉曰角宿未旦

離騷候天曉曰遲明騷高微曉曰際明義又曰通

昔莊欲明曉曰昧爽書初曉曰明發選上平

明曰質明禮將明曰朏明淮南日晚曰日昃原

徒結又曰晚晚宋玉值晚曰會日且入病去旦

至晚曰窮日盡明選十日落曰曜靈西藏平子

### 右歲月日時上

明旦曰旦日漢朱夜長曰遙昔選十夜深曰闌

夕選十兩日曰兼辰選十隻日曰畸日選十

曰盈旬詩月二日曰旁死魄書月三日曰哉

生明上十六日曰哉生魄上十六日後曰既生

魄上日到西南曰小遷淮南日已西曰大遷

暫曰食頃書又曰語頃左連日曰貫日士

經宿曰淹宿溫夜半曰夜參半潘日晷短曰

無光馳曜之下賢在旦夕曰匪夕則旦上歎歲

月之速曰歲月驚邁東平又曰白日如馳歐陽

又曰徂年如流傳又曰時駛不可稽陶元

### 右歲月日時下

正月曰端月玉燭又曰孟陽梁元帝一日曰椒

花獻頌之時中宗又曰獻歲發春宋元日事曰

礫雞放爵宋書上元事曰泛粥祠膏續齊諧記

正月星望曰鶉火中詩二月曰陽氣胎養之時

恭三月曰日躔胃維顏延又曰月軌青陸上三

月末曰青春受徵楚辭上巳事曰祓禊禊洛上

武下戴逵又曰周禊鄭祓上韓詩春時曰淑節

元帝纂要春月曰嘉月十選春風曰柔風五選四月曰

朱明之期應休又曰景風扇物文選五月節候曰

蕤賓紀序文端端午事曰浴蘭懸艾上戴禮五

日厭禳曰朱索赤符下續漢書六月曰季月煩

暑南史武暑熱曰溽暑伊鬱選景盛暑曰隆暑

赫曦選十又曰歐暑左思又曰暑之燁燁皇父

伏日曰三伏之修景梁簡又曰閉日漢官仲夏

以後熱曰積陽選十微熱曰薄暑選十仲夏日

長曰羲和弭節辭楚夏末曰闌暑選十伏後熱曰

三伏餘炎梁簡避暑往涼處曰入凌兢甘泉納

涼曰逐涼陳徐又曰追涼玉臺夏秋間曰炎涼

方改陸景夏之候曰融火晉使夏寒曰伏陰羊公

右節令氣候上

七月曰白商素節七選九月曰風物淒緊上十秋

之候曰金素三選秋氣候曰西顛沈穽前郊祀

歌初秋涼曰凜秋暑退選十又曰飛霜迎節上九又

曰高風送秋上重陽曰菊藥浮觴之日中宗九

日事曰佩蘭餌菊漢武秋晚曰杪秋選十秋冬

之交曰背秋涉冬七選秋寒曰勁秋選十秋景物曰

月帳風帷湯惠十月曰上冬金十月朔曰吉月

之陽朔馬融十一月曰暢月今月十二月候曰窮陰

殺節選十又曰急景彫年上又曰月窮于紀金

冬至曰升辰春秋又曰一陽換節李商臘日

辰曰魏辰晉丑上魏臺言議臘日曰嘉平王莽冬

日候曰淒厲明淵冬寒曰風嚴且苛選十冬晴暖

曰冬日灑暉唐張大寒曰隆冬烈寒新冬冬夜曰

冬夜肅清嵇康漸冬深曰嚴寒向隆書冬溫

曰愆陽公羊節會曰四節之會曹植季月曰末垂岳

右節令氣候下

能占筭星辰曰善為星羅方曉星曆人曰明中

之士北進卜候人曰日者史傳通圖讖曰內學後

技抽籤曰探札劉盆占日時吉凶曰視日陳勝龜

卜之事曰問歉穰占熊虺劉禹信卜曰頗諱其

占後黨占候者曰候家康卜筮者曰術家唐方

揀日曰撰日唐裴卜好日曰簡元辰張平知星

曰能為星語王莽卜靈草曰瓊茅楚辭結草折竹



卜曰筮音專卜候自給曰賣卜自奉用反術家

曰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巢乙丁辛癸巳日曰

柔日馬甲庚丙壬戌日曰剛日上外事吉日曰

剛日禮內事吉日曰柔日上遭際曰遭某之卦

運卦名某識書曰不占之書張衡傳父祖星學曰

曉家術李揀吉日曰差時擇日高唐風雨之候

曰鳥翔魚驗淮南堯時蓂莢曰曆草融

右星曆卜擇

災祥類凡六篇

爾雅

祥災

左腴

告饑

漢雋

精祿

書敘

祥瑞災異 豐凶斂散

春爲青陽氣青而夏爲朱明氣赤而秋爲白藏

氣白而冬爲玄英氣黑而四氣和謂之玉燭道

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此

四時之別號尸子四時和爲通正道平謂之景

皆以爲太平祥風四時和爲通正道平謂之景

風所以致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莫不謂之醴泉

醴泉

穀不熟爲饑五穀蔬不熟爲饑凡草菜可食果

不熟爲荒果木仍饑爲荐連歲不熟左傳

右災

告饑隱六京師來告饑公爲之妖由人興莊十

繡曰妖由人興人告饑孫辰告饑于齊冬饑滅筮短

龜長象四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

也象在先數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也筮數

後爲短是不如從龜象之長也荐饑冬荐饑

使乞糴于秦謂連年閉糴信十五晉饑秦輸之

秦伯不熟荐千去聲閉糴信十五晉饑秦輸之

伐晉巫生祈禱請雨者疋瘡病之人其面上

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早勸分

公以巫舞謂不雨疋上向致旱欲焚之有適伊

分財粟以賑謂富民被髮而祭於野川見被髮

而祭於野曰不及神姦宣三使民知神姦故氏

十年此其戎乎

右告饑

精侵日 衡傳天人之際精侵有以相盪師古機

休辭指雨來

10

五、

祥趙王彭祖傳好古師古曰至逆釐楊雄傳逆鬼又高明之家鬼嘉况石奮傳皇  
 賜也也儲社相如傳上帝垂恩儲社祀福又中外祀也  
 也祀安協氣又協氣開右古谷永傳天所開右師倚也  
 異又倚異乎政事天幸霍去病傳軍亦有微幸  
 伍被傳不可以微幸師古託咎劉向傳託詭禍  
 曰微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託咎劉向傳託詭禍  
 武五子傳願詭禍為宿亂賈誼傳畜禍烈龍錯  
 福師古曰詭猶反也宿亂賈誼傳畜禍烈龍錯  
 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宿憂徐樂傳天下無宿  
 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宿憂徐樂傳天下無宿  
 亂階朱傳傳職為亂階師佔於死亡文紀或佔  
 古曰階者基之漸也佔於死亡文紀或佔

康曰貼音帖屋檐也如淳曰貼近也**嘉嚮**宣紀上帝嘉嚮海內承燭耀又神光燭**青祥**五行志李奇曰祥創既又創禍師古曰**不鄉**又以章不鄉師古曰言**嘉生**創懲義也志神降之嘉生師**熙事**禮樂志熙事備成師古曰嘉生謂衆瑞**熙事**曰福熙之事皆備成熙與禧**春祺**又如春之祺如**函蒙祉福**又函蒙祉師古曰言爲神所發故能包函**佻正**又佻正嘉蒙被祉福應誠而至有常期也**佻正**音弘以昌如淳曰佻讀**休嘉**碎隱師古曰碎隱盛意**曼壽**又德施大世曼壽**宴娛**又神來宴娛師古曰宴戲聽此樂**蕃釐**又媪神蕃釐師**博禍**食貨志也效音嬉**蕃釐**古曰釐福也**博禍**食貨志**除師古曰亂從**又云亂從師古曰亂**貼危**又安博大也**亂從**從謂禍亂之蹤跡也**貼危**有爲天下貼危者若是而上不驚**元符**長楊賦方符者師古曰貼危欲墜之意也**元符**元符師古曰元善也**錫羨**甘泉賦卣錫羨應劭曰錫與發符瑞也**錫羨**也羨饒也言神明饒與福祥也**發酷吏**師古曰厲降也

右精祲

修辭指問卷一

通

五樂堂

四時和曰玉燭氣和後西太平時曰清穆之世  
蔡邕又曰貞期姜肱又曰天下密如寔崔寔甘露曰天  
神異經酒封禪事曰金泥玉檢之封應劭又曰盛王  
孫嚴宋書令典孫素叔升封禮意曰昭姓考瑞兄寬對策又曰

升中于天禮日食盡曰日有食之既羊公失火盛

曰風怒火盛鼓又曰濫炎妄起前五行志物燒

盡曰煬而為烟滿種麥不得曰宿麥不下後洪

水曰沈著陽雄以虛弭災曰末撥災異永谷瑞

星曰景星漢書瑞雲曰卿雲西京雜記風雨時曰祥

風甘雨固日不顯食曰陰食邕妖星曰攬捨音

風雨為害曰風雨苗武書災祥曰穢祥妖孽新

右祥瑞災異

歲大豐曰上歲史天又曰大有年羊公連歲熟曰

屢豐年詩歲粗熟曰僅有年羊公豐年帶約凶年

租曰補敗穀連年不登曰累凶年上凶年事多

曰歲札事叢劉禹凶年民流曰民物流遷陳炎

傷水旱曰無年唐李計人口筭斂曰頭會箕斂

餘用內藏物散人曰斥內帑皇甫一穀不升曰

歉韓詩外二穀不升曰饑上三穀不升曰饑上

四穀不升曰荒上五穀不升曰大侵上凶年不

輸稅曰歲惡不入前食書旱曰春種未下後光

大旱曰野無生稼春秋

右豐凶斂散

祭禱類凡五篇

爾雅

祭名

左腴

祝史

漢雋

禋祀

書敘

鬼神祠廟 祭享儀物

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禘新菜秋祭曰嘗嘗新

冬祭曰蒸進品祭天曰燔柴既祭積祭地曰瘞

瘞既祭埋祭山曰瘞縣或瘞或縣祭星曰布布散祭祭風

祭川曰浮沈或浮或沈祭星曰布布散祭祭風

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祭星曰布布散祭祭風

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祭星曰布布散祭祭風

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祭星曰布布散祭祭風

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祭星曰布布散祭祭風

右祭名

祝史正辭桓六謂不虛稱血食莊六抑社稷實

之祭必薦有幣無牲莊謂二十八日食大水大木大之

類祈請歸昨曲沃歸昨于公神其吐之乎若晉

取虞而明德以薦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十僖改祀命僖三十一請改祀命迨祀月丁卯大

事于太廟僖公逆祀也僖嘗為閔執膳受

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

朕有執膳戎有受朕神之節也無隱情無

愧辭隱情二十七夫子之家治言於鬼神無愧辭祀祭

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禮食有

祭示有所先也祀祭遠散所祭不恭祀芳劍反

盛德必百世祀昭八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

成徽福假靈昭三十二今我欲微福假靈也祭

不越望哀六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祭

右祝史

禳祀藝文志禳祀天文燬鼓高紀祭蚩尤於

祝文移過于下國家諱曰祀之官天文檀武紀修

文類曰檀祭也臣贊曰此年初祭泰時於甘泉

此祭天於大壇也祭天則天初祭泰時於甘泉

禮也師古曰朝日夕薦鬯宣紀薦祠如經祠

月即天文禮之謂也薦鬯宣紀薦祠如經祠

云服虔曰解祠又古天子常以春解祠曰

類祠又類祠類祠又類祠類祠又類祠

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祝宗又使先聖

之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

謂主祭之讚詞者宗人主神者巫先又荆巫

列位尊卑之讚詞者宗人主神者巫先又荆巫

施先之屬師古曰覲巫又男曰覲大折又壅

師古曰折曲也言方乾封又黃帝時封則天早

澤之形四曲折也言方乾封又黃帝時封則天早

歲不雨暴所封嘗禾又四大家鴻岐吳嶽皆有

之土令乾也嘗禾又四大家鴻岐吳嶽皆有

陽亨又陽亨陽亨又陽亨陽亨又陽亨

日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

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

故以火爲粉榆社又高祖禱名豐粉榆社鄭氏公

社又今縣爲公社族人炊又晉巫祠東君雲

師古曰猶官社也族人炊又晉巫祠東君雲

母之神也族人炊又晉巫祠東君雲

雷中時又族人炊雷中時又族人炊雷中時又族人炊

土時又族人炊土時又族人炊土時又族人炊

也又族人炊也又族人炊也又族人炊

馮夷命靈螭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蹠骨蕭炳又  
導川潦寫散平均無災害也鳴音携  
蕭李奇曰膏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方  
古以蕭炳脂合膏香也膏來彫反明者神明  
明之象也以木為之四方明孟康曰方明者神  
亦北黑上夔魑猶狂甘泉賦杳杳而扶搖狂  
玄龍有角人面夔魑耗鬼猶狂亦巫咸又選巫  
如龍也師古曰魑音虛猶狻猊也  
神巫之名成古八神又八神奔而警蹕今師古曰  
秦神河東賦秦神下龍言蘇林曰秦文公時庭  
夜奔入豐水化為牛走到南山梓柱中伐梓柱  
笑及走也今草頭是也故曰秦神鬼趙又神騰  
笑及走也今草頭是也故曰秦神鬼趙又神騰  
也謂款相如傳謂款天神文封禪霍去病傳封  
於姑行師古曰謂告也款誠也封禪霍去病傳封  
山日封為禪祭地曰禪金人又收休屠祭天金  
金人也師古曰偶人公孫賀傳埋偶人師古曰  
今之佛像是也偶人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  
偶人也並夕牲祭丙吉傳至夕牲日師古曰未  
嘗對也朱邑傳子孫奉嘗我不知其夕牲謂之  
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燔祭地則祭延燔祭地則  
也祭天則燔之祭地則燔之祭延燔祭地則  
日祝延年祝之青社王武子傳受茲青社張晏曰  
使長年也青社王武子傳受茲青社張晏曰  
方諸侯各以其方色上與禘祝枚乘傳作立皇  
之宜以白茅歸以立社與禘祝枚乘傳作立皇  
禮記月令祀於高禘帶林侯奴傳大音帶匈奴秋  
高禘求子之神也此林侯奴傳大音帶匈奴秋

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蹠者繞林木而祭  
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  
堅柳枝衆騎馳遠三樓武帝紀樓五月如淳曰  
周延止此其遺法也樓武帝紀樓五月如淳曰  
嘗以立秋祭宗廟故有獵之祭也此日出被  
獵上孟康曰後除也今三月上巳左坐被  
被撲也師古曰後除也今三月上巳左坐被  
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膳岱序贊大夫膳  
妃聖者也坐於左而並食膳岱序贊大夫膳  
氏放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  
膳亦陳也膳旅聲相近其義一耳

右禳祀

重作廟曰原前五求子之神曰禱武五祖禰廟  
曰祠房遠崔光謝祠具曰塞具塞後曹節專禳祈曰

禱神佞佛夢壓禳曰禳禱唐李壓崇之物曰挑

湯赭鞭王儼曰逐疫之儼漢官男巫曰神士禮

五又曰覲上師巫求雨曰暴巫下檀弓祈雨求晴

太祝曰瑞祝私室淫祀曰房祀樂旱神曰女

魃害馬之神曰馬步通典注淫祀曰妓崇明

祈雨處曰雲場鍾離始封者廟曰世室公羊桃

符曰仙木寶典陰禍曰鬼責子

右鬼神祠廟

祭所用豕曰剛鬣禮用羊曰柔毛上用豚曰脂

肥上用雞曰愉音上用犬曰羹獻上用雉曰疏  
 趾上用兔曰明視上用脯曰尹祭上用牛曰一  
 元大武上用橐魚曰商祭上用鮮魚曰脰祭上  
 用水曰清滌上用酒曰清酌上用黍曰薌合上  
 用梁曰薌其上用稻曰嘉蔬上用鹽曰鹹鹺上  
 用玉曰嘉玉上用幣曰量幣上用韭曰豐本上  
 體完曰牲上選十色純曰犧上黍稷曰粢上公粢在  
 器曰盛上主祭之贊詞者曰祝前郊前一日晚  
 點祭牲曰夕牲丙吉奠亡人曰漬酒上澆奠曰  
 以酒酹地張送胙肉與人曰致福與某人穀旱  
 祭曰大雩黃郊社曰外祭祭祭亡夫稱曰皇后  
 靈帳曰總帳選祭申薄禮曰設雞酒薄祭  
 徐招魂祭曰設虛祭飲泣淚後食先祭曰每  
 食輒弦歌而薦之王給祭費曰給祠具何將南  
 郊曰將郊上玄楊齋肅曰澄心清魂上祭宗廟  
 物曰縮鬯蕭艾溫祭物曰鞞俎儀禮鞞音

右祭享儀物

修辭指南卷第一

姑蘇吳曜  
寫章袁刻

修辭指南卷第二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地理部

邑里類 凡十七篇

爾雅

九州

十數

八陵

九府

五方

四極

丘

野

厓岸

左腋

巖邑

漢雋

宇內

疆外

書敘

州郡地里上

州郡地里下

道途徑路 市井街衢 田畝種藝

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河

西曰雒州自黑水至西河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陽江南



曰揚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代縣至海蓋殷制

右九州

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晉有大陸今鉅鹿北秦有楊陁今在扶風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睢

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吳越之間有具區

齊有海隅今萊陽中牟縣燕有昭余今太

鄭有圃田今滎陽中牟縣周有焦

護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

右十數

東陵隄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

險鴈門是也即鴈門陵莫大於加陵今所在梁

莫大於渙梁梁水名墳莫大於河墳墳大

右八陵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醫無閭山名今在遼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名今在

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華山名今在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琅玕焉琅玕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謂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皮有縠絲者中有益獄與其五穀魚鹽生焉言泰山有魚鹽之饒

右九府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狀似牛脾

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鸛鸛似鳬青赤

邛邛虛齧甘草邛邛有難邛邛邛虛負而走其名

謂之蜃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名為蜃鼠前而

宜鼠後而兔前其頻走則顛然則邛邛邛虛食之

今屬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

負其行土俗名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

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肩一孔一肩一孔中有積首

蛇焉蛇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此四方中國

之異氣也

右五方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

祝栗謂之四極皆四方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

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戶在南西王母在東

極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九夷在東八

北戴斗極為空桐戴斗極在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

日所入為太蒙即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

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然也

右四極

丘一成為敦丘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再

成為陶丘今濟陰定陶再成銳上為融丘鐵面

三成為峴嶠丘故以名山云如藥者藥丘形似

也或云藥謂如階者階丘水中小水潦所止泥

丘下者方丘胡丘形四絕高為之京人力非

人為之丘地自水潦所還埒丘埒水繞環之上

正章丘澤中有丘都丘澤中當途梧丘道途

出其右而還之畫丘所規畫途出其前戴丘道

南途出其後昌丘道出水出其前消丘水出其

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

水過其如覆敦者敦丘敦孟邇邇沙丘旁行左

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詩云旄丘後高陵

丘偏高阿丘詩云陟宛中宛丘宛謂中丘背有

丘為負丘此解宛丘中央隆峻左澤定丘右陵

泰丘宋有太丘杜如畝畝丘丘有壘界如陵陵

丘見史記如畝畝丘如田畝如陵陵

丘陵大丘上有丘為宛丘宛人不了陳有宛丘

今在陳陳有宛丘淮南有州黎丘今在

縣壽春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之林林外謂之垆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下

涇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

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可食穀陂

者曰阪阪陲下者曰涇公羊傳曰一歲曰

右野

望厓酒而高岸厓水邊酒謂深也夷上洒下峻而水深者曰岸

不濬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濬不發聲隄今江東呼爲浦隄淮南子曰漁者不

厓內爲隩外爲隈別厓表裏之名畢堂牆今終南山道名畢其

重厓岸附厓累岸上嶺地大防隄謹

洑爲厓謂水邊窮瀆汜通者水無所谷者通於澂谷

右厓岸

隱元制巖邑百佳又都城邇百雉國之害

巖邑也巖險也  
了矢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  
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  
收貳又收貳以爲

故大都不得過百雉前也以真已邑貳兩屬也  
也謂收鄭西鄙北畧也隱五公曰吾將畧地焉

鄙之地以爲邑邑之鄙者總攝巡行之義

方二土言大開土宇  
 遺下九軌所通之市土  
 真傳四公祭之地地墳言  
 還寧傳十五晉戎馬

旋也。淳淖泥也。小風聲。文六樹之風聲。謂因其

駁不謂故墮泥牛入水地風俗爲立聲翁之  
法土宜又使無失其土宜謂使民務國文十五

滅之謂勝人之國絕管井宣十二目於管井而

不如捷之速成五晉伯宗辟重重人曰

水也。二、三、之、不、如、拔、之、還、拔、牙、也。

土風成九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違淖淖於前乃

皆左右相違於淖淖音鬧披地成十八今將崇諒後  
避也淖泥也淖音鬧披地之姦而披其地披分

也邊鄙不聳邊境安寧也謂郊保襄入焚我郊保郊郭外也

也保守墊謂二十五丈將墊監謂雨水而泥濘也井堦木刊又當陳隧

者井堙木刊言有井則京陵又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

以爲冢  
溲鹵  
異之輕其賦稅也  
疆潦  
有流潦

其租入者計數減偃豬又偃豬下濕之地原防又廢平

隄也。地不方正，不得爲井田，故別作小町。隰，臯又隰，臯水厓下，爲芻牧之地，行沃。

又衍沃平  
美之地  
弁中  
襄三十弁中  
狹路之中也  
謂塞井夷竈  
又謂填塞

軍中之井夷季王已金又使吾子辱冬冬又公

平軍中之寵辱在泥塗在泥途久矣奪名焉在

谷謂窟室也九州之險與國塗陽城太室  
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堽畧王寸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  
昭七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子經營

天以遷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封疆各有定分  
故之月詩支星昭九此周有古商奄又此周之

正復當涉此耳之西土也萍女居在東土也

巴淮楚登南土也 肅雋燕導北土也 昭二十三險具走集彊易曰 亥昭二十七謂

謂險其邊境之壁壘焉。方且馬邊境不安也。

蔡城一里壘厚月金哀六潛師閉塗謂石田

一丈高二丈 陽望閉塗不通外使 一丈

一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隙地哀十二宋鄭  
所用之石田不可耕種者  
焉謂周

右巖邑

宇內古武紀嘉與宇內之士師縣隔高山紀帶河阻  
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間道又從間道走軍師  
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凡言  
行也湯沐邑又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又從湯沐之  
具棧道又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又從湯沐之  
復音復上下有角道敵鈔角道屬河應劭曰恐  
道故謂之復上角道敵鈔角道屬河應劭曰恐  
巷縣道或縣或道有壁夷曰道闔郡不薦一  
地縣道或縣或道有壁夷曰道闔郡不薦一  
師古曰接壤又兩國內郡方正師古曰內郡賢良  
閭通也客土又容土號惡服夷曰取他方制地謂  
制萬里師古曰方斤境又開地接比楚又吳粵與  
制萬里師古曰方斤境又開地接比楚又吳粵與  
近也新豐思又新豐秦曰驪邑應劭曰太皇  
以象豐徙豐民以萬區又得百里之國都會宛  
實之故號新豐以萬區又得百里之國都會宛  
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也六幕禮樂志紛  
也又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六幕禮樂志紛  
大漢師古曰六極又四極爰韓師古曰四  
幕猶言六合也四極又四極爰韓師古曰四  
鄰又包四隣師古曰路破又麗路破師古曰地  
志南陽漢中以各遠也此師古曰地著理  
此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此師古曰地著理

不辭指南

五樂堂

不辭指南

五樂堂

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閭左又發閭左  
謂安土也著直畧反又土著閭左又發閭左  
日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更父有過及貧  
賈人後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更父有過及貧  
嘗有市籍者復入閭取新秦又徙貧民充  
其左發之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  
秦中應陽北千百里於是築城郭徙民充之  
南造陽北千百里於是築城郭徙民充之  
日新從刑法志合從連衡師古曰秦國為  
謂其從刑法志合從連衡師古曰秦國為  
西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河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古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功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言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情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東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下方謂南與西也陰八區揚雄傳咸營于八區  
氣所萌生故為下方八區揚雄傳咸營于八區  
八紘又燭六合耀八紘師古曰四表蕭望之傳  
日四表又燭六合耀八紘師古曰四表蕭望之傳  
海之外四分五割又四分五割並為職國與  
地淮南王傳按輿地圖蘇旁郡師古曰聚兵  
郡警支郡龜錯傳載之意圖蘇旁郡師古曰聚兵  
急支郡龜錯傳載之意圖蘇旁郡師古曰聚兵  
宅支郡龜錯傳載之意圖蘇旁郡師古曰聚兵  
易地又平原易地師古曰比郡嚴延年傳及比  
近天下喉咽又河南天形制郡食其傳示諸侯  
也地制形制郡食其傳示諸侯  
以地制形制郡食其傳示諸侯  
而制形制郡食其傳示諸侯  
規土連城師古曰天府張良傳天府之府言  
古曰規畫也天府張良傳天府之府言



盧龍堆又喻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

東北向相似外蠻鄭玄傳北狄西戎南蠻然夷

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夷王褒傳夷屬國

故史傳又云百蠻也夷王褒傳夷屬國

病傳分處降者於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馬

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馬

義陳湯傳呼韓邪單于鄉風馳義禪王符右賢馬

禪王十餘人師古曰義禪而來也禪王符右賢

王小王也若言禪將也禪王符右賢

脫捕得雲中口服虔曰區脫禪王符右賢

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禪王符右賢

氏師古曰關氏甸被邊禪王符右賢

以財雄邊師古曰以滇池禪王符右賢

多財為邊地之雄豪禪王符右賢

國志云澤下流浹狹弱水禪王符右賢

狀如倒流故曰滇池禪王符右賢

毛之弱水鴻月禪王符右賢

域又東震日域師古曰蔥嶺禪王符右賢

蔥嶺其山高上九戎禪王符右賢

悉生蔥故以名焉禪王符右賢

右疆外

京師曰神州都上魏又曰上京班固又曰皇邑靈

又曰輦轂下前元又曰帝宅後南又曰畿內曰畿服運

又曰中甸長王元又曰內史前地中國曰諸

華後南公主所食湯沐邑曰國縣漢百藩鎮曰

鉅封杜州縣繁盛曰都會前地當要地曰據地

軸馮地膏腴曰膏亢柯好牧馬地曰廣川薦草

牧地峻絕曰斗絕在其中融圖經曰方志

相近州縣曰比縣旁州壤地卑濕曰埤薄

又曰下濕地下曰墟書禹中夏曰函夏褚白

江南地曰卑薄之域徐它處地曰客土漢屬郡

曰支郡之屬縣曰支縣上鴻溝曰官度荷遠小

處曰窮鄉遠井杜地濱江海曰吻海而派江

賢州繁大曰劇州蔡過人州曰歷貴部子輔郡

曰支輔斯府界曰赤縣之畿魏稱本州曰州家

劉志監司曰督司李監司巡歷曰司宮行部寔

部下州郡曰部郡覽

右州郡地理上

西月曰宛洛選十東州曰東夏吳秦地形曰陰

燕陽魏戰國洛陽曰周南司馬齊地曰四齊前

行膠東膠西濟南齊也永興曰漢京西都下蔡

皆本齊地故曰四齊賦

曰穎尾左東明曰戶牖陳平韶州水土曰土穢水

煩皇父廬陵曰駢山貫江上江淮曰江介選十



鄆州曰須句錫懷州曰懷宮純桂府曰南垂  
巴藥潭州曰卑濕貧國後長衡州曰太末王退之傳  
鄭州曰鄭圃列子穀熟曰毫帝紀又曰穀城城彭  
邠州曰芹川經水寧州曰柞亭書慶州曰雞水  
陝州曰茅津杜預號州曰鴻關經水唐州曰蓼國  
書漢穎昌曰曲洧左徐州曰西楚漢前登州曰紫阜  
齊地記齊州曰金輿述征沂州曰鴉城左濟州曰  
魚山經水淄州曰甲山上兗州曰龜蒙詩南京曰  
景毫左曹州曰左山左滑州曰桃城續漢亳州  
日麥丘桓譚新論鄭州曰圃原左汴州曰逢澤羊公又  
日汴臺述征又曰羊湖上又曰沙海戰國策太原  
日大夏金絳州曰棗澗經水潞州曰漳川金又曰  
赤壤黃山魏上黨記下後華州曰桃塞左同州  
日韓原古今地名湖州曰岵中吳興虔州曰梓潭南  
記石州曰永石晉太康邢州曰蓼水經水永興曰  
玄灞素流澤州曰舜澤上汾州曰漚澤呂氏春秋  
隰州曰紫川黃谷經代州曰仙都上五臺仙忻  
州曰聖阜相州曰紫陌赤橋上水經下懷州曰

苑鄉經水趙州曰栢亭經水瀛州曰柏國漢渭州曰  
艾亭上廣州曰蘭湖南越志鄂州曰鸚洲輿地志永  
州曰蘭巖神境饒州曰梅池宋初山吉州曰茨  
野安城撫州曰甘渚臨川泉州曰靈江輿地志越  
州二曰鏡水銅谿上輿地志台州曰丹洞真隱  
定州曰鴻關晉書澶州曰芻溪水河州曰榆城上  
閬州曰西水益州台州二曰金庭玉堂許邁蘭  
州曰夷鎮周地房州曰粉水水建州曰將樂吳  
江州曰雲湖金宣州曰牛渚續漢書荊州曰景洲  
志吳澧州曰茹溪荆州壽州曰洞臺黃果州曰昆  
州益州潭州曰昭潭湘州洋州曰龍亭梁州商  
州曰武關史鄧州曰梅谿南雍襄州曰南峴州  
記隨州曰麗湖上利州曰金谿益州和州曰桐  
浦益州益州曰桐梁蜀都綿州曰銀水華陽志瀘州  
日錦山上揚州曰輿浦兖州楚州曰射陂漢書廬  
州曰桐鄉漢光州曰蔣城左均州曰龍井經水  
右州郡地理下  
行險道曰經履九折之道後漢西羌地遠曰山川修

阻選又曰山河迥遠又曰川塗修曠陸景

書問由何路曰何塗之從戰國開路通便曰至

今遂為常路鄭山野僻路曰獸蹄鳥迹之道孟

假道曰寄徑於某戰國小路快曰小徑捷至張

斜疾路曰蹊釋大道曰莊選城下路曰

豪堂中途曰陳上僻路曰綠山濱水漢程限

曰王程有限劉孝

### 右道途徑路

市井道曰隧班固賣物鋪曰賈區胡屠之市曰

腥臭之肆外又曰刀俎之肆上魚市曰鮑肆楚

過鮑肆市肆密曰連棟接屋晉又曰萬室

駢延如櫛登市人技曰談智於尺寸之間陽

移市曰徙廛宋市中物貨多曰山積星繁

左太市中所圖曰分毫之利成伯市人精黠曰

目語額瞬上專利市曰擁護貿易之利王

舊市井地曰舊廛唐市井繁曰列隧百重

蜀都鋪席彩飾曰華肆唐都下市曰都市列

又曰京市王夜市曰夕市周市井曰鐵市

鋪街徐陵市中空地曰廛禮市中樓曰旗亭

市巷曰關漢市門曰閭上道四達

曰衢釋道五達曰康上道六達曰莊上說市曰

朝滿夕虛禪小村店曰三家之墅皇

### 右市井街衢

田間道南北曰阡前東西曰陌上鹹地曰

渴鹵渴麻田曰疇前野生曰旅生光野

農夫鹵莽曰淺闢庸種皇織物不堪曰類絢

踈織上租賃所輸曰假稅後燒山林種水田曰

火耕流種杜展賦稅限曰闕其租賦王攤逸稅

曰攤逸人之賦李織具曰紡織績紵練縉之具

崔出禾稈曰藁稅禹作水田曰激河浚渠西

吳語水春上屢欠租入曰數負其課武織婦曰

紅女仲舒田器曰鑄器禮治田曰均田畫疇

左思種曰稼武斂曰穡上巴人謂稅賦曰賓稅

魏都種曰稼武斂曰穡上巴人謂稅賦曰賓稅

實切畦界隔曰塍班固牛繩曰縻安仁

蠶曰女兒搜神又曰龍精離又曰齊女董仲舒

再收蠶曰蠟蠶秦農曰田家作苦楊惲

右田畝種藝

山川類凡九篇

爾雅

釋山

釋水

水中

河曲

九河

左腴

黃泉

漢雋

河山

書敘

山林川澤 江海穀水

河南華山

河西嶽吳河東岱泰山河北恒北

恒江南衡山

三襲陟重再成英兩山一

成坯于太

山大而高崧今中嶽嵩高山小而

高岑言岑

銳而高嶠峻卑而大扈貌廣小而

衆歸小

山岌大山恒高過屬者嶧言駱驛

獨者蜀

孤獨亦上正章山上宛中隆山脊

謂山未及上

翠微近上頂冢山峯者屢屢謂

峯頭山如堂者密之形似堂室者尸子曰松栢如

防者盛防巒山墮謂山形長狹者荆州謂重巒

陳山狀似之因以名云左右有岸屈有山

山宮小山霍君宮謂國統之禮記曰小山别大山

鮮不相山絕陘連山中多小石礫多礫多大石

磐石多盤多草木岵無草木岵皆見山上有水埒

有停夏有水冬無水榮有停山嶺無所通谿所

窮廣者雖無所通石戴土謂之崔嵬有土者土

戴石爲硎有土者山夾水澗陵夾水澗別山者

名山有穴爲岫謂巖山西曰夕陽見日山東曰

朝陽見日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

嶽即天柱山恒山爲北嶽常嵩高爲中嶽大山也

梁山晉望也晉國所望祭者今在焉

右釋山

泉一見一否爲瀝有貌井一有水一無水爲澗

汧山海經曰天井夏有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

出羊傳曰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從上沘泉

穴出穴出友出也從旁涇關流川通過辨回川

百十七  
修辭指南卷  
三  
五樂堂

右釋水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  
坻人所爲爲滴人力所作

右水中

河出崑崙虛色白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虛山下基也所渠并  
千七百一川色黃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百渠多衆水潤滂宜其濁黃  
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公羊傳曰河曲流

右河曲

徒駭今在咸平縣太史今所在馬頰河勢上廣  
馬頰覆而水中有居住者胡蘇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簡水道繫水多鉤盤水曲如鉤鬲津水多阨狹可  
漢易繫約鉤盤流盤桓也鬲津隔以爲津而

右九河

黃泉地中元不及黃泉澗溪沼隱三谿亦澗也

也潢汗行潦潢汗行潦又潢汗停水宵濟鮮濟鮮濟

信二以欲從人欲合諸侯滅文仲聞表裏山河

之無害也言晉國不捷表裏山河波及晉國者君

必無也其朝濟信焉若之朝濟而夕設土厚水深

何六以報君朝濟信焉若之朝濟而夕設土厚水深

成不疾高燥故也山澤林鹽又山澤林鹽跋履

行爲跋履猶行也險阻又踰越險阻難下上

流襄十四秦人壽涇納汙藏疾襄十四秦人壽涇納汙藏疾

喻上流國人多死深山窮谷窮四其藏水也深山

取陂池哀元障澤曰江漢睢漳漳哀七江漢睢

之平取陂池哀元障澤曰江漢睢漳漳哀七江漢睢

河山司馬遷傳耕牧河山之陽環水高紀章邯

陽水古文穎曰決水以北山之南也絕河又絕河津師

絕徑澤也言從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苑囿又故

秦苑囿也言從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苑囿又故

守乘城師古曰乘登城守又閉城守師古曰堅

也謂上城而守也城守又閉城守師古曰堅

乘塞又與關中卒乘邊距險又秦兵尚衆距

阻而自固潰出文紀山崩大水潰出師古曰隄上

以距敵潰出文紀山崩大水潰出師古曰隄上

武紀立后上祠于汾陰如人屍故以名云一

說汾水之上其形高起如人屍故以名云一

音如誰故轉而有地名與漢舊儀云葵上碣

石又至碣石師古曰九疑師古曰疑音疑其山

九疑師古曰疑音疑其山

陽曲里地志陽曲應曰陽曲千陽曲陸海

如海之言其地無所出故云陸物產高腴又爲

故取論云崇數寶澤師古曰崇數寶澤

之無水者負海又負海至北邊師古曰崇數寶澤

衰城又宋初爲災謂以草覆城上也不衰山陽

陰道師古曰志上自泰山陽山北陰道下

諸侯師古曰江河南陽山北陰道下四瀆又四

平三輔謂山斗入又盛山斗入海皇陸

版間爲衍斗入又盛山斗入海皇陸

水汎自阜及陸潢潢潢師古曰潢潢師古曰潢

回趙門謂趙回趙師古曰趙回趙師古曰趙

垣之內曰垣之疆易張晏曰至易生曰易

外也謂之疆易

匿刑古曰匿沈斥沈斥

又除山下也斥

居深山下也斥

山爲邊界也又

山爲邊界也又

**下瀨** 又瀨下瀨師古曰瀨疾流也 **批巖** 又批巖雅師古曰批巖  
**崖批步** **臨坻** 又臨坻注壑師古曰坻謂水中隆結反 **跳沫** 又跳波跳沫師古曰言水金隄又上金  
音 **湯谷** 又右以湯谷為界師古曰如湯 **夷陸** 又散夷陸師古曰陸逆折又橫流 **薛** 又九嶷薛師古曰截薛猶言 **決莽** 又過平  
差義山也其山在三原縣西 **所謂大荒之野也** **堯靖** 又陟西岳之堯靖師古  
也晴土 **滲漚** 又澤滲漚而下降師古 **盤紆弟鬱**  
耕反 **鬱郭璞** 日第音弗 **鬱壘** 又隱轉鬱壘郭璞日堆  
又其山則盤紆弟 **鬱壘** 壘不平貌師古曰壘音  
律 **岬鼻** 又虛立岬鼻郭璞 **律崒** 又隆崇律崒郭  
也 **岑峯** 又岑峯參差師古曰 **陂陀** 又罷池陂陀  
音 **窳醜** 音醜 **彭湃** 又洶涌澎湃師古曰 **必**  
又潭弗交汨師古曰 **必瀨** 又偏側必瀨郭  
汨去疾也汨于筆反 **必瀨** 又偏側必瀨郭  
古曰必瀨 **漱冽** 又轉騰漱冽孟康曰漱冽  
相襍也 **旁鼻沅** 既郭璞日旁音 **澆濟** 又澆濟賈陸師  
旁鼻沅既郭璞日旁音 **澆濟** 又澆濟賈陸師  
才弱反 **滴溜** 又滴溜混溜郭璞日滴水微轉細  
又什角反 **湔淠** 又湔淠混溜郭璞日湔淠  
**湔淠** 又湔淠混溜郭璞日湔淠  
又汨意漂疾晉灼日急華給反郭璞日意  
詩立反師古日此二音皆通汨丁筆反 **灝**



又顯蒸黃漾郭璞曰皆水無涯  
際貌師古曰顯音浩蒸弋少反  
淫霽又允容洋  
水流承谷又沈沈隱坪磅又沈沈隱司磑又沈沈隱蓋師  
之間也  
訇呼宏父噤口蓋反  
畏龐又歲魄畏龐又歲魄郭璞曰  
皆水流鼓怒之聲也  
胡賄  
反  
狎豕又陂池狎豕又陂池郭璞曰  
又嗟峨喋喋師古陀靡又平原廣澤登降施  
喋又嗟峨喋師古陀靡又平原廣澤登降施  
日喋音接喋音業陀靡又平原廣澤登降施  
也陀弋  
網反  
壇曼又案行壇曼又案行師古曰壇曼寬  
又宛潭終盤師古曰宛音婉  
譚音等又象輿婉俾於西清  
流安靜禮樂志云徐徊又安翔徐郭  
從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  
也麓音龍師古曰從音總  
谷呀又谷呀豁閭郭  
從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  
也麓音龍師古曰從音總  
谷呀又谷呀豁閭郭

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四嶺山。與魯傳因四嶺山。孟  
叔呼天為祁連也。上游。又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五嶺。張  
傳南有五嶺之戎。南康記曰太庾嶺一也。桂陽  
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者嶺四  
也。始安越。介丘。虞曰介大也。丘山也。郊。數。公孫  
城嶺五也。介丘。虞曰介大也。丘山也。郊。數。公孫  
麟鳳在郊。數師古曰邑經川。龜錯傳經川丘阜  
外謂之郊。澤無水曰數。經川。龜錯傳經川丘阜  
之水。廟。又內史府居太廟。外游地也。灑。沈。又  
沈澹災師古曰灑分也。沈深也。言九淵。賈誼傳  
分散其深。水以安其災。灑所宜及。九淵。襄九淵  
之神龍兮。師古曰九淵。六輔。兒寬傳奏開六輔  
之旋。馬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師古曰非也  
京兆志云寬奏穿六輔渠益溉鄭國旁高仰之  
溝。江志云寬奏穿六輔渠益溉鄭國旁高仰之

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輔小渠以  
六輔助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  
尚有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三  
關內則輔渠靈軌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  
泉。賈山傳不徹三泉。師古曰江皋。河頻李  
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江皋。又江皋水邊。李  
也。枕江。嚴助傳北枕大江。波河。西域傳旁南山  
波河。循流也。亭居。又其水亭居。濱海。石奮傳歷  
波彼義反。亭居。冬夏不增。成濱海。山濱海師  
古曰濱海者循。湮塞。又河水滔陸。弗能。湮塞。環  
海。湮而行也。湮塞。師古曰湮填也。音因。環  
隄。翟義傳愧里環隄。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  
也。師古曰壘上謂。鳴中。日海。中。山。日。鳴。中。與。島。同

師古曰壘上謂。鳴中。日海。中。山。日。鳴。中。與。島。同

田中之高處。鳴中。日海。中。山。日。鳴。中。與。島。同

右河山

山體曰石釋名山足曰麓制奇山

水曰交錯如繡夢得澤曲曰臯驤水注川曰溪公羊

水注溪曰谷上水曲流曰繆流揚雄蘆蒿曰緯蕭

子碣曰隆嶧寶磨物細石曰密石穀土隴高起

曰龍斷孟子山林曰崇山幽林固崖壁曰丹崖

青壁嵯康香草田澤曰衡臯芝田洛神林曰清林

潘山頂曰山椒選謝靈運詩注淑山頂也澤無水曰藪選吳

草木俱生曰薄上兩山間曰岬上山有穴曰岫

山口無草大曰童上山木奇處曰次界之山鄒

山無草木曰童山林詩歲曰俗界之仙者

謝中書  
山水曰碧水丹山序傳  
家庠石

曰麗牲之石易

交山林以澤

海狀曰蕩雲沔曰華海神曰滂耒經

經可白曰川洛神壽仲曰靈胥博物志洛神

河伯曰川后賦濤神曰靈胥志汴水

宓妃子河江淮濟曰四溟子傳乃之乃曰

天載地中記  
書  
河伯居曰育堂  
詞  
從  
汨  
日

渠何武大橋曰虹梁都賦橋曰梁釋名河鏢之用曰

宵浮晝沈文斗門之用曰時其鍾洩高知水利

曰習漑灌事新又曰曉水脈前漑水涸曰厥廢

又曰厥淤劉塞河竹章緝曰莢前業江河

入食曰蔬蘇治河語曰考量隱括訓獨木橋

曰權廣浮橋曰舟梁詩

右江海衆水

修辭指南卷第二

吳羅寫

以上原缺

曾王父母之王妣為外曾王母

母為舅母之從父舅弟為從舅

母從母之男子為從母舅弟其

姊妹

仁母黨

向外舅妻之母為外姑謂

是姑之子為甥舅

妹之夫為甥四人

同出為姨同出

子謂婦也

婦孫女子子

如後生為婦

此即其義也

猶今言新長

婦是也

為如婦先後或

婦稱夫之父曰

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

君舅君姑沒則

舅先姑

庶母為少姑夫之

為兄公

弟為叔夫之姑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

今謂

也妹是

子之妻為婦長婦為嫡婦衆婦為庶婦女

子子之夫為婿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父之

之黨為兄弟婦之父母婿之

黨為宗族母

之黨為兄弟婦之父母婿之

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婿相謂為亞

亞今江東人

同門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

者古

皆謂婚姻嬪婦也書曰嬪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右婚姻

元妃隱元惠公元妃孟子元大繼室又孟子卒

子逆女來逆女逆迎也誣其祖

婦子日是不為受室相六今以君命受匹嫡

夫婦誣其祖受室相六今以君命受匹嫡

本也謂庶如嫡亂之母弟莊八僖公之母以其族

行族去適他國以避禍又云盡室內子四以叔

之嫡妻為內子之室其子勞復室其子謂以

女妻外妹成十一嫁其外妹於施伉儷又已不

伉儷而亡之伉儷也姨子

貴介弟貴介弟也介大也淫而不父

淫而不父謂蔡侯通委禽

委禽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允宗又大叔曰吉不能允

枝葉昭三公室將甲其宗族枝葉先落國曠宗

昭十集德曠宗昭先人之宗不寵子

寵子昭先人之宗不寵子

仲叔季伯仲叔季圖之彌甥

右元妃

不修指阿耨

曰五屬謂同  
 族之五服也  
 家屬  
 又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  
 家  
 又賢門下與宗家計議師  
 末屬  
 劉向傳幸得  
 肺附  
 又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  
 外屬  
 元后傳臣  
 兄弟七人  
 小婦  
 又小婦弟張美人  
 傍妻  
 又多取  
 封為列侯  
 虞侍  
 又擇可以虞侍太子  
 支親  
 王莽傳並  
 又有葦葦之故師古曰葦蘆也葦者其常  
 世父  
 又世父尸病師古曰謂伯  
 重親  
 惠張后傳呂太  
 父也  
 以居長嫡而繼統也  
 重親  
 后欲為重親重  
 平睦親  
 韋賢傳漢之睦親師古  
 支庶  
 流支庶  
 外黨  
 石顯傳以顯久典事中  
 人無外黨  
 從祖  
 澤  
 傳高祖從祖昆弟師古曰  
 從父  
 劉賈傳荆王劉  
 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  
 從父  
 賈高帝從父兄  
 祖從父而別  
 察父愆兄  
 周勃傳察父愆兄  
 父行  
 古曰大父祖父也  
 行胡浪友  
 丈人行  
 蘇武  
 天子我丈人行也  
 師子行  
 孔光傳定陶  
 廼翁  
 項  
 古曰丈人尊老之稱  
 子行  
 王於帝子行  
 廼翁  
 籍  
 傳必欲烹廼翁師  
 奴虜  
 又奴虜  
 廼公  
 張良傳上  
 古曰廼亦汝也  
 奴虜  
 廼公  
 自  
 行大人  
 淮陽王欽傳王遇大人益解  
 大母  
 文三  
 耳  
 師古曰大人傳自稱其母也  
 大母  
 王傳  
 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  
 勿舉  
 又懷子使勿舉  
 民  
 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  
 母  
 言衛青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師古曰  
 家僮  
 又  
 與主家僮衛媼通師  
 假母  
 衡山王傳賊傷后假  
 古曰僮者婢妾總稱  
 假母  
 母師古曰假母繼母

也一曰父尊章廣川王傳皆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  
為鍾鍾音章聲之轉也娣姪杜周傳娣姪雖缺不復補師古曰兄弟之姪已  
謂之女弟則丘嫂楚元王傳過其丘嫂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師古曰史記  
丘字作巨子姓田蚡傳如子姓師古曰壤子皆大也  
傳壤子王梁代晉灼曰楊雄方言贅子嚴助傳  
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贅子民待賣  
贅贅子以接衣食師古曰贅子友婿又為友婿  
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富人所辱  
師古曰友婿又斯輿之卒師古曰廝主  
同門之婿廝興又斯輿之卒師古曰廝主  
字谷不傳傳母避尊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子舍石奮傳乳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  
鳳洗前子舍舍目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  
舍目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

身又今皇后累重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致  
妻子家無炊火武王傳趙氏無炊火焉析而不殊又骨肉之親折而不殊侍兒文穎曰婢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莊席之  
事一讀傳曰里母刺通傳里母非里婦又傳臣  
附謂近幸也連昏王商傳大將軍鳳連昏楊彤家  
與里之諸連昏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婦家  
母相善房燕霍后傳房燕內顧楊彤傳夫期內顧  
之婚房燕寵之額房也內顧趙后傳中宮史曹  
親也禁內上官后傳皆阿對食趙后傳中宮史曹  
也禁內意言宜禁內對食趙后傳中宮史曹  
對食應劭曰宮人自孕重趙后傳中宮史曹  
相與為夫婦名對食孕重趙后傳中宮史曹  
也墮落也就館班婕妤傳張美人賢知其母  
殯敗也就館未嘗任身就館賢知其母嚴  
年傳東海莫不賢知其臧獲司馬遷傳臧獲婢  
毋師古曰稱其賢智也臧獲妾應劭曰揚雄方  
言云海岱之間罵蒼頭廬兒鮑宣傳蒼頭廬兒  
奴曰臧罵婢曰獲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孟康曰  
漢名奴為蒼頭猶言黔首也諸給殿中免奴霍  
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乎為廬兒免奴光  
傳取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監奴又傳光  
師古曰免奴請免放為良人者監奴愛幸監  
奴馮子都師古曰監奴奴產子陳勝傳徒人奴  
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奴產子陳勝傳徒人奴  
今人曰家桀黠奴貨殖傳桀黠童騎張敞傳出  
生奴也桀黠奴貨殖傳桀黠童騎張敞傳出  
古曰童騎以僅奴酒家保康曰酒家作保保庸  
為騎而自從也酒家保康曰酒家作保保庸  
也苗裔表繼體臯反駭或臯祖於分



右支屬

父母兄弟妻子曰六戚呂氏春秋自高祖及孫曰五

宗袁紹祖母之樂曰含飴弄孫後紀家長曰家丈

人柯書尊婦人曰某大家某氏王臺後上其夫姓下某身姓

兄曰伯氏詩又曰妯元結弟曰仲氏詩兄弟親

曰禦侮之親唐張又曰同產淳于同祖兄弟曰

從父母弟劉賈同曾祖曰從祖昆弟前燕姪

貧者曰南阮阮籍富者曰北阮上姪曰猶子檀弓長

子曰冢嗣後姜又曰元子書次子曰次息姜賢

子曰寧馨兒晉王衍自稱子曰糞土息說又曰賤

息史籍正室嫡子曰門子禮庶出子曰支子詩

自謙子曰子材下莽仲叔曰亞詩衆子弟曰

旅上養子曰乞巧攜養紹子不肖曰家之棄子

後史呼人弟曰淑弟魏文前家子曰先母之子

青養過房曰乞子疎屬劉向同母異父弟曰外弟

左兄弟和曰季有兄心後兄弟不和曰鬩牆之

怨書集又曰不令詩索析居曰求分異修弟不

順曰有不悌之傲袁家政曰壺政林不能治家

曰失為家主之法襄陽記遠房曰疏屬田又曰

末屬劉向隨母男曰假子獻帝春秋

右宗族服屬上

正嫡曰寡妻前五妻曰邑君梁初娶之妻曰元

配韓愈再娶曰次配上夫德曰和而義左妻德曰

柔而正上指稱妻曰是家後紀畏妻曰牽於帷

牆之制鄒陽書人妻言曰其偶曰外婦稱夫親曰

夫氏之黨中屠妯娌相謂曰宗婦劉長又曰姒

娣前郊小叔曰叔郎陽又曰小郎晉小姑曰女

姁禮冠又曰女叔上婦德曰事舅姑唐列

又曰以道匡夫問又曰聽而婉左婦之職曰供

饌饌之役朱書集婦稱姑曰大家孟列女稱婦姑

曰姑慈婦聽左夫婦職內外曰以經二物左婦

稱夫曰所天安寡事夫禮曰繼笄而朝公婦之

事曰中饋酒食之事袁隗又曰女工絲枲之業

恩親盡漸疏曰戚單禮下庶出子曰無外家符

右宗族服屬下

父曰大人范又曰嚴君周親母曰因母儀拜親

曰寧慶之晨陳父德曰慈而教左家訓曰庭誥

之母訓曰慈令含子之職曰孝而箴左奉親

厚曰崇養上供甘旨曰甘毳之食政又曰夕膳

晨羞東哲補奉養不豐曰菽水之薄平劉又曰常

採拾以爲養江又曰觀謁溫清杜又曰溫清奉

引之暇柳子自供親食曰旦暮自上食陳又曰

身執饋饌後清又曰供朝夕之膳岳無以養曰

就養勤匱顏延之又曰上虧溫養齊王融爲親

養仕曰毛子捧檄之喜陶潛別親父曰父離

定省吳孫母恩曰推燥居濕之勤孝經援仰祿

以養曰爲親屈也劉晚方識父曰不早知爲大

人遺體霍去

右父母奉養

妻家曰外舍鄧好親家曰嘉姻安仁懷親家曰

姻家蔡邕同門壻曰僚姻唐列女壻曰倩淳于壻

甚恭曰有子壻禮陳妹壻曰媚公壻等親曰子

壻婚屬李固待壻薄曰以常壻畜之桓姊夫曰女

兄之夫唐列諸姑姊妹之夫曰外宗周禮是姑

表曰與某中外屬夢舅之子曰內兄弟米姑之

子曰外兄弟上又曰與某爲姨昆弟上與之是

親曰有屬王莽又曰有連火又曰有葦段之故

莽又曰有瓜葛之屬謝承

右親戚瓜葛

嫁人曰執箕箒於某氏班昭某婦人謂嫁曰歸

人曰女之梁女得賢壻曰乘龍楚國先女皆未

嫁曰並未有行簡文嫁先於姊曰先行袁先

定候年嫁曰待年後曹媒人曰媒嫗退已定婚

曰問吉以通劉孝將成禮曰請期有日上見舅

之禮曰棗栗爲贄公見姑之禮曰服脯爲贄上

交杯禮曰合卺而醕禮戒將嫁女事曰結帨施

擊上皇甫謚嫁女物曰裝送資賄鮑宣下財曰

內聘前西房資多曰遣送甚豐書集慶人嫁女

曰榮有嫁遣李義貧女嫁裝曰踈裳布被戴又

曰竹筥木履秀人棄夫別嫁曰爲請決嫁某

後夫姓再嫁曰媾易又曰踐二庭唐列求嗣不

得曰萬方終無子

前孝惠張后

離妻曰折釵斷帶

書集

王被離婦曰放黜之婦上

### 右婚姻媒妁

生產平善曰慶育

稟措

懷男未臥曰男方在身

孝景

未臥曰未乳

前刑法

孕出月曰孕過期

左懷孕

臨月曰至大期時

韋呂不

遺腹生男曰今生矣男

也

左婦人

曾產曰嘗字

永谷廣求嗣曰兼採宜子

之人

李固

自乳子曰母自乳養上母卑曰所生庶

賤

吳孫

養母曰假母

史衡又曰乳媪元德乳母

恩曰阿乳之恩

李固

乳多曰湏流

元德秀

### 右產乳保育

婢妾曰嬌媛侍兒

論官者

妾上僭曰衣服禮秩如

均

左父之

婢曰父傳

王奴婢曰僮御紀後后婢曰

獲

晉仲連

衆妾曰與嬖

左置妓妾曰招致妖麗

梁

平多妾曰後房多曠積之女

務覓常婢曰市

寒

賤可制指者杜牧

不親事曰皆取成於婢僕

紀晉

總

論姬人之職曰執巾櫛振席席外

又曰接牀弟

承

顏色後后

又曰侍巾屣之末

沈不再娶意曰

不開膝路

公羊

婢之職曰典炊爨

又曰主

薰幹

李義山

覓婢多曰增無用之口

又曰主

私屬

王莽

婢使曰女僮

侍史官婢曰奚

君臣類

凡十篇

左股

乃老

漢雋

稱制

三宮

群僚

書敘

天子命令

繼承紹襲

后妃嬪御

宗室戚里

官職名事上

官職名事下

乃老

石隱三桓公

乃老言曰官曰御

桓十七天

諸侯

有口御

大闢

莊十九楚人以爲大闢若監

典歷

數者

大闢

莊十九楚人以爲大闢若監

國撫

軍從二太

子守曰監國

不殺傳四齊侯曰

孤寡

不殺皆

藐諸孤

信九以是藐諸朝衆位十

侯以

其國讓其父兄

胡者

苛僕則取之謂元

老刑臣唐二十四行者甚衆豈蒙塵又天子紫  
也問官守天子勤王  
出奔曰蒙塵勤王  
業夾輔公相成王爲左輔成王言周公太國老  
卿大夫之致仕者文謂行李來共其乏困謂使  
也東道主又若舍鄭以爲東道環列之尹且文元  
衆列之尹蓋宮衛之官近文上六君無道吾官  
良史宣二孔子曰董狐工正宣四爲言官近君  
長吏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工正宣四爲言官近君  
三吏成也三公也天子之吏也委屬累臣成三以  
累臣得歸於晉蓋知先職忘本也謂先父之  
官外成十七晉厲公侈多司武襄六司武而  
勝矣司武門子鄭伯九及其大夫門子皆從內官  
昭元內官不及同姓充嬪御之職寡大夫又伍舉  
也言不辭焉對內主賜之內主惠顧敝邑撫有晉國  
後之辭焉對內主賜之內主惠顧敝邑撫有晉國  
實受其賜晉主諸侯之選還也言非凡人  
婚於楚故云內主諸侯之選還也言非凡人  
右乃老

稱制高后紀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  
陳故云稱制陛下高帝紀大王陛下應劭曰陸  
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

殿閣下閣下侍者朕又不敢隱朕如淳曰朕我  
與帝舜言稱朕漢因之而不改也秦車駕又車  
獨以爲尊稱朕漢因之而不改也秦車駕又車  
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者謂天統又臣贊曰  
天子乘車而爲火德泰永周後以天統又臣贊曰  
漢承堯緒爲火德泰永周後以天統又臣贊曰  
火代木得天統之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  
絕言不幸車駕所至臣民以爲僥幸故曰天子  
行在所武紀或出巡狩在所不可豫言天子或幸京  
牽制文義所牽制文義所牽制故不師古曰爲定故言  
功也若今道天子所行故不師古曰爲定故言  
從主若今道天子所行故不師古曰爲定故言  
之若今道天子所行故不師古曰爲定故言  
又天辟惡之如淳曰天鉅公外祀志欲見鉅公  
辟謂天子也如淳曰天鉅公外祀志欲見鉅公  
父故曰鉅公也如淳曰天鉅公外祀志欲見鉅公  
古曰澹泊洪範曰洪範曰洪範曰洪範曰洪範曰洪範曰  
安靜也洪範曰洪範曰洪範曰洪範曰洪範曰洪範曰  
霍光傳縣官故東平王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  
官謂縣官故東平王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

行內孔光傳須宿衛供養行內如淳曰太輦轂司馬  
遷傳待罪輦轂下所之車輿穆清司馬遷傳於穆清  
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穆清司馬遷傳於穆清  
而政化清也輦轂下所之車輿穆清司馬遷傳於穆清  
相如傳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漢制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屬之

欲清塵也又師古曰塵謂行而起塵也昭夏又繼昭  
反昭明也警起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夏大也警起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儀注皇帝動左右侍惟慙者傳警以孫通傳  
稱警出警則傳止人清道也傳警以孫通傳  
傳警而警則傳止人清道也傳警以孫通傳  
公孫弘傳警則傳止人清道也傳警以孫通傳  
古曰屬繁也屬之欲反繼成武子傳今陛下  
繼已成遵制臣衡傳留神於遵制紫色拋聲餘  
之業分閭位王莽傳紫色拋聲餘分閭位聖王之  
曰此比恭除云爾應劭曰紫聲餘分閭位聖王之  
為閭也師古曰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聲也  
龔遂傳願賜清間之燕之燕義傳願賜清間  
師古曰清間之燕之燕義傳願賜清間  
息清光也望錯傳莫能覆露又覆露萬民如澤曰  
也清光也望錯傳莫能覆露又覆露萬民如澤曰  
末光蕭何參傳依日月之光師古曰黃澤也  
掛傳唐虞之闕厲精幾張晏曰統萬精儲又  
道師古曰闕厲精幾張晏曰統萬精儲又  
精主統桿也兒寬傳統桿幾張晏曰統萬精儲  
恩主統桿也兒寬傳統桿幾張晏曰統萬精儲  
古曰主統桿也兒寬傳統桿幾張晏曰統萬精儲  
集三字並同深拱通傳深拱猶高拱師古曰  
漸謂浸潤之也摩民以誼師古曰猶高拱師古曰  
之道師古曰昭泰阿柄師古曰猶高拱師古曰  
明也曠廣也昭泰阿柄師古曰猶高拱師古曰  
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起也  
而發警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起也  
柄師古曰以斗為辱王康曰黃州謂懦弱為辱  
諭也斗身為辱王康曰黃州謂懦弱為辱

湛恩讀曰沈沈恩也龐洪師古曰湛恩惠又蒙聖  
惠帝絃實戲帝網神器王命論神器有命劉德  
王賞罰屈起又未見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竊  
之柄也屈起又未見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竊  
鈇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  
鈇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  
謂私竊隱藏之耳  
右稱制  
三宮王嘉傳貢獻三宮師古曰太上皇高紀今  
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皇極尊之稱也皇公  
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事故不言帝公  
主又天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  
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師  
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  
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主者主其婚也亦  
曰主其婚也王姬文紀母曰薄姬師古曰姬者  
人主其婚也王姬文紀母曰薄姬師古曰姬者  
稱姬焉中宮哀紀食邑如中宮師古曰兩宮五  
志兩宮親屬師古曰謂大八妾又夫人八妾師  
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八妾又夫人八妾師  
正嫡一人餘者諸姬前王傳諸姬生趙幽王  
妾也故曰八妾者諸姬前王傳諸姬生趙幽王  
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八子九  
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八子九  
子外戚傳有美人八子七子長使五官又  
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健仔充依又至武帝  
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健仔充依又至武帝  
娥俗華充依冬有爵位師古曰俗猶奕奕也便  
也仔美稱也嫺娥皆美貌也俗猶奕奕也便

習之意也徒行言充昭儀又元帝加昭儀之號  
後庭而依秩序也又無前共娛古曰昭顯其儀示  
隆重無消保林者皆觀百石師古曰消潔也無  
也言無所不潔也娛者安樂也諸主無  
傳也保無也保林言其可安樂也  
第宮無永信中安長信信傳昭儀也  
成帝所長信宮太叔房中  
以椒和泥塗壁東朝灌大椒房東朝名皇后所居也  
宮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曰東朝東朝名皇后所居也  
主房以配太主東方朔傳帝姑椒風董賢傳為昭儀  
良娣武太子傳納史良娣韋昭之女故曰良娣太子  
三等第  
音第

右三宮

羣僚命羣僚郡長高紀懷王以沛公為場郡長  
長中執法又御史中執法晉灼曰秦名曰守是時政曰  
日主史舍人又其舍人陳恢師古曰舍人親近  
功曹也亭長又為亭上亭長師古曰亭長一亭  
號亭長亭長者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  
之守尉又請守尉師古曰尉別將又項良盡召  
館守尉又請守尉師古曰尉別將又項良盡召  
別將謂小將通侯又通侯諸將應劭曰本微侯  
後改列侯列侯行田宅又行功勞行田宅行微侯  
者見序列也

與中謁者又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如淳曰  
謁者後常以事人為之餐錢奉邑又賜餐錢奉  
謁者官如中者多閭人為之餐錢奉邑又賜餐錢奉  
亦作食食中者多閭人為之餐錢奉邑又賜餐錢奉  
也奉邑本所食也餐錢賜厨膳錢尚食尚食此  
中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衣尚書尚  
席尚食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尚衣尚書尚  
中郎又中郎滿六歲爵三級都吏文書曰都吏  
律說都吏今三輔景紀三輔舉不如法者應  
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舉不如法者應  
內史稻田使者昭紀稻田使者謂主燕倉如淳曰  
稅入故吏又謂故吏將稻田使者謂主燕倉如淳曰  
也入故吏又謂故吏將稻田使者謂主燕倉如淳曰

宣紀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師古曰  
秩二千石其云者一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  
二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  
戊巳校尉師古曰陳湯橋發戊巳校尉屯田  
治處裁有甲乙等說戊巳校尉屯田  
尉故為任官也一說戊巳校尉屯田  
中故曰戊巳也散騎又散騎師古曰散騎  
皆為副馬一散騎又散騎師古曰散騎  
曰騎近也散騎又散騎師古曰散騎  
師古曰散騎又散騎師古曰散騎  
給事官司馬中者師古曰從官諸吏  
近天子常侍從者師古曰從官諸吏  
大夫王崇為安成侯應劭曰初置  
法張勃職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



子而仕諸侯故**斗食**又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謂之左官也

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徹侯**又一十徹侯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爵位上通**關內侯**又爵十九關內侯師古曰言其於天子

**上造**又爵二上造師古曰造博士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公乘又八公乘師古曰言中黃門多公乘其得乘公家之車也

**中黃門**又師在黃門之內給事者

**閹尹**欽傳閹尹之官師尹正尸臣郊祀志鼎刻曰王命尸臣相室五行相室師古曰相室猶大誰又故公車大誰卒師言相國謂宰相也

**大誰**又故公車大誰卒師常之人云姓

**陛者**又殿中郎吏陛者皆闕焉師名是誰也

**參詳右周卷三**

**伯正**又伯正越職師古曰伯七校刑法志內增讀曰霸正者長帥之稱

**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功爵**食貨志有司請置守官名曰武功爵臣贊曰開興衛三級曰良七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者

**守相**兼并之使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封君皆氏首守郡時也相諸侯王相也

**封君**又封君皆氏首主及列侯之屬也

**裨官**蓋出於裨官師古曰釋音裨猶之屬也

**廐將**張良傳沛公解良為信小官也

**從史**兒寬傳除為從史故治人主潔除之人

**從史**兒寬傳除為從史故治人主潔除之人

奇傳置伯落長以收司假佐又司隸遣假佐奉  
 佐取內郡善史四千石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  
 書佐給諸府也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千官嚴  
 古曰郡太守兼總二千石故云四千石也千官  
 尉不置太守兼總二千石故云四千石也千官  
 傳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假吏蘇建傳假吏常  
 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假吏蘇建傳假吏常  
 吏猶言新將嚴延年傳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  
 兼史也輦郎劉向傳以父任為輦郎服虔中朝  
 武事輦郎劉向傳以父任為輦郎服虔中朝  
 也輦郎劉向傳以父任為輦郎服虔中朝  
 傳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六  
 司馬相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  
 朝丞相以下至上府右職貢禹傳郡國擇便巧  
 六百石為外朝上府右職貢禹傳郡國擇便巧  
 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二府又今二府奏  
 府所謂屬之府右職高職也二府如淳曰二府  
 丞相御賊捕掾張敞傳敞使賊捕掾繁舜有所  
 史也丞相御賊捕掾張敞傳敞使賊捕掾繁舜有所  
 也丞相御賊捕掾張敞傳敞使賊捕掾繁舜有所  
 柄臣朱雲傳賤人圖柄臣師九列恤我九列  
 師古曰九列牧相成許后傳漢制牧相執持之  
 者卿之位也蕭望之傳署小苑東門侯師直符史  
 王相門侯古曰門侯主候時而開閉也直符史  
 也王相門侯古曰門侯主候時而開閉也直符史  
 王尊傳直符史詰閣下師古曰宰士翟方進傳  
 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吏也宰士翟方進傳  
 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師古曰謂丞相掾史  
 為宰二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戶  
 將蓋寬饒傳行郎中戶將特將又師古曰特  
 使將法從師古曰從法駕者也  
 右羣僚

天子曰天辟前漢五又曰天家蔡邕又曰元后

御寶曰御璽紀始皇帝位曰神寶紀後后帝神器

曰龜鼎後論天子車服百物曰乘輿獨御座曰

禁座後循御帷曰緹帷王融緹帝生時瑞曰玄

鳥赤龍詩上列女傳下又曰繞星貫月上詩含神

天子冠曰加元服紀後天子車曰屬御班固東大

駕所御曰鳳凰車漢圖御路曰清道顏延駕出

曰鳴鐘傳鼓於某辛地名先除治幸處曰靜室

天子出入曰出輦入輦上某所靜鞭曰蹕顏延駕

前占風鳥曰相風晉天子私行曰燕出王又曰

細行數出蜀譙私行車服曰婚出之具永谷頌帝

儉曰禹菲舜癯後主帝勤政曰肝食晏寢張詩

御父大治灑仙毫劉夢帝母垂簾曰雲簾張嘉

內降曰出內之命後論君臣歡讌曰凱讌訪任詔

制曰咫尺制顏延又曰寶書慮從又曰絲言謝

又曰尺一之制後李不封詔表曰露布上寫拜

相制曰書贊前趙詔理對事曰詔下有司處正

擢任左右曰左智右賈史書曰惇史顏延

擢任左右曰左智右賈史書曰惇史顏延

又曰玉牒金丹張景陽

右天子命令

太子曰世子禮又曰儲后王融又曰儲嫡後

曰副君六又曰皇儲陳徐伯太子宮曰儲禁

又曰鶴禁金又曰青宮方邦太子旌輅曰

鸞旌象輅上徐廣東宮太子輦曰銅輦唐正

皇孫車曰綠車丁太子宮門曰銅扇書稱太子

孝曰有古世子之風光太子暇豫曰監撫餘

閑大太子職曰嘗藥省膳上禮太子學曰

春誦夏絃禮又曰問杜禮荀晉杜夷又曰鄭書

劉易鄭寬太子門戟曰雞戟張傲晉太子儀

物曰黃麾東宮故太子初拜儀物曰眊幢上不

敢斥太子曰敢告闔寺王褒太聖君后曰神明

之後左太子妃印曰金璽宋書太子納妃物曰

龍枕鴨燈張敞晉太子納妃車曰四望車上

太子事曰承天序漢成賢太子曰元良禮頌太

子曰天姿玉裕陸士

右繼承紹襲

天子之配曰后白虎通又曰女君魏書郭太后曰

天后晉后后宮曰樹屋後后又曰璿宮拾遺記后

殿曰蘭殿漢武故事后房閣曰蘭房椒閣梁元帝后齋

曰瑤齋張華后后屋曰金屋漢武故事帝母生祥曰

夢月感星上下尚書帝命驗后族曰椒房之親第五倫后

家曰椒房之家魏志后親蠶所駕馬曰騄馬魏漢

故后妃親桑處曰桑壇晉議后親絲蠶處曰織室

后生時梓曰黃氣玄雲上易坤靈圖下后讓

詞曰假充女君之盛魏郭又曰不在榮盛之事

魏書後后妃曰並后書閣分曰房掖陳蕃內夫人曰中

人後論內人有職任者曰內職南史所出內人病

房曰暴室續漢志宮人多曰填委掖庭梁武立入

宮掖曰登宸漢沈約六嬪御之榮曰奉日月之

華上妃嬪被冊曰恭承禮命隋江嬪妃事曰弼

佐王風上后飼蠶禮曰三灑古今輿服雜事

### 右妃后嬪御

公主曰貴主齊書又曰天姬唐公主又曰寵主魏

忠公主德曰七德四行簡文臨安尚主曰天姻

宋江數讓駙馬曰副馬後魯恭注又曰帝壻馬援天子

親屬曰宗室肺附劉又曰肺附枝葉之屬楊震皇

親曰皇戚選近屬皇親曰近蕃之尊光武宗室

作藩曰戚藩曹植稱宗室曰宗老杜牧賢宗室曰天

枝之英歐陽又曰宗室之雋程方宗室之分曰

惟得自娛於宮內吳孫遠屬宗室曰皇諸孫杜牧

又曰帝室之胄孔國戚曰姻臣沈下太宗後曰

太支韓愈服盡宗室曰無屬之臣杜牧

### 右宗室戚里

三公曰司冢思玄又曰三事崔又曰中鉉王元

又曰台室月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司蔡二僕射

六尚書曰八座續漢書尚書令司隸中丞曰三獨

坐應劭樞密之職曰本位柄袁使相曰槐嶽

之位後百司徒職曰迫於典司後逸留守曰留

事魏志內翰曰內相陸贄又曰天子私人李肇東

宮官曰儲案宋除侍講職曰勸講惟惟侍

講自稱曰充在講勸之末尚書文昌貴臣

掌吏選謙曰無顯才之功裴頠中令事曰鳳

池雞樹上伯下郭侍中職曰掌壺負璽上孔  
業下環中丞職曰簪白筆魏畧中丞曰南司江  
御史裏行曰合口椒御史臺記監察御史曰開口椒  
侍御史曰脆梨上由御史遷貲外曰甘子上御  
史曰冷峭唐伺察官曰白鷺後魏作史官曰直  
太史筆裴延掌御寶官曰儲吏左思魏孤卿大  
夫曰左九棘斷公侯伯子男曰右九棘上太僕  
職曰奉轡侍警上夏侯嬰京尹職曰挈頃檢御  
李主司文籍曰司籍固秘書監事曰芸閣蓬觀  
金又曰蘭臺麟閣上魚魏畧下祭酒職曰鎮軌  
顏兢王洵都水官職曰允釐水政荀綽百宗政  
職曰司宗掌族上揚雄司農職曰司金掌帛  
續漢書大卿曰冢卿次卿曰介卿上少卿曰  
亞卿韓郎官位曰哀烏位漢天文志尚書郎事曰  
懷香握蘭應左右司郎曰都公唐祠部曰水廳  
度支事曰金穀權運之務杜牧當漕計職曰當  
食者紀始皇又曰漕轉史記漢又曰綰牢籠漕輓  
之職杜牧大理長曰廷理說苑奉使曰一使之任

勅使臣曰星使蜀副使曰備使左單使曰使一  
箇公能奉使曰使表馬採方言使曰輶軒之使  
風俗使事曰執圭持斧上禮記下使星曰天節  
欲小而明奉使曰登車攬轡范使者所志曰澄  
清天下之志上使自謙曰得充下使蜀陳使及  
竟禮曰張旛誓謁關人儀禮謁告也使事曰移關謁  
候上儀禮牧官之長曰牧正上  
右官職名事上  
藩守之命曰苴茅分符後官稱太守曰千里之  
帥劉又曰一州之表上又曰尊臨千里等五作  
守曰懸太守之章杜牧又曰典城臨民張太守之  
土曰一圻左屢作守曰屢紆邦紱謝玄藩郡守  
曰化行九藩李又曰名都之主選二通判曰倅  
李商又曰半刺亮又曰監州梁侯又曰為州治  
中韓倅之職曰關掌郡事張試策官曰第策官  
韋表太子中舍曰太舍韓滉內州從事曰百石  
之吏朱又曰幕吏杜牧幕官位曰賓位韓作職官  
曰參畫幕金縣令土曰土不過一同左令之職

曰宣王化漢初改令曰小冠漢初為令歲滿更制曰大冠上都曹曰首掾劉禹又曰州主簿金賢都曹曰一府之望世司理曰決曹蕭又曰後曹上司法曰墨曹典通主簿之司曰綱紀宋傳又曰管轄之司尉職曰一命寸錄金巡尉職曰將盜是務去左久在州縣曰數忝徒勞之職此史州縣官曰鄉官部吏左監酒稅職曰摧筦之任劉巡馬遍舖曰督郵封主鑄錢官曰鍾官王管官錢曰園府之職選掌百工曰工尹左監門曰為某門監者魏元掌漏官曰壺郎陸武人曰以鞍馬騎射為官公孫作小官曰取一班一級韋表作官人數曰列在官牒者某人李某若財利官曰汲利之官賢小官曰末班潘又曰末秩周穴賤官曰廝役之吏鄭掌樂官曰樂正禮進納作官曰以貲為某相如又曰入財為官前內貴曰宮卿後漢王府內貴曰中傳清內貴職曰司宮左又曰給事殿省後漢百官曰群司周左右掖垣曰要重之司權得官禁近

曰禁絕蘇貴達官曰兼官重崔又曰重金兼紫呂又曰要官華使劉又曰重侯累將崔又曰華要劉又曰清塗華轍王又曰雄職蓋在館閣曰執事秘館蔡又為侍從曰綢繆軒陞上侍從事曰持橐筆張安士大夫曰薦紳司馬作邊任曰受戎任傳省曹繁處曰顯曹韓左右司職曰會府藁委之任杜鹽鐵職曰摧筦之務上侍中謙語曰又汚玉堂之署李秘書丞職任曰近日月王使者多曰使驛係道柳公備員曰充負位袁右官職名事下良賤類凡十二篇左腴義士漢雋國士蒸庶書敘家世閥閱老耄衰弱幼稚童壯



師徒傳授 賓客交友 技術雜藝

胥史色役 奴僕皂隸 稱呼名謂

釋道流語

義士 桓二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甲首桓六

三百言被甲二毛二毛謂頭黑白有二色者

紀綱之僕僖二十四秦伯送衛侯于羈洩又臣負

君巡于天下羈馬絡輿人僖二十八聽輿人

圍養牛曰牧養馬曰圉於是乎君子文元君

乎君子此子也才文七先君奉此子也而世濟

其美文十八元八愷此十六夫已氏又齊公

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非夫又所不此報者

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也非夫也言非丈

地三雋才宣十五鄧舒有三雋執斷執鉞孟成二

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鉞織紵皆索客成十七閉

百人執紼梓人執鉞織紵皆索客成十七閉

備姦人索音色奸軌又臣聞亂在外朱儒襄四

難其人襄十二晉侯難其神主襄十八棄好

主神主淺之為丈夫襄十九宣子出曰吾淺之

皂牧襄二十一其犬皂牧與馬其小者犬裳

羊之人皂與隸僕賃襄二十七僕賃於野博物

君子昭元晉侯問于重賂之言三老昭二公聚

飯謂上壽中壽下壽里旅又政煩里旅謂卜隣

壽皆八十以上者里旅鄉里之聚也

諺云非宅是卜唯隣是又弱一箇卒晏子曰姜

將弱矣而嬌將始昌又介特昭十四收介特遺

直又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庸次比耦昭十

用也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庸次比耦昭十

相從耦耕遺愛昭二十子產卒仲尼聞不

昭二十八今子少不揚于若不成丈夫哀十一

無言吾幾失子矣謂貌不顯不乘何以使人

是謂我不乘又天若不識不乘何以使人

成丈夫也

哀十四述人來告曰逢澤有涉人哀十五非君

介廉焉述人主述禽獸者涉人與涉人之過

也涉人謂優狡哀二十五公使優狡

度舟之人

右義士

國士韓信傳國上無雙此即孟豎儒高紀豎儒

仲父重客又開令臣相與語多自稱臣曰卑下

與言自稱僕也卿子冠軍軍文穎曰卿子冠

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大夫武紀此子大夫

महोदय

參詳者兩參主

三

五樂堂

五頁六

不傳辭指南卷三

江蘇

五新編

也門下相如傳臨印諸公皆丈人疏廣傳正人所  
者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伍人正父老伍人師  
也故視而老者皆稱焉伍人正父老伍人師  
古曰五家為伍惡子又輕薄少年惡子師古  
人者同伍之人也惡子又輕薄少年惡子師古  
也邑子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  
馬駿傳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  
楊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之駒  
馬出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之駒  
天士李尋傳技擢天士李奇都匠王莽傳封  
師古曰都士伍內吉傳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  
匠大匠也魏倩朱邑傳陳平須魏倩而後汲直  
卒為伍故魏倩朱邑傳陳平須魏倩而後汲直  
稱士伍魏倩朱邑傳陳平須魏倩而後汲直  
賈指之傳置之爭臣則汲直張孟卿孟卿孟卿傳父  
晏曰汲直方直故世謂之汲直張孟卿孟卿孟卿傳父  
古曰時人以卿優人楊雄傳優人亡則匠石較  
呼之善言公矣優人楊雄傳優人亡則匠石較  
古之善塗墍者也師古曰堅耶今之仰泥也優  
技拭也故謂塗者為優人優乃高反又通同反  
宵人又母適宵人應劭榜人又榜人歌聲流喝  
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  
廉師古曰生謂先生也

右國士

蒸庶武紀勸元元厲蒸元元見上又文紀以全  
古曰元元丁壯高紀丁壯流庸昭紀流庸未盡  
善意也元元丁壯流庸昭紀流庸未盡  
謂去其本鄉而流元成紀關東流元者聚師古  
行為人庸作流元成紀關東流元者聚師古

庸保表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賣功氓隸子虛  
賸氓亡隸過秦論氓隸之人如淳退萌長揚賦  
之不五民地理志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  
安之民故有五齊民食貨志齊民如淳曰齊等也  
復歸故有五齊民食貨志齊民如淳曰齊等也  
方之民也齊民食貨志齊民如淳曰齊等也  
平之民也齊民食貨志齊民如淳曰齊等也  
矣教民又邑亡教民師古末民又官富實而  
日未謂工浮食奇民又浮食奇民自占市籍  
商之業也浮食奇民又浮食奇民自占市籍  
各以其物自占浮食奇民又浮食奇民自占市籍  
度其財多寡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隱黔首藝  
志愚黔首黔首師古曰秦謂愚黔首黔首藝  
人為黔首黔首師古曰秦謂愚黔首黔首藝  
諫可哀占數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  
感也占數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  
之贈贏樂布傳賣名數石奮傳無名數者四十  
反賣庸樂布傳賣名數石奮傳無名數者四十  
也賣庸樂布傳賣名數石奮傳無名數者四十  
籍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品庶  
耶誼傳品懷生相如傳懷生之編列又編列之  
無每生懷生相如傳懷生之編列又編列之  
編列也懷生相如傳懷生之編列又編列之  
編戶也編戶又為編戶列次名籍也息耗董仲  
察天下之息耗編戶又為編戶列次名籍也息耗董仲  
日息生也編戶又為編戶列次名籍也息耗董仲  
日誼俗謂間里歌民萌劉向傳民萌何無知  
誼政教善惡也民萌劉向傳民萌何無知  
之黎元谷永傳天下黎黎烝烝又覺寤庸作匡衡  
貌黎元谷永傳天下黎黎烝烝又覺寤庸作匡衡  
貧庸作元食文頌曰元散也散稟食使生活  
供資用元食文頌曰元散也散稟食使生活

不古著戶懷民又保此懷民師古  
給役使也曰懷德之民也

### 右蒸庶

名家曰名門右族北柳又曰華宗功任又曰聞家後馬

名人後曰清人賢胄之子第之沈亞勢家曰强

宗右姓後郭又曰世臣門子誓御之族後蔡又曰寵

門大家沈下貴胄曰皆累世名貴人紀始皇盛族

曰冠族唐李功臣後曰功臣苗緒榮上世曾得

封曰侯封之家史前世襲曰傳龜襲紫陰累世

曰奕世楊謂人有家世曰某有地溫晉王貴家子

孫曰生長脂腴卓董祖先為吏曰世吏子孫趙廣

自謙家世曰宗門衰薄登張又曰族姓卑微書集

又曰家貧業寡宋于通得子孫繼嗣曰傳於來

體後宦子孫盡曰靡有子遺耗矣班史功臣無

如長曰無家適左昭繼祖宗官曰嗣宗職上專

守家業曰敢有二事上

### 右家世閥閱

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老而謙曰無耆耆之德

老而無道義人曰陳人莊子齒落曰齟然而

墮矣外傳老而任子曰歸爾以事玄漸老曰年力

頹侵宋書又曰年邁齒載選二老於人曰年先

矣莊子人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愈七十曰耆文說

八十曰耄上九十曰耄上又曰鮐背釋名又曰鯢

齒上又曰黃耆上又曰眉壽上百年曰期頤禮記

髮白曰鬢變選十盡老年曰盡齒崔白頭曰華

顛蔡又曰華顛胡老上老貴官狀曰綬紫鬚白

謂百歲人曰千無一焉七列子老不遇自言曰賤

與老相守選十老病辭扶見曰位未及扶林語年

老有壯容曰面有光澤似未某者王真某老不

衰曰趨拜強駛趙景老健曰矍鑠哉是翁也援馬自

言老曰犬馬齒殲又作殲年過若干曰年殊若

千梁老年曰垂沒之年楊婦人老曰容貌改前

欽杜

### 右老耄衰弱

尚小曰始免緼褌申屠又曰年在孩乳漢虞又

曰在孺後紀又曰勝帶選十稍長曰漸免于孩潛陶

傳幼時曰始在鬢髻周童幼子曰倭子後蜀后

賦作小兒在妳曰絕乳士稱尚少子曰未能

負薪禮士稱長子曰能耕矣上大夫稱子曰能

從樂人之事上大夫稱幼子曰未能正於樂人

尚少曰君之齒未也左年少曰在紈綺之歲

梁張謂諸王之幼曰冲齠上七歲之戲曰竹馬

之戲王元五歲之戲曰鳩車之樂上冠而字之

曰昭告爾字禮冠後生曰方富於年七年長曰居

一日長伯道自小曰從綰髮以來北幼而謹

重曰不好戲弄公涉

右幼穉童壯

呼師席曰絳帳馬融又曰董帳仲舒同師學曰同門

儒聚徒曰開門受徒儒林門徒名籍曰錄牒李

不講書曰倚席不講儒林久授業曰久次董仲舒終

其所學曰卒業楚元學生講假曰學徒取告秋

出就學曰行學不在姜詩學徒多曰著錄至

其人後雅應往請教曰攝齊受教家又曰冀承

請誨趙集講時曰大都授時進方功課不逮曰

不滿程限劉祐求教謙辭曰闇於自見選二相

師傳曰遍相師祖靈尚家學曰以家法教授後

林俟教曰敬滌耳以聽上能講服制曰善說履

服夏侯問義狀曰橫經捧手謝承書舊學廢曰

宿素衰落鄭稱師學曰儒宗學府後主授江

右師徒傳授

父之賓友曰父客張子之賓友曰子客上官陪

賢士曰與君子禮大戴多賢友曰多長者之游謝

呼益友曰爭友李經能相終始曰金石之交蘇長

者相交曰降德忘年陳師知沈謝長者曰齒義

懸絕上慎交游曰門無雜賓吳書深相知曰奇

情雙亮謂淵明深交曰莫逆唐陽責望友人曰

有望於斷金張傾蓋相知曰定交一面伯袁彥又

曰相見如雅識唐宗好客曰奉祿盡於賓饗華

書崔極待士曰苦身待士第五結友曰與英俊

並游枚同姓友曰宗黨選十賓客多曰賓客奔

湊馬又曰門常接轂萬又曰賓客填集後郎貴

與賤客車曰輜駟紫轂斥無益客曰罷遣常

客後漢私往還無益人曰私客前五朋黨曰鉤黨

客後漢勉與之交曰陽浮道與之張客棄去曰賓

客益落莊因勢相交曰進由勢合上非密友

曰疎客莊私昵之友曰狎徒劉向烈

右賓客交友

作巧成器曰工前食技藝之妙曰國工後作幻

術人曰眩人後陳相撲曰角抵本作瓦匠曰搏

埴之工考治車匠曰攻木之工上治玉匠曰

刮摩之工上造箭人曰箭某萬章某鑄作曰鼓

鑄後百會水人曰没人莊又曰水工張築毬曰

躡鞠霍去病畫匠曰畫人白機關曰施關設

機張平鐫刻曰鐫荀勗學鐫能幻術人曰化人

列子會水曰能驚沒列子造食人曰饕人潘不

曾習曰不素肄曹植造玉人曰追師歐陽弄蛇

曰狸人上隱於磨鏡人曰負荷先生列仙

右技術雜藝

鄉司手分曰鄉部吏司樊理欠司曰典負者上

戶長或鄉司曰田部廉者戶長曰鄉亭部吏後

又曰鄉吏貢主收稅人曰鄉佐周今進泰官

曰邸吏李德起於吏曰以史吏一介之材杜隸

後於人曰皆人隸也周老姦吏曰宿猾皇酷

吏曰虎冠之吏後使令不勞曰目指氣使真

用有過人曰甚於凡吏賞由公人曰柄移於胥

吏之手劉禹所由之類曰街卒范左右曰左側

武五門子魁曰門長紀武門子曰戶將楊市長

曰市令叔急足曰駛步唐又曰捷步在後

槽曰圍人莊庖人曰胞人東方配軍曰墨者前

法當所役徒曰正徒前五胥之職曰曹任第子

公平吏曰無害吏南諸曹走吏曰鳧鴈後魏

禮院人曰祝宗十吏之徒杜牧本驛子曰傳吏

上治厠人曰塗厠之刑人讓樂官曰顓玩之臣

杜掌刻漏人曰銅史梁陸

右胥吏色役

家僕曰家吏吳僕從曰陪僕賈奴僕曰厮臺

奴曰藏角言奴子曰蒼頭善奴之監知家

務者曰監奴霍携持器之僕曰携僕善數僮曰



指若干史貨賤役人舍曰廝舍後看家人曰守

舍兒修楊親隨人曰舍中兒呼人僕使曰一介

之使應休艾草為房者曰廝公汲水漿者曰役

上養馬者曰廋上炊烹者曰養上槃謂僕使曰

皂牧與馬左又曰皂隸牧圉左奴曰平頭詩奴

僕廉直者曰有士風雄

### 右奴僕皂隸

呼知州曰明牧又曰州將又曰明使君

臺終又又曰明府後上又曰府君上知縣曰明

大夫史十又曰良大夫左又曰明廷張泛呼人

曰高明歌又曰仁君趙又曰秀彥杜又曰茂彥

任又逐禽彥退又曰豪彥論呼兄行曰俊兄

成玄又曰哲兄陸呼大儒曰通人選八奇士曰

英人文子呼才人曰時哲選呼僕主曰長君

李又曰主君鵠呼在孝人曰純孝左呼人妻曰

邑君卓呼人父曰太公袁又曰尊公晉陽又書

集庚稱人大孝曰某巨孝江並呼二人曰

數材班又曰二雋機呼同巷里人曰里仁語

呼賢帥曰明將軍蜀書鄉友曰鄉故人歐陽

呼所舍主人曰家公寓呼卿曰清卿北呼郎

官曰清郎上

### 右稱呼名謂

佛國名曰身毒後西又曰天督杜齋僧曰伊蒲

塞桑門之盛饌英佛法曰清心釋累之訓後

論譯經曰譯次梵言溫生死曰精靈起滅上因

果明曰感驗明顯後西佛事曰諷唄齋薰王香

氣曰庵夢弗相如夢音僧拜曰膜拜胡佛寺

曰仁祠後楚又曰蘭若經又曰緇廬李西高

僧曰賢懿後西呼僧曰清衆木教化鉢孟曰應

器楞乞食曰循乞搏食上昧佛理曰不知真際

所詣上僧衆曰法筵清衆上僧解夏曰休夏自

恣上請教曰惠我三昧上變滅相曰月化日遷

上舉揚之音曰海潮音上齋不出曰齋禁後彭

佛相曰螺髮輪掌除佛學曰究無生之學李僧

與俗人交曰支許之契夢決斷之用曰慧劍華僧

持戒如護明珠曰戒珠法善惡有報曰積

因成業沈約道觀曰黃宅李庚曰又曰福庭徐  
又曰崇觀何道書曰金記選十道學曰服食咽  
氣思歸道引曰五禽之戲意又曰屈頸頤息  
光道道人採藥于山曰采藥雄隱逸曰匿名滅  
景裴隱士朝仕者曰拘教樂貴之徒申屠燒金  
曰黃冶變化前絕食曰辟穀武考又曰却粒陸  
十一隱之事曰親魚鳥樂林草後逸頌隱者曰  
蟬蛻穢濁之中駢山居曰窟室忠臣又曰雲裝  
文道士居曰精舍江表道家衣曰荷衣蕙帶九歌神  
仙食曰飲醴茹芝七隱去曰剋迹埋聲七仙  
又曰毀冠裂冕後逸呼道術人曰養霞延仙  
人曰羽人靈稱道骨曰仙風道骨李養生家謂  
口曰軍營經又曰華池氏養生家謂  
唾曰甘泉上仙家食曰麟脯上仙籍曰絳簡沈  
書飛仙藥曰玄霜絳雪上從神仙曰執青節陳  
昂又曰從白蜺上得道曰三十六帝之外臣李  
真體曰綠腸朱髓上又曰綠筋紫腦上又曰蒼  
腎青肝上神仙舌曰錦舌上學道自謙曰某道

猶醯雞莊道家所忌曰竭神敝形漢書修養晉功  
曰一溉之益叔修養曰保金石之性上神仙春  
食曰飧朝霞上列仙傳夏食曰呼吸沆瀣賦大人  
又曰吸風飲露莊求神仙之難曰繫風捕影承  
右釋道流語  
往昔類凡二篇  
左腴  
元愷  
漢雋  
義農  
八元八愷文十八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忠肅共懿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狂  
稷契朱虎熊羆太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禹  
舒陽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此即垂益禹  
皋禮之武羅伯因熊羆危圉之賢臣所棄者  
陶唐氏御龍氏豕韋氏唐杜氏范氏稷二十四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  
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注夏氏范氏在商為豕  
祿實沈臺駘昭元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  
關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金天氏  
有二子曰允格臺駘學帝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



婦人類凡四篇

左腴

美而

書敘

婦人美惡 洗滌補縫 嚴飾結果

美而豔桓元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而豔未亡人莊

十八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孕過期七梁

亡人之側婦人既孕自稱未亡人又妾為宦女焉

過十月不產也過平聲官女又妾為宦女焉

官事泰如夫人又齊侯多內寵內侍執中櫛

女而不婦其知為女之謂宋井姬女而不婦言

助造昭十一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造則倖也

東丘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初居在外故僖子納

寡嫠不恤其緯昭二十四抑人亦有言曰嫠不

婦嫠寡嫠婦也緯者常苦通室昭二十八年晉祁

將執之謂二鍾美裕又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子

將必以是黥黑光可以鑑玄妻又昔有仍

大有敗也黥黑光可以鑑玄妻又昔有仍

玄妻美髮為黥真上聲日妃嬙嬪御哀元宿有

焉嬙

右美而

婦人美態曰娥嬙靡曼列子又曰善笑沈亞

曰妖冶閑都賦上林又曰柔曼傾意下婦人纖細

曰弱骨纖形七喻又曰鬢髮玄鬢上髮不待膏沐

曰髮不加澤七激美色曰一國之選公羊其又曰

有國色公羊稱婦人眉曰燁眼蛾眉胡故反稱美

婦人曰惠口而柔顏沈下稱美人肩曰肩如削

成洛神稱美人腰曰腰如約素上又曰腰如束

素好色稱美人唇齒曰丹唇皓齒洛神稱美人齒

曰齒如含貝好色又曰齒如瓠犀詩稱美人項

頸曰廷頸秀項洛神又曰領如蝤蛸詩稱美人眉

曰眉如翠羽好色稱美人肌膚曰膚如白雪洛神

又曰膚如凝脂詩稱美人手曰手如柔荑詩美

瞻視曰明眸善睐洛神又曰穠睢沈亞微視曰含

睢楚詞醜婦人曰蓬頭攣耳好色又曰蓬髮歷齒

後列眼深曰眼頗如曰賦劉思貞醜婦惡醜人曰

熟視令人嘔上

右婦女美惡

洗濯衣曰漱浣公練及粉了取出曰盪而揮之

考工練帛入粉曰淫之以蜃上縫補浣洗曰挫

鍼治解莊子解衣絕而縫之曰紉從唐李補縫

衣曰補綻崔寔綻會作鍼線曰能縫者虞洗衣

曰澣詩薄澣澣煩擗其衣曰汚上薄汚汚縫曰

絨羔羊下洗衣灰曰和灰禮請衣洗曰請漱上

洗衣曰漱澣上管裁造曰掌縫事上

右洗澣補縫

洗面曰類面音類洗面曰洮音洮梳洗頭曰

批沐後比米泔洗頭曰潘沐左侍奉曰進涓漱

中櫛列子一涓過漱水器曰奉匱沃盥左頭髮

曰髡左漱口裹頭曰盥櫛南薰香洗濯曰薰

濯高薰香曰薰燧楚語婦人梳裹曰御粉澤

唐列又曰脂油粉黛楚語婦人裝具曰脂盪粧具

李德婦人嚴飾之曰豐靚飾光明其所後某服鮮

曰中韞鮮明平子婦人華服曰繡衣桂裳神女

又曰輕桂修袖上自矜持曰搔頭弄姿固又曰

顧影自媚梁張率盛飾其鬢曰盛鬻招婦人殊

弔子曰步搖後鳥釵曰金搖上婦人結髮曰鈿

膏采絺李盛飾曰豫飾前外戚盛服曰衮服嚳

耳珠曰明鑑各神賦不裝梳曰鈿華不御

上婦人辭不見人曰不敢以燕媚見某前李五

色羽飾物曰流蘇左思梳頭曰櫛上

右嚴飾結果

修辭指南卷第三

吳曜寫  
周贊刻





巨榑堂堦四方而高上臺陟而修曲巨榑也

牙恩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牆之

其形也然一清宮又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  
曰屏也然音浮殿成廟又顧成廟應劭曰文帝  
先以行清靜殿顧成廟又顧成廟應劭曰文帝  
望不日成文王靈便殿武紀高廟便殿災狹若  
臺皆非正大之處龍淵宮在西平界其水可用  
所以劍便安也龍淵宮在西平界其水可用  
泝之劍便安也龍淵宮在西平界其水可用  
致風氣者而蛇身如豹頭五柞宮又行幸  
如爵有角而蛇身如豹頭五柞宮又行幸  
柞宮張晏曰有五尾文如豹頭五柞宮又行幸  
柞樹因以名宮也柏梁臺又作甘泉通臺高師古曰通  
字皆舊儀云高臺便門又作甘泉通臺高師古曰通  
也漢舊儀云高臺便門又作甘泉通臺高師古曰通  
十丈望見長安城便門又作甘泉通臺高師古曰通

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省中昭紀長公主共養省  
皆同字便讀如本字省中昭紀長公主共養省  
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  
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齋宮燭燿齋宮長楊  
此中往來省察視不可妄也齋宮燭燿齋宮長楊  
宮又往來省察視不可妄也齋宮燭燿齋宮長楊  
應劭曰秦文王所屬玉觀又行幸黃陽宮又行幸  
起李斐曰秦文王所屬玉觀又行幸黃陽宮又行幸  
似鵲之欲反暴室又取暴室者披疾主織  
也練染之署故謂之暴室又取暴室者披疾主織  
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室主織  
又金芝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師古曰黃門元紀詔罷  
古曰銅池承雷也以銅為之黃門元紀詔罷  
狗馬師古曰紫殿成紀行幸甘泉郊泰龍樓出  
黃門近署也紫殿成紀行幸甘泉郊泰龍樓出

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朝坐又集未央宮  
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闌入又無符籍安入宮曰闌  
在宮殿中者也闌入又無符籍安入宮曰闌  
甲觀畫堂又生甲觀畫堂又生甲觀畫堂又生  
如淳曰甲觀畫堂又生甲觀畫堂又生甲觀畫堂  
宮有甲觀畫堂又生甲觀畫堂又生甲觀畫堂  
傳言此其例也丙宮極東去李奇曰極下燕萬載三  
殿名為極延馬謂之極棟也三輔問曰極下燕萬載三  
棟為極延馬謂之極棟也三輔問曰極下燕萬載三  
成陽師古曰止之遊者言蕭牆五也蕭牆謂之內  
屏也蕭牆止之遊者言蕭牆五也蕭牆謂之內  
至此蕭牆止之遊者言蕭牆五也蕭牆謂之內  
根門之童謠曰水門倉琅根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  
至門之童謠曰水門倉琅根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  
根門之童謠曰水門倉琅根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  
謂之根鳳闕又未央殿輅名也孟漸臺北治大池  
有銅輅輅名也孟漸臺北治大池  
十餘丈名曰泰液故曰漸臺漸臺北治大池  
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漸臺北治大池  
又立井幹樓高五十丈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  
高或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  
形或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  
云井幹樓高五十丈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  
林曰井幹樓高五十丈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  
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師古曰承露  
上有仙人掌承露盤高二十丈師古曰承露  
露和玉屑飲之八觚又紫壇八觚也  
禮樂志天子自竹宮望拜師古曰竹宮  
天子居其中師古曰竹宮望拜師古曰竹宮  
廟又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  
廟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也離宮食貨

宮師古曰離宮別處之齋居刑志上幸宣室  
宮非天子所常居也  
日齋則陽雲臺  
居之出雲西清又象與高唐之臺宋王所賦者言  
其陽也雲西清又象與高唐之臺宋王所賦者言  
鋪甘泉賦排玉戶而金鉤首也  
言其英華相燭也鉤首百官表鉤首令丞應劭  
青瑱元后傳赤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  
有蘭觀蓋蘭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  
依其兩旁同宴昵殿欲使親戚宴飲會同之殿  
殿傳如淳曰前殿於京師以役日宸儲元  
宮馬昭儀傳為信都太后居儲鍾室  
古元鍾室謂排闥樊噲傳中乃排闥直入師古  
縣鍾之室也排闥樊噲傳中乃排闥直入師古  
也柱下張蒼傳主柱下力書師古史杜下嚴廊  
重仲舒傳游於嚴廊之上晉灼高門沒黯傳見  
日堂邊嚴廊嚴廊嚴廊嚴廊嚴廊嚴廊嚴廊嚴廊  
日在未央殿中嚴廊嚴廊嚴廊嚴廊嚴廊嚴廊  
也郎署愛盜傳坐郎署孟康曰郎博望苑  
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東交門從東方朔傳引董君  
日取其廣博望苑師古東交門從東方朔傳引董君  
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從東司馬門東司  
便從此門入會於內故名阿城又待詔公車今屬  
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公車古曰公車今屬  
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

衛尉上書除宮無功請得除宮呂臣三宮終軍傳  
者所請也  
之文質服虔曰三宮麒麟閣武傳閣張晏曰  
明帝時麒麟閣作此閣圖承明廬承明廬張  
武帝其象於閣遂以為名承明廬承明廬張  
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承明廬承明廬張  
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與負廬承明廬張  
閣外直宿所止廬張如屏風廬承明廬張  
而曲也依讀曰廬張如屏風廬承明廬張  
師古曰廬中犬臺宮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  
所止曰廬中犬臺宮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  
外有走石渠施犍傳與五經諸儒論同異於  
央殿觀北以犍道霍光傳召內樂事云石渠閣在  
金安上書者禁門閣師古曰犍道霍光傳召內樂事云石渠閣在  
門閣中大小之門也  
前欄赤墀梅福傳涉赤墀之塗應劭法坐又當  
也之法坐師古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之塗應劭  
之為處猶言法宮法駕也坐才取反曲臺孟喜  
康為郎曲臺署長逃責臺表有逃責之臺孟喜  
師古曰曲臺臺名乃逃於責臺表有逃責之臺孟喜  
歸之臺後人因以名之逃於責臺表有逃責之臺孟喜  
此臺後人因以名之逃於責臺表有逃責之臺孟喜  
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  
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  
漢之一充反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  
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蚡  
唐又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庭金門上玉堂應  
助曰金門畫室又止畫室中不入也  
金馬門也畫室又止畫室中不入也  
後應門晉灼曰標闕赤色之闕南桂宮又初居  
方之帝曰赤標師古曰標闕赤色之闕南桂宮又初居

古曰三輔黃圖桂宮在城玉堂谷永傳抑換柳  
中近北宮非太子宮也晉灼曰阿房房之盛寵師古  
曰玉堂幸之舍也晉灼曰阿房房之盛寵師古  
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阿房房之盛寵師古  
阿言若於阿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太陵曰  
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納陛王莽傳朱戶納  
威陽近故號阿房阿近也納陛王莽傳朱戶納  
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戶闌王  
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宮下也戶闌王  
殿門上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

右禁闥

帝居曰累琅琅王君侯正寢曰路寢谷禁中曰  
行內孔宮庭曰掖庭固又曰紫掖貴妃諡文帝  
庭曰紫庭規皇甫天子階庭曰丹墀好天子門  
曰絳闕選禁門曰黃闥後獻君侯曰法門梁谷王  
正門曰應門詩禁密口宮省事密梁別宮殿曰  
離殿別寢固宮中路曰闔術魏左思天子門外闕  
曰魏闕鴻烈內中曰秘掖宋之闕角曰舳稜外  
出大道門掖應劭漢帝居牆曰黃庸尚書大  
柱曰蒿柱大戴禮絞縛之闕曰繒闕唐以玉飾  
椽曰玉題左思宮殿制作曰玄墀鉅砌音叩金  
又曰玉階彤庭上又曰華櫺壁璫賦半子又曰藻

肩黼帳鮑又曰桂棟蘭橑屈平九歌又曰彤軒  
紫柱上又曰綺井金墀上又曰蘭宮秘宇命又  
曰雲屏瓊壁上又曰金匳玉階平子賦又曰桂  
戶杏梁簡又曰龍楹螭栴徐幹齊謂天子門曰  
帝闥陳沈表驗入禁門法曰案籍齒符胡廣注

右殿宇庭闕

三公府曰公府後漢三公閣曰鵷閣陳兩府門  
曰四出後二十四蔡散騎常侍府曰三清府陳  
大將軍府曰莫府李廣所至禁中直舍曰廬嚴  
省曰華省居安仁閣又曰省闥永谷官府曰官寺  
官局曰寺舍後馬解宇曰區署唐房小廳曰便署  
之便廳曰几硯之廬上長葦解宇曰去之如  
始至左御史臺曰霜臺杜又曰烏臺朱子又曰  
烏府上又曰栢臺易秘書府曰芸閣上太常  
寺曰禮寺賢大理寺曰棘署白司天監曰星臺  
之沈亞官闕負曰官寺空曠雄教坊曰樂局之  
又曰樂府後備

右公府區宇

廟堂釋奠曰于國之雍傳咸釋奠曰祭菜禮

之屬學舍曰精廬詩姜又曰學廬禮又曰精舍李

包又曰橫舍宣太學國學曰兩學禮太學曰成

均五帝又曰槐市淮南國子學曰虎園王元命

學官曰乃命學臣潘尼國子曰胄子傳學舍長曰

都講楊震諸學曰就學仇學以居位曰士貨興

學曰修治學官尹翁歸居學事談話曰游談仇書

宜治飲食曰都養延總敘學宇曰階序牖闥李

學校事禮曰春射秋饗上

右廟堂學校

堂室類凡九篇

左廡

菟裘

漢雋

第室

書敘

居室堂宇

門牆館舍

樓觀臺閣

棟梁榱桷

鄉隣里巷

繕造修建

塗拔顏色

菟裘隱十一使營菟裘吉將老焉縣整僖二十

縣整言家資空及溜會三進三伏而靈公不省

故又前及中溜地室成十二為地室而縣軍門

圭竇穿十華門圭竇之人軍門柴門圭竇小戶

尤其室室十五宋何成來美其室非所望也

閨廬閨廬十六某等小人皆有踰隱而特之隱

也短牆堦其宮崔氏堦其宮而之堦短垣也

窟室鍾馬窟室掘地為窟築室其中窟坤入

開閤開閤三十一高其棟折榱崩又于於鄭國棟

將厭焉敢牆以蔽惡昭元人之有牆以蔽惡也

隘蹕塵昭三子之宅近市蹕塵不爽塏又

更之時塏者里室又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

室皆如糞除又自子之歸也小糞除宇下

其舊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閤中齊氏用戈擊公

有異志屋宇之下諭近也

門也

第室高紀賜大第室孟康曰旁舍又適從廷中

又廷中吏師古曰廷中邸文紀至邸議之師古  
郡府廷之中廷音定邸文紀至邸議之師古  
京師者率名中都官宣紀上遣使者分條中都  
邸至也官寺元紀敗壞官寺及民室屋師夷邸  
府也夷邸門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夷邸  
又蜜夷邸門師古曰蜜舖首銅龜形蛇舖首鳴  
夷邸若今鴻臚官館舖首銅龜形蛇舖首鳴  
如淳曰門舖首作龜蛇之形舖首胡反切音冒  
門之舖首門以嘶鑲者也舖首胡反切音冒  
傳切皆舖首以嘶鑲者也舖首胡反切音冒  
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日切門限也音冒  
又壁帶往往以金鑲銅之也師古曰壁帶中  
也音灼曰以金鑲銅之也師古曰壁帶中  
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帶之中以金為釭屏處  
若車釭之形也釭音工讀為江非也釭屏處  
屏處勿冷第宮平王后傳迎皇弟於安漢公第  
人知也第宮平王后傳迎皇弟於安漢公第  
是宮除舍趙王彭祖傳自行迎除舍師古曰  
曰宮除舍趙王彭祖傳自行迎除舍師古曰  
吾也孫寶傳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舍師古曰  
古曰除舍師古曰除舍師古曰除舍師古曰  
版瓦大里區謁舍食貨志里區謁舍師古曰  
瓦舍也里區謁舍食貨志里區謁舍師古曰  
謂舍今之塾又塾左塾右塾塾師古曰  
客舍也塾又塾左塾右塾塾師古曰  
五百石為一均率開廬以賣師古曰廬者賣  
酒之區以其一邊高形如銀家廬故取名耳  
屏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序室又餘子亦在  
童皆當街郵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次門關次  
受業街郵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次門關次  
章昭曰關門牡又長安章城門牡自古晉灼  
邊小門也門牡又長安章城門牡自古晉灼  
所以門者也亦以門樞又視門樞下師古曰  
鐵為之非出簫也門樞又視門樞下師古曰

也几閣刑法志文書官亭滿志志官采椽藝文  
屋采椽師古曰采作木也字作採幹軒甘泉賦  
本從木以採為採言其質素也幹軒甘泉賦  
而周流今師古曰幹軒謂前軒之上榮又列宿  
幹軒者幹間小木幹字與擣同之榮又列宿  
上榮今師古曰飛棟又飛棟之飛棟今棟板  
日榮今師古曰飛棟又飛棟之飛棟今棟板  
月繞經於棟振服度曰棟中飛棟也棟板  
振屋招也師古曰棟又飛棟之飛棟今棟板  
榮郭璞曰榮步櫨又步櫨周流師古曰步櫨  
屋南檐也步櫨又步櫨周流師古曰步櫨  
雲屋班固賦賦師古曰雲屋師古曰雲屋  
櫨又房櫨虛分風冷師古曰櫨又房櫨虛分  
櫨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壺闔宿戲及時君  
櫨孟康曰瓦甕為窓也壺闔宿戲及時君  
壺與應劭曰宮中門謂之闔燕門陳勝傳燕  
宮中巷謂之壺壺若本反燕門陳勝傳燕  
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為  
麗之樓上為麗譙也亦呼為巢所譙車者亦  
兵車之上為麗譙也亦呼為巢所譙車者亦  
楚巢聲相近本一物也圯上張良傳下邳圯  
楚義州北第侯嬰傳賜嬰比北第第一師古  
故張衡西京賦云北第侯嬰傳賜嬰比北第  
闕甲第當道直落傳舍陽食其傳沛公至高  
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東  
也又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聚廬  
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聽師古曰正聚  
傳曾不得聚廊廡寶嬰傳廡廡下師古曰廡  
廡而託處焉廊廡寶嬰傳廡廡下師古曰廡  
關外門中祿為關師古曰關牛列反垂堂  
關外門中祿為關師古曰關牛列反垂堂



傳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騎衡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墮也  
又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蹕厠  
又邊欄柵也師古曰騎跨之耳非倚也  
之如淳曰厠廁也郎臺臺恐其不傳今墜下累郎  
郎堂下殿者室屋高鳴臺前樹上師古曰古  
子宮閣室又祠閣室中如淳曰城東第相如傳  
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都亭又往舍都亭列東  
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  
都亭又往舍都亭列東  
亭之當盧上為文君當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  
高形如鐵盧故名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  
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爐失其義矣間館又賓  
館師古曰徒四壁立但有四壁更無資產  
間館師古曰徒四壁立但有四壁更無資產  
閣公孫弘傳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  
以別於採史官屬也前堂田蚡傳前茅茨又賓客  
朱雲傳且留我東閣也  
茅茨師古曰屋蓋曰茨  
茅茨師古曰屋蓋曰茨  
除蘇武傳扶藿下除師古曰武置大窖中  
除蘇武傳扶藿下除師古曰武置大窖中  
窖而空者也廣廈古曰廣廈大屋之下師古曰  
窖而空者也廣廈古曰廣廈大屋之下師古曰  
傳郵亭鄉官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學官何武  
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之驛館也  
學官見諸生文翁傳修起學官師古曰學官謂  
之官舍也韓延壽傳修起學官師古曰學官謂  
舍也韓延壽傳修起學官師古曰學官謂  
之殿屋重檁中蘇林曰檁也重檁重檁者得  
古曰重檁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

衡門韋玄武傳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  
也令辟尹賞傳致令辟為郭師古曰令便坐  
傳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桓又寺  
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坐才臥反桓門相  
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有百步築上四方  
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一桓陳宋之俗言  
桓聲如和今猶謂之桓表師古曰即華表也邑  
屋郭解傳居邑屋不見敬師古曰丘亭傳思夫躬  
丘亭師古曰丘亭今人言村舍也  
傳曰丘亭師古曰丘亭今人言村舍也  
曰奧內室與中隱奧之處也  
曰奧內室與中隱奧之處也  
壞揚雄傳或鑿壞以通應劭曰魯君聞顏闔賢  
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臺後垣而去壞也  
蘇林曰坏音反府第王莽傳自四輔三公薄櫨又  
陪又音回反府第王莽傳自四輔三公薄櫨又  
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  
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  
右第室  
北屋曰陰厦王丈門戶內曰棖闌之內劉禹  
櫨曰棖何平櫨曰櫨檻上門限曰切前外戚門  
櫨曰棖何平櫨曰櫨檻上門限曰切前外戚門  
曰偃莊村居曰廬落仇在邑曰里貨在野曰  
廬上屋破漏曰蛟漏雀穿皇父門扇曰門闔  
廬上屋破漏曰蛟漏雀穿皇父門扇曰門闔  
門闔曰扉左屋折勢曰反宇固庖廐曰內庖外

廐劉禹井欄曰幹莊秋寬敞曰間燥丙屋壞曰  
樣棟傾落夏侯又曰漏罅韋屋中莠苔曰埃墨  
語門限曰衡闕班兩居且食於人曰舍於市之  
主人韓文打併廁曰塗廁讓居弊曰傾椅枝柱而  
已楊宅大曰連里竟街楊震曹節堂室退曰奧  
突之內荀非出水溝曰央瀆荀正貧居曰蓬  
室列四大居曰廣厦隩室列窓曰白間何家室中  
曰曲房隱間之中劉安招修居曰文棖華梁七  
又曰厦屋華屏左思宅大曰并疆兼巷上吳堂  
室曰幽堂明室張景陽淘井曰改水續後劉廳  
曰疏寮選平又曰櫳七又曰綺寮左思又曰  
疏綺居室深曰重閨幽闔上青飾牕曰青  
瑣上對安牕曰房櫳對櫳上木不刻曰木和訕  
鏤上土不文飾曰土無締綿上重簷曰重霄  
上小牕隙曰料戾潘岳野居曰荆扉槿籬選沈堂  
曰椒堂楚辭取壁曰蓀壁上造草屋曰作藁蓋  
庶張風土可居曰田地善可家陸居好宅地曰  
成此宅相魏舒居東西廂曰个左塞治廁曰溫

廁儀禮上階前曰堂除考工僻室曰持室莊疏  
右居室堂宇  
呼人宅曰甲第左呼守帥門牆曰旌祭選十又  
曰祭戟荆州先又曰旌戟之嚴沈下門所施行  
馬曰桎枅禮周客位曰謁舍陸呼人室屋曰葯房  
選又曰綺室論行者曰隈除李堂下周屋曰  
廡文冬火閣曰溫房何夜室曰燭房月僦屋居  
曰賃廡梁階級曰城夏侯延客之館曰代舍史  
出入門下曰忝迹門牆杜牧  
右門牆館舍  
高樓曰陽榭王文臺榭曰層臺累榭楚辭臺館  
曰崇臺間館班固雄以崇樓閣等曰重樓疏堂  
荀子又曰崇臺複閣何又曰高樓飛觀王延壽  
賦又曰華閣飛陛曹植又曰延樓校道淮南高  
榭曰曉榭命樓閣之製曰懸棟飛閣漢武樓之  
用曰俯窺俛眺鮑照登高而揅衣曰扱衽論命  
臺曰閣爾雅堂樓閣邊小屋曰移上池禦曰波禦  
亭亭子曰子亭李白崔彥室無四壁曰皇建分

派出水曰枝流子列園館中路曰蘭路宋謝園館  
中塵曰芳塵上

右樓觀臺閣

椽曰椽賦長門又曰檠賦音固兩都又曰桷何平短  
椽曰禁楠上椽頭曰瑞文相如邪相撐柱之柱曰  
游樹賦長門梁上短柱曰栴考平叔蘭栴文柱曰楹  
前五柱頭曰栴王文考栴柱根曰跋何平梁上  
柱曰浮柱考王文又曰雲桷上角梁下承柱木曰  
轅阿平屋梁曰極前郊角梁曰陽馬何平重梁  
曰雙枚上曲短梁曰櫨上屋下重梁曰懸棟  
柱王秀重斗曰層櫨考王文承拱之木曰枓何平  
又曰欒上拱曰曲枓考王文枓拱曰桁何平  
斗上橫木曰枓考王文又手曰枝撐上又曰稊上  
稅連簷曰椳何平兩重牽曰重椳上鈎欄上  
木曰楯上鈎欄中斜方子曰鈎錯矩成上耐重  
子曰胡人上藩籬曰儲考雄楊屏牆曰蕭牆永谷甑  
曰甑賦長門大瓦曰甑瓦武五打牆板曰板餘  
左木有脂濕曰液世木心旋裂曰軸解下

石礫曰礫音固又曰玉焉何平屋之四

阿曰翼賦音固多牽椽曰增梓重芬賦平子搏風曰榮

柱曰負棟之柱杜椽曰架梁之椽上書欄檻

曰直欄曲檻上柏木黃心者曰黃腸光武伐山

曰訪山求材上書棟楹曰條材巨楹上書梁栴

曰文梁勁栴上理木之器曰俛左思書木蠹曰

蠅蠹李德諸侯牆曰疏杼尚書不華飾椽曰不

作之椽論新華栴曰磨龍之栴上書栴檻曰繡栴

鏤檻考王書桷曰雲窠藻稅考光書梁柱曰

虬柱虹梁梁王書花墀曰文墀考虞洪屋棟曰

堯賦

右棟梁樣栴

遷戶籍曰徙名數于某地名某鄰郡曰與某州

里比郡孔融居至近日相去步武藏同里曰居止

接近何秀思並里門曰比落姜詩並屋居曰比

宇仇隣居之幸曰冀宵燭之末光選二擇鄰曰

惟鄰是卜左又曰先定鄰論物理得賢鄰曰里上

仁之所廬班固又曰鄰德上鄰居曰連牆列子又

曰接屋接家楊雄逐鄰家存問曰善鄰相勞劉  
儀使不欲煩里中衆人曰敢煩里族子

右鄉鄰里巷

城臺始造曰築公修造止繕故曰新上修造有

所增益曰作上畫圖揀日曰草圖練李繕造曰

凝土度木皇父又曰慮材鳩傭上補修曰繕完

左謂地長闊曰廣柔若干前西又曰延柔若干

王子修造器用曰昇輦舂錘之器禹監修曰護

作鮑仰泥曰堅楊雄堅執用泥篋曰操韓用

鐵杵築曰隱以金椎賈盛具般物之具曰舂春

左上音本作井曰造泉莊欲剏造曰召匠計之

李文修建治地曰帶高增下王造屋成曰蓋構

紹上修飾曰斧藻王元泥作曰圻者韓修造上

應星曰上憲背上上子移反修造計度曰審

量日力何斤斧曰剖左思都上居曲尺墨

斗曰鈎繩上度視建修曰審曲面勢平子如所

計料曰如某之素左某所計修造計人功曰計

徒庸左相定取土方面曰物土方上又曰程土

物上料日月曰量事期左計料用曰慮材用上

料人糧食曰書糗糧上量溝渠曰仍溝洫上例

書屋宇曰釘頭瓦縫杜修造工巧曰鈎心鬪角

上修造事曰車築平子計修造曰校計繕修之費

後郎妄修造曰消功單賄上助其役曰願加一

力新計料曰量功命日左謀監修曰度有司上

均板木曰平版輪上均器用曰稱舂築上以索

束築版曰縮版詩以藁聚土曰林上傳土曰度

上督役事之鼓名曰磬

右繕造修建

塗曰塙左塗畫匠曰設色之工考工丹曰彤前

漆曰髹上塗技曰飾以綺畫丹飾之屬侯白

塗若泥之曰堊堅之後西彩制之狀曰霞駁雲

蔚王彩畫之曰布藻垂文琴又曰績棣藻櫨

牧蛤粉曰蜃灰考工堊飾之蛤粉曰白盛上柱

黃色曰黼穀柱墨色曰黹堊上空青曰青艘相

艘鳥赤土曰赭上赭音白土曰堊後西域染黃之

木曰黃礫上支子曰鮮支上烟支曰卮質畫色

曰丹青素壁呂強丹砂曰丹研音岸其色白曰

皓然疑乎雪列子赤白曰頰素張景陽染綠草

曰盤草前百染大赤草曰舊茂左

右塗拔顏色

旅寓類 凡四篇

左腴

羈旅

漢雋

次舍

書敘

羈旅行李 郵舍邸店

羈旅莊二十二羈旅之臣寄也弛擔又弛於

去離也去其負擔奔走逆旅倍二倍改館改館

信十五改館晉侯謂此逆旅倍二倍改館改館

殺三遠遠傳三十三且使遠行李之往來

又行李之往來而共乘驛文十六楚子乘驛

其乏困謂使人也乘驛文十六楚子乘驛

巾車脂轄襄三十一中車主申之致館昭聘于

晉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乘遽而乘遽

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乘遽而乘遽

傳車驛馬也乘車轍馬跡昭十二昔穆王欲肆

遽欲速至也除館昭十三將為子除舍家入吳師

馬跡焉除館昭十三將為子除舍家入吳師

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次又遂次于泗上傳遽二

于蠶屋一宿為舍次又遂次于泗上傳遽二

君傳音轉猶今言馳驛也

右羈旅

次舍吳王傳治次舍須大王師休舍高紀欲上

息也一曰舍息也於殿中休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又迎門舍謂屋舍也通行又足下通行

子墨社好遠行而死於轉鄉李夫人傳夫入迷  
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轉鄉李夫人傳夫入迷  
言師古向裏也逗遛者師古逗遛音住又音  
獨轉向裏也逗遛者師古逗遛音住又音  
豆寢尋泰山志上始巡行郡縣寢尋於宿留  
留海宿上先就反謂有所須夷逸地志中權謂  
待夷宿先就反謂有所須夷逸地志中權謂  
變夷而通逸也竭來車大人賊回狂越夷逸  
狂越者奔走也腰路又糾參今狂越夷逸  
師古曰音離腰路又糾參今狂越夷逸  
腰音屈似路次獵賦張指曰腰路者下著道也  
子虛賦馳族居古又族居通奏師贏糧過秦論  
驚往來廝留西域傳然尚所留其衆糧過秦論  
贏也廝留西域傳然尚所留其衆糧過秦論  
五反又使者回還也間出師古耳傳次舍處也  
間隙而亡邸又亡邸父客師介居又獨介居河  
也畫行已業傳兵避宅盧綰傳有吏事避宅  
也畫行已業傳兵避宅盧綰傳有吏事避宅  
東匿安枕安枕布傳陛下反舍叔孫通傳通已出  
所居治行曹參傳治行矣反舍叔孫通傳通已出  
也師古曰首謂趣行計陳平傳未至軍行計師  
向也師古曰首謂趣行計陳平傳未至軍行計師  
山行縣周勃傳河東杜門王陵傳謝病免杜門  
其門也杜本宴游賈山傳古曰安曰宴留行  
作數音同

傳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借留不廢於行韓  
安國傳必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借留不廢於行韓  
矣跬步又跬步獨進師古曰言無所借留不廢於行韓  
衣物自隨也展步又展步獨進師古曰言無所借留不廢於行韓  
傳以爲闌出財物應劭曰闌出財物應劭曰闌出財物應劭曰  
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家居名士家居  
里巷未仕也張晏曰跳驅劉澤傳至長安跳濟  
者齊居延張晏曰跳驅劉澤傳至長安跳濟  
偃傳賓客不我度曰跳驅劉澤傳至長安跳濟  
日內門謂內之於門中師古家在所張敞傳使  
召散師古謂內之於門中師古家在所張敞傳使  
所居處而召之具頓令師古家在所張敞傳使  
平行曰又平行至宛城師古再反又猶言  
兩至質田廣明傳不至質引軍空返服虔曰質  
質信也謂區薄王吉傳冬則爲風寒之所區薄  
所期處也區薄王吉傳冬則爲風寒之所區薄  
也單外何武傳家間單外師古單則僂靡也  
以辦裝外何武傳家間單外師古單則僂靡也  
步朱傳傳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步至廷尉中  
利機重而步謂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步至廷尉中  
習之狎師古曰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處又屏  
孫師古曰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處又屏  
厲師古曰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處又屏  
朝師古曰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處又屏  
猶言私處也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處又屏  
右次舍



旅行曰羸膝履躋戰國又曰負書檐囊冬勞

旅人曰風寒偃薄選十道途之勞曰晨風夕雪

安仁懷舊賦旅貧曰糊口於四方左又曰游乏資劉

澤老於為客曰為羈終世左治行曰俶裝張平

又曰約車治裝馮又曰辦嚴吳漢避明帝遠差

出曰逢役五行曰發邁卓蹉程曰僂路上草

行曰跋崔駰水行曰涉上齋糧曰挾糗度陸而

舟曰舍車即浮梁旅居曰僑處賈守令出而歸

曰還治吳遠險路曰棧山航之速行曰百

舍重戰國宋衛百無店舍曰舍食道後光

急行曰晨夜兼行上謂人出入曰車馬有行色

盜將行曰發邁近早行曰雞鳴而駕左

不敢他曰王程有限孝出外來曰數月於外左

右羈旅行李

遍舖曰公驛李商又曰驛傳義遍角曰遍笥趙

漢又曰音驛義又曰飛郵上館驛曰傳舍續漢

加又曰遠廬莊又曰官攤晉又曰候館禮

又曰郵亭孝看驛曰捉驛李管馬遍舖曰督郵

之役郭急遍曰疾置劉遍中白事曰傳遽以

告左舖兵曰遽人晉當驛路曰驛道所出

又曰郵傳劇道崔修驛舍曰繕理亭傳朱店曰

廛邸店居曰處迎旅之宿史急報曰密驛輕

郵李店舍事曰灑埽以待征旅上

右郵舍邸店

修辭指南卷第四

吳雅寫

修辭指南卷第五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器用部

器皿類凡六篇

爾雅

釋器

旌旂

左腴

筐筥

漢雋

器械

書敘

器皿動用 屏帳圍設

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竹豆謂之籩籩亦禮器也瓦豆謂之

登登即膏也盞謂之缶盞亦禮器也甌謂之瓠瓠亦禮器也斲斲謂之定斲斲亦禮器也斲斲

康瓠謂之甌甌亦禮器也斲斲謂之定斲斲亦禮器也斲斲

謂之鍤鍤亦禮器也斲斲謂之定斲斲亦禮器也斲斲

斲斲謂之定斲斲亦禮器也斲斲謂之定斲斲亦禮器也斲斲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罽謂之罽罽亦禮器也

象謂之磬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六皆治器之名 璆琳玉也璆琳美玉名 簡謂之畢今簡札也 不律謂之筆蜀人呼筆 爲不律也 減謂之點以筆減字爲點 絕澤謂之銑銑即美金 言最有光澤也 國語口金鏃翦羽謂之鏃今之鏃 是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 弓有緣者謂之弓緣者綴纏之 無緣者謂之弭今之角弓也左傳曰左執鞭弭 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珪取金蚌玉飾弓兩頭因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詩錫爾璋大八寸謂之琬璋也璧大六寸謂之宣 漢書所云肉倍好謂之璧肉邊好孔 肉倍肉謂之瑗瑗玉是也 肉好若一謂之環孔邊 綖綖也即佩玉 以連繫瑞玉者一染謂之緗今之紅也 再染謂之赭赤 三染謂之纁纁纁絳也 青謂之葱青 黑謂之黝黝黑 貌周禮曰陰斧謂之黼黼文畫斧形因名云 邸謂之抵抵根 祀用駒牲 彫謂之琢治玉名也 蓐謂之玆公羊傳 玆蓐也 竿謂之施架衣 簣謂之第牀版 革中絕謂之辨中斷皮也 革中辨謂之鞞復分半也 鏤鏤也刻鏤物爲鏤 中尊也不大不小者

右釋器 冠服寶貨酒饌三部互用

素錦綢扛以白地錦繡帛繡繡帛繡所著素陞

龍于繡繡今上向練旒九練練飾以組繡之

維以縷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也緇廣

充幅長尋曰旒帛全幅繼旒曰旒帛全幅繼旒曰旒帛全幅

詩注龍首曰旒今載於竿頭如有鈴曰旒縣鈴

龍於旒錯華鳥曰旒此謂合剥鳥皮毛置之竿

因章曰旒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為旒

右旌旂

筐筥錡釜無足曰筥有足曰筥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沃盥信二

少錐刀之末昭六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挈餅

昭七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錐必昭十三王

字不假昭十三王

也破昭十三王

五博昭十三王

魯壺昭十三王

密須之鼓昭十三王

甲父之鼎昭十三王

鐵昭十三王

茂旌昭十三王

之將昭十三王

則當昭十三王

幄昭十三王

右筐筥

器械昭十三王

厄昭十三王

器昭十三王

之從昭十三王

則共昭十三王

之從昭十三王

之從昭十三王

**篋** 趙后傳解篋織木已師  
**方底** 又歸師方底  
盛書囊形若**髮漆** 又殿上髮漆師古曰以漆漆  
今之筭勝耳**髮漆** 物謂之髮髮許求反又許啞  
及今關東俗器物一兩著漆者謂之指漆楠即  
髮聲之轉重者髮字或作髮今關西俗云黑髮  
朱髮其音如羽**羽觴** 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  
此兩意並通**羽觴** 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  
**頭尾** 酒削貨殖傳質氏以酒刑而鼎食師古曰  
羽翼**酒削** 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  
者主為酒利之去其垢饒更飾**儋石** 儋石之祿  
今新也酒先禮反削先召反**儋石** 儋石之祿  
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儋受二  
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都澁反或曰儋  
者一人之所負擔也**束縵** 又東縵乞火師古曰  
楊雄家無儋石之儲**束縵** 又東縵乞火師古曰  
**版築** 野布傳身負版築李奇**壘** 韓信得粉反  
日版牆反也築并也**壘** 韓信得粉反  
虞曰以木押縛壘生以度也師古曰壘  
在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壘一政反**薄曲** 周  
傳以纖薄曲為生師古**鼓刀** 樊噲傳贊方其鼓  
刀許慎云韋曲為薄也**鼓刀** 刀之時師古曰鼓  
屠狗**鴟夷** 郊陽傳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  
師古曰鴟夷革為鴟夷受子胥沉之江鴟夷槌形  
今之盛酒器**康瓠** 賈誼傳寶康瓠今鄭氏曰康  
之盛酒器**康瓠** 賈誼傳寶康瓠今鄭氏曰康  
甄**筐篚** 又刀筆筐篚師古**劍盛** 衛牟傳劍常盛  
創室之中單極之統收來傳單極之統斷幹晉  
也盛音成單極之統灼曰統古綆字也彈盡也  
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統綆背音驪契口計  
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統綆背音驪契口計  
及**宴數** 東方朔傳是宴數也蘇林曰宴數鉤濯  
物載於頭者則以宴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飲  
所用者是也宴音貧宴之宴數音數錢之數飲

曰辮髮之飾也以徑路留犁又刑白馬單于以金爲之比頭線反徑路留犁徑路刀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留犁飯匕也

燕居所用器曰燕器王制竹器曰筐論食貨無茵牀

曰簣牀後袁牀席間曰牀第之曲選二蒲席曰

有底曰囊土無底曰橐充盛

酒偏提曰枰榼張鷟枰音擎扇曰輕箴安仁稱與箴新甲反

近身要用物曰便身之物江大鼎曰缶牛之鼎

淮南子曰獸子張又曰虎子紀注小鬻

曰瓦楊雄傳瓦係曰惠陳尊吏井箴曰豈上堂

反井索曰塵上索曰巨前地補火甕之類曰

井索曰緇衛 雲曰紉理 作之夢之類

登之曰大器黑華曰黑金餘八凡一屋一

[illegible]

蟹卿隘器不口曰皇象肩旁如字二百匹辨

僉生溢曰癸厯溢金登曰五日豐登注

毛上上闊反下音登大登蓋曰紅

又曰鼎登牀下小踞牀所用者必五日

車牙曰轉轆音轆 房汭房汭曰打雲本



諸資用曰生活之具杜牧諸器用曰餅金七匙上

用所須曰鹽酪膏薪之品上瓦器曰甌甗楚質

素器曰陶素子建武帝鏡名曰金炯上又曰壽光

先生上葦器圓曰簞公羊方曰筥上奇巧扇名曰

莫難扇陸贄浴牀曰招廣雅牀輦曰簣說文牀前

木曰杠上竹席曰筵上

右器皿動用

盛治具曰盛帷帳共具史荆設帷席曰張坐

臥王莽陳設曰帷帳具置前五上夜排設了曰宿

置王元帳設偏曰裒以藻繡班東都賦又曰絡

以編連上絡繞也牀榻曰文施夢承塵曰朱塵

選十衆物曰簾鑪茵突得垂簾曰縣簿莊燈曰

朱火傳毅張綵作臺闕曰繒臺繒闕李旋作幸

處宮殿曰帷宮帳殿使行幕曰步幃石官就帷

帳等曰百官並共武何列帳惟相連曰延帳接杼

顏延旋絞亭幄曰離榭修幕宋玉燈油曰蘭膏

張茂帷曰薛帷楚侈陳設曰柱檻衣以綈錦董

無足曰燈呂靜韻集有足曰錠上華燈曰金羊

燈後李尤銘最華帳曰甲帳漢武故次帳曰乙

帳上自枕曰角枕詩奇枕材曰瓊材後張奇枕

曰長生之枕梁元帝盛供具曰華蓐繡幃七大燭

曰賁燭禮供具曰具幄幕器用左

右圖畫屏障

舟車類凡四篇

左腴

挾輶

漢雋

車兩

書敘

車輿乘載 舟船帆席

挾輶隱十一穎考叔挾輶以走輶錫鸞和鈴桓

鈴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魚軒閑二歸夫人魚

飾在游動皆有聲錫音揚魚軒閑二歸夫人魚

蕩公傳三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園蕩公鞞鞞

鞞鞞在後日鞞言駕乘修備鞞音顯朝音寅去

載燧文十命風駕載燧謂命諸侯從田者汰輶

也素車樸馬哀二素車樸馬無入于兆謂載柩之喪車也

右挾輶

車兩貨殖傳牛車千兩師古曰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車輪兩兩而偶轉轂

又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  
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乘傳**  
高紀乘傳詣緄陽如淳曰律四

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三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

傳者若今之駢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冠蓋相望  
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駢騎傳張戀反冠蓋相望

結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於道也

傳置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太僕以軫獵車奉迎曾孫李奇曰軫獵車輕車紀

出師盧曰時未備天手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驂乘元紀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

傾側是以戎事則獲車右其餘則曰一封軺傳

平紀在所爲駕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

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

各二中央一也輶傳兩馬再封之一馬  
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輶車而乘傳  
立輶併

馬又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輶併馬服虔曰輶音謹立乘小車也

併馬騶駕也師中武備后傳軒中得幸師古  
古曰併步鼎反曰南謂軒卓即今之施爐

者與轍禮樂志象輿轍如淳曰輿僕人角輪五

志匹馬解輪無反者師  
古曰解隻也解居宜反  
車食貨志輶輶車輶  
古曰輶小車也輶

也伏熊軾者車前橫  
軾為伏熊之形也  
輿轎嚴助傳輿轎而踰領  
過領戲車  
衛綰傳以戲車為郎郎古  
耳戲車  
曰戲車若今之弄車之伎  
廚車  
輦傳  
載屈楚廚車以狗師騎置  
李陵傳因騎置以聞  
古曰廚車載食之車  
騎置  
師古曰騎置謂驛騎  
也小馬車  
霍光傳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  
下馬高三趣駕  
朱博傳告外趣駕  
藩車  
陳遵傳  
尺以駕輦  
趣駕  
師古曰趣讀曰從  
藩車  
乘藩車  
師古曰藩車車  
縣車  
薛廣德傳縣其安車傳子  
之有扉蔽者  
縣車  
孫卿古曰縣其所賜安車  
以示榮幸也致仕  
轂擊  
師古云轂擊言使車交  
縣車蓋亦古法  
轂擊  
師古云轂擊言使車交  
馳其轂  
綠車  
舍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  
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  
晉  
灼曰漢法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  
五樂車

濯船為黃頭郎師擊權厥助傳水

右車兩

車曰轉轂史平車轅曰軻思玄車軛曰胸左車

轍曰車通史天官選車轄曰軼一車頭曰轄田

轡音以脂膏車曰猗膏棘軸田車上物曰苗馮

成數車曰兼兩選二婦人所乘車曰版輿潘安

呼人軒車曰文軒崔駰使者車曰翹車選二又

曰輕車曰輪車八選轎子曰輿轎主車卒曰廝

輿之卒上車至小曰車如雞棲陳樊車馬曰駕

馬稜車四列裝車曰朱丹其轂解車扼曰楅平于

並車曰連楅上又曰方轅接軫上車飾色曰縹

軛紺轅潘岳併車般載曰輦馬驪馬寇並駕曰潘

夏方駕上牛車曰乘堅驅駿儀孝車油器曰輶

史緩行車曰輕輿安轡左思吳都

右車輿乘載

吳船曰餘皇馬融船有窓曰舩船選謝泛舟曰浮

文鷁相呼人舟曰鷁首上併兩船曰方舩雅又

曰艚選二舟度曰旂李船纜曰綽何干綽舟曰

行艦謝瞻舟楫曰柁上船頭曰艦選江舟尾

曰軸上行舟曰發權上水曰迎流沈亞檣上

胡人曰五兩賦帆柱曰檣上整船向岸曰檣項

紀儀好船曰犀舟勁檣張衡積數數船曰若干丈

貨主用楫及洗船人曰楫濯上劉船上插羽

曰旌上柁曰柁上上大可並小舟曰連舩舟

恭反總言舟曰越舩蜀舩淮南行船順風曰逢

善風後西桂帆繩曰長綯綯所行舟所用曰桂

擢蘭棹上棹亦叩船舩曰鼓棹居船曰三翼

張景陽行舟人曰淵客榜人上榜補又曰篙工

楫師吳都大舩曰弘舩巨艦上並船曰連軸接

艦上舟楫曰艦棹連惠舟宿止曰棲薄上引王

侯舟大夫職曰擁鍾鍾說苑又縣令之職曰帆

桴上王侯舟曰青翰之舟上船上重屋曰飛盧

文船上侯望屋曰翟室上江中舟曰艦說文

右舟船帆席

修辭指南卷第五



修辭指南卷第六

皇明國子監



音樂部

凡五篇  
不分類

爾雅

釋樂

左腴

六羽

漢雋

五樂

書敘

歌樂名器 樂工倡妓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

之柳皆五音之別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

七大琴謂之離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

五大鼓謂之鼗鼓長八尺小者謂之應詩曰應

大磬謂之磬形似琴大笙謂之巢列管

管端大者以玉石為之小者謂之和十三簧者鄉射記曰

箎謂之沂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

云八孔大塤謂之塤塤燒土為之大如鴝子

如雞子大鐘謂之鏞書曰鏞音博以間其中謂之

剽小者謂之棧大簫謂之言編二十三管小者

謂之筊十六管長尺二大管謂之簫管長尺圍

為底賈氏以其中謂之簞小者謂之簞大簞謂

之產簞如笛三孔而短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

約徒鼓瑟謂之步獨作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

謠詩云我徒擊鼓謂之嘒詩云或徒鼓鐘謂之

修徒鼓磬謂之卷未見義所以鼓祝謂之止祝

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所以鼓

敵謂之鼗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鉦鉦大鼗

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麻者音概而長也和樂謂

之水

右釋樂

初獻六羽隱五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佾而

仲子立廟問羽數於歌舞不倦莊二十歌舞不

故曰歌舞樂備莊二十一謂燕享之時備歷代





奏登歌猶古休成又登歌再終下奏休成永安  
清廟之樂也東廟坐定奏壽人又周有房中樂  
永樂之樂美禮已成也安世樂又孝惠二  
凡樂楚聲所生禮不忘本高安世樂又孝惠二  
祖樂楚聲所生禮不忘本高安世樂又孝惠二  
管更侯寬備其蕭樂府又武帝定郊祀之禮乃  
天馬又元符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景星又元  
年得鼎齊房又元封二年芝草朝隴首又元  
復陰作象載瑜又太始三年行幸八溢又千童羅  
師古曰益珍磬金鼓又師古曰珍美銷玉又展  
與倫同玉鳴聲也依韋饗昭不相乖離也饗讀曰  
律銷玉鳴聲也依韋饗昭不相乖離也饗讀曰  
日銷玉鳴聲也依韋饗昭不相乖離也饗讀曰  
響昭明也言雅聲遠姚又師古曰姚標雅材又  
聲昭明也言雅聲遠姚又師古曰姚標雅材又  
間獻王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  
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  
然不楚鞞韋文志楚鞞二十五篇師古曰鞞以  
常御楚鞞韋文志楚鞞二十五篇師古曰鞞以  
洪鍾河東賦鳴洪鍾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  
鐘左五鍾皆應入則撞鳴籟子虛賦吹鳴籟之  
鍾左五鍾皆應入則撞鳴籟子虛賦吹鳴籟之  
小又粵祠雞卜李奇曰謳者武衛后傳為平陽  
謳者武衛后傳為平陽  
歌曰朝儀叔孫通傳絲最又為絲最者師古曰齊  
謳者武衛后傳為平陽  
習禮儀其中也春秋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  
尊卑之次也春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  
同並子悅臚句又臚句傳蘇林曰上為句也歌閑  
反如說是臚句又臚句傳蘇林曰上為句也歌閑

張良傳歌數闕師古吹簫周勃傳常以吹簫  
曰闕蓋也曲終為闕師古吹簫周勃傳常以吹簫  
簫以樂喪賓倚瑟曰張釋之上自倚瑟而歌李奇  
若樂人也倚瑟曰張釋之上自倚瑟而歌李奇  
瑟即今之以俳倡枚乘傳談笑倚瑟而歌李奇  
歌合曲也之俳倡枚乘傳談笑倚瑟而歌李奇  
覆東方朔傳上置諸物令闔射之故射覆別著  
又別著行相如傳為鼓一長行射覆別著  
也格五吾丘壽王傳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  
各行伍相各故言不用劉德曰格五基行簾日  
塞白乘伍至五格不得行故曰格五基行簾日  
今戲之露著張禹傳露著星宿下明立筮服虔曰  
塞得天氣也師古曰理絲竹淳又後堂理絲竹  
著草名也師古曰理絲竹淳又後堂理絲竹  
習樂為樂辟何武傳樂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  
理樂為樂辟何武傳樂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  
音傳漏師古曰傳漏漏在殿下誼班固通賦考  
古曰徒巴俞都盧西域傳師古曰巴俞都盧人  
歌曰徒巴俞都盧西域傳師古曰巴俞都盧人  
人所誼巴俞都盧西域傳師古曰巴俞都盧人  
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  
樂晉更曰都盧輕善綠者也李漫衍魚龍角抵之戲  
奇曰都盧輕善綠者也李漫衍魚龍角抵之戲  
又師古曰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  
尋是為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  
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成八丈出水放戲於庭  
作霧障日畢化黃龍八丈出水放戲於庭  
曜日光西京賦云黃龍八丈出水放戲於庭  
變而成龍即為此也

右五樂

衆音律人曰諸音家前李夫人稱謳唱曰吳歛蔡謳  
玉楚宋稱舞吹曰鄭舞趙蕭上小擊鼓曰疊鼓詩選  
舞曰萬上人盛飾曰隆冠文綴長樂俱作曰  
兢氣繁聲年又曰合變爭節上樂節奏曰節  
族安嚴稱琴曰愔愔之德九選又曰冠衆藝上樂器  
不中曰某皆敗其南匈奴書笙竿曰箛月歌聲  
善曰繞梁五列子長引聲曰曼聲上稱舞狀曰態  
有遺妍鮑明遠飲器曰翠樽彫觴七歌舞曰楚舞  
越吟吳都又曰東舞南歌魏文詩下作笙之竹  
曰孤篠上出陽笙底村曰懸匏上出沃笙甬曰味上  
畫笙最長管曰脩撾謂上下內碎又曰上簫上音同  
笙擗外餘管曰餘簫上將吹笙調氣曰噓噓理  
捻笙管曰擗纖翮音上將吹笙調氣曰噓噓理  
氣噓噓以熟銅爲簧曰熟簧上又曰幽  
簧上笛吹處穴曰上孔融笛末下穴聲曰商聲  
樂器材幹曰以危苦爲上康樂聲曰以悲哀  
爲主上稱琴曰琴德最優上撫琴指法曰樓槐  
樂持上結反上作樂曰以解嚴顏仁安俟曲而舞曰

案次而俟傳殺舞態曰軼態瑰姿上鼓琴曰抽  
琴命操燕城樂並作曰朋鳴輦作五張說食而作  
樂曰以樂侑食周但詞曰已聲夷辭沈亞作樂  
曰鳴簫吹芋楚辭席曰隆席上擊鼓曰椎鼓若干  
通後光琴曲和樂而作曰暢風俗琴曲憂愁而  
作曰操上琴之德曰宣和養氣種稟琵琶推手  
前曰琵琶名引手却曰琶上琵琶狀曰盤圓柄直  
賦云又曰龜腹鳳頸薛牧笛曰嶧桐嶰竹歐陽  
書歡樂曰樂只衍而左思辭飲燕曰以道德燕  
三百五十五  
人孔叢書樂曰鵠絃鶴操劉孝舞之狀曰秋葯  
被風淮南箏曰仁智之器曹毗箏之狀曰坎侯風俗  
笙侯之狀曰龍身鳳形賦箏之狀曰筑身俗  
通吹聲曰嘯莊子稱嘯曰契神之音桓玄樂曰  
繁弦疎管蘇源任意取樂曰爛熳之樂列女  
右歌樂名器  
樂工長曰樂正禮樂人曰諧臣顧官結樂官曰  
伶人左又曰俳兒優子郝虔吹樂器人曰弦工  
藝人分廂曰東西朋上說顚話人曰談優蔡

雜伎曰作角抵優俳之觀李斯面具曰假面韋昭帶

面具人曰象人漢書踏軟索曰復索西京上竿巧

技曰跟挂腹旋傳玄西上竿曰尋撞西京稱妓

人曰狀若飛仙夏仲御又曰妙妓張華妓樂

曰歌兒舞女元結又曰材童妙妓傳玄又曰妙音

木舞魏劉邵弄傀儡子曰弄木偶崔彥妓樂盛

曰奇倡怪伎裴矩踏索交席曰舞絙平子東女樂

之害曰蠱心喪志賈會倡婦鞋曰利屣史記

右樂工倡伎

修辭指南卷第六

修辭指南卷第六

吳雅寫  
袁宏刻

修辭指南卷第七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軍旅部

兵戎類凡五篇

爾雅

講武

左腴

大閱

漢雋

五兵

書敘

軍兵器用 將領卒伍

春獵為蒐搜索取夏獵為苗為苗稼秋獵為獮

順殺冬獵為狩得獸取之宵田為獠管子曰獠

氣也江東亦呼獵為獠音遼也火田為狩獵亦為狩

乃立冢冢士大社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

社而後出謂之宜有所謂宜乎社振旅闐闐振

軍于鄭國之市 臣竄窺固壘而持之三日必

五兵百官表教以五兵師古曰三尺高紀提三

得出不關今飲飛服宜紀應募飲飛射士羽林張兒  
不樂也 飲飛服宜紀應募飲飛射士羽林張兒  
如中流兩蛟氏春秋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下  
江中流兩蛟氏春秋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下  
之飛相近許慎云以執利後世以爲勇力之官故茲  
飲音相近許慎云以執利後世以爲勇力之官故茲  
力人飲以官名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古曰取古勇  
其便人校輕疾若飛故號爲飛也亦因取古曰取古勇  
客大校輕疾若飛故號爲飛也亦因取古曰取古勇  
校人職云六師古曰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校獵紀  
者人職云六師古曰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校獵紀  
安微李奇曰以五校出也而獵取也子虛賦天子獵  
相貫李奇曰以五校出也而獵取也子虛賦天子獵  
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或  
我故呼爲名也非以獵馬爲稱校以養馬械劍文天

弩關馬昭紀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  
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代之武馬及所養者主馬  
常擬軍與者若近代之武馬及所養者主馬  
甲冑也執銳謂之兵也車騎也諸榮紀發車騎  
聖執銳謂之兵也車騎也諸榮紀發車騎  
晏曰泉勇也若六博之象也 被堅執銳  
又北貉燕人來塞郡 部署又分部署將師古  
將軍則習船邊郡 部署又分部署將師古  
水虞則習船邊郡 部署又分部署將師古  
陳常以入力者張晏曰官騎士官應巴蜀材  
官有材力者張晏曰官騎士官應巴蜀材  
而統項也黎者統也蓋爲結銜之語繫於項者  
結項也黎者統也蓋爲結銜之語繫於項者  
不統項也黎者統也蓋爲結銜之語繫於項者  
人劍也 三 偃旗又夜引軍從他 街枚又章即夜  
人劍也 三 偃旗又夜引軍從他 街枚又章即夜

萬師校獵賦方千闔又檣槍爲闔孟康曰闔  
萬師校獵賦方千闔又檣槍爲闔孟康曰闔  
也垣 天狼威弧 晉灼曰有狼狼之星也遺鏃  
論無亡矢遺鏃之費灼曰有狼狼之星也遺鏃  
古曰鏃矢遺鏃之費灼曰有狼狼之星也遺鏃  
授棘矜不敵也鈎戟也棘矜也鈎戟也棘矜也  
之把古曰鈎戟也棘矜也鈎戟也棘矜也鈎戟也  
也把古曰鈎戟也棘矜也鈎戟也棘矜也鈎戟也  
讀之者爲負謂長巾反鈎曲也棘矜也鈎戟也  
罪罰而 白挺 表陳吳奮非也今適成又適成  
行也 白挺 表陳吳奮非也今適成又適成  
陳勝傳尉劍挺大扶也 白挺 表陳吳奮非也  
復相聚也 蒼頭軍 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  
曰復相聚也 蒼頭軍 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也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步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即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盛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馬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黃帝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支下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也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下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地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草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文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志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志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雄戰 劍又建

五  
百  
九  
十

修辭指因來士

†

車樂堂

六百八

修辭指南卷七

+

五、**王**



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  
 木兵器所資故止於此時鬼彌治兵也蒐獵索  
 也取不孕者**校**衛青傳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  
 彌應殺氣也**校**管墨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  
 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笏軍一**櫓**劉屈氂傳以  
 核則別為幡耳不名其校也**櫓**牛車為櫓師  
 古曰櫓指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支兵**趙充國  
 櫓用自蔽也一說曰望敵之樓也**支兵**傳充國  
 子叩將期門位飛羽林**木樵**古曰樵與譙同謂  
 派兒胡越騎為支兵**木樵**古曰樵與譙同謂  
 為高木以**校聯**又校聯不絕師古曰校為用木  
 望敵也**校聯**自相貫穿以為國者亦猶周易  
 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工馬之政六廐成校  
 蓋用關械閑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  
 謂以木相貫連閑禽獸也今**弧弓**韓安國傳弋  
 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弧弓**射獵師古  
 曰以木曰**弧****玄甲**霍去病傳發屬國玄甲軍師  
 以角曰弓**玄甲**古曰玄甲謂甲上之黑也也  
 九  
 三  
 稅介序贊稅介免胃師古**元戎**董賢傳統師元  
 大衆**將屯**傳寬傳為代相國將屯師古曰時代  
 也此屯**鉤鐔**韓延壽傳繕作刀劍鉤鐔師古曰  
 兵也**鉤鐔**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  
 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負簡**又抱韋負簡師  
 劍而小鐔音旌又音尋**負簡**古曰簡盛弩矢  
 者也其**拔距**甘廷壽傳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師  
 形架桶**拔距**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  
 罪以為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赤白囊**  
 力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赤白囊**  
 丙吉傳驛騎持赤**白****置校**陳湯傳益置楊威白  
 囊邊郡發奔命書**置校**虎合騎之校師古曰  
 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羽獵**楊雄傳  
 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羽獵**其十二  
 月羽獵服虔**控弦**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  
 曰士負羽

弓服刀西域傳兵有矛服刀劍劉德曰服刀者服也師古曰拍音知

### 右五兵

藏弓曰韃左造弓弩曰及時力伍子胥弩牙曰機

又曰金機命弓不走曰張不流下角之妙

曰青白而曲末上弓角奇者曰駢牛之角傳外

筋奇者曰荆縻之筋上弓膠奇者曰烏號之柘

弓材皆奇者曰鍊材上筋皮曰剽筋壽革劉禹錫

矢服曰竿左又曰步义漢制藏箭曰韞左響

箭曰鳴鏑飛箭曰流矢上箭幹之妙曰赤黑而

陽聲考工稱好箭曰鴻殺相稱上擗箭曰撓之

上矢之善者曰騶鼂兵器曰鬬器趙充國以繩纏

劒把曰崩綏文田數甲楯曰若干被周勃被乾飯

曰糲王莽藥箭曰以毒藥傳矢恭狀羅鼓曰征鼙選

十正弓弩器曰排檄荀性奇弓曰燕角之弧列

奇箭曰朔蓬之簞上弩發箭處曰綦潘岳以石

擊物曰礮石上礮晉載弩車曰塼平西射

雉弩名曰黃間潘岳射雉弩矢曰剛挂上楯脊曰

楯瓦左矢鏃曰匕上劒鼻曰璚音衛又曰瑒

上弓刀曰吳戈秦弓楚甲曰犀甲上裝成劒曰

貝劒異著練袍曰被練上玉裝劒曰玉貝寶

劒王莽白旗子類曰前茅慮無左弓衣曰攷左劒

口曰鐔呂靜劒鞘曰室方劒兩刃曰臘周官

劒握曰莖上劒事曰鐵英金類上越絕書下

曰齊金楚鐵上管子堯釜釜曰首鎧文弓末曰簫

名擇弓中央把曰弣上弣淨弓閃面曰淵上盛弩

矢器曰欄呂屬弩矢於弦曰注左兵車曰廣

車止以殺血豐鍾曰落左慶鍾成曰饗某以落

之上兵懋曰釋甲絆馬左

### 右軍兵器用

大將曰督帥後郭國威統軍曰貴將取所寵將

曰愛將高唐專任之將曰裨將李光又曰偏裨

上引主兵出曰專軍別將後郭披帶曰擐甲介

馬何進將自同士卒曰絕甘分少馬遷孝經

絕甘少將之子曰將種史文軍行以車為門曰轅

門紀又曰虎門宏禁兵營曰禁營潘開兵之長

帥曰兵長潘兵衆曰武旅劉禹稱武勇人曰軍



修辭指南卷十

事

王樂堂

條歸指兩卷七

生

五樂堂

幕沙北驚入余吾甚言**石磧輜破穹廬**又評輜其大破死亡滿古廣字

穹廬輜也輜扶又有其輜於云反**漂鹵**過秦論

血可以浮看言殺人者也其特起陳勝傳泰嘉等項軍答先嘗張耳傳張歷陳釋先嘗秦軍為從頭特起與諸侯為從孟康曰南北為從東山為項龍傳與諸侯為從孟康曰南北為從東山為

阮又已拔皆阮之師古園陳又為國陳外嚮師

之也外嚮謂兵快戰又願為諸被創蕭何傳曹

刀皆在外也又發縱指不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

十發縱謂解繼而放之也今俗言放狗縱子用

反而讀者乃為蹶蹶之蹶非也書本皆汗馬未

不為蹶字自有逐蹶之狗不待人發也

有汗馬推鋒吳王傳比年血刃又兵可毋血刃

之勞謂殺傷人爭鋒張良傳慎毋殊死戰韓信

血刃謂殺傷人爭鋒張良傳慎毋殊死戰韓信

而刃著血也絕也謂決意必死効首虜又軍無効首之虜

皆殊死戰師古曰殊効首虜師古曰言行草中

使草偃臥故歐市人而戰又所謂歐市人而戰

云効首虜也練散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

習散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

又宜掃淮南之衆帥古曰掃悉衆南之衆

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為悉衆南之衆

矢石叔孫通傳漢王方蒙矢石爭肝腦塗地敬

矢石天下師古曰蒙猶披也冒也肝腦塗地敬

蘇武傳常顙肝腦塗地暴骸又暴骸

傳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又暴骸

蘇武傳常顙肝腦塗地又暴骸

吉曰疾傷也請命劇通傳為百姓請命師古

主五樂堂

死亡故命席勝又乘利席勝師古曰席折北又折  
云請命古曰折傳刃又不敢傳刀於公之腹李奇  
拔也北奔也傳史奪便師古曰其傳自奪便陷陳  
師古曰本傳史奪便師古曰其傳自奪便陷陳  
反字本傳史奪便師古曰其傳自奪便陷陳  
以被陷兩陳得陷堅常陷堅極武陸賈傳夫差  
亡最周勃傳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  
最者凡也總言其殿又擊章邯邯最師古曰  
攻戰克獲之數被傳暴冠軍又布也謂鎮軍後古  
丁見敵反露布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軍之反中率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最也師古曰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侯也師古曰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科著在法令者也中付仲反  
古曰自當功過相勝也威稜李奇曰威稜平鄰國  
不能勝功過相勝也威稜李奇曰威稜平鄰國  
曰後過當言其病所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猶動也過當言其病所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於所過也過當言其病所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而殺過也過當言其病所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師古曰世謂盡死役人為慶蘭下晉灼  
而多殺也今俗謂盡死役人為慶蘭下晉灼  
殺多殺也今俗謂盡死役人為慶蘭下晉灼  
謂一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者曰慶一級故右  
武公孫弘傳守成上名生一武師武節相如  
節公孫弘傳守成上名生一武師武節相如  
逝森橫草功終軍傳中使草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  
失亡杜周傳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言  
失亡杜周傳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言

械飾吾丘壽王傳機變械飾吾丘壽王傳機變  
衡衡所以相破害之具衡行則中絕師古曰  
橫也厭難辛慶忌傳折衝厭難師古曰  
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又合疏捕又合疏捕  
勝謂謂於廟堂而勝敵也疏捕又合疏捕又合疏捕  
索也古曰疏捕而捕之也梟俊陳湯傳梟俊禽敵之  
跡言尋跡而捕之也梟俊陳湯傳梟俊禽敵之  
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畔敵乃有畔敵之  
春秋左氏傳曰俊謂敵之魁率畔敵乃有畔敵之  
名如淳曰不敵當武僉武僉精兵折衝李尋傳  
敵攻戰為畔敵也武僉武僉精兵折衝李尋傳  
欲衝突為畔敵也武僉武僉精兵折衝李尋傳  
合交謂批難王莽傳批難之合交謂批難之  
兵交謂批難王莽傳批難之合交謂批難之  
謂據險而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距  
以距鋌癰癰又充鋌癰者孟康曰鋌者馬脊創  
敵以距鋌癰癰又充鋌癰者孟康曰鋌者馬脊創  
戰爭曰當百死之陳後論又曰控弦抗戈南匈奴  
又曰臨場決敵劉軍盡力死戰曰致死趙充國  
被傷多曰身如刻漆周泰傳兵氣盛曰兵氣靈  
震書必勝曰前無生寇策表孫圍合曰兵陳  
四周孫請與兵曰請師期融將舉兵曰勅其嚴  
兵馬劉表某治兵曰令繕將進左逐北之勢曰  
東馬懸鋒戰勝歸曰凱旋唐土爭競曰西岳



東琴選盧諶詩蘭事敦弩侯之曰機毒矢以待之敗曰

兵破士北唐馮又曰折劒馮圍不宜急曰宜少寬

挺緩城又曰寬挺傳勝夷狄曰繫頸顙而繫北

閼後西軍刑曰遁北之刑兵畧自言功高曰今

日我上也左囚虜自稱曰累臣左禽獲者曰累

囚上兵將潰曰無守心上被禽縛曰皆衿甲面

縛上責兵不勇曰盡客氣也奮兵曰提劍揮

鼓紹又曰援斧擐甲上獻捷音曰吉語漢陳

右戰爭勝負

修辭指南卷七

五

五樂堂

側手歐人曰臂掇某公羊某其人密伺擊人曰狙擊

張貸死曰賒死秋仁其罪大曰罪至十族外囚

絞斬曰棄市後靈殺僂之曰劉思玄飲鴆藥曰

乳藥陳蕃決殺人曰死杖下球陽被責自殺曰就外

草自屏強呂決死刑與食曰刑官屬具饌送之宣董

誅殺虜多曰朝鼎夕砧蘇凌遲人曰剝面勞腦

者唐官又曰支革判解後西受誅之狀曰數躬中

體諱誅殺曰斬斷殖醢後東爭飲食曰狗彘之

勇荀榮賜劒死曰賜之屬鏤以死左絞死曰絞

縊以戮上鬪之狀曰麤聲奮態沈亞就戮曰伏

毆刀後虞被傷曰身有金夷張戮人血流曰流

血丹地王斬刑曰殊死後光被刺未死曰未殊

後來打人曰鞭撲交下後列請誅曰席藁請罪

雖血污色曰朱殷左以血塗鼓曰蒙上將受誅

之備曰棺絮在後漢張誅之曰汚蕭斧陳琳折

人骨殺之曰櫓幹而殺之羊擊擊殺曰擊而殺

之上戮而榜之曰加木左俟時戮之曰大刑將

至上戮誅皆盡曰無噍類唐武

修辭指南卷七

五

五樂堂

右誅戮鬪擊

使異國曰信使如相又曰建節銜命寇譯語人曰

舌人杜牧又曰譯官如公言譯語曰吏譯後遠夷

詩掌四夷樂官曰鞮鞞氏禮周四夷曰外臣匈奴東

夷之樂曰昧禮南蠻之樂曰任上總言夷樂曰

禁昧班周又曰昧任昧禁之曲左思又曰

狄鞮之倡如相西戎之樂曰狄鞮郭璞扶婁國

所在曰南垂之南王向化來朝曰歸日出

主後遠夷極西蠻所在曰日入之部上荒服

外所食曰不見鹽穀上歸化曰長願臣僕上東

方曰夷公南方曰蠻上西方曰戎上北方曰狄

上異國入貢所乘曰毛車十洲記外國占宜入貢

侯曰東風入律後漢遠國朝貢所經曰災風弱水

梁元帝職又曰身熱頭痛又曰濟弱水上

揀物入貢曰搜奇蘊上匈奴曰降奴上匈奴宗

族曰宗種匈奴西戎食曰湮酪皮毳之食杜夷蠻

謝罪儀曰脫帽避帳匈奴蠻夷向化曰改襟輸

寶後南夷狄曰殊方偏國列蠻夷首曰穹居之

君顏延又曰卉服之酋上僻遠異國曰偏譯後

夷蠻販人曰鳥獸之氓太冲蠻夷大族曰貴落

下蠻夷贖罪貨曰倭何承天蠻夷北狄曰瓊鄉

劉孝書南方夷語曰言語嘍嘍吳道元異國非

久留處曰毳幙難淹劉孝儀又曰酪漿易厭上

異國入朝曰月窟向風夷狄衣曰荷旃

被毳王又曰以毛毳為衣後漢上貢曰飛苞驛

能夢譯語人曰象胥禮夷狄之法曰戎索傳

右夷狄蠻貊

西北邊曰二垂詩邊郡曰障徼王虜窺犯曰覲

邊張習邊利曰狃伏邊利後西軍前多急奏曰

羽書日聞西羌備邊曰嚴塞明候南匈奴久任邊

郡曰典邊日久上邊安曰無足馬之蹤上邊境

不寧曰疆場日駭左近有北事曰日者北邊有

釁戎狄侵邊曰疽食浸淫西羌邊之事曰寒

候將革極邊曰被邊韓王帥乏人曰無良邊

陞士傳治邊之職曰增陴繕械唐崔外界人曰

徼人後叩邊曰欵塞江總事兩國人曰兩

屬漢樓與邊人交易曰互市吳周

右邊垂疆境

盟要類凡二篇

左腴

交質

書敘

盟誓要約

交質隱三周鄭交質謂交請成隱六鄭伯請成

請與講渝盟桓元盟曰渝盟行成莊四使行人

楚為許賂傳十五王晉侯許賂中承命又取不稿  
成師謂二十六公使展喜盟府謂司盟在盟府要  
言約之二十八載書要郊勞傳三十三自郊勞至  
勞去來繼舊好又四衛衛武子來聘公與之宴  
盟主文六秦繆之武子來聘公與之宴  
諸侯弗與成與成崇秦與國也唯命宣十二  
命是聽又兩釋成三兩釋累囚會所成十一  
亦唯命又兩釋謂皆釋之也會所成十一  
處之背成又秦伯歸而皆晉成聽成伯成十二  
成聽猶受得請成十六承祭君之命以請借助  
地謂受成得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借助  
襄四節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故邑杖  
信襄八枝莫如信言人駢旒之盟襄十王賴之  
之盟駢旒牛也言如信駢旒之盟襄十王賴之  
得重盟不以犬雞舉其契又王叔氏與伯與合  
契要約有繫昭元吳濮有徹命昭二徹命弘  
之辭也有繫昭元吳濮有徹命昭二徹命弘  
使言得達拜德昭十六吾子靖難敢不矯命  
十七矯子之命以滅尋盟昭三十二冬十一月  
三族謂詐稱命令也尋盟昭三十二冬十一月  
師合諸侯之大盟謂于犯盟誓  
夫于秋泉尋盟干盟謂于犯盟誓

結好曰要結好命左誓不廢命曰有死無貲

右交質

不可信曰不可以盟羈也有畏竊盟曰匱盟  
上券契曰質要上誓言曰陰有宰物者裴延指  
誓曰某在此不敢食言彭相盟約曰結言立  
契約曰要領又大又曰要束漢所不遣子曰留  
子融誓不北行曰毋北行一寸信約信曰誓上  
泣牲曰盟上設盟而用犬豕雞曰三物詩  
右盟誓要約

修辭指南卷第七

修辭指南卷第七

章

五樂堂

吳曜寫  
章儒刻

修辭指南卷第八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草木部

蔬穀類 凡五篇

爾雅

釋草

左腴

滋蔓

漢雋

薦莽

書敘

花卉蔬藥 五穀薪蒸

霍山韭茗山葱勤山薺蒿山蒜今山中多有此

種者茗葱歸今似山薺當歸當椒木檣

細莖大葉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木山薺

楓木檣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木山薺

木似薺一名山薺今呼之楊杞薺今呼之馬薺今呼之王薺

王薺似薺一名山薺今呼之楊杞薺今呼之馬薺今呼之王薺

蔞薺似薺亦繁齧蓬蒿蓬蒿今人呼青蒿香

牡荻無子齧彫蓬蒿蓬蒿今人呼青蒿香

似龍須可以為勤鼠尾可以為疥莫大齊似齊

之曰出好者勤鼠尾可以為疥莫大齊似齊

星蘇樓辦細刺可以染赤大有孟狼尾似

羸之實枯樓今齊人呼茶苦菜詩曰誰謂茶

華今荒節間又似花方莖白華鵲綬色似

桑稷今江東人衆稷謂戎叔謂之荏菹豆也

升草呼粟為桑衆稷謂戎叔謂之荏菹豆也

荻一名蟾蟾今江東莽馬帚似著可以菴懷

半未荻牛斬今馬斬葉細銳葵蘆葩蘆宜為

屬紫華大根漬灌詳茵芝華瑞草筍竹萌

者蕩竹別名儀禮曰蕩在建我蘿今莪莪

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

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

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

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

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

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

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

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芄

五樂堂

10

名馬林 疎菰未開 赤袍薊即上薊 苑奚顆凍款凍也紫赤華

廣雅云 中蘗地草也似蓋今江東名為小者 蘗

水生 大小敢小葉未開 苕陵苕一名陵時 黃華蕤白華

異名 荻亦不同音沛 蘗從水生生於水 薇垂水生於水邊 薛

山麻 似人家麻 莽數節竹類也節間促 桃枝四寸有節

今挑枝節間 粼堅中竹類也實 簡荼中空言其中 仲

相去多四寸 無筯亦竹類 篴箭萌萌筍屬也周禮 篠箭別二名

未詳 枹霍首素華軌輟皆未詳 芑夫王芑草生海邊似

人采以爲席 蓁月爾似紫蓁可食 葢馬藍今大葉冬藍也 姚莖

爲席 涂薺未詳 卞地黄一名地隨 蒙王女蒙即唐也女蘿別名

拔龍葛 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 遼牡茅白茅

屬 蒼耳苓耳爲常菜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

如盤 蕨驚廣雅云紫蓁非也初生 蕎邛鉅今藥草大戟也

本草 繁由胡未詳 忘杜榮今忘草似茅皮可 稂童

梁 類也 蔗庶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 的藪

即連 購蒭萋蒭萋蔓蒿也生田初 刻勃茆一名

實也 石芸本 萋繞棘菀而黃其上謂之刺燕 蕭萩即華海藻

策刺 北朝鮮之間曰藻見方言



藥草也一名海蘿如長楚鉞芟今羊桃也或曰  
白子如小薔大苦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  
麥亦似桃黃莖亦有節節有枝相當或  
二葉似呼為蝦若苜馬馬馬車前今車前草大葉長  
地黃呼為蝦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夫所帶糾青  
綸組綸組也海中草生彩帛似帛布似布華山  
有之草葉有象布帛者因芄東蠶詳未絲馬羊齒  
草細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麋  
江東呼為鷹齒線者以取齒今活慶舌今  
春生葉有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名至秋光成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借通呼為蒿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其類皆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有芳秀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蘆葦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然則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生者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木華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宿莽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離騷云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名俗呼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根為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榮也詳未羣柜胸詳未羣之醜秋為蒿類也春  
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右釋草  
滋蔓隱元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蘋蘩蘊藻  
蘋大萍也紫薔蒿艾夷蘊崇  
也蘊藻聚藻也艾夷蘊崇  
夷之勿使能殖艾夷蘊崇  
夷殺也艾夷蘊崇  
及瓜艾夷蘊崇  
使周公開來聘享有呂歌白黑  
宣三蘭艾夷蘊崇  
有國香艾夷蘊崇  
樂濕之艾夷蘊崇  
藥也艾夷蘊崇  
以不辨菽麥成十八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  
亦不能辨菽麥成十八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  
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復故聲子將如晉遇  
子行也吾必復子班布也布荆落地而坐未及  
麥艾夷蘊崇  
彼驕反艾夷蘊崇  
藜藿艾夷蘊崇  
稻艾夷蘊崇  
蒲舟艾夷蘊崇  
新蒸艾夷蘊崇  
命游棘艾夷蘊崇

右滋蔓

薦芥

景紀或地鏡廣薦草芥水泉利而不得徒

金芝

宣紀金芝色像金也

乾也

師古曰報芋魁又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

牝荆

又荆荆之有子者曰根芝禮樂志根芝以

枯槁

木經冬零落者曰槁槁謂草垂穎又

秀垂穎

師古曰都荔都荔芳師古曰菜茹食

日葉未

頤都荔都荔芳師古曰菜茹食

志葉所

有駐師古曰摩無留夷子虛賦師古曰留

夷香草

也非辛結縷矣莎又師古曰結縷蔓生

夷草夷

乃樹耳結縷矣莎又師古曰結縷蔓生

則聲如

呼鼓等草兩幼童對衡之手鼓中央揭

車衡蘭

又應劭曰揭車一名槁本射干又師古

手類白

芷根似苧苧薑葉荷息者其根株則紫

說射干

即烏扇耳苧薑葉荷息者其根株則紫

色也

葉荷葉也根旁生歲持若孫又師古曰

持當為

符字之誤符蔣芋青蘋也又張揖曰蔣

鬼目也

歲之林反蔣芋青蘋也又張揖曰蔣

諸柘巴

又張揖曰巴且一名巴蕉藏其葉蔣

璞曰

藏其草中牛馬東牆彫胡又張揖曰東

子彫胡

蓮藕厥盧又張揖曰蓮藕之實也其根

菰米也

蓮藕厥盧又張揖曰蓮藕之實也其根

耳菴間

軒于又張揖曰菴間草也生水中菴音施

嚮布寫

又張揖曰嚮盛也師古曰嚮盛必

菲

又師古曰晚夢必新雉甘泉賦列新雉香

也

雄夷聲相近師古曰草藂生曰薄新雉

辛夷

耳為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

待風

緩華中齊也夫人之扶以扶風今孟康曰

也

駢鴟駢鴟謂不有駢鴟至死不飢師古

都安縣

有陽國志曰汝山郡樵蘇韓信傳樵蘇

薪也

蘇有根錯傳根著之徒師古曰草菅

取視也

根著有根錯傳根著之徒師古曰草菅

管然

若茅也艾不毛日西南夷傳不毛之地

木槿

別名曰日及又曰王蒸爾奇草木曰芳

草甘木

班固曰又曰嘉木芳草何蒼耳莖曰泉莖

列子

苒苒曰澤葵昭秀菊曰亭菊表宏芳草

日麗草

冬生花草曰寒卉蜀都書香草曰沅

芷

澧蘭詞以蕙束物曰蕙綢上九日送菊數

若干束

鍾文與遺菊語曰以助彭祖之術上忘

憂草名

曰萱草皋蘇應揚芙蕖曰澤芝注古今

曰水華

本草萬華術蔓菁曰封坊食辛菜曰食

煮家

雞頭曰雞冠又曰鷹啄草蒲白曰深蒲

馬融今 蒜曰西戎之蒜賦鈞薑曰南夷之薑上菜

時曰秋韭冬菁上都薑之用曰拂徹羶臠上芡

曰菽音役嫩菽曰牛角齊民要胡綏曰香綏

菜曰惟筍及蒲詩美菹曰玄圃鳳足之菹

北門之鼓上諸美菜曰白露之茹均吳好豉曰張掖

之蘇上又曰菜以筍蒲上菖蒲根曰昌本馬融澤

蘭曰蘭紅選江秦皮曰枰木鴻烈蟬殼曰蜩甲

宮固濟藥曰蓋封四際文韓湯曰柔湯淳于檳榔

曰檳門李當之黃連曰上草江淹黃連之効曰

禦藥辟妖上桂曰百藥之長文說亭薤曰苦草曠師

水藻曰惡草上蒺藜曰旱草上艾曰病草上

黃精曰太陽之草博物志鈎吻曰太陰之草上宜

男草曰鹿葱風土記支子曰木丹本草

右花卉蔬藥

稷秫黍稻麻大小豆麥曰九穀周禮稻黍稷梁

麥苽曰六穀上麻黍稷小麥豆曰五穀上禾曰

嘉穀文說稻曰嘉蔬禮稻之黏者曰秫古今禾之

黏者曰黍曰稷文說稷曰五穀之長上粟曰嘉穀

之實上稌曰床古今為飯美者曰山陽之稌呂

秋又曰玄山之梁依七又曰雍丘之梁左思黍稷

之總名曰梁楊泉物大豆曰菽廣雅豌豆曰留豆

大麥曰粦上小麥曰秣上瑞禾曰靈稼曹植

又曰合穎連莖上魏收後魏書 瑞苗稂之長曰

克箱尚書禾稈曰稊上粳米曰疎米家語菜豆曰

王芻離騷麥曰藭潘岳賦又曰穉平子南都稻

曰稌說文杭曰秬古玄反黑黍曰秬呂氏春秋胡豆曰國

豆鄴中記石稻麥時曰冬稌夏稌文說蒺梨曰薺

離米不啻量曰不稊高駢簸米曰鼓筴播精世問

撲檄碎木曰薪材陸龜蒙柴草曰芻茨薪蒸華陽

密大曰薪樂天小曰蒸上薪曰薪藁貨殖又曰薪

蘇本草

右五穀薪蒸

果木類 凡四篇

爾雅

釋木

子 178—496



為守宮槐葉畫屏宵炕槐葉畫屏日暮合而夜

小葉曰榎榎當為榎大而敲榎乃皮

而敲榎左傳曰使榎者為榎椅梓榎者為榎榎赤棟白

者棟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終

牛棘即馬棘也其灌木叢木詩曰集宛木苻婁

謂木病而長黃藹樹實繁抱道木魁謂樹木

枝節無枝條黃藹樹實繁抱道木魁謂樹木

結節曰盤械白榎榎小耳端紫赤可啖梨山檣

即今桑辨有甚榎辨牛女桑榎桑今俗呼桑樹

桑樹榆白粉粉榆先生葉却唐棣移似白楊江

常棣今山中有棣樹檟苦茶樹小似梔子冬

飲今俗早采者為茶晚取者檟樸心別名榮桐

為茗一名薊蜀人名之苦茶檟樸心別名榮桐

木即梧棧木干木檟樸心別名榮桐

及車木自樊神立死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詩云其木相磨榎榎者翳覆地者

謂其翳木相磨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曰茂言亦扶祝州木髦柔英皆未槐棘醜喬皆

棘桑柳醜條垂條椒檉醜貌今江東亦呼

而小赤色桃李醜核中人瓜曰華之桃曰膽

之棗李曰寔之植梨曰鑽之皆似梨而酢

禮小枝上繚為喬謂細枝皆繚上無枝為檉

檉直上木族生為灌族

右釋木

楠木莊三王遂行卒榛栗莊二十七女贊不過

墓木拱矣木拱矣合手曰拱庇焉而縱尋斧焉

文七宋成公將去之則木根無所庇廕矣此諺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木根無所庇廕矣此諺

所謂庇焉而縱尋桑宣二舍于翳桑謂觸槐宣

尋斧焉者也翳桑宣二舍于翳桑謂觸槐宣

鉅鹿觸美檟檟二初穆姜使擇美部婁無松柏

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榎榎者翳覆地者





馬融又曰玄林包竹上玄幽又曰奇樹玳果平子  
帝苑草木曰靈草神木班固又曰豐草茂樹上桂  
曰朱桂王文椒曰房椒楚祠又曰申椒上松曰霜  
下傑陶元亮早採者曰茶文說晚採者曰茗上桑曰  
神木典術箕榆曰白粉文說槐生五日曰兔目子莊  
季槐生十日曰鼠耳上好棗曰周文弱之棗仁安  
好李曰房陵朱仲之李上好梨曰張公大  
谷之梨上山梨曰亭上柿曰梁侯烏裨之柿仁安  
甘橘曰木奴江表奇果曰商山之果命七劈橘子  
曰披黃苞以授甘岳石榴曰丹若雜治棗曰新  
之禮治栗曰撰之上治桃曰膽之上治柰梨曰  
攢之上柿曰赤實果文說棗大而銳曰壺棗上棗  
乾曰棗脯史楚林檎曰黑檎廣大栗曰巨房之  
栗表淮觀柑子曰胡柑風石榴曰若榴廣又  
曰安石榴晉杏曰文杏西京雜記東柳曰吳  
椰選椰葉鹿梨曰穰詩又曰鼠梨上柚之精者  
曰甘吳柚出處曰雲夢之柚吳氏果子曰寒梨  
乾榛七甘棠梨曰杜梨上桃曰五木之精術典李

曰趙李上桂曰招搖之桂呂氏春秋椒實大者  
 曰繁玉衡好橘曰洞庭負霜之橘上好椒曰仇  
 池連蒂之椒上查橘等味曰蜚吻裂鼻柳子厚  
 右竹木瓜果  
 修辭指南卷第八  
 吳曜章  
 章權刻



**驚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  
**鵒**山雉者長尾今白鵒也江東呼為鵒亦名白雉  
**雉絕有力奮鬪**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即鷩也南方曰**鶡**東方曰**鷮**北方曰**鷦**西方曰**鷯**說四方鷽之名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其鼠為鼯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鼯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為鼯雖張氏地理記云才為牝牡**鵲鴝鵒**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或說曰鵲鵒鵒一名嬰弄**鵲鵒醜**  
其飛也翬上翬下翬鳶鳥醜其飛也翔布翅鷹隼醜其飛也翬鼓翅鳬鴈醜其足蹠蹠指間有蹠蹠屬相若其踵企飛却伸其脚跟企直烏鵲醜其掌縮飛縮脚腹下亢鳥龍謂喉嚨其蜚索索者受食之處別名索今江東呼振鶉子鳩鶉謂喉嚨駕子鶉別鶉為雛之名雉之暮子為鶉晚生者今呼為鶉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鳥少美長醜為鶉鶉鶉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鵂伯勞也似鵂鵂而大左傳曰伯趙是倉庚鵂黃也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云

鶴乘

車將戰周人受甲者皆曰使鶴余焉能戰

六鷁飛過宋都風也鳥鳥之聲襄十五齊師夜遁師曠曰鳥鳥

之聲樂蓋得先鳴襄二十一年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蓋比於雞鬪勝

而先鳴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鷹鷂逐鳥雀如  
先去聲如

之逐鳥  
雀也  
**公膳曰雙雞**襄二十  
八公膳  
日雙雞  
饗

去其肉而以其燕巢于幕又燕巢于幕鳥名官

昭十七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使昭子問焉曰

也我知之矣若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

五樂堂

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鳴

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矣鳩氏司寇也鶡鳩氏  
司事也五鳩鳩氏司心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

正度量夷民者也九苞爲  
爲鵠爲鵞昭二十  
九農正苞民無至者也一衛公

與華氏戰于楮丘鄭解頤爲鷄犧又賓孟適郊  
鷄其卽頤爲鷄鷄書陳名鷄犧兒雄雞自斷

其尾調之。傅者曰自彈其鐵也。孟鵬。鵲來巢。

介佳又季邱之雞圖

也此鳥外枯不在畜界一美三以作其類  
氏爲之曰鵙美七書郭人公孫彊鳥則擇木亨

一鳥則擇木而居，余翼而長之。

木豈能釋鳥兮。鳥豈能釋木。如所余翼而長之。

右鶴乘

神醫

威鳳晉灼曰鳳適巢探卵又毋得以春夏探卵古曰適牠狄

反  
梟鏡郊祀志柯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毋破鏡獸名食父如淳曰漢使

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梟雞五行志梟雞皆鳴師

古曰殊翁禮樂志赤鴈集六紛負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殊鴈鷖也言其文采殊異

也羽者曰翠翠子虛賦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青鳥似山雉而小冠背駿騏驎騏驎似山雉而小冠背

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白鵠駕鵠又師古曰白鵠水鳥也駕

野雙玄雉又師古曰鷓鴣也今關西昆雞

鷺又張揖曰昆雞似鶴  
鷺黃曰色也鷺鷥鳥鳳凰又張揖曰

五樂堂

有五采之鳥曰鷩鳥又張揖曰鷩鷩似鳳西方之鳥也鷩焦明交精旋

目又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  
師古曰今荆郢間有水鳥大於鷺而尾短目

旁毛長而旋鳴又師古曰鴻字  
鵠鵠也鵠俗爲獨豹者

也此其族目煩鶩庸渠又郭璞曰煩鶩鳬屬庸渠似箴莊

烏盞又張揖曰箴沘似魚虎而蒼喙喋菁藻明

交入黠色冠冠黠也虛虛滋也爵交菱菱又又師師古古曰曰咬咬天天實實校校獵獵賦賦追追天天實實應應助助

曰天寶雞  
見鳥又噍  
噍是鳴師  
爵允又三  
軍

與孟康曰允行也言三軍之盛窮闕異

禽獸使不得遂漏也師古曰穴音淫鳥之將  
羽化于宣宮兮應劭鳥鳥反騷徒恐羈鵠之將

羽化干宣宮兮應劭鵠  
易巽爲雞雞也鵠鳴兮師古曰鵠鵠

也鷓鴣鳥名買銳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  
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鷓鴣大系反鳴音桂鷓鴣字或  
作題亦音題鷓鴣飛肉中山王傳羽翻飛肉師古  
又音次銳音詭鷓鴣一鷓鴣陽傳鷓鴣鳥索百不  
羽翻扇揚一鷓鴣陽傳鷓鴣鳥索百不  
之故也鷓鴣比天子師古曰鷓鴣也如淳曰鷓鴣比  
諸侯屬也鷓鴣是大鳥而鷓鴣非鷓鴣也鷓鴣有文  
入誼舍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鷓鴣體有文色  
土俗因形名之曰鷓鴣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  
鷓鴣李廣傳射鷓鴣師古曰鷓鴣黃霸傳  
集也名鷓鴣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鷓鴣也師古曰非  
也鷓鴣音芬本作鷓鴣此通用耳鷓鴣雀大而色青出  
羌中鷓鴣武臣首云今俗所謂鷓鴣者鷓鴣音易  
其尾飾武臣首云今俗所謂鷓鴣者鷓鴣音易  
鷓鴣少應劭曰乘鷓鴣四鷓鴣也師古曰乘食証反  
行家息公孫弘傳政行家息師古也巢居穴處

右神爵

鳳曰仁智之禽中興又曰長離張平又曰雲作  
上魏雄曰鳳詩草蟲經又雌曰鳳上鳳雛曰鷺  
驚上鳳凰曰仁鳥福鳳背上有文曰牧選七鳳  
腹下文曰德上鶴曰九臯介鳥賦平子又曰仙禽  
選舞又曰仙人之騏驎和鶴鶴頸曰圓吭上鶴  
足曰修趾上鶴鳴曰唉上鸚鵡曰馴禽後七鴈

曰陽鳥郭又曰陽鴈得鷺曰鷓鴣七又曰玄應

選又曰玄鳥詩又曰鷓鴣詩鷓鴣曰匹鳥融鳩

曰搏穀雅鴨足下曰附經鷓鴣足下曰跂上百舌

鳥曰反舌今鳥死曰降禮鷓鴣斜視曰角睺鮑小

鳥曰蕃籬之鷓鴣宋鳥群曰鴻儔鷓鴣侶上蜀鳥獸

居處曰窠宿穴宅上水鳥之樂曰戲廣浮深木

悲禽曰孤鳴寡鷓鴣賦同蕭雉之翅曰藻翰潘鵲

曰乾鵲經淮南本母鷓鴣曰慈鷓鴣族上秦雞抱卵曰嘔

煖覆伏上雉遊子曰驍媒又曰義鳥上又曰

良遊上野雉曰原禽上鶯翅曰綺翼上鶯身文

曰繡頸袞背上雉身色曰青鞵丹臆上鞵夾雉

尾曰班尾上鷹曰瑤光元命鷓鴣曰慧鳥經鸚

鷓鴣又曰鸚母諸葛又曰能言鳥漢武子規亦曰

姊歸賦高唐鶯領曰鶯囊蟲魚鶯鷺曰潔鷺上射

雉蔽身物曰雉翳傳江表鵝曰舒鴈周鷺曰舒鳧

上文采鳥曰錦鳥異物鵲鳩曰田鵲物志異鳩

曰不噎之鳥續漢蝙蝠曰服翼上鳥哀其侶曰

啁啾之頃禮鶴狀曰紺頸頰首宋臨川鷺雉曰

排諧記雞烏曰孝烏成公綏

侍周書鳳見燕狀曰布翅

詩義疏  
州音  
鷗曰水鷗  
文  
綴射

雀巢

---

1

---

畜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s of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economies of the Asian countries. It shows that the crisi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es of the Asia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on the economies of the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IC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s of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economies of the Asian countries. It shows that the crisi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es of the Asia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on the economies of the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ICs).

五典堂

---

---

1

馬轡歷

獸其跡躔脚所踐處絕

凡其子麝其迹速絕有力麝

但重言耳牝麋其子麋其

羴羴牝狼其子獬絕有力迅

俗呼其跡迄絕有力欣豕子豬今亦曰

猶俗呼小穉子 幼最後生者俗 奏者

猪短頭  
豚威  
永生三  
縱二師  
一特  
多故別其

寢槽槽其所臥四獠皆白獠謂云有獠自

絕有力貌五尺者牝豕發五鬐虎竊毛

有貓有虎 獬豸也說曰 獬豸白豸黑 白豸能食

或曰豹白色者別名獬豸時南郡

經云出無前足晉大康七年召  
 黑虎檻得之狀如小虎而黑毛

多玄虎玄豹 豺無所足 陵扶夷縣 盪得

狗豹文有角兩脚即此種鼯鼠身長須

人謂之小驢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爲物殘賊熊虎醜

絕有力麕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 狸子隸合或

獬豸其雌者名羴今江獬豸一名羴

振其子穀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麝父麝足脚似麝有香麝才

似  
羆今山民呼羆虎之羆似狸大者爲羆并音岸麕大羊

麋大麋牛尾一角漢武帝初

然謂之麕麕大麕旄毛狗足旄長毛麕如

而黃今建平山中在此醫姓效煎而小毛鰓淺赤黃色俗呼為赤鰓



五樂堂

五樂堂

今之淺黃色  
一曰白牝二目白魚似魚目也詩  
者為騶馬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純尚戎事齊力尚田

獵齊足疾尚

摩牛出巴中爆牛即犂牛也領上肉爆朕起高

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擺牛擺牛庫小今之

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

下牛出廣魏牛即犍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

川高涼郡

獵牛鹿牛也髀膝撞牛今無犊牛詳角一俯一

仰觭牛角皆踴翬今堅黑脣停毛詩傳曰黃牛

黑脣低仰黑背抽眼背黑耳羣黑腹牧黑脚捲牛黑

所名其子犢今青州呼體長狝長身絕有力欣

羊牡玃謂吳羊牝羊詩曰群夏羊黑殺牡獮黑

也歸藏曰牝殺今人便以罪殺角不齊脆一短

兩壺兩獮爲白黑羊名

角三齋獮齋角籐羊黃腹腹下未成羊并俗呼

羔為絕有力奮

犬生三獫二師一獠此與豬生子義未成毫狗

狗子未生長喙獫短喙獨僑詩曰載絕有力眇

龍毛者

危狗也詩曰無使

雞大者蜀今蜀蜀子雞雞子未成雞健今江東

音練也絕有力奮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

馬八尺為駮尺已上為駮牛七尺為犗詩曰九

亦見羊六尺為羝尸子曰大羊羝五尺為羝尸

曰大豕為豨五尺今狗四尺為獒公羊傳曰靈

之類也尚書孔氏傳曰雞陽溝巨雞三尺為鶡陽溝巨

右釋畜

牲牲恒六公曰吾牲牲恒六公曰吾牲牲恒六公曰吾牲

肥碩疾蠹無疾疾蠹風馬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

涉相誘亦不相及喻六畜不相為用傷十九古

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鹽虎形傷三

形象虎即脯資鯨牽傷三吾子淹父于敵

羊豕熊躡文元王請食熊鹿死不擇音音所

陰處古字聲同皆相假文馬宣二文馬百駟言

借喻國敗不擇所從文馬宣二文馬百駟言

喉癸為與伏甲號或使嚙熊虎

之狀而豺狼之聲宣四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之狀而豺狼之聲宣四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之狀而豺狼之聲宣四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射麋麗龜宣十二麗著也龜背之隆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

言曰雖鞭之馬絳成二驂絳於木而止不介馬

長不及馬腹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

又予姑弱滅此而後制食不馬逸又馬逸不能

介馬而馳之謂馬不被甲馬逸又馬逸不能

麋鼠食郊牛用改九春王正成麋鼠食郊牛角

不在馬成十六其街屢顧不六騶成十六其街屢顧不

騶屬馬使訓群騶知禮六角犄襄十四晉人角之諸

戎犄之與班馬之聲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謂

晉路之與班馬之聲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謂

夜道馬不相見食肉寢皮然二十子者誓於禽獸

故焉班別也然二十子者誓於禽獸

因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象有齒以焚其身襄二

象有齒以焚其身襄二

其身賄也籍馬襄二

馬之步也左師見夫人馬善驚

士皆釋甲束黃熊昭七昔亮殛鯨于羽山其神

馬而飲酒黃熊昭七昔亮殛鯨于羽山其神

夏郊三牛雖瘠債於豚上昭十四牛雖瘠實為

代因之牛雖瘠債於豚上昭十四牛雖瘠實為

國不能賈馬昭二十八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

也封豕昭二十九食饌而歸之干乾侯賈音古賈

楚有兩肅與燧象謂燒火燧象以奔吳師

之曰既定爾婁猪益歸吉艾  
瘕狗無道猶足  
患衛夫國狗之瘕無不噬也而  
况大國乎漢狂也瘕吉世反

右牲性

駁畜景紀御國或疏既無所農桑數畜師古泛

駕武紀泛駕之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轡也奔

又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師古曰蹏蹏也奔

昭紀乘之則奔師古曰蹏蹏也奔

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傳馬又補邊郡三輔傳

亭母馬又謂之天亭母馬及馬考關應劭曰武

馬欲令其繁孳塵塵地志山多塵塵師古曰

牛禮壯羊師古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友禮壯羊師古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乃神龍之類可為之友耳龍秋又飛龍秋蘇林曰

莊子有龍必至之法也亦龍雲又飛龍雲蘇林曰

言駕馬騰騰秋秋然也簡雲又飛龍雲蘇林曰

雲也特牝食貨志乘牝者擴而不驛天馬自

不能具醉師古曰醉不雜也昆蹏蹏蹏蹏蹏蹏

無醴色之謂四馬雜色也昆蹏蹏蹏蹏蹏蹏蹏

因曰為昆蹏好馬名也如淳曰昆蹏蹏蹏蹏蹏蹏

下平善升耳研五見反獻音言又牛偃反

馬其武帝更名家馬為桐馬應劭曰上乳馬取

主乳馬以韋華為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

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

又家馬今丞尉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

用非大賦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游

騏如馬虛射游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

青獸狀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騏騏騏騏騏騏騏

虛似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

微即今之貓牛窮奇象犀又張揖曰犀今之犛牛

能食角端橐駝又郭璞曰橐駝音託駝而一角人

人食角端橐駝又郭璞曰橐駝音託駝而一角人

單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

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

蜚廉解廌又郭璞曰蜚廉音飛廉而一角人

蜚廉解廌又郭璞曰蜚廉音飛廉而一角人

牙食虎豹也如馬白身黑尾一角師古曰遺風

千里馬也遺風雨獸獲之多如雨獸師古曰遺風

此又中必決射審也師古曰此即決字獸微猳又微猳

林曰銳音倦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微猳又微猳

工堯反微猳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微猳又微猳

角貨殖傳牛千號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師

也言千者號又馬號千師古曰角凡一十二

釣反又天馬西域傳馬汗血言其先馬子也

口鈞反天馬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

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驢交其子

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驢驘驘驘

也師古曰蒼白雜毛羅騎山傳從驢驘驘驘

日雖蓋以其色名之羅騎車羅騎管灼曰反

今師古曰輶牛輶輶也輶牛小也輶工豆反

寒跋也輶牛輶輶也輶牛小也輶工豆反

韓盧嚴延年傳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獲重馬

劉屈氂傳重馬傷耗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

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

以滅武倖馬趙充國傳倖馬什二師古曰倖

備也倖馬趙充國傳倖馬什二師古曰倖

鄒王哀傳駕驢鄒孟康曰良駘陳湯傳掩駘

禽獸之骨曰駘駘大也鳥鼠之骨曰駘駘可惡

也駘工客反黃才賜反

右駘畜

師子曰虺說文虺兔孕曰視雄毫王充論衡狐曰妖

獸文說羊曰髯鬚主簿崔豹古今注麋鹿麋狼兔曰五

牲上驢之技曰負磨迴衡記驢曰廬山公袁淑

排諧記驢狐自稱曰阿紫道十名山記即鹿之鹿

自由鹿文賦疲牛曰蘭單牛遊賦製禽曰

狡獸影禽揚雄影彫木狀曰寢兕伏虎上瑞禽

獸曰靈鳥仁獸魏劉公幹青色牛曰葱牯潘岳籍田賦

籍田馬等引鼻相嗅曰鼻之李翱養猴人曰狙公

所用猛禽獸曰驚獸殺蟲漢馬融牛衣曰龍具王莽

二葉曰腓莊子牛腸間脂曰臍骨杜郊特彌猴曰沐

猴前西刻獸形猛曰攫攬援簪之類考工記鴈曰

神羊輿服又曰任法文說獵犬之快者曰疾狗說

識人指意狗曰周狗公羊彫獸形弱曰頽爾如委

考工鹿子曰麇後劉兔網曰畢莊駘貓捕鼠狀

曰便弊厭目傳外又曰曲脊迎色上四足死曰漬

禮象曰封獸後十六牛領有肉堆曰庸牛司馬

虞曰義獸瑞應水牛曰沈牛相如白虎曰素威平張

子神

右毛群諸獸

御馬廐曰法廐梁穀又曰聖阜顏延之又曰內棧上

奇馬曰可以稱旌繁左富貴馬飾曰罰繡弁汗

鹽鐵凡馬飾曰珂服虔通駿馬曰妙足精白又

曰別輩越群上汗血馬曰朱汗之馬使信駿馬

後先至曰逐末舞賦善馬性曰柔和張釋之稱善  
 行馬曰藝美宋顏延之馬料曰薊粒劉禹錫馬草料曰  
 莖豆范馬年曰齒筭顏延之勤養馬曰旦刷晝秣上  
 馬鳴躍足曰蹠足上馬胸門曰膺門上馬脫籠  
 曰詭街竊轡莊子持轡曰執靶王褒好車僕曰乘堅  
 策良後養馬人曰圉人禮周馬老曰歲老氣殫  
 之顏延之車馬之傷曰銜檠之變相如好車馬曰鮮車  
 怒馬第五倫馬鞭曰適笛賦馬藝曰逐日追風王梁  
 表貧賤御馬物曰繩鞍上馬相惡曰三羸相馬經  
 馬院曰外廐李斯馬櫪曰阜褚白呼人馬院曰華  
 廐顏延之馬酪曰馬酒官志馬籠頭曰羈前秋  
 分馬上槽曰日中而入左春分牧馬曰日  
 中而出上馬孳生多曰婉息不訾王毛仲春合  
 馬曰通淫牧師馬駒曰草駒淮南馬祖曰天四馬典  
 注治馬病人曰馬醫史引馬人曰俞騎吳都散  
 職徒主者曰充從果牧隨馬從者曰騶伍虞又曰  
 御佐後又曰騶倮晉從者曰儼從范呵引曰

騶哄郭呵引盛曰傳呼甚寵王仲又曰傳呼寵  
 赫隋江呵引絕路曰專道而行齊仲又曰籠街  
 溫傳街節被留曰鈎止官  
 右鞍馬轡櫪  
 魚龍類凡五篇  
 爾雅  
 釋魚  
 釋蟲  
 左腴  
 觀魚  
 漢雋  
 昆蟲  
 書敘  
 魚龍昆蟲  
 鯉今鯉魚大似鱗而短鼻口在領下體有  
 江東呼鯉魚行甲無鱗肉黃夫者長二三丈今  
 為黃魚鯉魚白魚占別名鯉江東鯉魚今鯉  
 鯉而鯉魚今吹沙魚體黑鯉魚白魚鯉  
 大鯉魚今鯉魚而有點文鯉魚黑魚白魚鯉  
 鯉今鯉魚大鯉魚今鯉魚小鯉魚今鯉魚大鯉魚今鯉魚  
 鯉魚似鯉魚而鯉魚大鯉魚今鯉魚大鯉魚今鯉魚  
 鯉魚似鯉魚而鯉魚大鯉魚今鯉魚大鯉魚今鯉魚



五百四

木修辭指南卷五

三

玉樂堂

五百五十一

參詳指南卷九

毒

五樂堂

右釋魚

**蜚蠊**  
正曰蜚蠊姑也夏小  
蜚則鳴**蜚蠊**  
蜚即負  
蟻臭蟲**蜚蠊**  
**入耳**

蛭  
蛭夏小正傳曰  
蛭者五彩具  
蛭  
蛭夏小正傳曰  
蛭者蛭俗呼爲

胡蟬江南謂蜚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  
之蟬蟬音夷蜚謂之蜚夏小正曰鳴蜚虎

蠶茅蛭江東呼為茅截似蟬而小青色蛭馬蛭蛭中最大者為馬蛭蛭

寒蜩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蟬鳴 蜚蜚蠊也 蟪蛄蛄蟪蛄也一名蟪蛄

齊人呼  
蛄蜺蜺良黑甲蟲  
敢糞土  
蝟蛄蜺木中蠹蟲  
蟻齧桑

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蓄柔諸慮奚相詳未  
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蓄髮

存異各似姑燒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之青

并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莖具子。今瓜、甘

今江東呼黃蜥盲腹  
蠅蟬父守瓜黃甲小

故曰守瓜不蠹  
雖半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  
不過當夏蟪蛄鳴

強壯建平人呼爲群子音羊姓不遑蝻蟻塘悵

名其子蜚蜚蟻也癡癡蜚蜚長角能食蛇

蠅俗名青烈  
蠅亦名青烈  
蠅詩曰  
蠅蠅  
蠅傳曰  
蠅舍  
蠅蠅

蛭詩云嬰草食之公  
皇冬蟄耀阜蟲  
草冬

下今俗于以松輦而細長三之虫襄谷似蝗而小

蛭作聲者爲蛭蛭今謂之土

[illegible]

東呼石娘孫叔然以丁經負勞或曰即蜻蛉也

方言說此義亦不了步與今江東呼低梨所  
未啗毛蠹即黑姑蠹載屬也今青州人呼蠹為

失  
人  
蟠  
鼠  
負  
瓮  
器  
彈  
白  
魚  
衣  
書  
中  
蟲  
蠶  
羅  
蠶  
金  
天

小蟲黑身赤頭一專負反未強所即強浮竊

可未鬼踊蠶見益女小黑蟲赤頭喜自叱浮大

不評夢蝶蝶絲三經死故曰緇如此

有子氏蚘蟻卵周禮次畫龍龍龍龍今

東呼蠶土蠶在地中草蠶絡幕草土條蠶今

五音辨  
修辭指南卷本  
五樂

東呼大蠡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蠡啖木蠡似土蠡  
其子即馬蠡今荆巴間呼爲蠶音彈

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  
呼爲木蠹又食其子  
蟻齊曹在糞  
蟪蛄齊蛄在木

中今雖通名尹威委黍舊說鼠蟬別名然所未詳蠋蛸長躋

小蠶長脚者  
呼爲喜子  
蛭蟪至掌  
未國貉蟲蠶  
今呼蠶  
燕爲蠶

廣雅云土蠃版蠃今蠅果羸蒲盧俗呼為蠃

螟蛉桑蟲俗謂之桑蠅 蜎亦曰戎女 蠋桑蟲即蛭 螢火即炤

夜飛腹密肌繼英未詳 𧈧烏蠟大蠟 如指似蒙蠟中

王蚨即螳螂似蟹螯在穴中

桑者即今蠶繭食桑葉作繭 雉由樗葉食樗 棘葉食棘 蠶

右釋蟲

觀魚

魚于棠隱二公觀或莊十八秋有盛蓋以含逢逢

有毒

傷二十君其無諱精解竈宣四子公食

家曰  
解舊

必嘗異味及入宰夫烹  
相視而笑意必驗也  
深山大澤實生龍

前使

二十  
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的

美余懼生云其集昭元微禹魚鹽蚤合昭

魚龍

以禍女也。書其魚乎。魚監屋虫三。蜃蛤于龜。昭五卜以守龜。龜昭二十。鄭

弗加於海

於海亡命謂守國之龜  
淵國人請爲紫焉子產曰吾  
豈莫知於龍

無求

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孔其  
甲不

生得也謂之知信乎音酉於秦龍氏以事

龍死如魚

潛醢之以食夏后女魚弘入與其鄰

也

勞則尾赤  
右觀魚

昆蟲

成紀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白蛾又白蟻

師法

古曰蠶君**蠶**五行志有蠶有蠃師古曰

人

贊  
年  
殺  
也  
言  
王  
聖  
許  
侯  
整  
也  
王  
聖  
自

短歌即今所謂螟螣又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  
豕口也螿音煩

徒徭反 蔡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 登龜登龜

龜有靈故言登龜用又元龜山用尺人二寸孟康曰月龜甲緣

也嶄至也瘦背兩應龍大大照駕照兩象與之  
邊緣尺立寸也雙略委麗兮文頡曰有

其神妙者也  
蛟龍赤螭  
赤螭雖龍也  
魚鰾而能

離又音日魚魚上畫山物三  
度龍門之上則爲龍矣漸離未詳飾工鄧反

[illegible]

異異魚異魚地黑文鮎比目魚也鰯鮓魚

魚反。鰓如損反。搗魚，拉肩，撈魚。

震鱗通賦震鱗榮于夏

龍鱗蟲靈焉枝獵賦祛靈螭應劭曰螭大龜也

**之蟲也**  
**蠹**由僂傳變蠹手則斬手應劭曰一名虺螻  
終人手足則去其肉不然而死

襄首鄒陽傳交龍梟賴賈誼傳倮倮以隱

魚者亶京又橫江湖之鱣鯨今如淳曰鱣鯨皆

鯨魚長者也守宮東方朔傳置守宮孟下師古曰

食以丹砂滿七斤痔治萬杆以點女子體終身

故謂之土鼯中山王傳社鼯不螻豈司馬遷傳

異師古曰螻蛄也螳  
此等也皆蟲之微小者  
文甲西域傳贊明珠王  
甲文甲即毒冒也

卷之四

右昆蟲

魚鱗鱗魚之類曰鯢物禮刺取鱗曰擗鱗莊八初

及鰕曰胎鰕選十大蛤曰蜃禮楚人呼鰕墓曰

丁子疏莊大鼠曰鉅鼠選方丘蚓曰地蟻封大貝

曰紫虻郭璞江賦又曰蛟蚌魏徐

小魚曰尺澤之鯢宋大蝦曰駁蝦平于南

蜜蜂窠曰窠房左蜀拱鼠曰禮鼠韓退青蜓

曰螭淮南水中到跂曰子子上細脊蜂類曰貞

蟲上龜鼈類曰介蟲凡有甲蚊蚋曰黍民古今

蜘蛛曰秋蟲羅隱巨蟒曰蛇君郭璞龜字曰元

緒異有鱗曰蛟龍雅廣有翼曰應龍上有角曰虬

龍上無角曰螭龍上蟻曰玄駒大戴蟬曰玄蟲

烏賊曰海君白事小史石劫曰海君

之小臣江淹賦蛟之技曰嗜肉惡烟方蛤曰玄

蛤魏徐幹賦魚狀曰頌首莘尾魏劉楨蟬行狀

曰郭索玄太螢曰丹鳥古今龜曰玄衣督郵上又

曰神使上又曰清江使莊鮒魚曰波臣上鯉魚

曰魚中之主陶弘景鼠之技曰登机緣匱後又

曰蕩靡動牽上食烟火曰鼯鼠郭鼠性曰晝伏夜

動上鼠名曰易賜唐房又曰艮易又曰仲能

凡有甲殼蟲曰玄物禮著龜曰神物易天龜

曰靈屬禮地龜曰澤屬上龜甲髹青曰青純羊公

寶龜曰元龜上舊中蛟螭曰醯雞莊桑中蟲曰

蠋詩桑木上青蟲曰螟蛉上朝生夕死蟲曰蜉

蝣詩又曰渠略上蜩蟲曰螳螂詩促織曰蟋蟀

右魚龍昆蟲

修辭指南卷第九

吳曜寫

修辭指南卷第十

皇明園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通用部

發語類 凡十一篇

爾雅

釋詁

釋言

左腴

覬覦

無乃

漢雋

鴻濛

假設

若干

書敘

譬喻正類

譬喻反類

雜備稱用上

雜備稱用下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尚書曰三

詩曰今終有淑又曰俶載南畝又曰訪予落止  
又曰胡不承權輿胎始未成亦物之始也其餘  
皆義之常行若耳此所以擇林烝天帝皇王后  
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林烝天帝皇王后  
辟公侯君也詩曰有王在周又曰文王弘廓宏

薄介純夏撫厖墳歟不奔洪誕戎駿假京碩濯

許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豕簡剗販旺將業席

大也詩曰我受命薄將又曰亂如此撫為丁國

有林勝聲載路既今有淫威廢為殘賊爾土宇既

章錦衣之席今墮落宇甫穹隆至極亦為大也

對義未聞尸子曰此皆撫厖有也二考又為有

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撫厖有也詩曰撫厖

東迄臻極到起來弔般格戾懷摧詹至也之會

郊曰懷宋曰屈詩曰先祖于摧又如適之嫁徂

逝往也方言云自家而出謂賚貢錫畀予貺賜

也皆賜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緡穀攻穀介

徽善也詩曰儀刑文王左傳曰禁禦不若詩曰

微音有緡穀未詳舒業順敘也次敘舒業順敘

緒也四者又怡懌悅欣衍喜愉豫愷康妣般樂

也詩見悅懌悅釋賓協服也皆謂喜適遵率循

由從自也從也適遵率循也三者又靖惟漢圖

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國語曰詢

于二號度于閔天謀于兩宮諏于蔡原訪于典

辛尹通謂謀議耳如肇所未詳餘皆見詩與

尋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庸戛職秩

常法耳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

子 178-516

論語曰 幸辟疾臯也 皆刑 黃髮觀齒給背耆老

壽也 黃髮髮落更生黃者觀齒齒落更生細者

稱允孚宜展誠亮詢信也 方言曰荆吳淮汭

齊曰諶宋衛曰 展諶允慎宜誠也 轉相訓也詩

諶浪笑敖戲諶也 謂調戲 粵于爰曰也 書曰土

詩曰對越在 爰粵于也 轉相 爰粵于那都繇於

也 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那也 故邵

盍翕仇偶妃匹會合也 皆謂對 仇讎敵妃知儀

匹也 詩云君子好仇樂于之無知實維我儀國

云 妃合會對也 皆相 妃媿也 相偶 紹胤嗣續

纂綾績武係繼也 詩曰下武維周綏 急諡溢螯

慎貉謚顓頊密寧靜也 義餘皆見詩傳 墮碩湮

下降墜標蕭落也 碩猶墮也方俗語有輕重 命

今禧珍祈請謁訊誥告也 禧未聞禮記 永悠迴

違遐過闊遠也 書曰過矣 永悠迴遠也 遠亦

轉相 虧壞圯堦毀也 書曰方命圯族詩曰矢雉

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 禮記曰尸陳也 尸職

主也 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尸案也 地

案察官也 官地為案 績緒采業服宜贊公事也

論語曰仍舊貫 永業引延融駿長也 宋衛荆吳

素所 喬嵩崇高也 師叔楚之崇也 崇充也 亦

未詳 犯奢果毅剋捷功有堪勝也 皆得勝也左傳

盛 犯奢果毅剋捷功有堪勝也 皆得勝也左傳

耳書曰西伯堪黎 勝有戡劉殺克也 轉相訓

傳曰克之者 劉彌斬刺殺也 書曰威劉厥敵秋

何殺之也 劉彌斬刺殺也 書曰威劉厥敵秋

公羊傳曰刺之 疊疊蠲沒孟敦勗劬勗勉

也 詩曰疊疊文王靈沒猶龜勉書曰茂哉茂哉

驚務昏督強也 日不昏作勞督不畏死 印吾台

子朕身甫余言我也 印猶勉也語之轉耳書曰

稱朕禮記云授政任功曰予一朕余躬身也 今

亦自呼 台朕賚界卜陽予也 賚卜界皆賜與也

為身 台朕賚界卜陽予也 賚卜界皆賜與也

今耳魯詩云陽如之何 肅延誘薦饒晉寅蓋進

也 禮記曰主人肅客詩曰亂自用饒 蓋饒迪烝

進也 詩禮 詔亮左右相導也 皆謂教 詔相導左

右助勵也 勸謂 亮介尚右也 紹介勸尚 左右亮

也 反覆相訓 緝熙烈顯昭皓頌光也 詩曰學有

明又曰休 劫鞏堅篤擊虔膠固也 劫虔皆見詩



黃牛之革固志也  
擊然亦牢固之意  
時孰誰也  
易曰時諧輯協和  
也  
書曰百姓克諧左  
總熒和也  
書曰熒從申神  
加弼崇重也  
以爲重疊神所崇皆所  
滅罄空畢整殲拔殄盡也  
貌今江東呼厭極爲  
整餘皆苞蕪茂豐也  
皆豐盛  
季斂屈收戢蒐  
見詩  
哀鳩樓聚也  
禮記曰秋之言季斂也  
春獵爲  
羣醜原隰哀矣左傳曰以鳩  
肅齊遄速亟屢數  
其民樓猶今言拘樓聚也  
迅疾也  
甫徂齊  
寔駿肅亟遄速也  
詩曰不寔  
疾也  
壑阮阮膝徵隍濂虛也  
謂阮壑也隍城  
池無水者方言云濂之言空  
也皆謂丘墟耳  
黎庶烝多醜師旅  
衆也  
詩見  
洋觀衆衆那多也  
詩曰薄言觀者又  
貌也  
河差東擇也  
見詩  
戰慄震驚難竦恐懼  
懼也  
詩曰不難不  
痛瘡虺頽玄黃劬勞咎頽瘡  
瘡病也  
應顏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爲  
智藏瘡在相戮辱亦可恥病也  
今江東呼瘡曰  
瘡東齊曰瘡禮記曰親瘡色容不盛瘡逐未詳  
見詩  
恙寫惺肝絲慘恤罹憂也  
今人云無恙謂  
者思散寫也詩曰悠悠我惺  
倫勤邛救勤愉庸  
云何則矣錄役亦爲憂愁也

殫勞也  
詩曰莫知我勤維王之平哀我殫人國  
爲勞勞苦者多情  
勞來強事謂翦筆勤也  
詩曰  
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  
爲勤也詩曰迨其謂之翦筆未詳  
悠傷憂思  
也  
皆感懷惟慮願念怒思也  
詩曰怒祿社履戢  
拔禧欒枯福也  
詩曰福履綏綏之俾爾戢穀被祿  
裡祀祠蒸嘗櫛祭也  
皆以爲四時祭名也儼恪  
祇翼謹恭欽寅燠敬也  
儼然敬貌書曰夙夜惟  
朝旦夙晨晷早也  
晷亦頌竦替戾底止俟待  
也  
書曰後我后今河此人語亦然  
替戾底者皆止也止亦相待  
也  
幾猶殆也  
幾汽也  
謂相治肆古故也  
詩未詳  
也  
詩肆故今也  
肆既爲故又爲今今亦爲故故亦  
下而皆  
悖亶枯篤擊仍毗埤竺腹厚也  
頻仍轉  
皆重厚擊然厚  
載謨食詐僞也  
載者言而不信  
貌餘皆見詩書  
載謨食詐僞也  
詩曰慎爾出話猷者  
不食言  
話猷載行訖言也  
道道亦言也周禮曰  
作盟詛之載今江東通謂  
語爲行世以妖言爲詛  
遇還也  
相觸還  
遘逢遇還見也  
值即見顯昭觀  
釗觀見也  
顯昭明見也  
逸  
監瞻臨泣頰相視也  
皆謂察  
鞠訥溢盈也  
詩曰降孔魄哉延虛無之  
視也

言間也孔穴延魄虛無皆瘞幽隱匿蔽竄微也  
微謂迷藏也左傳訖微安懷安按替戾底廢尼  
定曷遏止也受者坐也懷者至也按抑按也替  
日疾又將底孟子曰行或尼豫射厭也詩傳國語  
之今以逆相止為遏微未詳  
烈績業也謂功績勲功也勞功功績實登  
平明考就成也功績皆有成詩曰賢爾民人  
成也事有分記曰年穀不登穀梁傳曰平者  
明亦成濟也密康靜也昔安豫寧緩康柔安也  
既庭且碩密康靜也昔安豫寧緩康柔安也  
道無所屈密康靜也昔安豫寧緩康柔安也  
詩書平均夷第易也易謂直矢弛也放弛易也延相  
希寡鮮罕也希亦鮮寡也少謂酬酢侑報也此  
謂相報答不毗劉暴樂也謂樹木葉缺落覲  
弗離也謂草木之叢茸翳蓋也弗離即爾離爾  
蠱詁貳疑也蠱惑有惑心者皆疑也楨翰儀  
也詩曰維周之幹弼棻輔比備也書曰天畏棻  
也儀表亦體幹弼棻輔比備也書曰天畏棻  
也輔也疆界邊衛圉垂也疆場竟界邊旁營衛  
也疆也昌敵彊應丁當也書曰禹拜昌言  
也昌也浮肩挫動蠡迪椒厲作也浮然與作貌蠡動作  
也浮也茲斯咨咎已此也俗異語

嗟咨嗟也今河北人云閑狎串貫習也作獸串  
也今俗襄塵佇淹留久也塵垢佇久淹逮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騰假格陟躋登陞也言方  
日魯衛之閒曰騰梁益曰格禮記曰揮蓋歌涸  
天王登還公羊傳曰躋者何陞也  
竭也成梁揮振去水亦為竭竭也通語搢拭刷  
清也振訊技拭掃刷鴻昏於顯間代也鴻鴈知  
主代明明亦代皆謂明餽饌饋也國語曰其  
也間錯亦相代於義未詳餽饌饋也國語曰其  
遷運徙也言遷徙秉拱執也兩手持厥熙興  
也書曰庶績咸衛蹶假嘉也詩序曰假樂嘉慶  
稅赦舍也詩曰召伯所棲遲慙休苦艱艱咽息  
也棲遲遊息也苦勞者宜止息慙見詩艱供峙  
共具也皆謂謀憐惠愛也謀韓鄭語今江振蠡  
震難如駭感訖蹶動也振猶震也詩曰憂心且  
也說蠡難駭蹶覆察副審也覆校察視副長契滅  
殄絕也今江東呼郡臻仍迺侯乃也迺即乃  
也殄也廸繇訓道也詩書僉咸胥皆也東齊曰胥育  
孟者艾正伯長也育養亦為長艾歷也長者多  
歷秭算數也歷歷數也今以十億為歷傳也近

艾歷覲胥相也覲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又亂

靖神弗屈治也論語曰子有亂臣十人泥書序

頤艾育養也汝頤梁宋之間

際接翼捷也接謂相也

鬱陶繇喜也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

也今鹹穢獲也今以獲穢中為穢阻難也

剡矧利也詩曰以剡矧利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也為懷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御正享孝

而後貉縮綸也綸者繩也謂牽綸縮貉嘆安

也皆靜定伊維也發語伊維侯也詩曰侯誰在

時寔是也公羊傳曰寔來卒猷假輟已也

求曾在卒就終也詩曰嗣先公爾前矣成崩薨

無祿卒徂落殯死也尚書堯曰殯落殯曰陟

死乃

右釋詁

殷齊中也書曰殷仲春釋

詩謾興起也禮記曰還復返也宣徇徧也

駟遽傳也皆轉車驛

蒙荒奄也皆見詩

請也皆求肅雍聲也詩曰肅格懷來也

懷見吟底致也皆見傳

適述也皆敘述也

豫臚敘也皆敘也

日且觀若惠順也詩曰惠教撫傲也

也幼鞠稚也書曰不念逸誓過也

休戾也疾止也疑疾齊壯也

急也皆急

書曰揚過遼逮也東齊曰過北燕征邁行也詩  
側陋王于出征圯敗覆也謂毀存原再也易曰水荏  
邁亦行圯敗覆也謂毀存原再也易曰水荏  
爲憊枚撫也憊愛撫也懼膝瘠也齊人謂瘠  
枕頰充也盛也屢睚眦也視睚眦者亦數靡罔無  
也爽差也爽忒也皆謂用心差伺貳也伺貳爲  
劑翦齊也南方人呼翦饋餽稔也今呼饕餮爲  
勝將送也左傳曰以勝秦務作造爲也饕餮食  
也方言云陳楚之餮究窮也皆窮盡滷矜鹹苦  
也酒相呼食爲餮鞫究窮也見詩盡滷矜鹹苦  
也亦辛苦也鞫鞫者干流求也右流之  
也覃延也皆謂蔓延佻偷也謂苟潛深也潛深  
測也測亦水澤穀鞠生也詩曰穀猷茹也茹食  
茹虞度也皆謂測度也詩試式用也書見詩誥誓謹  
也勤謹戒衆競逐彊也勉彊禦國禁也禁室穠  
塞也謂塞黼黻彰也如兩已相背膺身親也  
親躬愷悌發也發齊子愷悌髦士官也取俊士  
駿農夫也今之書蓋割裂也詳未邕支載也方  
俗語亦誣譏累也果爲誣譏漠察清也明皆清  
未詳亦誣譏累也果爲誣譏漠察清也明皆清  
床廕也今俗語呼樹蔭爲床穀履祿也詩曰福履將之履

禮也行禮可以履隱占也度迎迎也惜曾也發  
詩增益也今江東宴貧也謂貧夢隱也謂隱俊  
也鳴吧短氣基經也基業所以基設也亦爲  
祺祥也祺吉也祥吉之兆域也謂塋界聲敏  
也書曰牽牛挾藏也通言挾挾微也微謂雷替廢也  
替滅也滅絕速微也微召也速之客琛寶也詩  
來琛琛試也試試髦選也俊士髦俊也俊如毛  
中之俾職也職使供紕飾也見詩綠飾凌慄也凌慄  
慄慄也戰慄也戰慄者蠲明也明貌茅明也左傳曰前  
明也明貌茅明也明貌茅明也明貌茅明也明貌茅明也  
明舉也書曰稱好也亦爲好坎律銓也坎易  
卦主法量輕重矢誓也誓相約舫舟也並兩泳游  
也潛行游迨及也東齊冥幼也幼雅者降下也  
傭均也齊強暴也強暴寔肆也寔肆肆力也  
肆肆肆戴也詩曰戴壓幽也幽亦好放肆肆力也  
力肆肆戴也詩曰戴壓幽也幽亦好放肆肆力也  
爲烘燎也謂燒烘燂也今之三問陪朝也陪位  
康苛也刻謂苛樊藩也謂藩賦量也賦量所  
也通言擬庶侈也庶者衆多庶幸也庶幾筑拾

也謂珍 樊祖也 今江東呼大為 集會也 舫汴也  
水中 洵均也 謂調 洵龕也 詳未 逮還也 今荆楚人  
是則也 是事可 畫形也 畫者為 賑富也 謂隱  
局分也 謂分 憐怒也 方憐音齊 僖聲也 音聲  
葵揆也 詩曰 天揆度也 商 逮及也 怒飢也 怒然  
珍重也 謂厚重 獵虐也 暴虐 土田也 別二 戍遏  
也 戍守所以 師人也 衆 砮鞏也 砮然 棄忘也  
踴閑也 踴然閑 謀心也 以心 獻聖也 諡法曰 聰  
里邑也 謂邑 襄除也 詩曰 不 振古也 詩曰 振  
猶云 久 懟怨也 縞介也 縞者繫 號諱也 今江東  
凶咎也 苞積也 今人呼物 叢 寢寢也 相于 頽題  
也 題額也 詩 猷肯可也 棄肯 今通言 務侮也 詩  
外禦 貽遺也 相歸 質買也 名廣二 賄財也 甲狎也  
其侮 奕離也 奕亂也 詩曰 毳衣如 奕奕草 餐餐  
也 今河北人 渝變也 謂變 宜肴也 詩曰 與 夷悅  
也 詩曰 我 顛頂也 上 耄老也 八十 輪輕也 詩曰  
如 倭淺也 詩曰 小 綯絞也 糾索 訛化也 詩曰 四  
毛 跋躡也 跋其 胡 蹇踳也 蹇其 尾 烝塵也 以生 塵  
跋躡也 跋其 胡 蹇踳也 蹇其 尾 烝塵也 以生 塵

戎相也 相佐 飫私也 宴飲 孺屬也 謂親 幕幕  
也 暮然 熾熾也 熾盛也 互相訓 熾 祗本也 謂根  
宛間也 宛宛 淪率也 相率 罹毒也 愛思 檢同也  
模範 郵過也 道過 遜遜也 去 斃踳也 復償  
僵也 僵却 吟殄也 謂殄 曷盍也 盍何 虹潰也 謂潰  
陪闇也 陪然 靱膠也 靱 孔甚也 厥其也 曼禮  
也 謂常 閣臺也 臺 城門 囚拘也 謂拘 攸所也 展適  
也 得自 申展 鬱氣也 鬱然 宅居也 休慶也 祈叫  
也 祈祭者 叫 濬幽深也 濬 亦 哲智也 弄玩也 尹  
正也 謂官 皇匡正也 詩曰 四 服整也 服御之 聘  
問也 見穀 愧慙也 殛誅也 書曰 服 整也 令齊 整聘  
也 書曰 梁 傳 誦訟也 誦 誦 晦冥也 奔走也 遂退也  
外傳曰 已復 竟仆也 頃 亞次也 諗念也 相思  
屈極也 有所 奄同也 詩曰 奄 弁蓋也 謂覆 恫痛  
也 詩曰 神 握具也 具 振訊也 振訊 閱恨也 相  
恨 越揚也 揚 對遂也 詩曰 對 燬火也 詩曰 王  
人語 懈怠也 宣緩也 緩 遇偶也 偶 遇 曩邇  
也 國語曰 曩 惶暇也 詩曰 不 宵夜也 懊忤也 謂  
也 而 言戲也 曩 惶暇也 詩曰 不 宵夜也 懊忤也 謂





其得散之哀二十五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君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先道又彼好報之是以不敢見設嘔吐也音堅先道又彼好也夫見君之入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言一事必三思也衷與中同

右覲覲

無乃不可乎隱四君人者將禍是務無寧茲一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有幾傳二十三無寧寧也茲此也言寧止此有幾傳二十三有幾人不多也所信二十四所不與舅氏同惜也宣二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哉宣為法受惡惜也又成二祭纓事亦云可哉宣辭也與三而許之宣十五謂三誰居成二居辭也音庶有豕乎庶有豕乎將老使卻子逞其志敢私布之成十六敢禮也言合禮難哉襄四今我不亦難乎又以已則不信而殺誰敢哉襄職女之由則職九言語漏洩何故襄二十二子三困我於朝告我何疾我由對曰吾不免是再三云襄二將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云云再三云襄二將可乎哉襄二十五窮子可謂不可哀也哉世之卿族一舉而滅誰敢者襄二十八誰殲旃襄二之可哀也哉襄二十八誰殲旃襄二之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不寧唯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也殲之也

是昭元不有自來矣有自來矣寘旃寘旃又高賢

出奔晉晉人城市而弗可為也又若由是二者寘旃蓋德其致邑也

治也言其疾不亦左乎昭四且冢卿無路介卿

也何適而可昭十三且連上何不亦銳乎

吾以玉賈罪不亦兩失之哀十六生不能用死

銳乎賈買銳細也而哀十六生不能用死

君兩失之告之故又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

其所也又白公奔山而繼其徒微之生拘石乞

長者使子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也乃烹石乞固其所謂理諾哉死又子請殺良大公公曰其盟免三

宜哉哀二十諸也進不見

右無乃

鴻濛沆茫校獵賦鴻濛沆茫以崇山師古曰

友汎胡浪陀薛師古曰陀薛亦薛字登閱三皇之

閔師古曰登權輿又萬物權輿於內師古曰權

內章皇又章皇周流師古曰章皇又鮮扁陸離師古

篇鴻絺緼獵又微車輕武鴻絺緼獵師古曰鴻

反綏音捷又明也師古曰綏音捷又明也

戶輻輳又輻輳不絕孟康師古曰輻輳連屬吸



[illegible]



修辭指南卷一

木修辭指南卷

師古曰

於付反少

幸有

師古曰

謂簡於

仁義也簡易

美

五樂堂



五樂堂

五樂堂

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  
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  
大歸亂曰李夫人傳亂曰師古曰大要  
也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  
更作賦也重直用反  
無也言相師以泊如  
無為作宰也泊如安  
楊憚傳願勉旃多烏  
談師古曰笑師古曰  
主人道爾而笑師古曰  
道古攸字收笑貌也  
大歸當代漢有天下云

右假設

若干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曰若干  
耳胡廣云若順也下求  
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  
什五見稅什五師古曰

金華指事

幸

五樂堂

十分之中以什六七又愁苦死數十百鉅萬  
五輪本田圭什六七者什六七數十百鉅萬  
數十萬鉅萬師古曰鉅萬十數又費各以鉅萬  
十萬乃至百萬萬鉅萬十數又費各以鉅萬  
萬二萬萬餘又費直二萬萬餘也一流銀重八  
兩為一流師古一均又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  
日朱提縣名一均又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  
半賈又當其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倍稱又亡  
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又亡  
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又師古曰  
古曰八尺曰一尋也三該郊祀志壇三該師古曰  
人半臂之一尋也三該郊祀志壇三該師古曰  
什三什六地理志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豪  
孟康曰志度長短者不失豪釐忽微又無有忽  
釐律歷志度長短者不失豪釐忽微又無有忽

忽微若有若無空積又有空積忽微孟康曰空  
細於髮者也  
主撮形又量多少者不失主撮應劭曰主自然之  
康曰六十泰索又謂輕重者不失泰索應劭曰  
四泰為圭泰索又謂輕重者不失泰索應劭曰  
索來反亦什八八法志斷獄少於成案之問  
充國傳初是充國者什八八法志斷獄少於成案之問  
什三中人什五最後什八八法志斷獄少於成案之問  
二三人當諸侯百萬人齊得十二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萬人當諸侯百萬人齊得十二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齊得十二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論小非言其盛  
景成之時端極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  
識師古曰勝盡知之  
用五武紀數用五張  
晏曰漢據土德

金華指事

幸

五樂堂

士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  
早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印  
八九古宣紀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無萬數  
什八九古宣紀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無萬數  
萬無萬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什四災什  
四以上非收田租師古曰什一一切平紀更在位  
四謂田畝所收十損其四曰什一一切平紀更在位  
一切滿秩如真師古曰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  
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  
故言度長絜大度過泰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  
也度徒各反一二其詳長揚賦僕嘗倦談殫記  
繫下結反一二其詳長揚賦僕嘗倦談殫記  
又不可盡記言其多也亡雙而獨立號窮天地  
亡雙其谷量錄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亡雙其谷量錄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萬鍾計又橋挑粟以萬鍾計師古曰以萬鍾計

計之也橋挑豪芒實戲銳思於豪芒之內喻纖微也秒忽

序贊造計秒忽劉德曰秒音秒其字從禾數十百

人項籍傳擊殺數十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

十或百人也無愚智皆知又天之亡秦無

有一二張耳傳什有一二相全師古戶知韓信

中民戶知之師古使十輩裴敬傳使十輩來

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相什相百又此其

相什而民相百師古曰地無隄之樂方朔傳一日

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無隄之樂方朔傳一日

無限之與蘇林曰隄限大半膠西王傳創其國

也無限若言不訾也大半去大半張晏曰三

分之二為大萬分一如萬分之傳有什七霍去病

減什七師古曰言句萬分分師古曰言萬分

一又報萬萬趙后傳孝成皇帝至數千枚宣許

塞萬分萬萬思所以萬萬於衆臣數千枚后傳

有索可以縛幾所疏廣傳金餘尚有幾所師

人者數千枚幾所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少

雙吾丘壽王傳寡二寡二寡二又海內

右若干

速之譬曰如矢別弦劉禹又曰如白駒過隙魏

又曰隙駒不留劉考又曰療饑不鼎食朱敬又

曰忽如景靡王易之譬曰發蒙振落又曰遂

巡放屣蔡又曰以捧雪投沸湯宗張又曰築河隄

以障屋雷韓又曰摩蕭斧而伐朝菌又曰若

順流耳書集又曰舉炎火以焚飛蓬紹袁又曰覆

滄海而注燐炭上消鏹之譬曰如薄氷之見晝

日傳薄之譬曰蠅翼尹便之譬曰順傾轉圓蔡

遲望之譬曰如朝饑求殮習又曰如見妖麗而

不得親上事盡之譬曰薰歇燼滅昭又曰光沈

響絕上多之譬曰車載斗量趙書齊截之譬曰

繩裁刀解裴延又曰尺量刀解杜美之譬曰時

花美女上不可尋逐之譬曰驟雨絕絃上安之

譬曰倚南山而坐平原穆分定之譬曰良醫不

能救亡命後蘇相染之譬曰附朱者丹近墨者

黑績雄傑之譬曰鱗羽之虬鸞獨孤事滋華之

譬曰路鼓出於土鼓上又曰篆籀生於鳥跡上

右譬喻正類

難之譬曰以一掌堙江河張德又曰畫脂鏤冰鹽

論又曰泣而益河之少淮南又曰以轆而御驛

突前又曰鑄木鏤冰又曰以蠡測海東方

又曰以筵撞鐘又曰如搏景主父又曰

逆坂走丸又曰迎風縱棹誤之譬曰收經

而引其足非切害之譬曰厯如黑子之著面

重之譬曰蚊蚋負山踰踰之譬曰促鱗

之游汀澤不自見之譬曰家有幣帚享之千

金危之譬曰若魚遊釜中又曰踐薄冰

以待白日弗濟之譬曰度江河亡維楫又

又曰機蓬矢以射革又曰畜羝之禦窮狼亞

不自量之譬曰執螳蟬以嘲龜龍又

又曰運螳螂之斧又曰魚黿蝶鷹龍上

窮迫之譬曰鳥危歸人又曰滴水陵高勢

極之譬曰窮鳥困獸又曰愈熾之譬曰以湯止

沸又曰抱薪救火比方之譬曰武夫之於

美玉又之譬曰欲壽而殤頭又曰伏而

咕天力不敵之譬曰猶鳥獲與焦僂搏也上

招禍之譬曰種枳棘於良田又曰養虺蛇於

室內以不見弗信之譬曰蟬不知雪退縮

之譬曰魚潛鼠循又曰蚘縮魚藏美惡之

譬曰神芝腐菌又曰嘉蕙焚芻弗當之

譬曰珍蕭艾於重笥又曰不當之譬曰以鼎

車又曰使馬守閭上

右譬喻及類

充滿曰充牣又曰大剛鐵曰鉅鐵史禮

于後曰編于左方又曰表左後列其事

曰具如狀對又曰龍落曰斂彫青曰捏又曰標季

物曰長物又曰叔末又曰標季

谷又曰叔葉又曰以葦為火把曰束苴皇甫

蟄穴曰壘處又曰鑿牆而棲曰埒又曰相連

不斷曰綴屬又曰流聞又曰自邊徙居內

地曰內移又曰以水通翰曰漕又曰相蹂曰相跽

籍又曰消遣曰排遣又曰鐵籠貯火曰篝火又

條陳其事曰條刺又曰夜懸物於井曰夜宿

諸井又曰失據而倒曰過墜又曰急改有半望

曰尚得十半又曰得家便曰便家之願又曰更聞事

曰又耳其事又曰人言各別曰人人言殊又曰

人曰欲得快某誰可作者蓋勳某書果能曰審能矯刻文人不識曰文鏤無歎識孝文今後曰自今以來王事滋彰曰根盤蔓滋孫其詳在右曰書右端上告語同舍人曰謝其舍曰云云陳其事子曰吾責塞矣上相距遠曰一何遼落任美其言曰其言常是趙充

右雜備稱用上

稍稍甚曰彌茲甚楊見朝不已曰騶之不置嵇說久遠曰年千世百皇甫覆被藏曰以被韜面上從今以後曰終今以來前善往曰以好往上惡往曰以武往上正遇其時曰端遇前依次序行曰以貫序上異聞曰殊聞後不加可曰不可上矣上當意者曰直意者上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上補救之曰藥傷補敗前常怪之曰經怪此事上壽名位貨曰四事上事無濟曰空爾為書不顧籍曰於其實勿然耳書多之言曰積億上舉重不費力曰不知於上色劉益甚曰日甚歲劇後其事果然曰某

實然上失火顧家財曰顧府上濡氈拒火曰蒙葺公室上火氣曰鬱攸上遠不及古曰與古相萬上豈不為某曰何必不為某乎後不須此曰亡是可也上圖狀尋之曰以物色訪之上無盡曰環復不窮韓止在見到處曰留某在所上某王莽上某人名下某地名指言只在此曰正在阿堵中世云假名人名曰張甲李乙上頻得之曰俄來修至王僧物性順曰弊箠匡上賊蕭群下言曰牛童馬走之口上成而敗之曰隨成上所習曰蒸性染身上非義曰義之所不敢出也上因其事曰職此之由上又曰職由此也上向因出入曰中因行役上復往搔人曰報搔上意要其物曰色欲之上兩無疑曰耦俱無猜上可再驗曰可覆視也上超塔走曰踏階而走上兩人立門內外語曰踟閭而語上火把曰束蘊上通隱約記事曰髮髯若夢上雙字類

右雜備稱用下

戴也皆頭厭厭媿媿安也人安

丁嚶嚶朴切直也。烏以爲朋友切磋相正。言



萋萋臣盡力也梧桐賢士衆嗷嗷皆民協

服也鳳凰應德鳴相和佻佻契契愈遐急也賦

不均小國困竭賢宴宴粲粲尼居息也盛飾宴

哀哀悽悽懷報德也悲苦征役儵儵嘒嘒

禍毒也悼王道穢塞蟬鳴自晏晏旦旦悔爽

忒也傷見絕并臯臯瑯瑯刺素食也尸寵祿也

懽懽懽懽憂無告也無所訴也憲憲洩洩制法

則也佐興虐政諛諛諂諂崇譏慝也樂禍助虐

翁翁訛訛莫供職也賢者陵替黨熾速速感

感惟迷鞠也陋人專祿國侵削抑抑密也威儀

秩秩清也德音粲粲掣曳也謂牽朔北方也謂

朔不俟不來也不可待是不適不蹟也言不循

不徹不道也徹亦勿念勿忘也勿念菱媛忘也

義見伯兮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饔酒食也今

考盤詩舞號零也零之祭舞者暨不及也

云鍾饗皆一舞號零也呼嗟而請雨暨不及也

語而兼通舞號零也呼嗟而請雨暨不及也

如切如磋道學也骨象須切磋而為器如琢如磨

自脩也玉石之被雕磨瑟兮僖兮恂慄也戰

赫兮烜兮威儀也貌光有斐君子終不可諉

今貌斐文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常思既微

且煇軒揚為微腫足為煇是刈是穫鏤

煇之也煇葛為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拊也拊迹

張仲孝友周宣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有容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再宿

美女為媛好媛美士為彥彥人所

虛其徐威儀容止也雅容都猗嗟名今目上為

名眉眼武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言至之子者

是子也斥所徒御不驚輦者也輦車禮裼肉袒

也脫衣而暴虎馽馽也空手馮河徒涉也無舟

遽條口柔也遽條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戚

施面柔也人常俯之疾不能仰面柔之夸毗體柔

也屈已卑身以婆娑舞也舞者以名云謂推

矜憐撫掩之也撫掩猶撫拍絨羔裘之縫也絨

之羔皮殿屎呻也呻吟謂謂之帳謂帳為幄併張

誑也書曰無或侮者誰昔昔也誰辭不辰不

時也辰亦凡曲者為留毛詩傳曰留曲梁也凡

右釋訓

融融洩洩隱元公入而賦大庭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融融和樂也振振賁賁焞焞隱七童謠云丙之  
洩洩舒散也振振賁賁焞焞晨龍尾伏辰均服

掘掘取之於藟之藟賁天象燁燁少中所以  
號公其奔振盛貌賁賁鳥星之體也焯焯無

也光每每而而是是謀謀每每每每草草盛盛貌貌  
區區宋國區區

也。沒沒何沒沒也。泱泱乎大風也。哉泱弘大。

聲之聲馮凡汎三音  
渢渢又音汎  
太廟曰諄諄出出諄諄胥胥氏氏又周書曰庸

五音五  
熱也出出戒伯姬也庸庸祖初庸抵抵其此  
望玉樂堂

物也夫周書康誥享享襄三十一穆叔曰趙孟也肅用也祗敬也言言將死矣其語偷不以已

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種種昭三余髮如此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其種種種上聲

短胥昭五而胥情昭十二祁招之血邱

又卹卹乎泣乎攸習習昭十六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

為常能無卑乎蠢蠢昭二十四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蠢蠢動擾貌跕跕

遙遙昭二十五鸛鶴 躑躅公在乾侯 鸛鶴之 明

閔昭三十二閔閔焉如農夫之  
挺挺肩肩周道

正也。扁扁明察也。赫赫國而君臨之。

哀十六學年余在縣系哀十八縣  
初生也  
哀呼哀哉尼父自縣縣

右融融

匈匈高糾于下 匈匈喧擾之意  
 鞅鞅古曰鞅鞅不  
 鞅鞅古曰鞅鞅不

足也。鞞於亮。亮死。韓信傳。亮常少。又。綽以。鞞。師古曰。鞞。鞞志。不滿也。耳。之。身。師古曰。

之疊疊而古曰疊疊圭圭五行志萬衆唯唯師

空曠之貌也音蕩 昨昨古曰睢睢仰目視貌  
睢乎又不敢察察言臣瓚 又中國諸

惟反察察曰不敢察察明言之  
累累候累累從  
楚師古曰累讀曰畢畢又星隕  
繹繹師古所

累累不絕之貌。紕紕曰繹。繹光采貌。齒齒地理志。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師古曰斷斷分辨。

之意也。斷牛斤反。劉向傳：「朝臣斷斷不可誅。」古曰：「斷斷忿。」又豫章出黃金，然堇堇應劭曰：

五  
色  
主  
一  
妖之意也  
三  
堇堇少也  
師古曰堇諠日儻  
修辭指南卷一  
出  
五樂堂

稍稍禮樂志稍稍制粥又粥音送晉灼曰

弋聊又清思聊聊蘇林曰聊音馮馮又桂

馮翼師古曰豈又美芳磴磴即孟康曰磴  
馮馮盛滿也石石磴崇積也師古曰磴玉回互

裔裔又先以雨般裔裔師古曰裔裔飛流之貌相如傳般乎裔裔郭璞曰群行貌也

嗔又群生嗔嗔師古曰嗔嗔翔又雲舞瀦瀦

又泛泛漢漢從高游應曰沈沈孟康曰沈辛  
漢漢盛貌師古曰漢徙干反

容容之貌音勇一日讀

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狡獪賦汎汎容容

魚之一合而軋已也蘇

曰鯁懼貌也師陳陳食貨志大倉之粟陳陳相  
 古曰鯁先犯反陳陳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  
 警警又天下警警師古曰警警以警警顧念我  
 者師古曰警力姍姍又偏何姍姍其來遲師  
 全反讀曰戀姍姍古曰姍姍行貌音仙  
 岑宣許后傳我頭岑岑也灼灼成許后傳咎  
 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灼灼灼灼若此師古  
 曰灼灼湜湜趙后傳燕燕尾湜湜見反  
 明白貌湜湜趙后傳燕燕尾湜湜見反  
 排排相如傳粉粉排排粉粉粉粉粉粉粉粉  
 高滴又鬻乎滴滴郭璞轟轟又崇山扈扈  
 嫖嫖又柔撓嫖嫖嫖嫖嫖嫖嫖嫖嫖嫖嫖  
 今晉灼曰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  
 師古曰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  
 音總總搏搏甘泉賦齊總總搏搏其相膠葛今  
 逞逞又逞逞離師古曰總總搏搏聚貌搏子本又  
 又乘景炎之所炳師嶺嶺又據北極之嶺嶺晉  
 古曰炳炳光盛貌嶺嶺又據北極之嶺嶺晉  
 古曰言高臺至北極其狀疎峭閭閭又聞閭閭  
 嶺嶺然也嶺千句又又音蓮閭閭其家鄭今  
 師古曰閭從從又風從從而扶轄今師古霏霏  
 閭空虛也從從又從從前進之意也音疎霏霏  
 河東賦雲霏霏而遠迎軫軫校獵賦殷殷軫軫  
 今師古曰霏霏雲起貌軫軫軾軾賦殷殷軾軾  
 秋又秋秋陰陰之貌往往吳王傳寡人金錢在天  
 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董仲舒傳是王道往往而  
 絕也彭宣傳俊義黨阻山川往往而羣匈奴傳  
 往往而聚者籍籍江都王建傳國中口語籍籍  
 百有餘戎籍籍師古曰籍籍誼誼之意劉屈

老傳事籍籍如此師  
 古曰籍籍紛紛也  
 酒又風流民化酒紛紛  
 師古曰酒酒流移也  
 貌又欲放放師古曰放音將悞悞又長儔悞  
 悞悞行步安舒也  
 反姦姦又姦姦公王師古曰姦上支及姦姦沈  
 沈陳勝傳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錄蕭曹  
 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言在凡庶之中  
 中也蕭望之傳不肯錄錄師古曰錄錄謂循常  
 也期期周昌傳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韓信  
 語姁姁師古曰姁姁故每重言期期姁姁傳言  
 和姁貌也姁詩于反鬱鬱父居此乎  
 嘉傳蹢躅蹢躅廉謙師古曰蹢蹢如石奮傳僅僕新  
 蹢蹢持整之貌初角反新訥如也師古曰此訥  
 讀與閭同謹敬之貌也賈山傳天默默賈誼  
 下皆訥訥焉師古曰訥訥輕舉貌匹逕反  
 嗟默不得意也縹縹曰縹縹輕舉貌匹逕反  
 默默不得意也縹縹曰縹縹輕舉貌匹逕反  
 沾沾實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師古曰沾喋  
 張擇之傳豈効此噤夫喋喋云云汲黯傳吾欲  
 利口捷給哉音灼曰喋音牒云云汲黯傳吾欲  
 云云猶言如此如墨墨田蚡傳墨唯唯否否司  
 此也史略其辭耳墨墨田蚡傳墨唯唯否否司  
 遷傳大史公曰唯唯否否不通也鵲鵲又勤勤  
 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卒卒促遽之意干忽反  
 古曰鵲鵲卒卒又卒卒促遽之意干忽反  
 至誠也卒卒又卒卒促遽之意干忽反  
 王溫舒傳居宅惛惛不辨師古曰廩廩循吏傳  
 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廩廩廩廩庶

修辭指南卷第十

吳



幾德讓君子之遺風師脛脛必全師古脛脛者未  
古曰瘰癧言有風采也  
貌獄獄宋雲傳五鹿獄獄師貌  
古曰老音沐猶蒙蒙貌  
也如淳曰謹厚之貌  
音罽罽又罽罽黃髮師古  
罽罽罽又罽罽直言也  
稍也罪過  
洞洞屬屬之忠洞洞屬肉大臣有申伯  
師古曰洞洞驚肅也  
專謹也洞音動驚肅也  
庸庸微小貌言火始微  
小不早撲滅則至熾  
黑黑不自安汲汲若若  
隆隆不自安汲汲若若  
又隆隆者絕師古  
日隆隆雷聲也  
古曰斐斐佳也  
來貌非反  
思念無爲  
估耳估昌沾反  
囁囁又天下囁囁引頸而數師  
古曰囁囁象口向上也  
右勾勾

修辭指南卷第十一上

皇明國子



人事部

賢否類凡七篇

左腴

純孝

漢雋

賢豪

愚劣

書敘

賢智明敏

氣節行義

聲名等級

愚暗眇鄙

純孝

隱元頌考叔純孝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  
驕奢淫佚隱三驕奢

邪也

六逆六順  
親新間舊少陵長遠間

義所

六逆六順  
親新間舊少陵長遠間

言效

六逆六順  
親新間舊少陵長遠間

其過

六逆六順  
親新間舊少陵長遠間

貧愁

六逆六順  
親新間舊少陵長遠間

宜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貪冒成十二諸侯  
無效焉謂宣示淫亂于朝貪冒成十二諸侯  
貪盡利曰無慧言無慧性此世所謂癡崇  
又將崇諸侯之行媚于外言以巧詐取媚於  
森而披其地昭惡襄二十二無昭惡也謂不  
宮人昭惡襄二十二無昭惡也謂不  
不執禍倍下民可也言不循軌法惡而婉美  
而很襄二十六宋平公嬖生佐貌惡昌阜又  
曰韓氏其昌阜於晉幅利襄二十八且夫當  
手昌盛也阜大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  
以福之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  
謂貪多所年釣擇賢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釣  
賢義則美秀而文襄三十二子太包藏禍  
古之道也美秀而文襄三十二子太包藏禍  
心藏禍心以圖之競爽昭三惠競爽無瑕  
臣聞無瑕者可以戮楚辟我夷昭六叔向曰楚  
辟邪也相蒙昭八甚哉其相蒙也可蘆利生  
孽昭十蘆利生孽姑使無買直昭十四雍子自  
直食姦昭二十君子不食姦謂知蓋失數美  
蓋失數美其不善而受其祿食姦也蓋失數美  
其休美猶云隱惡揚善也數音所贊私昭二  
先王言助其私意間狡猾又將大順天穢德  
天之有慧也以除穢也若無穢德掩謗昭二  
又何讓焉若德之穢讓之何損掩謗昭二

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君子惡直醜正昭  
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君子惡直醜正昭  
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醜亦徵怨昭  
惡也言世衰微德反以正直為醜惡啓商  
俾我一人無微怨于其間王定四謂蔡啓商  
百姓微名怨謗也于其間王定四謂蔡啓商  
銳敏哀十一孟孺子語人曰我不願羽而墮  
崇讐哀十二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難  
好勝哀二十七鄭弘曰  
右純孝  
賢豪廉食其傳賢豪不敢豪英又豪英賢材出  
右高紀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  
也自負又高祖乃心獨喜自茂材武絕茂材異  
言秀才避光負俗又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武諱爾茂才負俗又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也闊達緩闊達舒英雋禮樂志進善祥又議者  
祥俶儻瑰瑋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倫魁賦甘泉  
搜述索綯卑伊之徒冠倫魁師古曰言選擇賢  
臣可匹綯於古賢卑伊之徒冠倫魁師古曰言選擇賢  
文肆質齷齪反騷素初貯厥麗服今何文肆而質  
肆者楚辭遠遊乘龍之言也質齷齪恨世  
之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曰齷齪恨世  
湛道德英華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美譽內  
則碩道指名世所指名非衆善衆善十餘世資  
崇德也指名世所指名非衆善衆善十餘世資

身韓信傳無兼人又無兼籍甚陸賈傳名聲籍  
籍甚骨鯁陳平傳強項脩正賈山傳求脩正之  
脩身正精白又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底厲  
行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不羈又  
傳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者不羈  
士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醇謹不羈  
徐也司馬遷傳僕才識高遠不可羈醇謹不羈  
醇謹而巳師古曰馴行又馴行孝謹質行又齊  
儒質行師古曰愿謹鄧通傳通亦愿謹師古曰  
曰質重也愿謹鄧通傳通亦愿謹師古曰  
材賈誼傳聞其秀材角材又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隋直量錯傳為人隋直刻深師古曰資財資  
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陰重周仁傳為人陰重  
也為性密重畢誠發憤畢誠若淑相如傳周若  
不為人言也畢誠發憤畢誠若淑相如傳周若  
曰言行順善者莫不昌大彫琢欲自彫琢師古  
曰琢刻自列又拳拳之忠終不能雅行齊相雅  
也音案自列又拳拳之忠終不能雅行齊相雅  
行躬耕師古曰療人曰療勝也讀與愈同自  
言其行雅正曰療人曰療勝也讀與愈同自  
將兒寬傳有廉知自衛護也國器韓安國傳天  
師古曰將衛也知自衛護也國器韓安國傳天  
用重公孫弘傳欲以鈞名師古曰感槩時陰賊傳少  
名鈞取也言若鈞魚之謂也感槩時陰賊傳少  
樂師古曰感槩時陰賊傳少樂師古曰感槩時  
婢妾賤人感槩時陰賊傳少樂師古曰感槩時

狹為小卓行霍去病傳卓行殊遠采譽終軍傳  
節繁小卓行霍去病傳卓行殊遠采譽終軍傳  
譽師古曰采名又將幸誅不加操切貢禹傳  
采名又將幸誅不加操切貢禹傳  
切百姓者師古曰操持柔毅趙充國傳辛慶忌  
也切而能操七高反柔毅趙充國傳辛慶忌  
和柔而能操七高反柔毅趙充國傳辛慶忌  
沈毅也師古曰沈毅也師古曰沈毅也  
有踔絕之能師古曰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  
踔高遠也師古曰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  
也師古曰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  
傳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  
言必有卓詭切之至當聖心師古曰卓詭切  
古曰卓詭切之至當聖心師古曰卓詭切  
藉師古曰卓詭切之至當聖心師古曰卓詭切  
問反藉才夜反師古曰卓詭切之至當聖心  
重厚也師古曰卓詭切之至當聖心師古曰卓  
道厚也師古曰卓詭切之至當聖心師古曰卓  
直反周密黃霸傳周密不泄漏也刻廉朱建傳  
力反周密黃霸傳周密不泄漏也刻廉朱建傳  
也反周密黃霸傳周密不泄漏也刻廉朱建傳  
刻責韓延壽傳彊執鄭吉傳為人彊執師古  
齊栗各承傳左齊栗各承傳左齊栗各承傳  
往反魁宿尹實傳所置者其魁宿師古  
過反魁宿尹實傳所置者其魁宿師古  
傳經學絕倫師古曰無此類養名朱博傳齊俗  
以爲絕倫師古曰無此類養名朱博傳齊俗  
多自高師古曰無此類養名朱博傳齊俗  
埋而軼材王褒傳有軼材師古曰埋而軼材  
名立軼材王褒傳有軼材師古曰埋而軼材  
也厲履方馮奉世傳贊參鞠躬履方師古曰  
漢傳專厲履方馮奉世傳贊參鞠躬履方師古  
遂與鋒同言鋒銳之氣也鈞鉅鉅以得事情



晉灼曰鉤致也鉤閉也使對者無從若長雄  
問而自知象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  
鮑宣傳其地少豪俊易長雄師古失  
日長為之長師雄為之雄豪也  
易伏蕩張晏曰音鐵領聞奇曰領理所聞也  
諺音灼曰失蕩發也言采榮又四始采榮於南  
古曰領令也失蕩發也言采榮又四始采榮於南  
聲名也一曰榮謂草微名又山師古曰微者謂  
木之英采以充食微名又山師古曰微者謂  
工竟及或作割名又東方朔割名於細檢押又  
激發也押古曰檢押精進精進傳召屬縣長吏選  
通檢押也押古曰檢押精進精進傳召屬縣長吏選  
明而進游間貨殖傳孔氏有游間公子之名  
趨也游間貨殖傳孔氏有游間公子之名  
在急為魁游者傳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  
促魁游者傳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  
根本者方開篇林傳詳延天下方開之士師古  
皆云魁方開篇林傳詳延天下方開之士師古  
昭是序也明其是者成張晏曰雄俊素內鍾雄  
雄俊杜周傳國精悍嚴延年傳為人精謙約成  
家雄俊之實臣精悍嚴延年傳為人精謙約成  
后傳謙衷誠忠師古曰衷古懷字絕世李夫人  
約為右衷誠忠師古曰衷古懷字絕世李夫人  
而獨

右賢豪

愚劣谷永傳永愚朽又學得以白過又舍昭昭  
慄悍高紀項羽為人慄悍師亡賴又始大人常  
灼曰許慎亡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  
之問謂小兒多詐狡僞為亡賴張釋之傳對亡

賴張晏曰材能薄又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  
無可恃也材能薄又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  
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少慙又王陵少慙  
故人之有賢材者謂之能武紀跡弛之士師古曰  
也古音竹巷反跡弛武紀跡弛之士師古曰  
反今音竹巷反跡弛武紀跡弛之士師古曰  
廢不遵禮度質木地志民俗無檢局也馳者放  
也跡土各反質木地志民俗無檢局也馳者放  
木王慙又民俗慙也故堅也章古反  
然音慙又民俗慙也故堅也章古反  
能勤作故朝夕取相剽又推剽也言短力弱材不  
給而無儲財也取相剽又推剽也言短力弱材不  
反縮服之貌也師古曰縮服又推剽也言短力弱材不  
古曰張大也恣睢又恣睢者衆服虔狂易狂易  
揚張大也恣睢又恣睢者衆服虔狂易狂易

師古曰謂病孰惡又季氏之惡已執而孔子之  
在而病孰惡又季氏之惡已執而孔子之  
古曰執非又非謂追非也張晏卑字又厥高美  
成也執非又非謂追非也張晏卑字又厥高美  
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致家人是為卑字師  
古曰為微行故淳曰稱張致家人是為卑字師  
好微行更作編陋學律歷志聞詐謖文志上許  
私字以相呼警者又名家警者為之晉灼曰  
師古曰謖許言警者又名家警者為之晉灼曰  
也謖許言警者又名家警者為之晉灼曰  
鉤鉤又鉤鉤折亂師古曰鉤鉤又鉤鉤折亂師  
鉤鉤又鉤鉤折亂師古曰鉤鉤又鉤鉤折亂師  
富鉤鉤又鉤鉤折亂師古曰鉤鉤又鉤鉤折亂師  
民夫鉤鉤又鉤鉤折亂師古曰鉤鉤又鉤鉤折亂師  
論語之也豪奢說德樂志貪饕險談不開義  
險曰么奢王命論况么奢尚不及數子鄭氏曰  
談么奢王命論况么奢尚不及數子鄭氏曰

其角反

五言虎丘

滑音下中李廣傳為人在下中道蕩古傳取  
骨古曰通亡也蕩放也謂洩黃霸傳洩通蕩  
師古曰通亡也蕩放也謂洩黃霸傳洩通蕩  
亡其所以通亡也蕩放也謂洩黃霸傳洩通蕩  
為則味離薄害師古曰洩黃霸傳洩通蕩  
之則味離薄害師古曰洩黃霸傳洩通蕩  
堅也枝彊禦蓋師古曰洩黃霸傳洩通蕩  
之則味離薄害師古曰洩黃霸傳洩通蕩  
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  
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  
狂如白癡也失序武陳后傳皇后失序惑於  
序而妄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祝詠也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日傳官吏枝枝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也詩布內反僕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讓與侵同僕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縮又蓄縮謂不可用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知所為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反王莽傳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頻事方進傳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也虛解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愛反解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寄幽冥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治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交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仇健也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董賢傳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侯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正元后傳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音潔水之潔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惡不正之民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師古曰媚媚

人苑標末之功王莽傳標末之功一言  
反標末之功  
右愚劣  
行孝曰躬奉天經典引典且慈曰仁孝多感歐陽  
推孝及人曰求錫純懿陶德行曰懿德茂行  
方正有標準曰方格賢者取重曰重於九鼎  
大呂平原不恃才曰持才以愚管文與性好曰  
清文敏識韓稱人德曰貞潔芳茂牧人倫所屬  
曰檢鏡所歸昉精於快事曰神無滯用多智  
慮曰長情有思抱朴人微而才曰寒雋劉禹錫  
叔奇士後進曰特立後起進能作官曰善官  
選十治煩曰部劇左有風力曰能經營劇杜能  
作邑曰縣無通事義強敏疾惡曰疾惡如風陳  
遇事便為曰見事風生尹敏於決遣曰無留事  
馬融異眾立事曰理外奇舉孫盛人粗修潔  
賦微自藻潔上曉明其事曰曠然覺悟申屠鑒  
之曰程準前期歐陽又曰審覈良驚上又曰箴  
糠颺礫上能治劇曰盤根錯節後虞號多智人  
曰知囊杜又曰智如炙輠史淳

右賢智明敏

至孝曰節貫神明崔彥事親孝曰供養甚篤方

進自少來曰某自束修以來延非塵埃人曰志

違埃霧陳蕃有清節曰脫落風塵明性一向善曰

斷斷守善謝人化之曰宗族染其化鄉里慕其

義樊稱常人節行曰似士君子王尚氣無檢曰

儻前易前四十贊昔為婚親今難絕曰重絕故業

域前西所志願曰宿昔之願陳急性曰卞急崔

父曰褊衷杜性乖曰性鉗忌梁自稱所性曰內

曠外疎沈下有宇量曰曠宇吳志十勇而不曉

事曰其性悍塞桓孝友曰內行修飭程方習父

成性曰安服若性谷外善內刻曰內有不仁之

性羅方謹束修潔之行曰束修至行劉自檢束

曰鞠錄荀榮辱鞠高義曰分災共患之義吳劉

氣不屈曰有死不能左好施用曰隨手消盡

御正妻維論稱人決斷曰烈然高斷陸經艱阻曰志

意衰落先武性急陰害人曰性刻急隱害上少

尚氣曰少年勵鋒氣袁激昂曰明目張膽王稱

人賢曰賢者溼而不滓魏奮不顧死曰固某命

右氣節行義

卒之時也傳知義所在曰知義所上作事皆是

曰率義不爽上

稱人名望曰華問陸機又曰芳聲魏又曰瓌

望穀梁又曰嘉聞傳名聲曰休令之嘉音朱浮

馳聲譽曰揚芳飛采蔡少有名曰少有英稱崔

皆有名曰俱著名字陳人有聲曰構聲清劭元

又曰駿聲升騰荀又曰令問休揚杜聲名

榮耀曰聲榮論著大名曰身傳圖象洪名垂

史中曰竹素之事王名最高曰常為稱首相今

名聞於世曰有嘉聞昭有文名曰以文聞歐陽

鄙其人曰何侔名於我戰國不若某曰名譽出

某下羅方聞其名曰承其名皇甫好慕古人曰

慕竹帛後吟詠在人口曰吟口荀少年有

行曰為後進冠陳比數曰等比前元首冠曰裒

然為舉首董仲第一人曰選首林無雙曰寡

二吾丘齊名曰與某人名相甲乙席好名曰坐

作聲價紹泰身亡名在曰身沈名飛曹植武沽名

曰釣采飾名後逸無名而止曰灰燼而泯李

右聲名等級

愚暗曰眊然如醒皇父鄙人所見小曰某人井

底蛙耳馬謂人懦弱曰某人孱工也陳餘昇謂

人狂妄曰頗有狂病梁平縱逸得名曰被輕媚

之名張小人而黠曰庸中佼佼劉盆鄙人曰不

肖薄於行于定大急暴曰少蘊藉史義鄙人備

員曰取充位而已湯小人曰宵人六鄙之曰

庸徒鬻賣之道前刑不足惜曰棄某如孤雛腐

鼠耳實眊鄙之曰視某猶雞鵲也列子又曰視

某人猶糞土也杜喬不深其事僅曉之曰皮傳

張僅曉文墨曰纔能書計梁鄙人私語曰猶兒

妾屏語崔援倚挾亡祖先曰恃枯骨南朱猥隨人

怒之比曰吠夜之犬張鄙罵之曰非族異類袁

不仁愛曰亡織芥愛利之風翟方柔怯曰選懦

西羌傲忽曰尊已陵物袁謂人昏愚曰某之

寐父矣列謂幼小之人曰蘭栗犢後趙旁若其

人曰易為雄伯吳書所見小曰管完後陳又曰

管闕正謂人皆能曰皆家戶所有耳孟

光謂人小智曰臧獲牧豎之智晉挾勢用事

曰乘寵預權機雲失勢曰失倚離權石薄年幼

人曰某斷乳來幾日王敦眊鄙之曰淺中弱

植之徒晉鄙人所處曰蝸國莊又曰蠅館宋

高目權鄙人所為微小曰蠅翔司空愚暗曰蓬心

曰白癡上失倚挾曰毛將安傳上不足惜曰人

亦於女何有上

右愚暗眊鄙

寵辱類凡七篇

左肢

有寵

漢雋

訕信

書敘

富貴權寵

憂憤愁歎

怨怒乖睽

貧賤饑寒上

貧賤饑寒下

有寵方有寵於王始禍無始禍始禍謂為禍首也大

捷傳三十二擊之必大亢龍亢龍亢極也言極

持其賀遷賀遷成六冬季文子如晉紆憂紆憂成十六可

寵愛賀遷賀遷成六冬季文子如晉紆憂紆憂成十六可

紆憂紆憂成十六可

襄四志其國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九謂國家之憂恤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右有寵

於寵侯以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於寵侯以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於寵侯以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於寵侯以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於寵侯以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於寵侯以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於寵侯以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於寵侯以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於寵侯以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耳不能振拔振拔振拔跨騰又跨騰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居約居約





曰侈長宋均長居與處盛曰連纒結列子富

貴者所處曰柔毛綈幕列富貴者所食曰梁肉

蘭橘上富貴居服曰豐屋美服上富所御曰厚

味姣色上侈服食曰珠服玉饌吳郡果貴遠曰

終乘高箱典所入多曰與封君比入用度侈

因用之如泥沙杜牧侈車馬曰文駟繡軒上極案

侈曰文極畫案論富而滿曰不可以祿使上

不義之富曰禍媒子貴富之罪曰封已養高上

### 右富貴權寵

憂悶曰憂心如醉詩又曰如或結之上憂甚曰

憂心如熏上又曰無樂生意杜牧心煩懣曰由若

結輜上憂憤曰懣然如寐無曰悼心失圖左

又曰不佳憂悒書集又曰不自聊劉安方所

憂慮曰不屑有夙夜之憂吳王不達憤歎曰鬱

快散職劉禹躁憤曰心骨沸熱上憤非其事曰

忿悒非之谷煩躁曰體躁心煩蔡憤歎曰仰屋

竊歎薛歎生不辰曰某生不早晚書集憂愁極

曰愁洽苦溢命又曰愀然疚懷任又曰焦心腐

腸行又曰令人不懶生上多憂慮曰間於憂虞

左哀上憂極曰頭顱為白光武賜歎世曰人

命危淺密憂之甚曰臨殯忘食吳陸憤躁曰怵

鬱辭書歎聲曰愴蔡歎曰歎息彌襟陶淵又曰

慨然永懷上又曰憤懣不能已後蘇憤辭曰寧

可玉碎北史元景安下憂悶曰繁憂總集周王

不樂曰慘慘少樂後漢歎榮愁不同曰憂歎異

日沈約尚可憂曰憂未歇也左歎不為天祐曰

某不天左多憂患曰不虞存至左

### 右憂憤躁歎

怨望曰缺望韞有怨讎曰睚眦孔朋友不能終

日隙末王又曰凶終楊怨耦曰仇左因酒相失

曰杯酒責望灌從來相怨曰積不相能吳不相

今日不相中勃相乖睨曰亟失相攻得多疑曰

多隙曾世怒曰螫趙世家久怒不解曰滯怒榮

又曰淹恚上大怒曰震電馮怒左昭馮畜怒曰

含怒宋怒人曰發雷霆於某彭怒之狀曰色勃

皆溢選爭眼怒曰以目皮相恐建大喝曰長

呵之費長持其短曰把其宿負張忿嫉某人曰  
斷斷不可某人劉妄指人穢行曰汗嵯梁平王  
請息怒曰請霽威楚又曰霽嚴劉禹葉妻曰  
簡斥後七婦為夫遣歸曰來歸梁畜怨曰沈冥  
之怨王元勇怒之狀曰瞋目張膽陳大怒恨曰  
沒齒之恨後河怨人曰皆望某沈下以小文持  
人曰以不急事操人前許懷恨曰以往事為纖  
芥前元怒曰爽詩下某又曰盛氣趙世死亦恨  
曰結恨三泉紹力相怒曰今為血讎上衆怨之  
曰皆側目思報秘恨曰瞋嫌列子相怨小事  
曰細故芥蒂賊極相怨曰深相非望書集成大  
怨曰成千鈞之讎後趙自貽患曰養癰長疽馮  
咬牙作怒聲曰噤斷良久北彭夜晚人作過曰  
日入慝作左昭方結怨曰隙端開矣殷通數事  
投怨曰某怨成府後蓋怨望非理曰觖望以  
冀洪反目失火曰移恩改愛吳張久怒曰含怒  
日父戰國親友乖怨術曰馬毛大尾萬畢術下  
不如意曰事乖志負李必報怨曰所不此報無

能云云左宣互報怨曰謀人人亦謀已上把持  
人曰貪必謀人上論讎曰私讎不及公上殘毒  
人曰為蠱尾昭死讎曰死必訟女於天上嫉妬  
曰疽嫉王復讎曰殺殺某者公  
右怨怒乖駁  
敘貧曰家本窮空韓又曰資用乏吳貧士曰居  
蓬衣白之士皇父又曰藿食之人陶以貧來曰  
羸身來陳經貧苦曰知井曰之逸選十由賤而  
出曰從衣褐之中後趙貧拾物過日曰捃拾自  
資范貧為人役曰困窮賣傭樂至貧人曰彫窶  
之人李德貧極之譬曰枯魚銜索外安貧曰甘  
足枯槁黨貧賤在下曰幽仄選二初貧賤時曰  
始居約時余耳貧賤不達曰沉跡溝壑宏至貧  
曰亦然一身皇父貧困所有曰瓦石之儲子窮  
悴曰悴然凍灰孫貧曰家無擔石儲崔又曰妻  
子不免操井曰後西又曰有樂武之貧國語清  
貧曰褚無長貲蘇又曰敝簣單藉盧懷久貧曰  
積窮張貴賤異曰沉沉干霄夢又曰翔泳異勢

劉禹錫又曰雲龍井蛙上庶人曰匹夫徒步之人

胡建孤寒曰無強近之親選十又曰門無強蔭沈約

宋書又曰傍無一言之佐馬援無因緣見人曰無

紹介選十六多災困曰災困逼身劉晉貧居曰環堵

之室禮記貧而干人曰告求周憐應璩無援曰上

無所帶班固又曰下無所根上寓食他舍曰寄居

乞食朱買臣貧食曰羹藜含糗王褒又曰菽藿

糟糠荀爽凍餓曰饑寒不聊生活陳蕃貧無食曰

空噉之急庭誥晚方得食曰哺西方食上食不足

曰茹菽不足陳蕃不敢過望曰求溫飽耳後紀面

饑色曰菜色外傳貧乏衣服曰冗余敗褐孫樵又曰

衣無兼副形祭又曰布衣紵表外傳又曰續不銖身

皇父又曰輕葛御冬上貧不造食曰樵蘇不爨

休建寒無火曰火不星前皇父又曰服用無贏

副城陽丐者至貧曰裸行草食平劉

### 右饑寒貧賤上

貧服曰布袍草履後東庶民服曰布衣草躡上

無食而出曰縻腹出戶係悲貧曰傷哉貧也平劉

又曰甚矣貧之為病也庭誥益貧曰迫近饑寒之

憂周貧居曰茅屋蓬戶王又曰蝸廬魚又

曰蓬廬田微援曰蚍蜉蟻之援退貧衣食

曰衣麤食惡荀富貧衣曰布衣紉屨上又曰常

衣縕廣列子自言孤寒曰出於單微陳着紙衣

曰綻紙為之李習起貧賤曰起於滂汙之中書

貧居屋破曰蓋茨不翳符貧牀曰蒿牀高士作

事困拙曰貧賤難為工上貧多愁苦曰貧窮易

為戚比王失官貧甚曰失官不食左昭貧賤困

曰祿運屯寒子建神貧而仰俸曰仰為糒命杜

貧食曰食草萊之實上貧乏曰用不給日上窮

感曰無所仰賴典畧公貧賤所御曰麤袍糲食

表又曰孱車樊衣下孤貧曰貧賢孤士朱貧居

曰窮巷掘門秦一又曰桑戶捲樞上至貧曰井

曰非任延年又曰藜藿不給上家貧曰家弊

陶淵無蓄曰瓶無儲粟上又曰日闕亡儲王食

貧曰褻無盛烟劉隻身曰形單影孤乞丐曰

操瓢而乞盜貧賤進塗曰蕪塗棘路首又

曰進宦陵遲難貧之功曰堪寒能暑上困乏

曰無旬朝之資應貧無歸曰無立錫之地叔

教貧所營曰斗飯尺綰魏武貧而有德曰無財

而有仁東晉貧敝衣曰褸裂方音貧居曰編

蓬之中庭誥又曰藿葭為牆上貧愁曰懷戚

良不可堪上無柴曰無薪可以熟之仲連書柴

米盡曰薪芻既盡上貧所食曰糲餐之食序新又

曰斥瓠之羹上貧所食曰充虛接氣子文家故貧

曰遭家軼軻東晉貧之狀曰形色羸縻庭貧不怨

曰天地豈私貧我哉莊子家無所有曰徒四壁立

相貧乏食曰糠豆不贍賈禹又曰併日而食禮

貧空百躁曰拂鬱而獨嗔東晉賤貧曰雌伏東觀

溫貧之病曰神心沮廢庭又曰見謫於嬪息應

又曰交友疎棄庭退而窮居曰剡迹窮居七貧

無贅曰以清談為筐篚魯褒又曰以機神為幣

帛上貧甚曰饑寒交至明洞苟謀食曰傾身營一

飽陶潛為貧仕曰為饑寒所駭上貧寒曰蓋衣園

寒文厭貧曰不知處世之樂應

右饑寒貧賤下

吉慶類凡六篇

書敘

喜慰快悅 稱獎慰安 揄揚庇覆

稱頌慶賀 祝筵善禱 感荷論報

喜慰曰扑僂楊雄又曰笑與扑會選曹又曰陽陽

滿志夢又曰歡善何量次於面也章實慰意曰實

獲我心詩快悅曰竊快中心四楚又曰澡溉胃中

選枚叔如本意曰內合私願李慰懷想曰以慰

夢思李商客中喜慰曰以洗客念沈亞喜人惠

書曰歡媿交併退之又曰喜懼參并陸又曰過願

之始上快衆心曰厭快衆憤後酷謂人慰快曰

想甚欣然李膺又曰百慮冰息劉禹無後憂曰可

復伸眉於後宣稱至樂曰可以遺世而忘死後

喜悅曰何喜如之紹大喜慰曰死有餘榮蔡

慰快曰踈煩想孫喜見賢者曰若飲醇醪江表

曉快曰昏情爽曙左思慰快曰澡雪垢滓馬極

愛之曰樂之無量神文主樂曰遺憂而忘老靖

悅曰沈憂併忘又曰曠然發矇光武得書  
或文慰心曰飽饑愈疾文韓又曰若嚮太牢皇甫  
甚樂曰樂可言乎書明太子慰心曰排愁破涕  
周弘又曰宿心遂矣陳子又曰冥骨甘矣上喜  
色曰陽氣發喜色滿面曰漱灑於顏間夢又曰  
舞于眉端上喜善狀曰盱衡擊節上又曰疏淪  
澡雪權載慰意曰深副情佇徐陵又曰如熱之  
有濯也左

右喜慰快悅

稱獎人曰勉以丹青之價任稱獎清高人曰雲  
霄中人也桓荷人相譽曰高以評日李素稱獎  
之曰有當世之具許謝稱獎曰增榮改價劉蒙  
稱美曰乃蒙嘉歎任獎飾之曰粉滌書集蒙  
獎與曰甄識張又曰甄藻後五十又曰獎挹李  
又曰甄異郭蒙厚待曰遇采韓稱人鑒別曰清  
裁范稱人見待曰慰薦待遇趙廣蒙面與曰面  
相進李習稱能縣令曰健令馮稱少年俊人曰  
小而聰孔報人甄獎曰以奉見異谷

右稱獎慰安

謝人揄揚曰厚見周稱子建相稱曰相標榜後黨  
又曰題拂上揄揚之曰以就其聲價後方術互  
相譽曰迭為唇齒范又曰結為奔走之友何先  
容曰豫席賈包容曰回容武馬又曰重垂含覆魏  
容三公虛見舉曰過差之譚吳書掩其過曰彌覆  
之魏書郭庇覆之故曰庇瑕未露魏庇覆曰所  
蓋多矣左又曰慈恩覆護光武又曰容護後  
又曰擁護後劉所因仗人曰紹介十六

右揄揚庇覆

頌大賢人曰元精所生郎又曰德弘才美蔡又  
曰瑰意琦行宋又曰清英宿德表又曰神懷明  
審江又曰文武備足冠頌人性稟曰貞夷粹溫  
頌人父祖德曰淳則贊稱頌人學問曰通洽  
古今李義頌人才曰才行高秀後列頌文人曰  
天才綺練陸又曰英彥髦士陸機又曰天與  
黼黻之性歐陽頌人文藝曰鴻裁豔辭又曰



足以衣被詞人上又曰足以沾丐作者史又曰

陵顏樂謝北史溫比頌人才曰東筠西杞梁劉

表又曰南金東箭唐中又曰水鏡之才管頌人

政曰政譽平宣陸景政如神曰如有神道助頌

令政感曰翔鸞集鳳金頌時士曰民望時宗北

才表稱善人事曰甚休段會稱人不阿時曰不

傳時為薄姚稱人資質曰踔越之姿唐十稱婦

人曰為人婉嫵有節操前外泛頌人曰榮問休

暢選十又曰有上賢之風崔又曰英才卓犖選

九頌文士緒餘曰殘膏賸馥唐頌人能質事曰

群疑之寶龜劉禹歌頌人曰驛其聲而吟之上

足為人範曰嚼然為世程上稱豪傑曰特起之

士舒仲稱奇才曰有文武志介皇甫稱人卓立曰

傑然自建第五稱人曉事曰白黑簡心班人頌

聲曰塗歌邑誦顏延頌人嚴整曰內外斬斬莊

頌既亡英偉人曰懔懔有生氣郭子庚謂先進

曰前輩宿達梁張頌司空德曰素絲之節晉欲

賀人曰出刀筆書謁欲賀劉宜賀人曰奉謁賀

其融嘉禮之事曰嘉事前五所慶吉事曰吉隆

### 右稱頌慶賀

祝人將愛曰養志和神班又曰行矣強飯勉之

前衛又曰和神養素王逸又曰慎疾自愛前

王又曰願保金石軀選二又曰行矣自愛選二

又曰行矣保嘉福選十又曰嗇神養福趙又曰

將氣養和風土又曰願怡神無事李又曰存神

養和臺又曰輔助醫藥以自持上又曰嗇神養

和周又曰為國自重北又曰為民自愛上又

曰厚自珍愛陸景又曰善保嘉猷任助又曰

願愛玉體周弘又曰尊生莊子又曰衛生上祝

人養和曰逢迎大和馬禱人受福曰受壽永多

楚篇又曰由蒙祉福前禮又曰吉祥止止莊又

曰祉祚流行馬又曰寵祿來假陸士又曰龐虢

子祝禱盡心曰精神懇到諒又曰心禱口祝義

祝有任守人曰強食慎職程方別而祝曰加餐

寓書權文祝勿相忘曰時希逮憶陸景

右祝筵善禱

荷人德曰恩結于心前外感戴曰無勞被遇亮

又曰喜荷交并書簡文以其人有恩於已曰某恩

之王莽某荷其恩曰某德某陳餘某謝人留意

曰所以垂意甚備後清又曰某更生之晨張受

大恩曰白骨更肉袁又曰生死而肉骨左感大

恩比曰枯藁復產前郊不忘恩曰敢忘大惠左

又曰銘骨書紳孫又曰某常刻着五臟第五又

曰書諸紳帶止又曰貫心鏤骨書集趙又曰銘

乎心脅皇甫又曰瞻恩奉德王僧恩施厚曰慈

渥無涯劉孝常恐報屈曰永懼不報陳龜上生

報少曰恩克報屈上論報曰効愚報德衡又曰

撫臆論報選謝報恩曰報稱恩効黃香上訖微

報曰銖兩之報龍報曰非礫弱所能陳報梁陸

報恩曰非某生死所能報塞張無報曰慙無

報効之義后南報人曰以報恩施上感戴曰受

恩過量蜀李感且愧曰腴情交顏沈

右感荷論報

凶喪類凡六篇

左腴

歸賵

漢雋

不諱

書敘

疾病安否上

喪亡服制上

哭泣悲傷 葬送墳墓

疾病安否下

喪亡服制下

歸賵元天王使宰啗來歸惠公仲會葬又衛

葬求賵隱二武氏子來求賵稱疾隱五倍伯得

沒于地隱十若寡人得沒于尸桓十五祭仲

周氏之汪謂暴其輿桓十八齊人殺子大去

尸于池以示戮也輿而輟高渠彌車裂也

不言紀侯大去其國請以國與季季季社稷故

酖之莊三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宴安酖毒言酖酒飲之無不死者酖毒開

人宴安之禍甚於酖酒飲之則殺與視六士

棺也與親而從伏劍而死就水傳二十年矣

又如是而嫁則就木棺而出之斂其尸而出之

焉言將死久木也

外柩有聲如牛信三十二禮云在牀曰尸在棺  
收骨又余收爾骨墨衰信三十三子墨衰經以  
而加經死且不朽又謂身雖死心之面如生又  
其元面如生言色不變不瞑文元王縊縊之日  
謂不強死文十楚范巫商似謂成王與子玉子  
閉目強死西曰三君皆將強死言皆不得以壽  
上聲縊而縣絕又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  
哭而過市文十八夫人姜氏大歸于齊若教氏  
之鬼鬼四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閔凶宣十二寡  
國憂凶之難暴骨又今我使二國暴骨謂治命  
童封五兩用先人之治命蓋人疾屋灰成二宋  
始屋灰用屋灰謂燒蛤翰又持有四阿棺有  
棺上飾亦沉溺重腿成六於是乎有沉溺重腿  
皆王禮沉溺重腿即世成十三  
墜不食新成十不得食新言其必即世成十三  
幸也死成十七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居疾九  
去世死成十七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居疾九  
疾者居疾宅安安之宅唯是春秋宅  
宅厚倫猶長夜謂葬埋也卒而視不可含九  
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言口眼不閉也生死九  
開口禁不可受含今言口眼不閉也生死  
肉骨也謂已死復生白骨更肉也姻喪又公

喪謂外親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之喪也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若免於罪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立功其下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保姓受氏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謂不朽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崇禋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望天札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強死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上聲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付昭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定公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他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留也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不諱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右歸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臨力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斥上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土將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真之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大鴻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應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大早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著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不諱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哀臨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復土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誅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死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望於道言先狗馬填溝壑公孫弘傳恐先狗馬其多也

塞方中張湯傳治方中或言斤上師古曰古謂掘之故言方中

地爲悅曰方荆楚俗土功築作筭封冢又欲故程課者猶以方計非謂避諱也

恩德侯師古曰身死乳醫霍光傳使乳醫淳于追封故云封冢也

乳之疾也輟輟車又光尸柩以輟輟車如淳曰乳而往反輟輟車如衣車有輟輟開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師古曰輟輟車本安車也可以

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髮故遂爲喪車耳梓宮又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黃腸題湊又棺也爲天子制故不稱爲棺

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背內向故曰題湊物

故蘇武傳前以降及物故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故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

其所服用之分死又自分已死父矣師物皆已故耳

遷傳上父自勿田延年傳聞鼓聲自刎

積財炭藁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謂斷割也下里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

什氣竭師古曰蹶音顛祝朱建傳奉百金祝師

禘式身無處所揚惲傳自令身無處所師死無

處所陳湯傳使亡迷墳墓劉向傳墓而不墳師

積土鑿又羊入其鑿師古曰鑿

也謂所穿冢藏者在到反

冢舍何並傳林

埋冢舍師古曰冢疾稍侵史丹傳上疾稍侵師

舍守冢之舍也

案脉王嘉傳醫案脉師倚廬

古曰案謂切診也

孟康曰在倚廬行

服三年也師古曰尚虛倚  
轉至地而為之無相柱

右不諱

病在牀曰臥蓐趙久病曰積病不得遂瘳寶又

曰常滯病某年數又曰淹病滯疾病甚曰

疾在沈滯後七又曰今病力病劇曰彌留二

八又曰病日惡子自恐病必死曰恐不能白還

史病將死曰晷漏之不保則朱敬又曰命在呼吸

後清又曰瀕死秦又曰喘息須臾間耳張危病

曰病重在死法中意淳于傷寒曰瘡首之疾禮周病

未退曰寢病不襄史倒曰僵仆越廣風眩曰某

嘗有顛眴病楊醫不肯治曰某人弗有外傳某

病不可出曰不可見寒意淳于小疾曰眇小煩憊

病愈須保攝曰禁內前外民病疫曰痢羊公酒

之病曰痿肺淫支皇甫病且恣意曰多病志逸

吳王夏病曰毆泄霍亂之病手足凍裂瘡曰

輒瘡趙充國上軍有隱病曰身有內疾吳王疽

潰曰疽食浸淫傷暑曰喝林一眼盲曰偏首

杜耳聾曰重聽黃小便曰洩意淳于多病曰被病

王纔飲食下輒後之曰迴風意淳于又輒出不留

亦曰迴風上病得汗曰恣然汗出乃選七發忍治

療襍除曰治襍病愈欲起曰有起色發醫肯

下藥曰某人幸有之外傳某病而能食曰安穀

意淳于又曰嗜粥以實中藏上病而安曰平復反

常韋玄久疾無害曰雖有患狀云云後馬病未

篤曰口目尚能言視上問疾曰伏聞玉體不安

亦少間乎七病而謁人曰載病詣門李問人得

病因曰問逢疾狀後祭侍疾曰進膳藥後清小

瘡疾曰胷背之瘰疽上避瘡子曰逃瘡某高力

所在憂死曰恐卒然不可諱可馬

右疾病安否上

久不安曰體久不平何病寒鼻塞曰鼽嚏月令

恐死曰如有不可言前元自言死曰埋髮齒上

溺曰滯荀勗學心恙曰迷罔之疾三列子自致其

病曰非天非鬼列疾甚曰某之病病矣上父病

安曰舊病有瘳岳患眼曰苦眼不佳書集應將

死曰斯須游魂吳錄孫策書安平曰五藏無壽氣南

子病也治蝮蛇螫曰傳以和董上許慎云和董野葛毒藥苦昏

眩曰眩瞽滯疾後章失便溺曰遺失洩便張患

瘡子曰疔作而伏左步蹇曰却克之步杜牧內障

曰杜顗之病上疫疾曰大陵之氣大陵星名自言病

極曰殆不自濟蜀先主報安愈曰以差問告世語病

甚曰困篤綿綿王敦問安愈曰寧小差否後逸民病

因曰得之飲酒且近內淳于意甝人曰有罷瘥之

病平原安樂曰告平擊虞賦病困曰極成委弊簡文

曹蠅蟲曰恙風俗通食人心盡醫巫術曰窮萬

道嵇含尸屨色曰破陰絕陽之色扁鵲疾在腠理曰

湯熨所及上疾在血脉曰鍼石所及上疾在腸

胃曰酒醴所及上疾在骨髓曰司命無柰之何

上尸屨不知人曰形靜如死狀上婦人血滯曰

月事不下太倉公詐病曰偽廢疾左瘦甚曰瘠則

甚矣上惡瘡曰痺疽生瘍於某上其處濕地病曰

沉溺重腿之疾上病狂曰哀樂而樂哀上昭公六又

曰皆喪心也上魂魄曰心之精爽上病劇曰河

魚腹疾柰何上墮火中曰廢于鑪炭上必吐曰

將散之上添曰有加而無瘳上寒疾曰陰淫上

熱疾曰陽淫上四肢疾曰末疾上四支有緩急

曰風淫上腹洩注疾曰雨淫宴寢過度疾曰晦

淫上心煩勞成疾曰明淫上淫疾曰內熱感蠱

之疾上言淫疾曰是謂近女室上幾死曰脫死

若毛釐耳鄒陽疾安曰脫然愈羊公久病曰宿嬰重

恙釋奠表病中喜慰曰伏枕欣慨上安愈曰體氣

和平叔夜養

右疾病安否下

死曰先朝露選舞鶴賦又曰捐館舍范曄憂死曰病悻

寢劇死王莽諸侯死曰薨羊公大夫死曰卒上士死

曰不祿上早亡曰夭年不遂後紀又曰夭折蚤歿

上又曰早夭即世左人多死亡曰相枕籍死尹賞

刑餓死人曰腐人選十六將死曰遊魂假息謝夷吾

死遺言曰遺勅宏九泉一曰三泉賈山聞人死曰

承諱選十八入殮曰就木上又曰戢于一木劉禹錫

棺材曰禪傍莊人棺曰聚儻莊又曰祕器後單



又曰觀左又曰梓器戴銘旌曰素旗選二又曰

旒旗上以棺自隨曰載木自隨純含曰口實公

贈喪以貝玉曰含梁聘贈曰贈送遇禍曰遭

愍班固丁憂曰私艱舊賦又曰執喪萬石請持服曰

以其憂乞身曹叔妻重服曰苴經楊又曰襄

纛獨依居喪曰大憂後紀居喪觸地無容曰稽

顙下喪服中曰端憂多暇宋謝有總麻服曰

總慘南史少孤曰髻亂夙孤讓廬墓曰行服墓

次李充才相遇而死曰方遇而忽然趙小祥曰既

練杜牧脫服近曰變除有期上脫服曰禮竟紹又

曰沒喪記禮又曰服竟廉人來弔曰某人來修弔

太執喪甚曰焦毀過禮後惠人亡之歎曰修夜

之不陽前李大服曰緘杖後張預造下棺曰壽

器後梁求木作棺曰某請木左襄某死而慰足

曰乃瞑受舍上

右喪亡服制上

孝陳設曰柱檻皆衣素翟方死而無名曰同死

於犬馬第五不伸且死曰有持忠入地之恨上

自疑將死曰豈吾齒之盡乎周持喪所食曰餼

齋菽藿論居喪曰席新枕塊上卒之禮曰餐

體飯瑤上亡者持物曰象生執上冤死者曰枉

魄憤齊亡而焚之曰衣薪列子知死時曰

餼巾待終陳遽亡曰朝露湓至江淹持喪聖室

曰倚廬解脫服曰除凶即吉吳持服曰被衰戴

經淮南抱恨死曰齋志入冥後馮恐死曰一旦

無祿命先犬馬上死曰溘死朝露北史臨死語

曰易簣之言周王自縊死曰投繯而死胡大反

棺槨重數曰屬辟上歎脫服逮曰隙駒終喪武

柏木黃心棺曰壽器後梁不知名亡人曰冥

漠君連將死年曰龍蛇之年鄭康孝服曰練

冠麻衣左墮塹死曰塹而死上持喪不食曰勺

飲不入口幾日上幾少遭親喪曰夙遭閔凶李

險上其以服漸滿曰日月濇蹠上中壽而亡曰年

在中身魏居喪曰斬然在疚晉傳居喪哀

毀曰以善毀物問殮未曰收乎肅貧遭喪曰假

貸服具賈壽終曰以天年下世肅厄以死曰限

之大故原屈喪亡曰歿身音白暴亡曰卒然捐館

舍音范古弔服曰素冠錫衰音漢後世弔服曰

白袷深衣音上守遺言曰先人之治命音左葬

不以壽終人曰葬鮮音上言有死兆曰兆於死所

矣持喪不哀曰哀有嘉容音上妻家有喪曰有

姻喪上孝服曰墨緣冒經音上以心恙卒曰以心

疾死上亡父墨迹曰手澤音禮

右喪亡服制下

涕洟曰洟沫音前泣下曰瀾然而涕下

韓音外又曰攬涕如屑音謝又曰涕泣覆面音洪又曰

能不濡睫音孫又曰流涕長潛音鵠傷他人事曰私

用流涕音孟欲下淚曰淫淫承睫音王又曰忽

忽承睫音鵠哭曰噉然而哭音公感泣曰慨然失

涕音漢竊泣曰枕席有涕泣處音後既發哀

曰成踊音公叩膺曰搏膺而踊音左言哭曰于啼濕

哭音比哭無淚曰哭而泣不下音前死而人懷

之曰沒有餘泣音宏追懷曰尋平生於響像音陸

居喪追悼曰几筵之慕音選大痛曰五內俱裂

諸葛又曰竊為辛楚音後又曰言之可為酸鼻

又曰悲來橫集音任又曰何痛斯甚音上又曰何

痛如之音左又曰痛心入骨音譚又曰傷懷永哀音選

傷之曰使人心悴音高勸人勿悲傷曰寬譬哀

情音後哭禮曰哭踊之節音漢

右哭泣悲傷

自亡及葬曰比至下音前護葬曰典喪音武合

葬曰附音引權攢曰豪葬音馬將葬曰祖載有時音選

送喪孝子舍曰服舍音漢引棺車索曰緋音前

挽歌曰薨露之歌音後了得喪事曰歲喪音崔墓

道曰塋隧音陳穴曰墓音劉墓上積土曰墳音上墳中

曰穿中音前陵中曰方中音後墓曰玄廬音選

又曰黃墟音曹又曰冢藏音陳又曰壤廬音沈冢曰

宰音公墓門曰潛闈音上墳頭曰墓所音馬壽堂曰

壽冢音侯又曰壽藏音趙祖塋曰桑梓音詩墳曰復真

堂音唐墓中牀曰化臺音上束茅為明器曰芻靈

引明器曰偶車馬音韓又曰下里偽物音上兆曰

寂居穴音唐壽藏音名如生時自作儉葬曰濯衣幅巾音盛

墓不作延道曰懸封上 廬墓曰屬茨倚廬荀禮

陳明器曰薦器上 無以葬曰無瘞埋之資列子

葬了曰入于兆左 魁頭曰靈舫南史 不及送葬

曰不得助執紼左 葬下棺曰塋左 已治墳地曰

松區已翦宋謝

右葬送墳墓

修辭指南卷第十一上

東坡子

東坡子



修辭指南卷第十一下

皇明國子監

人事部

交際類 凡二十七篇

左腴

辱貶

漢雋

締交

書敘

故舊契分 跋慕攀附 稟覆遲俟

詞察探伺 謙稱引咎 請問起居

禮儀去就 看謁往復 書簡誨語

煩託干冒 胷腹誠懇 知己薦拔

期約邂逅 迎勞合併 招邀接待

款密留連 辭離餞送 饋遺酬贈

懷思悵恨 回荅陳謝 稱獎慰安

怨察推讓 讒間譏罵



戒勸遵奉上

戒勸遵奉下

辱賜隱十一君若賈害桓十其以賈害也行貨  
 而待賈者也此言賈害蓋謂懷王坐而賈賈者生  
 待禍害之至如賈之坐而待賈賈者生  
 八無所助請之請於諸侯而城之求多倍七後  
 歸各助請之請於諸侯而城之求多倍七後  
 求多於助請之請於諸侯而城之求多倍七後  
 請以禮義大望責之波及國者君之除也其何  
 以報遠見之遠見之言勿速而見之分謗又吾  
 君不欲使韓氏登成拜文三晉侯降辭登成拜  
 獨受殺人之謗登成拜文三晉侯降辭登成拜  
 過求以文六季文子將聘于晉而求遺喪之禮繞  
 朝贈策以文十三士會歸自秦秦人繞朝贈之善  
 視之成三荀瑩善視之如固問之成九謂必重  
 勤又敢拜大夫之重大造成十三秦師克還無  
 秦也造重有勤勞大造成十三秦師克還無  
 猶言有功曜就又曜就寡人曜密邇仇讎  
 六以魯之得請又承寡君之命以請若拜嘉  
 密邇仇讎得請又承寡君之命以請若拜嘉  
 鹿鳴君所以嘉寡善之如初善之如初底告  
 無所底告問對對一靈王求后下齊齊侯問  
 底音告問對對一靈王求后下齊齊侯問  
 為問不相能襄二一樂桓子謂以對王使之辭  
 也不相能襄二一樂桓子謂以對王使之辭  
 盈為交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廷勞襄二一樂桓子謂以對王使之辭  
 言同官而不相能廷勞襄二一樂桓子謂以對王使之辭  
 使展莊叔廷勞之如舊相識子產如舊相識  
 廷王去聲勞去聲如舊相識子產如舊相識

謝過而謝過焉誅求無時誅求無時

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好見之好見之  
 言計責需求無有常時好見之好見之  
 也故勞郊勞使昭三若惠顧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往  
 而歸勞惠顧昭三若惠顧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往  
 上聲勞惠顧昭三若惠顧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往  
 薦聞昭四敢不薦聞塵至昭五求諸侯而塵至  
 上又報志又今此行也私面昭七楚公子棄疾  
 音君報志又今此行也私面昭七楚公子棄疾  
 不取見固謂私見之以其乘馬私觀昭十六宣子  
 八匹私面又子產曰僑為國非不能事大告寧昭二十  
 事大字小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國之患告寧昭二十  
 齊言以安厚酬之厚酬之  
 求昭二十六侵欲無厭規反賜昭三十二  
 夫大夫不夫大夫反賜昭三十二  
 之大夫不夫大夫反賜昭三十二  
 人曰吾不夫大夫反賜昭三十二  
 也大夫不夫大夫反賜昭三十二  
 為可寇聘季為司空尚年人周公為太宰康叔  
 哉言以寇聘季為司空尚年人周公為太宰康叔  
 定八陽虎偶不見偽顛偽顛偽顛偽顛  
 猛者言伴若不見偽顛偽顛偽顛偽顛  
 之故哀十六與之展謝哀二十欣展  
 建邈華氏之亂於展謝哀二十欣展  
 鄭鄭人甚善之展謝哀二十欣展  
 右辱賜展謝哀二十欣展  
 締交過秦論合從締交所雅屬沛公蘇林曰雅  
 古曰締結也大系反雅屬沛公蘇林曰雅

素也素曰素易諸吏師古為謂又乃給為謂曰賀  
者素曰素故也易輕也為謂又魏王豹謂歸視親  
今參見尊貴而通名謂歸又魏王豹謂歸視親  
元禮又舜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師古謂讓  
又因讓責也譙才笑反譙讓督過又聞將軍有意  
督謂稅有隙又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謂給  
責也應劭曰給欺也師古謂給從刷恥庶武紀朕問衆  
恥改行貨殖傳曰父給曰左恥刷恥庶武紀朕問衆  
古曰刷謂拭除之也所劣之恥師古謂給從刷恥  
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師古謂給從刷恥  
警子過直又報仇過直也師古謂給從刷恥  
志與同此者師古謂給從刷恥  
乘禮樂志小人乘若緩急又法志緩急足以  
見客至比國為客也若見客師古謂給從刷恥  
耳知其解曰呂后傳君知其解不師古謂給從刷恥  
塞天下之望師古謂給從刷恥  
共禁不與如淳曰頃猶提又引博局提吳太子  
公也師古謂給從刷恥  
旋計反周勃傳太面約又至膠西汗馮文三王  
宗室師古謂給從刷恥  
音休謂塗染漸靡然師古謂給從刷恥  
疆餐自愛止思念慎疾自愛左顧通幸左顧存

顧猶言任顧疆飯武衛后傳疆飯之師古行  
矣又主其背曰行矣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雅意素舊之意吐棄又必畏惡緩急相護宣許  
緩急相護宣許  
少夫無意耳探追不及之傳探追  
過相放許成后傳豈相放哉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謹譚衆議又必生乖忤之患辯數陳勝古傳  
乃置師古曰數山羽反相然然張耳傳相攝使  
別攝其姓名也數山羽反相然然張耳傳相攝使  
曰攝謂引持之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情相問也勞苦又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勿頸  
交言託契深重雖頸交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左提右挈又曰提挈言相扶持也上謁又耳餘  
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雅遊又耳雅遊多為人稱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譽塞貢又耳雅遊多為人稱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自解又耳雅遊多為人稱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與併力又耳雅遊多為人稱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胡虜易適用又耳雅遊多為人稱師古謂疆飯之師古行  
與所餘餽饋之也遺弋季反布衣交待客如

風乘間又乘間而請師古曰根柢之容又素無  
 容蘇林曰問謂空際無事之時根柢之容又素無  
 根音蒂借譽又借譽所善灌夫傳所善願從  
 善素與引重又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  
 已善者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  
 尊重為資又巽愧為資如淳曰為出資則使人  
 也為資又巽愧為資如淳曰為出資則使人  
 為其資地資非財引繩排根又欲倚夫引繩排  
 物也為讀如本字引繩排根又欲倚夫引繩排  
 之者孟康曰根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  
 師古曰根下恩反格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  
 挈有人如此者其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  
 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却為  
 根陵轢又較轢宗室師古曰臨况又將軍廼肯  
 格轢又較轢宗室師古曰臨况又將軍廼肯  
 侯師古曰繩責召畜傳君不書謁又受機陷  
 况賜也繩責召畜傳君不書謁又受機陷  
 傳為之機陷孟康在亡爰盜傳不以在亡為辭  
 曰機發也陷奔也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  
 亡不英俊並遊英俊並遊與媒黷又得媒黷貴辛  
 在英俊並遊與媒黷又得媒黷貴辛  
 黷垢詆媒又自詆媒其文師古斥臧否鄭當時  
 濁也詆媒又自詆媒其文師古斥臧否鄭當時  
 甚斥超和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不聞問  
 臧否超和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不聞問  
 嚴助傳為會稽太守數年間闊又問者闊焉久  
 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問闊又問者闊焉久  
 傳聞何闊師古曰言質責汲黯傳黯質責湯於  
 聞者何久闊不相見質責生前師古曰質對之  
 也與決蘇武傳與武決去良苦李陵傳少卿良  
 勞抵梧司馬遷傳贊或有抵梧師古曰抵  
 苦抵梧司馬遷傳贊或有抵梧師古曰抵  
 盡傾相如傳相如為不得已而疆往一詣前王  
 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



孫傳未得請前師古曰雅信杜周傳無雅信師  
詰至也至前言來見也雅信古曰雅信謂素相  
任提衡又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相提携也  
信排擠又排擠反薛宣傳排擠宗室也雅信又報  
是排擠又排擠反薛宣傳排擠宗室也雅信又報  
言舉目相作即報也司馬遷傳塞睚眦之辭師  
解反睚眦目貌也猶言願瞻之頃也睚眦又才  
古曰睚眦目貌也猶言願瞻之頃也睚眦又才  
賜臨存又使重臣臨存之為地張湯傳文事有  
不為地師古曰浮道又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  
云浮造請又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至也忘故又  
也忘故師古曰謙朕調護又貧昆弟調護之尤  
遺忘故舊而去也調護厚師古曰調護之尤  
今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張良傳頃公幸卒摧  
謝又推謝師古曰調和平也張良傳頃公幸卒摧  
相遇故婿又即以婿鄧小服虔曰婿街之義縱  
日參會婿又即以婿鄧小服虔曰婿街之義縱  
怒街之師古曰街舍也居間郭解傳邑中賢豪  
包舍在師古曰街舍也居間郭解傳邑中賢豪  
道地和中為知友江充傳宗族知多謝問趙廣  
善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謝也魏人龔遂傳  
善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謝也魏人龔遂傳  
日魏人師古曰雅素張禹傳忽忘雅素疆食自愛  
醫藥強食自愛神近連柱朱雲傳既論難連柱五  
庚反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猥猥猥猥猥猥猥猥

師古曰提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  
也提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猥  
宿嫌也故舛午膠疾劉向傳朝臣外午膠疾各  
相違背午舛刺又膠疾舛刺疾也舛來昌反  
五故反不能阿排擯又排擯宗室醜詆又巧言醜詆  
也辱一日之雅谷永傳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交  
責四面至又天下之責折逆朱博傳其折蹉跌  
又功曹後常戰請寄鮑宣傳請寄為私相託也  
都傳請寄分明之薛宣傳得為君分明之師古  
無所聽程義傳內謂經入師古謂考問使知清也  
內謁程義傳內謂經入師古謂考問使知清也  
晉主  
日揣謂探求攀援又欲相攀援死而後已死黨  
之揣初委反攀援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死黨  
又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不右又論議不右方  
也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息夫躬傳黨友謀議  
官媚又官媚邪臣黨友息夫躬傳黨友謀議  
椅後引之也謂引驕其言也刺候陳咸傳朱雲  
肯刃孟喜傳喜因不肯刃刺候陳咸傳朱雲  
探問候事相駁又兄第相駁不可師古曰刺者  
之輕重相駁又兄第相駁不可師古曰刺者  
追趨逐者楊雄傳強者不期而附師古曰追趨  
所趨趨者坐者不期而附師古曰追趨逐者隨  
也趨日趨者坐者不期而附師古曰追趨逐者隨  
昭王弟附離古曰離著也音麗分棄願與王

分棄前患師古曰柱置西域傳以道當為杜置  
彼此共棄故云分柱置心不便也師古曰杜者  
支柱也言有所柱立而支柱於已句奴傳  
故心不便也柱竹羽反又竹具反掌距與相穿  
距師古曰掌謂支伎相翼王莽傳斷金相翼  
也文庚反又丑庚反相翼師古曰翼助也  
道田延年傳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師  
詆詆毀也詆折也  
詆詆毀也詆折也

右締交

故舊曰有積素累舊之顧選二舊朋輩曰皆故

等夷良張分契曰與某少而歡焉又曰有總

角之好江袁又曰末契懷舊敘事契曰某與子

故也秦二又曰某竊伏自惟幸託曾同學曰

同席研書鄧皆故舊曰靡非先舊李舊熟曰久

挹風猷羊兄事人曰長事某人季以弟待某人

曰第畜某人上至相親曰情如同生後十同姓

相繫認曰與譜系張九與其弟熟曰得幸於季

知懷舊曰髣髴平素寡婦貧賤時友曰舊賤之

知書集舊略識曰一揖之舊皇甫又曰疇昔一

面陳師敦篤曰戀戀有故人之意范又曰惠顧

前好左不宜分義曰何損於好上存故舊曰問

蓬室之舊應陽與龐忘故舊曰忽忘雅素張  
故舊曰慰藉輕於綰縞應陽舊不熟曰分非素  
結荀又曰宿與疎闊張初相見曰傾蓋家契分  
深曰其交益親上

右故舊契分

欽慕人曰竊高下風之行選二又曰欣服高義

融寶又曰竊伏某承高風舊矣趙壹又曰慕用

之誠餘耳又曰服聞德行蜀杜又曰飽聞聲聞

杜牧又曰延慕光塵吳陸又曰悽悽懷慕吳書張

又曰慕樂德義魏又曰聞服有素皇甫又曰夢

想清塵任助代又曰委心無量士安又曰聞君

子舊矣劉孝又曰聞服高問書集高又曰副其

高山之望孫策又曰宗服令德書度其人為

法曰有虞於子左懷慕人曰長懷永慕選慕前

人曰不能編德於數者崔駰前已坐中慕之曰

一坐盡傾相如馬瞻想人曰載挹載味晉陽秋其

言善曰可貫而佩之外得所繫附曰鳳舉選攀

附曰附龍託驥魏書郭又曰攀龍鱗附鳳翼楊

攀附微曰攀蚊髯附蚋翼咸傳

右跋慕攀附

稟侯曰惟命是從後七又曰遲速惟命左又曰

惟執事命之上又曰惟其所以命子韓伏侯曰伏

須文三速求報曰願急報援馬侯曰延望景晏

南李又曰企心東望張侯曰拱立終良久曰

迂久寬候相見言曰侯自見索言之前許事有

所侯曰故且沉吟武寶稟督之曰未蒙裁下李習

稟而決事曰報決志南齊請密示及曰速賜秘報

言稟命曰思稟良規吳陸又曰寔侯高筭任

恭父侯消息曰思聞嘉響蜀後待它日曰願以

異日國戰又曰請待餘日子列稟所用日曰請日左

石稟覆遲侯

謹察視曰善伺之後廣川能觀望君意曰善候

伺杜守門者問人曰苛問王莽苛呵問止之曰

何止王探事人曰游偵白居求人事曰探刺微

密文王請伺察曰願長耳目王楚元竊聽曰屬耳

援馬以形貌訪尋曰以物色訪之光嚴自問的確來

曰定聞信來袁察訪之曰廉得其罪何聞問曰

聞消息於風聲許照點之曰檢考魏出首窺

望貌曰閻羊公

右詞察探伺

自稱某人子曰某牛馬走某司馬遷上某父自

稱曰下走選二又曰走班固自謙曰無似哀

公又曰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香黃又曰嘗耳剽老

成人之言劉禹又曰才韻枯梗孫又曰野澤愚

儒李又曰某得以空虛之質第五又曰孤微之

人張又曰浮賤選十孤而自謙曰孤蒙班固

又曰窮孤選三又曰單人選十為官謙曰居官

亡以瘡人選十自謂曰智力淺短選十自謙家世

曰陋宗選二改服謝罪曰致服深謝選十但自咎

曰將安歸誰乎萬自謙在下曰偃伏泥滓皇父

自謙無功曰無尺寸功耿自謙無足採曰無分

可採鄧自謙不達曰才朽命剝白居自謙孤寒

曰寒門悴族宋江自謙孤寒晚生曰單門後進

訪仕敘往昔曰曩從末路宦者自謙資質曰芻蕘

之資后張謙無功曰終無絲髮之効后南自謙

人見問曰繆延逮及陶謙謙稱所見曰細度狹見

賢沈下自謙曰本無志用洪藏引咎曰請以不及為

罪卓咎悔曰後咎餘責趙充謙抑曰少加屈下

庸衆而野上謙屈曰縛紕荀不仰累曰不足以

塵明德陳寔自謙非宜曰內懼不稱習之小官自謙

曰名綴下士潘岳謝過曰謝咎王姬朝官自謙曰

猥廁朝列仁安謙承家曰有不任堂構之鄙山陽公載

記自謙曰一介貧人王孝自謙無功曰功既闕

如北謙家世曰門衰祚薄選李自謙曰糞朽之

賤杜牧森無才曰樗鈗之才沈亞自謙曰愚不知

量後估

右謙稱引咎

請問曰朝夕問訊後清又曰德宇泰定左又曰

萬福降輶前郊請問人曰傾何以自娛選曹請

問文人曰講道餘隙高鳳又曰講習之暇陶請

問守令曰撫字陽城請問法官曰平反葛不請問

曰動靜多豫周王褒與又曰動寢列問疾曰上

謁問疾陳萬春問太守曰行春之暇漢書謂人不

藥曰起居不歡馬后晨起曰早作檀弓問動止曰今

言安否何如文王世子問候曰克綽永福前郊又曰

起居何如華江請問曰君執事無恙蘇章又曰體與

神康歐陽詹又曰襟履無爽任昉又曰想攝養得

宜昭明太子書又曰攝衛惟宜周王褒書又曰起居不恙

孔融與章林甫書又曰與時休適昭明太子書

右請問起居

相見揖拜了曰禮文既集選二拜而首至手曰

拜手前郊拱手曰交手武五去就雅曰淺拱舒

拜夢得呼人拜曰雅拜武何儒行曰習短步後儒上

襟領曰捉衿莊子又曰祗襟外熟事曰長於人事

後清河王堅乞去曰以死自乞劉端拱而平曰端拜

荀不待人曰應束帶見之今傳再拜曰重拜

禮注上賜書拜曰敬再拜莊子又曰謹再拜司馬

避席曰某去所左某拜而頭至地曰稽首公羊不

敢正坐曰危坐慕容行堂上禮曰接武禮行堂

下禮曰布武上

右禮儀去就

門狀曰謁漢朱又曰刺補作門狀曰修刺候申

蟠有門狀曰齋刺仇又曰奉謁造某趙壹某謁

人曰謁造光又曰造請張又曰聞名於將命者

禮又曰往候之朱徑謁人曰不待介者高相謁

相失曰蹉跌不面趙又曰敢勤僕人左無隙可

見曰逢執事之不問上介人往見曰相因到某

門陳薄某主通名者曰內謁翟方又曰典謁禮

五樂堂

之小史之職曰受書謁萬石門子不覆曰連求

謁不得通純追請去客曰更啓乃知已去趙人

訪及曰屈顧朱又曰頃駕穀梁又曰光臨七又

曰過存馬又曰臨存嚴又曰弭蓋選月又曰枉

車騎而交某政又曰來况如又曰幸見光臨七

行訪及曰步玉趾辱某左某又曰時臨玉趾休

屢蒙過訪曰親數存之朱急迎客曰曬履起

迎疑又曰倒屣皇又曰屣履迎門崔私接

見曰私面左謝相過曰特蒙傾蓋洪辱同垂訪

曰俱辱鳳翼書集貧家客至曰杖藜應門莊期

見人過曰旦日蚤臨夫不及見謁人曰不得先

詣耿不及請謁見曰無緣咨覲微未暇往謁

理曰恐勤館人韓無人在門曰無人門焉者公

無期候見曰未知見時左不謁權貴曰未嘗捉

刺權門王僧孺徐不見而退曰望屋而退書集

願見人曰願望履幕下莊稍不見曰斯須不展

之退又曰時月之間不見某黃憲某隣居不往還

曰比門不與交通夏不往還曰不相謁請列子

五樂堂

再往見曰更謁子論上不肯訪及曰不肯幸臨

夫暑不往還曰暑熱且自便寶又曰正熱不堪

相見南史接陪人曰侍君子之光儀補正不見

賓客曰事在諄惑趙託病不見客曰養病傲士

高門狀舊曰刺字漫滅平

右看謁往復

呼人書簡曰汗簡吳又曰折簡李義又曰榮示

上又曰手示退又曰手命選吳又曰良訊陸機

又曰嘉訊陶弘又曰得所貽書北史惠書曰損

書選三又曰損辱嘉命選揚自稱書簡曰濡削  
寄與人書曰寓書殷具疏率衆曰削牘爲  
疏原書不詳曰臨書軋軋不具劉禹久不得曰  
寂無音驛馬援謝人簡曰拜命之辱在書曰咫尺  
之書會稽典錄又曰馳函寓意上又曰裁絨寫  
抱上收藏人書曰永爲篋笥之光上又得書簡  
曰再奉示問退辱書曰辱牋教上作書簡愧曰  
臨啓慙慙任又曰臨書恨然趙景累奉書曰近  
屢奉牋欽得書之喜曰曠若復面建畫說彼未  
及曰謹書起予應休書往來曰書疏往反魏作  
書曰裁書敘心上又曰白書曹開書讀曰發函  
伸紙吳作書曰聊布往懷岳希喜接誨教曰真  
解矇矣程無用書簡曰廢牋記先賢遺書曰遺  
札相如遺視人書曰曠若發矇融謂人見答曰  
還示李又曰報書上又曰手答陶來諭曰來陳  
望報答曰幸望慰示書集應責其無書曰不  
蒙一字之况上謂報答曰咳唾之音上答人書  
曰財書拜况書集婦與夫書式曰離席再拜上

忙中作書曰占授不次書集應再得通中書曰  
復獲郵書張別幅載事曰列於別紙吳周煩得  
示諭曰比辱雅况後少爲書曰聲問不數後  
書敘事盡曰手書暢意後書式曰再拜言  
遷司馬又曰某再稽首劉書不盡意曰不足  
自宣繁又曰不能宣備修又曰言不自宣任又  
曰因表不悉會稽典錄又曰意不宜展近  
不收書曰不得新命吳陸景收藏其書曰寶錄  
上覽其書曰清言溢目陸書不盡意曰投筆亡  
宣上將再帖子曰別當相簡梁元頻作書曰比  
致音息任又曰時傳尺素周弘得書問曰執誨  
欣然皇甫士欲寫曰搦管操觚周弘又曰墨筆  
操牘趙世附書便曰蒼鴈頰鯉周弘久不得書  
曰玉音不嗣上又曰嗣音阻闕簡文備禮示書  
曰過意賜書應攬人書不捨曰紙弊墨渝張  
蒙誨語曰用祛塵惑梁王僧謂相難書曰來難  
晉能書尺曰八行之工李商又曰賢於從事劉  
曉下書作書曰遣書通心孔融與韋又曰心存尺



書劉禹又曰致以賤素歐陽書比相見曰筆疏

可以當面蔡邕久不作書曰闕於所仰李

右書簡誦語

煩人事曰爲書請之蔡陳其事曰以累下執劉

錫于請曰冒昧于請後清又曰冥昧觸冒魏

犯曰奸命左異指揮曰在公頤指耳夢言其易

曰出言笑之下恩倖煩顯名曰干忤之愆晉私

懇曰是以敢私言之左徑干人曰以藝自謁歐

薦自薦曰冒不媒之鄙梁極欲得其事曰絕

欲得之上異見允曰惟其幸許始皇紀再求

曰願復裁賜後南難其事曰意如探湯杜委託

曰譖諉上竹又曰譖屬元允許曰順許任

助又曰允答論又曰領可靜又曰裁可董

允所託曰恭命友私見許曰私可靜不干

託曰無所干及杜

右煩託于冒

慰曾腹曰副是要腹光武又曰眷眷之欸實洛

又曰極老老之恩鮑面言誠懇曰口達至誠

得又曰口陳肝膽寶貢聞事曰以底裏上露上

又曰冒昧自陳蔡又曰冒顏以聞曹又曰陳詞

得盡所懷曰得空曾腹馬敘誠懇曰不勝

悽悽吳又曰不任肝膽之切選中又曰丹欸上

蒙相亮曰丹慊獲申上舊所懷曰宿心素志上

稱人至誠曰何子之情也外請密有所言曰請

辟人賜問矣不相疑曰長無纖芥寶曾腹無縈

曰中心泊如也楊盡誠曰輸寫肝膽蔡又曰空

臆盡言微敘懷曰敘腹心之願書集高盡誠

來曰以情相歸後張申所懷曰杼情素王又

曰陳露肝膈吳啓白煩復曰啓事蒸仍上又

懷人曰饑渴歷時微敘意曰有負懇欸賢下指

事取信曰此赤情之明驗漢願白事曰

請謁事情秦盡白之曰故具有白晉兩意

未決曰情交戾歐誠訴曰告之情左所願曰

云云則其有大願矣上又曰願之久矣上又曰

此某之上願上

右曾腹誠懇

荷知遇曰辱知愛退又曰相接過絕等倫洪又

曰愛待裴又曰蒙顧許枚以文受知曰以筆札

見知任荷眷愛曰謬眷夢推薦人曰推轂鄭舉

薦曰清舉衡被薦辟曰應弓旌齊書宣薦拔曰

顯進幽藏范又曰汲引之惠李蒙簡擢曰采拔

元舉主曰本舉之主楊不敢累所舉曰恐

負舉者薛汲引迷曰門無留客皇甫自賤被薦

曰奮迅泥澤岳舊舉過人曰某之故某也趙

上某人名下某所舉時策名藏掩罪惡曰粉飾之外蒙愛曰

蒙曲誤之愛沈下修辭指南卷三圭一五樂掌

右知已薦拔

期之曰不朝則夕武實相約曰如欲面會阮相約

小宴曰鷄黍之約選即拜見曰聊以當覲阮期

即得拜見曰旋侍光塵選二期拜見曰詰朝請

見左問約曰何時復交會後二期往彼曰某日

明其往張良上某日數下某名更後幾日曰卻後幾日盛

早赴期會曰迎期先到樊不失期約曰皆如

符要竇萬一及忽然而邂逅後會見之期曰

携守之期趙景無相見時曰詎相見期江淹又

曰漫漫之期書集又曰不日不月上約日中日

以日中為期左信約曰丹青之信班史即今當

至曰其何日之有左期秋至曰秋為到期歐陽

來遲曰不時還姜詩

右期約邂逅

迎人於郊曰郊次左出門接曰郊勞羊接人曰

迎路謁候趙喜其至曰聞其至歡迎之王以軍

禮迎人曰屬鞭負弩柳公迎勞人曰冒涉寒露

三百五修辭指南卷三圭一五樂掌

光武又曰蒙犯霜雪後光勞問曰勞苦如平生

歡陳備來客曰為除舍設儲待孫送迎曰勞迎

贈餞夢得迎送亭館曰饗享別邸劉禹偶相遇曰

塗觀卒遇選二會遇曰當握手如平生歡上特

往相見曰輕行相會范相聚曰合并選十又曰

良遇靈運又曰接奉清塵上不離散曰繾綣從

公左

右迎勞合并

請人過敘曰請某臨親修具前劉澤某召人曰

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嚴延士德曰捉髮之德應

延客曰起迎之門引入坐左又曰肅入禮又

曰賓禮前游又曰降禮賓接封德又曰接以溫

色則又曰眄睞相遇益厚曰遇某加於平日

以待貴客曰警戒衣冠賢不赴召曰謝病不能

臨厚迎待之曰夕館而晝饌沈亞蒙厚顧曰

奉優賤卿延客謙辭曰今日無用娛賓平

置馬延客曰郊馬鄭當埽除曰糞除第五又曰

除館左埽且灑曰埽王除地之帚曰幣帛帟論

言至修辭指東主五樂掌

到打併了處曰造干除左客後來曰末至惠連

當其厚意曰敢不拜嘉左事人恭曰擁篲昭冬

間就位設火曰熾炭于位治具曰修具史家

又曰修薄具賤大作次第曰盛共具荷飲具

甚精曰選具莊疏簡略治具曰草次注又曰

菜具華書不令坐曰未嘗賜席鄧

右招邀迎待

款密曰讌語從容武狎熟曰串昵裴幼而狎曰

有旦暮偃伏之愛欽布子細曰陳羅縷選十開

襟論誠曰敷衽論心選三約少留曰到某宿息

地名某款曲曰得展嬾婉曹植計且宿留曰且

復須留後清話久別曰以敘分隔范相厚曰意

愛甚密卓款集曰共食偕行之語詳悉曰覩縷

魯和左思觀幼而猥曰少相狎左敦篤曰情義款篤

皇南久留之曰云云是以父子左

右款密留連

辭而泣曰攬泣告辭任離家宦游曰左親戚張

送別曰揖策為禮劉傷別曰垂涕相送賈不

同行曰吾絆而不得侶以馳皇甫送上路曰既

祖取道曹飲餞曰為設祖道後西又曰親暱並

集送曹子展別曰以展訣別范別懷曰析別之

懷修馬人留不得行曰民遮道行何別離曰參

商之闊建子又曰離群索居檀又曰分索選十又

曰分手賦別又曰判袂選十又曰睽携選十又曰

乖別曹植別又曰索居永久選又曰去德滋永選

二又曰間何濶諸葛又曰離居殊年載顏延又

曰成濶某年宋王神女又曰脫別某年魏畧王

子 178-574

敘別來曰離絕以來阮老人送人曰自扶奉送

寵離情曰離夢別魂別江淹別之情理曰別理上

留人行曰攀輿拒輪續漢書恨速別曰別日太

速謝恨別曰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詩以文送別

曰以文寵別賢送不及曰供餞莫伸任昉怨別

曰分違易久梁武帝將行曰驪駒就駕應貴

賤別曰雲飛泥沈周弘不及面別曰割今者之

恨後漢秦嘉妻索送別文曰徵文寵別蕭別恨曰

黯然銷魂又曰恍若有亡錢人曰供帳某門

門名 五樂堂

### 右辭離送餞

送路曰贐孟送食物與人曰益畫鋪之饌莊送

客少食其器曰筭器上餽人曰乃饋盤飧左就

飼之曰就飧飯之延贈貧士人錢曰爲冠憤費

紹謝送物來曰承嘉惠誼拜受曰稽首拜受德

又曰拜受祗悚陸又曰祗承怵惕上受之曰敢

不欽承選曹却獻送曰不欲費人紀辭來命

曰賜寢嚴命任續更獻物曰當駱驛復致布不

受且不報曰無所報受江辭人遺食曰某豈

口腹累其邪後五十三絕饋遺曰無苞直之

第五厚贈曰重貺列見贈曰贈遺後吳微物贈

曰果桃李茹之饋後杜受物曰義當順承蘇武

餽遺多曰所貺重遺上謝人貺食曰口腹知恩

野饋曰餽左厚貺曰其何貺如之上特惠

曰專賜上土地所有曰土上又曰土毛融辭人

遺寶曰不若人有其寶左謂惠錢曰珍錫劉孝

謝惠物曰猥蒙霑逮梁元非爲物來曰不敢求

貺左 五樂堂

### 右餽遺酬贈

懷人曰心如綴旆前五又曰寄長思於某洛神

人又曰志往神留文又曰遠思長想王又曰

若綴旒然文章又曰心如縣旌選又曰我心如

結詩又曰夢結遐想登又曰精誠發於宵寤固

又曰精爽飛越劉越又曰如饑如渴植又曰邑

邑何已寶又曰思何可支植又曰惟日爲歲李

又曰相思之苦懷劉禹又曰曾臆結約張敞又

曰鄙忝成疾李商又曰思子為勞建子所懷之

切曰良不可任魏文又曰如痠人不忘起韓信懷人

至不食曰忘食事宋王舊懷曰宿懷選又曰積

思楚辭艱苦之懷曰苦懷選十一悵悵曰鬱悵難

聊平獨寂曰寂蔑選十又曰遼索上眷懷曰恨

恨無已陳蕃神不寧曰越裂楚詞失志悵然曰佗僚

九章上丑架低徊曰僵徊楚詞心不忍曰精懷忍

忍崔琦心不足曰心焉憤邑應劭又曰邑然不樂巴

得書後懷曰猶不盡其勞積也建子未慰快曰饑

渴未副曹丕渴見人曰鄙吝復萌黃憲誠望之心曰

喁喁之心武甯懷思不舒暢曰幽情滯思陸機歎

乍別之懷曰思心徘徊江淹懷思之切曰神一

夕而九升安仁寡又曰不可窮之於筆木又曰

非筆墨所能陳寫靖又曰精魂回移子平又曰寤

想增懷書集又曰馳遙思於千里宋謝又曰精

神越滌宋穆遠念曰遙想孫綽又曰緬然長思五家語

解不忘曰銘鏤肝兩念想曰思賢若渴明孔又

曰勞心懣懣楚詞又曰宵則發夢吳書張恨不能

往曰何由假翼自致許靖敘懷曰敘宿昔夢想之

思上傾向曰勞望情深梁元又曰思心成結後

嘉妻懷人曰心路咫尺任昉代人書又曰瞻言

增慨上恨然曰潛恨久之上又曰悵矣心飛梁

儒懷人曰渴於言侍趙壹

### 右懷思悵悵

遲荅書曰闕然久不報司馬又曰頃以多事不

得為選曹荅書曰反荅造次楊修謝回書曰遠辱

還荅李陵又曰猥惠書教謝人至得書曰由使至

劉禹隔手送書來曰某函置某書上某謝人曰

恩隱周渥顏延又曰德念深矣班固又曰見眷

良不翅王僧謝惠貺曰嘉貺益腆選謝人見召

曰猥垂齒召曹植道人謙曰厚自枉屈劉禹謝人

見教曰重惠苦言吳質愧謝之曰推謝湯謝曰

造門謝恩何遜荅之命曰報命後南謝遷擢曰

濫時來之寵江總謝人存卹曰勤辱左謝其意

美曰今吾子以好來辱上謝意曰荷遽相并江

### 右回荅陳謝

稱獎人曰勉以丹青之價稱獎清高人曰雲

霄中人也桓荷人相譽曰高以評曰李素稱獎

之曰有當世之具許謝稱獎曰增榮改價劉北蒙

稱美曰乃蒙嘉歎升任獎飾之曰粉滌書集蒙

獎與曰甄識張亮又曰甄藻後五十又曰獎挹李

又曰甄異鄧蒙厚待曰遇趙廣蒙面與曰面相

進李習稱能縣令曰健令馮稱少年俊人曰小

而聰了融報人甄獎曰以奉見異永

右稱獎慰安

恕察曰厚貸唐崔又曰慈昭梁元又曰矜宥劉

又曰厚恕書集應又曰容貸後史又曰昭恕前

又曰見寬康休又曰降恕李又曰原察趙又曰典

貸唐穆又曰什貸漢四又曰善貸王僧又曰橫

貸上蒙寬恕曰蒙曠盪選十又曰開寬裕之懷

北王又曰蒙觀過之貸洪異寬恕曰良務寬什

退又曰寬忍以貫之前思相察曰鑒照鄧又曰

降監友求照察曰昭其懸遲趙不敢當曰豈

其所能尅堪寶又曰非其所能堪副蔡人亡懷

開恕曰蕩蕩之德谷異恕察曰願其留意幸察

又曰仁篤昭其辛苦後張又曰察其恫欸晉

又曰垂清察會稽又曰付覽歐陽不謝所

受曰終不肯謁良避事曰偷懦轉脫荀異相

恕曰少垂忠恕之情上又曰宜裁加貸張恕

其過曰除解警責吳書優容之曰下借後李

右恕察推讓

讒毀曰媒孽司馬又曰奇詆唐段又曰蜚語左

又曰點灼楚詞讚言曰唆佞楊雄又曰舌之士

曰說夫衡造讒曰膏吻抵舌呂又曰造作蜚條

上蜚條衡造讒曰獲讒張又曰坐貽謗江又

曰蔽障於讒楚聽讒逐人曰快讒陳湯漸於讒

間曰左右弄口積使云云王梁平讒不足畏曰青

蠅不能穢垂棘論晉人曰行若狗彘賈罵人

賤惡曰豬狗不食其餘前元罵人晚年繆曰晚

繆魏元罵庸吏曰括囊守祿崔罵人失言曰人

頭畜鳴史公罵人曰非愚則諛賈又曰以狀

見親上罵人如椿柱曰如偶人形後馬見罵不



已曰申罵余楚詞屈原初著力罪人曰咎其甫力榮冠

名其人聽讒曰每信受焉劉表因事人謗之曰歸惡

言云云方謂人如土偶曰若欺魄列四衆已笑之

曰已叫呼之矣後被讒曰隔以浮言習之被大謗

曰譏議橫世後馮衍造言興事曰造作端末上罵

人狂曰癲鬼所著北房陵王勇讒言曰貝錦成章北魏

收又曰青蠅變色上譏附炎進官曰熱官北齊王暕

家事被謗曰被門庭之謗陸遜注又曰被闇昧之

謗會稽典錄謝淵讒毀曰誣言飛入清聽沈下又曰飛

流短長上屢被謗曰數見謗逮伯喈嫉其事曰

幸其不然光武多謗曰流俗好評王敦辯說誣枉

曰盛言其枉狀後彭寵某書讒人曰某某之讒

子弟也左下某其父祖名勿聽讒曰勿用傍人解構之

言後隗罵婦人心惡曰蘭形棘心魏程曉罵人

不自量曰効嘖學步梁任孝讒間曰不仁人間

之左聽讒曰愛讒上譏罵上位曰肉食者鄙上

右讒間譏罵

戒人曰願從此上呂又曰願其緩心抑怒袁又

曰少弛威嚴翟方戒人勿縱曰毋逸于游永谷又

曰毋二舊愆上又曰毋二微行出飲之過上又

曰定心爲善上必更不敢曰後宜不敢前恩皓

齒蛾眉曰伐性之斧選十戒人勿飲曰毋淫于

酒谷酒色禍曰損德傷年武何改過之効曰元吉

之功書集責人不相聽曰將寄視聽於誰上改

過曰除往修來書集又曰當以前人爲鏡戒永谷

戒而悟曰發寤於心陽止其事曰姑已之若何

左又曰行乎敬之哉上戒富人曰毋怙富上戒

得寵人曰毋恃寵上戒異衆曰毋違上上戒有

能人曰毋驕能上戒妄謀議曰毋謀非德上戒

告曰苦言至戒平戒勿恕曰捨前之忿可也左

比箴戒曰鏡無見庇之罪薛但且忍曰第忍之

吉勸勿悲悼曰割不可忍之念范相勸解曰相

寬後七勉人曰早勵良規丘又曰勉平景行

勉又曰毋墮乃力左勸勿聽曰願塞耳勿

聽也袁

右戒勸導奉上

勸辭曰經有明誠後西勸少容曰闊略某細微

之愆鍾華又曰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曹世又

曰惟加三思書集趙又曰改迷謬之計亮上又

曰寤鍼石之戒上應勸人勿憂曰憂能傷人稽

典錄孔諫勸曰人有賤而言忠裴信人勸曰無

為久自苦也後光勸解不允曰辭之不可左勸

人勿拘曰無為檻羊光武又曰無為罰首郭志

傳勸自修曰盍姑內省德乎左遵奉曰奉遵嚴

教孔又曰不敢失墜上又曰敢不拜德左又曰

敢不惟子是從上又曰請終身守此言也上又

曰敢不良圖上所命曰承顧付與之言杜失名

曰不免為辱人敗行魯仲謝規誨曰美疹不如

惡石左別事但相諫曰子寧以它規我上不相

聽曰不可諫誨上愈不從曰吾茲不從也上

右戒勸遵奉下

動靜類凡十六篇

左腴

釋憾

漢雋

雲丞

建瓴

書敘

揆策謀慮

忙冗奔迫

督促結絕

笑謔嘲玩

曠廢嬾放

閒寒幽靜

寢寐休息

勞勩困頓

淹隔阻滯

疑訝詰問

驚異猶豫

恐懼畏服

慙竦羞愧

釋憾隱五請君釋憾棄常莊十四妖由人與也

人棄常則妖興相視而笑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謂棄其常道相視而笑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及入幸夫將解龜相出入此行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也謂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投袂而起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振其衣袖而起謂假寐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三而許之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如厚誣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如廁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謂爭丈尺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至地若今揖也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五百八十二

Copyright © 1999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美

下

五十五

二、今午三時三十分

三

江集堂

萌牙 又詩始萌牙師古曰佳經馬奉世傳申生  
語云申生維經于新城之廟蓋漁食可並傳經  
為免頸閉氣而死若維之為雷動息夫射傳  
者以氣力漁食里師古曰漁雷動息夫射傳  
風起 又四野 麻沸 未盡破珍師古曰麻沸言如  
沸而麻起 又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麻沸言如

右雲丞

建瓴 高紀猶譬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  
瓴下之勢易啗利又說索將皆以利師古曰啗  
也建音塞 啗利 又說索將皆以利師古曰啗  
食錢人今其旨食音則改變徒養虎自遺患所  
蓋及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養虎自遺患所

犬牙

文紀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  
謂養虎自犬牙也師古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

盤石宗

又犬牙相制所侵牟景紀侵牟  
入也食民比之蟬賊也侵漁宣紀侵漁百姓如淳

侵漁

宣紀侵漁百姓如淳  
便也師古曰魚踐薄冰待白日以待白曰豈不

踐薄冰待白日

以待白曰豈不  
殆綴旒五志若綴旒不得舉手應劭曰旒

綴旒

五志若綴旒不得舉手應劭曰旒  
所執隨人炕陽又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

炕陽

又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  
下也係風捕景郊祀志求之壺盪如係參伴開闔

係風捕景

郊祀志求之壺盪如係參伴開闔  
禮樂志參伴開闔晉灼曰開闔猶開為囊橐刑

參伴開闔

晉灼曰開闔猶開為囊橐刑  
門也言今之鼎瑞參等於上世也為囊橐刑

為囊橐刑

為囊橐刑  
志好聚僚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

志好聚僚擅私為之囊橐

師古曰有底曰囊無  
底曰囊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張敞傳廣

底曰囊言容隱姦邪若囊橐

師古曰有底曰囊無  
底曰囊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張敞傳廣

底曰囊言容隱姦邪若囊橐

師古曰有底曰囊無  
底曰囊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張敞傳廣

底曰囊言容隱姦邪若囊橐

師古曰有底曰囊無  
底曰囊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張敞傳廣

川王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  
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  
流裔 裔文志亦六經之文與流裔師古曰  
之徒 裔文志亦六經之文與流裔師古曰  
貪焚殘食 窳窳 又窳窳其民應劭曰淮南子云  
害民也 窳窳 又窳窳其民應劭曰淮南子云  
人師古曰窳窳其民應劭曰淮南子云  
如綫 表稍益衰微不絕如綫五刑帶厲如黃河  
山若厲應劭曰帶永突與熒燭賓戲傳突與  
雅東南隅謂之突西隅謂之突與熒燭賓戲傳  
室中之從施敦度泰山應劭曰施敦度泰山  
燭也從施敦度泰山應劭曰施敦度泰山

如綫 表稍益衰微不絕如綫五刑帶厲如黃河  
山若厲應劭曰帶永突與熒燭賓戲傳突與  
雅東南隅謂之突西隅謂之突與熒燭賓戲傳  
室中之從施敦度泰山應劭曰施敦度泰山  
燭也從施敦度泰山應劭曰施敦度泰山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風雲之會

又彼皆謂之會拊翼序  
出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泉師古曰風雲之會拊翼序

也陶鈞鄒陽傳獨化於陶鈞之上師古曰陶家制取天下亦鑠金銷骨又歟口鑠金積毀銷骨猶陶人轉鈞鑠金銷骨師古曰美金見毀聚共疑其數被燒煉以至銷鑠說依之羔犢打虎狼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也又與牛驥同皁師古曰皁同皁師而打虎狼之敵也牛驥同皁又與牛驥同皁師方言云宋齊燕糾纏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之間謂纏曰皁糾纏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較也蝟毛又反者如蝟毛經索也師古曰經音墨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虎翼又所謂候賊兵不絕如帶傳劉氏不絕如帶師章父薦履又章父薦履漸不可古曰言細殺也章父薦履又今師古曰章父殿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食狼董仲舒傳以貪狼反在上也父讀曰甫食狼為俗師古曰狼性



師古曰垂餌虎口王庭垂餌虎口戴盆望天又  
思報効何以望天知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  
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師古曰言營  
職粉未九牛一毛又假令僕伏法受收電  
國傳至如彊弩射潰癰又譬猶以彊弩射且  
風去如彊弩射潰癰又譬猶以彊弩射且  
矣相如彊弩射潰癰又譬猶以彊弩射且  
也絕炎又使復復日月之末光絕炎文穎積薪  
汲黯傳用羣臣如積搏景而鳥散從之如傳景聚  
師古曰持擊也得人帶脅嚴安傳帶脅諸侯之  
之陰景言不可得也帶脅嚴安傳帶脅諸侯之  
足以脅之也一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要領之  
賈五張壽傳不能得月氏要領師古曰要衣要也領  
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壽不能得月氏要領之  
以要領也無以持歸於漢故煤藥李陵傳煤藥其月  
教藥也謂束涇甯成傳操下急如東涇師古酒  
易為爪牙王溫舒傳群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牙  
之吏為國柱石霍光傳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  
也言大臣負國重任狼牧羊義縱傳其治如民  
逐麋之狗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隨風  
而靡楊惲傳雖雅知惲者猶隨風一丘之貉古又  
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米鹽黃  
貉獸名似依相似而善睡貉胡各反米鹽黃霸

傳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枕席上過師  
趙充國傳從枕席上過師鄭氏曰狐白裘反衣  
匡衡傳是有依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  
白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而集以為裘輕柔得  
故貴也反衣之者其毛純白而集以為裘輕柔得  
毛為裘也反衣之者其毛純白而集以為裘輕柔得  
拾地芥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晚拾地芥耳師古  
之言其易盤互劉向傳宗族盤互師古曰盤結  
而必得也盤互劉向傳宗族盤互師古曰盤結  
交入之意也谷永傳百官盤互或作牙相錯牙相  
日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相錯牙相  
牙之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相錯牙相  
牙之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相錯牙相  
及前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  
五音也五音也五音也五音也五音也五音也  
括囊陳咸傳括囊不言括古曰括結轉圓梅福  
韓若轉圓師古曰括囊不言括古曰括結轉圓梅福  
萌章玄成傳建威銷萌師古曰括結轉圓梅福  
嘉區區以一黃障江河王嘉武  
身流及也持布鼓過雷門工尊傳持布鼓過  
黃音也持布鼓過雷門工尊傳持布鼓過  
洛陽布鼓謂以布為鼓擊此鼓聲聞毛髮之辜傳無  
毛髮之辜傳無  
之辜噬膚之恩董賢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師  
自噬其肌膚詔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噬大馬  
膚之愛是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恩未忍師  
齒息夫躬傳欲以其魚肉之師古曰以比魚肉之

而食也矯翼厲揚雄傳矯翼厲意所存師也也鴟梟笑鳳又以鴟梟鳳蛇嘲龍而嘲龜龍反覆手陸賈傳如反覆手繼耳師古曰言其易繼韓盧而責獲王莽傳先請而後動是繼韓盧而責之便也師古曰繼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純黑色曰盧

右建瓴

問人曰熟計之何張撥所當然曰計宜者季孝計策曰以其壽之說撥度曰審畫李又曰指畫李商訂李德稱已所慮曰繆慮登與人謀事曰爲書善計楊爭論未定曰未能得堅決良以策干

三言九注  
修辭指頭卷三

五樂掌

五樂掌

人曰以畫奸其前密計曰秘策封德長策曰計有餘矣孔又曰金石之策馮謂善計曰計無便此者儀事不便曰於策不便賈事未便曰未見其便強建白曰有所關說王其人議不行曰其人議格梁孝王被据無奈何曰計乃無聊吳王參計策曰與博覽者參之谷謂其事非曰不應經義倫所念慮不高曰下流之念吳孫計大小事曰巨謀纖計牧所思慮曰此某宿昔常計光武慮事曰陶心研慮賢謀不當曰某之

非計後虞翻自念慮曰伏自惟省魏言決定曰不失銖分大興經計議曰前計後策魏議事諺曰講事不令左善其謀曰善哉子之言是上又曰吾不見是石共計事曰召室老宗人左

右揆策謀慮

公冗曰職事填委選又曰吏事倥偬馬又曰王事鞅掌毛詩極冗曰不給於務蔡冗迫欲去曰必不遑留東晉補冗迫曰沐垢不終湯亞

三言九注  
修辭指頭卷三

五樂掌

五樂掌

又曰凌遽相司馬又曰鮮茲暇日毅公私冗曰外纏內迫韓急食於寢蓐中曰蓐范忙不得安寢曰未嘗一日蓐寢段忙忙着鞋不及曰不及履南奔迫曰飢不及餐王奔走忙曰走轂奔蹄錫又曰蓬徙塵走沈事多可厭曰厭事陳夜治事曰御燈火至明王法峻事多曰罔密事叢尹俗事曰塵務選開闢處曰囂塵夜勞於事曰櫛風沐雨史

右忙冗奔走

急速曰急於星火李密上州課而督之曰程督

主父決而催曰督督尹翁歸促令作事曰督督作

劇陳年遣人督促曰吏使相望於道任催人速

來曰傳呼促步左疾來曰速裝李疾馳曰跳駢

前燕催酒課曰督酒利王莽火急曰試太迫切許

后勅成某事曰以藏某事左早了絕曰宜早訖

竟梁督促曰訶督李德裕限迫曰會日迫促范州

中促之曰州期切促後張分遣人督之曰縷行

以督之杜牧催促奏起曰某趣上後光武司督之

曰急步疾呼韓文又曰當關呼之不置叔執杖督

役曰親執朴左督役之杖曰朴上杖役人曰扶

其不勉者上監督曰董振上

右督促結絕

笑曰解頤張衡又曰一解顏而笑列子又曰笑焉

選又曰掩口胡盧而笑應又曰嫣然一笑好色

微笑曰未嘗見齒禮又曰微笑反唇前食自慰且

冷笑曰私喑且笑劉禹好笑曰有笑疾陸雲笑戲

曰調笑嬉褻陸長不謹重曰多少少年之戲史侯

滑稽曰談笑類俳倡枚以指玩人曰舉手耶伶

之王玩人曰敖弄東方朔戲無節曰教戲無度吳

陶謙譏人無釐曰潞潞君志嘲人髯多曰徒勞

繞喙泉怪笑其事曰呶然笑之獨發笑事曰

關猴落雉劉孝戲父子曰相與瓜葛親導

右笑謔嘲玩

不職曰曹務多廢孟郊醉廢事曰嗜酒數逋蕩吉

慢其職曰不事事曹掌其事而不修曰奸命左

懶放不勤事曰蕭杭選自棄官曰去吏宋又

曰投傳陳蕃又曰投効後閔又曰投版棄官而去

滂効曰上奏自治王叔落魄曰洛薄王不治生

曰不視家生產陳平又曰貧不事事上浮浪人曰

無市籍商販作務尹滅裂不子細曰麤滅無所

問唐不勤其職曰游食荀游手曰不田而

飽李懶放人曰游閑公子馬融又曰暇豫王

孫上未老致仕曰謝病不待年靈懶甚曰懶

疾無匹陶閑放曰棲遲仰託病求閑曰

疾自逸上言懶曰懶慢相成叔不職曰不

治官左遠其部曲曰離局上不求進曰棲遲德後蘇竟自陳請退曰自下乞退巴歸第不欲仕曰規避仕塗皇閑散曰幅巾衡門上

右曠廢懶放

寂靜曰岑寂選又曰寂蔑靈逍遙曰常羊前禮又曰方洋吳王濟方音心無事曰方寸為清劉禹又曰內無寸事閑暇所為曰以篇詠仇琴壺劉禹官之閑曰未官之暇荀子優游之狀曰攝須理事蔡又曰舒紳緩帶伯門前靜曰門無蹄轍孫暇日閑曰休沐里舍球請假百日曰長休百日蔡給長假曰予長休告丙請假曰取告嚴延又曰謁歸劉請假曰告休黃急請假曰取急潘又曰謁急伏乞歸休曰願歸之謁簡得假曰得休漢得假歸曰休歸宋王累在假曰某移病所數日冬夏至放假曰日至休吏宣假日曰洗沐萬石參假曰休還宋王賦

右閑寂幽靜

困欲睡曰低迷思寢叔夜悶而睡曰頽思而寐

牀張門不能寢曰不能監寢陳達曉不能寢曰具明廢寢王元又曰申旦不寢北史五又曰通旦息寐馬中夜不寧曰丙夜不能安枕唐倦

官學將休曰休於耕田齊外分明曰夢殊明察後紀夢有吉兆曰此貴徵也前外怪夢曰寤夢徵怪夢詩夢亡人曰夢如平生帝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詩臥而不周曰輟上發夕至明不寢曰明發不寐上就所而止曰息上舍而息曰說上音

於此息曰憩上厭懷不祥夢曰贈惡夢周禮贈晝寢曰晝日假臥邊孝解其夢疑曰安知非吉徵也孫堅安平無感自夢曰噩夢周禮噩思

右寢寐休息

困乏曰疲薺選十又曰朝疲夕倦平子奔走曰駿奔之勞選十一未曉出曰以星出外夜方歸曰以星入上奔走困曰車殆馬煩各行行之勞曰研踵莊子又曰足繭手胼夢拘束曰僂若囚拘上又曰咆繫語又曰圈鹿欄羊論衡楊又曰檻豕籠雛孫喘且汗曰呀然汗矣上卹勞人曰數

勞其苦蕭何踏傷脚曰皆重爾後漢官所拘曰職

事羈纏之退又曰拘守常憲機漫自勞曰空自勞

苦強忽為所縈曰欲復見牽崇人馬困曰人極

馬倦王子歎拘牽曰時俗多累康又曰世網拘

束江執勞曰持臣虜之作史又曰每役柴水之

勞蕭執勞甚曰眩斂錫拘法曰馭於繩墨

張敬與宋已書

右勞勸困頓

注舟不行曰淹薄遷不如初心曰素情不遂後

女謁禁曰禁急不得相聞張與無因由曰良

無由緣建子不曾凝集曰未嘗共酒食之會桓遷

延曰淹引時月九又曰屢淹星鳥江素不

相識曰無一日之雅永未相識曰恨未面其人

枻欲聞而不獲曰闕聰列欲視而不獲

曰闕明上欲臭而不獲曰闕顛上欲言而不獲

曰闕智上欲安而不獲曰闕適上欲行而不獲

曰闕信上所欲俱不獲曰諸闕上阻宴飲曰持

醪靡由陶淵隔闊曰無相見之緣蜀近間曰

闊然數日不見盜未相接見曰未際左不得見

曰隔願言於信次張張

右淹滯阻隔

疑之曰疑有私故范疑其言曰斯言如戲馬怪

遲曰問其遲留之狀李書簡久不得曰闊焉父

不聞問助詰問姓名曰孰何萬誰問遲疾曰

淹速之度賦詰問曰語某其期賈又曰云云則

耶左問人是誰曰爾是某人耶韓伯令說所知

曰具對素問知狀周知其說否曰知其解未高

以實答曰以情對范堅執事曰持必不移王

問人不能答曰詰某某辭窘後行文字問事

曰出記問某事何問其事曰其可焉在列又曰

推問意故吳孫疑其非實曰想是流妄吳錄孫

不答曰再三問不對左問其家事曰問家故盡

對上三問不答終它言曰三發卒曰云云上問

所職曰而事何也上論疑之害曰需事之賊也

上問何故曰何已馮疑怪所斷曰未或聞之典

刑伯疑其事曰誠竊懷怪何猶豫前却曰狐鼠

進退韓子安得如此曰詎可爾世說疑之曰若以

惡來左疑天辭曰今天或者上又曰天其或者

上書三次問曰三云上問之曰將何所命之

問沈滅因曰何沒沒也公羊

右疑評詰問

驚異叫哭而言曰叫然號曰云云武五驚駭曰

慄然為駭衡又曰色然而駭羊公怪忽至如此曰

遽如許左以驚動之曰傾駭之張驚急而出曰

捉髮走出左猶豫曰允豫音淫又曰疑留不

斷後微曰不絕如髮武相去近曰間不容遂

唐傳十春禁火曰龍忌之禁周多拘忌曰屢生

忌故蔡驚異曰怛然內熱列七驚甚曰魂氣未

反孫策幾死曰不死如髮後驚怪甚曰心震

面熱吳驚默曰愕室不知詞對下驚聲曰兢

惶並集章

右驚異猶豫

恐懼曰五內震駭選二又曰憂怖焦灼蔡又曰

怖急馬又曰征營怖悸上又曰食不能捉七

誨又曰為寒恐溫又曰灼烜若在肌骨書又

曰皆失魂魄江表又曰神藥形茹左思又曰魂

褫氣懾吳又曰股弁嚴又曰重足漢又曰乍

冰乍火馬又曰累氣後又曰累息班又曰

僂身屏氣張又曰久念使人驚怖四又曰股

戰脅息上又曰股戰而栗上又曰正營惛悸劉

又曰媿息後又曰背芒增刺李商又曰心顏

戰警簡文又曰聳懼左又曰汗而仰視杜又曰

汗栗厚又曰心如炎灼魏武又曰凌遽張

又曰蛇行匍伏戰國又曰懷用焯灼光武又曰

恒懼後又曰無以處心後書驚畏曰皆失

氣陳畏慎曰閉心自填楚謹畏曰名教拘

束袁兢畏曰以榮為憂羊叔恭謹事人曰卑

恭如子前被問錯愕失對曰陰喝不得對憲

勞心曲體不懈曰修德之勞後俯伏曰蒲伏信

又曰蛾伏楊又曰稽首俯伏萬石訕要喜曰喜

懼交集夢俯伏狀曰訕要撓國富恐畏之狀

曰柔氣汗辭李頻遭驚恐曰屢遇熱羹書謹



莊敬曰薄恕以自持神賦改行善曰懼然改意  
後蘇畏慎曰懼然自刻申屠曲躬狀曰詘折儼  
厭說苑下恐得罪曰不免是懼左長憂懼曰無日  
不惕上恐懼不寧曰某何敢即安上所處不寧  
曰尤增據疾江總表

右恐懼畏服

慚慄曰內負外惡叔夜又曰汙顏韓又曰難為顏  
援馬又曰愧生於中之退又曰良難為心微又曰  
靡所錯情漢晉春秋又曰赧然汗下劉禹又曰  
如蹈春凌孫又曰退增汗攝之退又曰冒愧逞顏  
張平大羞愧曰慚於衣冠子雲又曰以生為  
慚劉禹又曰恨無穴可入李大愧曰五情愧赦  
崔又曰如鞭笞官割之在躬李又曰情若灰土  
王敦又曰如耻面黥沈亞又曰無顏於世叔  
愧足又曰如耻面黥沈亞又曰無顏於世叔  
愧足又曰如耻面黥沈亞又曰無顏於世叔  
慄史義憂愧曰憂愧若厲機恐慄曰誠增竦  
慄梁元頭愧不舉曰頭搶地司馬愧人曰愧折  
之馬與恕過失曰以釋遙悚趙不自安曰自令

身無處所楊慚而退曰慚慄而還王輕憤曰一  
慙之不忍昭慚且懼曰靦懼失容夢愧色曰有  
深愧之色列自致其愧曰日怙伊愧陸慚謝人  
曰愧墨而謝左思已為而愧曰追用悚息上

右慚悚羞愧

修辭指南卷第十一下

大羅寫  
章家刻



之銅印又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至  
章銅印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組  
但作鼻不為蟲獸之形簪最又鼻三簪鼻師古  
而刻文云某官之印簪最又鼻三簪鼻師古  
簪鼻者言簪綬草名也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  
名案節古子虛賦案節弭節也揚節而揚節雲  
也載雲罕張揖曰罕羽蓋又建羽蓋師古曰  
也前九流雲罕之車羽蓋又建羽蓋師古曰  
蜺旌采綴以蜺旌為旌有似蜺毛氣以五橈  
魚須之橈旌師古曰大魚之須也出橈旌又  
東海槌旌即曲旌也橈旌女教反玉蚪綱屈  
王綱謂駕大馬以玉五旗曰漢舊儀云五旗  
其集勒有似玉蚪五旗曰漢舊儀云五旗帝車  
刻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遠雲梢又被雲梢  
本中乘其下取其負重致遠雲梢又被雲梢  
同旂者旌旗之先景之乘又六先景之乘  
常以雲為旌旗之先景之乘又六先景之乘  
前也翠鳳之駕之乘又六先景之乘  
也洪頤之駕之乘又六先景之乘  
師古曰高祖出征何執帛又封參執帛鄭氏  
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執帛又封參執帛鄭氏  
也執王伯執圭以朝位也執執執執執執  
張晏曰伯執圭以朝位也執執執執執執  
宿衛執戟中印元蘇林曰刻印刻不忍不能與  
角說不忍授也印元蘇林曰刻印刻不忍不能與  
古曰刻五反也印元蘇林曰刻印刻不忍不能與  
亮反若今惟瘡言為侍惟瘡臣妾所見奉制六  
言張設

飛爰盜傳聘六飛如淳曰御物吳王傳燒宗廟  
御物供宗廟先驅周亞夫傳天子先驅者不得入  
之武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導路也霍光傳河東太守鄭迎侯侯侯侯侯  
甲乙帳東多故以甲乙第之帳應劭武帳傳上  
營坐武帳五兵於帳中曲旌田蚡傳立曲旌  
帳安之貌師古曰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  
少安之貌師古曰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  
通帛也師古曰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  
以上曲也師古曰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  
以旌表也師古曰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  
傳土也師古曰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  
古曰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  
之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  
言宿衛周勃曰周勃羽葆曰羽葆羽葆羽葆  
今之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曲旌  
顯也何傳交戟之內師古曰羽葆羽葆羽葆  
戟之屬也交戟之內師古曰羽葆羽葆羽葆  
旗之屬也交戟之內師古曰羽葆羽葆羽葆  
儀志也交戟之內師古曰羽葆羽葆羽葆  
高也稍所交反稍雲之旌楊雄傳校獵試立歷  
反豹尾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  
前皆為省中黃綬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  
持橐轡筆橐契橐也近臣負橐轡筆從備  
或有橐無底曰橐轡筆者橐筆於首  
底曰橐無底曰橐轡筆者橐筆於首

右節信

朝儀典故曰朝事典物後官者論帝纓弁曰瓊弁玉

纓張平賦仗衛曰葆衛上金吾騎兵曰緹騎曲水詩序

諸侯朝曰繁纓以朝左帝旗幄曰鸞旗鳳幄李

旗畫日月曰常周官九旗旗畫交龍曰旂上旗通帛

曰旛上旗雜帛曰物上旗畫熊虎曰旗上旗畫

鳥隼曰旗上旗畫龜蛇曰旐上旗全羽曰旒上

旗析羽曰旌上祀天物曰大路越席左隨駕整

督車騎曰護駕南齊志鼓吹曲名曰芳樹江總鼓吹

物曰鐃管梁簡文帝表得用鼓吹曰騎吹之榮隋江

車馬儀物曰錫鸞和鈴左御馬鞍飾曰金鉞鏤

錫平子賦又曰寶鉞鏤章顏延之賦待班次見曰待見

王待曉入朝曰嚴裝待明後清王曉朝儀曰明解

朝章東觀記天子執笏曰御珽大戴禮諸侯執笏

曰御茶上音舒大夫執笏曰服笏上大夫笏制曰

御以魚須禮三國笏曰手板晉紀王笏曰琛板劉義

啓

右朝事典物

賞罰之用曰賞勲罰偷外傳賞罰之政曰民柄左

等第賞之曰差而錄之光武紀軍中賞曰蹈難之

賞淮南子賞未下曰景風之賞未甄勳賞未克曰

未足以直功王莽無分毫賞曰不得一筭之復錯

不賞其勞曰不見書列表未賞曰顯効未酬武

賜衣曰御府餘資後漢馮貯所賜綬器曰綬笥

張謝賜扇曰王府好玩之恩簡文賜予事曰雙

璧千金上虞卿下又曰紫綬青裘上謝承書周

詔曰受詔綸夢賜曰榮賜梁劉受賜曰頂

戴曲私又曰龍光曲被有德於宗社曰

勳前功表臣功以言曰勞上臣功用力曰功上明

其等曰伐上明其積曰閱漢上並稱其功曰實某

堪事之効孔融書王功曰勳周禮如國功曰功如

尹民功曰庸上如事功曰勞上如治功曰力上如

戰功曰多韓信賜曰好賜禮又曰時頒上又

曰慶賜令

右賞罰賜予

表奏得帝覽曰書御張又曰奏御揚又曰御省

李私奏曰偏言之奏後漢書急奏曰飛蹄走轡之

奏沈亞所上表情切曰表啟後漢書切任秀上章曰

拜奏嚴延奏事曰遣驛以聞後漢書引對曰見輝

級之嚴沈下誣奏人曰枉狀奏某孔融某允所

奏曰可奏沈下疏表不行曰輒報聞罷方又曰書

報聞金又曰觸聞罷楊又曰隨奏許可翟方管

進表人曰主章吏宋論表章世曰奏議欲雅典

又曰平微而閑雅賦長於表奏曰琳瑯之章表

典論乞陳任或歸曰奏乞歸之記法

右奏表疏對

修辭指南卷第十二

吳曜寫章亭刻

修辭指南卷第十三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 職官部

設官類凡六篇

左腴

策勳

漢雋

調補

按職

書敘

注擬除授俸祿租給擢用遷改

策勳桓二策勳焉書勳勞固位者必度於本末

而後立強諫莊十九驚拳強官謗莊元初畢萬筮

官謗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閑元初畢萬筮

則謗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閑元初畢萬筮

而據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閑元初畢萬筮

占其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閑元初畢萬筮

結以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閑元初畢萬筮

車馬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閑元初畢萬筮

質又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閑元初畢萬筮

符命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閑元初畢萬筮

材量力哀平一小人慮材而

右策勳

子 178—595



位不明師古曰言官滿秩如真平紀吏在位三  
人之位失其次序曰諸官更初除皆試守一歲  
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更初除皆試守一歲  
為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賜真師古曰此說非  
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延登志行  
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漢舊儀云  
丞相御史大夫初拜入而登殿也延登志行  
食貨志世世大夫初拜入而登殿也延登志行  
世為吏之例郎選郎入財者得補分曹又選分  
廷尉正監分曹郎選郎入財者得補分曹又選分  
表沛公總顧賢序贊祿賜顧賢人而養之顧索耦  
甘泉賦選賢臣可匹耦於古賢卑伊之類顧顯  
賢通傳顧急使張良傳此兩塞賢吳王傳藏  
疏爵之張晏曰疏爵而貴得調年不得調十兄任  
愛益間益兄噲任益為郎中如淳官使董仲舒  
之益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如淳官使董仲舒  
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署曹兒寬傳見謂不  
晏曰不署官為列曹也師古曰署曹兒寬傳見謂不  
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為之也署父任及  
傳曰父任為太子洗馬孟除吏田蚡傳吾亦欲  
康曰大臣任舉其子第隨除吏田蚡傳吾亦欲  
言除者新官隨牒隨牒隨選補之恒牒不披  
故官就新官隨牒隨牒隨選補之恒牒不披  
起擢貢薦又望之多甲利今師古曰甲利不  
者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  
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

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置相蔡義傳或言光  
科之令所以止為掌故賞官古十薦趙廣漢傳  
賞官黃霸傳入錢賞官古十薦趙廣漢傳  
殷勤甚備師古曰尉選吏事雋不疑傳門下諸  
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尉選吏事雋不疑傳門下諸  
日選州郡吏之最尉選吏事雋不疑傳門下諸  
者乃得為從事之尉選吏事雋不疑傳門下諸  
經歷也朱傳傳調尉張湯傳調尉張湯傳  
齊伐閱諸府傳調尉張湯傳調尉張湯傳  
立拜田千秋傳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  
何武傳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詔舉賢  
敦厚遜讓有行各一人詔書又令光祿舉賢  
以此四行從官故武舉最京房傳舉最當選師古  
官也書贊孔光傳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  
也起家劉歆傳以病免官起家官簿霍方進傳  
也起家劉歆傳以病免官起家官簿霍方進傳  
方進之右師古也  
右調補  
按職孔光傳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高祖高祖  
斐曰休調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告者名  
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者賜告  
告者在官有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  
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歸  
家治病至成帝時賜皆絕師古曰二千石賜告  
至和帝時或謂之昧死以昧死再拜言張晏曰  
謝罪亦告也昧死以昧死再拜言張晏曰  
死罪陪朕文穎曰陪輔也陪朕請問古曰問容也

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絮  
顯論也爰益傳願請開師古曰欲因隙隙私  
所白橋虔武紀橋虔吏因乘執以侵蒸庶師古  
命而堅固為朝請宣紀時會朝請如淳曰春  
邪惡者也朝請宣紀時會朝請如淳曰春  
蒙死以蒙死而竭知之賈山傳忠臣之所  
哀紀傳士第子父母死之師古曰蒙冒也  
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關策五行志指身關策天子待死極言有罔辟  
又以私祿罔辟李奇塞詔刑古曰塞猶當者  
日辟君也經罔辟李奇塞詔刑古曰塞猶當者  
尸官許后傳職尸官師古曰制高五王傳  
師古曰制詔也橋音格詔古曰格音閣謂閣  
子之制詔也橋音格詔古曰格音閣謂閣  
不行養士楚元王傳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  
待罪吳王傳不得待罪行間季布傳具官儒林  
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主斷高穎國主斷  
錯傳獄官主賜骸骨又願賜便宜蕭何傳轉以  
斷生殺自恣賜骸骨又願賜便宜蕭何傳轉以  
張擇之傳言便宜不往臥護張良傳臥而護之  
拾遺溺通傳拾遺舉過朝從韓信傳稱疾不朝  
也從從侍間季布傳侍間謂事師古曰不治  
行也從從侍間季布傳侍間謂事師古曰不治  
傳食其為相不治丞相中如師古曰不治  
廷而諫爭請骸骨請骸骨無將人臣無將

師古曰將比諫買山傳公卿比諫李奇  
有其意備貞申屠嘉傳為丞相備貞而巳儒林  
傳沙罪備貞申屠嘉傳為丞相備貞而巳儒林  
云催貞者示以升擢關決石奮傳事不歸老  
之士大夫祿展采錯事相如傳以展采錯事  
歸老于家展采錯事相如傳以展采錯事  
其事業師古薄從司馬遷傳僕也展其官職  
日錯干故反傳不肯庭辯論之移病免歸師古  
庭辯公孫弘傳不肯庭辯論之移病免歸師古  
也移病公孫弘傳不肯庭辯論之移病免歸師古  
日移病公孫弘傳不肯庭辯論之移病免歸師古  
試課最也避回亦溫舒傳即有避回師古  
盡意捕擊也充位但張湯傳丞相充位師古  
回胡內反也充位但張湯傳丞相充位師古  
匡衡傳高允位而巳師古區處黃霸傳霸具為區  
古曰言凡事不在也師古區處黃霸傳霸具為區  
分別而自詭師古曰詭責也出自守郡自詭功  
處置也自詭師古曰詭責也出自守郡自詭功  
見又房常宴見師古曰詭責也出自守郡自詭功  
公家忠計也師古曰詭責也出自守郡自詭功  
星之便而自營衛便頻面反文償沐楊傳移病  
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償沐楊傳  
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一洗沐也師古曰償沐  
償之牽位章賢傳豈不牽位應劭致位章賢  
也致位師古曰言豈不牽位應劭致位章賢  
以年致仕也尸位素餐尸位素餐師古曰尸  
主也素餐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賜問  
傳願復職辦朱博傳所治所王尊傳治所公  
賜問復職辦朱博傳所治所王尊傳治所公

李耕齋先生

卷一百一十五

宗陽

右注擬除授

三頁

紙

右俸祿和給

寵擢曰華寵前外戚又曰殊寵楊政又曰拜擢蔡邕

又曰賞拔郎又曰榮拜呂又曰飾擢王毛又曰

貴寵江表又曰光寵子又曰休寵庚肩又曰擢

序張陵擢人曰羽儀之拜皇甫超進曰顯拔榮進

任為帝記憶曰微簡聖心蔡邕自謙遷轉曰猥受

榮貴劉禹偶無人時被用曰空乏之間云云詩杜

選擢於親曰內姓左選擢於賢曰外姓上俟遷

轉曰待除王莽非橫除拜曰橫拜楊秉美官曰榮

資諸葛亮封侯國曰封拜謝遷擢曰謬垂

曲寵宋謝又曰擢自散輩丘又曰越從濟泥後

記遭際亨發曰變奇成偶王僧以德遷擢曰德

賞左被召用曰白見前後來之榮曰來寵鄧騰

授書召還曰環召荀蔽罪而用之曰拔拭用某

其名朱博兄弟同大用曰兩鳳廷飛崔駰

右擢用遷改

共職類凡十篇

漢雋

執事

書敘

官守術業 比擬鈎考 簿書文案

和協裨贊 防備巡徼 趨事恩地

黜逐舉劾 倉場庫務 附門城管鑰

執事賈山傳執事之大者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執事之法度也要束高紀待諸侯

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已事又其已事可知也師節適又古者以奉一  
 師古曰得其衡決又首尾同條共貫帝一后而節適  
 節而合宜衡決又首尾同條共貫帝一后而節適  
 豈不同條文致又少損周之文致誅名又誅名  
 共貫歟實師古曰財察鼂錯傳惟財擇又唯陛下財擇  
 誅責也同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創見至相如傳應期紹  
 古曰言符瑞應期相續殊尤絕迹又未有殊尤  
 而至于不特初創而見也殊尤絕迹又未有殊尤  
 今者也師古旁魄又旁魄廣被也旁步各反  
 日尤異也又率通者踵武文謂曰踵蹈也既事車千  
 踵武又率通者踵武文謂曰踵蹈也既事車千  
 武迹也言猶履近者之遺迹既事車千  
 晉金修辭指兩卷主  
 既事不咎師古曰言瑣科條丙吉傳召東曹案  
 既性之事不可追咎瑣科條丙吉傳召東曹案  
 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尋繹黃霸傳  
 少及所經歷知其人以文武進也尋繹黃霸傳  
 繹師古曰繹謂擿伏趙廣漢傳其發姦擿伏如  
 抽引而出也擿伏神師古曰擿謂發動之也  
 擿它興壞路溫舒傳行文武行文同軌成傳  
 攸反興壞扶微興壞行文武行文同軌成傳  
 四方同軌師古曰同軌言踵故選置從事  
 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踵故選置從事  
 中郎師古曰踵猶躡功緒谷永傳擿十年功緒  
 也言承襲故事也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  
 端疏舉又勤事廣謀晉紬繹又燕見紬繹以求  
 次疏舉又勤事廣謀晉紬繹又燕見紬繹以求  
 曰抽繹者貫行又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  
 引其端緒貫行又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  
 第相續行之披挾薛宣傳披挾其閨門而殺之  
 貫工端反披挾師古曰披發也挾挑也古亢

反彌文揚雄傳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練制度又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約束以言語為約束  
又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約束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約束  
又武帝即位石畫又石畫之臣師展曰石大也  
明和親約束石畫又石畫之臣師展曰石大也  
計策細故又簿物細故師古

### 右軌事

仕途曰祿利之路前儒又曰名利之場靈運名

盡心王事曰補國家之闕盡力從事曰展四

體以卒職謂其有成勞上能作官曰吏畏寮

慕韓又曰巧宦潘能吏曰抱功修職之吏永上

官所宜曰灑濯其心表三下一治事曰典幹何

在官兢慎曰持官守身韓祗畏王事曰以順簡

書漢晉春秋所蒞絕私曰財勢絕路皇甫能察

吏姦曰捷梃姦冒唐王自謙曰奉職救過之不

給漢酷吏善治民曰長于撫民崔彥謹辦其職曰

肅給左好治劇曰安繁劇隨治劇優游曰燕

享筆硯之間杜漕運入奏曰上計趙官吏所職

曰刀筆筐篋賈又曰文墨論議蕭又曰刀筆後

又曰以刀筆之文李又曰文母害蕭委其一

面行曰某一之文三王急政曰以鷹擊毛鷲

為治義又曰執事刻急後郎治民酷曰遇人如

虜朱御下太急曰如束濕成宣官不清曰冗職參

馬政曰差擇養乘之數通典案獄長厚曰上德

通理之吏文三補外曰抱屈在外李求內州曰

異一休足於內郡杜不肯從事曰從事何為周

官於近曰職肘腋沈下又曰豫在視聽之末

固人謂其疎曰見謂不習事兒繆政曰為下吏

所欺謬後西前政謬曰舊政多批習不職曰號

遲頓不及事翟方權官曰攝承空乏左又曰攝

官承乏潘岳權兼曰守兼王共兩職曰若又共

二左又曰兼二事上到權所曰攝承即事以來

吳書張權攝不定曰假攝去來沈約善為政

曰緣飾以儒雅張吏業疎懈曰芥鹵莊

右官守術業

上功曰最選文下功曰殿上考衆課殿最曰都

試翟方課最曰為某州高第後鄭景某又曰奏

課為最任考課第一曰事第一何大卿課曰經



綸國職王旭九守令課曰以惠利為績蔡邊守

課第一曰常為邊最崔考校曰鈎校陳比校曰

考功校德中屠比其人曰時人以輩前世某人

後循人才相埒曰伯仲之間耳論典考資格曰考

之簿世晉習鑿齒功勞經歷狀曰閱閱朱閱閱

曰官簿晉方砥格曰拘官簿紀守令最課曰撫

字心勞唐陽

### 右比擬鈎考

覽簿曰披籍尹翁歸簿書煩多曰沈迷簿領書公劉

幹又曰簿領殷奏梁簡又曰堆案盈机康又曰

簿領如山夢又曰簿領紛積王簿書曰碎務陽

記楊簿書期會曰仕子之常務沈俗吏之業曰

販務簿書夢簿書精曰簿最詳綴公牒曰牒

書薛民戶帖曰戶符夢文移多曰文符如雨王

少但簽書而已曰隸名而已融不肯簽曰却不

署晉傳又曰不肯平署李曉示曰移書告示之

實文案整齊無失曰文致不得反年案牘曰

辭案後周

### 右簿書文案

和協曰朋心合力杜初識相知曰託心如舊益

耨舊傳裨佐人曰佐下風賈裨益人曰彌縫其

闕左又曰補察其政上持質其事曰是攝是贊

上又曰贊務郎贊人曰想尊明所見之餘吳錄

與袁愧無補曰無以奉贊盛畧孫策禪贊之美

曰吐奇舉善周隨州中意曰順府意曾會解其

意曰迎情解意杜進成熟軟言曰進熟張不建

白事曰無所請事曹阿順曰結梯滑稽楚又曰

員園委曲融又曰俛眉承睫楊又曰阿旨曲求

者又曰阿色倡和李輔又曰如脂如韋楚諛隨

其私論曰承風旨後清又曰望風承旨實惟隨

下言曰某主畫諾某黨宗資書諾人曰敬諾荆

諂事人曰急諂諛之敬晉傳阿諛所為曰擊短

扶長杜率爾和順之曰俛和之孔信士阿隨曰

容容無已陳阿隨之譬曰如驂之靳左車爭

而復和曰已講解項又曰追攝舊儀袁又曰釋

憾除嫌漢晉秋為人講和曰今日某分之恂寇

苟合之比曰哺柏啜醴孫惟諂取曰舐痔結駟莊子  
諂附人曰諧附貴勢上又曰以闕看為精神王命  
論阿奉曰讚之如流運命

右和協裨贊

多設巡防曰侯徽支繚荀子主巡盜曰游微前循  
巡察曰遠邏李商又曰微循表前巡察之司曰邏  
司武元兩木相擊曰柝梁穀巡防人曰司戡禮周巡  
點其功曰巡功左巡防徧匝曰周徽年防送  
行客曰備一夕之衛左重圍以棘曰薦樹之棘

音干

不修養用案主

本

正集卷

羅方又樹柵之以棘上以棘周繞之曰周棘其  
處前夜巡官局曰行夜之司莊以釘錮物曰  
牢以釘密類巡警曰警夜巡畫子又曰司昏  
守夜楊打更木曰戡音伐又曰叢木樂夜備曰  
植鐵懸戡上巡道曰徼道班西巡徼仗曰執楯  
後逸夜更鼓聲曰髡如音

右防備巡徼

事人曰驟拔簪以侍門庭莊又曰從役於某人  
願盡力曰願先死備錄延卑事人曰執僕御

之禮列子委質北面曰委面袁宏謂謙稱於主

人曰幸得充下館惟又曰序後陳上陳令於守

禮曰負弩矢先驅相循涂而進曰隨牒平進後

聖早被進用曰進官早成孔請治劇曰願庶幾

於一割種第五求進無耻曰冒詢干進淮駟詢辱

急進取曰嗜進唐庭趨之狀曰首下尻高韓

厚恩曰恩紀孔又曰舊恩宿德左又曰恩渥

又曰渥德徐幹又曰惠渥寡婦又曰數蒙渥惠

封禪望少恩曰垂淺末之恩王姬又曰須臾之

恩第五謂誤恩曰妄施之名莊又曰繆恩阮

祿利事曰寵榮之事潘改事人曰移事某漢某

人忘恩曰虧喪舊恩馬武

右趨事恩地

謫官曰左轉某鄧自謙罪斥曰罪合斥遣

李又曰罪當萬坐劉排斥曰批抵後桓譚黜補

外曰緣此受責芳香多矣宗言語得罪曰噤昧

語言見廢楊以讒流逐曰被讒為民某韓子某

被譴人曰遷客劉禹被謫曰坐罷軟不勝任賈

失官曰墮官十選勢不可留曰某人勢排迫實拒

逐之曰恨却之崔威在黜不怨曰若以資遷皇甫

當手劾士曰手劾之王莽死而劾其事曰追案融

輕移易人曰以單辭轉易史後備所劾太多曰所

劾猥多范滂受文引案事曰受記考事張敞被勘督

曰簿責夫灌案治無罪曰案空劾案案之曰案倉

庫簿領戴就被抑黜曰為所裁黜蔡邕亦被誣曰在

見誣中武何援無罪例曰不坐之比進方監司按劾

曰有所舉以屬郡武何公罪曰公負種第五州案邑

中書曰府下記考案之鍾離劾其事曰發揚陰

私武何被劾罪曰以事見法秀向被廢曰除名為民

岳潘劾其事曰彰其釁狀王姬任謫籍曰朝之斥

臣後史得罪於人曰得過某後張與自寬黜曰

流宕以來靖蜀謫在邊遠曰街罪裔土上左遷

曰左授李靖不能終任曰不善了山被罪曰煩刑

書左不辭罪曰敢逃刑書上失官貪死曰失職

則死及之上上被人按言曰嘖至煩言上無罪被

責曰失官非罪杜牧又曰無罪猥被斥廢後思被

黜落曰遭不錄沈亞之自去曰自免去職陶潛被斥

逐曰玦賜荀子終廢謫曰一斥不復韓子劾公正人

曰逮治正吏漢書俟黜逐曰待放公羊郎被汰曰幪

被而歸晉十落第曰曝腮之困歐陽又曰為籤

揚之升上

右黜逐舉劾

倉曰倉廩史平又曰教廩李又曰倉庾羅倉所

有曰教庾之藏李內府曰內帑皇南宮掖私庫

曰私府前許出自內帑曰禁財陸倕掌庫司曰

帑司張嘉實物庫曰珍藏官者倉廩實曰京庾

流行魏左思倉空乏曰倉無見穀王莽粟錢乏曰倉

府空魏左思府庫虛曰官無見財朱穆酒鹽鐵錢山澤

曰六管魏王錦院曰織館沈下內中巧作之

局曰尚方王吉又曰尚方工技之作蔡邕藏冰室曰

凌室前五度府庫物數曰審某庫之量周禮某

司農太府寺曰國泉史游穀藏曰倉蔡邕月米藏

曰廩上

右倉場庫務附

監門曰司管某選二十八又曰執管

監門曰掌其門之管左傳其門不開方闔不

啓張九城中曰百雉之內劉禹錫城樓曰麗譙莊

守城之別門曰突門融修城曰增陴崔安築城

者曰城者選祭城壞曰雉堞崩剝威呂子鎖閉曰

重門再扃左思監門之長者曰門長集書論城曰

民保於城左又曰城保於德上禁門簾曰鵠簾

後主監門曰主鑰某門杜牧人爭門曰城門

噎不得關陸後門曰後闔後張城上女牆曰堞

左思城上俾倪曰陴左里中門曰閭文上城具

曰堙公羊監門曰城門郎金鑰又曰戶郎滑稽

監門守法曰執禁禮上關

石門城管鑰附

修辭指南卷第十三

吳曜富  
夏文德

修辭指南卷第十四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刑法部

法制類凡三篇

左腴

請囚

漢雋

法比

書敘

條制法令

請囚莊九管仲請囚仲知鮑叔批殺莊十二

千門必薦已故請囚繫以弄齊面縛六許男面縛街

放以手批而殺之萬多力面縛言信公自縛其

手於後唯伏劒傷十死降服而囚信二上服自縛

見其面深室傷二十八索饘又窮子職綱索

謝罪以君在幽室蓋囚室也逐寇如追逃文七

食焉已職索音托饘音旃逐寇如追逃文七

如追逃言椿其喉戈殺之椿猶也謂以椿咽

不可賊之宣二宣子驥諫公患之賊陰害也彈人上彈人

而觀其碎九謂以彈弓彈之  
而觀其能避與否以資笑噱  
也肉袒宣十二鄭伯肉袒牽羊  
又今我使二國暴骨謂膊成二  
使氏暴骨以戰暴入聲膊上膊  
劉成十三皮劉我邊偽訟成十  
曲直於伏辜又卻氏既執朴行  
師氏者後縛之謂反縛之而自  
就自後縛之後縛之謂反縛之  
多注刑其大夫包藏禍心藏禍  
逃既於四方包藏禍心藏禍心  
公殺管叔而蔡蔡選君於景其  
叔蔡素葛反蔡也選君於景其  
癸卯錡適晉漢數加木昭二尸  
也數罪加戮也加木昭二尸  
加尸屨賤踊貴昭三齊之諸市  
上屨賤踊貴昭三齊之諸市  
僕區昭七吾先君文王作僕區  
作爲隱匿亡人之吾刃將斬厲  
法區旨誼又如字吾刃將斬厲  
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蔽罪  
摩厲以斬王之淫惡也食墨賊  
薦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食墨  
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食墨  
皆死鬻獄又鬻也鬻末減爲末  
刑也鬻獄又鬻也鬻末減爲末  
賈罪昭十六且吾以玉賈罪  
其不善而受鼓鉞昭二十九  
其不爲是姦也鼓鉞昭二十九  
書焉以棠扇竹刑定九鄭駟  
謂之鼓竹刑定九鄭駟謂政  
謂之鼓竹刑定九鄭駟謂政

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屬劔於頸定十四屬  
書之於竹簡謂之竹刑哀十六白公奔山而縊其  
云云屬音燭謂生拘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  
自以劔注頸也哀二十戟其手手曰必斷而足謂抵手屈  
公之死焉謂也生拘囚之也  
刑如戟形

右請囚

法比食貨志有腹誹之法比師古曰苛法高紀  
比則例也讀如字此又必兼反苛法高紀  
苦秦苛法師古屬吏又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  
曰苛細也音何屬吏又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  
吏屬抵罪又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  
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拘罪未知畫象唐武紀  
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其罪也五集律  
畫象而民不犯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具衣  
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面犯劓者以赭者其衣  
犯劓者以墨蒙其面象而畫之犯官者罪犯大  
辟者衣赭無領墨以墨點其面也劓者鼻也  
劓去鼻蓋骨也官劓其陰也罪草復折律宣紀  
也劓牛冀及鬲頻忍反罪狀味反折律宣紀  
戴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折分也謂令甲死  
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令甲死  
可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今甚罪  
兩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也甚罪  
簡罪五行志甚罪當深故  
吏深害及故入奇請它比孟康曰孝武欲急刑  
人罪者皆寬緩奇請它比孟康曰孝武欲急刑  
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奇居宜反見知  
引它類又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  
監臨又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

有罪并據撫又蕭何據秦法師古曰法禁數  
連坐也據撫又蕭何據秦法師古曰法禁數  
潰食貨志姦數不廢格沮誅又廢格沮誅  
官有所作廢格沮誅又廢格沮誅  
敗誅謗則窮治之如比又比口受田如比  
訖法古曰南王傳仇天下正法師主令三王傳  
曰主令者於下吏陳勝傳不主令三王傳  
法普之條師古曰文毋害蕭何傳以文毋害  
贊者令篇之次也文毋害蕭何傳以文毋害  
曰為解通無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  
刻害也蘇林曰無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  
無能勝之者晉灼曰趙禹傳亞也一日害勝  
無害然文深不可言若趙禹傳亞也一日害勝  
害傷人無能勝之者晉灼曰趙禹傳亞也一日害勝  
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蘇畫一畫參傳講若  
書一解燒最錯傳除苛解燒文頌曰燒煩憐  
整齊也煩憐最錯傳除苛解燒文頌曰燒煩憐  
又法今煩憐最錯傳除苛解燒文頌曰燒煩憐  
惜謂懼於言痛害於下文繁董仲舒傳毋過牽於  
繫謂懼於言痛害於下文繁董仲舒傳毋過牽於  
文吏之法舞文法汲黯傳好與舞弄也文刻嚴  
傳刑嚴鞏令張湯傳受而著識法廷尉鞏令  
文刻嚴鞏令張湯傳受而著識法廷尉鞏令  
要也書於讞法鞏令在板也師古曰鞏令  
為後式也鞏令在板也師古曰鞏令  
尺竹簡書文深趙禹傳應劭曰禹持文致嚴  
法律也文深趙禹傳應劭曰禹持文致嚴  
年傳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金布令甲  
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致不可得反師金布令甲  
之傳金布令甲言其文致不可得反師金布令甲  
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抵禁  
匡衡傳門恩吏民觸法文惡之文惡孟康曰以  
抵禁師古曰抵觸也文惡之文惡孟康曰以

文法傷  
害人也  
右法比  
刑法書曰金條玉科美刺泰律曰法銓梁劉孝條  
令曰三尺法周杜一定制曰常禁固舊法曰舊約  
成律統梁又曰舊防援馬收田租約令曰租挈前滿  
儒者謂法家曰刻者前藝拘條法曰拘小文蕭  
法為下難曰承用者駁文前藝拘條法曰拘小文蕭  
上入人罪曰重文橫入後漢酷又曰深故之罪  
前刑用法不恕曰不為末減左出死罪曰傳生  
議前刑又曰縱出之誅上任情用法曰撓治成  
法密之比曰秋荼表任助舍人法曰四禁具員礙  
法曰如王法何雄晉向每事決於帝曰每輒決上  
前許后上小赦曰原輕繫後獻赦文所載曰有  
棄過之目錫禹赦意曰開改惡之路孔融肉領  
囚聽赦曰囚坐雞下下勃經赦無事曰會赦事  
得散楊占赦之候曰黃雲四出五十日便宜  
曰從宜說第一令曰令甲左法令曰憲令懷子  
右條制法令



刑獄類凡八篇

漢雋

獄狂

書敘

違誤爽失

欺詐冒僞

姦穢賊墨

賄賂關節

詞訟辯治

獄具囚徒

盜賊搜捕

獄豕刑法志獄豕訟也師古曰詩云宜岸宜獄族高紀

師古曰族謂梟又梟故塞王欣頭師狷又楊熊誅及其族也梟古曰梟懸首於木上狷走斬之

以胸師古曰胸行示也言使兵行又耦語者棄

人將行徇示衆工以爲戒  
市者取刑人於未已又赦殊死以下師古曰棄

市與衆棄之。死，死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寸罪。又令郎中有罪，罰以上請之。應劭曰：

處也而罪輕不至髡完其形鬢故曰耐字從彡  
髮膏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

形爲耐如淳曰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形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

亦兩通彫謂頰旁毛也多毛髮完也音所廉反  
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刊余又使州

公師古曰聖伐惠紀有罪當盜械首皆訟擊

言輕賤也。盜初師古曰盜賊凡以罪著賊皆得稱盜。又頌紫見上如淳曰頌者容也言見

公繫竟客但處曹束舍而不入狴牢也刑

古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

旦春者皆謂爲鬼薪白粲應劭曰城旦者旦起  
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淫但春作米皆四歲

也刑鬼薪白粲又鬼薪白粲見上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

祭皆三歲刑也許后傳抵死文紀細民之愚無

觸也亦收孥又除收孥相坐律令應劭曰孥子也秦法凡一人有罪并其室家至也

獸者紀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  
獸者慨謝之師古曰讞平議也魚列反

又死罪欲傷者詐之如淳曰腐宮刑也桀又改  
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石磔曰

藥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藥市殺之於市也磔竹客反

林曰瘦病也囚徒病岸名爲瘦師古曰瘦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瘦音

瘦字或作蒙辜成紀百姓蒙辜詔獄又罷上林  
瘡音亦同師古曰蒙被也詔獄師古

云生林詔賦古意百官表若盧少府

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若盧屬官如淳曰臧丘  
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註有

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王商傳丹等奏請詔諸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朱亥郊祀志下

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  
諒吏治誅事  
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甘一五行志廣漢鉗子

盡平除其家室宗族。金一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三又牢見上師古曰狀八反食貨志村

徒也。牢，牢係重囚之處。猜，少乃。周治之，獄少反者。蘇林曰：「及音幡，未定。」又，廼徵諸犯，令相

師古曰樛謂從輕而出也引數千人名曰樛徒師古曰言被牽引者不羊又刑戮將甚不

爲其根株所送當徒役不言詳師古曰詳平

逮繫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云之逮一曰逮

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欽定曰鑽竈刑鑿野刑

傳夷種宗族師占夷平置辭周勃傳勃恐不知也謂平除其種族也  
也辭對簿責亞夫傳簿責亞夫如淳曰簿者主獄之辭簿責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請室賈誼傳造請室而請畢應劭一問之也請室曰請罪之室爰益傳徵繫請室師古曰抗剋也剋剋頸之師古曰抗舉請室獄也抗剋也剋剋頸也頸五鼎反係縲又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以長繩係之也縲先列反敲扑過泰論執敲鄧展曰敲短杖也扑垂也師委命又委命古曰敲苦交反扑普木反居室灌夫傳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蘇武傳繫保宮坐率傳無罪而坐率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酷董仲舒傳好用酷酷左張湯傳捕案湯左田酷之吏師古曰楷痛也左信等李奇曰左設左

園牆獄也周鼎繼又幽於鼎繼師古削木又削  
禮謂之園土鼎繼曰鼎繼係也繼師古削木又削  
吏議錄囚之傳不疑傳行縣錄囚徒師古曰省錄  
不對錄囚之傳不疑傳行縣錄囚徒師古曰省錄  
因本錄聲之夫者耳而近俗不曉其鉗灼江充  
意鉗灼其文遂為思慮之虞失其源矣鉗灼江充  
或鉗之或灼之鉗灼也灼灸也筆楚韓延壽傳  
之愛師古曰華扶也楚左驗明白師古曰左驗  
刑木也即今之荆子也左驗明白師古曰左驗  
左也言當時在其平反蘇林曰反音暢情罪人  
辭使從置對立為對辭散傳置對師古曰置對者  
對師古曰置對立為對辭散傳置對師古曰置對者  
北軍又章安公車人肅北軍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  
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以造  
獄王尊傳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師傳致又傳致  
古曰傳讀曰附謂盜殺戮之法師傳致又傳致  
其事而引致於罪謂窮竟窮竟田延年傳即無事當  
窮治盡秦當路溫舒傳秦當之成師解縣陳湯  
以時解縣通籍孟嬰罪又單于長嬰大罪掠立  
康曰縣罪未竟也嬰罪又單于長嬰大罪掠立  
谷永傳多繫無辜掠立迫恐炮烙又榜箠瘡於  
師古曰掠答服之立其罪名炮烙又榜箠瘡於  
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亂阱以  
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亂阱以  
以拘繫人也亂者言非其正而多坑阱反除白  
罪又及除白罪師古曰反考立朱雲傳丞相部  
讀曰憐罪之明白者反考立朱雲傳丞相部

罪師古曰橫分橫分傳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  
立成也橫分橫分傳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  
疾痛薛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與痛人之  
起青黑而無創痍者律謂痼疾沈命威宣傳沈  
痛師古曰痼疾者律謂痼疾沈命威宣傳沈  
沈沒也取藏匿盜糾墨質鈇刑以質鈇師古曰  
賊者沒其命也糾墨質鈇刑以質鈇師古曰  
言有罪者則係於微墨尤惡者則斬以糾赤族  
墨也微貨鈇皆繩也質墨尤惡者則斬以糾赤族  
又不知一跌將赤血故云赤族鈇鈇陳咸傳  
曰見誅殺者必流赤血故云赤族鈇鈇陳咸傳  
以錢為之鈇其炎反鈇音第辭驗王夫人傳  
辭皆伏罪元后傳莽告長伏罪師古曰恩貸  
傳時有所寬也言恩貸師古曰恩貸  
古曰貸猶假也言恩貸師古曰恩貸  
右獄豸  
誤本心曰孤負某心區區之意陵爽信曰食言  
左又曰棄言上責數其過曰數責數楚元王又曰  
誰何衛又曰譏呵呂責小過曰以小文責之陳  
重責曰在大譴大何之域誼爽信曰騫然諾之  
信後西責人曰自取不優之議范自念省曰三  
自訟省責人曰自取不優之議范自念省曰三  
醉飽過差後責人妄怒曰何宜久辱盛怒後  
洪稽留之曰留其日宋衛榮感之曰疑誤視聽

後蘇責不推孝及人曰無乃非德類也乎左責  
人怯曰婦人也上不以為過曰不女疵瑕上

右違誤爽失

欺罔曰滿調谷永調又曰詭譎李逢吉又曰給奴

又曰調辭張欺誕曰侈言誕計關多妄曰說事

頗過其實選陳心詐曰內不情亮張面欺曰面謾

詐偽曰內非真正許詐謙下曰繆為恭敬馬

如偽服從曰好為謾辭謝罪前南非真降曰文

降皇甫謂誑惑人曰請張為幻書又曰管惑劉

女人衣男子服曰詭唐李因言得罪曰語言薄

罪蕭望大罪曰莫大之釁選十又曰罪惡如山

僞長厚曰舒緩養名朱凶小人曰少年惡子

賞小人曰街童市子武又曰商販庸兒董多撓

法人曰豪宗惡少崔景跡人曰名編凶頑之條

豪士謂人強梗曰輶張後后關雞用倖曰芥羽

金距燕世僥倖邪險曰據微乘邪班為人誣陷

曰為人覆沒張其惡肆曰膽勢益殖後西改

節為惡曰奄然迷沈袁輕薄子曰儇子荀非有

所戕害曰加不肖於某杜牧某人游從匪人曰

與惡人游習又曰聚剽輕不逞之徒後史罪大

人曰某之罪上通於天蘇武某妄料事曰棄衡

石而意量後馮小人竊祿曰烏鈔求飽後劉著

婦人衣而乘曰蒙衣而乘左多欺罔曰偽內華

外杜又曰以奸欺誣之臯谷永臯又曰苟言之

罪後鄭謂詐人曰有貌無實易稽惡偽言

曰厭浮語虛辭魏偽語人曰繆曰云云蔡行逆

天曰行違皇乾呂安聽眾妄曰承群偽之言

左罪惡曰深瑕潛釁曹又曰某元釁大責宋

大姦所為曰即聾從昧左又曰與頑用器上犯

義曰奸義上性乖惡曰性鉗忌梁狂易曰失惑

無常之性後清性急陰害人曰性刻急陰害武

性忍人性曰內有不仁之性羅方勇不通曰其

性悍塞後烏

右欺詐冒偽

所與姦通曰私夫王婢所私通曰婢壻王以嫂

為妻曰入嫂史淫季父之室曰報漢帷幄事曰

秘戲周為婦人玷曰溜蠹後序家室不整曰惟  
薄不修上玷士大夫曰羞汗印陳以臧敗官  
曰墨敗楊虞又曰以墨沒敗官鄭臧廢之人曰  
臧銅棄世之徒楊曾犯賊人曰垢身倫無入已  
曰臧不入身嚴賣買人私貼錢曰私所附益  
蕭望之老姦曰宿猾皇甫辱敗家世曰點世塵家  
休文又曰蔑祖辱親選又曰墮宗緒劉伯逃  
亡家曰逋家柳仲穴牆走曰鑿杯以遁楊其事  
有玷曰有損事望第五名賊吏曰沓墨無顧藉  
王仁姦賊過滿曰姦賊不貲王惟貪置田曰地  
癖李人有穢行曰洿行無節典少賊曰尺布斗  
粟之賊北庫私與人通曰與淫婦密遊北段入  
已賊罪曰入身難忍之過陸因而娶之曰遂室  
之沈下倡穢甚曰善淫楚汗穢曰浪淩劉向又  
曰冒禮為僞陶元姦雄所為曰歌頌禍殃魏淫  
曰有業中之喜左通淫者同來曰雙雙而俱至

右姦穢賊墨

干託不遂曰數從請托不諧杜更弄法作過曰  
因緣為市法前刑依挾用情曰因公行私陳使錢  
曰行錢楊白乞錢曰引手直求劉禹乞索曰巧  
賕唐崔行貨賄曰買曲成直孫在有營求處曰  
身處脂膏孔鄉司求覓曰鄉部私求禹取錢多  
曰受取狼籍陳又曰多受賕賂張與人結私曰  
與某交私湯又曰與錢通上受賂曰受謝永多  
請求曰巧繁拜請富大受賂曰開門受賂固  
又曰頗受禮遺後鄭又曰賄賂並行左又曰政  
以賄成上又曰開請託之門伯又曰苞苴流行  
後魏行用曰薦賄左又曰賂以置直上治獄受  
貨曰鬻獄上又曰亂獄滋豐上行用免罪曰以  
貨免上不在賄曰非有賄之患上貢外私獻曰  
導行費呂強希

右賄賂關節

公卿聽訟曰棘木之聽張極盡酷法曰無餘復  
方戴命下候公文到曰記到後事如詞狀曰  
應記宣接詞狀曰受記趙廣狀頭曰渠率史田

又曰首名孔繁書姓名曰隸名上下獄曰就吏  
蕭縛送所司曰束而詣吏傳外下司理院曰詣曹  
蕭指麾治獄官曰命理月專刑治曰以柱後惠  
文彈治之張傲獄用法平曰持平例杜尋往例  
曰求比陳湯斷獄曰治請讞國干定干連訟人多曰  
株訟貨使令具對所劾曰對狀漢見證曰時在  
旁知狀陳又曰左驗楊要作證曰請之為證崔  
獄有冤曰強伏其辜沈下罪已明曰有姦明審  
呂治獄連及曰跡紐其人承干連得罪曰坐  
染其事後訟辭干連曰辭所連染梁於獄事  
不干連曰獨不染於辭白居坐家長曰家事任  
長孔成案曰具獄干定結案了曰結竟其罪孟  
嘗又曰結某楊倫其又曰竟案鄧治人罪平  
實曰質確其過恂照管囚人曰瞻傷察創月罪  
當減曰寬降應匿名書曰飛書後匿名寫謗  
言曰有何人書其云云曹節其所巧構人罪曰  
文致其罪王又因傳致其罪後清河王不案而  
自誣曰猥自發舒梁平隱諱不服曰抵譴置辭

上飾說隱諱曰飾匿和無證據辭曰單辭朱無  
證據罪曰無驗之罪榮犯禁私出物曰奸蘭前  
如刑罰失輕重曰刑罰失衷梁先斷罪後奏曰  
先行後聞後酷用法曰慘文誚詆楊酷考  
掠曰笞楚并兼紹又曰五毒俱至上三免之始  
刑曰先加三原劉隱告人使亡對證曰趣以飲  
章蔡問人服否曰某牘未乎皇甫人被勾  
對與免之曰為某解對朱治獄窮盡曰不為末  
撥吉治獄未見實曰累日情不得上勅如斷曰  
上可論之張訟曰訟閱書集怒非辜曰除文致  
之請後陳無證明曰他人無知狀者杜刑書曰  
鞭笞責削之文上斷或放獄案曰竟解之奏吳  
凱不赦曰不得以赦今除伯拷殺人曰絕命於  
箠楚之下朱用刑酷曰觀者鼻酸後勘成曰  
驗問頗有遂鄧名酷吏曰殘吏未勝上治獄出  
無罪人曰理出實峻法曰嚴文榮並奏不自斷  
曰避請讞之煩崔不能斷而奏曰以獄上左  
右辭訟辨治



獄官曰士官斷獄曰圜後序又曰圜上名又曰均臺又曰獄行又曰獄音岸獄牢曰狴家又曰圜土又曰幽圜又曰圜牆又曰圓扉元鄉亭之獄曰圜後序宿室曰鞠域外地牢酷處曰虎穴貴圜繫曰縲選二獄中曰嚴棘之下夜點牢曰獄上呼囚章累移獄曰轉換若于獄形酷死囚於獄曰不生出獄又曰出獄者紀獄死曰填牢戶械次其頸及脚脛曰析楊疏木在足曰桎木在手曰梏上頭手足被枷桎曰三木上脚鎖曰鐵項琅王囚戴長項曰錮之銀錯鐵項拷掠人曰榜笞又曰榜掠斯筆擊人曰扑扶左拷掠極曰五毒參至戴拷人曰加笞若干延加拷曰關木被箠司馬鞠獄刻曰澡垢索疵散禁人曰頌繫之前刑獄子裝束曰鮮衣囚服車載囚曰檻車膠致陳鞶罪人輿曰使輿上刑徒人曰胥靡左鉗徒曰鉗子前五呼罪人曰赭衣賈緣坐曰隨坐枷等曰枷梏追赴獄曰

傳逮某械囚曰括髮開械何決罪人曰裸躬就笞上囚冤曰街恨蒙枉重獄曰太校重牢本囚室曰深室左死於獄曰埋骨牢檻尚制院曰詔獄獄常空曰圜寂寥獄枝蔓曰拷一連十寒雪死囚曰得生濟囚事曰抱鉗伯流竄之曰徙幽裔上獄已成曰獄已報善錄囚徒曰多所明舉張以鐵着足曰鈇流役人曰黥首繫趾上交託下獄曰以通關被繫冤濫曰獄多冤結後不治之曰一切勿案上禁小過曰收繫纖芥頭曰魁頭露紒後列女威使服罪曰疆榜服之衡山其罪無所犯曰令罪無所左囚衣糧曰索左贖左其罪無所犯曰貫索韓楊天獄空星應曰杓虛書治獄官曰大士左右獄具囚徒搜曰大索韓長部分搜索曰部索前許捕盜未足曰捕弗滿品史活捉得曰生得素根尋人將見曰迹且至其家季布擊鼓捕盜曰鳴桴

王元避亡投入曰亡抵於某不遇其人粘蹤  
曰迹盜就人藏曰從其匿大盜曰劇  
賊舊賊曰夙賊曰賊魁曰偷長又曰渠率  
狀頭發冢曰推埋為姦窩藏賊曰為人囊  
囊張又曰保納舍藏又曰臧亡匿死窩藏  
法曰沈命法縛人及二手於背曰反接盜  
乘士作曰寇劇緣間山谷大盜賊曰山豪  
後西盜所用兵曰揭木為兵上又曰負柴為械  
上無盜曰狗生筆盜多曰盜賊群輩方賊  
久不解曰盤牙連歲劫墓曰墓挾口論凶  
盜曰脯巨人而炙嬰兒上盜藏避曰穿窬草石  
後西又曰山樓草藏又曰用掘穴為家  
新招出賊曰以穢名汗明時張綱傳無指名捉  
論莫適討捕性奸盜曰有竊疾宋衛逃  
避曰解形某抄劄家業曰簿錄其家  
奔亡赴人曰以急抵窩藏曰保姦左從囚逃  
曰緩之逸上當治賊曰子盍詰盜上集  
聚群不逞之徒上叙放火曰人放之也

修辭指南卷第十五

皇明國子監

寶貨部

凡六篇 不分類

左腴

五穀

漢雋

貨寶

嘗筭

書敘

錢貨寶貝

縑帛絲繡

會計支費

五穀

莊十八賜玉五穀雙玉

庭實旅百莊二十

庭之

所實也旅陳也百品也言

重錦閔二重

庭之

所實也旅陳也百品也言

重錦閔二重

庭之

所實也旅陳也百品也言

重錦閔二重

庭之

所實也旅陳也百品也言

重錦閔二重

庭之

所實也旅陳也百品也言

重錦閔二重

庭之

所實也旅陳也百品也言

重錦閔二重

庭之

所實也旅陳也百品也言

重錦閔二重

庭之

右五穀

貨寶 食貨志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又貨寶於金 刀

泉又利於刀流於泉如淳曰名錢爲布帛又布

東於帛如淳曰布於民  
間李奇曰束聚積也  
**九府圜法**  
又太公立九府圜法師古

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法謂均而

也通莢又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莢音頽法錢又法錢

古曰法錢依姦錢又姦錢錢質又盜摩錢質而

一面幕爲質民盜摩漫司下又鑄五銖錢周鄭

面而取具鎔以更鑄錢眉亭其質今不可得摩  
取鎔孟康曰周匝谷又見上臣瓚曰許慎曰鎔

為郭文漫皆有金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師車易又凡寶貨皆用銅殺以連

也金益又秦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連金錫師古曰許慎云連銅屬

金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  
赤又京師鑄官赤又一當五應劭曰所

數謂子紺錢也師古曰以赤銅爲其郭  
也卡是良又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師古曰朱

夕扞金提縣名出善銀朱音味提上支友  
 止裏琥武紀更黃金為麟趾裏蹠以協端焉

鹿正身踴應劭曰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旣云宜改故名又

曰更黃金爲麟趾裏號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猶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

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蹏之形以

易舊法耳  
囊奴了反  
**金錢**  
昭紀二千石錢二萬將軍四十  
金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

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不凡言黃金真金也不  
言黃謂錢也食貨志云黃金一斤直錢萬緡古

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宣玉郊祀志有司  
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奉瑄玉孟康

曰璧大六釵玉禮樂志展詩應律箱玉鳴晉灼  
寸謂之宣日銷鳴玉聲也師古曰銷火玄

反珠璣地理志多珠璣銀銅之湊肉好律歷志今之肉

倍好者如淳曰黃冶又黃冶變化晉灼曰道家  
體爲肉孔爲好言冶丹沙今變化可鑄作

也黃金鼃采子虛賦鼃采琬琰師古曰鼃古朝字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

上出故名鼉采猶  
言夜光之璧矣 瑊玕玄厲 又瑊玕玄厲張揖  
曰瑊玕石之次玉

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或音緘功音勒礪石武夫又礪石武夫張揖曰皆石

修辭指南卷五  
三  
五樂堂

地白采葱蘢白黑不分郭璞曰孺而充反赤

聖也師古曰猶今之赤土也聖今之白土也

赤玉女鬼晉灼曰女鬼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

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致音攸瑰音回又音壞

明之珠胎師古曰珠在蛤之口惟南王傳言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珠胎賦削

中若懷姙然故謂之胎也黃白神仙黃白之

囊中裝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

重可入囊橐以濟行故曰囊中柴也

劍刀有環者也布獨作細密也二者獨入作之

皆善故蕭 隨珠和璧 鄒陽傳 鄒出隨珠和璧師  
以爲貨 隨珠和璧 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  
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 文幕西  
傳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玉耳 張晏  
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  
幕音漫師古口幕即漫耳無勞借音 流離又琥  
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 流離又琥  
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  
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離孟言  
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  
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錯冶石汁加衆藥  
灌而爲之尤虛脫  
不堅實非真物

右貨寶

皆筭 景紀 皆筭十以上 應得官服虞曰皆萬錢  
筭百二十以上 應得官服虞曰皆萬錢  
食足知榮 壽限皆十筭 酒賦 高紀初爲筭賦  
得爲吏十筭以上者計十萬也 筭賦 如淳曰漢儀注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復租稅 勿復  
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 傳 又發關中老弱未傳  
其賦役也 復方目反 傳 又發關中老弱未傳  
音附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材官  
騎士習射御騎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  
得免爲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之未  
著名籍給公 主進 又蕭何爲主吏主進師古曰  
家從役也 陳遂與宣帝博數 折券棄責 又常折  
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 折券棄責 又常折  
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 折券棄責 又常折  
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 倉吏 文紀發倉吏  
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倉吏 文紀發倉吏  
倉曰倉在野曰使 七科 譴 張晏曰吏有罪一七  
品曰倉在野曰使 七科 譴 張晏曰吏有罪一七

命二贅塔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推酤初  
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父母推酤初  
雅謂之石杜令之推音較師古曰推者步渡橋爾  
推因立名無由以得有若度水之推錢又初筭緡  
緡絲也 以買錢一買千錢出第二十也 通貸諸  
師古曰謂諸積錢者計其前而稅之 通貸諸  
侯通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勿聽治師古曰  
通亡也 紀年收四年五年口賦錢人二十三錢  
賦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錢  
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 更賦 又三年以前通更  
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更賦 又三年以前通更  
如淳曰更錢以補車騎馬 更賦 又三年以前通更  
正卒無常人有三品有卒更有一月一更是有過卒更  
貧者欲得領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額是月二  
是謂踐更 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 律  
所謂踐更也 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  
人自一歲一更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  
住者一歲一更諸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成者一歲一更諸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中五月是爲過更也後從尉卒踐更者居一月休十一  
月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  
一歲後遂改易有適乃戍邊一歲初因秦法而行之  
者也 師古曰 馬口錢 又今郡國毋繇今年馬口  
更工衡反 馬口錢 又今郡國毋繇今年馬口  
飲工衡反 馬口錢 又今郡國毋繇今年馬口  
所謂租及六畜也 獻程 又今郡國毋繇今年馬口  
式水衡錢 宣紀曰水衡錢爲平陵社民起第宅  
也 水衡錢 宣紀曰水衡錢爲平陵社民起第宅  
縣官工作當仰給司農今出 收事 又三輔民  
衛貨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 收事 又三輔民  
謂收事師古曰收事 出筭賦及給徭役也







右錢貨寶貝

素曰樸素名釋又曰白素范計然綰曰疎距劉熙又

曰繁縷雅廣綰色曰獨繭之色梁徐綰二十疋曰

兩邁丘園之賁上熟細錦曰重錦左書熟細錦

疋曰兩上越布曰白越後馬素白曰冰紈宦者

麗厚布曰谷布賁亂絮曰縕方白地錦曰素錦

雅好錦曰熟錦陸觀五色備曰繡奇錦曰

走龍之錦漢武別國奇繡曰連煙之繡上繡曰

施針縷之飾王充論衡

右縑帛綵繡

計筭曰推會前膠說用度曰錢用諸費賈若干

曰如千任以時會計曰日成月要禮蓄積多曰

儲層贏衍山又曰仍積張增刺曰奇羨前食

酒務靡費曰工器薪樵之費上酒務所賣曰醴

截灰炭上代藏木省火燭曰省費燎火上數牛羊

曰若干皮貨數牛曰蹄角若干上數魚曰若干

石上數猪羊曰若干雙上數馬曰若干蹄上四

數旃席曰若干具上未有冬備曰乏御冬之一

竹筭子曰廷

十為率筭曰以什率多少王取其利息曰牟其

贏唐蓄積曰儲米精薪柴後又曰筐篋之藏

多餘之贏列子倉蓄曰京庾之儲何平儲蓄用

曰以俟伏臘之費岳都凡若干曰無慮若干頤

無二年蓄曰闕沛歲之資王斂盡曰取之盡鎔

銖杜索莊課曰訟逋租武藏蓄曰帑金窖粟

積穀不散曰蘊年左數索條數曰若干枚

前許收藏之曰楮之左所藏物壞曰敗於函篋

之中曹植放債曰稱貯息漢書取債不與曰

求假不稱洪貸錢曰稱債禮記債約交紙曰傳

別上傳以著約束別人各收也

右會計支費

修辭指南卷第十五

吳曜寫  
夏文德刻



九章律歷志箕子言大法九章師古案謀也  
童劾異披圖案謀蘇肄業又禮官肄業而已師  
林曰諱諸第之也  
微言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也魯故又詩魯故  
毛詩改故謂傳為詁字失真耳碎義又難  
以避它人之攻難也爾雅儒林傳文章爾雅難  
發藻實發藻生下摘藻又摘布也藻華近正也  
龍虎之文又晉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晉被也  
大也師古曰枕經藉書又徒祭枕也言文章之盛  
晉莫與反枕經藉書又徒祭枕也言文章之盛  
古曰枕書林包長揚賦并素文底通賦素文信而  
肥也  
子作春秋揚推序贊揚推古今師古曰揚舉也  
素王之王揚推序贊揚推古今師古曰揚舉也  
起也推反指明河間獻王傳文約指明師古曰被  
居儒術又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中指物也陳平  
服儒術又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中指物也陳平  
使游雋永嗣通傳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曰  
論甘美而涉獵賈山傳涉獵書紀師古曰步若  
義深長也涉獵賈山傳涉獵書紀師古曰步若  
也屬文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之欲反  
騷又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言語妙天下  
馬騷又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言語妙天下  
之傳若房下華言語妙天下大對董仲舒傳不  
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大對足仲舒傳不  
對古曰大對骨骸古委字骸音被骸骸猶言品  
對大問也

曲傳會愛益傳益雖不好學亦善傳緣飾儒術  
也公孫弘傳史事緣飾以儒術附會之緣飾儒術  
之於弘加純緣飾者謂方進以儒術附會之緣飾  
短長張湯傳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與於  
曰蘇秦張儀之謀其語隱諱用相激怒也張安  
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襲六襲六如傳將  
七文韻曰六經射策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  
加一為七也射策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  
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  
而置之不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  
之以知優劣顯門更侯勝傳建卒自領門名經  
定高下也顯門師古曰專門者自領門名經  
深美對深美其同門師古曰專門者自領門名經  
緯李尋傳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六五際有五際應  
功素王之功也劉梁傳孔子曰素王功洽洽永  
傳素王之功也劉梁傳孔子曰素王功洽洽永  
向父子及揚雄也劉梁傳孔子曰素王功洽洽永  
中書孔安國傳以中書校之非是師都授進方  
授同常太都授時師古曰都道真劉歆傳好道  
道藝之質義又質問大義師煩言碎辭又分文  
真也  
言碎因陋就寡陋就寡末師又非往古訓故又  
者傳訓故而已師綴文又贊綴奇字雄學作奇  
古曰故謂指趣也

字師古曰古品藥又稱述品藥師古曰品畔牢  
文之異者品藥又稱述品藥師古曰品畔牢  
愁又旁惜謂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

右綴學

書教司馬遷傳漢金匱石室高紀丹書鐵契金  
錯傳刻於玉版藏於金匱羽檄又吾以羽檄  
有急事則加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微召也其  
云今邊有警羽篇武紀着之示速疾也魏武奏紀無  
前露檄奏上師古曰置奏札書郊祀志卿有札木  
上謂立文奏而上陳也  
簡之薄小者也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管表禮  
札師古曰時未多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管表禮  
志奏請立碑筆削者謂有則削筆削者謂有則削  
也筆者謂有所增者謂有所刪筆削者謂有所刪  
益以筆就而有所增者謂有所刪筆削者謂有所刪  
次簡也言玩之甚故視草相如等視草二枚赫  
師古曰草謂赤跡趙后傳中如等視草二枚赫  
文章之草謂赤跡趙后傳中如等視草二枚赫  
條刺成許后傳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  
文陳言以文勝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版也  
樂陽史應劭一編書張良傳出一編書曹答書抵  
曰相歸抵也一編書張良傳出一編書曹答書抵  
編故曰一編書張良傳出一編書曹答書抵

傳檄韓信傳三秦可傳檄  
所以制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史記曰刀筆吏自隨也

陳湯傳控於刀筆之前師古曰刀筆謂吏也

尺之書尺者言其簡牒或長尺或八寸曰尺

言尺牘蓋其遺語耳方書張倉傳方書如淳曰

師古曰或曰主四方文書是也文具徒張之傳其敵

文而謂具教不先相如傳父兄之教不先師古曰

也進孰張騫傳其少從教進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

之之言必從之計於天子而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

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也爰書張湯美

也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也爰書張湯美

長師古曰符為書記以召之籍記尹賞傳悉籍記

若今之符為書記以召之籍記尹賞傳悉籍記

為名籍教替楊惲傳賜書教替也所教勅亡素

江充傳以教不教亡素者奏記史博傳有奏記

師古曰言素不教亡素者奏記史博傳有奏記

言便宜之事為書記以召之籍記尹賞傳悉籍記

古曰隱度其言口出教以言於博外有口占師

授之占其言口出教以言於博外有口占師

記何武傳出記問墾田頃畝露章千石長吏必

先露削草度孔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服削牘

原步傳削牘為疏牒書薛宣傳手自牒書傳其

師古曰牒本簡也牒書薛宣傳手自牒書傳其

公然移書條對梅福條對急政師古曰記文方  
以約勅也條對條對者二條錄而對之記文方  
進傳陸林曰託文以皇太略意略意略意師古曰略  
意略陳移書劉歆傳歆因移書顯貴之抗疏楊  
本意也抗疏薛宣傳移書顯貴之抗疏楊  
傳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率草奏王莽  
也謂上之也疏者疏其非師古曰抗率草奏王莽  
鍊為崇草奏師古曰間編又經或脫簡傳或間  
草謂創立其文也又使錄平鑄令如淳曰平鑄  
絕就便次之鑄令又使錄平鑄令如淳曰平鑄  
前發錯亂也鑄令又使錄平鑄令如淳曰平鑄  
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師此為徐以微言鑄鑿  
道之也師古曰平錄之名鑄謂琢鑿也子全反

右書教

紙曰會稽楮先生韓筆紙曰毫素選筆曰中山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經堂

毛穎子韓又曰中書君上又曰管城子上又曰三

寸弱翰劉歆書墨曰絳人陳玄韓奇墨曰芳松

之淳煙玄傳硯曰弘農陶泓延盛書曰盛以篋衍

莊子又曰市笥杜子承書夾曰書槐後杜又曰

書帙靈運貯書物曰綠笥丹笥上又版玉箱上

又曰錦文緹帙上淺黃色書衣曰緗帙上盛書

青白袋曰縹囊文選故不完書冊曰脫簡劉向

故編秩曰朽編落簡任昉背書曰帛其縵孫縵

青而朱寫目曰青首朱目裴青裝絹朱介之曰

縹白朱介經勾抹書曰青下而丹目上打整

文字曰理閱篋帙杜呼人几案曰棐几王羲之

右文房衆物

易禮樂春秋詩書曰六藝後儒古謂史記曰春

秋公羊經史外書曰外家之語滑稽儒謂雜家

流曰盪者前漢藝文志諸書曰百家衆氏後漢通經

諸家曰衆家林專經曰為某家上易曰道

籀易乾度河圖曰河籍謝史書曰墨兵樵賊臣謂

史曰謗書蔡古史類曰往牒褚紀異書曰奇

紀孫古書曰家壁遺逸梁元收書曰多墳籍後

十異書曰神經怪牒王僧儒徐相鶴經曰幽經

鮑明能校書曰摩研編削之才後漢蘇亮略校

書曰粗點定粗點又曰故加搜校上編集曰寫

集聞見謝靈運自編纂曰手自排綴元編撰成曰

殺青已就劉之遴與劉孝古人寫書曰編其簡

又四寸周錄上所校書曰供繕寫上盧掌帝書

曰外史禮司文籍曰職典經圖劉孝

右經史載籍

勤學曰寄身於翰墨典論嗜書曰游思竹素選十

為學曰以典籍為業魏治經好曰為其甚精元

上東讀書處曰曉牕夜燭魏儒道曰於道最為

高又志勤學自忍曰寒膚皸腹劉禹嗜學未仕

曰未遑仕進之事崔儒事曰吟典籍襲衣裳

嗜學曰畋漁于書林劉禹讀書事曰憑几據梧

梁元學稍進曰差增於往後逸不學而知曰耳

剽已朱非儒學曰異家者流前藝謂儒者曰

其逢衣徒也列子不通學曰面牆術學後鄧學

且營生曰家貧無常行義倦學歎曰安能久事

筆耕後華世能文曰世雕龍崔駰又曰以學行

禪其家南李赴試曰提筆入貢士籍孫得解曰賓

薦韓又曰受遣歐陽又曰在貢籍中張自言

得解曰污賢能書劉禹

右儒習科第

作文之意曰寓目寫心梁簡業文曰以翰墨為

勳績晉子作古文曰變醯養瘠裴延文詞之妙

曰轢古今韓又曰筆酣句健裴延又曰瓊敷玉

藻賦文又曰滌濯滓穢裴延比頌人文曰縟繡繁

絃音稱人文意曰無一字空設范蔚稱人

詞章曰彫章縟采任又曰絺句繪章唐藝深於

詞章曰味腴劉禹諸著述曰塗藁醉墨裴

翰文思深妙曰心精辭綺伯文奇有敘曰爛

然有第平窮而作文曰汗窮愁之簡北史王能

為詰命曰嫺於辭令屈敏於文曰筆端風生獨

及傳家學曰紹雕龍之慶權稱雄文曰掀雷

扶電司空詩之體曰舒布文選頌之體曰總成

上論之體曰析理精微上銘之體曰序事清潤

上所獨妙曰孤技張平作文字曰述造魏差

定人文曰品藻雄大有文曰大手筆蘇大手筆

曰鴻筆之臣論文章吏曰懷鈎之臣含元文士

曰綴文之士劉偶同古文曰閤合曩篇文書事

直曰不曲筆臧極思為文曰涸思乾慮張說述

作事曰汗簡懷鈎李讀人文曰吟言迴環沈謝

人示文字曰吟諷知厚謝文字曰染筆行詠連

文膚淺曰無根核之深論得文體曰掘靈蛇



之珠曹植書上思慮作文曰沈吟短翰梁簡文為

文師授曰得之真訣孫

### 右詞章詩闕上

詞曲曰側辭艷曲溫廷對偶曰駢枝對葉獨依

又曰取青婉白柳宗給筆札令作文曰授簡某

惠連雪賦未及荅和曰荅賦不暇固不敢下筆

曰拱手而翰翰蔡邕狀其事曰誅授述碑銘

曰公鼎侯碑劉夢又曰志隧表阡上自謙文可

覆醬詆揚雄作誅傷悼曰攬涕操觚江總文思

易竭曰挈瓶屢空賦作詩賦曰轄字束句孫又

曰磨韻調聲上又曰搜章摘句段秀呼唱首曰

強韻李義自謂歌詩曰末曲惠又曰短韻賦自

謙詩曰蕪音累氣選二稱人詩曰新聲秀句上

又曰清詞妙句琳又曰逸韻佳對顏真辱人和

詩曰報章顏延謂人詩曰嘉藻宣遠又曰妍唱

又曰風什任彦又曰真作甫又曰盛藻選

又曰高言選又曰妙句上和人詩曰承光

誦之末選又曰繼聲劉禹又曰嗣響選稱唱

和曰聯珠唱玉韓昌呼人先作之詩曰前藻上

作文或書曰捫管捉紙孫無暇作文曰不遑削

藁上初學文曰模擬竊取柳宗口授曰占宋便

撰上之曰今立藁草并上南事不口述曰豈

以朽簡牘哉范可紀曰宣傳而著之趙著述各

別曰意製相詭選

### 右詞章詩闕下

書曰心畫揚習學書曰肄書鄭善書曰有鍾王

之則北又曰應手從心玄又曰繕書後草

書曰草聖王又曰赴急之書書半真草書

曰藁書文印中填篆曰繆篆蔡執筆曰操觚

賦形聲相益曰字說著於竹帛曰書上古寫字

曰出刀筆書某施於符傳書體曰摹

印上施行於公府書體曰隸上即今書畫星主

曰奎神掌六書官曰保章氏禮垂露狀曰

阿那文尚書臺召人書體曰虎爪上以防尚

書臺告下書體曰偃波上飛白書勢曰霜素疑

鮮隸隸書曰佐隸鍾草書意曰勦其墨翰

崔瑗草書勢  
草書之功曰周於卒迫上又曰兼功并  
用上字意曰字指蔡邕上思又曰必由意曉成晉

右字翰筆畫

修辭指南卷第十六

修辭指南卷第十六

主

吳雅寫  
唐詒刻  
主樂堂

修辭指南卷第十七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身體部

髮膚類凡四篇

左腴

假手

漢雋

宵額

書敘

心體狀貌上

心體狀貌下

假手隱十一鬼神實不逞于餬口又寡人有弟  
使餬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餬口不能和協而  
方謂寄食也四舉趾高恒十三莫教必敗舉趾  
足高蹈謂人不已若也心蕩將莊四楚武王伐隨  
莫教舉趾高蓋驕甚王噬臍後君壺臍謂若  
曼日余心蕩而天之道也王噬臍後君壺臍謂若  
啖腹喻甘心莊九管謂快意殺戮之唇亡齒  
不可及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寒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  
齒寒者其虞反首從之謂散頭髮使下垂也馬

救覲心音俞謂無覲覲求幸之心也布四體  
 哀二十一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收  
 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  
 言布陳其四授手我言其男女自囚以待命是授  
 體無所隱也我手千心競心競而力爭視躁而足高視  
 心在嘉容襄三十一居喪而不哀在童心是昭  
 他矣嘉容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童心又於  
 公十九年矣人心如面又子產曰人心之不同  
 面如吾包藏禍心昭元而無乃包之外心謂寡君  
 而固有噢咻又民之痛疾而或噢咻之其愛之  
 心如父毋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  
 憂四音咻虛去聲又如字報志昭五今此  
 有報精爽昭七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於神足不良又孟繁之足不良視下昭十一單  
 明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無守氣又無守  
 其將死乎言其視過下端端然無守氣又無守  
 神氣不守其體食色昭十五圍鼓三月鼓人食  
 將死之祥也色姑修而城有搖心昭二十三三國敗諸侯之  
 食色言未絕糧師乃搖心矣謂心以搖動  
 白皙昭二十六有君子白皙鬢鬢鑿又苑子荆  
 足鑿而乘於他車以獻體昭二十七羞者獻體  
 歸鑿音磬一足行也獻體昭二十七羞者獻體  
 衣也將坐行又羞者坐行而不颺昭二十八今  
 防奸細也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掩耳昭三十  
 貌不揚也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掩耳昭三十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幾平聲掩耳昭三十

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忍也  
與知魯國之難掩耳示不忍聽  
臣展四體以率舊職懼不給而  
若又共二微大罪也謂展布四  
目定十四屬之屬音燭將指又  
指將戰其手必斷而足謂抵手  
去聲

右假手

宵類國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類也  
肅妄之人謂之不肖言目留高祖呂公因目固  
其狀類無所象似也  
故動目而留之須髯又美須髯師古曰在企望  
又日夜企而望歸師古隆準又隆準而龍顏李  
曰企謂舉足而望歸師古隆準又隆準而龍顏李

也縱觀天子出放人觀工與反口尚乳  
臭又乳臭言其幼小戮力又臣與將軍戮力  
并力也周反可躋足待又可躋足待也晉灼曰

音不自意又不自意先入關師古曰意不自謂  
矯不自意得然吳王傳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謂

安自得黑子又左通呼為黑子吳楚俗謂之誌  
誌者屬意文紀屬意非止此師古曰屬意志未

有恩志師古伉健宣紀選伉健習騎射悉意紀  
白恩快也作色又宣帝作色師古曰伉強也

其悉意作色又宣帝作色師古曰伉強也  
陳朕過作色又宣帝作色師古曰伉強也

古曰五穀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顏色變惡翼奉  
傳百姓菜色師古曰人專食菜肌膚青黃為菜

色錯躬又百姓愁苦靡所錯泣不下呂后傳哭  
也錯躬泣師古曰泣師古曰泣師古曰泣

所夢師古曰王后傳耳常聽聞而記之曰竦體霍后傳

敬之心儀宣許后傳儀向也師古曰儀霍將軍女晉

老耳語成許后傳儀向也師古曰儀霍將軍女晉

元后傳語成許后傳儀向也師古曰儀霍將軍女晉

碎也武刻心又其刻壯髮類后傳骨又當殺身靡

皮反武刻心又其刻壯髮類后傳骨又當殺身靡

當額前侵下而生今燕媚李夫人傳妾不取以

俗乎為謂主頭者是也燕媚李夫人傳妾不取以

不與情同謂焦妍愁面省涉曰焦妍愁面省涉曰

也師古曰泣師古曰泣師古曰泣

下也泣師古曰泣師古曰泣師古曰泣

志也泣師古曰泣師古曰泣師古曰泣

解而節斷師古曰泣師古曰泣師古曰泣

身獨與節斷師古曰泣師古曰泣師古曰泣

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

之字也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

者甘心也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

志懷美也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屈毫傳

中不五舍神五色存則銳志師古曰銳志師古曰銳志

兵一死五舍神五色存則銳志師古曰銳志師古曰銳志

兵一死五舍神五色存則銳志師古曰銳志師古曰銳志

象迹見食貨志謀反迹見師反辱便者下應微  
反辱師古腹非不入言心計又桑弘羊以不用  
等手指貨殖傳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  
故曰手指以別馬牛曉角也師古色授魂予  
賦色授魂予張揖曰彼洞心又洞心薄軀使  
登薄軀於象息曰象息言懼而象息今師古惕息  
長揚賦不取惕息師古曰惕足抗手又莫不  
息請歎厥珍師古頭蓬又頭蓬不眠梳師古發  
手請歎厥珍師古頭蓬又頭蓬不眠梳師古發  
蒙又今日發蒙目盡校獵東清虛如泉賦玉發  
其清虛今服虔目駭耳回又事變物化目駭耳  
也游睇今通賦養游睇而後號重爾以申重爾  
古曰游睇今通賦養游睇而後號重爾以申重爾  
包胥曾繭重下復起如秦庭也珍髮反珍髮今孟  
康曰髮髮好無所用也宅心序贊西土宅心劉  
人皆居心於高紆體實戲紆體衙門竦息又吏  
息猶係心也高紆體實戲紆體衙門竦息又吏  
息笑諸侯王表嫺笑三代師古措指傳文三門  
惜指晉灼曰謂脅肩索足吳王傳脅肩索足師  
也索足重足怨入骨髓又或沐洗十長耳目  
楚元王傳願長耳目師古觸情妄行師古曰任  
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觸情妄行師古曰任

情意所欲眇伺又更相交手武五子傳諸侯交  
則行之欲眇伺又更相交手武五子傳諸侯交  
手謂拱心也其各悉心還意淮陽王欽傳不  
義猶迴也指目陳勝傳往往指目師古為耳目  
還猶迴也指目陳勝傳往往指目師古為耳目  
傳趙人耳多為耳餘耳目者蓋寬饒傳奉錢半給  
吏民為耳目言事者朱博因殺信之以為耳目  
絕亢又乃仰絕亢而龍即龍也絕亢者總謂頸耳  
郎奮臂又奮臂為張膽古曰張膽言勇之甚箕  
踞又高祖箕踞罵詈其形如箕踞又高祖箕踞  
動目也音舜動面之不正視也師古曰如淳曰謂  
目而使之也面之不正視也師古曰如淳曰謂  
而面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面非也背伏府  
中皆誓伏師古曰誓面欺張良傳上以湯懷詐  
失氣也誓伏師古曰誓面欺張良傳上以湯懷詐  
誣目送又上目送之訖其出也指視又召戚夫人  
也目送又上目送之訖其出也指視又召戚夫人  
視讀延頸又目下之訖其出也指視又召戚夫人  
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梧魁梧立虛壯大之意  
疾音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剽疾又楚  
剽疾音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剽疾又楚  
舉又乃學道挫足則蕭何傳關中搖足跳身又跳  
者數矣師古曰挫足則蕭何傳關中搖足跳身又跳  
身謂輕身走出也痛於骨髓韓信傳秦父兄怨  
掌握又身居項王情見又情見力屈師古曰意  
烏猝嗟又項王意烏猝嗟又項王意烏猝嗟又  
烏猝嗟又項王意烏猝嗟又項王意烏猝嗟又

下園視而起應劭曰園精剡手又剡手以衡仇  
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  
剡利也細娛又翫細娛而指搖古曰搖謂動而  
弋掛反習貫又習貫如自然師踈盤又病非徒瘞也  
痛也踈古踈字足下曰踈今所呼脚掌童子論舜  
曰踈古踈字足下曰踈今所呼脚掌童子論舜  
提也盤古疾字言足踈反不可行也  
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躡足又躡足行情素  
師古曰童子目之睥也析膽師古曰剖心析膽相  
鄒陽傳見情素師古析膽師古曰剖心析膽相  
白素謂心所向也析膽師古曰剖心析膽相  
商又同商汗行以事誦訣立觀古曰拉觀所見  
齊同銷志又寒心交睫爰盜傳不交睫師古曰  
兼也噫密理鼂錯傳與人密理師古還踵又則  
音接密理鼂錯傳與人密理師古還踵又則  
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齧舌傳齧舌自殺  
曰旋旋還同旋其足也齧舌師古曰齧齧也仕  
客心謗又腹誹膝席又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嘻笑又夫怒因嘻笑師諄服又諄服謝罪晉灼  
謂得杖呼乃小兒啼呼為呼或言紛號呼謝  
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若謂啼為諄服則諄  
火交反服穴匈又斬頭貌侵田蚡傳為人貌侵  
平卓反轅固傳公孫弘亦微又目叩心怨上師  
又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目叩心怨上師  
古曰叩疎意東方朔傳將疎意而覽談笑又朔  
擊也笑師古曰談諧戲也談呼暑暑師古曰與田蚡  
笑謂謝諛發言可笑也呼暑暑師古曰與田蚡  
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暑曰寃痛之聲也舍人  
傍瀟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步高反



疾疫瘡腫之患師古曰露索蕭望之傳當昇謂因寒瘡而懂指者也露索蕭望之傳當昇也露形弱而搜熏心路過舒傳虛美熏心屬目也索山客反

蓋竟饒傳坐者屬目卑下之不訾之身訾又用不師古曰屬猶注也之欲反

臨不測之險師古曰不訾者言脅息嚴延年傳無貲量可以此之貴重之極也

師古曰脅斂耳熱後耳熱傳酒不寒而栗所歸不也屏氣而息

寒而栗師古股弁又史皆股弁師古曰霽威相曰栗竦縮也

傳為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贊曰此南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霽才詣反又子眉慄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慄應諸反

人謂媚好為謂畜蘇林曰慄音慄師古逮耆賢日本以好媚為侮同說於大平蘇說是

音主

傳年其逮耆師古曰逮及也耆者老人面色覆如姤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耆者不可逮忽

意朱博傳得為諸君覆意之如淳曰目指氣使貢禹傳家富執足目指氣使師奮髯抵几又奮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

几師古曰髯頰毛惶怖又王卿得抗首朱雲傳也抵擊也音絀

抗舉也

請師古曰抒意劉向傳一抒愚意師古曰抒素王褒傳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解頤語詩解人師古曰抒猶泄也抒食汝反

頤如淳曰使人鼎來又無說詩匡鼎來張晏曰笑不能止也

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介乎容儀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知是字也

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古飲

泣賈捐之傳飲泣於師古曰淚也過墜王式傳  
墜師古曰過失據忤心谷永傳忤破膽所以破  
而倒也徒浪反忤心谷永傳忤破膽所以破  
瞻寒心師古展意又展意無所依違直意又有  
曰言懼甚展意又展意無所依違直意又有  
者師古曰快耳古息夫躬傳傳辨口快耳師直項  
直當也快耳古息夫躬傳傳辨口快耳師直項  
又外有直窺左足也蘇林曰窺左足而先應者  
項之名也窺左足也蘇林曰窺左足而先應者  
足也口婢反舉俛眉古曰自高抗也俛眉師領  
頤又頤頤折頤頤音欽翕肩古曰翕肩也師思  
又而大頤頤折頤頤音欽翕肩古曰翕肩也師思  
師古曰大頤頤折頤頤音欽翕肩古曰翕肩也師思  
顛反五性翼奉傳五性不相害晉灼曰翼氏五  
性翼奉傳五性不相害晉灼曰翼氏五  
之肝衡王莽傳肝衡屬色孟康曰眉上曰衡彌  
躬又彌躬執平以逮公卿留志每奴傳單于留  
接手飲西域傳烏托國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  
右宵顏

美風儀比曰瑤林玉樹王呼人風貌曰儀正  
又曰神儀明又曰玉貌連魯仲又曰風裁唐李  
曰清顏梁元帝與精神急曰神鋒太秀王瘦曰  
形容甚癯如又曰骨立四子人相貴曰應法相  
後貴人相曰鼎角匿犀固賢人相曰淵角山庭  
升彥目類古人曰比某之法也某古面總稱曰  
大宅七發眉目間曰清揚五選十嘲大腹曰可使  
監厨平正形狀曰物色後寒人貌陋曰醜狀駭  
人周又曰少不颺左短少曰眇少丈夫耳聾狀  
如書生曰被服如儒生主口高曰假喙左謂長  
鬚曰長鬣者上極多髭曰面無見膚子  
右心體狀貌上

君子小人同曰鼻目並列杜善趨蹌曰趨眇淹  
華王僧莊持不笑曰未嘗換色之沈亞曲躬曰磐  
折曲禮肩偃曰上僂左婦人有汗曰汗髮說文  
也漢律姦娶汗曰珠汗傳玄又曰雨汗史擡眉  
宇曰揚衡蔡舉首曰橋首賦比肩曰併肩僂  
點頭曰如蓬葆子武五洗手曰澤手曲頤曰頤王

斫手曰戟手左窮悴容色曰顏色腫脅子喉嚨

曰亢李廣利拍手曰抵掌蘇秦脚脰曰脰音衛大

拊指曰巨擘子孟又曰拊莊音如又曰斂詩毛脚掌

曰踈賈生書脰曰五管莊音如雙名曰複名唐貞遠

注目看人去曰目逆而送左方洗足而起曰回遠

雪足建未手白晳曰美手腕郭吐忠言曰忠舌陶

赤脚行曰徒跣史后循視聽不定曰視聽陝輸曹

妻顧視其人曰嘗目禮焉江急行曰窘步惠連

手皴裂曰龜莊音兩曰育左心下曰膏上膽曰中

正之官素問

右心體狀貌下

言語類凡四篇

左腴

宣言

漢雋

語次

書敘

言語論辯上

言語論辯下

宣言桓二因民之不堪裏言莊十四鄭厲公曰

言入又不言甘信十帶重而其音云信九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言猶在耳文七

音云問之而信謂其聲如此也目動言肆文十二

何謂屬託之言猶在耳若目動言肆文十二

言肆懼我也蓋目動則心語偷文十七以臣觀

不安心不安則聲容失節語偷文十七以臣觀

之語偷謂口衆我寡宣二華元曰去之不能殺役

荷且也藉口成二苟有以藉視速言疾成十五右

疾之藉口成二苟有以藉視速言疾成十五右

異志焉言終襄三魏終至語洩襄十四蓋言語

由遺言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野將口實襄二若不

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侍言襄二十七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寬言襄二十七

亦不能對也侍言謂侍坐代言寬言襄二十七

之牀第之言又伯有賦鶴之責責趙武曰牀第

言牀第之言又伯有賦鶴之責責趙武曰牀第

反言淺昭二十五言若淺臣不甚口昭二十

言甚有口辯也效夷言哀十二衛侯歸效夷言

其死於夷乎謂好復言哀十六吾聞勝也私復

謂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不洩人言利謂不爲威

之不顧道理好去聲能無肥乎哀二十五公謂郭重

求媚者去之信之言變音怪又于例反

右宣言

語次容語次傳從廉問高紀且廉問師古曰廉察  
緩煩又緩煩往說魏豹張晏有小人言又今者  
言誦言高后紀未敢誦言誦之索言成許后傳  
言之師古曰索美言郊祀志大為人長美言師  
言也先各反美言古郊祀志大為人長美言師  
窮以辭又管仲暗桓公不可箝語表箱語燒書  
其口不聽讜言敘傳今日復開讜言師古曰謂箝  
辭又咸稱劉氏侵為然諾張耳傳此因趙國立  
師古曰侵也自立然諾立然諾三寸舌今以三  
帝者師為口舌爭又此難以掉舌刺通傳掉三十  
也置齒牙間叔孫通傳何足言人人殊曹參傳以  
百數言附耳語韓信傳躡漢王詭辯趙王彭相以  
以中人師古曰詭達也達道之移於浮辭鄒陽  
辯石顯傳持詭辭以中傷人墜言又墜言於吳蘇卒語豈  
賈誼傳毋取其第立而諄語服虔曰諄猶罵也卒語  
張晏曰諄責也何之域者誰何兵過秦論陳利  
譴何師古曰譴責也何之域者誰何兵過秦論陳利利  
何人問之為誰又云質言張釋之傳具以質稱不  
容口表益傳稱之皆不容口師古語塞又其後

古曰塞諧語東方朔傳善為諧語師流議又欲  
不行也諧語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流議又欲  
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絕淮南王傳所與謀  
曰流末流猶言餘論也口絕淮南王傳所與謀  
絕飛語灌夫傳有飛語惡言聞上張晏曰蚡作  
也已然諾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耳語又灌  
程不識耳語師古曰不孰何衛綰傳不孰何  
古曰何即問也不誰有味其言鄭當也何阿也師古  
何者言不借問耳有味其言鄭當也何阿也師古  
其言甚揚語霍光傳王忽侍中揚語無誰諾  
美也揚語霍光傳王忽侍中揚語無誰諾  
遷傳是以抑鬱而無誰諾師古曰無誰諾  
誰服虔曰曼辭如淳曰曼美也崇論宏議又崇  
款空也曼辭如淳曰曼美也崇論宏議  
議師古曰杜口杜周傳結舌杜口不輒言楊敞  
欲深也杜口杜周傳結舌杜口不輒言楊敞  
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參語師古曰杜塞也杜口  
云參宴語趙充國傳武賢與卿宴語橫被口語  
揚師古曰遇變故橫被屏語屏語師古曰屏人  
口語屏語師古曰屏人  
而獨共半言朱博傳頭欺設專對王吉傳舉駿有  
語對謂見問即解何師古曰解何王吉傳舉駿有  
對無所疑也解何師古曰解何王吉傳  
時意猶今瞽說谷永傳瞽說欺天師古曰瞽  
言分曉也瞽說谷永傳瞽說欺天師古曰瞽  
說揚雄傳口吃不能劇信舌師古曰信讀曰伸  
宛舌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切齒王莽傳言關

說安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占曰關說者漂說賓戲亡命漂說師古食言匈奴傳約分明而不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 右語次

言曰新聲子能清談曰談宗晉阮修又曰談說妙處上又曰覺疊之處謂人談論曰塵譚五

甫又曰綺譚選十詔不斷曰蟬連晉宣言曰聲

言胡論事本曰具道本根陳多言曰詞語百車

後馮爭辯曰競為辯囿左魏議論高曰落落難

合秋正論曰危言覈論太評論抑揚曰噓枯吹

生鄭前已有論辯曰商之久矣後宦詰難語曰

難家之辭列詰難屈人曰論難連柱某人朱雲

反庚着意問難曰下意難問後馬辭說多曰援引

紛紅論事體曰大致歸然後論語長曰不可談

悉鮑明生徒能專對者曰能言語生徐答人落

其計中曰應對入其數後南害言說曰有口無

行史文意激切曰文指甚哀杜為人辯事曰為

君分明之韓宣謂人意思曰風指何再三論之曰

鐫諭劉宗事顯白曰白著馮奉不實之說曰華

### 右言語論辯上

妄斷事曰私臆處仇士戒慎言曰斷舌相戒孫

不敢言曰縛舌膠脣上掘直曰淡面鈍口上耳

語曰咕囁耳語夫又曰交頸耳語書集應願見

而辯事曰願一見而有明楚造怪言曰詆惡言

顯引證淺陋曰慮引左有畏不言曰不敢班班

顯言趙人傳播曰臚言四馳劉禹奉言教曰前

者溫教霍妄議曰舞筆奮辭崔不聽下言曰言

以賤廢上論人曰告以信語沈緘默之譬曰

自同寒蟬杜好滑稽曰為人談笑多聞弘孫自

貴其異端說曰小家珍說荀正不言曰金舌蔽

口上小人繁辭曰諸諸然而沸上猥論曰街談

巷議西平參問廷議曰傳考朝臣丹至誠之談

曰情話明緘默曰齟脣籍一意答曰同辭而

對左相侮玩言曰傲弄之辭蜀揚好辯無實曰

頗能弄脣吻江表令傳言使出曰左右傳出朱

荅緩曰某應之違其郢其謂口吃人曰噤嚅賓

婦人辯曰慧有口王淮南互應對曰皆迭對左誤

對荅曰失辭上隱言曰復辭國言不窮狀曰如

木屑王澄

右言語論辨下

修辭指南卷第十七

吳羅寫  
章慶刻

修辭指南卷第十八

皇明國子監  
編次

冠服部

凡五篇  
不分類

左腴

袞冕

漢雋

三服

書敘

冠綬車服

冠履衣服上

冠履衣服下

袞冕桓二袞畫衣也冕冠也蔽珽蔽膝也珽玉瑒也若今之手版以帶

裳幅今之行膝者冕冠也衣下曰裳幅若衡統紘紕

又御所以維冠者統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藻率

而上者紘冠上覆統多致反字林丁坎反藻率

鞞鞞上飾鞞下飾率音律鞞鞞頂反鞞鞞孔反

鞞鞞上飾鞞下飾率音律鞞鞞頂反鞞鞞孔反

鞞鞞上飾鞞下飾率音律鞞鞞頂反鞞鞞孔反

鞞鞞上飾鞞下飾率音律鞞鞞頂反鞞鞞孔反



戈哀二十七成子衣製杖戈  
立於版上衣製雨衣也

右袞冕

子 178-638

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爲山鷄其實非也

方領廣川王傳

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王莽傳荃葛江都王建傳遺

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也字本作綌于

建荃葛師古曰許慎云荃細布也

荃建傳遺

全反又千劣反蓋今南方簫布之屬皆爲荃也

葛即今之葛布也斂衽張良傳楚必斂衽而衣

以荃及葛遺建也斂衽朝師古曰衽衣襟也

冠甚偉又四人者須眉起衣酈食其傳軋洗起

皓白衣冠甚偉起衣太師古曰起衣著

也一襲叔孫通傳衣一襲師古曰一襲短衣楚

製又服短衣楚製師古冒絮周勃傳太后以冒

曰製謂裁衣之形製冒絮絮提文帝應劭曰

陌頭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

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冒其頭提擗也

袂服絮陽傳袂服叢臺下師古撫衿又絮足攘

曰袂服盛服也袂音縣

子 178—639

耳所以塞聰師古曰黠黃色也續緜也以黃魯  
繒為九用組懸之於冕垂兩旁示不聽也  
繒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師古曰  
取犢鼻褌即今之傳相如身自着犢鼻褌故以名云  
之容飛翮繆江充傳冠飛翮之褌度曰名云  
蟬翼褌又冠褌步也巨蹕曰飛翮之褌度曰名云  
目紗是也褌又冠褌步也巨蹕曰飛翮之褌度曰名云  
穀山爾反紗褌又冠褌步也巨蹕曰飛翮之褌度曰名云  
輸張晏曰曲褌中褌也褌衣制若今之曲裾後垂使  
者如婦人衣也褌交輸一頭快將曰交輸垂之兩旁  
見於交輸是褌也褌交輸一頭快將曰交輸垂之兩旁  
古曰交輸是褌也褌交輸一頭快將曰交輸垂之兩旁

史服之謂之解角今冠兩角以解為鹿角  
名耳師古曰解角今冠兩角以解為鹿角  
反綢繆又內飾則結綢繆又內飾則結綢繆  
也早衣如綢繆又內飾則結綢繆又內飾則結綢繆  
衣王吉傳如綢繆又內飾則結綢繆又內飾則結綢繆  
杆臂大昭朱博傳初功曹金豈服至朝皆著衣  
王章傳臥牛衣中呼為龍具者縮履空唐著衣  
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縮履空唐著衣  
故履空師古曰今俗呼為龍具者縮履空唐著衣  
古曰山綌髮珠襦玉匣董賢傳及東園秘器珠  
者珠襦玉匣董賢傳及東園秘器珠  
要曰珠襦玉匣董賢傳及東園秘器珠

儀侍中冠制曰左蟬右貂上常侍冠制曰貂羽  
金蟬杜牧御史冠制曰鐵為冠柱漢官武冠曰繁  
冠衡又曰冠鵠與服總言衣冠曰載纓垂纓雄  
印與服曰龜綬後西印曰章魏宏印把  
日鈕陰笏曰版范三公綬曰綠綬晉官品宰相  
節曰瑞節李商節度使事曰牙璋玉節夢諸侯  
服曰玄冕朱紱尚書令所乘曰黑輅徐廣車  
尚書令所服曰絳服齊職僕射珮曰蒼玉晉百  
僕射服曰皂襜絕御史大夫事曰青綬蒼珮  
卿事曰藻衣花綬上又曰緹扇朱轡漢  
太子少師事曰腰銀珮玉周遷太子少師所  
乘曰輅車桓帥臣事曰玉節獸符劉禹侍御史  
馬曰絳騶宋顏延之御史衣曰繡衣伏乘驛持  
節曰傳瑞選東方刺史符曰青龍符餘方中土  
刺史符曰銀莢符上太守事曰珪符融又曰魚  
書文著朝服曰服銀艾張銀又曰拖綬鳴玉  
又曰玉重組庚肩金帶曰黃金橫帶戰國  
組曰丈尺之組蘇金紫曰龜紫陰借紫曰假紫

着緋曰朱衣魚章退今所授曰銅墨王丞尉  
服曰黃綬朱刺史儀物曰朱旗曲蓋通判車  
儀曰泥軾漢秘書丞車曰鹿車上卿服曰冕  
服左綬帶曰纂組武官服曰服虎文漢百冠  
曰元服紀大帶曰紳漢笏於帶曰搢法官  
冠曰惠文張敞  
右冠綬車服  
巾而不冠曰幘儒服曰絳衣淺帶又曰褒  
衣博帶又曰服方領又曰豐衣博帶細  
好之服曰輕服左未仕之服曰韋帶周衣之華  
曰文章道麗劉禹錦繡文采衣曰靡曼之衣墨  
婦人麗服曰被文縠之華桂又曰紺綾之桂  
傳武內婦人上服曰桂釋總言婦人服曰桂裳  
著布曰御惠脫衣曰襦上富者衣曰綿纈  
狄貉列子暑服曰服絺綌之涼王文又曰紵衣  
絺服吳都薄縠子曰霧縠論秋之服曰御袂  
衣潘冬衣服曰襲狐貉之暖莊得衣而暖曰裾  
生惠氣梁簡文啓冬中惠衣葛衣

曰織絺典又曰蕉葛左連襜褕曰窮袴前上

衣襟曰衽招好皮毛裘曰名裘後小兒被曰

文葆趙世小兒繡曰繡後清游戲之服曰游服

左微服曰羸服胡絲鞋曰絲屨禮

右服冠履上

古服曰嘉服左袖口曰祛儀曉著衣曰鄉晨傳

綳鞵前趙著破衣曰穿空宣絡縫衣曰以

采縫縫其裾謂寵僕服曰青襟綠情獨常兩炙

衣曰熨火燎衣異細數曰阿列細布曰緡上

緡美衣曰荷衣蕙帶詞換衣曰著故脫新王與

繫衣曰為結衣李巨貧服曰裘褐為衣陶淵又

曰華冠縱履莊子華去聲又曰緼袍無表上着敝衣

曰衣敝補衣周說衣表裏曰中紺而表素莊履

髻曰憤言又曰承露上皮革帶曰鈎落帶吳錄

帶腰筭袋曰筭勝前趙囊袋曰排囊後漢排今侈

履曰金華之舄七着鞋曰納履莊又曰躡舄詩

外傳著破鞋曰履空宣靴易名曰下邳候上鞋帶

曰縻莊着鞋不上曰屣履崔又曰跼屣音下

山且木履曰屨莊靴鞋好在曰半朝可服皇前

鞋跟斷曰踵決莊皮鞋曰革鞜楊草鞋曰菅屨

左又曰屣履上又曰躡躠莊又曰菲履前刑

右衣服冠履下

修辭指南卷第十八

吳服寫

修辭指南卷第十九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酒食部

食品類 凡三篇

左腴

肉食

漢雋

精醪

書敘

庖厨食饌

肉食

莊十肉食者謀之又何閒飲之酒莊十二

婦人

飲之酒莊十二

酒

莊十二

五

莊十二

紹

莊十二

之

莊十二

而

莊十二

以

莊十二

肴羞珍異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也

肴羞珍異

析俎

王宣十七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體薦

以

不內酌飲

六

請使人執飲

金石

嘗酌

又

新樽絜之

為

之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陪

加膳



THE

下

好食曰殊珍異肴命七五味和食曰勺藥上勺藥上知異  
盛饌曰方丈華錯上熊掌曰封獸之踏上踏上音煩  
雞饌曰翰音之跖上鼈饌曰靈淵之鼈上掌  
魚饌曰菜黃之鮐上禽饌曰丹穴之鵠上獸饌  
曰玄豹之胎上物味播遠曰流味某太冲賦序某遠地名  
美饌曰鸚鵡猩脣命七造作飲食曰晨炊夜春左  
異饌曰火桂炮鸞沈亞之掌饌姬曰鼎娥上苦酸  
之用曰梅醢上馨辛之用曰椒桂上醴醎之用  
曰鹽醢上調和物曰吳梅狄酪上蒸肉曰蕙肴  
書錫蜜曰沙錫石蜜徐幹好供食饌曰飛鳧棲  
驚上又曰雲鵠木鵠徐幹膾細曰芒散縷解潘  
釣又曰纖如髮芒傳毅糧食曰椒糧楚詞又曰瓊  
賦上稱飲食曰八珍九鼎陶集又曰五肉七  
菜揚雄蜀都賦肴醢曰三鸞七殂七尚飽曰腹猶果  
然莊子飯匕曰金留犁隗食多曰兼二人之饌家  
燒竈人曰煬者莊子治肉曰脫之禮治魚曰作之  
肉惡臭曰膻上鵞鶩之尾肉曰翠上食鳥脅  
側薄肉曰胖上鵠脾臍曰臠上鼈竅曰醜上好

飯曰芳菰精稗上又曰玄山之禾呂氏春秋又曰炊彫胡之飯守玉賦食之美曰江東鮎鮑楊雄蜀都賦又曰隴西牛羊上飽而已曰屬厭而已左奇羹曰烹露葵之羹諷賦稱餅德曰湯餅為最梁吳均餅即麵也又曰充虛解顫上善說食曰惟能說餅上美脯曰昆山龍胎之脯吳均移文美魚曰洞庭紫鬣之魚上好麥曰安定噎鳩之麥吳均餅說好牛肉曰隴西舐背之犢上好羊曰抱罕赤髓之羊上調和物曰調以濟北之鹽上用雞曰剉以新豐之雞上食饌曰臠鹿臠羊蘇源明又曰燔兔膾魴上安排食次曰置食之間左乾飯曰糗上道穀水隱語曰庚癸乎上湯餅所用肉曰羊膀豕脅吳均餅說別味所知曰鹽生薪勞皇甫謐玄晏春秋初食曰食之始至左食畢曰及饋之畢上

書敘

酒醴醕藥 筵宴集會

被酒者高紀高祖被酒師古曰被酒貴酒又常從  
質賁酒師古曰佐酒又召故人父老子弟行酒竟酒  
又竟酒閑又酒蘭文穎曰蘭言希也謂酒景紀  
酒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酒  
統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  
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釀  
尊酒味厚故以薦宗廟耐有救友  
漿取甘柘汁以爲飲也師古曰馬酒李奇曰以馬  
乳爲酒撞柘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  
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  
矣炭師古曰美祿又酒者天引滿舉白飲傳  
醉舉白也才代又美祿又酒者天引滿舉白飲傳  
謂引取滿而飲也飲引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  
謂引取滿而飲也飲引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  
大白於天下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  
解也言柘漿可以解酒病也析亡酒高五王傳有  
師古曰言柘漿可以解酒病也析亡酒高五王傳有  
酒而逃亡柘漿又烏身赤目食蛇蛇野葛以鴆  
飲之立死反危又自起反危師古曰從酒田傳縱  
縱放也放死反危又自起反危師古曰從酒田傳縱  
意而飲也放死反危又自起反危師古曰從酒田傳縱  
便氣中酒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

謂之中酒法酒者猶言禮酌謂飲之不至醉酒  
竹仲反中法酒者猶言禮酌謂飲之不至醉酒  
醕賁山傳執爵而醕師古曰醕失灌夫傳數以  
師古曰醕者少飲酒有醕醕失灌夫傳數以  
失得罪過於承相醕醕失灌夫傳數以  
也之醕汁也半水李陵傳持一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  
合之醕也食酒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  
之醕也食酒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  
故謂之食酒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  
肉尼酒相對師古曰肉漿酒霍肉漿酒霍肉漿酒  
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上尊酒尊酒平當傳賜十  
酒霍豆視肉如霍也師古曰上尊酒尊酒平當傳賜十  
得酒一斗爲中尊栗米一斗爲上尊酒尊酒平當傳賜十  
上尊酒尊酒平當傳賜十  
以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  
米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  
二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  
也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雷晉古曰  
生非樹也子劉說非也子劉說非也子劉說非也子劉說非也  
醕重孔傳也子劉說非也子劉說非也子劉說非也子劉說非也  
之具也師古曰醕重孔傳也子劉說非也子劉說非也子劉說非也  
右被酒  
酒曰歡伯易又曰狂藥後季又曰良醞才好飲  
人謂清酒曰聖人輔云謂濁酒曰賢人上酌酒

曰斟音俱稱酒曰吳醴楚醴楚詞頌酒曰酒

之為德也久矣融糟曰酒滓左美酒名曰荆南

烏程命七又曰豫北竹葉上美酒曰九醞甘醴太

南酒膏厚曰醪敷徑寸上酒不病人曰醉而不

醒上酒漿曰桂酒椒漿楚貯酒器曰縹瓷縹淺

碧色也好飲曰性樂酒德陶又曰寄酒為跡

明集昭好酒曰偶有名酒上辭飲酒曰不在接

杯酒上飲不得曰不勝杯酌史記酒過當曰溺

神陽愁悶之飲曰飲觸若茶上歡飲巨觥曰

浮以大白上蒲萄酒德曰除觸解銷魏佳酒

曰白醴醴上奇醢法曰米望麴而消晉酒之德曰解

歡酒語虛曰歡勵探戲之辭孔酒之德曰解

積憂方人稱嗜酒人曰酒家之南薰王續飲而

面赤曰醇醴發顏論有酒量曰百觥之量氏

紀吳酒一器曰旨酒一盛左厄無底曰玉厄無當

賦序無常飲曰無彝酒書槽甕等曰釀具主

父母飲餘杯曰口澤之氣禮

右酒醴麴藥

夜會曰宵宴選月合錢為會曰醪貨齋物往為

會曰挾膳提醪錫上已飲曰修禊事上義又曰

夜除上注孟又曰袂袂上預筵曰齒筵文粹西

同宴會曰共駢筵選十又曰接殷勤之歡司馬

又曰得為密坐植長宴集曰朝歌暮絃河房用

歌樂曰以娛密坐選與客飲曰與張飲盡歡開

又曰取酒張坐飲曹飲席錄事曰司過之吏

樂吳孫又曰司正郭又曰酒吏劉大會曰高會倡

樂太宴集恨短曰情盤景遠顏惜會散曰

此會難又子酒令曰觴政說飲無餘滴曰舉白

選十巡盞曰止爵禮令人盡酒曰使之爵史

子妙伏中飲曰以避一時之暑典飲多酒曰羽

觴無筭融流杯曰浮杯潘罰人酒曰舉觥郭

飲罰酒曰敬奉觥上醉飽曰飽鮮醉飲罷

曰舍爵而去左大醉曰沈頓阮醉狂曰跳梁

頰仆自言只事飲曰畧多自醉劉飲了曰

酒竟後左微醉曰有酒所董醉怒曰醺趙醉亡

醉曰中聖人志即醉曰徑醉序逃席曰醉亡

酒高五又曰私出方在坐醉睡曰於坐被酒睡

伏劉醉酒多言曰舌出外野飲坐草曰班草陳

父使酒曰酒場特醉淮南

右筵宴集介

修辭指南卷第十九

吳騷寫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濱南金編次

藝術部

凡四篇  
不分類

書敘

農民丁口 營生諸業 買賣交易

碁射博戲附

關土殖穀曰農前食會耕田人曰善田者王勤

力本業曰力子農人勤曰晝田夜紡房玄保

丁曰白徒之衆陽村人曰丁夫王保伍曰比伍

歸伊翁村保田曰郊保之民前行附名籍中曰占

著紀附託冒匿戶名曰附陰後徭役曰任衆宗太

伯科算丁口曰率之科丁畏差役曰患役之民

鄭定等第曰案比後紀又曰比要徒小司非理科

徵曰特選橫調左徵發多曰徵發如雨嘉剩賦

曰治賦王免其科役曰復武邊遠之民曰裔民

劉夢謹民曰愿民前食人丁實曰無所影賴楊

民窮曰剔屋賣田狄仁又曰賣舍帖田李

丁

口不實曰使蔽蘇漏落戶名曰游戶張人流入亡

曰彫蘇流人歸業曰流穴盡復蘇民墮本事

曰逋蘇敵下機劉農民曰牧兒蘇墜蘇佔物力

曰增貲就賦劉農所衣曰襖蘇農笠子曰戴

亭蒲上親保曰保伍姻近毛稻田分水曰定

水令兄農民曰芸夫豎牧後陳又曰邑老田父

潘安仁曹等部民曰屬城思詠之民周民逃之

盡曰家為空戶陸民流曰棄其業西流沈小

民曰單產孱民上農忙時曰盛春東作何民貧

曰瘠於擾費沈又曰財空戶散朱小於鄉曰

聚漢主農之官曰田畯詩卹單身民曰收介

特左開收民版曰登下周禮責漏丁口曰隱口

之罰漢民數曰生齒之徒周官男八月

右農民丁口

四民各別曰四人異業崔趨利人曰怵迫之徒

賦牙引入曰駟僧又曰市僧淮南大牙

人曰大駟上放債家曰子錢家貨放債曰子貸

金錢上取一償二曰倍稱之息前食視時與販

曰與時逐貨又曰發貯鬻財子販斛斗曰糶賤

賣貴博博戲為生曰惡業貨賣漿為生曰小業

上販海客曰舶商唐賈漿人曰漿人列子賈

餅人曰餅師上燒窯家曰陶家枚鑄鐵器家曰

冶後劉作冶曰鑄鑄錫小民業曰以漁采為

業王屠家精者曰巧屠上貧人所營曰旦暮之

業左斗子曰以槩量業於市懷思伐山竹木為

業曰山伐前地煎鹽而富曰用鹽鹽起獺屠家

之豪者曰屠伯嚴延夜作工夫曰難脂火夜作

陳采茶曰拏擷得漁者曰斂者語泥作為生曰

手鏝衣食韓旋營生曰無兼辰之業王冶作曰

鼓橐吹埵淮南種牧為業曰樹米架羊上秦放

債曰多放錢貨桓與本使營生曰以本業之馮放

營生曰以活家命杜養生所用曰生生所資潜陶

牙僧事曰駟僧之術班固漢盡術作活曰百道

營生石

右營生諸業

通財鬻貨曰商前食商人業曰廢舉與時轉貨



貨子貢價例曰價數宜物大貴曰物踊騰貴前食

強令小估物曰摧直王顧人錢曰僕賃之費得

賃錢曰僦費前食顧人不與錢曰取庸苦之不

與錢周納房食錢曰歸屋食之當文已責悔價

小曰悔不小靳可至某崔寔某貨易視時曰射

時賢獨占賣買曰幸權後虛紅后紀買酒曰懷

錢挈壺孔強小價買物曰強折賤賈張十分酬

一分曰十分顧上商量價定曰諧價上馬毛

色價例曰物價通典損所閱賣物價曰折閱前

身善販弄曰良賈上販貨曰子貢之殖列優顧

人曰厚與錢傭李習商相謂曰與子商游上顧

人伐山木曰顧山武微損曰角尖之耗杜要添

價曰求益後逸物價貴曰食貴於玉策楚柴價

貴曰柴貴於桂上與外國交易曰外市僂父傭

顧曰與傭保雜作相買賣券書曰行傭江華下

米價頓長曰穀羅驚踊應係行戶曰有市籍唐

選令白帖

右買賣交易

碁子曰枯碁選二碁盤曰木枰上碁局線道曰

枰上碁局線間方目曰方罫上古造碁子曰斷

木為碁楊射帖曰的禮射家傳射曰世世受射

李作射罫曰罫為一棚楊元妙射曰矢道同的

錯稱善射曰號猿貫虱皇父擲骰子曰投瓊蔡

投瓊曰博莊不投瓊曰塞代反安排賭錢具曰

設張博具前五攤賭曰意錢之戲梁又曰攤戲

明史昭賭錢曰博簊文又曰呼五白止又曰六

博李又曰以游博持掩為事王能賭錢曰善格

五吾丘博且飲曰蒲酒裴好飲博曰嗜酒喜蒲

博劉黑屢欠賭錢曰數負進陳造氣毬曰冠革

為鞠楊毬場曰鞠場李忠投壺失箭曰枉矢禮

矢本入壺曰順投上投壺過箭曰待投而擁矢

上筭勝曰某賢於某若干上某皆齒五白曰明

瓊列善射法曰支左屈右戰國精於射曰神於

張矢說碁子狀曰馬目鴈行碁賦碁子曰白瑤

玄石梁碁盤狀曰素質玄色曹又曰方

眼直道梁奕碁時曰當無為之暇日曹塞之功

日驚眠救寐楚辭博不已曰滿博通晝夜裴樗

蒲下曰五木劉攽擲擲蒲得貴色曰成盧上譏樗

蒲曰牧豬奴戲陶淵明彈碁曰粧奩之戲魏志排碁爭

路數曰爭道王射用金鼓曰金鐔節鼓賈投

壺意曰請以樂賓禮賞投壺勝筭者曰請慶多

馬上飲不勝者酒曰賜灌上嗜博曰以戲廢事

陶碁之用曰以忘憂祖

右碁射博戲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本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丁巳歲仲冬朔  
吳騷寫完唐詩刻

後序

惟保章氏爰察天文甘石繼起百家續修縣志

著明順動不忒四時成歲五官效職述天文第

一 坤為大輿高下九則封山濬川經畧萬國三代

損益建侯親民秦廢古制郡縣剖分述地理第

二 天有六氣人有六親內外族屬並列其人親疎

異等貴賤殊名古今九品漢史表稱述人物第

三 上棟下宇易取大壯上茨土階獨觀昭曠顏稱

陋巷衛詠衡門士而居鄙不足論述宮室第

四 一人之身百工所備象箸玉杯古有明戒舟濟

不通車能引重聖人作之以資民用述器用第

五 大音無聲觀豫作樂聖王迭興雲英韶濩厥后

崩壞鄭衛荒淫風流俗化汨汨紛紛述音樂第

崩壞鄭衛荒淫風流俗化汨汨紛紛述音樂第

崩壞鄭衛荒淫風流俗化汨汨紛紛述音樂第

崩壞鄭衛荒淫風流俗化汨汨紛紛述音樂第

崩壞鄭衛荒淫風流俗化汨汨紛紛述音樂第

六

皇奮其威電擊霆震勝敗不常聖人所慎戰事  
惟危兵器惟凶桓桓衛霍萬夫之雄述軍旅第

七

維草曰天維木曰喬既培既達是藁是穠狼莠  
不除嘉禾不茂樗櫟不材以全其壽述草木第

八

喙息跂行毛群羽族有知無知並生並育天之  
降才監其盈縮予角去齒傳翼兩足述鳥獸第

九

古人論文與樂相似金聲玉振始終條理旁引  
曲喻有語助辭焉哉乎也抑亦只而述通用第

十

君子之道出處語默惟是吉凶惠迪從逆事以  
日異萬有不齊時分動靜禮尚往來述人事第

十一

襄辭請隧孔惜繁縷禮不可假唯器與名王言  
如絲如綸如紵袞衣九章火龍黼黻述制令第

十二

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輔弼疑丞在帝左右食人  
之食憂人之憂受直怠事人將我尤述職官第

十三

虞廷命士臯陶是作文武成康幾致刑措自漢  
以降訟獄日繁采矜勿喜仁人之言述刑法第

十四

匹夫懷璧罪有所歸黃金白玉龜貝珠璣咸稱  
貨寶多藏買害國以斂亡官以賄敗述貨寶第

十五

上古結繩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暴秦  
坑焚漢復表章劉向司籍九流並興述文學第

十六

仰觀俯察眇然一身凡我四體奉若天君出是  
話言榮辱所召戒之慎之非法不道述身體第

十七

冠加衆體衣蔽厥身重錦什襲儉德罔聞子臧  
鷗冠服妖是紀狐裘縕袍賢者不耻述冠服第

十八

食以養生酒以合歡困于酒食饒夫之愆古者  
主賓一飲百拜佐史立監蓋防其敗述酒食第  
十九

國之四民士農工商其分有限其業有常聖又  
多能學兼游藝不有博奕猶賢乎已述藝術第  
二十

嘉靖丁巳臘月廿有四日海濱浦南金著

金辭指南卷序

由

金辭指南



修辭指南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浦南金編南金吳縣人嘉靖壬午舉人官國子  
監助教是編取爾雅左腴漢雋書敘指南四書彙  
爲一編分二十部四十類輾轉稗販殊無可觀

左粹類纂十二卷

〔明〕施仁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錫山安國弘仁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粹類纂

十二卷》提要

左粹類纂序

五岳山人汝南黃省曾撰

昔左氏羅集國史寶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為外傳是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綜表以來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雖以浮誇闊誕者為病然而文詞高妙精理非後之擦觚者可及善乎劉生之評謂其工倖造化思涉鬼神六經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不其信與近世往喆之好左氏而予得接其緒論者若吳郡守谿王公無錫二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者也故王公蘊英揚華每每吐之撰造且揭其酬對者別錄而研覽邵公於玩繹而有得者矩武其

言而標之簡端李公則又精洞神會與之  
深化故發於菁藻渾無左氏之迹矣迨於  
今之天下文章翕然渝變日入於便捷深  
詭之體百五十餘年漸涵程雅之式俱閣  
廢不省而憂之者則慮其學左氏而趨之  
也固有鉤象與綴而流於晦曖者然童龀  
未習其出尤爲妖奇刑範之言一切斥笑  
而庸腐之予則以爲此恐心術之變若或  
使之初非左氏之咎也且予之所知好左  
氏者莫如三公今三公者之文皆紆餘光  
白果有便捷深詭之態乎是以知非左氏  
之咎也予友施宏濟氏博古敦行潛心下  
帷以春秋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命至  
於夢卜定爲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若

千卷命曰類纂於古隱而難通者務酌諸  
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  
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  
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通方君子必於  
施子乎是德也或曰左氏所記多衰世之  
事殆不可以訓乎予曰桀紂淫虐醜迹備  
錄於商周之典仲尼所書其皆善者否乎  
旣曰史矣則善鑒惡戒皆可訓也夫何疵  
焉之有嘉靖己丑七月四日



左粹類纂序

言曷為粹也道斯粹也豫道而言文斯成  
矣可以憲民矣夫言易乎哉粵古姬姚三  
代睿辟聞佐聲諸上下說理者率先焉周  
軌既越魯史斯削崇王以貞則陳義以詔  
遠六經竝憲流照古今夫亦聖賢吐發道  
潤而從文之孔章齊弗朽已是故六經言  
之至粹也丘明蒙春秋之遺瀟闡君臣之  
熙猷著為內外二傳其英聲摛論囊化標  
分緯正剔幽君子謂相經駢史于左氏有  
取焉觀夫素王譽其恥恭大史采其制修  
品德商辭凡所叙述果多誣乎哉故其徵  
義以騰文託情以紓華帥禮由彝善亦衆  
矣願其書人別事銖襍出互見襍則思或

糾矣互則明或爽矣故雖昭憲遐探者亦  
病之施子信材淵學耿薦自植游心遺經  
考業左氏間彙其傳語析卷分類繫之以  
目別體要也首紀王言次表羣說昭倫典  
也弘經既朗賤藝不忘備國緒也因類  
辭稱貞辯慝矢風戒也快成顛曰左粹類  
纂施子於是乎知言矣自今觀之制命展  
而莊諫諍共而謇諫論臬而誠辯說利而  
章議論穆而才賦詩思而拓盟載情而蕭  
謠誦幾而理謨畧卒而力政事禮而能勸  
薦舉廣而能公節義劬而能裁辭讓輯而  
能仁億料微而中夢卜詭而徵哀茲衆物  
繫焉為文無弗據于道可謂粹矣其或事  
弗緣衷言之不疚者又惡足累也施子於

是乎知言矣是弗可以憲而傳之也乎卷  
凡十有二類凡十有五目凡七百七十有  
六施子名仁字宏濟嘉靖戊子同余舉于  
鄉己丑八月既望周山顧聞撰

錫山安園刻于弘仁堂

凡例

- 一合內外二傳梁次本呂氏類編及真氏正宗
- 一內傳亦以諸國彪列本句龍氏分國紀事
- 一國統先周尊王也次魯晉蔡衛鄭曹虞虢隨同姓也
- 一次宋陳齊秦薛邾莒異姓也而各以小太序楚大而
- 後邾吳姬而後楚僭王也晉武穆且後封而先蔡世
- 霸也齊始霸而後三恪則又貴王賤霸也
- 一年經事緯體也類分則以辭矣故不以年紀其間義
- 繫於年者仍以某年冠之
- 一自制命以後列叙諫誠辯論諸門奇環卓犖正見國
- 有人焉是故論疾一也子產繫之鄭醫和繫之秦
- 一地名代有沿革諸註與今志多不同故畧之
- 一左氏於列國卿大夫不獨稱名或以字或以謚或以
- 爵讀者卒難識別故從林氏悉具名於其下
- 一朱氏節本註中詳載本末以見事之始終甚便觀覽
- 今多做之
- 一註參用韋氏杜氏朱氏林氏所易曉者不復錄
- 一字音切大畧錄附卷首以備參考
- 一引儒先論斷悉撮其精要者故或無全文
- 一此事日抄以資佔畢便檢閱夫固有畫脂鏤冰之失
- 若其外漏尚缺大方

凡例畢



左粹類纂目錄

一卷

制命 凡十四條

襄王賜齊桓昨

襄王饗晉仲上卿

襄王拒晉文請隧

襄王策命晉文

襄王不殺衛成

定王饗士會敬烝

定王卻晉獻齊捷

靈王賜齊靈命

景王追命衛襄

景王責晉伐賴

景王詰晉不獻彝器

敬王請晉城成周

敬王命衛蒯聩嗣國

敬王夢吳夫差

二卷

諫諍 凡九十條

周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虎諫監謗

虢文公諫不藉田

仲山甫諫立魯戲

仲山甫諫料民

富辰諫用狄師

富辰諫后狄女

王孫說諫賜魯使

世子晉諫壅川

單旗諫鑄錢

單旗諫鑄鍾

魯

臧僖伯諫觀魚

臧哀伯諫納宋鼎

曹劌諫如齊觀社

匠師慶諫丹楹刻桷

夏父展諫男女同贊

臧孫辰諫焚巫尪

成風請復須句

臧孫辰諫不備糶

臧孫辰請求晉釋衛侯

臧孫辰請賞重館人

叔彭生諫用內兵

里革斷罟匡君

季孫行父諫從楚

榮棗諫伐季氏

子家羈諫伐季氏

子家羈諫生齊

魯夏諫立妾

晉

士蒍諫將太子

里克諫將太子

狐突諫戰翟

慶鄭諫乘小駟

齊姜諫懷安

筮史請復曹伯

士會諫殺宰夫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

伯宗諫救宋

苗賁皇請釋齊臣

韓厥請立趙孤

女叔齊請從楚求

叔向請逆楚公子

叔向諫射鵩

屠蒯以飲寓諫

荀躒請逐范中行

衛

石碚諫龍州吁

甯速請禮晉公子

甯俞諫祀相

定姜請復孫林父

公叔發諫追魯師

鄭

祭仲諫封叔段

公子呂請除叔段

穎考叔請復武姜	孔叔諫逃盟
孔叔請下齊	叔詹請禮晉公子
曹	
僖負羈請禮晉公子	
虞	
官之奇諫假道	
隨	
季梁勸脩政	
宋	
子魚諫圍曹	公孫固請禮晉公子
樂豫諫去群公子	
陳	
五父諫辭平	洩冶諫宣淫
齊	
管仲請救邢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仲子諫廢太子	晏嬰諫納言樂盈
晏嬰諫諫繁刑	晏嬰諫誅祝史
晏嬰諫穰華	鮑國諫用晉陽虎
秦	
蹇叔諫襲鄭	
楚	
鬻拳丘諫	申叔時諫縣陳

公子貞諫伐晉	蓬馮諫伐舒鳩
叔舉諫示侈	叔舉諫戮齊慶封
伍舉諫築華臺	遠啓疆諫辱晉使
申無宇諫外重	鄭丹以詩諫
子張驟諫	公子申諫害吳
吳	
伍員諫平越	伍員諫遺越患
伍員諫伐齊	
越	
范蠡諫伐吳	范蠡諫戰吳
范蠡諫平吳	
三卷	
誠諭凡八十八條	
周	
密康公母戒女禍	辛伯諗周公亂本
叔服止劉康公傲戎	
魯	
宗有司止逆祀	惠伯勸襄仲哭兄
季文子以德榮	穆叔不欲作三軍
臧武仲戒季武子勒功	臧武仲斥季武子賞盜
閔子馬勸公鉏孝敬	臧孫哭孟孫
叔仲諭諸臣弔楚喪	穆叔諫季武子娶邾

季武子使謝息及把田	孟僖子使子學禮
孔子不許琴張弔宗魯	叔孫舍黃意如遂君
公山不負叔孫輒忘本	敬姜以勞語季康子
敬姜無外言	敬姜教子一勞
敬姜戒妾從禮	閔馬父哂景伯失言
孔子不欲加賦	
晉	
史蘇戒大夫女禍	史蘇戒大夫亂本
不鄭惜里克中立	卻虎聳士薦建言
荀林父盡心同寮	卻缺諷趙孟歸衛田
范文子戒子	解張勉卻克力戰
藥書從魯不遷戮	伯宗妻戒言
諸大夫勉趙文子	范文子不欲伐鄭
范文子不欲戰楚	范文子戒幸勝
叔向母戒女禍	祁奚請免叔向
訾柘勸范宣子成蘇	叔向不患楚衷甲
叔向以德示趙文子	祁午以信諭趙文子
張老止趙文子鼂椽	叔向不慮楚
叔向詒鄭子產書	叔向賀韓宣子貧
伯瑕規中行穆子	范獻子戒人以學
魏獻子命賈辛	閻沒女寬諫受女樂
趙簡子戒子	邴無正諫殺尹鐸

史黯諫趙簡子田	史黯匡趙簡子
壯馳茲賀求賢	實華諭趙簡子
趙襄子懼幸勝	知果諫立瑤
士苗懼室美	知國請備難
鄭	
莊公戒飭守臣	子家與趙宣子書
子產勸子孔焚載書	黑肱戒宗人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大叔戒宛射大
子產示外僕草舍	子產不欲子皮用尹何
子產止子皮用贅幣	大叔勸晉勤王
大叔語趙簡子以九言	
宋	
樂喜責向戌以弭兵請邑	
齊	
樂施諭陳無宇寢兵	晏子勸陳無宇致邑
陳恒激顏晉救鄭	
楚	
申叔時戒子反悞戰	申叔豫匡蓬馮
倚相儆子廩	倚相止子期立妾
伍尚勉弟執仇	沈尹戌勸誅費無極
閻辛勸弟存君	監尹廩勸子西修德
子西不患吳	葉公諫用王孫勝



吳

季札諭諸國大夫

四卷

辯說凡八十六條

周

倉葛不服晉

王孫滿對楚問鼎

劉單折晉卻至

瑕禽不下王叔

子朝徧告諸侯

魯

羽父長滕於薛

展喜卻齊師

孟文子不弛宅

邱敬子不弛宅

晉

季文子逐莒僕

子叔嬰齊復季文子於晉

孟獻子借鄆於晉

子服湫復季平子於晉

孔子相會夾谷

子服何拒吳徵百牢

子貢拒吳召季康子

子貢止吳尋盟

子貢復衛出公於吳

子服何不屈於吳

子貢復成邑於齊

晉

士蔿築城不慎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重耳欲辟舍報楚

寺人披見文公

里鳧須見文公

解揚不辱命

知罃不知所報

士燮使魯徵兵

呂相絕秦

辛俞從秦盈

樂盈致辭於周

女叔齊不盡治杞田

趙武求楚釋魯叔孫豹

叔向屈齊於盟

叔向辭魯於盟

范鞅難於納魯

董褐使吳

楚隆使吳越

蔡

聲子復楚伍舉

衛

祝佗長衛於蔡

鄭

燭之武退秦師

叔詹盡辭就亨

秦

襄公行成於楚

伯駢使晉

石夷復良霄於楚

子產對晉徵朝

子產獻陳捷於晉

子產復印董父於秦

游吉使楚

子產壞晉館垣

子羽卻楚逆女以兵

子產爭承

子產不耻孔張失禮

子產重環

子產對晉讓登陴

子產對晉問駟乞立故

游吉使晉

曹

曹人請負芻於晉

宋

華元平國

宋人拒楚請華向

陳

芊尹蓋奉尸終事

齊

國佐不辱命

晏嬰不死君難

晏嬰使晉請繼室

虞人不應弓招

梁丘據不欲納魯

薛

薛宰不代宋役

邾

茅夷鴟乞吳師

楚

楚使反詰齊師

屈完使齊

薳子不祀祝融

蔣賈不賀子文

鍾儀不忘楚

椒舉辭謝宋太子

申無宇執亡闢

遠啓疆致魯

遠啓疆反大屈

奮揚不忍殺太子

申包胥乞秦師

由于有能有不能

藍尹亹見昭王

吳

蹶由不畏鼙鼓

越

諸稽郢行成於吳

大夫種行成於吳

戎翟

戎子不屈於晉

夙沙騖從鼓子

五卷

議論凡一百七條

周

伶州鳩論鑄鍾

伶州鳩論律

魯

衆仲論樂舞

衆仲論謚族

申繻論命名

曹劇論戰事

臧文仲善宋辭

申繻論蛇關

展禽論祀典

孔子論臧文仲

孔子惜繁縷

臧宣叔議待使臣禮

季文子譏晉不救鄭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甲華論君弑故

季武子議行冠禮

叔孫豹論人之不朽

申繻論冠

臧武仲譏社用人

叔孫婁論齊高疆

孔子稱晉叔向

昭子大史論救日

梓慎論日食

孔子論楮矢

孔子論刑鼎

季孟議伐邾

冉有議禦齊

孔子議討陳恒

子貢譏誅孔子

哀公君臣相猜

晉	
子貢私論衛侯	
群臣論申生	狐偃其芮託國議
里克議殺奚齊	狐偃其芮復國議
慶鄭號射議閉秦繹	群臣議娶秦女
箕鄭論救饑	郭偃論治
胥臣論教	先軫議伐秦
趙宣子議立君	趙宣子論伐宋
賈季論二趙	伯宗議伐赤狄
絳人論山崩	韓獻子議遷都
士弱論宋火	師曠論衛出君
荀偃議定衛	陽里議逐驪盈
范鞅論立身	師曠論樂
叔向稱司馬侯	叔向論所取法
叔向議賦祿	叔向與齊晏嬰論國政
司馬侯論魯昭公	士文伯論日食
師曠論石言	史趙論陳事
叔向舉車靖公	叔向議那侯獄
蔡墨論龍	蔡墨論魯事
衛	
石祁子歸宋猛獲議	北宮佗論威儀
鄭	

史伯議避難	
皇武子議子未禮	厲公議計子頹
子展子駟議從楚	子產憂國
子展伯有議會葬	子產然明論政
裨謏論國事	游吉譏晉城圯
游吉與晉大夫論國事	子產論晉侯疾
子產論罕朔	子產論厲鬼
游吉述禮儀	
宋	
子魚論社用人	子魚論戰事
陳	
逢滑議辭真	
齊	
管仲論政	仲孫湫論魯事
晏子議昏禮	晏子論和同
晏子論禮	
秦	
穆公議置晉君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醫和論晉侯疾	
楚	
逢伯議待降禮	申叔時論殺大子
子庚議共王謚	子庚議用師
子木盛稱晉臣	靈王會諸侯議禮

<p>觀射父論重黎 王孫圉論楚寶 沈尹筮議遷將 申包胥論戰事</p>	<p>吳 季札論樂 屈狐庸論季札</p>	<p>越 五大夫議伐吳</p>	<p>鄭 郊子論官</p>	<p>六卷 賦詩凡十九條</p>	<p>晉 莊叔樂晉饗禮 穆叔重拜鹿鳴 穆叔從晉師濟涇 季武子如晉拜師 穆叔刺齊慶封 敬姜饗宗老 穆叔求援於晉 季武子聘宋 穆叔譏宋華定</p>	<p>子餘善答秦賦 叔向稱楚遠罷 齊鄭求釋衛侯 韓宣子歷聘</p>	<p>衛</p>
--	------------------------------	---------------------	-------------------	----------------------	---	---	----------

<p>鄭 甯武子不輕答賦 七子賦詩觀志 簡公饗使臣</p>	<p>盟載凡九條 六卿餞晉韓宣子</p>	<p>周 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p>	<p>魯 季武子盟臧孫紇斬關 臧昭伯盟從昭公者 孔子抗齊人盟</p>	<p>晉 十稷盟楚于宋 晉鄭同盟于亳 晉鄭同盟于戲</p>	<p>衛 甯武子盟衛人于宛濮</p>	<p>齊 晏子易慶封載書 謹誦凡十三條 隱語附凡二條</p>	<p>周 壓派箕服誼</p>	<p>魯 朱儒誦 費人歌</p>
---	--------------------------	------------------------	--	---	------------------------	--	--------------------	--------------------------

荀息假虞伐虢

王交倒戔見會

寺人伊戾誣太子痤	寺人柳詡華舍比	陳	帷褻登復鄭申侯之怨	齊	管仲使反侵地	陳乞僞事高國	秦	公孫枝定計處管惠公	鄧	三甥欲殺楚文王	楚	關伯比圖隨	關廉敗鄭師	屈瑕勝絞	屈瑕以自用敗	蒍賈謀伐庸	巫臣復子重子冬之怨	子疆敗吳師	共王埋璧	費無極去蔡朝吳	王子勝圖迂詐	費無極出蔡侯朱	費無極陷郤宛	吳	公子光復取餘皇	公子光雞父之捷	伍員肆楚	闔廬柏舉之捷	王孫雄決計長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越	句踐攜李之捷	句踐謀伐吳	八卷	政事	周	周鄭交質	魯	臧孫辰告糴于齊	季文子無私積	叔孫豹重謂御叔	叔孫婁殺豎牛	孔子墮三都	季康子奪嫡	諸大夫救火	晉	惠公殺里克	文公初政	文公伐原示信	文公教民	文公能刑	趙宣子為政	景公賞功及諫臣	士會去盜	悼公初政	魏絳以刑佐民	叔向黜子朱	趙武用絳縣老	荀吳不登叛人	蔡	哀侯以息嫪產禍	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公申興		獻公茂家卿	
鄭	莊公詛射賴考叔者	厲公使雍糾殺祭仲	
	文公以鵠冠殺子臧	子產先安大族	
	子產使民以義	子產擇能而使	
	子產不毀鄉校	子產數子南罪	
	子產數子哲罪	子產作丘賦	
	子產歸州田於晉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子產不毀墓道廟室	子產禦火災	
	子產不樂龍闕	子產授子太叔政	
	駟歛用鄧析竹刑		
虞	虞公貪求玉劍		
宋	華元食士羊羹	華元討蕩澤	
	樂喜備火災	子罕貸民粟	
齊	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	管仲以贖罪足兵	
	桓公治國治鄙	桓公立三選法	
	桓公霸諸侯		
秦	穆公專任孟明	穆公殉三良	

邾		文公遷繹	
莒	渠丘公恃陋不備		
楚	成王重師輕將	成王不善處其子	
	蔣艾獵城沂	莊王不為京觀	
	共王不錮巫臣	伯州犂決獄	
	屈建不以芟祭	蔣掩治賦	
	平王撫民	昭王賞讎	
	昭王不樂災	昭王不越望	
越	葉公討白公勝		
	句踐更政	伐吳軍政	
九卷	薦舉	九條	
周	樊穆仲薦魯侯		
晉	趙衰薦卻縠	曰季薦卻缺	
	趙盾舉韓厥	祁奚薦其子	
	祁奚舉善	司馬侯薦叔向	

魏舒舉魏戊	
齊	
鮑叔薦管仲	
節義 <small>凡三十六條</small>	
魯	
公孫敖二子效死	公冶不義季氏
叔孫豹不以貨免	叔孫舍以禮立身
晉	
樂共子死節	申生無所逃
杜原款死申生	荀息死奚齊
共華待死	慶鄭待死
魯	
狐突不教子貳	介之推不言祿
先軫死狄	狼曠死秦師
史駢不報私怨	士會不見先蔑
鉏麇觸槐	靈輒不存名
董狐直筆	賈人不受虛名
卻至待死	叔向不見祁奚
董安于死節	張柳朔死節
衛	
伋壽不辟死	甯武子保身濟君
蘧伯玉全身遠害	子鮮終身不仕
子路死難	

鄭	
原繁以不貳死	
齊	
逢丑父代君任患	史臣直筆
楚	
闕克黃不棄君命	棄疾不忍事讐
司馬戌耻爲吳禽	
吳	
伍員自殺	
十卷	
辭讓 <small>凡四十一條</small>	
周	
周公閱辭魯饗禮	
魯	
襄仲辭秦王	聲伯不受晉邑
子治致祿	叔弓辭晉勞館禮
季武子辭晉加邊	子家子辭從政
子路辭盟小邾	
晉	
趙衰三讓	范文子不伐
諸將讓功	卻至辭楚饗樂
韓無忌讓韓起	荀息辭宋饗樂

張老讓魏絳	魏絳辭樂
諸將相讓	董安于辭賞
衛	
公孫免餘辭邑與卿	靈公辭賓
公子郢辭立	
鄭	
公子忽辭齊昏	子產辭實邑
曹	
子臧辭國	
宋	
穆公屬國於弟	子魚辭國
華耦辭魯侯宴	向戌辭晉賜偪陽
子罕不受玉	
齊	
敬仲辭卿	敬仲辭夜飲
管仲辭周饗禮	杞梁妻辭郊弔
晏子不受邸殿	東郭書犁彌讓功
楚	
蓬子馮辭令尹	子西辭國
子閭辭國	魯陽公辭梁
吳	
季札辭國	

范蠡輕舟五湖	
卷	
逆料凡八十五條	
周	
芮良夫知厲王敗	伯陽父知周亡
內史過知虢亡	宰孔料齊桓晉獻
內史過知晉君臣不終	內史興知晉文公必伯
王孫滿料秦師必敗	單子知陳亡
劉康公料魯卿休咎	劉康公料成肅公
單子料卻至及王叔	單子料齊晉君臣不免
單子料魯卿休咎	單子料齊晉君臣不免
劉夏知晉趙武不年	葛弘知秦興滅
葛弘知晉伐戎	伶州鳩知景王心疾
魯	
衆仲料衛州吁	季文子使晉求遭襄禮
季文子料齊懿公	季文子料晉景公
孟獻子料晉卻錡	穆叔料衛孫林父
厚瘠臧紇料衛獻公	梓慎知宋鄭饑
穆叔料齊慶封	穆叔料鄭伯有
穆叔知楚遠寵情	穆叔料二孟及晉政
穆叔知昭公不度	穆叔料楚公子圍

梓慎知火災		昭子料蔡侯朱		子貢視執王		晉	
昭子料宋樂大心		師服知晉亂		上偃知號亡		伯宗妻知禍	
士鞅料藥盈		司馬侯料高止華定		司馬侯料秦公子鍼		叔向料周單子	
叔向料楚公子圍		叔向料楚靈王		叔向料魯昭公		叔向料楚子干	
衛		甯殖料晉陽處父		大叔儀料甯喜		史鮒料公叔戊	
鄭		叔詹料楚成王		子產料蔡景公		子產知陳亡	
子產料諸侯從違		裨竈知陳興亡		裨竈知陳興亡		裨竈知陳興亡	
裨竈知陳興亡		裨竈知陳興亡		裨竈知陳興亡		裨竈知陳興亡	

曹		僖負羈妻識晉重耳		虞		宮之奇見幾		虢		史嚭知號亡		宋		樂祁料宋元公魯昭子		樂祁料魯公		齊		晏弱料魯公孫歸父		陳文子料齊		秦		秦鍼知晉趙孟不年		楚		鄧曼知武王不祿		文王知申侯不免		子文知越椒滅族		申舟自必死於宋		伯州犁料子木		申無宇料公子圍		闔且料子常		沈尹戌知楚禍		十二卷		凡四十三條		魯		成季應卜筮		卜楚丘占齊魯君臣		聲伯夢泣下為復魂		孟獻子知有卜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穆姜筮得隨	莊叔筮所生子
穆叔夢牛	昭公夢襄公祖行
泉丘女夢帷慕孟氏廟	南蒯筮叛
臧會卜龜	
晉	
畢萬筮仕	獻公卜伐驪戎
獻公卜立驪姬	獻公筮嫁女於秦
梁嬴卜孕	文公筮得國
文公卜納襄王	文公夢楚監其腦
魏顆夢結草老人	韓厥夢父使辟射
趙嬰夢天使祭	景公夢大厲
魯	
厲公筮師呂錡夢射月	荀偃夢首墜
平公夢黃熊	趙鞅卜救鄭
衛	
成公夢康叔謂相奪饗孫林父卜追鄭	
孔成子以夢卜立靈公莊公卜夢	
鄭	
燕姑夢天與蘭	
曹	
曹人夢曹待彊亡	
號	
虢公夢刑神	

宋	元公夢太子即位	宋得夢已爲鳥
陳	懿氏卜妻敬仲	厲公筮敬仲
齊	崔杼筮取棠姜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秦	卜徒父筮伐晉	
楚	子玉夢河神	惠王不煩卜
魯		宋

制命

姬執東王迹熄天下不聞其教令久矣間有之賜齊則重下拜勞晉則往授策何王之與有不絕如綫以終春秋之世無亦桓文翼戴之力也夫雖然平戎功懋用嘉殊饗請隨情逆距以大章聞者至今猶能使人知勸懲也贊佐得人豈其教令不行於天下哉

襄王賜齊桓酢

襄王饗晉仲上卿

襄王拒晉文請隧

襄王策命晉文

襄王不殺衛成

定王饗士會殺烝

定王卻晉獻齊捷

靈王賜齊靈命

景王追命衛襄

景王責晉伐潁

景王詰晉不獻彝器

敬王詰晉城成周

敬王命衛蒯聩嗣國

敬王勞吳夫差

王使宰孔賜齊侯酢

周禮膳夫以饗凡諸侯之燕食以醢醢醢也今以醢醢醢也

比之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酢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

伯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

諸侯曰

老加勞賜一級

漢一尋也按外傳命賞服大路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不敬惡噴越于下先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惠之齊桓公定其位是為齊王

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三卿二卿命王

馬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於王曰舅氏故云舅氏

乃勲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功德厚

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功德厚

晉文公定襄王于郊隱后與叔帶通王緒之居狄也帶

王勞之以地賈以陽樊之田

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

千里以為甸服甸王田也服服其職也

服外今王云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

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

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則災

害先王豈有賴焉利無所

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

品九足以供給神祇而已

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

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

之名有王何異之有帝王

僅亦守府曰余一人

又不佞以勸叔父諸侯曰叔父而

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

一人應受也也懼惡也言晉雖受其賞余一人豈敢有愛

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



下卷

主  
肅

和方律侯聖人乃歸律侯

使陸會聘于

范子後復封范

今止何禮也王

石上香曰：子非閻

食其禮見不方

之今女斗竹世而

明大令三之集和

辛卯宴饗之禮

習凡

共血氣之合

未女坐者門外而

文王世子第二

小燕亦舉其手事

闕之參上蓋威

尊卑皆受東其鼎

覆尊友其友舍

有斤且加豆既會

束帛以下容合子

夫王公諸侯之有

昭大物戎故立成

致東歲飫不倦歲行時宴不滯行一時月會計一月旬修

修十日日完完一日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章所以

飾所以顯明文章比象山龍華虫之屬周旋序順序

禮容貌有崇厥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

五義義慈友紀宜飲食可饗和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

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丞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譚藥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文公蒐於

被廬時所作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晉侯公使卻克微會于齊頃公

鞏以王定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

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

制命五周

矢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累度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疆禁淫慝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

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謂鞏伯又奸

先王之禮鞏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

父夫齊甥舅之國也齊世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藩

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

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大告慶之禮

降於卿禮一等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特命曰昔伯舅太公右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

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靈公茲率舅氏之

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衛襄公卒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

帝助余敢忘高圉亞圉侯亦受成王追命者

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夫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

率陰戎伐潁二大夫率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世受此玉及

武王克商蒲姑商奄五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

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海濱其後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爲孫廢

制命六周

共叔之故爲此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弁繼布冠也

禮先用細布冠結無髦三先王居櫛机于四裔以禦

蝥四裔不復用故以爲喻先王居櫛机于四裔以禦

蝥四裔不復用故以爲喻先王居櫛机于四裔以禦

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非晉爲之使來戎有中國

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

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

有謀主也宗族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弄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

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共文公雖伯猶自文

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

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宜乎說致閭田反賴俘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景王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

宴樽以魯壺魯所獻王曰伯氏晉同姓國故稱諸侯皆其大夫為伯氏

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

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

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

戎不暇無王靈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叔氏而忘諸

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

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文王伐之關鞏國得其鼓與車用以蒐

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實沈之次臣

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大路鉞鉞鉅鉅彤彤虎賁文公

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以上皆襄王所賜勞撫征東夏非

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重有績而載書於奉之以土

田南陽撫之以彝器鉞旌之以車服二明之以文章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福不在子孫

且昔而高祖孫伯壓晉正卿談司晉之典籍以為大

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董史

籍談不能對籍談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景王崩子朝爭立不克

王畏之徒師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朝並

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錫舅不皇啓處於今

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

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文侯文伯

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今名則余一人

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崇文王今我欲微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

無勤諸侯用寧食前報曰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

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以為范獻子魏

子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

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

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韓不對曰天子有命敢不

奉奉以奔告於諸侯遲速等於是焉在在晉魏

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舒卒城三旬而畢

衛侯莊使鄆武子告于周曰崩賈得罪於君父君毋通

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同不棄兄弟寘諸河上

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告執事王使單

平公對曰肸以壽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蒞乃成

世繼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吳王夫差使王孫苟告勞于周口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

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貴

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擗鐔以與楚昭王毒遂於中原柏

舉從祭請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于郢

左粹類纂卷之

虞夏虞夏之世及夏之及夏之衆也衆也葉韻引葉韻引

476

476

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澤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厥於是乎  
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  
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  
史順時視土陽潭憤盈土氣震發陽潭憤盈土氣震發以清而利農祥晨正  
農祥晨正農祥晨正農祥晨正農祥晨正農祥晨正農祥晨正農祥晨正農祥晨正  
脉發先時九日前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朔  
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澤乃不殖陽  
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敬被除監農不  
易王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  
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田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  
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沐浴饗醴及  
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  
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祭大史贊王王  
敬從之王耕一壠王無耦以班三之下於其大夫  
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  
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大牢班  
掌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師音官以省風土  
農稷則備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  
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行農  
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

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以次王則大徇  
大說行大釋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  
疆畔日服其耨不懈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  
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以農事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  
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  
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韋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  
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爲太樊仲山父食采諫  
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命不從犯王命必誅故出令  
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  
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  
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  
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武公卒戲立是爲懿公魯人殺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  
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協司商協  
合也無文曰孤終既也合其籍以登于王司商協  
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幣清司徒協旅合師  
衆司寇協姦合姦氏以知牧協職合其物工協  
革工百工之官更也場協入之珍物而之廩協  
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以簡知其數王治農於藉千畝

千畝春田曰菑農隙之月擇穫亦於藉王治農於藉千畝

秋田曰籍仲春耕之月仲秋也乃於畢時時日也籍

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

少而惡事也不能修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

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

嗣王卒料之

王將以狄伐鄭以伐富富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

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平夏

世疏而戚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

部雍曹滕畢原鄭鄩文少昭也邛晉應韓武之穆也凡

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

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閔于墻外禦其侮如是

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

親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尊尊德之大者也即聾

從昧與頑用聾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武公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

公女厲王之棄雙寵寵子而用三良叔叔於

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

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

為聾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

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

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詩作今周德既衰於是

乎又淪周召穆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

王使頤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

氏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

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其無乃階禍乎昔

摯囁之國也由大任摯囁二國任姓大任之家也杞杞

山大姒杞之國姓大姒之家也齊許申呂由大姜

四國皆姜姓大姜之家也陳由大姬以配胡公而封陳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鄭之亡也由仲任女為鄭夫

人鄭為鄭密須由伯姑伯姑密須之女也鄭由叔姪

武公所滅密須由伯姑密須為文王所滅鄭由叔姪

為鄭夫人亦鄭滅之聃由鄭姬鄭姬為鄭夫人息由陳

嬌息姬姬國陳女為息夫人蔡蔡鄧由楚楚楚曼曼武

王夫人生文王過鄭羅羅由李姬羅能姓國李姬盧盧

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

舊則民莫不密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

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官有世功非民夫人奉

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至民乃攜

貳各以利退利其身而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

列於王室鄭伯南也南服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對

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佐禹有功封於呂此一王四伯豈繫是多寵皆亡王之  
呂之爲言齊也後王云者禹鯀之子禹部鯀而追王之四伯共王從  
孫共王侵陵諸侯而自王皆以無道而亡禹之與  
之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  
雖衰祀鄧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  
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愆慢淫之心間之故  
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無祭堙替隸圉夫亡者  
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伯鯀黃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堙替隸圉夫亡者  
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  
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  
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  
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  
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  
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  
政無乃實有所避遠而滑亂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  
氣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  
人之門其怒干又曰佐雖者官焉輔官佐闔者傷焉又  
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  
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  
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  
防闔川以飾官是飾亂而佐闔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  
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厲暴虐而不宜  
不務農而判民幽昏亂以滅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  
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東遷

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爲時不亂  
獨備百穀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始百谷  
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以始安民此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公劉  
慶節皇僕差弗致論公非高國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  
也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加武成康是其難也如是厲始  
革典十四王矣華更也典法也十四王謂厲宣基德十  
五而始平基禍十五至景王其不濟乎吾朝夕微懼曰  
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  
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少  
氏衰九黎亂德顛覆滅之高辛氏衰三苗亂克誅之夏桀商紂湯武滅之上不象天而下不  
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天象  
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  
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  
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  
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唯所詩云殷  
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官以徵亂也度之天  
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  
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  
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  
之夫事大不從象天象小不從文詩書上非天刑下非地德  
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

之道也王卒壅之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旗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至於是

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患輕幣輕則爲之作重

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以子

母權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幣重則多作輕而行之

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母不足則以子

之皆以爲利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

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

是不相入也一先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

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

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

何以經國無經何以出令今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

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楮濟濟愷悌君子于祿愷悌

夫旱麓之榛楮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

匱竭林麓散亡數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

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費

錢以實王府猶寒川原而爲橫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

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

其藏君之富而歸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王景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鍾名大林鍾之覆也單

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

積聚既喪錢又鮮其繼生財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

動聲先以金奏而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

聲之大者細抑大者難平聽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

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

尺寸之間半尺爲步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

尺爲墨倍墨爲丈八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

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

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重不過石百二律度量衡

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

也聽之弗及清濁比之不度鈞石鍾聲不可以知和制

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

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君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

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

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

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

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

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

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變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

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審明

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



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及邾師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邾城

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不事晉又後叔武使

醫鳩之不死齊前僑醫使薄其鳩得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

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謂隱乃諱

也大刑用甲兵六師其次用斧鉞斬中刑用刀鋸割剗

用鉞其次用鑕鉞刑薄刑用鞭扑鞭官刑以威民

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甲兵斧鉞刀

三次野朝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

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

也位大同者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

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

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惡魯公說行

玉二十穀穀王曰穀傳曰納玉乃免衛侯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執共公分其田僖公使臧文仲

往受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

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

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

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

之獲地於諸侯為多自洮以南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

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

有章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

而爵之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遠行也

是謂使商賈實利如風雨者皆重商人之所請共

也以事文仲之賢又為其所動則建

穆伯公孫娶于莒曰戴已已其娣聲已戴已卒又聘于

莒莒人以聲已辭謂有聲則為襄仲聘焉從男弟穆

伯如莒蒞盟蒞盟蒞莒人且為仲逆見之美自為娶

之仲請攻之公文將許之叔仲惠伯叔仲諫曰臣聞之

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

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君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子

使仲舍之不公孫敖反之還復為兄弟如初

宣公夏溫於泗淵泗水以取魚里革斷其罾而棄之曰古者

大寒降季土蟄發孟水虞於是乎講牝驪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

孕水蟲成時獸虞掌鳥獸於是乎禁置羅罝罝罝

魚鼈以為夏槁槁槁也夏不得取故於此助生阜也鳥

獸成水蟲孕時水虞於是乎禁置羅罝罝罝

小網也郭柝格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所

也以澤不伐天成魚禁鯢鰓魚子長鹿

麋鹿子鳥鳥翼翼殺卵生日日禁禁含含蜚蜚蜚蜚蟪蟪蛄蛄蟪蟪蛄蛄

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列於不教魚長又行

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

乎是良器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所使吾無忘諭

師存待曰藏器不如實里華於側之不忘也

公如晉侯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行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通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背字我乎公乃止

襄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武子宿襲下欲還出楚師以伐

魯榮成伯諫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

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

違風武子宿之取卡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言魯人不

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主而何

德於君其予君也言楚將封同姓於魯若不克魯君以

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以卡夙之

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

歸

公若季公獻弓於公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

季氏其請而殺中夜姊也公為告公果公賁皆公公

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言子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

官亦有怨於二家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

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自宣

民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不

言

合使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

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

久矣隱民窮困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積其民

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君必悔之弗聽邱孫

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仲孫叔孫氏之司馬驪

侯帥徒以往時叔孫舍以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

冰箭而踞心也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

叔孫氏之旌先以告侯者孟氏執邱昭伯殺之遂伐公

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逐之使奔以

君止不可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復

與臧孫如墓謀先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公曰

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計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

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

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駒之

無謀也公使釋甲洗水而踞莫有關心則無兵也四者

無一焉而奮然怒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於

背者幸而免爾

齊侯景公言于野井曰信曰自昔疆以西請致千社五家

社為以待君命季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

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冉天若昨

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干社為臣誰與之立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齊侯取鄭公至自

齊處于郕既而齊景公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及遠高張  
如晉公乃如晉晉定公欲納之而不果竟于乾侯侯氏  
曰齊侯信公于野片以遇禮知見孔子曰其禮與其爵  
足衡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  
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惡而  
不顧要孟子為夫人而不命也昭公喪齊歸無惡而  
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應能有國乎雖  
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

公卒荆之毋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嬰夏獻其禮對  
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不曰宋而曰商  
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  
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

士為諫將太子  
里克諫將太子

狐突諫戰翟  
慶鄭諫乘小駟

齊姜諫懷安  
筮史請復曹伯

士會諫殺宰夫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

伯宗諫救宋  
苗賁皇請釋齊臣

韓厥請立趙孤  
女叔齊請從楚求

叔向請逆楚公子  
叔向諫射鵩

屠蒯以飲寓諫  
荀躒請逐范中行氏

公獻作二軍信王命晉武公以一軍公將上軍太子中將  
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  
貳也恭以侯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曲而官之位以

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  
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  
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  
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支四上下左右以相助心目用而  
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  
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  
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  
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不使是以寡敗若以  
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金鼓弗能移  
也聲章過數則有變有變則敵入而而救敗不暇  
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

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  
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  
危何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亦依別種也驪姬欲立  
公使之伐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  
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  
執國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失官人之道帥師不威則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  
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

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曲教之以軍旅謂將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非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傳

公使大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皇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大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

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德同則年同以愛愛立所愛疑同決之以卜筮乎無謀

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使之征伐欲公不說里克退見大子大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公衣大子偏玦聚在中左右異故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

金玦令不偷矣君令於大子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言執恭敬愈

孺子勉之乎勉為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父出諫其其子呂氏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

優施以言勸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過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克乎驕得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

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客足兩虎之鬪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所以敗也

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多變大夫殆好內多變適于殆社稷危若惠順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

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衣之偏繁之而告

我權偏之金玦示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語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蜚諧蜚蜚中起如蜚食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鼻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

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秦伯伐晉秦穆公之納晉惠公也穆姬屬賈君納羣公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幸災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怨其不孫不

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所使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肱債與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原晉戎

馬還便旋寧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在秦三月晉侯歸

殺慶鄭而後入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翟謂重耳於獻公使居蒲後復

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狐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葉下

楚要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滅其口而言

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夫子必

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

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

晉無寧歲民無成君謂齊子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

公子同生九人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

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

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

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

乎及謂及昨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

實夜太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

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

在民上則能威民弗畏有刑則從從懷如流去威遠矣

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欲辟鄭詩之言吾其從

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

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

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計時可得國君國可以

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

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歲

在關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關伯唐之正居商丘祀大

商之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其死以配食相土固之實紀

吉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其死以配食相土固之實紀

吉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其死以配食相土固之實紀

商數今未半也唐叔至惠公方十四世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必

有晉若何懷安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晉侯文有疾曹伯之堅侯獯鬻筮史使曰以曹為解

宋先軫謀伐曹以救之曰曹伯將與楚戰時復齊桓

公為會而封異姓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

也與衛偕命晉以元帥訟曹執衛亦私許復之而不與偕復先復非信

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

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

肺熊蹯不熟熊掌煮之不熟則有毒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

朝趙盾士季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

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

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常服猶不改

晉師楚師師救之師救之相子請死時荀林父為晉侯景

欲許之士貞子渴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敗

其穀二日楚于城濮食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

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也因獸猶聞況國相

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也因獸猶聞況國相

速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

三治也四嶽南嶽北恒三塗大行轅轅峯大室中岳



嵩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有此論者亦多  
其之北土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  
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神明通於  
於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  
難齊有仲孫之難無知執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  
不之難里克平鄭以二而獲文公是以爲盟至衛邢無  
難敵亦喪之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  
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  
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  
子今諸侯于申

秦

韓宣子起之適楚也送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報晉

侯平將亦弗逆叔向羊舌曰楚辟邪我東正若何效辟

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

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

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悅乃逆之

平公射鵠不死鵠屬小使堅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

向聞之夕暮見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

叔射兕野于徒林殪死曰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

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

也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反言君悞悞乃趣赦

之

荀盈卒未葬晉侯平飲酒樂膳宰屠刺趨入請佐公以尊  
公使人執尊執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樂官也請以  
以示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甲子  
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不設宴樂學人舍業此  
所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盈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  
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  
者李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  
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當而女不  
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充則  
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工不聰而君  
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秦

范氏士吉中行氏荀伐趙氏之宮衛貢五百家在邯鄲趙

荀躒言於晉侯定曰二命中如禍者死載書在河爲

躒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

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

○衛

石碚諫寵州吁

甯俞諫祀相

公叔發諫追魯師

定姜請復孫林父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幸妾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  
所自邪也從所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  
憾憾而能降者重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  
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州吁弑桓公  
而立張氏曰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  
碣之諫足以悟矣懷而弗圖辨之弗早臨禍後  
嗣可謂慘矣

晉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過衛自齊衛文公有邢翟之虞  
不禮焉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

也君親其親所以結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  
也君親其親所以結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  
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

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  
禮焉棄三德矣三德謂禮賓親善講也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

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謂伐紂天昨將在武族  
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聚謂必武族也武族唯

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昨有德晉之守祀  
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

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於

五年楚伐宋晉成衛以救宋分具出賜宋人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相也

丘公命祀相寧武子俞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  
祀祀鄆何事祀鄆皆夏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  
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不請改祀命  
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晉侯使卻鞫孫孫林父而  
見之衛侯欲辭定安公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林父良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違大國雖惡之不猶  
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  
而復之

公侵鄭周僂期四鄰人以作亂鄭爲往不假道於衛及還  
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使得罪於衛國衛侯  
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

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舅衛文公  
成之昭兆衛成公得實龜灼定之鑿鑿鑿帶而以鏡爲  
之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

憂之將以爲之質質子以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  
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  
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

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鄭

祭仲諫封叔段

穎考叔請復武姜

孔叔請下齊

公子呂請除叔段

孔叔諫逃盟

叔詹請禮公子

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後出奔共莊公寤

生驚姜氏難產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

叔段欲立之自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

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居制而子

都城過百雉方丈曰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參國之一一不過三之一一不過百雉之中五之一一不過六十雉

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

寵第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

以為己邑而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太叔完聚完繕甲兵

具卒乘步卒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

諸鄆大叔出奔共胡氏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思掩義

也思義並立而中持衡焉豈公志殺其弟使期其口于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

莊公志殺其弟使期其口于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

遂寘姜氏于城潁并而誓之曰不及黃泉地中之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不發問也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

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

緊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

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和樂

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舒散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

匱求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呂氏曰考叔以一言回莊公

以美之自今觀之能捨肉而不能捨車則其孝有時而

都則其類有時不能錫矣

會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諸侯盟惠王寵王子帶

立之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盟以定其位王使周公孔召鄭伯文曰吾撫女

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

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

則失親無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

弗聽逃其師而歸及惠王崩齊桓公復與諸侯盟

齊人伐鄭計從孔叔言於鄭伯文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

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

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以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

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罪以申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之親有天之所啓用前訓先若禮兄弟資窮困天所  
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  
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  
才離違而得所遺禍而去久約而無繫一也同出九人唯  
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成其怨  
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  
作高山大王荒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  
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  
若親有天獲三胙者謂成而雋才晉國可謂大天  
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

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在外  
至還軫者侯車所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微天禍無乃  
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晉文公既立之六年與秦穆

○曹

僖負羈請禮晉公子

晉文公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  
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言於  
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  
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  
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  
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

國君無親國以為親以國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  
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  
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  
三人孤個地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  
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  
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  
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謂政  
禮之宗失位而闕聚是之不惟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  
公弗聽按傳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  
皆其首詳也及晉文公立之四年楚伐宋晉侯曹以  
執曹伯分其  
田以賜宋人

○虞

宮之奇諫假道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  
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其可再乎是  
晉獻公常用荀息之諂諂所謂輔車相依輔頰也車唇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  
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  
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僭乎桓叔莊伯之族獻公之從  
之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

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宣子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不及祭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遂襲虞滅之

### 季梁勸修政

楚武王侵隨使蓬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王其王毀軍而納少師示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

主事

諫諍

主事

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祝官史官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許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大畜而無疾疫蠹也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味嘉而將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令民各其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宋

子魚諫圍曹

公孫固請禮晉公子

樂豫諫去群公子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宋襄公邾文公盟于曹而曹子魚夷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備不改前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千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主事

諫諍

主事

晉公子重過宋適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從幼而長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始也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成人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焉能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詩人取以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

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也謂木稍枝葉必不可君其  
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穆襄之族公所欲率國人以攻公穆氏曰昭公去薛公  
爭之深之吉雖是而  
招公周已執之矣

陳

五父諫辭平

洩冶諫宣淫

鄭伯莊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桓不許五父  
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

難鄭何能為許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  
陳桓公之謂也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  
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秦

諫辭

申陳

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芟夷蕪崇之以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惡屈則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鄭公之女皆衷其和  
服近身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無以

且聞不令以不善君其納之指和公曰吾能改矣公告  
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公與孔寧儀行父

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鄭氏曰禍莫大於

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又曰治雖效也其禍在宋子  
哀曾叔胎之後手故仕於魯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宋  
不食其祿如叔仲善矣

齊

管仲請救邢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仲子諫廢太子

晏嬰諫納晉蘧盈

晏嬰諫繁刑

晏嬰諫誅祝史

晏嬰諫褻葬

鮑國諫用魯陽虎

狄人伐邢管敬仲夷言於齊侯桓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不可使之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酖毒能使人以習  
安之禍其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

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桓曰臣聞之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  
侯官受方物四方諸侯各有職貢時周向襄王貢不通

秦

諫辭

申齊

天子而諸國掌賦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時鄭文公  
之官受命於齊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時鄭文公

親來姑使華聽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  
實違君命言鄭所以違齊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

內臣蓋子華欲乘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

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守君命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  
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變從之不亦可

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  
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

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何以  
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華記姦之



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鄭有叔詹堵叔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齊侯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歸國有六變之禍故孔子小之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先以爲大  
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衆妾皆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欲立許之仲子生母曰諫公不可廢  
常不祥間諸侯難謂廢黜之先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  
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  
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先從從使高厚傅牙以爲大

左傳

卷一

宣公

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  
靈公卒莊公光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

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患其母欒祁與州賓通祁懼自楚道其計也適於父楚宣子宣子逐盈

齊晏平仲

嬰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晉公會

諸侯於商任

以錮欒氏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

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  
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

矣

景公欲更晏子

嬰之宅曰子之宅近市秋下臨鄙墜不可

以居請更諸喪塏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敢煩里旅不勝榮衆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  
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曰踊貴履賤景公爲是  
省於刑時景公繁刑有獄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  
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  
是之謂乎

齊侯

景公病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

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

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

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

光輔五君文襄靈以爲諸侯王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

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

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

以其實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以其誠信之君其

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

辟違乖而從欲厭私厭情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

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縱肆行

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謔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

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掩惡而是矯

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進則禍誣退則言罪無是以鬼神不覺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非誣祝史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數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蛟征其私外鄙之人入服政役又為通近國承嗣大夫疆易其賄又為世家恃強布常無藝布政無徵歛無度官室日更淫樂不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今於鄙私欲奢求不給則應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假使祝史能敵亦將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除通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誣不貳其命禍福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也說詩君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陽虎奔齊陽虎入陽驪以叛魯伐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之齊侯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晉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勸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死於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將召季桓子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害魯害齊齊侯執陽虎囚之以懲後以懲秦

### 蹇叔諫襲鄭

杞子曰鄭使告于秦先是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之穆公與鄭盟而還使杞子戍

秦

諫

五

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君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行輕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勞無得而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自獻遺於人皆以輕先重故鄭商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鄭穆公聞而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謂奉師在居則共一日之積謂米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父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乾肉曰脯糧食曰資為吾子之將

○楚

申叔時諫縣陳

遠馮諫伐舒鳩

椒舉諫戮齊慶封

遠啓疆諫辱晉使

鄭丹以詩諫

公季申諫害吳

德之大敗於津還擊拳弗紂別立功

卷

卷之六

望夫

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秋卒鬻拳葬諸夕室拳亦

自殺也而羣子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

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

也楚人以爲大謬用故使守門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

君子曰韞奉可謂愛君美諫以自紓於刑猶不忘紓

君於善得而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彊通者也

子爲陳夏氏弔故輕敵舒殺之伐陳許陳人無重米

言方少西氏祖子夏之名入陳殺勇獲舍轉言月

匪鼎陳申叔時使於齊乃得魯而進王侯諒之曰其魯

夫借皆妻寡人女弱不寡人可友也三曰可辭于王

稱公之廖寥／女亦之廖寥／作古悲目／狂言辭

也。斯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

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言召諸侯而以貪歸

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計之懷而與之也乃復甚問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徙義楚之朝也豈無非哉

曰下不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悼貞能而使之舉不

巨不可賞今豈不能與吾爭寶哉

致其疲人力於農墾而工帛謀不知遷業韓歎老矣矣

孝士月  
方放  
易和  
而一  
上嘉  
之  
分  
之  
其  
車  
月  
之  
之

瑩稟焉以爲政蓋代厥料中軍政皆咨稟於厥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

之使佐中軍句佐中軍韓起少於藥麇而藥麇士魴上

之使佐上軍起佐上軍魏絳多功和戎以趙武爲賢

而爲之佐武將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以力當是時

也。臣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

不及晉必將出師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

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先是楚康王爲水軍乘舟以伐吳召舒鳩人楚屬國

舒鳩人叛楚楚子康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

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無執故且請受盟二子復

命王欲伐之。遽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

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終卒而不貳吾又



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  
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  
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  
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韓襄之子羽  
帶叔禽叔栢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韓襄之子羽  
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  
若喪韓起楊肸楊肸食采於五卿以下大夫輔韓  
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卿遺守四  
縣長轡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  
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茂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為晉以逞君  
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稱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  
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楚子城陳蔡不美陳蔡楚所滅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  
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  
君鄭莊公城櫟而真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昭公子元也  
齊桓公城穀而真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  
邊五細不在庭古人以五行建官為官亦有五蓋立官  
以五官之屬之本也以五行之長在邊恐據邑以叛  
庭恐威令不行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  
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  
曼伯櫟伯也子元居櫟伯為邑大夫以宋蕭寧實殺

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之地於是乎  
為之取不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察之暇於是  
平臨之不廢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氣祥而備災言謀  
民不知其以置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事之正  
楚其殆矣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使守門而以羊舌肸為司宮去勢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  
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  
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執以享煩有璋行禮  
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務行宴  
有好信為好殮有陪鼎加鼎以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  
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此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  
無楚備以敗於邲晉恃勝而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  
邲楚恃勝而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何以誰其重此結怨無若有其人耻之  
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  
而虞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平公送女上卿及上

子游宋萬試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蒯公子衛說齊渠

丘實殺無知渠丘雍寧邑也無知謀衛蒲戚實出獻公

蒲寧殖邑也戚孫林父邑也獻公為二人所逐按外傳

無字曰叔段以京出獻公鄭不封人實使鄭子下

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諸蒙實昭公晉共貴實

弱襄公齊惠丘實殺無知吾曲沃實納齊師奉微實實

難桓景同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以木尾大

不掉以獸君所知也

楚子靈狩于州來次于乾谿楚閭徐故次右尹子革夕

鄭丹也魯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能繹楚始與呂伋

見曰夕王孫牟衛康叔父晉唐叔禽父魯周公並事

康王四國皆有分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能繹辟在

荆山荊山輦路為車藍縷樊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唯命是從豈其愛賜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生

長曰昆吾次曰季連季連為楚遠祖故以昆吾為伯父舊許是宅昆吾今鄭人貪

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周不愛鄭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事晉不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

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二專固足畏也又

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曰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

為鍼秘破圭下以敢請王命王與用王入視之析

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以已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

讀三墳伏犧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六經八索九丘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父司馬之官

以作詩此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終臣問其詩而

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逸王揖而入饋不食

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為燕疾所逼仲尼曰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

其辱於乾谿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子曰吾欲已子張

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

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

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

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敬其德至于神明楚傳以入

于河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

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

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著茲故不言如是而

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



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  
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眩厥疾不瘳  
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  
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久故三年默以思道既  
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  
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  
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相晉  
文皆非嗣也皆庶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  
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  
四封不備一同不滿而至於有畿田方千里以屬諸侯至  
于今爲令君相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一令君而欲自逸  
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親民弗信臣懼民  
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也王  
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願寘之於耳對曰  
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聲兕象其可盡乎其  
又以規爲瑱也瑱所以塞耳言四職遂趨而退歸杜門  
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燭庸掩餘徐公子  
今使執之二公子奔楚楚子昭大封而定其徙將以  
也子西諫曰吳先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素服焉猶懼其至吾又  
疆其讎封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

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尤又甚文將  
自同於先王太王王季亦自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  
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  
遠矣可占知我盍姑億吾鬼神使安享而寧吾族姓以  
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  
子遂滅徐  
吳  
伍員諫平越  
伍員諫遺越患  
伍員諫伐齊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柁報檣李也先是越敗吳于柁遂入  
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  
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  
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  
斟夏同滅夏后相相失國係於二后縉相方娠逃出自  
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毒澆能戒之有澆  
使棼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賴以得虞思  
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方十有衆一旅五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  
諫澆諫其使季杼誘澆季杼少康子遂滅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  
康或將豐之與成使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親不棄學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平克而

弗取將又存之違大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而消

止其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壘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之外吳其為沼乎傳

吳王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齊代

反振旅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尚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

吾儘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災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蛇小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語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秦秦也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不可越不為沼吳其泯矣反受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詁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桀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商反

之通留越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吳王大戒師伍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謂盛者更衰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舉無過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其民殷眾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人見成形而肯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

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舜葬九疑其山依水石郭以罷弊楚國以開陳蔡陳蔡其丘下故壘漢水使踰諸夏而圖東國徐夷吳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繼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以二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起臺榭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存飢今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

默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勝吳民於戰或小有王其  
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言無歸路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  
有及乎王弗聽遂伐齊齊人與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 范蠡諫伐吳

### 范蠡諫戰吳

### 范蠡諫平吳

越王勾踐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  
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法  
道定傾者與人順節事者與地利王不問蠡不敢  
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  
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災變弗為人客人事

不起之辭弗為之始今君王末盈而溢未盛而驕不  
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災人事不  
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  
於國家靡損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先修德而後用武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始與人者人之所卒也始害於人淫泆之事  
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謂陰謀淫泆  
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  
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  
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在頃危故先問與人范蠡對曰卑辭

尊禮以助玩好珍寶女樂謂士女及於士大夫尊之以名稱  
王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謂委管籥屬國王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  
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  
委管籥籥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

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  
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  
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  
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范  
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  
不失生萬物容畜萬物然後受其名生物而乘其利

終歸於地美惡皆成以養生美惡各有所宜時不至不可疆生事不  
究窮不可疆成窮則變生自若以處居之自如以度  
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  
功穠穠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闢府倉實民衆殷無  
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天時還則時在  
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  
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與蠡謀之十  
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  
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  
姑勿許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夫予不取反為之  
災禍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

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有通四時

以為紀有變無過天極天道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

以為常若明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時也日因

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

行盈晦明之常後則用陰後則用先則用陽動則

近則用柔敵則遠則用剛敵則後無陰敵太得

先無陽察太顯用人無藝往從其所敵則無陰敵太得

不豫設也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敵以陽節未盡尚未

克彼來從我固守弗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灾

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

奪之在我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

取先動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後動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

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求也剛

強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

三年吳師自潰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臥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

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

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

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因天時得時弗成天有還

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再聞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危小

人謂死滅近五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

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

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

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

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

望也遂滅吳

左傳類纂卷之二



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工史書也史太史公  
史書宗祝書昭穆宗伯掌其禮世大先後也工諸其禮  
其言而後祖以傳為明而升自玄王以及王祭莫若湯自  
稷弄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  
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  
躋之謂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謂舊鬼小謂開先大  
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傳君子以為失禮禮  
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齊  
明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  
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不以為不肖是以魯  
頌曰春秋匪懈饗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  
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  
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穀梁曰君子不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初為棄仲聘于魯見其妻而自娶  
之矣及甲襄王喪復以幣從之既而求復其子穀為請  
復三年而盡室適魯又求復其子穀為請又公許之將  
請故齊人以其喪歸魯襄仲欲勿哭其妻惠伯叔彭  
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  
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時毋絕其愛  
也禮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  
哭之呂氏曰襄仲之於穆伯兄弟也合以天  
季文子父行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  
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

為愛也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  
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  
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  
聞以德祭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父仲孫  
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之妾衣不過七升  
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  
也使為上大夫  
季武子為三軍魯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  
其叔孫穆子約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  
元侯作師大國卿帥之以承天子從王諸侯有卿無軍  
吹國有命卿帥教衛以贊元侯若元侯有事則命卿帥自  
卿無三軍卿帥教衛以贊元侯其所教武士以佐之  
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命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  
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  
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為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  
弗從遂作中軍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魯靈公伐  
魯從齊伐齊以所得兵魯靈公伐謂季孫曰非禮  
也夫銘天子令德以功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銘  
其勢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借人也借晉言時則  
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器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  
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



以怒之亡之道也

邾庶其大以濫閭丘二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公之姊也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

而來外盜使統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

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劍

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賞大盜去小盜其或難焉統也聞之在

上位者驕驕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其所言可明

微也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土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

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書言出

傳言治人由已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

也引用詩不洽也補孫仲書意如此以譏季孫無信而責人家氏曰宿

李孫長切亦何異於盜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季孫宿無適子公鉏長而愛少子鉏

鉏為立之公鉏即公闕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

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滕宣無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

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饗燕之具盡舍旃故公鉏氏

富

孟孫惡臧孫統季孫愛之悼子之立臧統為孟孫卒臧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終能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可以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尋為季孫所逐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帶曰君之來也

非為一人也指康王為其名與其眾也盟主之名今王死

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

主奉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

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

其名與眾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

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平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有代主

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

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言楚之執政者誰肯

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說除也楚求除其侮其誰不

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

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計

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

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遂行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宿欲卑之穆叔弟曰不可曹滕二

邾邾小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

邾邾逆群好也不順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

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晉人來治杞田晉平公杞出也使季孫宿將以成與之

杞田氏邑本謝息為孟孫獲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

之知守不假器禮也餅汲水器挈餅汲者喻小知夫子

從君昭公在楚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疑其季

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晉罪魯又不聽晉魯罪重矣

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間復

伐杞杞吾與子桃以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

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

桃晉人為杞取成

孟僖子僖孫病不能相禮相昭公如楚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以為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達於曰孔丘聖人之後也

湯而滅於宋孔父嘉為其祖弗父何嘉之高祖宋

公之兄也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三命滋益共故其鼎銘云廟中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

命而俯初命為士再命為大夫三命為卿僂僂俯皆僂

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僂於是是以餬余口其共

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

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

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無不當世傳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蒞沒必屬說與

何忌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如禮則故

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蘇氏

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

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駟乘焉將作亂公孟

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

遠也僖以善名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

焉吾過也本聞難而逃是僖子也僖子行事乎吾將

死之以聞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

於孟獲之門外宗魯駟乘及閤中曲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

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謂

受亂計行事不為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不以回

人知難不告以不蓋不義以周事約不犯非禮二心

也胡氏曰約之不義夫入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弔而

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非聖人發之大惡隱矣

叔孫昭子如闕外邑公孫于齊昭公代季氏叔孫氏

不勝而奔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

何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何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何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何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君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

死而骨肉也死而生之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曰將安

衆而納公公使昭子歸昭子歸先歸平子有異志昭子歸先歸

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季氏而自裁也也然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

昭子既歸正嚴晨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剪季氏之羽

翼而後為之圖今乃付之無

可奈何之命不及審命遠矣

吳為邾故將伐魯魯人叛問於叔孫輒魯人叛叔孫輒

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

狃與輒同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去不適讎國未

臣所適而有伐之國本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

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失言王夫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與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而四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吳

伐我子洩率特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備李氏曰不狃

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使往豈無意夫曰氏曰不狃

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公父敬之母穆伯之妻敬

曰主大夫稱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

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古之嫁

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外與之言弗應從之

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

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

合神事於內朝在路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

事於內朝家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

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治季氏之政焉皆

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

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康子位尊又其以歌為不能事

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

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

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

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

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服五采祖習也識知

地德也地德所以廣生焉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

而習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

事師尹大夫官也掌以徽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

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宜備也序次

也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禮夕月以秋分朝

其三采矣故云少采載天文也司載謂馮相氏得月而

與太史相屬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此因夕月而

共敬觀天法考行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

也九御九嬪之官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

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愆淫而後即

之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藹也昔正考父校商之

22

史蘇戒大夫女禍  
史蘇戒大夫亂本

不郎情里竟中立

卻虎聳士為建言

荀林父盡心同索

卻缺諷趙孟歸衛田

范文子戒子

解張勉卻克力戰

藥書從眾不遷戮

伯宗妻戒言

諸大夫勉趙文子

范文子不欲伐鄭

范文子不欲戰楚

范文子戒幸勝

叔向母戒女禍

祁奚請免叔向

訾柘勸范宣子成餼

叔向不患楚衷甲

叔向以德示趙文子

祁午以信諭趙文子

張老止趙文子斲椽

叔向不虞楚

叔向詒鄭子產書

叔向賀韓宣子貧

伯瑕規中行穆子

范獻子戒人以學

魏獻子命賈辛

閻沒女寬諫受女樂

趙簡子戒子

郵無正諫殺尹鐸

史黯諫趙簡子田

史黯匡趙簡子

壯馳茲賀求賢

齊樂論趙簡子

趙襄子懼幸勝

知果諫立瑤

士出懼室笑

知國請備難

獻公伐驪戎

知國請備難

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

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

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

與膠鬲比而亡殷

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

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而亡

上逐天子宜咎而立伯服天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

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

其寵雖當三季之王

骨齒牙為猾

我下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

離散則有之不踣

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術

平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

從

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

惑不疚

以及亡而不獲追鑑

土又小

家鄰國將師保之

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

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牧焉於晉

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

假曰不能不能以爲害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嘽嘽之德德小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嘽嘽之食薄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祗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人吾聞以亂得聚者衆非謀不卒時三月也齊非人不免難衛州吁非禮不終年十年也齊非義不盡齒楚靈王非德不及世世明也齊非天之離數離也五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燕昭公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以邪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替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爲他人士蔦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謂佩抑二大夫之言謂史蘇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納申公文五立而後平公後呂卻

君起百姓以自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疆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惡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以見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驪姬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申其欲雖好美色必惡心不可謂好美奸愛其色必授之情許其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夏以妹喜商以嬖妲己周以褒姒驪姬果作難救大子而生逐二公子重耳奔翟君子曰知難本矣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驪姬欲殺申生立奚齊而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驪姬欲殺申生立奚齊而驪姬之吾吾不如鳥鳥善諱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說言克欲不人皆集於死茂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死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之執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與大子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不問君亦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不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夫言不如曰不信以疏之逆優施以不然則驪姬意疎不敢必亦固大子以構之驪姬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聞也



今子曰申立况固其謝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曰  
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驍驍唯  
固而不可敗此驍驍子將何如不鄭曰我無心不自得是故事君  
者君為我心以吾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為庶長  
庶以驍心自大因驍以制人家子吾不敢抑撓志以從  
君為廢人申其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成太子吾不能  
將伏也隱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殺申生胡氏曰  
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  
獻公田見翟相之氛其國有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  
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驍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  
遇士蔦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  
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使不其退者  
距違不從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  
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邪民  
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上其士蔦以告公說乃伐翟相卻  
叔虎將棄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  
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晉襄公卒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文公愛廢子雍  
趙盾嫡子夷卓幼識有欲立長君故逆之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與諸  
大夫皆患穆嬴則曰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目畏  
偏乃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先蔑奔秦先蔑之使也

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  
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及已攝卿以往可也攝卿大夫  
何必子時處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晉文公作三行林  
左行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  
言德不可忽况同寮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  
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晉伐衛疆戚田先是晉襄公以衛戚田欲缺言於趙宣子曰  
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陳  
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  
諸侯謂晉以為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  
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招撫以  
德無禮不樂所由叛也告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  
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於是晉襄公使解揚  
按此章收功全在睦者歌吾子一語蓋人之常情張  
範之未必從而睦者之常見聽此宣子之所以說也  
范武子將老公使解揚會于齊克駘而登齊頃公惟  
欲使還召文子會之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  
者實多人多遷怒如卻克怒齊而但伐齊是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  
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

余懼其益之也恐其害我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賡有象

乎象解也欲使卻子逞其志爾從二三子諸大唯敬乃請老

師陳于鞍晉先年晉卻克以齊房淮一焚晉解張御卻克

齊侯須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卻克將中軍自執旗曰余病矣張侯解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折其矢以御左輪朱敖解曰自始合而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語

車無退表此車一人殿之鎮其車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

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就死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隨克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

楚子重伐鄭從晉晉驪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二之師救蔡禦

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

子荀范文子士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

我不與我枝吾遂至於此蔡是遷戮也移罪戮而不已又怒

楚師戰必不克遷戮則不義怒敵則於蔡戮而不已又怒

成師以出六軍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

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

謂驪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

大政將酌於民者也不可子之佐十一人荀首荀庚士

韓厥趙括韓厥趙括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荀首士欲戰者

韓厥趙括韓厥趙括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荀首士欲戰者

韓厥趙括韓厥趙括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荀首士欲戰者

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

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

乎

晉三郤郤犇郤至害伯宗諸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入其妻必

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趙文子武冠見驪武子書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王趙

中行宣子荀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其不及見范文

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

者為寵驕知不足者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

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

列者獻詩使勿墮風聽臚言於市聽商旅之所傳也

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

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

而壯不若老者多矣特年見韓獻子朝獻子曰戒之此

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

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善惡各如草木

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冀除

而已何又加焉欲其自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成宣之後成宣也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欲其修成子之

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文道

法而卒以政職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君二

諫取惡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諫取惡子勉之有宣

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

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

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

言張老曰善矣從藥伯之言可以滋言張老曰善矣從藥伯之言可以滋

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

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

露子也露子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將伐鄭

則晉可為也則晉可為也

得鄭憂滋長得鄭憂滋長

文子曰我王者也文子曰我王者也

賄歸之故無憂賄歸之故無憂

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

其民成其民成

之刀鋸日弊之刀鋸日弊

况外乎夫戰刑也况外乎夫戰刑也

過而後可以武刑外過而後可以武刑外

而忍於小民將誰行而忍於小民將誰行

有內憂且唯聖人能有內憂且唯聖人能

而後可備而左外而後可備而左外

與鄭以為外患乎與鄭以為外患乎

而後可備而左外而後可備而左外

與鄭以為外患乎與鄭以為外患乎

晉楚遇於鄢陵晉楚遇於鄢陵

振旅振旅

之師荀伯不復從之師荀伯不復從

亦見先君之事矣亦見先君之事矣

不盡力子孫將弱不盡力子孫將弱

楚而已唯聖人能楚而已唯聖人能

孟釋楚以為外懼乎孟釋楚以為外懼乎

既退荆師於鄢陵既退荆師於鄢陵

君幼弱諸臣不佞君幼弱諸臣不佞

德是授吾庸知天德是授吾庸知天

其戒之夫德福之其戒之夫德福之

其壞也無日矣其壞也無日矣

而有烈夫以德勝而有烈夫以德勝

焉今以勝歸私必焉今以勝歸私必

焉凡吾宗祝為我焉凡吾宗祝為我

三郤卒於公三郤卒於公

叔向欲娶於申公叔向欲娶於申公

欲娶其黨欲娶其黨

其母曰子靈其母曰子靈

其母曰子靈其母曰子靈

魯公孫孫一子魯公孫而亡魯公孫國魯公孫  
兩卿矣魯公孫可無德乎魯公孫吾聞之甚美魯公孫  
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魯公孫之妹也子魯公孫  
貉早死魯公孫無後而天鍾美於是魯公孫將必以是大魯公孫  
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魯公孫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魯公孫  
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魯公孫  
無期魯公孫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魯公孫  
代之亡魯公孫以妹魯公孫共子之廢魯公孫皆是物也魯公孫  
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魯公孫  
叔向懼不敢取平公疆使取之魯公孫既娶生伯封晉頃公十魯公孫  
年母嬖而與老州賓通嬖嬖之詞適魯公孫宣子魯公孫  
藥盈出奔楚魯公孫於父范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逐之魯公孫

殺羊舌虎魯公孫及囚叔向魯公孫人謂叔向魯公孫  
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魯公孫叔向曰與其死亡魯公孫  
若何魯公孫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魯公孫  
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魯公孫  
向曰必祁大夫魯公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魯公孫  
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魯公孫而曰必魯公孫  
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魯公孫  
舉不棄魯公孫內舉不失親魯公孫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魯公孫  
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魯公孫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魯公孫  
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魯公孫於是祁奚老矣聞之魯公孫  
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

諫魯公孫而後夫謀而過魯公孫諫惠訓不倦者魯公孫  
之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魯公孫  
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魯公孫繇而禹興魯公孫其魯公孫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魯公孫不以小怨魯公孫管蔡爲戮魯公孫  
周公右王魯公孫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魯公孫  
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魯公孫而免之魯公孫  
不見叔向而歸魯公孫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魯公孫陳氏曰國魯公孫  
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則名迹之武匿魯公孫  
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也魯公孫  
范宣子母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魯公孫  
多不問於晉魯公孫晉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魯公孫  
杜伯之子宣王殺杜魯公孫生子與魯公孫爲理以正於朝朝無魯公孫  
伯其子魯公孫難適晉魯公孫子與魯公孫爲理以正於朝朝無魯公孫

茲官魯公孫理士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魯公孫  
武子魯公孫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魯公孫  
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魯公孫成字誤當作景字時成公卒景魯公孫  
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魯公孫成字誤當作景字時成公卒景魯公孫  
太傅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魯公孫後之人可則魯公孫  
法是以受隨范魯公孫及文子魯公孫成晉荆之盟魯公孫楚公子魯公孫  
相加之外載書曰無魯公孫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魯公孫晉楚爲好魯公孫  
兵是以受郇櫟魯公孫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魯公孫  
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魯公孫  
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魯公孫蘇於是加寵魯公孫將何治魯公孫  
爲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魯公孫  
宋向成欲弭諸侯之兵魯公孫何成於晉魯公孫楚許

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趙孟武患楚衷甲楚衷甲於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蹙其死單蹙蹙蹙言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病言不食言又何以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信不備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宋為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況事不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宋之盟楚人固請先軟叔向謂趙文子曰武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軟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軟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軟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東茅而立之設望表祭山川立與鮮牟夷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送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傳曰諸侯歸晉之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區區乃先楚人必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區區乃先楚人有尸盟者楚以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會于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先今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建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謂乘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以報齊會于夷儀三合大夫以報齊會于夷儀服齊狄服齊狄東夏平秦

亂成城津手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諂諂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信不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信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誠如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今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楚為是請恐晉人許之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磨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去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磨之加密石焉先桓諸侯斲之大夫斲之不士首之其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斲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韓宣子起如楚送叔向為介鄭子大叔勞諸索氏地大叔謂叔向曰楚王靈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行從而失儀

經微而不失威不足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致

考之以先王成度之以二國雖太侈若我何及楚王

欲放難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厚其禮

鄭人鑄刑書鑄之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

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制事不為刑辟設法懼民之

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

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

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

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

之上王公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知其不敢越法以則不

忌於上權移於法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

弗可為矣難為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禹刑湯刑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刑皆刑書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刑皆刑書立謗政賦制參辟三

代之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

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雖刀之

末喻將盡爭之亂獄滋豐加賄賂並行終子之世

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其此之謂乎復

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

不承命敢忘夫惠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

而無其實財無以從二三子之類吾是以憂子賀我

何故對曰昔藥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藥

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聞於諸

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

及相子驕泰奢侈貪欲無競略則行志玩法而假貸

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驕改相

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相之罪以亡于

楚夫卻昭子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

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廢公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卻五

大夫三卿又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

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藥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

德矣能行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

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宣子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相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相叔韓

晉侯以齊侯宴晉昭公初立齊景中行穆子相荀吳投壺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

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

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雖中不齊君弱吾君欲與代興

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



也亦將何事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

為具敖平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諱具獻子歸偏

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曾而名其二諱為笑

焉唯不學也禮入竟問禁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

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賈辛為祁大夫敬王之帥辛與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

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驪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

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

明也下堂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驪驪亦驪娶妻而笑

三年不言不笑惡其夫御以如臯御為妻射雉獲之其妻

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

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颺不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

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魏戊為梗陽大夫戊之庸子為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

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

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

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人召之召比置自始食

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禮曲

不歎日當食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不夕食辭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食

自咎曰昔者軍中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及饋之卑頃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足矣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蘭絲子抑為保障

乎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

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之晉陽之圍伯趙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知襄子出

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

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

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蘇矣乃走

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畔意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趙氏時所作吾

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

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請之

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酈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武少少

於難從姬氏於公宮趙朔妻莊姬產於趙嬰嬰兄趙同

從其母畜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大有恭德以升在位

卿有武德以羞進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

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更修之始也

身以能復其先業及景子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使其子

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金吾子嗣位雖有文  
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  
之以此難夫尹鐸曰言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  
也委主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  
鑑而鳩安趙宗平君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  
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

趙簡子田于蜷晉君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

何為曰有所得大欲試之茲固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

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主將適蜷而麓不聞苑主

之臣敢煩謂簡子直入君園故簡子乃還

卷一

卷一

卷一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

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

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

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

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

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以節軀午故女趙鞅鞅奔荀

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

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有爵土

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

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瑜壯馳茲拜曰

敢賀簡子曰未應晉問何煩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  
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  
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龜鼈魚鼈莫

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實華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

賢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

不登高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

將耕於齊宗廟之幾為畎畝之勤宗廟今之勤是亦

化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無使新穉穆子狗伐翟勝左人中人穆子遽人來

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

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

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任以福祿雖不為幸吾是以懼

知宣子荀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

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

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焉美續長大則賢射御足

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

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

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

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知襄子瑤為室美士苗夕焉見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

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

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兩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而兩室成三年而知氏

亡三卿知襄子韓康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虎而侮段

規知伯國聞之諫曰王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

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言所開夫卻氏有車轅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讒同趙

之難後與莊姬通而放之藥有叔祁之怨藥與莊姬通而放之州實通後為祁所

滅而為祁所滅范中行有幽冶之難范中行有幽冶之難范中行

失怨二氏方睦夷事詳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

失怨二氏方睦夷事詳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

失怨二氏方睦夷事詳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

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

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

不可懼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乃有晉陽之難韓魏以攻趙國晉陽段規反首難為

太叔語趙簡子以九言

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第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

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

共給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

餬其口於四方叔段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

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

天其以禮悔禍于許加禮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

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許復之後舊昏媾其能降

以相從也許齊心無滋他族實偏以與鄭國爭此

土也孫其獲亡之不暇而祀許乎寡人之

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

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

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舊鄭在東北武王室而既卑

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

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謂許當復大公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

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

大夫守之不密謀矣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晉侯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

子家歸生使執訊通信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

子家歸生使執訊通信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

子家歸生使執訊通信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

子家歸生使執訊通信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

子家歸生使執訊通信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

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莊而與之事君晉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難未盡平而行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陳共公夷雲公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陳共公夷雲公名十五年五月陳侯靈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武相太子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皆陳蔡事晉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於在位之中位以來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子與孤之二三臣歸止相及於絳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喻鄭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陸同喻鄭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懷之以德則不德則其庶也鉞而走險急何能擇鉞疾走貌言如鹿避命之罔極唯執事命之文公鄭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相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與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引前事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言將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墻池爲質焉

子孔嘉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法也今自鞏朔以下各守其職以受執

政之法不得預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卿大夫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欲使遠近見之衆而後定也而焚之則政替然鄭桓何也寬之則庶幾於自新急之則竟其自絕之志

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簡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四殷以少牢以年三年盛祭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

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范宣子晉士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夏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恃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滅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遠德國家之基也自有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恕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謙論如子實生我而謂

子漫我以生平言其能也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救鄭晉侯平使張幣輔蹇

致楚師求御于鄭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

叔游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等也對曰無有

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大叔曰不然言婁無

松柏小阜之無大二子輔蹇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

後食之不爲使御廣車而行以兵已皆乘乘車安將及

楚師而後從之乘兵車皆踞轉衣裝而鼓琴近不告而

馳之射犬皆取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

車之收禽挾囚弗待而出先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

復踞轉而鼓琴子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謂先今則怯也謂先皆笑曰公

孫之亟也

子產相鄭伯簡以如楚舍不爲壇禮君至敵國郊除地封

爲草舍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

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

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舊患賞其德

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

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解請其

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解不然則重其幣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

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子皮虎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

愛之不吾叛也使夫何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

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子

爲所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也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貴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

服附在吾身謂小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而遠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前日

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微使家事抑心所

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敬預其家事於心子皮以爲忠故

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罕虎如晉陸平公也將以幣行見新子產曰喪焉用幣用

幣必百兩幣以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

用之示御則雖幾千人而國不亡示御子皮固請以  
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  
事畢矣謂送而又命孤列國有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  
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  
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患不夫子知之矣我  
則不足及不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王室亂景王崩既葬庶子朝作亂劉金單旗立王猛尋卒  
立王子朝乃立敬王鄭伯如晉子大叔相相禮見范獻子  
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

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緯寡婦也織者常苦而  
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之及今王室實蠹蠹焉而  
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  
詩曰鉞之整矣惟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  
懼而與宣子起韓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納敬王  
子大叔游卒晉趙簡子執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諸侯  
之大夫于黃父諸侯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  
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宋

樂喜責向戌以弭兵請邑  
左師請賞向戌以弭兵曰請免死之邑謙公平與之邑六十

以示子罕樂喜子罕曰凡諸侯小國實楚所以兵威之  
畏畏晉楚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  
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明君善於用兵則皆兵之由  
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故欺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廢賞左師  
辭邑

齊  
藥施諭陳無宇寢兵  
晏子勸陳無宇致邑

陳恒激顏晉救鄭  
子尾卒公孫子旗施藥欲治其室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高  
子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  
陳桓子字無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  
信則數人告將往如子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  
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去戎而逆之請命對曰聞疆氏  
授甲將攻子耳聞諸曰弗聞子蓋亦授甲無宇請從子  
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謂子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  
寵秩之為之其若先人何相攻何以子蓋謂之周書曰  
惠不惠茂不茂惠於不惠者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  
稽顙曰頃靈福子庇之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鮑伐鄭高氏陳鮑伐鄭高氏

其室晏子晏子謂桓子桓子必致諸公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德之主也

之謂懿德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

義利之本也義利之本也蓋利生孽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蓋利生孽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

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晉荀瑱帥師伐鄭次于桐丘晉荀瑱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弘請救於齊鄭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興

陳成子屬孤子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三日朝以禮之以禮之設乘車

兩馬兩馬繫五邑焉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盟之役而父

死焉死焉齊師敗知伯齊師敗知伯報顏涿聚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

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

達穀七里達穀七里穀人不知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于思及濮雨不涉于思國曰大國

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

製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

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楚

申叔時戒子反慎戰申叔時戒子反慎戰

倚相微子倚相微子申叔時匡遠馮

伍尚勉弟執仇伍尚勉弟執仇沈尹戌勸誅費無極

聞辛勸弟存君聞辛勸弟存君藍尹麇勸子西修德

子西不患吳子西不患吳葉公諫用王孫勝

楚子楚子救鄭救鄭過申子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

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尊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

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

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

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德而

外絕其好外絕其好瀆齊盟瀆齊盟而食話言而食話言信奸時以動無德而疲

民以逞民以逞刑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刑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各憂其誰致

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及戰於鄆陵果敗

楚子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有寵於遽子者八人皆無祿而

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

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恐與何敢

以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

起車裂起車裂子南子南觀起觀起未滿祿而有馬數十乘未滿祿而有馬數十乘王何故

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意不謂八人者曰吾見申

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

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子馮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

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

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君子方壯能經營百

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乎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

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

不進必恭恪於言

而納之以訓道

位門屏之間

有暫徯之風

宴屈在固

於是乎作壺

沒也謂之膚耳

文王至于日中

王將可爲苦堂

也乃驟見左中

聖一

訪之左史倚相

其可乎對曰昔生

大夫請以子夕

蜀宗老曰祭我

而道違命索陽

晉敗楚於鄢陵  
復戰楚王召子

從靈王之欲以

為之援觀從率  
曰先歸復所師

子曰從而逆

道之從夫子木

經楚國而欲薦

以美惡糞糶其可乎子期乃止

奢奢爲太子建師贊無恤爲公孫氏之謀  
玉使太子居城父矣復謂之曰建與伍奢將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奔吳

以免其父辱之彼仁必來不然鼎爲患王使不

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勇棠邑大夫負尚之

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遠不及真并育死

平心色也功必一也宰任而

也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可成有七折也也

矢也矢死不辟勇也少一曰勇藥父  
則爾其功之目從爲愈圖報比之五尚歸楚人

爾其免之才行烹角從死爲贖作伯且三

之真女也。秦行入之宮。出平王乃而鞠之。

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人

沈尹戌言於子常襲瓦曰夫左尹與中廐尹甚

非而子殺之左尹邵宛也中廡尹陽令終也以

至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

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害吳之在出蔡侯朱取貨東國

喪太子建無極爲建少師無寵既勸王殺

殺連尹奢自伍奢也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

惠共儉有過成莊二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

今又殺三不辜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

才圖將焉用之夫駢將師矯子之命師告以卻

門有甲兵之政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德位也  
吳新有君闔閭疆場日駭楚國君有大事子其  
知者除諛以自安也今子愛諛以自危也其矣其惑也  
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吳入郢楚蒙左欲得蔡昭侯妻不與樹之三王昭  
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而然與蔡氏比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

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

寡不畏疆禦唯仁者能之違疆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

非仁也滅宗廢祀君罪應滅族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

主

主

五

犯是余將殺女與其弟果以王奔隨

子西歎於朝藍尹聲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

替與哀殯喪於是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

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享臨政而歎何

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其焉

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

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

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寶有過必悛有

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職今吾聞夫差好能民

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

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

吳將襲吳

吳侵陳敗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

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

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

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

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

易之所為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

有妃嬪嬪御焉上曰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

也已安能敗我越二十年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也召之勝之子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

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謂曰將焉用之曰吾

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

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殺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

淑復言而不謀身必行其言展也愛而不謀長無遠慮

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疆忍犯義力持毅也直而不顧無所顧

諱不衷也周言葉德其言密而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

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費無極之

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

足以復之謂其詐也足以無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膝之怨者謂無極之徒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彼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長其貪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累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子西將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然而有術執復父怨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子西之弟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致疾之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青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青也為之關籬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千子哲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閻也子千子哲共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齊胡公靖也

胡公稱郕郕國職戕懿公於罔竹齊懿公之弟之妻而使驕驕乘公游晉長魚矯殺三郕於榭郕公之弟申也二人殺公內之竹晉長魚矯殺三郕於榭郕公之弟爭田執而結之與其父甥妻于同魯國人榮殺子般於一館既驕驕於厲公謀而殺三郕魯國人榮殺子般於次子般魯莊公太子嘗驕驕般于魯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好勝不從遂使為白公白公楚子高以疾間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誦報父讎子西既誦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實失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秦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秦季札諭諸國大夫秦公子札來聘魯見叔孫穆子穆子悅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冢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歸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在陳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相子無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難高之難高驕二族強於陳鮑氏而惡之陳相子鮑氏子代驕高氏四族皆召晏子無所往景公出師藥高戰敗陳鮑氏其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吳地黃綺鄭地黃綰各戲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謂伯  
所貴示損已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謂伯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遽環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  
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林父也聞鍾聲焉曰  
異哉吾聞之也辯爭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  
以在此以戚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  
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衛獻公而以樂平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  
獻子舒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  
吾子勉之君公侈多良大夫皆富將在家吾子好  
直必思自免於難

左傳

曲九 吳

左粹類纂卷之三

左粹類纂卷之四

辯說

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為不智成敗利鈍之所  
關也當春秋時臨利害決死生而審審諤諤  
之士抗言持論敵國不敢逞志主君為之霽  
威事克有濟為邦家光辭其可以已乎是故  
周鼎之問也微滿則遷之矣衛侯之藩也微  
賜則俘之矣鄭不晉鄙以有僑在越及吳平  
種實為之辭其可以已乎吁繼此而柳闇從  
衡之徒出士氣索然矣

○周

左傳

華元

一 周

倉葛不服晉

王孫滿對楚問鼎

劉單折晉卻至

瑕禽不下王叔

子朝徧告諸侯

王襄以陽樊賜晉文公

王絀翟后翟人奉王子帶以攻王  
王出奔鄭晉文公納之故勞以地

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陽人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

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

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叛今將大泯其宗初將

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將

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習

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應其

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言舉兵非義故

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  
不承獲甸不得承命而祇以觀武於見詩臣是以懼不  
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  
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  
乃出陽民放令去

楚子

伐陸渾之戎

秦晉所遷

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示威

以齊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禹之九鼎

三代相傳以爲寶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

遠方圖物圖山川異

貢金九牧九州之鎮

象物

鑄金爲鼎而著遠

百物而爲之備見其形而

知神

姦故民入川澤山林

不逢不若不順物

秦

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

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于商

載祀六百商有天下六百年也

載取更始之義

曰載

商紂暴虐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回昏

亂雖大輕也

天祐明德有所底止自有極

鼎于郊

鄆卜世三卜年七百

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晉

郤至與周爭鄆田

溫別邑

王命劉康公王季子

諸晉

郤至曰溫吾故也

郤氏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

周克

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忿生

又

不能於狄而奔衛

所滅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

文

公

公

齊納襄王賜文公以狐氏陽氏先處之以秦陽處而  
後及于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辭至  
勿敢爭

王叔

陳生與伯輿爭政

二子王

王右伯輿晉侯使士句

平王室

王叔與伯輿訟焉

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

禽

坐獄於王庭

命夫命婦不躬士句聽之王叔之

宰曰

簞門圭實之人而皆陵其上

其難爲上矣瑕禽曰

昔平

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與之祖其人也牲用備具王

賴之

爲王備儀而賜之驛施之盟

驛施之盟驛施亦牛也舉驛施

曰

世世無失職若簞門圭實其能來東底乎

底至也

東

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

秦

於寵

所刑所放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皆受

圭實

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

范宣子

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

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約辭也伯輿

也

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王子朝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景王崩子朝以長作亂劉

爲

卿尹氏立于朝微王出子朝入使告于諸侯曰昔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

亦曰

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

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有惡

不

並走其望死聲

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

不

並走其望

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

不

並走其望

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

不

並走其望

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



弗忍居于茲諸侯釋位以聞王政周召二公其  
政事簡曰共和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厲王之流宣王少養於  
其立之而致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夫  
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鄆王少  
伯服也褒姒所生王欲立之而廢太子宜曰宜曰奔申  
申伯與大戎攻殺王諸侯廢伯服立宜曰宜曰奔申  
東則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  
生頹禍心子頹莊王庶子惠王之叔也為國邊施及于  
叔帶叔帶惠王之子襄王之弟也通于后隗氏惠襄辟  
難越去王都襄王避于頹之難通櫟則有晉鄭咸黜不  
端以綏定王家鄭厲殺子頹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  
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謂靈王時王室其有間王位間  
王位者謂朝也今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楚也今于朝  
反以為晉已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諸  
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  
壹行不若專為謂先王何常之有無常唯余心所命其  
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不相弔以行亂于王室侵欲  
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犯齊盟傲  
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  
不穀震盪播越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將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立長毋速天  
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

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  
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  
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替私立少以間先  
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  
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  
文辭何為

曾

羽父長滕於薛 展喜卻齊師  
孟文子不弛宅 郈敬子不弛宅  
季文子逐莒僕 子叔嬰齊復季文子於晉  
孟獻子借鄆於晉 子服湫復季文子於晉

辭說

孔子相會夾谷 子服何拒吳徵百牢  
子貢拒吳召季康子 子貢止吳尋盟  
子貢復衛出公於吳 子服何不屈於吳  
子貢復成邑於齊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滕侯曰我  
周之卜正也卜官薛庶姓也姓任我不可以後之公隱使  
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  
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  
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魯伐齊齊怒使展喜犒師使受

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敬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文公欲弛孟子文子之宅欲毀之使謂之曰吾欲利于於

累

辭

太書

外之寬者地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有等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居其大食其祿以立政事為不可易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虞君命也臣立先君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大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有罪則當受舍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守其可以蓋穆伯出奔而死于齊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邱敬子同之宅亦如之如謂孟子亦曰吾對曰先臣惠伯叔以命於司里嘗希承享之所致君昨

者有數矣君有祭而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命出以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命出以無乃違乎速而不請從司徒以班從次司使掌里宰之政比夫家衆寡之官也敬子公亦弗取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從里舍也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僉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實玉來奔納諸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累

辭

太書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法德以處事所以制事非是事以度功功之是非所以功以食民為食之厚薄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藏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也以掩賊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周刑行父還觀昔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昔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黷數擣戴大臨庀隆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

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子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愷而獨言禹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八元獨大者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之醜物之惡與夫心之頑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此驕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此其顯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罷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子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此三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尚書注疏云工于幽州北裔也放驩于崇山南裔也鯀于三危西裔也鯀于羽山東裔也以禦螭魅此山神也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舉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舉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此去國之功舜有大功二十此去國之功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朱氏曰宣公以蔡得國而行父不諱乃連一於戾乎昔僖公之難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托言僖公以切責宣公也彼宣公果人也固宜羞愧汗下無惜躬之所失而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而視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宣伯叔孫通於穆姜宣公夫人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卻犇晉卿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雖亡亦不事晉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時文子從我斃蔑也時獻子留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用僑如公成使子叔聲伯晉卿請季孫于晉季孫欲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執而吾與子國親於公室甚於對曰僑如之情僑如魯卿濡於穆姜而欲專公室對曰僑如之情魯國之政政謀去季孟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季孟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亡亡國以魯之密邇仇讎謂齊亡而為讎使魯亡而為齊治之何及卻犇曰吾為子請邑謂已於魯以悅其心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魯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謂齊若得

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齊謂藥武子書曰

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

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請也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謂已

後身皆先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叔

季孫

公棄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悼享公公請屬鄆欲以鄆

賦晉侯不許孟獻子仲孫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

而顧固事君無失官命之命鄆無賦於司馬言鄆無

爲執事朝夕之命故邑故邑見罪編小閼而爲罪則寡

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執季平子齊人

趙盾晉昭公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昭公子服惠伯見

韓宣子趙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

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蔡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

朝歌蔡盈奔楚自楚奔齊齊莊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

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踣趾行無有虞人以從軍吏次

於離晉前與邯鄲勝晉大夫趙勝擊齊之左左擄止晏

萊焉從後曰擄止獲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不

進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

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

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

棄魯而苟固諸侯群臣敢憚幾乎諸侯之事晉者實爲

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

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子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荀曰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

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太賞共罰否所

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一臣必有一主

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

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今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死可也若曰

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

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

乎對曰不能鮒也能羊舌鮒乃使叔魚鮒見季孫

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叔魚見季孫

微武子鮒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

之賜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

於西河西河近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

待禮禮

公會齊侯于夾谷齊數伐魯孔丘相黎彌言於齊侯

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好而

裔夷之倖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禮記於德為怨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

之去聲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

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不具用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用秕稗也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

盡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合諸侯伯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

玉帛不同故故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

矣故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

邾以屬於吳三百而如邾以事晉六百且執事以伯召

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景伯名何立後於魯矣不將以二乘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地謂大宰曰魯

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將

云景伯不會生為吳所囚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

人何損焉大宰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有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孟氏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

成成叛于齊子服景伯如齊時魯及齊平子貢為介見

公孫成宿曰人皆臣人而有皆人之心况齊人雖為

子役其有不貳乎言齊人亦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以邑入齊使魯將焉用

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成

名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謂衛與齊同盟景伯拉子

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亦願晉人伐衛計從齊

為衛故伐晉冠氏邑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徯

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吳人加敝邑以亂

齊因其病取讎與闢吳之伐齊之寡君是以寒心待衛

故恐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

歸成

○晉

士蔣築城不慎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重耳欲辟舍報楚 寺人披見文公

里鳧須見文公 解揚不辱命

知罃不知所報 士癭使魯徵兵

呂相絕秦 辛俞從藥盈

藥盈致辭於周 女叔齊不盡治杞田

趙武求楚驪曾叔孫豹 叔向屈齊於盟

叔向辭曾於盟 范鞅難於納魯

董褐使吳 楚隆使吳越

晉侯使士蔣為二公子築蒲與屈驪姬欲立夷齊言於

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讎而憂者必無戎

而城讎必保焉無冠而城者必冠讎之保又何慎焉守

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所以

堅詩子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臣子何城如

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及難難中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



使賈華伐屈夷吾奔梁呂氏曰魯公子之出於桓莊者無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

子耶此所以來驪姬之禍也驪姬之禍蓋魯公子之術也蒲屈之城驪姬之術也故開驪公殘忍之心者士為也驪姬之術也故開驪公殘忍之心者士為也

也投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

秦伯伐晉戰于韓原以背城秦獲晉侯惠以歸在秦三

晉陰飴甥食采於陰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

征繕以立圉也立太子圉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

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

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三施秦豈歸君君子

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謂還秦可以

霸納而不定言初納之廢而不立而令不立以德為怨

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

歸

公子重耳處翟十二年而行及楚自鄭楚子成饗之曰公

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報我對曰君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

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弓未之右屬繫以受箭以與君周旋

之戰果斷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三舍以報之

文而有禮詞華而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

侯無親惠公多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

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

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之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及入于曲沃獻公卒惠公將秦而求入惠公卒懷呂卻

讓之且辭焉辭不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

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在

者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君若易

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瑕甥郤

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真氏曰被可謂知

惠時重耳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城有二心於重耳

豈得為惠公為項羽特而不任以世見褒拔推知此義是以

事獻惠而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

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晉侯文之堅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公出竊藏以逃盡川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所為皆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可何必罪者國君而備匹夫懼者其甚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楚子莊圍宋殺中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楚言以懼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上有樓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奉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堅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成君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楚戰楚獲晉知罃晉射殺楚襄老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老囚穀臣至是以往求之楚人許之王共送知罃曰子其然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饗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

累因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蠻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魯公使燮以其事吳故平公成賂之請緩師文子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

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言欲將復之季孫行懼使宣伯如帥師會伐鄭也言欲將復之季孫行懼使宣伯如帥師會伐鄭也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于令儀秦桓公歸而叛盟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秦穆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天禍晉國之難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秦穆公無祿秦穆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秦納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秦獲惠公悔于厥心秦納用集我文公納重是穆之成也安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未氏謂是楚子秦時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鄭人怒君之疆場秦時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

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威於楚而與秦圍之鄭秦

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鄭之武言於穆公穆公

大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當時初無有欲致死於秦者此亦文致之辭

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茲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

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秦師過潁初無伐晉之意而云然者蓋誣之殄滅我

費滑滑國都於費秦襲鄭散離我兄弟同姓撓亂我同

盟謂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納文而懼社

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晉師秦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

弗聽而即楚謀我楚宋成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為商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

我之自出康公穆姬之又欲闕躬我公室納公傾覆我

社稷帥我蠹賊以來蕩捷我邊疆猶臣之食禾也雍之

秦其誣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猶不倭入我河

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河曲涑川王官我是

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

之嗣也秦桓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

惠稱盟惠然利吾有狄難晉滅赤入我河縣焚我箕郛

河箕郛艾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晉聚兵拒君亦悔禍之延長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

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

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

河故史稱盟晉侯于河東卻驪盟秦伯不肯涉

祥背棄盟誓秦伯歸白狄及君同州秦伯與秦俱君之仇

讎而我之昏姻也杜氏以為文公納季隗考君來賜命

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

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狄雖應秦命

無是用告我言秦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

曰秦晉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

公穆康楚三王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

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已上諸楚共

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晉寡人帥以

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

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豈敢微亂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

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

藥懷子之出藥孟以攝故執政使藥氏之臣勿從從藥氏

者為大戮施陳藥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平公

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

曰無從藥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

仕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再世以下之大夫事君以

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

世隸藥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

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乃

遣之

纘盈過於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

於王之守臣謂范將逃罪重於郊甸謂見無所伏竄

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謂晉而王施惠焉

命服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

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

歸死於尉氏刑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靈

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藥氏者歸所取焉

使侯出諸轅轅

晉侯平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晉歸前弗盡歸也晉

悼夫人平公母慍曰齊也叔侯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

如卷辭說尚取之而當取公告叔侯叔侯曰虞就焦滑霍揚韓魏

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八國皆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

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用夷魯

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得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無月不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

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黃大而焉用老臣責我

會平號尋宋之盟也晉趙武楚公子圍魯叔季武子宿伐

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

濱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武相趙文子武欲求貨於叔

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言求貨弗與梁其經臣曰

貨以濟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

也墻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行季處國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

鮒也賄弗與不已若不與彼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

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

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謂忠義也有是四者又

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

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

汚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不任

難而不守節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

能有臣能此二其誰從之魯叔孫約可謂能矣請免之

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又賞其賢諸侯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如邇一彼一此

何常之有或歸魯王伯之令也三王五伯引其封疆而

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

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姓邳周有徐奄自無令

王諸侯逐進狎更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

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

辯焉吳濮有吳在楚東濮在楚之執事豈有顧盟言

取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

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元也不必去煩省

善莫不競勸于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晉成虎祁平公築宮於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

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

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

叔向告劉獻公華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

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

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天子公卿大夫請帥王

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言將助叔向告于齊

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

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

敗有事朝而無業就事則不經常有業而無禮經則不

序有次序而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威嚴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信義

禮則棄恭享恭則無威無威則無禮無所由傾覆也是故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十二年之中凡八聘四

方岳之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自是興晉禮王盟以此禮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用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

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

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

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示將諸侯畏之申戌

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晉公諸侯于平丘將尋盟邾人莒人視於晉曰魯朝夕伐

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晉侯不見公

昭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

矣諸君無勤子服惠伯叔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

弟之國葉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

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僂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

憂子仲公于慈也與南蒯同謀其庸可棄平若奉晉

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

憂憂南蒯子仲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

平丘公不與盟

會于扈謀納公也魯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奔齊宋衛皆

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如謂司城子梁

宋樂與北宮貞子衛北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

因請亡於是乎不獲五乘亡皆不許君又弗克而自出

也戰不勝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既代而天

救之也休息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

人而說甲執水箭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

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

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

有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不敢事君如在國

小國而以難復復命

吳晉事長未成吳王夫差會晉定公于黃池將盟爭先吳人

邊遽乃至以越亂告時越襲吳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

乃令黃福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

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嫌姓之

振也救徒遽來告振日夜相繼旬就君君今非王室不

安平是憂德負晉舉廢不式諸戎翟楚秦也安恃其衆而

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責其不

則不可不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

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

親聽命於藩籬之外重禍還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

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

則越入吳將毒若獸被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

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

觀其身見戰使褐復命曰寡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

於天子請貞於陽卜以次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

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目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

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殲刑之虞禮世不續責吳

時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

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若吳君有短垣而自踰之

以地況殲刑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

吳王諸侯是以敢辭不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

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

弟後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越圍吳後夫趙孟無降於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隆曰三

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

之役先主簡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

廢舊業而敵之欲救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

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

造于越軍曰吳間犯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

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入吳許之告于吳王

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

之先臣志父簡子初名執自得奉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

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

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

之辱與之一簣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生憂

受其寡人死之不得矣微死不王曰溺人必笑自喻所吾

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晉大夫蔡墨也吳氏



楚必有吳故對曰黷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 聲子復楚伍舉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之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布荆相與食而言復故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兵聲子通使于晉為楚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

平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聲子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飭賜酒食賜下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用其子儀之亂楚莊王初令尹子孔使子儀守析公奔晉析公子儀之亂而伐舒蓼儀因作亂楚人殺之析公奔晉儀之黨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楚師晉師救之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宛易震蕩也若多鼓鉤聲同其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此公為晉謀以害楚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楚能正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楚宋叛人魚石於彭城宋圍彭城楚伐宋晉救之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子發命於軍曰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

施乘秣馬摩食師陳焚次示必明日將戰行歸者宜歸行之而逸楚囚之欲使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子辛死之以陳叛於辛而則雍子之為也此雍子為晉子反側與子靈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臣子靈奔晉晉人與之刑以為謀主不使得罪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戰法使其子孤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此巫臣為晉若敖之亂越椒楚若敖之後代聞滅其族伯賁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晉伐鄭楚救楚展腰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

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君塞井夷竈成  
陳以當之舉范易行以誘之時樂書將中軍范與佐之  
人貪已使不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復顧左右軍子辛皆出穆王  
時子重將左軍子辛將右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  
之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呂錡射其師燔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賁皇之為也此賁  
晉謀以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  
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賁遣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不以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  
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衛

祝佗長衛於蔡

劉文公

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楚以一婁一馬拘衛

之元老

以謀伐之

將會衛子行敬子

夫言於靈公曰會

同難

噴有煩言

莫之治也

其使祝佗從公

曰善

乃使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

以率舊職猶懼

不給

而煩刑書

若又共二

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

常隸也

社稷不動

祝不出

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夜社

農鼓

祝奉以從

於是乎出

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

行旅

從臣無事

焉公曰行也

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

侯使

祝作私於

襄弘曰聞

諸道路不知信否君聞蔡將

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  
為睦以盛德獨分魯公以大路  
姓以封夏后氏之璜半璧封父之繁繁弱也  
氏六族降氏徐氏蕭氏索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  
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受周公之命是使之  
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加厚祝  
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成  
其遺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精旗精旗施也通帛為旗析羽為旌大呂名

殷

氏七族

陶氏施氏繁氏錡氏

封畛王略自武父以南

及囿田

之北竟取於有閭

之土以共王職

取於

相土之東

都以會王之東

蒐衛所受

季授土周司

叔授民

命以康誥而封於

殷虛

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

風俗治其疆

用周之法度

分唐叔以大路密

須之誠

闕甲姑洗

懷姓九宗

唐之職官五正之

命以唐誥

而封於夏虛

原啓以夏政疆

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

王之弟

而有令德

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

之伯猶多

而不獲是分

也唯不尚年也

管蔡啓商恭問

王室

其毒也管蔡

於是乎發

管叔而蔡蔡叔以車

七乘

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

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

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

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

晉叔蔡叔成叔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

爲伯甸居甸服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

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奔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魯申衛武叔蔡甲午公鄭

捷文齊潘昭宋王臣公昔期茲不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

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

齊

三子衛鄭

燭之武退秦師

叔詹盡辭就享

襄公行成於楚

伯駢使晉

石巢復良宵於楚

子產對晉徵朝

子產獻陳捷於晉

子產復印董父於秦

游吉使楚

子產壞晉館垣

子羽卻楚逆女以兵

子產事承

子產不耻孔張失禮

子產重環

子產對晉讓登陣

子產對晉問駟乞立故

游吉使晉

晉侯

秦伯穆圍鄭以其失禮於晉晉軍幽陵秦軍汜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文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

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

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縋而出下見秦伯曰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

事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君知其難

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隣謂晉也言秦鄰之厚君

之薄也秦地亦必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行

小行人也李本作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

君賜矣納惠許君焦瑕晉河外五朝濟而夕設版焉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謂晉必關秦

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

戍之乃還

晉文公伐鄭及其埤反撥也埤鄭人以其名實行成公弗許

曰予我詹而師還文公過鄭時叔詹請禮詹請往鄭伯

文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

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

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

於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詹云然謂淫棄禮違親臣

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得

志於諸侯禍無放矣諫前今禍及矣尊明請禮勝患遇

階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

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楚子圍鄭以武克之鄭伯襄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

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

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有盟誓微福於厲宣桓

武鄭四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息滅鄭

江滅六滅蓼滅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如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救王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其國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師徒而汝以討亂累

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

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

相救也窮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

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

使行人子貢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

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

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晉悼公三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奐如

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君能以

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鄭良霄大宰石奐猶在楚石奐言于子囊曰先王卜

征五年征行也謂巡守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十年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不能修德行人何

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貴者多則勢相傾今良霄使睦

而疾楚以固於晉不偏則睦疾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

而相牽引也今鄭不和則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晉人徵朝于鄭晉平公召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

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不敢斥執事不禮於寡君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

役晉伐鄭鄭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代而曰申禮

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

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

觀釁於楚朝而曰觀釁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晉伐鄭

而謂我敝邑通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

何敢差池不齊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所有土地重之以

宗器以受齊同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貳

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之而曰歸討者亦歸也

漢梁晉平公新立會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

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新熱平公為於廟而

于晉晉之鄭君通以此時二年間君將靖東夏齊莊公即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

虞存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

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朝其無乃不堪

任命而翦爲仇讎翦創也見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

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楚報陳從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闕父舜之後

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

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而封

諸陳以備三恪封舜之後於陳夏之於子滿也而封

則我周之自出之甥周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桓公之

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公皆我之

自立夏氏之亂微舒鍼成公播蕩奔又我之自入自晉

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

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其欲逞志於鄭我是以

有往年之告請晉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

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上辱

之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陳侯使

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

同里自是以衰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

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

士城濮之役晉伐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今鄭文公戎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

伯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武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

功慎辭成

印董父戍城麋邑楚人囚之楚使鄭至其邑以獻於秦

秦同役故獻之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游爲令正

命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言言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言必不肯棄若曰更爲拜君之勤

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歸功於

得父可弗從遂行以秦人不更幣從子產其而後

獲之

鄭伯簡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不受聘曰宋之盟君

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

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

兵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

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  
歲之不易以歲荒不聘於下執事言楚君今執事有命  
曰女何與政令之有以大夫不得必使而君棄而自守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  
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  
謂諸侯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子產相鄭伯簡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以魯襲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句讓之曰敝邑以  
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無以待諸國是以今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墻  
之來朝聘者是以今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墻  
垣以無憂客使令客使不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  
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文伯請命對曰以敝邑福  
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  
會時事隨時逢執事之不問無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  
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  
也非薦陳之見君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  
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官室  
卑庠小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繞  
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治除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聖  
諸侯賓至甸人設庭燎周秩官曰甸人巡宮行車  
馬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巾車脂轄脂塗其轄隸人牧

圍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  
事賓得康去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右察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思無寧寧也言待賓不畏  
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晉離而諸侯舍  
於隸人舍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  
厲不戒無水海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  
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  
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  
垣以羸受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  
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  
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安其知之矣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要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  
人惡之懷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  
衆逆以兵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  
容從者請墮聽命欲以城外除地令尹命大宰伯州犂  
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撫有而室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  
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  
蒙其先君蒙欺也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不得爲



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茂以復矣不得唯大夫圖之子

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持大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以鄭使莫

不憾者恨楚行詐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謂不奉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鄭之在楚與守其敢愛豐氏之

祧遠祖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綏衣而入許之入逆而

出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貢賦曰昔天子班貢輕

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天子

貢者鄭伯男也伯爵而在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晉侯使人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重而無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

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

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皆人許之既盟子太叔游咎

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不競於晉何國之為仲尼謂子

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定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子朝無有

不共恪孔張後至孔張當從君於廟門外立於客間禮

未升階時立于西方而張誤立于其間也執政禦之適

客後又移立于又禦之適縣間鐘磬樂聲之問客從

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

之笑也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

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

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份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

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敗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

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

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

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軍出卿喪祭有職受服君祭賜

歸服歸肉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

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刑罰也子寧以他觀哉

宣子韓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定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吉子羽謂子產

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

也晉國主韓子執若屬適有讒人交闢其間鬼神而

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

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貽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謂官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

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謂國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

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

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若韓

子奉命以使得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細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求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初在畿內桓公以幣賄東遷與商人俱庸次比耦用次耦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強市其物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誓盟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無法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城子大叔吉曰晉無乃討乎辭按兵有若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儲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下筮走望不愛性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動念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聞謀之以啓貪人若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竟瞻望奔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駟卒子孫勿失其幣乞絲吉於晉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天不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晉使士景伯弔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副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暇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執紼索也禮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獲數如先大國之惠亦慶其加君自會葬則於禮而不討其乏謂不明底其情無之情實取備而已以爲禮

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曹

曹人請負芻于晉

宣公卒于師

從晉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是為晉侯

執而歸諸

京師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君之何憂猶未弭

亡國人不義負芻將亡國人不義負芻將

而又討我寡君以亡

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時諸侯欲立子臧是大派曹也先

○宋

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當時諸侯有罪

於戚之會故云君唯不遺德刑刑以伐叛以伯諸侯

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

子臧反曹伯歸

○宋

華元平國

宋人拒楚請華向

楚子圍宋

楚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

楚師將去宋

申舟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毋畏申舟字

與宋昭公田孟諸宋公違命無畏執而不敵廢王命死

行王棄言焉謂宋昭公王不能答申叔時時為曰築室

反耕者示無志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

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

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胡氏曰華

我城郭欲滅我社稷欲亡我謂之何而見中華之士

使子反果忠楚莊王果賢謂之何而見中華之士

華向以南里叛宋元公怒攻之華向入南門以叛求助于

楚遠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

無寧以為宗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

於父兄華向公族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

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君

惠保敝邑無元不衷元敵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

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

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

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陳

芊尹蓋奉尸終事

楚子西子期伐吳

及桐汭陳侯

使公孫貝子弔焉

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吳子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

潦之不時無乃廩然動墮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

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

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言君無祿

謂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隊絕世于良廢日供積廢行之  
所以其山窮欲一日遷次一日之間便遷尸今君命逆  
所引聚之川

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

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禮若實死未將命則既又有朝聘而遭喪之

禮禮聘禮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

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

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名備使奉尸

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

非君與涉人之過也水潦故云吳人內之

○齊

晏嬰

國佐不辱命

晏嬰不死君難

晏嬰使晉請繼室

虞人不應弓招

梁丘據不欲納魯

晉師從齊師晉師克以笑故伐齊戰于入自丘輿擊馬陘

齊侯頃使賓媚人國賂以紀獻王磬與地所賂者地魯

衛之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爲質以蕭君同叔之女爲名而使齊之封

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且是以不孝令也詩

曰孝子不置求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不以孝德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種物各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

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便於齊無顧土

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

主其晉實有關四王之王也禹湯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豳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

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遹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

則有辭矣曰齊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

從者言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

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

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背城借一背齊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

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讎我亦得地所而

紆其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對曰羣臣帥賦輿兵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

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棠公死崔杼往弔莊公通

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豈也曰歸

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也者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

稷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且人有君而弑之焉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

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齊侯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齊復舊次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

是以不獲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燬燿寡

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墮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

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

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

出衆齊常人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董正也以備

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

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綰經之中是以

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

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

寵嘉之

齊侯景田于沛招虞人掌山澤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

官招而不往者道之常非其君子張氏曰虞人守官

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

先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而不為之心也人紀

之所由也也是

齊侯景將納公魯昭公命無受魯貨中饋從女賈二以幣錦

二兩四適齊魯昭公子猶魯昭公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

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

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

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

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

鉏帥師從公圍成

薛

薛宰不代宋役

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奉敬宋仲幾

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欲使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

小國於周使不自適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

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役於若從

宋代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言薛為宋役薛宰

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

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

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薛居周世不得為宋

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欽新代魏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

鬼神其忘諸乎士伯彌牟怒謂韓簡子信曰薛徵於人宋

微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屈於而抑我以神誣我也  
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  
諸京師

○邾

茅夷鳴乞吳師

師入邾魯李康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邾茅夷

鳴以束帛乘車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

衆而背君之盟辟邾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

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

於鄆魯哀公而告之成求而不違邾成其

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魯以

○楚

乘之貳貳吳然其國大乃吳之敵國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私以私奉貳

唯君圖之吳子楚從之

○楚

楚使反詰齊師

婁子不祀祝融

鍾儀不忘楚

申無宇執亡閭

蘧落疆反大屈

申包胥乞秦師

藍尹亶見昭王

齊侯桓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屈完使齊

蔣賈不賀子文

椒舉辭謝宋大子

蘧落疆致魯

齊揚不忍殺大子

由于有能有不能

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山陰  
逆風楚是以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禹貢荊州貢菁茅包束也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南巡以膠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其非楚

進次于陘呂氏曰伐楚之役荀直指其不共貢職以計

貢職之罪爲不足遠求昭王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

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昭王之禍年輪數百其罪不

可考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昭王

自荆楚借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

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昭王之責而舉此二罪

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仲豈情乎哉蓋有諸

已而后可求諸人無諸已而后可非諸人齊桓之內憂

如嫡同產不嫁內之失德者多矣滅譚滅遂遷陽降鄆

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大惡也我以大惡

責之彼肯強然受責者哉必斥吾之惡以對方八國之

師雲集而爲敵人指數其惡豈不爲諸侯羞攻之弗克

不必責者庶幾楚氣之爲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

服楚也亦易不焚師而有功仲諸計之熟矣嗚呼此其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共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

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

加惠於楚以辱收寡君不以同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

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



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屈完曰屈完之對於諸侯之盟也

楚子不祀祀融與潛熊融熊高辛氏之大正十二世孫是於楚變乃楚之別爲熊熊事文王其曾孫熊渠始封於楚體不祀者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渠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楚別封爲熊子有惡疾不得嗣位故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胡氏曰諸侯之祀

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胡氏曰諸侯之祀其罪矣呂氏曰夔子之對楚問正也其教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治言而不右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爲忿及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

楚子將圍宋即晉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欲歸重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所舉子文飲之酒爲買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先是子玉伐陳還子文以爲功使爲靖諸內令尹叔伯曰若國何答曰以靖國也靖諸內

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入其衆而治之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楚子重以鄭鄭共仲侯羽將軍攻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釋召而弔之問其族對曰冷人也樂公曰能樂

平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司馬子庚也朝夕不知其他公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遠稱少時事以示性之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

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楚子合諸侯于申宋大子左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爲宗寡君將廢幣焉取謝後見後至故言將因諸侯命布幣

楚子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閤入焉無宇人得罪走入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甲子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

以共神也故王臣公五等公臣大夫能扶成大夫臣士士臣卑士臣皂皂臣卑皂臣與與臣卑與臣隸隸臣卑隸臣僚僚臣卑僚臣臺臺臣卑臺臣下馬有圉牛有牧以待

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  
法曰有云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  
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僕曰盜所隱盜謂盜  
之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  
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故夫致死焉象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  
往使以盜行寵未可得也戲言以我為益方為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始成而可取也遂赦之  
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昭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

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  
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楚子重伐魯  
而受盟于蜀魯之公衡父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  
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望魯傳序相授於今四  
王矣共王小子鄭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送廬  
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明受  
不虛蜀之事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如  
臣請問行期見伐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備兵而曰  
也以請先君之貺不賤言公如楚

楚子昭享公昭于新臺臺華好以大屈引名以爲屈既而悔  
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曰齊與晉  
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不知專而傳諸君君其備  
禦三鄰魯齊晉慎守寶矣敢不賁乎公懼乃反之  
王平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初楚平王用費無極言使  
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才不能苟貳苟且懷奉初以  
還奉初命不忍後命謂後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  
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

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取修我戈矛與九頤

首而坐詩凡三章每章三頤首以謝秦師乃出以救楚

王昭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詩爲王

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自知下城

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

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吳人鄂昭王奔入

以背受之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

之事余亦弗能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津見藍尹亶載其弩王曰

載子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

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

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汝棄不穀今而汝

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吳欲得蔡

唐成公之馬帥與拘之三年既而戰之乃歸故君及此

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傲君也庶悛而

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

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

矣楚改司寇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

王乃見之

○吳

蹇由不畏彙鼓

楚子囊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齊慶封

方夷封楚園米方以討之吳伐楚入棘吳侯以米

使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彙鼓王使問焉曰

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

爲之備尙克知之命龜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解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焉震電焉盛怒虐執使臣將以彙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

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彙軍鼓而敝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

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楚與晉戰城

而敗至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

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平王即位令尹子瑕言蹇

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謗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

矣怒吳子而作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

○越

諸稽郢行成於吳大夫種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

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

登自楚往胥自楚往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鈎弦也拾捍也喻得勝未可成

必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也王不  
如設我自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後吳王之心吾卜  
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吳謂越為將  
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  
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天命不與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  
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  
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謂越為  
閭闔之言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非句踐而又宥  
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  
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  
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

如來

辨說

義理

執事謂報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  
君王不察威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貢獻之邑也  
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  
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昭姓於王宮昭禮也姓昭姓  
於天子曰一介嫡男奉檠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  
於王府天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孤埋  
之而狐搢之也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  
聞於天下而又刈忘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  
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  
焉吳王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  
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下

會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

乃許之罷成不盟也

成王勾踐接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  
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  
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  
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

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聚斂時雨既  
至必求之今君王既封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

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  
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  
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

聚

辨說

義理

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  
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  
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  
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  
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  
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  
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戎翟

戎子不屈於晉

風沙釐從鼓子

會子向晉為吳將執戎子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  
亦設朝位曰來使前焉戎氏皆姓昔秦人迫逐乃

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  
 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  
 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也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得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  
 其衆貪于土地遂我諸戎惠公蠲明其大德謂我諸戎  
 是四獄之商賈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  
 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  
 竊與鄭盟從鄭之而舍成焉使杞子逢孫於是乎有殺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無返我諸戎實然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執其諸戎擗之足與晉踣之也  
 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遠今官之師旅無乃實  
 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  
 膏焉問賦青蠅而退信讓言之廣宣子辭焉使即  
 事於會成懷恤也  
 中行伯荀既克鼓別伯以鼓子宛支來傳作令鼓人各復  
 其所寮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擎行軍吏執之  
 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  
 遷臣何賴於鼓穆下吳召之曰鼓有君矣已使爾止  
 事君吾定而汝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

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委  
 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  
 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獻言於頃公  
 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左粹類纂卷之四

左粹類纂卷之五

議論

議論在廟堂則天下享其福春秋諸臣禮有  
議樂有議事之利害人之臧否亦各有議天  
下未嘗一日無公論也故雖戰無虛歲而世  
道賴以不墜多夫人之力與乃若號射上閉  
羅之議而君見獲子駟主從楚之議而國弗  
寧伯宗好直懼人之治張趙有知顯君之失  
則不能無遺論

○周

伶州鳩論鑄鐘

伶州鳩論律

王景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鍾名大問之伶州鳩對  
曰臣之守官弗及也林其聲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從鍾尚羽  
細石尚角清濁匏竹利制以聲調利為大不踰官細不  
過羽夫官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  
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  
尚羽石尚角尾絲尚官匏竹尚議調其聲革木一聲變無夫  
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  
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誅之匏以宣之瓦以贊  
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中極之所集曰聲聲  
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  
之絲木越之匏竹越謂為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正

王景

伶州鳩

律呂

王景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均者鍾律之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  
量之以制樂度律均鍾百官執儀度律呂之長短以平  
事之道紀之以三天平之以六地成於十二律呂  
天之道也天之數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  
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十一月律大者天地之中天有六  
十一而天地畢矣故六為中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  
鍾張於下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  
大余木土穀正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  
滯也正月律簇達也言陽氣大達於上也於正三曰姑  
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律姑洗也言陽氣潔也洗濯也  
也於正聲為角時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四曰蕤賓所以  
廟可以合神用之字宴可以納賓也



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律樂委其季貌也言陰氣  
有似賓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七月言  
則功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九六曰無射所以宣布  
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律陽氣收藏為之六周  
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周六呂在陽律成其功發揚滯  
氣而去散元間大呂助宣物也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  
越者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  
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  
細也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月春  
而成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月律陽氣起於中四間林  
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律林象也言萬  
敬也任其事速其功微其職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月

律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  
萬物也榮而未實曰秀十月律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  
也均利百官器用程之廢品使皆應其體復其常也律  
呂不易無姦物也物無姦生細鈞有鍾無鍾昭其大也  
細和聲謂角徵羽也鍾小鍾也兩細大鈞有鍾無鍾其  
大無鍾鳴其細也小謂宮商也兩大不細和故用鍾以  
細謂絳竹華水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乎則久久固則  
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  
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歲星也鶉火  
名武王以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始發師後二十八  
日戊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

受之北維水位也顛頊以木德王立於此營以木德代  
也顛頊我姬氏出自天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  
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天通齊  
也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天  
宿之首至析木之分歷建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  
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妃王季之母也伯陵大姜之祖有逢  
祀天竈死而魂食為其神主焉依也言天竈乃皇妣家  
之所焉依非但合於水木相承而已周道起於大王故  
本於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在利代人所月之  
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辰馬謂房  
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驕言月在王欲合是五位三所  
而用之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途公所自鵜及駟七  
列也歲星鵜大在張十三度月宿天驕在房五度從  
北之揆七同也七同合七律也鶉火午天竈  
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神人故以七  
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以夷則之上宮畢之陳  
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周禮太師執同律以當辰時辰  
聽軍聲而詔吉劾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當辰時辰  
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蕃屏民則也  
辰日月之會也羽也長先用之也其樂為羽  
謂羽翼其衆取能藩蔽其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鍾  
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此甲  
夷仗鉞秉旄旆也作黃鍾以厲六軍所以宣養  
氣德使皆自勉而恒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以大簇  
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致紂之多臯故謂之宣  
所以宣三王之德也此既殺紂作四散財發粟暗也太

下朝曰下官三王及及肅內地以無射之上官無射在  
大王王季文王也施施惠故謂之肅亂也所以優柔  
容民也

○魯

衆仲論樂舞

衆仲論謚族

申繻論命名

曹劌論戰事

臧文仲善宋辭

申繻論蛇閭

展禽論祀典

孔子論臧文仲

孔子惜繁縷

臧宣叔議待使臣禮

季文子譏晉不救邾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里革論君弑故

季武子議行冠禮

秦

襄

五

叔孫豹論人之不朽

申豐論電

臧武仲譏社用人

叔孫婼論齊高彊

孔子稱晉叔向

昭子大史論救日

梓慎論日食

孔子論枯矢

孔子論刑鼎

季孟議伐邾

冉有議禦齊

孔子議討陳恒

子貢譏誅孔子

哀公君臣相猜

子貢私論衛侯

考

仲子之宮仲子惠公妾也

將萬焉舞公隱問羽數於衆

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

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

士二二二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之

器使不荒

風使不盡結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自諸公從

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仲子則降殺以兩公從

八呂氏曰隱公之問必其心有所不安也仲子則降殺以兩公從

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蓋欲行之天下傳之

萬世也周公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仲子則降殺以兩公從

而身沒已遠之使周公而不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不

為此言而使用六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

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雖然

此非所以責魯仲也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國乎況魯仲乎

無駭卒羽父字謚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

子建德立有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如舜

焉封地命胡公曰陳氏諸侯以字爲謚因爲族官有

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諸侯不得賜姓故其臣之氏

如宋戴衛齊或以官如晉士中公命以字爲展氏

行或以邑如晉韓趙魏之類

子同生魯桓公之父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以牛羊

人重子莊公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以牛羊

適也卜士負之禮人三曰士負之士妻食之士

之妻爲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於外廢立於昨階西齊世

婦抱子升自西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

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如魯公子友以生而以德

命爲義如文王昌武王發如以類命爲象如孔丘丘以首

取於物爲假如孔鯉適有取於父爲類如子同與不以

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疾不祥也不以畜牲不

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諱自始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

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改為宋以武公廢司空

先君獻武廢二山獻公名具武公名敎是以大物不可

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類也謂命之曰同

長勺之役非公伐齊納糾桓公自莒先入曹劌問所以戰

於嚴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

惠本樹德而後民歸之志志歸於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

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

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

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

恭不優裕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

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

先利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

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至於

宋大水公莊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君之何不弔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灾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

仲辰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對臧孫達曰是宜爲君

有恤民之心御說繼問公而立是爲桓公

內蛇與外蛇闕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鄭有

子儀在新鄭突在櫟突使傅瑕公莊聞之問於申繻曰

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談以取之子儀畏厲公

其國所以

故有妖之異妖猶人興也人無象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辰使國人祭

之展禽曰越哉越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

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

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天灾則祀之能扞大

患則祀之非是族類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

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

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

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畫均刑法以儀民舜勤

民事而野死蒼梧鯀能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脩鯀

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黑水文王以文昭武

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

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

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虞思也杼能帥禹者也

夏后氏報焉杼禹之後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之微契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

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實也實信也謂

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

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

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

仁者講功公而智者處物曲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

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

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煥居文仲聞柳下

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

三災三卿一也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其賢而

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姜織蒲與氏三不仁也作虛器

山節縱逆祀祭居海三不知也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

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此處戰事石成

子援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

齊師於此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

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

請曲縣周禮曰天子樂官縣四諸繁纓以朝繁纓馬

之許之仲尼聞之後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以政與其人政亡則國家從之亡弗可止也已

不能

晉侯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赤棘衛侯定使孫良夫來聘

且尋盟如通公成問諸臧宣叔許曰中行伯之於晉也

其位在三下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

大夫降二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以時

盟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

吳季伐邾邾成及吳季文子行曰中國不振旅晉景公勝齊使歸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中國不振旅詩

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主不弔伯主不

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

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景公勝齊使歸

歸于齊晉故復使季文子饒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

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

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

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

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



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十二月獻羔而啓之

公始用之優人出三月而畢賦當受米者自命夫命

婦至于老疾無不受米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

隸人藏之夫米以風壯而以風出風和則其藏之也

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

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無霜雹痼疾不降民不夭札

天死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君用之不試於人風不越

而殺殺不以理雷不發而震震動不徐緩之為苗誰能

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昭氏曰是時宿農位世

以窮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喪中豐者季氏之手也

平子意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爲牲武仲

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

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宣用之於高

將誰福哉

齊高強來奔陳鮑二家伐齊高氏樂昭子叔孫語諸大夫

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強之多受邑

而稍致諸君景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羣

弗能任罪猶及之唯不慎也喪夫人之力茂子尾棄德

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

是之謂乎余強自

仲尼曰叔向晉羊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

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

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晉兵六于衛地淫剪

叔向曰羊舌肸潰貨無厭若以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

寬魯國晉不爲虐晉執季孫行父既而歸之子服景伯

將爲子除館西河若之何且泣季孫逃歸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煩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受

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所謂大義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

幣于社伐鼓於朝自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

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大史曰在此月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正

云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三辰有災謂日月相侵於

是乎百官降物服君不舉辟移時出樂奏鼓祝用幣

史用辭引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警奏鼓晉夫馳度人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

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矣之災君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

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

月之行也分同道也日夜至相過也長短其他月則爲

災陽不克也不勝故常爲水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弩其長

尺有咫弩矢也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通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

是肅慎氏貢楷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

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求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

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

玉展重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

求得之金櫝如之子言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冶石為鐵用

為鐵計今取一鼓而足也

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

能尊其貨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

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蒐千被廬作執秩以正

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輕重在鼎

微書則棄舊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夷一蒐而三易

季康子從作亂若之何以為法

季康子從作亂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昔大國不信伐小國不

信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信危將焉保而孫

曰二子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言子服何賢人也惡

之對曰諸大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

言不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念言不樂

而出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不知師遂入邾

齊為鄭故先是哀公會吳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

孫肥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不能求曰

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叔孫何思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

不從戰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

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恨其當子之身齊

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州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何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精武叔曰是謂我不成

丈夫也退而蒐乘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冉求

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子憚止有寵于簡公使為政陳成

孔丘三日齊欲以誠而請伐齊三言公哀曰魯為齊

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

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政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言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  
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治方伯而  
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  
謂魯人之家實哉  
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殄  
余一人以在位箴箴余在疚病中嗚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以爲法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  
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  
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一人天君兩失之  
公至自越季康子肥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爲公  
見二子曰公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盡極以觀之  
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  
飲疏也之謂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  
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公曰是食言多矣  
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衛侯出奔宋公納夏戊女而寵其弟壽南氏邑奪司寇  
公出適城鉏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  
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  
陳孟非許出奔楚衛侯請盟飲甯武子俞孫莊子爲宛  
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齊孫林父之子鮮子展爲夷  
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以率疆之亂奔魯內不  
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  
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

有  
晉  
群臣論申生 狐偃冀芮託國議  
里克議殺奚齊 狐偃冀芮復國議  
慶鄭號射議閉秦糴 群臣議娶秦女  
箕鄭論救饑 郭偃論治  
胥臣論教 先軫議伐秦  
趙宣子議立君 趙宣子論伐宋  
賈季論二趙 伯宗議伐赤狄  
絳人論山崩 韓獻子議遷都  
士弱論宋火 師曠論衛出君  
荀偃議定衛 陽畢議逐藥盈  
范鞅論立身 師曠論樂  
叔向稱司馬侯 叔向論所取法  
叔向議賦祿 叔向與齊晏嬰論國政  
司馬侯論魯昭公 士文伯論日食  
師曠論石言 史趙論陳事  
叔向譽卑靖公 叔向議邢侯獄  
蔡墨論龍 蔡墨論魯事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聽驪太子帥師公衣  
之偏衣左右異色其佩之金玦如環而先友曰衣身之  
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之非惡

意兵要遠灾謂威權在已親以無灾又何患焉孤突歎

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表之旗也表明其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存其以服其身則衣之純純色用其

衷則佩之度其常今命以時卒在冬十月闕其事也衣

之危服雜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

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

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社有

常服矣常弁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有死而不孝不如

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有決雖復何為

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有疑曰盡敵而反

之命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謂驪姬不如違之孤

突欲行以去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

知其寒薄惡不可取子其死之欲其死於戰也既勝

殺申

公子重耳出亡驪姬說毒所以殺太子申生又諸重耳夷

奔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

大朝諸侯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歸困往多

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其若以偃之慮其翟平夫

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

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

之為翟其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

出奔公使賈華伐狄曰盡從再以饋於翟乎冀防曰不

可後出同走同不免於罪且夫借出借入難難

居異情謂其居而惡於義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

君秦穆公夫人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

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罪乃遂之梁居二年驪

姬使奔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為君穆公卒秦

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謂中

有死而已吾茂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

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

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

能無不為忠也葵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

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驪

死焉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

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不鄭曰子勉

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謂里克必殺之我為子

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共華

也山祁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掙之立其薄者恩之可以

得重賂厚者可便無入國誰之國也言晉里克曰不可

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貪者怨之本也廢義

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

之感蠱君而誣國人諺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

而亡之信姬之言殺無罪申以為諸侯笑使百生莫不

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怨其如壘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必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登於為載以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導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

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衰樂為樂喜怒之節易也反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君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喪大亂之刻也錄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為夷吾正當病曰吾

甥欲納我舅內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無恒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不吝既入而後圖聚蓋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

由靡告于秦穆公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傳曰晉饑秦輸之糴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灾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疲之不存毛將安傳皮以喻言既皆秦施

秦伯穆召公子重耳重耳楚子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贏與焉惠公之子圉為質於秦秦妻之既歸女五人懷贏與焉而棄贏氏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今復納之重耳然則公子使秦匡沃盟既而揮之贏懷嬴於重耳為姬婦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恐嬴降服因命自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實於備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實於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其惡名恐不免非此則無故他不敢以禮致之不正故也公子有辱降寡人

秦伯穆召公子重耳重耳楚子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贏與焉惠公之子圉為質於秦秦妻之既歸女五人懷贏與焉而棄贏氏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今復納之重耳然則公子使秦匡沃盟既而揮之贏懷嬴於重耳為姬婦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恐嬴降服因命自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實於備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實於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其惡名恐不免非此則無故他不敢以禮致之不正故也公子有辱降寡人

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幣更所祭禮且逆之

於辛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公伯宣百

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  
事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  
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遠勝正對  
曰官師之所材也用裁威施直鍾主擊遠遠勝蒙瑒使戴侏  
儒扶盧錄不戰之蒙脩聲聾聵司火僮昏僮昏瘖瘖  
焦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奮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  
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叩浦而後大叩逆也開其原逆  
秦師滅滑而還秦勝公聽把子之言將襲晉原軫曰秦違  
蹇叔秦出師時蹇叔以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  
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藥枝曰未  
報秦施謂納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時文公新死言以

秦

秦

秦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悲趙盾

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  
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  
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  
樂辰樂辰嬖於二君懷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嬖  
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  
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兩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

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祁之母  
本在二偏姑襄公之母本在三祁以狄故讓季隗  
以姑生襄公為世子乃逐使在已上  
而已次之以季隗是文公記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  
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  
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迎公子雍  
穆嬴穆嬴公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  
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  
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今君雖  
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  
畏倡畏倡大義來倡乃背先蔑立靈公

秦

秦

秦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盾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  
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  
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  
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  
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盾曰國有大役  
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  
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鐙于丁  
寧鐙于丁形如鐘聲擊鼓徹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斃事也  
不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  
吾備鍾鼓為君故也明君乃使旁生於諸侯治兵振旅  
鳴鐘鼓以至于宋



酈舒相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

也愛趙盾夏日之日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酈舒為政而殺之又傷

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伏有五罪雋才雖多

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三也

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恃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

固其命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

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

故滅天又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物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灾生故文反正為之古篆背書正字則為之字盡在狄矣狄

亂之兼而晉侯從之滅潞酈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

之呂氏曰君子謂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伯宗幸人之亂推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

梁山崩晉侯以傳車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適有重

在道故伯宗辟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

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

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

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綬車無飾徹樂息八出次

舍在祝幣祝官史辭史官作罪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於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晉侯謀去故絳晉都絳景公謀從新田諸大夫皆曰必居

郇瑕氏之地古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

子將新中軍且為濮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

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

易觀多穢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

隄之疾病濕與四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

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

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以不不可謂樂公

說從之遷于新田

宋災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災災預為之備何故對曰古之火正官或食於心或食

於味祀心東方宿名也味抑也南方之宿後世以出肉火

之月建辰之月鶉火星居在南方則令民焚火是故味

為鶉火在午位朱鳥有心為大火在卯陶唐氏之火正

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季春出相土因之

契之孫商之祖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

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日恐自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無象不可知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缺公為孫林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

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杜稷無

上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大夫有貳宗宗子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園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君與瞽為詩風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傳以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人以路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素

素

井

晉侯傳問衛故於中行獻子荀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藥盈之黨為公平謂陽

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

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君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

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

絕其本根可以少間謂藥氏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

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

位於國者而立之亦綸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

之是遠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藥氏之誣晉國也久矣藥氏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藥氏則民威矣若起瑕原韓魏之後瑕原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公曰藥書立吾先君悼藥盈不獲罪盈為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道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藥盈則明逐群賊知起中

素

素

子

綽那卿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

群賊藥盈出奔楚在楚一年藥盈復奔齊齊納之遂帥

訾柘死范宣子上謂獻子曰鞅平昔者吾有訾柘也吾朝

夕顧焉事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

能謀則無與無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

易不自安而簡畧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

賈好非為私志雖衰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

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上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

之

平公說新聲上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

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  
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  
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通不遷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  
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  
之無不可謂有所建為及陳軍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  
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是比也引黨以封  
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別為

趙文子武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  
叔向曰其陽子乎父處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  
免其野謂而無謂為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

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從晉文出亡在外其仁不  
足稱也其隨武子乎士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  
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錄來仕避景其車千乘楚公子千來仕避靈其車  
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起問二公子之祿焉  
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祿四命五百人上大夫

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  
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對曰夫

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傳曰庶稱  
目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以德德鈞  
木槌推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惟無功不而能金玉

其車文錯其服言富商之財足以為此車能行諸侯之  
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  
何其回曲於富也乃均其祿

齊侯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少姜既成昏許之晏子受禮  
幸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

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  
釜六升四區為釜十為鍾六升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以家量實而以  
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謂

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陳氏痛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  
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

不駕卿無軍行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  
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餓死而女富溢尤雙美民聞公

命如逃寇讎讎卻胥原狐續慶伯姓降在皂隸政在家  
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悅以樂愔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讒焉之銘戎諫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  
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肝聞

之公室將畢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唯平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

豈其獲祀

公如晉魯公即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

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

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邪大國之

盟陵虛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卿民無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終始為國君難將

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與憂國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

乎知禮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

大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

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千何不滅者何也對曰不

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

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

時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

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其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

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長終也如是公曰何

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

而莫同辰之類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

十二會所辰之類故以配日

石言于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

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

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崇侈民力彫盡

怨讎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鹿

祁之宮

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

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舒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官也成諸侯必叛

君必有咎天子其知之矣

楚滅陳

平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

年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

滅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

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

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手舌盼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

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

上在靖公上者燕無私也

及適豆

送之不敢驗也

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

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

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吝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

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聲除治潔外內齊給敬

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

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殺也鄰里子獨否能辟怨

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

千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

威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修己自勤以夙夜基命宥

密緝熙熙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敬其上

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

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厚

也肆固也靖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

恭儉信寬師歸於寧師歸也其終也廣厚其

心以固師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師故曰成單

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

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

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

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

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

章舉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

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那侯與雍子二人皆人爭鄙田久而無成上景伯如楚叔魚

攝理羊舌鮒代韓宣子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

其妾於叔魚叔魚蔽罪那侯那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死生戮死可

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當獄那侯專殺其

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

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卑陷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那侯罪

而殺之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龍見于絳郊魏獻子晉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

以其不生育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古者畜龍故國有秦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

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颶叔安古

君有喬子曰董父實其好龍龍求其養欲以飲食之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

龍封諸豳川豳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

夏孔甲擾于有帝能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

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秦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累學擾龍下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  
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  
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  
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無官宿安其業其  
物乃至如水官修若泯棄之夫物乃坻伏鬱湮不  
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  
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能修業者死皆配食  
奉木正官曰句芒取木生句芒也大正曰祝融明金正曰  
蓐收伐物摧孽水正曰玄冥幽冥土正曰后土群物  
蓐收而可收也水正曰玄冥幽冥土正曰后土群物  
主故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  
在乾之垢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  
其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其夫乾九六變曰亢龍有悔其坤  
乾六五乾六五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剥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若  
不朝夕見誰能物之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獻子曰  
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  
該曰修曰肥實能金木及水能治使重為句芒正該為  
蓐收正修及肥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黎窮黎  
之號也言四子能成少皞之功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  
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  
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能播自夏以

上祀之周棄亦為稷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意如逐而民服焉諸  
侯與之君死於外侯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  
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  
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  
臣無常位唯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  
下有三后之姓虞夏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  
乾曰大壯天之道也君臣易位若昔成季友桓之季也  
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  
曰友為公室輔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  
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邑以為上卿至于  
文子行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惡及立庶宣公魯君於是乎失國權政在季氏於  
此君也四公矣宣成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  
器與名車服不可以假人  
○衛  
石祁子歸宋猛獲議 北宮佗論威儀  
宋猛獲奔衛獲南宮萬之黨也萬就問公宋人宋人請猛  
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  
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



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宋人醢之宋人亦諱于

衛侯襄在楚北宮文子作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

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若有

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

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

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

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

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

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

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

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

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

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

下謂之有威儀也

鄭

史伯議避難

厲公議討子頤

皇武子議享宋禮

子產憂國

子展子駟議從楚

子產疾明論政

子展伯有議會葬

游吉譏晉城杞

裨諶論國事

子產論晉侯疾

游吉與晉大夫論國事

子產論厲鬼

子產論罕朔

游吉述禮儀

桓公為司徒世子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

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

卑戎狄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中呂應鄧

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

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

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

也其濟洛河潁之間左濟右洛是其子男之國競鄒

為大號叔恃勢鄒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

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卒與賄焉不敢不許周

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夷辭伐

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號鄆蔽補丹依陳歷莘八君之

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萊驪召而食溱洧修典

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

子能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能季糾叔逃難於濮而

變從季糾是立遠氏將起之欲立禍又不克是天啓

之心也天意又甚聰明和協得民蓋其先王功德臣聞

之天之所啓在則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上不可偏也

且重黎之後也額頤命南正重司夫黎為高辛氏火正

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北正黎司地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天

若歷象三辰也惇大地德也敬授民時也其功大矣夫

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

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因時順氣以育萬物

卑盡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

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萊以衣食民人者也

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

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已黃彭禿於周未有侯伯佐制

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豷韋為商伯矣當周

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驪夷萊龍則夏滅之矣

彭姓彭祖豷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

之矣姁姓鄒鄒路偃陽曹姓鄒曹皆為采衛或在王室

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

融之興者其在莘姓乎莘姓蘄越不足命也蘄莘蘄矣

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

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

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

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申

國之何如對曰其民吝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

國之何如對曰其民吝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

國之何如對曰其民吝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

間鄭南謂北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

其弊乎對曰始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則

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謂陰陽相生故能豐長而物

生之若以同裨同如以水蓋乃棄矣故先王以上與金

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

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目為心視耳為心聽

平八索以成人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心

以立純德心肝脾肺腎胃腸膽合十數以訓百體大夫

士卑與隸隸隸臺臺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非物收經

入行姦極至德北謂王故王者居九

咳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蘇樂如一夫

如是蘇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

擇臣取諫工而講校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五

物一無文五味一無果五物一不講王將棄是

類而與刺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

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刺同也棄聘后中而立內

妾嬖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寒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用

臣於位置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

臣於位置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

臣於位置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

臣於位置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

臣於位置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

童謡曰縶弧箕服山桑曰縶弧弓也實亡周國於是宣

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

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服者收以奔褒褒人

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平訓語有之

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上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

請其祭沐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

櫝而藏之傳郊之傳祭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

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幃正幅

謀之化爲玄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既上書

而遭之既并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有故懼而棄之

爲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於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于王幽王遂置之罪

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

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積其

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

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伯服立太子必求之申中人

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吕方彊其愛太子亦必可

知也王師若在在申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號公從

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

而求用難恐無及也公說乃東寄桴與賄號郤受之十

邑皆有寄地

王子頹享五大夫爲國邊伯唐父子爲祝曉子頹

徧舞周六代之樂鄭伯厲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

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臧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

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平虢公曰寡人之

願也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

五大夫

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嬰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

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爭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

寧矣子國子產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君而有正卿

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楚子囊貞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

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

壽幾何北云詢多且謀職競作羅競作羅網難而無謀

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

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

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

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會難信會城會城今將背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親以同姓來我是

欲使滅鄭為不可從也謂鄭不如待晉晉君方明  
公四軍無闕上卿和睦中行便將上軍晉起佐  
之之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  
盡必將速歸何患焉今之聞之仗莫如信完守以  
老楚仗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晉程鄭卒子產如知然明以知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  
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善以語子大  
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乎子大  
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堊王鄭上卿有事簡公在楚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  
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  
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晉知悼子荀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出鄭子大叔  
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大與之語文子曰  
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  
闕而夏肆是屏屏餘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  
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歸附

伯有良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行也世為人子皆黑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  
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  
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不能詩曰君子屢  
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  
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  
焉辟子產天意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  
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不然將亡矣  
晉侯平有疾伯有簡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  
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堯不堯遷閼伯于商丘主辰祀大商人是因故辰為商  
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祀水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  
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實懷  
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之與唐季世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  
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晉者叔虞之  
稱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  
曰昧為玄冥師水官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大原所居帝顓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

羣黃國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  
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  
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雷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  
星辰之神又何為焉為禍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政書以訪問夕以修今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  
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壅謂氣閉而不行謂氣塞  
謂氣滯而不茲心不喪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不順  
節其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充婦其生不  
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婦則相愛之矣厚若又為夫  
下復生美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生疾而已

之違此二者查四時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節

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  
可為也已四姬有省減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  
哉胥末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

子也重賄之真氏曰子產能知實光臺臨為參汾之神  
歸之飲食衣樂之問則可謂明理而非但博  
物者也晉侯獨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產者博

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其

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

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  
送葬王制諸侯既葬世朝有喪上弔大夫送  
葬時俗過制故文襄錄之然猶過於古足以昭禮

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

於守適不以位卑而今體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

寵而死齊必繼至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

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日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火中寒暑乃退火之退也心以李貞得中此其極也能

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煩諸侯二大夫退

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識其不

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伯有鄭大

去後為鬼子產曰伯有猶能為鬼乎伯有鄭大

化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精則取精多

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

薄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

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

宜乎

罕朔奔晉以殺宣子起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

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

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寬之得免

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

大夫罪不以

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剛柔生其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爲五味酸甘鹹辛苦發爲五色

青黃赤白黑章爲五聲音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氣過度

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性爲六畜馬牛犬豕五牲麋鹿麋

三犧祭天地宗以奉五味成其用爲九文山龍華蟲藻火黼黻

采青白赤五章文章辭以奉五色爲九歌九德八風八方

風之七音五聲加變六律陰陽各六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

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婦治外事爲父子兄弟

姊妹舅昏媾姻亞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以象天明

女如甥舅姑如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以參天曰

為政事臣為事庸力治功曰力行務其財要要以復  
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象天威為

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

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人君為政審法時之所宜事之所類以制六志婦

喜怒哀樂 哀有哭位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  
使下過節

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生好物也事之好者死惡物也事之惡者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

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

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

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

子魚論社用人  
子魚論戰事

宋公襄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殺以爲據欲以屬東

夷夷狄畏鬼宋蓋假此妖神以誘其衆使舉也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

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若鸞廟用羊豕門及夾室用鷄之類而况敢用人乎

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

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欲乘亂取魯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執執執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將

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宋令楚人戰于泓宋襲伐鄭楚伐宋以救鄭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

齊司馬子曰皮袋我寡及其未既齊也清肇之公曰不

濱音黑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

師敗績公傷股門官載焉殺之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

不重傷不禽一毛黑音白頭半白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

人鍾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戰以子魚曰君未和戰勅

敵之人噬而不列天贊我也且而鼓之不亦可乎酒有

商之入附而不死於楚者也。而豈之不亦可乎。猶不懼焉。雖因阻以擊。且今之勦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

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教戰之法明設

敵也傷未及死言能害身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

其二毛則如服焉不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儻嚴未整陣蘇氏曰公舍



嘉之以爲文王之戰不遇於此余切笑之夫嘉公使曹  
小國至使曹人用師于次雖樂射有不爲乃  
欲以不穀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爲文王不亦過甚矣哉  
胡氏曰曹公伐齊之喪奉少齊長使齊人有名無禍之  
惡有敗績之傷此曹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  
公存三亡國義上信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  
也曹人不仁義姑省德無德而後動而與師問之罪三  
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義公敢行而獨受重傷與二毛  
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  
陳仲子以辟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

逢滑議辭吳

吳之入楚也闕處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山在西  
人無田隨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不左曰臣聞國之  
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

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

君亡楚爲吳所勝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  
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

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

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

齊

管仲論政

晏子論禮

仲孫湫論魯事

晏子論禮

管仲至無所獻襄公管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魯莊公納糾  
桓公自莒先入取糾殺之請仲於魯魯桓公納之也

桓公親逆之干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

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

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

戎車待游車之褒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美在前賢材

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

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

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與比校民之有道者設

象以爲民紀設教民之法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

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髮之白以爲民紀

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

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鄙以爲五軍定民之居成民

之事陵爲之終五分之其鄙以爲五屬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賞桓公曰成

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  
唯亂其事易變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

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  
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  
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今夫工  
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  
材日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

巧相陳以功功成則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今夫商耕莘而州處察其四  
時而監其鄉之資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  
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日暮從事  
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相陳以知賈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  
爲商今夫農耕莘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耜  
芟及寒擊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耨而疾擾之以  
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日莫從事於田野  
脫衣就功功戴茅蒲蒲身衣襦襦露體塗足暴其髮  
膚盡其四肢之敏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  
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  
其罪五刑有司已於事而後恒公曰定民之居若  
何此言國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爲一鄉恒公  
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  
十五公帥五鄉焉國中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侯  
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分國事臣立三宰立三族市  
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

對曰相地而衰征相地之美惡則民不移政不旅舊旅  
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旱陵旱  
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累則  
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  
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  
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  
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  
故正之政聽屬五正牧政聽縣五屬大夫下政聽鄉  
仲孫仲孫來省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曰不去慶父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  
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  
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  
有禮因重固安君問攜貳離而覆昏亂覆昏亂王之器也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  
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不取若而人不取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  
及姑姊妹則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  
使陰里結之官師從單靖公通王后于齊  
齊侯景至自晏子晏子對曰據亦同焉得爲和公曰  
唯據與我和大晏子對曰據亦同焉得爲和公

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醢醢以烹魚  
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濟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戒既平醴醴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通氣二體體舞有三  
類風雅四物雜用四方之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俱  
見前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  
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

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侯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  
目知德不能久有國故嘆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  
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  
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以私量  
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不修德陳氏  
而不亡猶在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  
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諫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不自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  
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  
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真氏曰方田氏之初不遇以小惠  
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刊  
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姓氏  
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所在公則  
厚歛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民而歸之也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醫和論晉侯疾

五十六  
秦

穆公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晉國之亂吾誰使先時獻公卒  
公子重耳在翟公子夷吾在梁未知所立故問當先立誰公卒若夫二公子而立之擇人  
以爲朝夕之急謂晉無君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斂且  
知禮敬以知微斂能審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  
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  
使繫弔公子之憂謂奔亡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  
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  
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  
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諱以爲仁實有之  
我以微幸人孰信我諱以爲信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

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也臣又重有命命重耳身  
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自他志以辱君哉  
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平公子縶告  
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助我  
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絮捐潔不行謂不助秦  
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  
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  
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  
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  
苟輔我則命矣無復天命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  
宗廟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守宗社稷實有郡

秦

秦

五七 秦

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  
之上無有難急也免晉亡人之所懷挾嬰嬰馬環帶以望  
君之應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珎六雙不敢當公子  
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及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  
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  
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不貪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  
若求置晉君而載成之置仁不亦可乎若求置晉君  
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滑其中且可以進  
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  
子夷吾是為惠公

公穆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

唯有法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  
不備不賦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詩意  
今此言多忌克其賦難哉鄭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  
克其言雖多忌克是吾利也朱氏曰秦穆公受驪而  
克以自害不勝人是吾利也納晉瀋之君以以俱是  
是誠何心哉

晉饑乞糴于秦秦不約晉不約坐里克之黨曰晉君無禮於  
君謂昔眾莫不知往年有難謂穀里今又荐饑已失人  
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  
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進饑道也  
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  
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

秦

秦

五八 秦

也君若弗予而天子之有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  
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  
然後誅焉雖能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  
晉存饑使乞糴于秦秦伯穆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  
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  
眾必敗謂百里秦故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  
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朱氏曰按百里與之言實  
也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  
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

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節連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手淫聲之近瑟以儀節也非以惱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氣降生五味為五聲五聲為五色五色為六疾六疾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節過則為節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感疾明淫心疾心疾女陽物而晦時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感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改焉以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為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器受之飛亦為蠱積穀久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長為少男為山在上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楚  
逢伯議待降禮  
申叔時論教太子

子囊謂若王謚  
子木盛稱晉臣  
觀射父論重黎  
王孫圉論楚寶  
沈諸梁議選將  
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成于武城許男面縛衡壁大夫衰經士與欒死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不許其親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莊王使士麇傳太子策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亂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實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法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躡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知百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省方觀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義若是而不從動而不

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  
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情篤以固之攝而  
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  
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  
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  
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  
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  
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  
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  
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  
夫子踐位則退目退則敬不則報

卷一

卷一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  
莊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鄢敗於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  
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電窆之事春秋電窆之事  
卿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  
及五命乃許王卒于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君命以共其辭若之何踐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  
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  
之共大夫從之

鄭子孔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  
庚楚公子子庚弗許楚子庚聞之使揚豚尹宣告子庚曰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生不從禮  
得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  
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  
君王其謂午子庚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  
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賞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楚師伐鄭子庚門于純  
門信于城下而還宿涉于魚齒山下之下甚雨楚師多  
凍餒徒幾盡

宋公

平兼享晉楚之大夫向戌設弭兵之策趙孟武為客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東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

子木

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  
以語王康王曰尚矣哉能敵神人人其光輔

五君成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楚子靈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  
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  
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

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此宋向戌

鄭公孫僑在會諸侯之良也君其聽焉王曰吾用齊



桓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向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其職敢不薦宇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恠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正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知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件器時服四時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

業

義

六王

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實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族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屏風也攝形如今之要扇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降福不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別也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譽告民墮于祀而不知其福季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同盟無有嚴威

業

義

六王

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代少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大當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地與天神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義和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位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程國伯爵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平以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致牛細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舉人君朔天子舉以大牢牛羊祀以會三六牢舉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羊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薦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體具而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天地民四八種八九祭九州十日祭十二辰子至以致之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醑類非民經入咳數以奉之天子之五九咳以食非民明德以昭之敬無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色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其為齊敬也按毛取血

獻其備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

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

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思使民新撫國家定百姓也

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著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不殖是用不從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國是以古者

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卿大夫舍月

有時士庶人舍時歲乃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若八蜡所

祭之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祀天地者謂夏

王得郊祀而配以卿大夫祀其禮五祀及祖士庶人不

過其祖日月會于龍甕尾土氣含收地氣天明昌作天

升百嘉備舍物皆入室群神頻行食國於是乎蒸嘗家於

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

其糞除慎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

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

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拜其

百苛姢其讒慝弭止也姢覆也謂合其嘉好結其親暱

億安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

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

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

盛上言案下言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

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神后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

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

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秋鳴玉以相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佩上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

幾何矣世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毀弄又有左史

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

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

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雲連徒州連徒州金不

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

不虞者也龜備吉凶珠樂火災角為弓弩象齒為御皮

鳥羽以為旌旗毛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

諸侯之好幣且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

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

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任玉足以庇廕嘉

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祭祀玉足以憲臧不則寶之

善惡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

林數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諱囂之美楚雖蠻夷

不能寶也微判

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

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五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

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

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孫之側者賜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白公之亂太子建之子勝避禍在吳楚令尹子西召之為白公因作亂殺子西而劫與王業公則平之陳人情其聚而侵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惠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諸梁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楚武王伐

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克中所獲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晨令尹有憾于陳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子西之子也君蓋舍焉舍右領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滅陳

吳

季札論樂

屈振庸論季札

公子札來聘始通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以有紉未洽於天下然勤而不怨矣

文王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康叔武公德化澤遠維德宣公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季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猶有先王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煩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之聲大風也哉大風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商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遭流言之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仲始用諸夏之樂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至周東遷盡取西周之地以公為之歌魏曰美哉淵乎中庸大而婉險而易險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無明君借其國小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

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  
歌陳曰國無主淫聲放蕩其能久乎自郢以下無幾焉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非因循之小人以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新哀而不愁知樂  
而不荒節用而不匱大廣而不宣顯施而不費取而不  
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  
度守有序倫無乖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劉南喬者曰  
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已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  
人之難也難於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  
誰能修之見舞韶箴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濔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氏曰季子賢明才博在  
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能聲以  
參時政知其興衰也周奉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  
八風平皆論  
聲以參政也  
吳子夷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武問焉曰延州來季子  
延州來季子夷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武問焉曰延州來季子  
其果立乎巢墮諸樊諸樊門子巢聞戕戴吳  
以刀裁之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  
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夷其德而度德

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啓也有吳國者  
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三兄不

立

五大夫議伐吳

越王句踐召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曰吳為不道來殘我

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

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

命孤矣楚申包胥聘越句踐亦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

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

大事大夫王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

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

曰審物楚旗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

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鐘鼓進則

可以戰乎王曰可矣於是出師伐吳吳人三

郢

郢子論官

郢子來朝公昭與之宴昭子楚問焉曰少皞氏為官何

故也郢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

雲師而雲名以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以

瑞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以有大皞氏以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以有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鸞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皇氏歷正也

玄鳥氏司分者也未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

青鳥氏司啓者也鳥以立春丹鳥氏司閉者也

鳩氏司空也平與鳩氏司寇也

五鳩鳩氏司馬也平與鳩氏司馬也

五鳩鳩氏司事也平與鳩氏司事也

五鳩鳩氏司正也平與鳩氏司正也

五鳩鳩氏司農也平與鳩氏司農也

五鳩鳩氏司工也平與鳩氏司工也

五鳩鳩氏司器也平與鳩氏司器也

五鳩鳩氏司用也平與鳩氏司用也

五鳩鳩氏司事也平與鳩氏司事也

五鳩鳩氏司正也平與鳩氏司正也

五鳩鳩氏司農也平與鳩氏司農也

五鳩鳩氏司工也平與鳩氏司工也

五鳩鳩氏司器也平與鳩氏司器也

五鳩鳩氏司用也平與鳩氏司用也

五鳩鳩氏司事也平與鳩氏司事也

五鳩鳩氏司正也平與鳩氏司正也

五鳩鳩氏司農也平與鳩氏司農也

五鳩鳩氏司工也平與鳩氏司工也

五鳩鳩氏司器也平與鳩氏司器也

五鳩鳩氏司用也平與鳩氏司用也

左粹類纂卷之五

左粹類纂卷之六

賦詩

古有禮會因詩以見志春秋時猶有存者諸

國中惟魯晉鄭為尤盛風流文雅萃于一時

豈亦有音譜相傳耶有能有不能學與不學

耳不然何六月之賦大明之賦秦楚能之而

慶華齊宋世家及不知相鼠蓼蕭之謂何也

噫後之華慶亦多矣

魯

莊叔樂晉饗禮

穆姜拜勤季文子

穆叔重拜鹿鳴

季武子承晉徵命

穆叔從晉師濟涇

穆叔求援於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

季武子聘宋

穆叔刺齊慶封

穆叔譏宋華定

敬姜饗宗老

公如晉晉侯饗

公賦菁菁者莪小雅篇取其既見君

莊叔孫以公降拜曰

小國受命於天國敢不愼儀君

賦之以大禮何樂如之

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

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大雅篇取其顯顯令

季文子行如宋致女

禮女嫁三月父母使人安復命公成

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大雅篇以喻魯侯有顯父之穆姜

伯姬出於房再拜曰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

及未亡人婦人夫死曰寡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

勤文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勤文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穆叔穆叔孫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穆叔孫如晉報知武子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禮以鍾鼓奏之夏其二曰肆夏三曰不拜工

歌文王之三曰文王三曰大雅三曰不拜工

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庶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

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

周周為周臣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

事為諏咨難為謀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有梅召南篇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有梅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事之宣子賦標

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宣子賦角弓宣子賦角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宣子賦角弓宣子曰城濮之役

城濮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

藏也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諸侯伐秦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

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共而討之及涇而

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

者與司馬者與司馬曰大苦匏不封於人言不共濟而已

水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陸不共有法

是行也魯人以苦人先濟諸侯從之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不教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

請請於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

事之間事之間欲及無及也見中行獻子事之間欲及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

受困無所止蓋以淵源也受困無所止蓋以淵源也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

卒章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

鳩平鳩平

季武子如晉拜師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平享之范宣子為政

賦黍苗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

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膏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惟敝邑賦六月豈惟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晉悼公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

棣之七章以卒棣之七章以卒季武子以晉悼公

公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

有臺有臺武子去所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齊慶封來聘叔孫豹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人而無儀

何為亦不知也來奔以虛滿叔孫穆子食慶封慶

封祀祭禮食有祭示自所先也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

茅鴟不敬亦不知齊人來讓齊人笑居之來方楚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元公享之為賦夢蕭小雅義取燕

有夢處字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可以龍光寶也又曰宜見宜弟令德壽考言言有令德

福故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孫

舍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

之不受將何以在言不在位越八年與華亥向寧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

章賦風其三章曰代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老請守龜

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

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不犯微而昭矣賦詩所以

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晉

子餘善答秦賦

叔向稱楚遠罷

秦伯將饗公子重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

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

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

不終耻也言此為明中不勝貌情貌也華而不實耻

也不度而施言此為明而施德耻也施而不濟耻也耻門不閉不

可以封國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

伯賦采菽伯命服之樂也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

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

降拜成拜卒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小雅義取伯

子餘曰重耳之叩君也若黍苗之叩陰雨也若君實庇

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

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

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

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

伯嘆曰是子將有為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小雅

言先君及穆姬不寐以公子賦河水逸詩也取朝宗秦

伯賦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伐子餘使公子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

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衛侯獻如晉晉人執之齊侯鄭伯簡為衛

侯故如晉晉侯平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大雅篇取顯

國景子弱相齊侯賦蓼蕭小雅篇言太平澤及遠若諸

侯子展相鄭伯賦綈衣鄭風取通子之節子還子叔

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

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

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

子武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以殺晉侯使叔

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閑馬

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晉侯乃許歸衛侯

楚遠罷如晉泣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侯於太平君

子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且哉承君命不忘敏

子蕩寵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晉侯子叔使韓宣子起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

也公昭享之季武子宿賦縣之卒章大雅篇以晉侯比

韓子賦角弓小雅篇言兄弟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

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小雅篇言晉

那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召南篇以宣子曰

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千八百見子

雅子雅召子旗雅之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

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見宣子宣子謂之如子

旗臣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

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子賦淇澳衛風比宣子賦木瓜衛風義取欲

○衛

甯武子不輕嘗賦

甯武子俞來聘魯公文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皆小不

辭又不答賦魯失所賦辭之則使行人私焉對曰臣

以為肄業及之也伴言以為樂工所習昔諸侯朝正於

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

百旅弓矢千以覺明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

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鄭

七子賦詩觀志

簡公享使臣

六卿饒晉韓宣子

鄭伯簡享趙孟武子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

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召南篇謂趙趙孟曰

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

以馮鄭風義取人之無良我趙孟曰牀第箴之言不踰閭况

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以其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比趙孟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小雅篇

見君子於召伯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欲子產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鄭風取其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唐

公孫段賦桑扈小雅篇取君子有禮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平卒享文子

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鄭伯未有淫亂之實而以爲賓榮趙孟伯賦詩其能伯有賦焉奔以誅之以爲賓榮趙孟伯賦詩其能伯有賦焉奔以誅之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趙孟伯賦詩其能伯有賦焉奔以誅之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趙孟伯賦詩其能伯有賦焉奔以誅之樂而不荒趙孟伯賦詩其能伯有賦焉奔以誅之亦可乎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於幕下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國之卿五獻趙孟辭以非私於子產曰武請於

冢宰矣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卿會公侯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於幕下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國之卿五獻趙孟辭以非私於子產曰武請於

章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召南以喻趙孟以義撫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趙孟賦棠棣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以免罰爲義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鄭六卿餞宣子于郊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產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

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褞裳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褞裳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褞裳宣子曰鄭其廢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褞裳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周頌以言志在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褞裳不拜德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褞裳秦師也哀公爲之賦無衣以示同仇具四卷申包胥乞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褞裳他寂寥短章者亦多不錄

盟載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褞裳盟夏未之前聞也自周有之世道降矣且春秋之盟亦煩矣而其載不盡傳常也今讀其僅存者一則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二則曰或問茲命明神殛之何人不自信而相懼以神哉人心佻矣於戲君臣而兩猜焉夷夏而狎主焉兄弟而恫疑恐喝焉此豈細故而可習爲常哉是故經世者欲變周制

○周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晉作王宮于踐土晉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命

晉作王宮于踐土晉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命

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晉侯為侯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侯伯之謂也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晉王臣皆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衆無克胙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

○魯

季武子盟臧孫紇斬關臧昭伯盟從昭公者

孔子抗齊人盟

孟孫惡臧孫仲孫速與臧孫紇不相得孟孫卒少子孟氏閉門告於季

孫宿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

孟氏將辟穿藉除於臧氏借人以臧孫使正夫遂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臧紇畏孟氏以甲孟氏

○齊

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奔邾

自邾如防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謂使非

敢私請言為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文仲敢不辟邑乃

立臧為後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從曰其盟我乎諸

大夫以臧氏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凡

史掌之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

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公子惡仲盟叔孫氏

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遂殺之立宣公後季孫行父

於晉晉公千平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

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

孟椒平

公孫于齊昭公伐季孫意次于陽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

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以明處者有

繆繆從公無通外內外言不入以公命示子家子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才不能與二三子

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或欲通內外求解且欲

去君以奔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

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

焉乃不與盟

公會齊侯于夾谷魯及齊平齊景公欲以萊兵劫魯將盟

微者共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夫揖對曰而不反

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晉

士燮盟楚于宋

晉鄭同盟于亳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頻年爭鄆池之役晉獲楚鍾儀

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

惡同之其利同恤備危備救凶患有害楚則晉伐

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

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成

如晉聽成

諸侯伐鄭鄭從楚晉悼公鄭人行成同盟于戲用荀將盟

鄭六卿公子駢公子駢發公子嘉公子軫公子蕁公孫舍

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上莊子弱為載

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

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

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

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羣隘

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

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荀偃謂獻子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

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

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諸侯伐鄭晉悼公再鄭人行成同盟于毫載書曰凡我同

盟毋蕩年母壅利母保姦母留應救災患恤禍亂同好

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神名山川群神群祀

在祀先王如宋桓公乙鄭先公始封七姓十二國之祖

齊姜齊姜姓姜已姓姬姬姓鄭下鄭曹姓末子姓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躋其國家

○衛

甯武子盟衛人于宛濮

晉人復衛侯晉文公伐衛衛成公請盟弗許衛人出君甯

武子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故與

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

之故恐居者行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

日以徃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

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

○齊

晏子易慶封載書

靈公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其弟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

人於大宮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讀書

而易其辭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

敢其辭立之盟曰崔杼討慶封之盟曰同討不與亦

水秦康公歸上會曰所不歸兩幣者有如此河此鎮約辭悉不錄

詭誦詭誦附

康衢有謠擊壤有歌唐之世則然也是故風

聽臚言於市問謗譽於路省方者唯此之務

焉驪山輿尸自壓箕也乾侯客死應鸛鵒也

彼童子何知而如響一至此哉夫民亦可畏

矣天之視聽在民亦微矣然則城濮之誦不

惜聽之澤門之謗務為分之者其知此也夫

○周

壓弧箕服謚

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山桑曰壓弧弓也實亡周其木名服矢易也

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

之衰也褒入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也其處也而言曰

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

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積

而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

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憚蒙正幅曰憚而譟之化為玄黿

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毀齒未盡而遭之既笄而孕

○魯

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

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逃於褒褒入褒姒有獄

而以入于王幽王遂置之最而嬖是女也使為后而生

伯服王欲殺太子宜昔申后所生以成伯服伯服立太子求之

申申人弗界王伐申與國與西戎會以伐周幽

○魯

朱儒誦

費人歌

鸛鳴謚

邾人莒人伐鄆滅紇救鄆敗於狐貍地國人誦之曰滅之

狐裘時衣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謂襄公朱儒是使紇

小故號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晉

南崩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

憂也危秋乎愁愍乎悲攸乎危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

臣而君國有人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

我有圃生之杞乎其從我者子乎謂大夫去我者鄙

乎謂為人倍其鄰者耻乎謂放殺已乎已乎非吾黨之

士乎

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鳴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

童謠有之曰鸛之鳴之公出辱之謂昭公鸛之羽公

在外野往饋之馬意如每歲鸛鳴之公在乾侯

徵蹇與每歲鸛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謂昭公

宋父以驕謂昭公鸛鳴往歌來哭

生童謠有是今鸛鳴來巢其將及乎公伐季氏是歲

叔孫氏司馬孟氏伐公徒公孫于齊齊景公為取鄆

公如晉在乾侯平子每歲賈馬且從者之衣屨

而歸之公薨于乾侯公子宋即位

○晉

取號謚

改葬其世子誦

城濮輿人誦

晉侯獻圍上陽謂閭於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

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日月會於尾均

服振振戎事取號之旂鸛之賁賁方其於南



然天策煒燁天策傳說星也火中成軍轉為中號

公其奔已上皆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丙子旦日在

尾月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時公

年滅號號公醜奔京師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惠公夷吾求納諸秦公河外列城

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謂里克以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其咎謂惠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晉得國而徂伏終逢

死謂惠公隕於韓戰于韓原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

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

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習省察而戒備畢

矣謂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生申而改葬之惠公臭達於外惠公

故申生臭達於外不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謂惠公

欲以禮改葬其世不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言誰使世

子而不後吉也也信為人斯而有是臭也言誰使世

之臭蓋信也也貞為不聽以正信為不誠信行之

公斯無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言

文公各聚爾有所以待所歸兮倚兮違兮心之哀兮言

重遷故家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言十四歲後無有

殺懷公于高梁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言耳亡謂懷公

鎮撫國家為王妃兮言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

改葬其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

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

知之善惡必為十四年君之蒙嗣其替乎其數告於

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形非於民矣若入必伯諸

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

光明之耀也紀言以叙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昭之不

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晉侯文次于城濮楚師背鄒而舍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誦曰原田每每喻晉君美盛若原舍其舊而新是

謀可建新功不足以念楚之舊惠馬疑果子犯曰

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食其穀三日謂

○鄭

輿人子產誦

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藏也

故取我田疇而伍之原者失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助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政

○宋

城者謳

野人歌

宋城華元為植主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蟠其腹謂華元

大棄甲而復謂元與鄭戰大于思于思謂華元棄甲復

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言牛犀兕之皮皆可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而漆之

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

畢公弗許築者謂曰澤門之楫楫白也言國父實與我

役邑中之黔黔也言子罕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

以行築者而挾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所以

辟燥濕寒暑今君為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衛侯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宋公子朝公子朝通太子蒯聵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求子家也蓋歸吾父

○齊猥壯豕喻太子羞之於是欲殺南子而不果遂奔

萊人歌

公公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立荼宣群公子於萊公卒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萊

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

師乎師衆也何黨之乎黨所也之性也言

附

隱語軍中不得明言故為隱語

楚申叔展救蕭大夫 吳申叔儀乞糧

楚子北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其城還無社與司馬卯

言號申叔展蕭大夫還無社奉誠楚叔展曰有麥麴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窮所以無麥欲使

魚腹疾奈何濕藥如有水患何曰目於管井而拯之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曰佩玉紫兮余無所

繫之言上之人服飾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昵之

若登首山以呼故教儀為私隱曰庚癸乎庚西方主木

則諾謂其諱

左粹類纂卷之六

子 178—807

謀畧

好謀而成者與之行師聖人固貴謀也國可  
以無謀臣哉無杆采機屈瑕之所以勝絞也  
三分四軍知盤之所以駕楚也鄢陵宵遁子  
反醉也械林遷延藥蟹不用命也先濟之鼓  
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教前七覆備  
有先也然則斯謀斯猷也庸忽之哉若彼毒  
胙而申生縊逆尸而夏姬行竭粟而昭公弑  
其事則皆三綱所繫尤可為未鑒也已

○魯

曹劇敗齊師

公子偃敗宋師

季友酖叔牙

孟獻子請薦賄於楚

臧武仲辟齊禍

冶區夫謀克費

圉人殺公若

駟赤出侯犯

齊師伐我恒公以魯納子糾敗公莊將戰曹劇請見其鄉人曰肉食

者謀之又何間焉與其謀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

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

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無虛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

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忠之屬也一戰可以一戰民思報之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戰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

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

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

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

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

旗靡故逐之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

有守禦之術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其謀取勝乎

齊師宋師次于郎魯敗齊於長勺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

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

以虎皮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蒙氏曰齊宋輕用其衆以匿人之國罪也魯人誠能不

用詐謀雖史克亦辭令齊宋去矣其所以得止亂安

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捷而

忘長世之慮此小人黨於勇鬻於禍之咎

公莊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友與叔牙慶

對曰臣以死奉般莊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

以君命命傷叔牙待干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

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遠泉而卒立叔

孫氏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干黨氏共仲慶父使圉人

牽賊子般成季奔陳呂氏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氏許

朝而尸二昆盍亦有之遠棄之裔上則君臣兄弟之問

豈不兩全哉一夫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

非所謂當斷不斷

楚子圍宋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孟獻子茂言於公宣曰

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品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玄纁纁組羽嘉淑而有

毛齒華之類

加貨若布謂其謀其不免也誅責而薦賄則無及也今  
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公使聘  
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蔡而圍之後其中華吳  
諸侯雖不能戰而書其有先代之後嚴兵固固以  
之國謀其不免也至於焉不亦鄰乎  
齊侯將為城紇田非為後於魯魯既立城紇乃防  
齊城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功對曰多戰則多  
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也今  
君聞晉之亂宋而後作焉寧將事之晉若安又非鼠  
何如乃弗與田武仲知齊侯將戰不欲仲尼曰知之難  
也有城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  
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

南蒯以費叛如齊以意如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所敗平乎  
如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  
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  
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君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皆費人無歸不  
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  
而卒公南之黨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  
為郕宰武叔既定位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  
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計為固固不知禮則可殺也

使如之如其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王亦川劍遂殺

公若

侯犯以郕叛武叔使侯犯殺公武叔州懿子何圍郕弗克

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

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詩曰

有叔孫精首謝其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

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

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

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

紓焉何必此言以民易取齊人與無齊人欲以此

偪魯必倍與于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

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虛

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固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為侯犯侯犯止之曰

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邑侯犯殿後每出

一門郕人聞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司若誅之責其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有

駟赤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留而與之數數相付

駟赤止而納魯人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名

魯

士蒸欲多號惡

荀息假虞伐號

驪姬謀立奚齊

驪姬謀廢申生

文公城濮之捷

陽處父退楚師

趙穿撓史駢之謀

壽餘誘歸士會

荀林父知難冒進

樂書不輕敵

士會有備不敗

厲公鄆陵之捷

卻至勇而有禮

樂鉞承飲示暇

樂書嫁禍卻至

魏絳和戎

知瑩駕楚

魏絳謀息民

知瑩克偃陽

知瑩致怨於鄭

樂廢違荀偃之令

晉人走齊師

表

卷

五十一

晉梁帶執齊烏餘

魏舒變車戰法

趙鞅大獲齊粟

士蔑執戎蠻子

表

晉侯將伐號

士蔑曰不可號公驕若驟得勝於

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

戰所畜也教民有素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饑言饑不畜民而力戰軍旅之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馬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號公

薛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按穀梁傳

受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敵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於外也

公曰宮之奇在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

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

自顧幹伐鄭三門葉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號惡為甘

悅之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言號惡為人分依以侵敝

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虞公許之且請先宮

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

下陽居二年晉使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因諫不聽

如反掌世皆以為智以吾觀之亦未得為智也號虞號

歸而生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黨近在肘腋曾不能

獻公娶于賈無子承於齊姜武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

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

男男女以驪姬納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

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皆名大夫使言於

表

卷

五十二

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桓叔始封蒲與二屈曲沃之疆

也曲沃之疆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

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功章其使俱曰廢使晉國之廣莫謂蒲於晉為都晉之

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

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使居唯二姬之子在絳謂二五

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謂二五

以喻室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

公子之徒謂申生重耳夷吾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欲分

城而位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  
以卿曰吾欲為難之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  
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  
速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  
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可辱者必遷若不知辱亦必  
不知無所固秉常矣固執常謀因今子內固而外寵得  
居心外且善不莫不信所善所惡若外卑善而內辱之  
內外盡善意待太子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  
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  
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  
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以行之謂今謂君惑於我必亂  
國夫指太子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而以國之故君未  
終命而不沒不令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  
姓公曰夫太子豈惠其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  
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  
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無私眾  
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憚君以眾故不敢  
愛親言欲殺君眾眾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益  
者也以後美凡民利其生生為民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  
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士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  
說欲其甚孰不惑焉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

為糾其糾其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約之  
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  
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  
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  
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  
以來孰能愛親桓叔殺昭侯於翼莊伯伐翼殺孝侯唯  
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  
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  
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  
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韋落翟之朝夕苛我  
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

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  
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若勝翟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  
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  
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  
之公說使申生伐東山敗翟于稷桑而友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  
往吾固告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稷桑之善其  
志益廣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眾矣以事  
國雖欲有退悔眾將責焉言不可食眾不可弭是以深  
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  
焉語既與中大夫成謀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中必



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賓諸宮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置諸于曲沃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

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城在曲沃

氏曰驪姬之讒申生也其讒亦甚巧矣夫太子之情

日相親則則問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諸卿可

施焉故驪姬首路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諸卿之

之術也獻公者其功貪得之人則地營土正其所欲故

二五因以嘆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誅以動憂其心志公

安得不悅而從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誅以動憂其心志公

謀作難之先使優施知申生之可惡也則請先之謂申

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

生有將焉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

厥而謂驪姬夫獻公剛猛人也從政在魏魏成諸國以

大其封雖驪姬恒久主賈盟未嘗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

屈乎使將兵而伐驪姬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

也則使將兵而伐驪姬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

則繼以殺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

楚子成及諸侯陳蔡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文公出亡過宋宋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

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楚亦使申叔戌晉侯文侵曹伐衛之楚伐衛者報觀狀

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

楚人救衛不克晉侯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不言而不得我欲戰矣齊秦未可助戰若之何先軫曰

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計使宋與晉絕而以賂

師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者已出故也楚

必自與戰勝怨楚之禍公說執曹伯其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

玉得臣大夫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衛在

曰復曹見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

謂以救宋臣取二謂子玉以復不可失矣先軫曰

子與之姑且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謂復衛封

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

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定三我有三怨亡三

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

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我對曰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皆惠食言

以亢其讐楚我曲楚直其衆素飽直氣不可謂老我退

而楚還我將何求無可若其不還君退晉師臣犯楚子

戰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宋公成

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然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險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以草之盛舍其舊

而新是謀謀立新功不公疑焉疑衆子犯曰戰也戰而

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

惠何棄貞子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

耻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戲以戰

通鑑表自乃能

前二句華其智女作作作作作  
歸方君方作言

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齊歸曰請  
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  
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  
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幣者有如河乃  
行繞朝贈之以策馬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

楚子圖鄭鄭既受楚盟又欲於晉故楚非怒晉師救鄭及  
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  
勞焉用之楚歸而動戰不後隨武子會士曰善會聞用師  
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無不為是征  
因此六事不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計夏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  
尸而舉尸是陣名武王始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  
輯睦事不奸矣為救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  
之右者扶左追聲在軍之左者使之追前茅慮無茅楚  
軍中所無預為之備也中權制權謀後勁以精兵百  
官象物而動建旗物軍政不戒而備能用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  
老有加惠旅有施舍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  
賤有等威禮不違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  
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汧曰於鑠王師遵  
養時晦美武王能遵天道須耆昧也致計武曰詩無競  
惟烈言武王成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  
之彘子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  
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  
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不成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

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曰此師  
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師卦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  
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川壅  
為澤坎為澤是川見壅律以如已也從法法則漢從

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是法敗坎變兌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水遇天塞不得所以凶也  
不行之謂臨卦澤乃成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  
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主此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韓獻子厥謂相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謂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  
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謂荀林父  
師既濟王欲還壁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  
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  
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示後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謂荀林父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

命其三帥者謂荀林父專行不獲謂趙盾而無上謂王聽命

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謂王臣謂趙盾若社

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謂王

曰古者仗鉞臨戎車制閫外雖君有所不受况其屬

乎林父既知無及於鄭馬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

先穀若獨以中軍佐下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

行時天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

退是棄晉師於誰責乎

晉師在敖鄙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

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

子擊之鄭師為承繼其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

此在矣必許之藥武子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

不討國人而訓之治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懼之不可以怠此訓民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

治于亦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此訓兵

之以若敖蚡冒皆楚筆路柴縷與以啓山林箴之曰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

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

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左廣右廣每廣有一卒百人

為卒偏之兩周制二十五人為兩楚倍之周一右廣初

駕而駕數及日中數其左則受之右以至於昏內官序

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

之崇也師叔入盟謂子良在楚謂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上謂王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

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謂王

許知季曰原屏原屏同咎之徒也謂趙盾趙盾子曰

藥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

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謂成王穆王此行也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謂晉無淹久隨季

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

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謂非敢

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

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

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魏錡求公族夫未得而怒故敗晉師請致師魏錡弗許請

使成許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

戰弗許請召盟許之皆命而往其弗許與命往卻獻子

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和戰多備何為士季會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撤師從警也彘子不可謂士

季使鞏朝韓穿帥七覆於敖前伏藩黨逐魏錡

王逐趙旃旃棄車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

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  
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奔乘晉軍桓子不知  
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時士會工尹齊將右拒  
卒以逐下軍楚子使潘黨率游闕游闕者軍補四十乘從唐  
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楚爲方陣以從戰駒伯克曰待  
諸乎隨季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去之分謗會生民戰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則

晉楚遇于鄢陵晉伐鄭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  
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當陣前火開晉  
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子曰國之存  
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  
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  
也其二卿子重子反相惡間王卒以舊間鄭陳而不整三壘  
軍而不陳間陳不遠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器各顧  
其後莫有闕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時日陳兵我必克  
之指黃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甲軍王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  
之公策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

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呂錡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之  
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  
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復  
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  
列葦食中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欲使王聞之召子反  
謀穀陽堅獻飲於子反恐其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  
鄢之戰卻至以韎韋之跗注韎韋赤色韋熟皮跗注戎服  
以下屬三逐楚共王卒見王必下奔免胄而趨風退

戰王使王孫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  
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卻至甲冑而見客免  
冑而聽命敬曰君之外臣至欲至晉卿故以寡君之靈  
間蒙甲冑不敢當拜不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  
肅之肅軍事肅拜君子曰勇以知禮語  
欒鍼見子重楚令之海請曰請於日臣之使於楚也子  
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以整兵曰又何如臣  
對曰好以暇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  
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致酒於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中在  
不其職也是是以不得攝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

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初受而飲之

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國墨之戰樂書欲

六開以欲廢之使楚公子茂戰國墨之戰樂書欲

也卻至實召寡君至齊以東師之未至也謂齊與軍帥

之不具也前登佐下軍居守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悼

在周以事君楚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嘗試

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戰國墨之戰樂書欲君盍嘗試

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

之信果有交遂怨卻至殺之

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悼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

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

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

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格其言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代恃其

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能髡左圍子四

皆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官而施

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

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況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

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靡

國門

臣事羿者本有禹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

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歲王闕於虞人之

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神各有司在帝夷羿冒食于

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恤于夏家

家不能好武雖有夏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不致虞箴如是

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聚水草貴貨易輕土土可賈

焉一也邊鄙不聳懼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

不頓壞四也監于后羿以羿之好田而用得度爲諸遠

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諸侯伐鄭從楚季武子宿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瑩士句門

于刺門衛北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滕人薛人從藥廐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

絳斬行栗表道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饌糧歸

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使休肆筵設席鄭人恐乃

行成中行獻子荀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

戰不然無成無功知武子蓋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過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息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鄭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以不得怨終請施舍施恩惠輸積

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不用宿以特牲饋

器用不作仍車服從給不求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一師於牛許一師於向一師於鄭東門而楚不能與爭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

卷

謀

主

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帥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授之以

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謂伐偃陽欲以封宋向戌而後告余余恐

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

此既無武守無武功而又欲易余罪罪移曰是實班師不

然克矣余羸老矣可重任乎受此七日不克必爾乎取

之以謝罪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滅之

諸侯之師城虎牢鄭嚴而戌之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

還繞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楚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

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頓

而軍子驕孫曰諸侯既有成行志必不戰矣無聞

從之服將退不從亦退諸侯退諸侯退楚必圍我猶將退

也晉亦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宵涉潁與楚人盟知

欒黶欲伐鄭師涉潁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

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為後伐今伐其師楚

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必不如還也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楚人亦還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秦鮑武嘗敗

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荀偃令

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秦不荀偃令

曰鷄鳴而雉塞井夷龜示不唯余馬自是瞻進退藥麇

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

史謂魏莊子綽曰不待中行伯乎偃莊子曰夫子命從

帥藥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

之伯游偃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秦師不和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晉侯伐齊平公將濟河獻子荀以朱絲繫玉二轂而禱

曰齊環公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齊侯靈諸平陰擊防門而

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

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杜告析文子杜曰吾知子知敢  
匿情平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  
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  
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  
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  
之示使乘車者左實以右偽以示以施先驅與曳柴  
而從之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  
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荀曰  
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  
其遁遂從齊師解

齊烏餘夫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取之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杜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  
子武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平曰晉為盟主諸  
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  
言是類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  
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言有晉侯使往胥梁帶使  
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使齊魯宋  
封烏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  
睦於晉

中行子荀敗無終山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  
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以什共車更增十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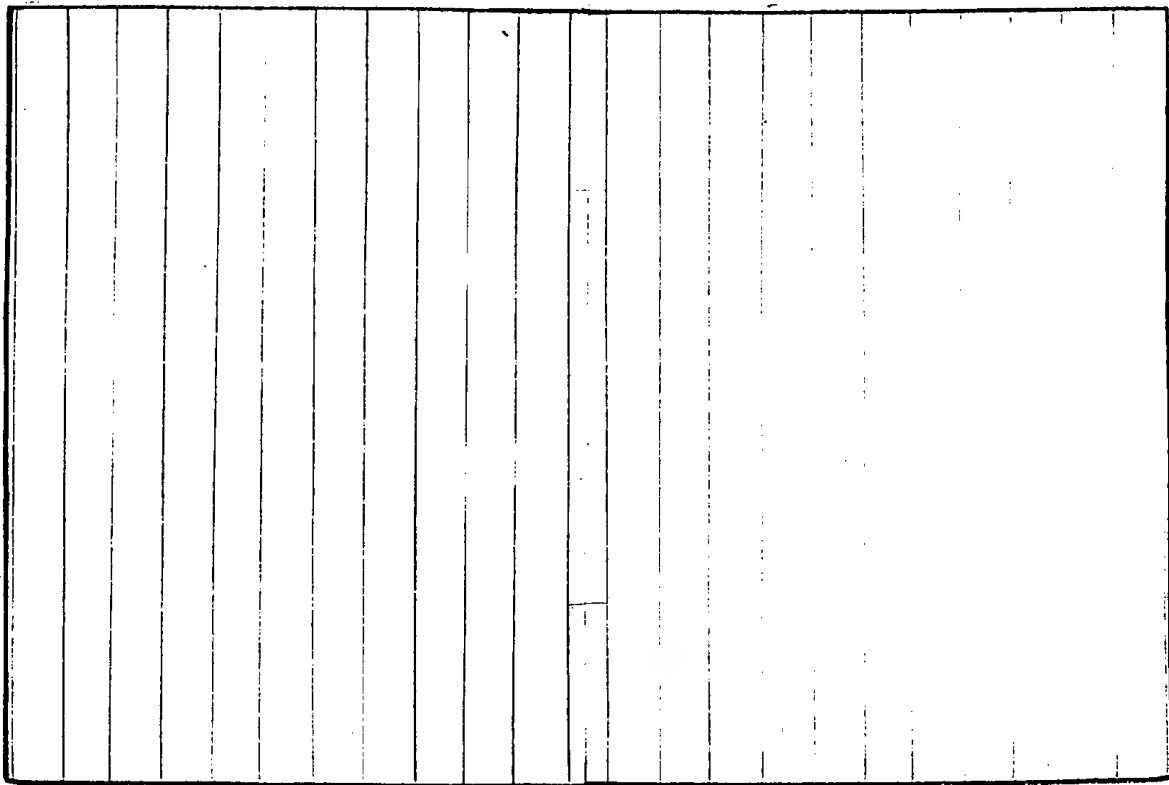
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  
為三伍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  
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不相聯屬兩於前伍於後事為  
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兩伍車參以誘之翟人笑之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齊人輸范氏粟范吉射與趙鞅相惡久鄭子姚平子般  
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蒯聩所居邑陽虎時奔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而結罕駟  
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中多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  
必大敗之從之簡子執誓曰范氏射中行氏荀反易天  
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范中行二子代寡君

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  
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去  
役志父無罪後自君實圖之圖若其有罪絞縊以  
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王棺四重被木牛及兕之革為  
為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為一重大棺再重大夫一重  
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借也素  
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恤王御簡  
子衛大子肅為右登鐵上丘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  
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  
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嘯下群子勉之  
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剗臚敢昭告皇祖文王烈

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公亂從臣晉午在難  
國有不能治亂使軼討之崩贖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成  
故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二  
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  
什于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  
矣快後勇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言知氏憂未艾  
也既戰簡子曰吾伏弢以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  
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木兩紉  
皆絕以明前功注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執不思  
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後與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  
將覆其是懼焉取於亂今乃納勳而見拒於鄭遇鄭  
不思黜武勳民構怨與國以力勝人美足恃哉  
楚人既克夷虎者乃謀北方單浮餘夫圍蠻氏蠻氏潰蠻  
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  
軍於蒐和右師軍于倉二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士子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武關也將大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之難安能惡於楚必速與  
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在晉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  
且將爲之上蠻子聽上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  
衛

州吁脩鄭怨 石碯殺州吁及厚  
甯莊子託早以伐邢 禮至滅邢勒功  
靈公激民叛晉 蒯聵欲殺南子  
渾良夫謀廢置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宋穆公舅國於鄭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而自將修先君之怨於鄭是  
鄭伐衛以而求寵於諸侯致計故宋之以和其民使  
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碯也厚其子  
乃公而好兵石厚與州吁游碯禁之不可 石子曰王觀爲  
可乃吉老至是厚以州吁不安於父方有寵於王陳衛  
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  
千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  
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衛人使右宰醜  
泣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  
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  
之謂乎真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碯能諫之及州吁  
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那當與狄於是衛大旱上有事  
於山川不吉甯莊子述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  
無道諸侯無伯齊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



衛侯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宋公子朝舊太子蒯聵魯孟

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宋子路也歸

吾又殺宋初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

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

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

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太子

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

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

說余是故許而弔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

義也

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慚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

太子

文子卒閔通於內良夫淫太子在戚蒯聵奔晉孔姬使

之焉使良夫至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

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於

孔氏之外圃昏夜二人蒙衣而乘良夫與太子為人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

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與殺

從之追孔慚於廁強盟之依今召獲奉衛侯輒來奔

孔慚立莊公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

其器國之寶器若之何良夫伐執火者居左而言曰疾

子與亡君輒皆君之子也召之輒而擇材焉可也若不

材器可得也廢之而因堅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殺

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衛侯爲虎噬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夫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兩馬紫衣狐裘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三罪而殺之

公子突謀勝戎師 公子忽謀禦王師

子展欲堅與晉 子產欲使楚逞

北戎侵鄭鄭伯非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當寇而速去之勇而無剛者當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

讓

先鄭

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

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

聃逐之秉戎師其衝擊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王桓率鄭伯其衝擊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

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

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闔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

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人爲一偏伍

承彌縫以節示偏繇從其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常而

鼓陳旌動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鄭人患晉楚之故二國頗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不吾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十展曰與宋爲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數侵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

讓

先鄭

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免晉之難鄭子展

侵宋欲致諸侯伐鄭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

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共將以伐

鄭鄭伯簡逆之伐宋鄭後與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

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

子展出盟晉侯悼會于蕭魚自是楚不敢與晉爭鄭

楚子康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豐於勇盡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言欲與

皆樂勇貪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楚戰者

宋

公子鮑篡位

狂狷倒戟見命

寺人伊戾誣太子痤

寺人柳誣華合比

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結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鎖詒也時加羞珍異老無日不數於六卿之

門求寵國之材人無不事也尊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親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自乃助之施

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

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

不能其大夫謂鮑至于君祖母衆大以及國人諸侯誰

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

右而使行昭公將田孟諸不至夫人使帥甸師甸攻而

殺之文公鮑即位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行狡輅鄭人迎鄭人入于井

倒戟而出之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

為禽也戊昭謂果毅以聽之謂禮聽謂存謂其

政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謂義也

平公生佐惡而婉謂而謂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畏而

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

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

曰夫謂人不惡安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近敬以謂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謂

相

相

莫其其謂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

書謂之謂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

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

有焉問諸夫人謂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

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謂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

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

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謂也謂伊戾之請謂大

子以平客也公聞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許以謂大

乃信之不疑謂也謂徐謂其謂不能為平公聞之謂其

因太子使不得自而謂太子君之威地而輕之君謂

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

用牲埋書而告公謂曰舍比將納亡人之族華臣嘗亂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舍比奔衛

真氏謂坎謂牲埋書伊戾以之謂太子孫矣寺人柳又用

之以誣華合比焉謂三謂子誤聽於前猶必省悟於後

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謂區區小數隨用

報驗非為護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

陳

轅濤塗復鄭申侯之怨

齊侯謂以諸侯之師伐楚師退次于召陵齊侯與屈陳轅

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其病若出於

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

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比於東方而遇敵懼

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謂屨其可也

屨其可也



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伐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轅宣仲字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鄭申侯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諸諸鄭伯文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齊人伐鄭齊桓盟諸侯于首止以定王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齊

管仲使反侵地

陳乞偽事高國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隣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

○齊

○齊

○齊

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蒔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視其上下之所好玩好物貴則其國擇其浮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供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濬二使海於有蔽以海管子渠弭於有渚渠明神海也水環山於有牢地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浮亂者而先征之

陳乞偽事高國者齊景公命高張國夏立廢于茶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舉其曰彼皆偃蹇驕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若事之下也反朝則曰彼虎狼

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

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美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陳乞

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張聞之與惠子夏乘如公宮戰于莊六戰敗高國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來奔陳乞既去高國乃使召公子陽生于魯立之

○秦

○秦

○秦

秦歲定帥師侵晉晉飢秦輸粟秦飢晉問之羅至于韓公事禦秦師君韓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

公孫枝定計處晉惠公

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山之與以歸與後之孰利公子繫

曰殺之利子以爲臣逐之恐構諸侯之以歸則國家多

○秦

惡問之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  
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  
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  
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  
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  
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  
不可乎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  
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  
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  
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

○鄧

三甥欲殺楚文王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甥  
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  
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喻不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為人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  
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時魯莊公六年楚子伐鄧  
十六年後十楚復伐鄧滅之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  
謂於楚子之死上及及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  
疎也朱氏曰三甥之謀計過矣不能使鄧侯自強其國

而徒使為賊之謀縱使楚文王  
可得而殺安知後來無滅鄧者邪

○楚

關伯比圖隨

關廉敗鄧師

屈瑕勝絞

屈瑕以自用敗

為賈謀伐庸

巫臣竊夏姬

巫臣復子重子反之怨

養由基敗吳師

子彊敗吳師

共王埋璧

費無極去蔡朝吳

王子勝圖遷許

費無極喪太子建殺伍奢

費無極出蔡侯朱

費無極陷郢都

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

○楚

成主其關伯比官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使然楚自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修自必棄

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

比曰季梁在何益關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季

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少師有寵楚關伯比曰可

矣讐者累不可失也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

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

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

上左精兵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

偏敗衆乃擒矣少師曰不當于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隨侯遂闚丹復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時少師為  
右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闚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師謂少  
障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呂氏曰考伯比之謀既殺少  
師之請而後季梁之謀復假少師之寵而沮季  
梁之策置毫末之毒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莫不  
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  
之簡賂諸者猶不加其端倪況於當時自墜其網者乎  
屈瑕將盟貳軫二鄧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琴四伐楚  
師莫敖患之屈瑕為莫闢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備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  
宵加於鄧鄧有虞心方度四國之來而恃其城之保莫  
有圖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  
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武王革車三百兩虎  
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  
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卒盟而還盟貳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楚采明日絞人  
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楚者而覆諸山  
下伏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屈瑕伐羅闚伯七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  
不固矣遂見楚武曰必濟師其敗也楚子辭焉入  
告夫人曼聲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

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於蒲騷之  
役戰費用闢計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設備乎言戰必以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  
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與言  
人欲其微也之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  
人追之不及矣勢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  
濟遂無次行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  
敗之莫敖縊于荒谷呂氏曰鄢之禍鄢曼歸之蒲騷  
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欲自用尚不敢自信也均  
又挫於敵人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  
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戰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  
其幸而其能心口相語楚昔蒲騷之勝借曰闢廉之  
謀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闢廉教我乎此  
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地將伐  
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  
以往伐振廩同食無異次于句瀨使廬戰黎侵庸及庸  
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楊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  
焉不如復大師句瀨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潘曰不  
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  
所以服陞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  
戰矣遂不設備楚子莊乘駒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于

越自石溪子貝自仍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

楚子盟遂滅庸呂氏曰或曰楚之是役有虛散黎之兵

貝之族合衆智率衆力用集大助費專爲買之功數日

有張良以決鴻溝之迫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

天下應無張良不患無參勃信布也無參勃信布不患無張

良漢初當楚人衆書未定之際使無張良之言自

寬於坂高之壘則鮮有數子之智勇不遇崎嶇草莽間

其有匹夫之夾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賈也倡言於

庭扶楚國傾仆之勢而起之循國中勃有生意濟茂厲

刀惟恐見敵之曉難無

數子豈無能辦此者哉

楚之討陳夏氏也以夏微舒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

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

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

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

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鄭公字子蠻夏姬殺御叔

之夫亦弑靈侯陳侯通于夏姬遇弑無後殺御叔夏

早死孔寧儀行父淫喪陳國楚縣陳以計何不祥如是

孔儀于夏姬奔楚喪陳國楚縣陳以計何不祥如是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無以速死天下多美婦人何

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郊晉楚戰

莊子射不獲其尸知莊子載其子黑要烝焉上淫於巫

臣使道焉曰使歸鄭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許自

鄭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

曰其信知楚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

王子殺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郊之役而欲求

媚於晉其必許之鄭之戰楚因知楚晉四殺臣射殺王

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楊橋之役晉使屈巫

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

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

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

楚圍宋之役以爲車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

自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

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

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

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

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

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偏兩之一焉馬法百人爲車二十五人爲兩

臣蓋以一卒百人使吳留少偏九與其射御教吳乘車

教之戰陳所未有者故教之教之叛楚實其子孤庸

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救之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

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重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共

我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

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

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魋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

居其間七日子疆將楚師臨乃禽也吳有水面不

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

則亦視之若奔則視其形勢以救助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至楚子疆簡師會之楚合吳師

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楚滅舒鳩

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熊昭熊庚此無適立焉楚乃大

有事于羣望星辰之神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

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

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既齊而以長康王跨之昭靈王肘加焉能子千子

皆皆遠之北黑平王弱疾抱而入再拜皆厭紐理時微

為識蓋屬意閭韋龜屬成然焉託之且曰棄禮謂上

於車疾也違命謂立康王違楚其危哉

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故蔡大夫楚處滅蔡朝吳

使居舊國故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

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

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

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

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

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

異也多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

困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者

昇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譏人為

亂可不畏乎朝吳以名利累其

左尹王千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楚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

君焉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

曰余俘也也而復存之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

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

楚子平生太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

欲諸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逆

勸王取之為夫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

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

居于城父，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

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

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謂納何

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

遣之太子建奔宋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言必昭 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忠王

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伍尚歸楚人皆殺之伍員奔吳 平復父仇

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

曰平侯與楚有盟平王為蔡公時與子干子皙盟 故封

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滅蔡執世子 有以歸用之

與君同惡平侯與公子 比殺靈王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

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卻寃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

之令尹子常凡賄而信 無極譖卻寃焉謂子常曰子

惡寃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患已甚吾

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有吾擇焉

取五甲五兵曰寃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

寃日帷諸門左藏其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

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楚平王卒吳 乘其喪伐之

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

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

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藝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盡滅卻氏之族無極之陰卻寃也 豈不寃哉 未嘗欲就

卻氏以飲也鑿空造端飾怨梯禍既勸以甲兵勸子常  
又從而譏之推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去得而不信諸  
言以陷之也為乎歸哉

公子光復取餘皇 公子光雞父之捷

伍員奔楚 闔廬柏舉之捷

王孫雄決計長胥

吳伐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司馬公子魴 先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六

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名舟 角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

擊之及泉盈其隧炭置火滿 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

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

之借衆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

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

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陳蔡許 奔命救州

來今尹子瑕以疾從戎 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 疾不

師燔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

事威克其愛威勝愛 雖小必濟胡流之君幼而狂陳大

夫鬻壯而頑鬻壯 鬻壯 鬻壯 鬻壯 鬻壯 鬻壯 鬻壯 鬻壯 鬻壯 鬻壯

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逞心矣諸侯垂亂楚



魚若言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

無會而歸事會而先習孰和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

遠無正就通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來溝而廢我

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吾須之不能不能待去之

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使吳王乃步

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

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王孫雄

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

則無為貴知夫言人不能以危易安以民之惡死而欲

貴富以長沒也謂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退我

絕慮而無遷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以死王厲士

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

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

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

之不獲也無有誅焉不責諸侯而先罷之遣諸侯諸侯

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挺寬一日惕疾一日留

能至於吳吳王許諾於是休馬食士服兵操甲以挑戰

乃就幕而會吳公先教晉侯亞之

○越 勾踐攜李之捷 勾踐謀伐吳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

士冉禽焉陳兩為吳人所禽不動吳陳使罪人三行

屬劬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好旗鼓不敏於君

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困

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

取其一屨還卒於陲夫差使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已

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

乃報越

王召范蠡而問焉吳報越敗之于夫椒越王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既歸而陳之

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

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邪於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

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

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

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天

意如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

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

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浮於樂聲而忘其百姓亂

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相道遠弼者聖人不

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曲意莫適相非上下相偷且

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

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

俱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情蟹不遺種言蟹其

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其時未至也王

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

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

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

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

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始言伐吳於

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示宮中之樂

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言伐吳於上將薄其

德民將盡其力言吳見越如此不以爲意必不又使之

望而不得食又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

待之至於玄月兩雅曰九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

曰鮑飯不及鮑飯謂盛饌未具不及盛饌之能救今歲

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請

吳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

王曰諾遂興師伐吳滅

左粹類纂卷之七

左粹類纂卷之八

政事

世降春秋治道之不古若固也優緩可以陶

忠厚嚴厲可以振委靡管鄆諸國有焉他如

楚南蠻也不移禍於令尹邾弱小也利在民

則遷繹仁矣哉昭文之心也蒞政者存此心

而不失於天下國家乎何有心昏則惡政出

矣政惡則身辱國危爲天下笑矣然則神之

主也民之望也與君之陪貳也其舉動也可

不慎哉

○周

秦

周鄭交質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欲界鄭伯非怨王王

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

於周王崩周人將異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

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

谿沼沚之毛草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

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

昭忠信也呂氏曰周天子卿諸侯也左氏莊周鄭無

前而不義退欲進讓公而不改進退無罪焉王欲退鄭

以數其罪周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至於交質鄭甲

之分蕩然矣劉亦何所憚哉溫之  
麥洛之禾宜其極載而不礙也

○魯

臧孫辰告糴于齊

季文子無私積

叔孫豹重罰御叔

叔孫婼殺豎牛

孔子墮三都

諸大夫救火

季康子奪嫡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

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

藏寶財王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

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

季

康

子

奪

請之其為選事乎自選擇文仲曰賢者急病以民病而

讓夷以治平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

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

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主有幣以祀廟與玉聲

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

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問公為大宰太公為太師皆

職貢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

以紓執事殺父積則朽敗執事所以紓執事以故敝邑能使共職

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

祇實水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子之糴

季文子始卒宰庀其家器為葬備無衣用之妾無食粟之

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宣成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

人武仲多智暗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焉穆叔

聞之曰不可使也言御叔不可使為邑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

其賦倍出常賦

昭子即位昭子即位是叔孫豹之奔齊也淫於庚宗之婦人生子

孟丙逐其疾子仲子叔孫疾牛不進食凡三日卒

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和順殺適立庶又披

其邑南遺助豎牛殺仲子牛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

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

季

寧

風

之

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不可能

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季孫氏邑昭叔孫

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公定與三子季孫斯仲孫何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

臺宿所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

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公圍成弗克胡氏曰成者三家之邑故由大夫三

也而問於仲尼遂隱三都其城數有城者三亦不能制也成雖未隱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其月則不待兵革而自隱矣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之廟救火者皆曰顧府庫南

宮敬叔開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周人出御書侯於宮

何命於官曰死女而不在死有不在其罪死而子服景伯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求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

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使四馬百官官備府

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中出用爲齊贊攸從之

大氣也隨火蒙葺公屋覆之自大廟始外內以俊

後早以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伯

敬至命校人駕乘車急李桓子斯至御車立于象魏

之外門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輕財而命藏象

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

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審也潘汁也北土呼汁

計終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臺表臺火道風所道還

公宮御書景伯命出禮書桓子命藏象魏此見魯爲儒

季孫斯有疾命正常寵曰無死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

子方斯之妻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諸爲女也則肥也可季

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

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

請退避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者召正

常正常不反于也

惠公殺里克

文公伐原示信

文公能刑

景公賞功及諫臣

悼公初政

叔向黜子朱

荀吳不登叛人

晉侯殺里克以說獻公卒里克欲納文公以三公子之徒

之夷吾重聚秦以求入秦穆公納而立之將殺里克公

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卓子與一大

夫息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既立而謂克曰

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傳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之謂克曰

若奚濟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

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

復有言矣乃曰又將圖寡人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

元年春公文屬會百官賦職任功棄責除薄欲施舍

施德分寡財少救乏空絕振滯者匡困窮困資無

者輕關關稅易道除盜通商寬農茂稽勸分勸省用足

財備凶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

也立常官正名服位育類人善昭舊族有功愛親戚明賢

良尊貴寵功勞事考老禮賓旅友故舊為公晉籍狐

箕藥卻相先羊舌肸族一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

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

人食力工商食官庶卑食職官宰食加宰家臣加

也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晉侯文圍原何納粟上賜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

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

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衰以盡殯從亡飯

晉侯文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示尊君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民易資者貨財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契券要約公

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敬於是乎大蒐

以示之禮作執秩主商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出轅戌楚使中轅戌釋宋圍楚使子一戰而霸勝楚下城瀝

文之教也

晉侯入曹楚國宋晉文公侵曹以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在位者令無

人僖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公之出亡也過曹僖

公于受魏顓頊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從二子皆有

名謂公忘大勞魏僖負羈氏魏顓頊傷於晉公欲殺之而

而報小惠也

愛其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顓頊東曾見使者曰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不以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也百猶勳也言勇跳上跳而復下乃舍之殺顓頊以狗

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代魏城濮之戰與楚晉中

軍風于澤風謂牛馬北壯亡大旆之左旂通帛曰旂

祁瞞奸命瞞瞞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

師還濟河川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汲冢愷日愷以入于

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

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謂殺顓頊

僑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宣子始為國政精肅將制事典立常正法罪重辟刑獄

董通逃由贊要用樊治舊海機本秩禮別貴續常

職修廢出滯淹按賢既成以授大傅陽子父與大師賈

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潞赤狄之別種也鄆舒殺潞

伐而滅之晉侯景賞栢子父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

行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卿之

祇者言文王能用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言林父

信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

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文王能布大賜能施也率是道



也其何不濟

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獻狄俘王晉侯景

請于王以散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平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

遠此之謂也天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

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不幸也謂善人是無善人之謂也

驪武子書使知武子荀範恭子上如周迎悼公時悼公年

事單襄公葬書既試而而入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

之非者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卿大夫適興舊疾出

滯賓有功於先畢故刑被刑居作者救囚繫有問罪

之疑者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賢人以小罪養老幼恤

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之詞王父不敢

不承語

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恩已責通逮鰥寡

振廢滯臣乏困救災患禁淫厲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

時用民欲無犯時不縱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

家荀會藥壓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

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以上會嘗為

右行辛為司空使修上為之法以爲常為并糾御戎校

正屬焉糾糾也使訓諸御知義義上尚荀賓為右

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上多不顧卿無共

車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上多不顧卿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首元邵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

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過逐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

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驢屬焉使訓

群驢知禮凡六官之長統六軍皆民舉也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

復霸也傳

公即位使呂宣子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

荀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兒子羽羽之

人因知楚晉呂錡御荀首射襄老獲其尸射殺臣囚之

以歸既而晉人歸穀臣與襄老之尸以宋知楚人歸

鍾離字鄢之役親執楚王而敗楚師晉楚戰于鄢陵呂

錡由楚射呂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在其子孫不可不

崇也使彘恭子士將新軍曰武子之季子會文子之

母弟也武子宣法法侯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

身以定諸侯使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

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魏頡食之曰昔克

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頡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

規止杜回前林文將威赤狄潞氏秦桓公伐晉安于輔

輔氏秦師回其勲銘于景鍾景公至于今不育其子不

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渥濁之帥循志博聞而宣惠於教

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辛賈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以計

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藥伯請公族大夫

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藥伯請公族大夫

公曰苗家悖惠荀悅文敏廣也果敢無忌鎮靖也  
使茲四人者為之去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悖惠者教  
之教之使文敏者道之道之使果敢者諗之諗之使鎮  
靖者修之修之悖惠者教之則偏而不修文敏者道之  
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  
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  
元尉中軍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  
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中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  
使為元侯中軍知鐸過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司馬  
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  
侯於虛打以救宋宋魚石叛宋而奔楚楚伐宋使張老  
延君舉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察諸侯之有呂宣子卒公  
以趙文子為文也趙武有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代呂  
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  
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魏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  
不可使佐新軍魏使張老為司馬魏使范獻子魏  
為侯奄張公舉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緡盟之於是乎始復伯魏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時晉悼公會諸侯于曲梁  
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平吾亦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  
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魏絳對曰絳無貳

志事君不辟雖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陳何辱命焉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  
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為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  
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指  
執事不敬不討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  
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  
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使晉侯以魏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侵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秦伯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直中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  
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止拂衣從之  
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各謂私欲  
已侈能無卑乎  
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晉悼公娶于杞生平公故晉絳  
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自受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一得甲

子甲戌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  
盡於未之歲也乙巳是歲也狄伐魯叔孫叔莊臣於是  
平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  
宣伯曰僑如獲叔七十三年矣自乙巳至戊午歲七十  
日首獨獲未聞  
全數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如篆之六者三下二如身  
移上二畫往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  
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武之  
而湖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  
由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又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  
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主夫服  
以爲絳縣師掌地域辨其  
大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廢孤老而黜之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弗許左  
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  
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  
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  
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  
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  
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  
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  
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  
君我亦能事君君率義不棄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

義所所知義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錫力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鞶歸  
○蔡  
哀侯以息媯產禍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  
也止而見之弗賓不加禮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  
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下從之楚敗蔡師于莘以蔡  
侯獻舞歸 蔡哀侯為莘故絕息媯其以語楚子楚  
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楚人謂未  
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二婦人而事二  
夫縱未能死其又奚言憤激之楚子以蔡侯滅息息滅  
之  
○衛  
文公中興 獻公蔑冢卿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取火也  
與霍莊子矢取樂難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  
夫人繡衣取文章順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  
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  
衛懿公死衛人東徙渡河遺民男女七十有三  
盡之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處於曹

彼立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齊桓公使公子無  
上三千人以氏曹歸文公乘馬祭服止牛羊不雞狗  
皆三百與門封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又合諸侯之  
師城定立而封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相市以爲  
衛文公使居之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相市以爲  
諱聞之服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事

獻公戒孫文子林審惠子荀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

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私孫蒯文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卒無  
勞職爲卿階或謂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  
爲大師辭不可爲師曹請爲之初公有愛妾使師曹請之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公怒師曹公使歌之遂誦之思孫蒯懼告

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思孫蒯懼告

文子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將以公使

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野

使子行於孫子請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

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

有蒙卿以爲師保而蔑之如戒食不召不二罪也余以

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如使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

無罪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雍殖相之越十二年齊魯

○鄭

莊公詛射賴考叔者厲公使雍糾殺祭仲

文公以鷩冠殺子臧子產先安大族

子產使民以義子產能而使

子產不毀鄉校子產斷子南罪

子產數子哲罪子產作丘賦

子產歸州田於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子產不毀墓道廟室子產禦火災

子產不焚龍門子產授子大叔政

駟歇用鄧析竹刑

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賴考叔爭車賴

考叔挾輅以走不駕馬而子都援棘戟以逐之及大逵

弗及子都怒傳于許師及賴考叔取鄭伯之旗登

以先祭子都自下射之顛師死瑕叔盈又以登弧登

周歷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鄭伯使卒出殺

百人出行出犬雞人以謂射賴考叔者君子

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

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祭仲專逐昭公之屬鄭伯厲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

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

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

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以諸周氏之汪池

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後此

傳暇殺子儀而後入張氏曰諸侯苟能制節謹度用賢

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卑而受辱乎一國之權

而爲臣民之所逐哉空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

位又與其壻謀殺之爲民所賊之謂自取亡也

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華欲以鄭國為文好聚焉鄭伯

文聞而惡之使盜誘之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

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

平天成稱也呂氏曰鄭世子華以實聞其弟子臧出

在鄭伯初無猜焉而必置之死地何其意怒之甚也

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特遇冠而發耳

者感之糾谷之終受禍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物悲在

人而不在物悲在物而不在人也嗚呼子臧朋附于推

其亦可畏矣哉

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大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

皮曰虎子皮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嘗相之國無小不能

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欲使公賂與之邑子

太叔游曰國皆其國也國事當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

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乎成事在我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國子太叔曰君四

國何惡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欲和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和而大姑先

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

田有封洫封上為疆洫水廬井有伍五家大人之忠儉

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斂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焉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

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

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

於子羽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諲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

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怒息則不聞作威以防怨豈

不遽止畏威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

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作之以然明

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

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

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納

用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

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黑盛飾入布

幣而出子南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

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大夫婦婦所謂順也

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繫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

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衢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

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惡也故傷大夫皆謀之

子產曰直鈞謂子南直勿咎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使行子產咨於大叔謂子南之大叔曰古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游楚所擊而傷之瘡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乘遽傳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伯有良霄也強使黑遽車而奔許自許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計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謂殺伯有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與游楚爭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六卿使大史書其名曰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受命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黑又請以其子爲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

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縊黑自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謂其罪不本以加尸上胡氏曰黑時有罪而鄭人初上產作武九夫爲井井爲丘丘爲國國之政已爲萬民謂子產重賦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謂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京從其故猶貪作法於貪故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諸侯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偁而無禮蔡偁於楚曹偁於鄭先衛亡偁而無法偁偁於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

心何上之有

子產爲豐施公孫段歸州田先是公孫段相鄭簡公如晉段卒子產於韓宣子起曰日往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微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特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微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此言子產鄭人相驚以伯有伯有也太僕者酒與公孫黑乎黑因其



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歸則書之歲二月伯有或夢伯有介甲而行曰壬子余將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鄭帶卒國人益懼齊無平之月壬寅十一月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子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簡公卒將為葬除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

除徒執用毀廟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教毀廟者乃使辟之遷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當道者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能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鄭裨鄭裨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宋大辰之虛陳大晦之虛鄭大晦之虛皆火故若我我用王贊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宋衛

陳鄭皆火裨鄭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子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之鄭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幸遂不與亦不復火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冠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祭祀至于大宮行宗廟下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司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刻居火

道備非行火所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備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大陰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三日哭大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鄭大水龍闢于時門之外涓涓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闢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了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大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繼以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作符之澤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作符之澤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  
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適和之至也及子  
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豈有仁人為政先改慢殘之弊又從而善之乎  
駟歇嗣子大叔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折欲改所鑄刑門和造刑法書

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錄彤管彤管女史記筆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取其中心  
召伯所茇召伯決獄舍於棠下故入思之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

虞公貪求玉劍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

出奔共池呂氏曰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由成也

華元食士羊羹 華元計蕩澤

樂喜備火災 子罕貸民粟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兄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谷而來奔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呂氏曰元之意豈不以斟對相信今日饗士吾則收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爲輕重姑反疎者遠者可也羊斟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欲享其食也戾物與投羊元於死地元荷之以君下之心斟報之以小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掬其免於田廩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也勞苦恐傷其意者彼能然於既為變之後豈不能撫慰於未交兵之前哉然明不足以及燭姦誠不足以及動物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厚也

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計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計是無桓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恐華元還計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計必不敢放

且多大功合晉楚之成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

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戊在桓氏雖亡必偏

不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係

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向帶魚而畏罪及同族皆出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如將有大災素使伯氏司里火

所未至微小屋塗大屋陳春揭陽上舉具綆

金便汲器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上塗巡丈城繕守

備表火道大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徒役令隧正納郊

保聚其奔火所隨大所起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治

具也也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刑器刑亦如之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備使西

鉏吾庀府守之典令司官巷伯做官守二師令四鄉正

敬享祀祝宗用馬于四墉城備陰之氣故祀之以禮祀

盤庚于西門之外藍庚宋之遠初

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罕虎代告之為卿時

饋國人粟戶一鍾六斛是以得鄭之民故罕氏常掌國

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樂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

城氏貸而不書施而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主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幸國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宋

齊

齊

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 管仲以贖罪足兵

桓公治國治鄙 桓公立三選法

桓公霸諸侯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微行佈道管子對曰未

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

者而業用之遂滋民有長與無財振業而敬百姓則國

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

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

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

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

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

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壽政事或事令軍令詳於國政

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

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三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

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

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十軌

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古者或車一乘

五十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一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

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

鄉之帥帥之良人帥之五鄉良人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

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按振旅周禮仲春教振旅以蒐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曉家與家相曉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相死以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陳氏曰內政之名以行軍令巧於用詭固如是哉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無非王通之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說道行之以欺世為伯者之私快

李

李

李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齊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甲兵以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刑也以犀甲一戟車戟也輕罪刑也以金贖贖也一戟刑也小罪刑也誡以金分以金贖有宿閒罪有誡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分兩之差宿閒罪有誡者坐成以束矢束矢者以束矢取往而不反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耦四者皆大試諸墮士甲兵大足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謂國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中國子帥五鄉焉

高子帥五鄉焉左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黑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

衡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大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

李

李

李

而修德進賢桓公為立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等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以尚朝不越爵以貴罷士無伍無伍無伍無伍罷女無家夫稱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謂國管子對曰制國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

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互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五正聽於大夫收政聽縣五屬大夫聽於縣下政聽鄉縣聽於鄉

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無政者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誅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

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實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

於鄉里驕淫躁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

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鄉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期年書其所善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白用之

曰有人居我官有功德惟慎端慤以待時動不使民以勸緩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桓公召而與之

語相其質相謂也足以比成事謂桓公召而與之誠可立而授之謂桓公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攻謂桓公以謂桓公不謂桓公不謂桓公不謂桓公

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惡升以為上卿之贊

謂之三選謂桓公所善也

即位數年東西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

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剋令支斬孤

竹而南歸擊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性上而巳不載也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

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汭乘桴濟河編木曰舟至于石抗縣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

夏小舟曰桴至于石抗縣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至于石抗縣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

六以平宋亂會于其杏以宋服會于鄆以定伯非會于

乘車之會三以謀伐楚會于陽穀以定王世子諸侯甲

不解解兵不解解兵以明弢無弓弢服無矢

天子服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

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

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煩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侯

夷吾竊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人語曰有惡於陽而無惡於陰者有惡



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秦哀公作此詩以哀穆公之卒

三良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

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

長是以並建聖哲立司樹之風聲以立聲教分之采

物旂旗衣服著之話言以遺我為之律度以治民陳之

藝極開陳貢獻多少引之長儀道威予之法制告之訓

典教之防利防悲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

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

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

復東征也

○邾 文公遷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

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

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

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

邾文公卒 君子曰知命

○莒 渠丘公恃陋不備

晉侯景使申公巫臣故楚大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

池上曰城已惡不堅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

曰夫彼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哉有唯然故多

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男大重閉况國乎 楚子重自

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

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

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

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

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

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楚 成王重師輕將 成王不善處其子

薦艾獵城沂 莊王不為京觀

共王不錮巫臣 伯州犂決獄

屈建不以芟祭 薦掩治賦

平王撫民 昭王賞餼

昭王不禁災 昭王不越望

楚子 楚子入居于申楚子及諸侯國宋晉文公用先軫計侵

衛不克猶未釋宋圍也晉復用先軫計執曹伯分曹使

衛之田以界宋人欲致楚與吳故楚子去宋入申

申叔去穀微齊使子玉去宋解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而除其害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詰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讒慝之口為實謂而無禮過三百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實從之既若敖之六卒百人為卒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實從之既敗與晉戰于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于王孫伯子玉之曰得戰死故言何以見其父老臣名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此答下及連

穀而死自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動曰莫余毒也已焉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得臣信有罪矣楚子知其不可敵而少與之師又敗之是以師為重而重其將以與之也楚雨楚子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問子玉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寵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君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發怒從夫從者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事曰不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弗聽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死之甚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以歸王宮而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而多置宮甲而不而楚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而不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宜矣

令尹為艾獵孫叔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計工分財用築作平板輪立餘而後施稱奮築器盛土土器重程土物取土議遠均勞累基趾器盛土具餼糧使度有司謀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楚師軍於郟遂次于衡雍楚伐鄭晉救之戰于郟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義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而安人之亂以爲

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

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大魚以喻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

懲淫慝若小國者而無所謂罪無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謂君民

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

巫臣奔晉竊夏姬而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

子反側請以重幣錮之以爭夏姬王其曰止其自爲謀

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忠社稷之固

也所蓋多矣其罪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

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呂氏曰考之共王年

爲高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

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後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

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

生敵爲國大患不啻不深威之也

楚子康康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戌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

戌囚皇頡公子圍爲靈王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

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有位

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大者弟

也下其手曰此一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州犂必

手抑揚其辭者欲皇頡曲言以媚王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

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

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

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見諸

侯莫不舉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

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蓬豆脯醢則上下共之

以多少爲差不登珍異不陳庶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

典遂不用

蔣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治兵數甲兵簡閱蔣掩舊上田

蔣掩舊上田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蔣掩使民不爲陵絕高山林蔣掩以鳩數澤蔣掩使民不爲

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莫成然立平王貪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行異內行不為豐約舉荷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讎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聞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成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昭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由得言無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翼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謂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言信出已則禍亦在已

白公作亂白公人子也殺子西子西楚之令尹子西之吳聘公尹子期子期馬司于朝而劫惠王葉公梁沈諸在蔡時方城之外民皆曰可以入矣子高諸梁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欲待其變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與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而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因帥其屬將與白公助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柏舉之敗子西葉德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沈諸梁兼二事令尹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使寬爲司馬子期而老於葉蘇氏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罪人而爲令尹以行其國之政楚豈有間言哉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勢而不享有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然終不能用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

句踐更政伐吳軍政句踐說於國人夫排之役越既行成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楚死者問傷者養生者

節有憂實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  
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  
馬驅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  
至于姑蔑廣運百里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  
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  
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息也命壯者無取老  
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  
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婦令以告公令監守之生  
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服主內陰類也  
生三人公與之母乳也生二人公與之餼食也當室者死三  
年釋其政禮文為嫡子服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  
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仕其子而教之  
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  
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其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  
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鋪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後特用之  
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  
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  
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請報之句踐  
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  
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  
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  
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

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慮也而  
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近不念功則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  
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  
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  
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伍  
退則無耻不與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  
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言誰有恩而可惠如此君而可  
無死乎  
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  
此以環填通相問也行賂以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  
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  
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地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深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  
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  
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  
為我禮已重矣謂去父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  
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  
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  
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  
瞽之疾其歸若已若汝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  
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

莫彥明日遷軍接蘇上下皆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

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

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

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

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

其私卒君子王所親近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

江及皆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

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

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

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

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

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地又郊敗之三戰三北

於坐澤再戰於吳王行成于越

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不許遂自發越

吳滅

左粹類纂卷之八

左粹類纂卷之九

薦舉

報國孰爲大薦賢爲大賢其可蔽乎哉是故

展獲不卿臧孫之罪仲尼無土責在晏子何

齊魯之不幸而有臧晏哉豈亦聖賢遭逢之

不偶也雖然仲之相鮑叔薦之午之尉祁奚

舉之軍政之無秕也民衽之不左也伊誰之

力哉惜乎列國之祁鮑之少也

○周

樊穆仲薦魯侯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仲山父曰魯侯孝

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

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

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爲侯

○晉

趙衰薦卻縠

曰季薦卻缺

趙盾舉韓厥

祁奚薦其子

祁奚舉善

司馬侯薦叔向

魏舒舉魏戊

作三軍謀元帥文公將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

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詩以美刺義以紀遠禮樂德

之則也禮以節民心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曰季晉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

有罪御而欲其公可乎對曰舜之罪也厥係功於治水無

其舉也與禹授以管敬仲桓之賊也從子糾伐齊射

實相以濟伯天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敬兄不友弟不

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不以惡而棄其善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趙宣子盾言韓獻子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秦伐

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河行北軍獻子執而戮之衆

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

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

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比而不隱義也吾

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

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

一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

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所舉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祁奚辭於軍尉告公悼問焉曰孰可代對曰臣之子午可

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

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命父

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太

事有直質而無流心敬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

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

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

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屬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

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

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

德義之樂善善為德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

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

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乃召

叔向使傳太子彪

魏獻子舒為政以魏戊舒之為梗陽大夫魏子謂成鯨吾

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平對曰何也何可戊之為人

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

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

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晦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德正應和曰莫昭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物得其教誨不倦曰長長久賞慶刑威曰君君之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以經緯天地曰文相繼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近文王所及其遠哉

○齊

鮑叔薦管仲

桓公曰管仲于齊使鮑叔牙為宰大辭臣君之庸臣也君如惠公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治國家則

九卷

鮑叔

四素

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平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射時是以瀕于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為若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使請諸魯

節義

人誰不死死得其所猶夫生也不然死亦虛耳春秋列位原繁以不貳死荀息以不食言死棄疾以不忍事讐死死非虛矣然皆不滿人意況其他乎間亦有卓然能自立者如館

箕之嫪託木門之鯁激發士風匡扶社稷有功於世道為大豈虛生者哉噫若人也皆當時之僅見者也

○魯

公孫敖二子效死

公冶不義季氏

叔孫豹不以貨免

叔孫舍以禮立身

穆伯之從已氏也公孫敖為襄仲逆婦於莒見其美自要如周平襄不至以生二子於莒而求復將來卒于齊他

年其二子來孟獻子茂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

獻子以告季文子父行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

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麗一人

門于戾丘皆死有冠攻二門二

公如楚還及方城襄公往朝楚適康季武子宿取魯使

公治問謂匭書追而與之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

以討之既得之矣此匭書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

後聞取下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治曰吾

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以

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語曰使子欺君謂

而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

德賞也言畏季氏非且無使季氏葬我

德賞也以我有德

會于號尋宋之盟也晉趙武楚公子圍及諸侯大夫以尋弭兵之盟季武子伐

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

濟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桓子相趙文子武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以帶為辭弗與梁其

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瞞以

蔽惡也牆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叔孫出使季孫守國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

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

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忠信

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

孫

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其師故討之使與邾大夫坐曲直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伯子男邾

又夷也邾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面在請使當之不敢

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

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示欲以士彌牟謂韓

宣子厥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雙叔孫必死之魯

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

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館諸箕舍子服

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冠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

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不使出示

士彌牟逆叔孫于館謂館而叔孫使梁其蹇待于門內

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上

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以久子不腆敝邑

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家氏

昭公之子也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有野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其國國事生視強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晉

藥共子死節 申生無所逃

杜原欬死申生 荀息死奚齊

共華待死 慶鄭待死

狐突不教子貳 介之推不言祿

先軫死狄 狼曠死秦師

史駢不報私怨 士會不見先蔑

鉏麇觸槐 靈輒不存名

董狐直筆 賈人不受虛名

卻至待死 叔向不見祁奚

董安于死節 張柳朔死節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武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

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間之民生於三王之

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

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

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成前從君死故使曲沃之未如不從而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關而死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申生母必速祠而歸

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自新絳歸之絳

公田時獻公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革焉于肉公至

召申生獻驪姬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大肉

大斃飲小臣酒亦斃申生奔新城人謂申生曰非子之

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

也惡歸章父之惡而笑諸侯為諸吾誰鄉而入內困於

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

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

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

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乃雉經于新

城之廟諸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

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與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

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

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

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

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明胡氏曰申生進不能自

息而陷之不義誰人謂志氣至亡國先

申生出公命殺杜原款申生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

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

深知君之心度心之度葉寵令太子求廣士而竄伏焉小

心猶介不敢行也生俱去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受

無所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

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不反讒申讒行

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死不遷情疆也守情說父

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

遺愛死民之思為民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稽顙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少

忠貞其濟或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

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

送死事生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

作三公子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

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

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謂

克忠於申生亦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不能止里克

如我忠於奚齊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使不忠於申

等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基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荀息以長正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

其志謂也而使君曹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

而罪臣乎公至于絳郊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

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

夷死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

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

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

此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斬慶鄭乃

入絳

懷公命無從亡人重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

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

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今

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浮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晉侯文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

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二公皆外內棄之天未絕

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

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

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其難與處

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

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

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推舉之縱然要切退復有市人之所不忍為者而介之世之後聞其言者猶咨嗟嘆重不能已也雖然推允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文賦之以謀推以此為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為猶介也今既不得祿而為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推高士也末易以凡心窺利心量也母于之問底則孤趙也巴也其下賞均也文公之賞孤趙固堅而可貴也賞者為焉則不賞者乃理之常是文公失之於孤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為而生身何為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今既咎文公之賞貴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怨也

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

公夫人秦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食其肉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襄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殺之戰先軫之謀也故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卒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狄伐晉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呂氏曰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胄而死其一禮之助矣身死無名沒有餘責殆與自經溝瀆者等耳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車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

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伐晉晉侯敗狄於箕先軫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曠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祖朝也所以策功序德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國死而不義之士不得所上不知我知黜而且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孟明伐晉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戾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呂氏曰曠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於秦者所以彰軫之不知義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曠呼是誠曠也

賈季狐射奔狄初虢于夷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敗狄父晉討宣子趙盾使史駢送其柩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者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有惠於人不責報於其子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寵宣子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因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殺季以事夫子謂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襄公卒趙盾使二卿逆公子雍于秦師夜起以樂秦故二人皆奔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



伯其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與亡人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如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非義之義將何見焉

及歸遂不見呂氏曰會不以同患而相見也靈公不君謂驕驕彈人支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麇賊

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桑者多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

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公伏甲攻趙盾時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欲殺盾故穿攻而執之宣子未出山趙盾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友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呂氏曰董狐所謂仁不出竟者

為與謀之証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孤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衛侯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衛侯之名矣夫豈聖人語

荀釐之在楚也鄭之戰知鄭賈人有將寘諸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釐善視之如

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厲公將作難去群曰必先三郤郤至郤犇郤缺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公室敵多怨有庸易為公曰然郤氏聞之郤

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

之言俱死無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

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命死罪孰大焉胥童

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之朱氏曰按

樂盈出奔楚宣子殺舌虎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室老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解見三卷奚請免叔向

荀寅范吉射將作亂荀寅范吉射將作亂

射之姬也故欲攻之董安于趙氏聞之告趙孟執曰先

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

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

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

躒言於晉侯定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范氏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

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入于絳梁嬰父大惡董安于

謂知文子荀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

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

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

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使計趙孟

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

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知伯

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吉使為柏人邑昭

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

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晉國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言留此王生授我矣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使失遂死於柏人

○衛

伋齊不辟死

甯武子保身濟君

蘧伯玉全身遠害

子鮮終身不仕

子路死難

宣公悉於夷姜廢母上生急子屬諸右公子戰為之娶于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終失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

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

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朱子曰伋齊

衛侯成出奔楚許衛人出其君以說諸齊使元咺奉叔

武以受盟攝君朝以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武以入守晉

人復衛侯甯武子俞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疑

武甯子先安長群大守門以為使也謂甯子為與之

乘而入公子歇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迎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同殺命大婦

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及其獄衛侯不勝

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

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以俱衣食元咺歸于衛

立公子瑕甯侯使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

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

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

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衛侯

不死公魯侯為之請納玉於王與魯侯皆上殺

許之乃釋衛侯金氏曰忠雖不巧避其不巧也

世公族無道之謂當正我維精而衛侯出入始終以見

自失諫其疑武又失諫已而疑先期而入久矣

其再入也略段元咺及子般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

子齊世一以忠為高亦有所不為者

獻公戒孫文子孫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

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私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韻

以喻文子微為亂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

必死并祭於戚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

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

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

孫剽剽為公孫林父甯殖相之甯惠子卒獻公使子鮮

為復于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甯喜遂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從近關出甯喜伐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入林

曰孫氏欲逐獻公遂伯玉從近關出其子欲復

甯喜專特納公出之公孫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

出林父納我者死謂甯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懲惡君失

其信謂甯而國無刑謂不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

而盟於河謂不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

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將誰怨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殺

之去合

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慚孔氏之堅渾良夫長而美孔

文子卒通于內良夫太子在戚得罪奔而孔姬使之

焉使來夫請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

三死無與與之盟良夫與太子入如孔氏迫孔慚於廟

強盟之遂劫以登臺藥寧臣聞亂使告季子仲召獲大

奉衛侯輒來季子將入遇子羔高將出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謂政不踐其難季子

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

門曰無入焉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

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

子焉用孔慚雖殺之必或繼之繼且曰太子無

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獻仁敵

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胡氏曰子路徒知

之食而非義也

○鄭

原繁以不貳死

厲公入祭仲逐之奔殺傅瑕服殺子儀而納厲使謂原繁

曰傳暇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  
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  
無衷言無納我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  
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世為宗祧社稷有主而外其  
心其何貳如之荷上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  
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  
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  
以濟事君比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齊

逢丑父代君任事

史臣直筆

師陳于鞍魯御克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

韓厥從齊侯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駟絙於木

而止丑父寢於轡中

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

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拜稽首奉觴加

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

地下臣不幸屬適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

君辱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伐為右載齊侯以

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救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崔子弑之大

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崔子弑之大

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崔子弑之大

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第嗣續書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

○楚

關克黃不棄君命

棄疾不忍事讐

司馬戌耻為吳禽

令尹子文卒

子越之姪

為令尹將攻王

王遂

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

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

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

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之滅若敖氏也克黃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

死棄無先於此者矣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

之非審知義命

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

王康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

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

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父戮子居

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

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尸於朝曰君臣有

禮唯二三子不欲犯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

曰行乎曰吾與殺君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

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呂氏曰伐國不問人對

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婦容望者意消雖欲微誠其親  
猶提提而不能出口則曰設之云乎則君子死親之難  
矣不聞人敢以提其親之謀告君子也其子不  
以棄疾為可憐而告之亦可知其為人也矣

吳入郢左司馬成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

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

司馬曰我實失子其賢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

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吳

### 伍員自殺

吳王夫差將伐齊申胥進諫王弗聽遂伐齊齊師敗績吳

人有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讓申胥曰昔吾先王闔廬

德聖明達於上帝天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

蒿

蓬蒿

主葉

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謂昭楚今大夫老而

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為惡於吳出則罪吾眾謂齊之

民離矣體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謂越高今天降衷于

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功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

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

以能遂疑之計患慮之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

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

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

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長吾先君之得

之也必有以取之謂闔廬食不二其亡之也亦有以棄

之謂不正其師以功用能緩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

處宮焉是所敗

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真不忍稱

疾辟易狂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真請先死將死曰

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

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

夷藥而投之於江其氏曰申胥忠矣夫差從而戮之不

信哉

### 左粹類纂卷之九

左粹

節義

重義

左粹類纂卷之十

辭讓

德讓之風遠矣采薇之人亡矣苞苴脂韋亂天下春秋之世則然也而輕富貴如浮雲者不無其人曹子臧宋子罕其尤也至如華耦專矣不敢齒魯侯彼哉子西與之國而不受信矣夫禮義之同然也後世縱欲溪壑甘心控馬蹠血禁門者視此寧無厚顏

○周

周公閱辭魯饗禮

王棄使周公閱來聘

聘魯魯有昌歎曰黑其昌歌昌蒲德公饗有昌歎曰黑其昌歌昌蒲

○魯

辭讓

○周

里熬黍形指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膳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魯

襄仲辭泰王

聲伯不受晉邑

子冶致祿

叔弓辭晉勞館禮

季武子辭晉加遷

子家子辭從政

子路辭盟小邾

秦伯穆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先是秦納公子雍于襄仲辭王曰君不忌先君之好昭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第敝器不

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助之

子叔聲伯

如晉謝季文子叔孫如欲去季氏諸行父之外甥也故成公使嬰於晉晉執之卻驪欲與之邑弗受也

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

家欲任兩國晉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

政國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

勝敵而歸敗楚于必立新家所幸晉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

信不若子若鮑氏有豐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下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爾書以告

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下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治歸致祿還其邑而不

出曰使子欺君謂子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



其朝乎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報韓侯使郊勞禮賓三子君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微命於執

事敵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繼舊好好合使成成事臣之祿也以為敢辱大館叔向

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

宗也辭不忘國謂韓侯忠信也先國後已始稱敵邑之弘

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季孫宿如晉拜昔田也昔年庚子年及防於奔晉皆晉

侯季羊之有加過常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謂禮大今

豆有如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起曰寡君以為驩

也對曰寡君昭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

請徹加去所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賜

叔孫成子達公昭之喪于乾侯季孫意如曰子家子羈亟言

於我慶於昭公未嘗不忠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

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

同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

出時成子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言未受命叔孫使告

之曰公衍公為昭公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公衍初未與

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

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成丁以告對曰若立

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

而出者以義從公入可也寇而出者為卿者行可也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小邾射大以句繹地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于

路子路辭季康子邾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後或不

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以死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田弗能

趙衰三讓

范文子不伐

諸將讓功

卻至辭楚享樂

韓無忌讓韓起

荀彘辭宋享桑林

張老讓魏絳

魏絳辭樂

諸將相讓

董安子辭賞

公文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

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卻穀

卒欒枝將中軍亦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此在城公使

原季趙衰所薦者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王以示義

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之毛也不在位不

敢聞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

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論善  
君有賞忠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  
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  
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  
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狐蒲城伯居請佐公曰  
趙衰三讓不失義宜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  
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

靡笄之役靡笄齊山名晉代卻獻子克師勝而反范文子  
後入武子會曰樊平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  
卻子之師也伐且為師其事臧功若先則忍國人之屬

十卷

五

晉

耳目於我也故不敢代武子曰吾知免矣喜子之謙

晉師歸勝齊卻伯見時克將公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

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上軍

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時荀庚克之制也樊何力

之有焉欒伯見下軍公亦如之對曰樊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共享之子反則相為地室而縣

焉欒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

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

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

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

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

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

共儉盈而不飲有乾而不食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

承事朝而不夕無事故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

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

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

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

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

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十卷

六

晉

韓獻子厥告老公族穆子無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

不夙夜為行多露以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言有疾不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

蘇游而曰好仁起以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人

參和為仁三者備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使宣子朝立遂老晉侯悼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

大夫

宋公平享晉侯悼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荀瑩辭荀偃

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若後魯周公後魯有

禘樂賓祭用之代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

以旌夏題識也夏大地以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

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勾欲奔請禱焉

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悼公使張老孟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

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斷能其學不廢

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鷄丘之會其官不

犯而辭順謂教揚干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

馬使魏絳佐新軍

鄭人賂晉侯悼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相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縣鍾三及其鍾磬女樂

二八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

上卷

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會戚會城捷會鄆會

城北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

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患君之

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

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引言遠人夫樂以安德

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

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

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服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晉侯悼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勾將中軍代荀辭曰伯游

長昔臣習於知伯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

荀偃將中軍士勾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代荀辭以

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

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平周之興也

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

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

上卷

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

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

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下邑之役趙鞅以衛貢故殺鄭午午荀寅之甥也董安

于多戰功趙簡子鞅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

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識及

臣之壯也耆敬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

也端委褰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謂

闕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衛

公孫免餘辭邑與卿 靈公辭賓

公子鄆辭立

公與免餘邑六十齊既納獻公而專公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邑

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

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替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

子儀為卿

齊侯景使公孫青聘于衛聞衛亂齊初作亂靈公奔死焉遂從諸苑

焉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

所辱君命賔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

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

十卷

則有宗祧在乃止賔將據衛侯以主人辭曰亡人之憂

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賔曰寡

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

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初尋

公乃復

衛侯靈遊于郊子南鄆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

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敗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卿大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

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用意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鄆之子輒在乃立鄆

。鄭

公子忽辭齊昏 子產辭賞邑

齊侯傳欲妻鄭大子忽莊公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

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

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此或伐齊鄭齊侯又請妻之固

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

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

鄭伯以莊公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

立三公子突皆君也弗從呂氏曰人皆怨鄭忽之辭

鄭伯伯賞入陳之功先是以展子享子展賜之先路車

命之服先八邑以車服為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

邑子展子西良霄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

失禮

。曹

子臧辭國

宣公卒于師晉伐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

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既葬子臧欣時將亡國

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謝子且請焉留乃反而致

其邑晉侯屬執曹伯將見子臧於王簡而立之子臧辭

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

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宋

穆公屬國公弟

子魚辭國

華耦辭魯侯宴

向戌辭晉賜偪陽

子罕不受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

寡人宣公十五年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

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

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

○齊

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

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

命以義夫命出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朱氏曰宣公遜國於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

傳曰宣公為之也斯言當矣宣公為之也斯言當矣

宋公桓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兄且仁君其立之公

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

不順庶立遂走而退桓公卒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

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華耦來盟謂蓋公之鮑之黨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

督得罪於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請承命於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為敏杜氏曰無故陽其先

晉荀偃士句請伐偪陽偪陽姓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

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

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

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喪玉不若人有其寶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免於

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售玉而後使復其

所

○齊

敬仲辭卿

敬仲辭夜飲

管仲辭周饗禮

晏子不受邱殿

陳公子完奔齊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聞於教訓

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

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義取使為工正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

納於滄仁也呂氏曰辭一辭之秩而開一世之禍

齊侯桓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管仲管

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

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

禮而還解見一卷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

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齊侯莊襲莒杞殖入於莒郊遇莒子莒子親鼓之獲杞梁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

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齊侯弔諸其室

與晏子邸殿齊別都景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慶封以吾邑

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

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

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

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

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齊侯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弔彌從

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以書先入

書左彌先下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

皆憤而衣赍赍自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

呪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若賓主進乃賞犁

彌

○楚

遂子馮辭令尹子西辭國

子間辭國陽公辭梁

楚子康使遂子馮為令尹庚子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

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

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復瘳則其

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建為令尹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

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

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

援秦不可漬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秦將

計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賂君以天下吾滋不從也

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壬

吳伐陳楚子昭師于城父將救陳陳上戰不吉卜退不吉王

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前已敗於柏舉今不如死楚盟

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

辭子西則命公子結亦不可辭子期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

許將戰卒于城父子間啓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

三公子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

皆王元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



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

之有惑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武夫盈而

偏憾而不惑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

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

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吳

季札辭國

吳子壽夢卒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

季札以札才於立之札其季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自立是為成公將立子臧

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誰敢奸君之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

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今

其掛劍於樹不以死其心葬子臧博學以恩累其志

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採

吳而不及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纘統受命作周亦不

武王之王而季子為太伯之策王纘統受命作周亦不

自牧則曰吳樂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使由於季歷武王

越

范蠡輕舟五湖

范蠡滅吳反至五湖辭於王

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

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

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

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

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

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

法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與之滅吳以致其功知期不

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

不謂賢哉

左粹類纂卷之十

逆料

禎祥妖孽之先見者至誠前知亦唯有其  
於理而已左氏所載或料人或料事言如中  
的議者例之瞽史何哉得無其以驗者聚之  
書耳自今觀之語偷心蕩視下步高實凶其  
命能禮被文相德實吉固不待至誠而後知  
也於戲使有者鑒哭師而寧欲寧家遺而制  
侈鑒丘在與而不多主人於世教不無前  
亦未可盡其也

○周

芮良夫知厲王敗

伯陽父知周亡

內史過知虢亡

宰孔料齊桓晉獻

內史過知晉君臣不終

內史與知晉文公必伯

王孫滿料秦師必敗

單子知陳亡

劉康公料魯卿休咎

劉康公料成肅公

單子料卻至及王叔

單子料齊晉君臣不免

單子物色晉悼公

單愆期料僭括

劉夏知晉趙武不年

萇弘知蔡興滅

萇弘知晉伐戎

伶州鳩知景王心疾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  
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地氣

以成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取用皆胡  
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  
王人者行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  
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涇渭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言民不陽伏而  
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

素

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為陰

陽失而在陰下川源必塞

夫水土演潤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山崩川竭

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

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

王乃滅周乃東遷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

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

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

其君冒辟邪淫洗荒怠廢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  
祭不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為百姓攜貳明神弗蠲  
而民有遠志故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  
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  
興也融祝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為信商  
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為次其亡也夷羊在牧  
周之興也鸛鷺鳴於岐山其災也杜伯射王于郊  
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王會諸侯田于囿日中杜伯  
起於道左衣半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  
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在史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  
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  
儀之生穆王焉依儀匹也實臨昭周之子孫而禍福  
之夫神靈不遠徙遷焉一人心以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  
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  
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今號  
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  
狸姓丹朱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勿有求  
而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今其曹  
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數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  
大宰忌父帥傅氏狸姓在周及祝史奉犧牲玉帛之生  
長尺一寸有帶所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  
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  
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

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逞  
離民怒神而求利焉請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  
蔡之之會蔡桓公衣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宰孔賜  
盟而先歸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  
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垂棄而入使至者勸而畔者慕  
懷之以典言謂陽穀之會以四致今諸侯曰無障谷  
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謂東姓為盟三屬諸侯  
存亡國三以示之施築鹿門以定魯城夷儀是以北伐  
山戎為燕南伐楚包崇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  
覺矣又何加焉晉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  
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望其是之不果奉  
而暇晉是皇不暇以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  
有勤也傳曰東君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公乃還宰孔謂  
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凍澮以為淵  
戎翟之民實環之連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  
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閑  
脩脩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天  
昏是歲也晉獻公二十六年獻公卒八年越八為淮之會  
此之謂桓公在殯宋人伐之納孝公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  
不敬晉侯執玉卑禮執天子拜不稽首首至內史過歸  
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

富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公受王命待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

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  
命敬謂竟奉禮義謂上服三敬王命順之道也成  
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謂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  
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謂仁仁所以行也謂信信所  
以守也謂義義所以節也謂制制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  
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置守固不偷節度不攜  
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今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  
能應外忠也施三謂三服義謂端仁也守禮不淫信也  
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  
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謂王從之使於晉  
者道相連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王后陳嬀有寵  
子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謂  
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謂其時下城濮戰于衡雍  
遂以俘獻王命尹氏及王子虎於是平始霸  
秦師將襲鄭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欲過周北門左右免胄  
而下兵車乘御者居中不下也超乘者三百乘車正  
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  
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  
易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適是道廢也  
道廢是行也秦師還命焉謂之晉人敗諸  
殺獲其三帥丙術視術正明視

定王使單襄公朝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火朝覲  
矣火星晨道弗不可行也謂候不在疆境人掌司空  
不視塗謂道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謂場功未畢  
道無列樹謂古者列樹表道墾田若蕪謂墾田若蕪不致餽謂  
舍謂民民將築臺于夏氏微舒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南冠以如夏氏謂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  
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  
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朝見東方建戌天之根見而水  
涸謂天根亢氏之涸也本見而草木節解謂本氏也謂寒四  
見而隕霜謂建戌之月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後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謂民曰收而場功謂農而  
畚揭謂畚也營室之中謂之營室謂建亥小  
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謂其築作之具此先王  
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  
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  
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廬廬有飲食謂國有郊牧之地有寓望謂寓望之舍  
有園草謂園有林池有林池謂林池所以禦災也兵  
其餘無非殺土民無縣謂縣田也野無與草謂野不奪民

時不茂民功有優無賈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執事縣有

序民有章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

民罷於逸樂自是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周

官有之曰敵國田等賓至關尹以告司閭行理以節

逆之理吏也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

除宗祝執祀司寇誥姦防虞人入材澤者甸人積薪

空視塗易司寇誥姦防虞人入材澤者甸人積薪

生司馬陳弼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百官官以物至賓

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謂賓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泣事正長上卿監

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單子不才有分族

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

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非憂無即愆淫冬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

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

氏不亦瀆姓矣乎夏氏亦陳我大姬之後也武王之女

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

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

楚而無此四者秋制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

侯殺于夏氏夏氏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九年楚子入

陳莊王入陳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王季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季

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如東門子家父皆修歸王問

魯大夫執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

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

為君必君寬爾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

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

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

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

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

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

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憂之

借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

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

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不恤人匱而不

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不顧其上且夫人臣而

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

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

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

其毒行其害必亡十六年魯宣公赴者未及東門氏

來告亂子家奔齊宣公葬三桓逐子家遂奔簡王十



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僑如通於宣公夫人穆姜之

成公未沒二年叔孫宣伯奔齊者未及三君也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秦桓公晉今之晉也

子受服于社社謂其廟也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

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勸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

之大節也之神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又乎師還成

肅公卒于瑕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卿

王叔簡公生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

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

單襄公朝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

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至以為上卿可

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

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勝我則強之背宋之

盟一也晉之盟宋華元所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

楚德鄭人子從楚以汝陰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

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不整楚師而晉

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晉書將中軍士發佐之

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

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

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書范發不欲我則

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無計吾有三代

必下而趨禮也晉至見楚其上下必下免能獲鄭伯成

救之仁也鄭至見鄭伯其有弗能胡欲若是而知晉國

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

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

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林父自趙宣子未

有軍行而以政荀伯自下軍往是三

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荀至言已之若佐新軍而

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

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

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

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默惡其網民

惡其上已也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懼憚君

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敵者則聖人知民之不

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

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修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傲之以晉而卻至能倫天以爲已力不亦難乎仇天不祥衆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所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商義勇功謂之仁姦仁爲仇而舍之姦禮爲羞而趨之姦勇爲賊而夫戰盡敵爲上守餘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殺行容羞也畔國即讎仇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遠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

王叔與伯與爭攻不勝而奔

柯陵之會晉將單襄公朝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

單子其語犯陵單襄公朝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

國佐見其語盡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驪之語之戰魯師後則師難受傷如之勝焉之諸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有待於懷積以時勝者晉侯怒不見公單

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若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

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令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

故也對曰吾非晉史焉知天道晉侯同律以聽軍聲而

語美殆必禍者也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

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咎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棄日友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步言視聽四者既喪則國從之四者盡喪晉侯棄二視遠步高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八卿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債厚味寔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近季伐犯則陵人适則誣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

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注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過以

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

於晉且夫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得臣敗于鹹

而不義僑如通于穆姜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

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

殺三卻僑公十三年晉侯殺僑公於師於冀東門

葬以車一乘不齊人殺國武子國佐貴之慶克以告

不畜辭公立無跛偏視無還轉聽無聳不覺言無遠非  
耳故周出言必及天不意言必及意出自言信必及  
身於言仁必及人傳言義必及利利言知必及事  
能言勇必及制能言教必及辯分別言孝必及神孝於  
則存者言惠必及乃言讓必及敵臣晉國有  
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棄公有疾召頃公朝之而  
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  
天地所昨小而後國天之所夫敬文之恭也  
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  
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  
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思身能信愛  
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精能教昭神  
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  
地五天有六氣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  
燕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昨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  
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  
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  
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  
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替本也被文相  
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趙盾晉聞  
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也  
也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三出於周一既往

矣謂成公已後之不知其大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  
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  
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今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  
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  
君國三襲焉謂德也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  
干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  
公許諾及厲公之亂使召周子而立之使  
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除而歎單公子愆期為  
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此朝  
心在他夫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括欲  
立王子佞夫景王佞夫弗知括圍焉遂成愆時焉  
夫成愆奔平時地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夫大殺  
佞夫括奔晉  
天王景使劉定公夏勞趙孟於賴館於維納劉子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禹功固勸之對曰老夫非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

而老及之者當有知識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見明年神怒不飲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既烝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會祭烝于溫在溫卒勞在景王四年夏四月景王問於襄弘曰今茲四年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自蔡世子般弑父景公在今十三歲歲弗過此矣蔡凶必楚將有之然壅也楚無里復在下韋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無以備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無復在大梁故云楚子靈在申召蔡靈侯般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不恨其令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幸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是年三月殺之四月楚子滅蔡十一月及景王十六年晉侯頃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水與三塗山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天王景將鑄無射鐘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所夫音樂之興也樂而鐘音之器也音天子省風以作樂風器以鐘之樂興以行之小者不究細而大者不概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

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安則樂寔則不感人則不容世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鐘極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田北山有心疾崩十榮錡氏王崩魯

衆仲料衛州吁	季文子使晉求遭喪禮
季文子料齊懿公	季文子料晉景公
孟獻子料晉卻錡	穆叔料衛孫林父
厚瘠臧紇料衛獻公	梓慎知宋鄭飢
穆叔料齊慶封	穆叔料鄭伯有
穆叔知楚遠罷情	穆叔料二孟及晉政
穆叔知昭公不度	穆叔料楚公子圍
梓慎知火災	閔子馬知周亂
昭子料蔡侯朱	昭子料宋樂大心
子貢視執王	

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時州吁弑桓公而立將侯以和其民乃告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而棼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恃兵則民安忍無親安於忍則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衛人殺州吁于濮濮水問計于師使請於陳以朝陳使計之陳人執之而請於師使請於陳以朝曰魯仲不日其定也大楚而但云門東安忍蓋君臣之

義不明於天下矣

季文子父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謂晉侯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

難臨時求用而無過求何害晉襄公卒果如文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時晉公居平遂伐

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已則無禮以義得國且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何故行禮

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

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言不

季

季

季

居人 齊人弑其君商人經 總公剛得職之父尸而

五年來侵十八年見仇

公 如晉晉侯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不以

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

侯矣可不敬乎諸侯之從違天命之去留係晉侯如

廁陷而卒成公四年如晉十年景公疾

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楚曰郤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卿也繼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

不亡何為 長魚矯殺駒伯駒伯 齊侯之臣也

與齊童帥甲攻之長魚矯以平山然郤擊遂以戈殺

衛孫文子其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

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孫子無辭亦無

懷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

必折也孫林父以戚如晉公七年十月十四年

公孫林父

衛獻公出奔齊孫林父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

使齊名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

同盟之故使齊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其臣有臣不

敏不君不赦有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

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才得罪於寡君

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

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

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國有

母弟鯉以出或撫其內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

邾寄衛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

退而告其入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棄土也亡而不

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理臧孫

說謂其入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晚之或推之欲無

入得乎 衛侯入在十二年魯公使子鮮與齊

伐孫氏克之執虜

公孫林父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水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

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斗牛之次玄枵在

去枵今在玄枵星也歲星在星紀明年當在

以有時陰不陽蛇乘龍玄武

危之星歲星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在東

耗名也土虛而民耗歲星入虛星之次時得不饑何為

二十九年鄭饑宋亦饑

齊慶封來奔慶封之舍故齊獻車於季武子宿美澤

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竭人以宜其亡

也既而齊人來讓責魯吳吳勿餘手之朱方聚其族

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豹曰天殆富

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

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楚子以諸侯伐

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殺而盡滅其族

公棄如楚過鄭鄭伯簡不在在已先伯有遷往勞於黃崖

不敬穆叔豹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

害鄭國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承先祖以鄭人不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積葉寘諸宗室季

蘭尸之使服蘭之女主敬也敬可棄乎伯有死于羊

肆伯有使子皙如楚不肯往而強使之子皙以驕氏之

率國人以伐伯有之殺伯有

楚子使遽罷來聘通嗣君也鄭叔穆叔問王子之為政

何如時王子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

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同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

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楚

靈王即位國將聘鄭開王自疾而遽入遠罷為令尹

穆叔至自會叔孫約會晉趙武及諸侯之見孟孝伯仲孫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諱諱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

韓子乎謂韓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起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子韓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

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

諸趙孟之倫也而又甚焉穆叔之言在襄公三十一

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昭公元年晉公

室平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

讒應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晉人執季孫如

公棄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通哀毀立敬歸

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

則立之次當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上古

之道也非通嗣野何必弟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

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

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此及堊三易衰



衰衽如故衰度也於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  
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在位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勝而  
乾侯凡三年

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

見叔孫穆子豹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

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

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

天子有虎賁掌先鋒王而備舍則守習武訓也諸侯有

旅賁掌戈盾夾王車而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副備承

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

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

入矣不復入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

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為大夫公子

圍及殺郊敖而代之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字彗星也大辰

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辰星見天中頃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常以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

冬人向伏候火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

是其徵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二其與不然乎言必火

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

火作其四圍當之在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大辰

宋分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在陳鄭祝融之虛也氏之

居鄭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

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

壬午作平水所以合也丙午火土子水水火相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周五月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東北火

之始也融風水也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戊寅

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大

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以望之參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

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

人多漸以及有位者大人患失而惑惑於又曰可以無

學無學不害無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不學則落落

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落

原氏其亡乎越三年葬景王于朝因舊官百工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不在位在卑序故卑大夫送

葬者歸見昭子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

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息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於宋之叔父

東國而費榮人殺出之

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樂大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

城氏樂氏之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

而後能及人是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

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逐桐門右師公使

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出擊之口辭偽有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

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前定公十年春而皆不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公薨五月仲尼曰賜

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師入邾以邾子益來

哀公七年

晉

師服知晉亂士為知申生不立

上偃知虢亡郭偃料惠公冀芮

伯宗妻知禍韓獻子知卻氏亡

士鞅料藥盈叔向料齊莊衛殤

司馬侯料高止華定叔向料楚公子圍

司馬侯料秦公子鍼叔向料楚靈王

叔向料周單子叔向料魯昭公

叔向料楚子干叔向母知禍

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七年生太子命之曰仇其

第以千畝之戰生十年命之曰成師師服

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也易及嘉耦曰妃

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

亂矣兄其替乎知國將歸晉亂封桓叔于曲沃文侯

子昭侯立危不自安靖侯之孫欒宿傅之師服曰吾聞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士有隸子

第士卑自以其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

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觀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

其能久乎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

昭侯之子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入立其弟鄂侯鄂

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導曲沃伐翼

晉侯為太子城曲沃使申生居曲沃士為曰太子不得

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下先為之極於極處又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

名與其及也言去勝於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傳

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為進諫公曰寡人有子

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士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

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

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舉

莫予若也然而其不能載其上久矣難必及予子盍亟

齊言今和伯曰二子皆得免子登專司走多皆

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自斃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齊放其大夫高止於  
 北燕好以車自宋華定出奔楚華定與華安向寧謀誘從群公子取太子及男  
 第為質元公怒攻之遂奔陳自陳入  
 于南里以叛乞師于楚楚畏之楚奔  
 尹闔公享趙孟武賦大明之首章大雅言文王明明聖於下故能赫精靈於  
 孟謂叔向曰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疆不復還以戒之事畢趙  
 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  
 以臣之疆勝君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  
 弱而安然為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  
 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

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以淫虐  
弗可久已矣楚公子圍弑郢敖而立改名虔是爲靈王在位凡十三年公子棄疾所篡

秦后子有寵於栢如二君於景后子栢公之子景公之弟鍼也其寵寵如兩君其

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數其罪而加刑鉞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

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

少曲臣何以得見女叔齊何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

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楚公子熊渠子即閼者蔡靈侯弑父而立至十二年楚韋

宣子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然矣獲罪於

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毀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歟

胙間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  
 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陳哀公有廢棄公子播  
 留吳奉偃師之子偃師而步公子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  
 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桀為仍  
 緡叛之伐而克之紂為黎之君也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夷叛之伐而克  
 特勝而滅紂商楚小位下不夷而亟暴於二王其於能無咎  
 滅於周商周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  
 譬之如天其有五枿金木水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  
 以無拯不可沒振喻靈王力盡自敝楚子滅蔡既滅蔡  
 圍餘以懼吳靈王次子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乘虛  
 以入師責于繼行尹申蔡疾立是為平王

奉 遷 野會設有會領帶有結交會明

之言公曰千裘蓄之立所以昭事享也視不過結綬之

中所以道容觀也言以命之容觀以明之失則有闕合

單于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

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貌不不昭不從言不無守

氣矣神氣不單成公卒晉昭公二年

大蒐于比蒲葬齊歸公昭公不感晉士之送葬

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孫魯交鄰野不能不爲國侍者

曰何故曰歸姓也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所佑叔白

三魯公宰其甲平君有大出同不厚竟有三斗之登

無一日之患國不亡盡不思君也不無於名一信誼也

國不忘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公孫于齊

魯昭公十一年會楚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勝而奔

楚右尹子干出奔晉楚靈王也在觀從以蔡公之命召

子干時楚伐徐靈王次于乾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

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

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謂棄疾與子取國有五難有寵

而無人一也謂得有人而無主二也謂內有主而無謀

三也謂時有謀而無民四也謂民有民而無德五也子

于在晉十三年美晉楚之從與之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繫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

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

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

君文公孤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

年有士五人謂鮑叔牙賓須無隰朋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

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稱五人而列字四士賈佗有

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伯納以馬有藥卻狐先

以為內主謂樂枝卻縠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公棄

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文公九子民無異望民望不

而在文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何人此二君者異於子干

共有寵于集疾有寵國有與主國人以棄疾為無施於

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楚秦

藥盈出奔楚父范宣子曰宣子殺

羊舌虎盈之因叔向虎之初叔向之母妬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令其子皆諫其母叔向其母

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謂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六卿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

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藥懷子盈之嬖之

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晉殺祁盈祁盈與祁勝通室祁盈殺之及楊食我食我

晉殺祁盈祁盈與祁勝通室祁盈殺之及楊食我食我

晉殺祁盈祁盈與祁勝通室祁盈殺之及楊食我食我

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伯石  
始生子容之母向使走謁諸姑曰長叔奴生  
男兄弟之妻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衛  
甯羸料晉陽處父

甯殖料晉卻犇

大叔儀料甯喜

彪儀料長弘劉卷魏舒

史鮑料公叔戊

陽處父晉大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羸氏羸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也而從之陽子道處之語  
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

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

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

行情貌言三離則有變陽子之貌濟其言其言言不

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情不其卒將復反  
情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濟其信也夫言以昭

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濟也今陽子之情謹矣

察以濟蓋也成其貌以且剛而主能尚不本而犯不本

而陵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

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初莫于夷狐射姑將中

溫改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生之射姑至自

衛侯定變苦成叔衛侯定變苦成叔衛惠子相

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  
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  
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長魚矯殺苦成叔

獻公出奔齊孫林父甯殖逐之立入于夷儀晉平公使

夷儀使與甯喜言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儀聞之曰烏

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

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免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今甯子親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

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

衛侯入

公而復公孫免餘殺甯喜以其

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子朝之亂故王居於外泉晉

政說長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僂適周聞之見

單穆公曰甚劉其不沒平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

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

以為飲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

成者為飲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其詩樂少章曲故

類也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



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謂支不然不足以遺後  
 之人今長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  
 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悖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  
 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  
 天平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  
 甲至桀四世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桀至湯帝甲亂之七  
 世而殞甲至紂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紂至文幽王  
 亂之十有四世幽至敬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夏殷之  
 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四世而無德以救亂或四  
 之雖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多矣又何可興夫周高山廣  
 川大敷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冀土溝  
 瀆高山以爲陵阜冀其有悛乎無有單子曰其咎孰  
 多曰其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以天道夫天道道  
 可而省不達善去其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  
 一也夫所反道二也以天道誑人三也惑劉周若无咎  
 其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  
 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  
 謂城用巧變以崇天災謂遷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  
 矣是歲也敬王十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  
 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長弘與之初劉氏范氏  
 引事劉文公故朝晉人以為計殺其弘及定王劉氏亡  
 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  
 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

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  
 能執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戊也驕  
 子之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存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戊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  
 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憊之曰戌將為  
 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胡氏曰夫富者怨之府也使  
 其爵位尚庶幾乎其爵位尚庶幾乎  
 鄭  
 叔詹料楚成王 殃明料晉程鄭  
 子產料蔡景公 游吉料楚康王  
 子產知陳亡 子羽察言知禍福  
 子產料諸侯從違 祖竈知陳興亡  
 裨竈知晉平公死期 子產知天棄蔡嬰楚  
 楚子成入享于鄭宋伐鄭楚伐宋以救九獻庭實旅百加  
 邊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  
 曰楚王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  
 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城濮之師敗於晉  
 晉侯平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  
 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揮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  
 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出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  
 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高而  
 求下智人也不在程鄭謂非其有亡繫乎不然其有感

疾將死而憂也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蔡侯 歸自晉 入于鄭 鄭伯 簡 享之不敬 子產曰 蔡侯

其不免乎 曰 往 其過此也 君使子展廷 務於東門之

外而傲吾曰 猶將更之 今還受享而惰 乃其心也 君小

國事大國而惰 傲以爲己 心將得死乎 若不免必由其

子其爲君也 淫而不父 僑聞之如是者 恒有子

禍 蔡太子弑景侯

鄭伯 簡 使游吉如楚及漢 楚人還之 聘 子大叔歸復命

告子展曰 楚子 將死矣 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

以逞其願 欲久得平 周易有之 在復之頤曰 迷復

凶 其楚子之謂乎 欲復其願而棄其本 復歸無所

是謂迷復 能無凶乎 君其往也 送葬而歸 以快楚心 楚

不幾十年 未能恤諸侯也 吾乃休吾民矣 楚康王卒

鄭伯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子產如陳 泣盟 歸復命 告大夫曰 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 聚

禾粟繕城郭 恃此二者 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植 公子侈

大子卑 大夫敖 政多門 以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 不過十

年矣 楚滅陳 陳哀公有廢疾 公子招殺悼太子 偃師

之壽簡公二十三年 陳滅

會于號 尋宋之盟也 楚公子圍設服 離衛 二人執戈於

叔孫穆子 曰 楚公子美矣 君哉 似 鄭子皮 虎 曰 二

執戈者前矣 蔡子家 公孫曰 蒲官 將圖在會 有前不亦

可乎 楚伯州犂曰 此行也 辭而假之寡君 以飾其過 鄭

行人揮曰 假不反矣 伯州犂曰 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

也 伯州犂曰 子羽曰 當璧猶在 共王擇立五子 諸侯

而再拜皆壓 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齊國子 曰

吾代二子歟 矣 陳公子招曰 不憂何成

二子樂矣 言以憂主事 衛齊子 曰 苟或知之 雖憂何

害 宋左師 曰 大國令小國共 吾知其而已 敬

命 晉樂王 曰 小曼之卒章 詩云 非惟暴虎馮河 善矣

吾從之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 叔孫絞而婉 諱其似君 宋

左師簡而禮 而敬 樂王 曰 敬 子 曰 敬 子 曰 敬 子 曰 敬

與子家特之 無所 皆保世之主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 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

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

大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楚公子圍殺悼太子 偃師

楚子 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問於子產 子產曰 晉

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

多求 食 莫匡其君在宋之盟 楚屈建 曰 又曰 如一見之

約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 王曰 諸侯其來乎 對曰 必來

從宋之盟 承君之歡 不畏大國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

魯衛曹邾乎 曹邾畏宋邾畏魯 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 唯

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威及所及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

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人不可與人同欲

盡濟人從諸侯如楚為申之會魯衛曹邾不會曹邾

辭以難公昭辭以時祭衛侯襄辭以疾

陳災時陳已為楚所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

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編項之大水妃也水故

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

而陳災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妃以五成故曰五

年五行各相妃合得五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亡楚

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是歲歲星在星紀丑

而南劫自大梁四歲及鴉火十度又四度四度楚平王

即位封陳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遂

滅陳魯昭公八年楚滅陳至十三年後陳哀公十七年

春王正月魯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

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

虛歲星在姜氏任氏齊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

焉告邑姜也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娶為既嫁女

故知邑姜晉之妣也天之七紀二十八戊子逢公以登

禍歸邑姜晉之妣也天之七紀二十八戊子逢公以登

逢公公履諸侯居齊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未死之先妖星

在故齊自互是以譏之齊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

會子厭欬謀救蔡也楚雲王誘殺蔡雲侯國鄭子皮將行

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蔡侯般楚

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雍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

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此後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歲

二年王惡周矣楚靈王以魯昭公元年執鄭欬而立

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縊在大梁至昭公十三年則一周年矣

崙于林里申亥求而得之以歸王縊

○曹

僂負羈妻識晉重耳

晉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

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

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輔相夫子必及其國及其國必

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

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及璧納之秦穆公

六年入曹今無入僂負羈之

宮而免其族顓頊顓頊之

○虞

宮之奇見幾

伐虢之役師出于虞晉獻公假道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

其子曰虞將亡矣於虞以伐虢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謂舍晉

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

惡於人謂假道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虞伐同姓國虞公

以伐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

留外寇冠知其變而歸圖焉已自援其本矣何以能久

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幣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號

史鑑知號亡

神居辛六月號公使祝應大祝名應宗區宗人各區史鑑大史各區享焉

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善以諸神賜之土田史鑑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宋

樂祁料宋元公魯昭子 樂祁料魯昭公

宋公享昭子魯叔孫姑聘賦新宮詩逸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

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

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

謂魂魄魂去之何以能久時魯昭公昭子卒季孫意如

曲棘納魯昭公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

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隨婦謂曹氏宋元夫勿與

魯將逐之言齊將逐意如曹氏告公元公告樂祁樂祁

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行父宿魯君

喪政四公矣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

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夫民矣

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公孫于齊魯昭公

○齊

晏弱料魯公孫歸父 陳文子料崔杼

公孫歸父魯大會齊侯頃干穀見晏桓子弱與之言魯樂

桓子告高宣子頃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

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公孫歸

父奔齊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勝于晉

父還及莒莒南呂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

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四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易

齊侯伐衛自衛將逐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時晉有東必受

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無見崔武子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

臣若急見詩君於何有欲我之子姑止之使勿文子退

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謂伐而又過之謂欲不

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以義理救君之過況以惡

平齊侯遂伐晉取朝歌乃還崔子曰晉必將報欲弑公

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

姜氏崔杼取棠公之妻姜氏莊公通崔子遂弑之慶

封滅崔氏崔成崔杼殺東郭懷棠元各崔杼怒見慶

封滅崔氏請討之慶封使慶封擊帥平攻崔氏殺成與

同馬孟懿子遂伐公從公孫于齊

季氏公徒釋甲執冰而踞以孫氏

遷而盡俘其家其妻皆  
世行返則無歸亦歸

○秦

蹇叔哭秦師

秦鍼知趙孟不年

穆公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將以襲鄭蹇叔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

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基之木拱矣言其死期將至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

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滅滑而還及滑遇鄭

人知之而有備故滅滑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秦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見趙孟武趙孟曰吾子其曷歸時何

對曰鍼懼選於寡君畏景公數其罪而責之是以在此將待嗣

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

言不亡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先澤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助多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

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

五稔少亦有趙孟視陰影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

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

○楚

鄧曼知武王不祿

文王知申侯不免

子文知越椒滅族

申舟自分必死於宋

伯州犂料子木

申無宇料公子圍

沈尹戌知楚禍

闕且料子常

武王刑尸更爲楚陳授師子焉子戰也以戰授其師以伐

隨將齊廟故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

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

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死於國

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齊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王世子

申侯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齊師自召陵還轅濤塗

曰譖而告之桓公使出陳鄭之間桓公與之虎牢中侯使

壁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

瑕也不以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責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法峻既葬與奔鄭又有

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

若君弗可改也已呂氏曰楚文之雙中侯也猶明皇之

楚文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惜

楚文之失反迫誦其明亦惑矣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

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文與良皆楚君若敖之後諺曰狼子

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太感及

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

鬼猶求食若叔氏之鬼不其餒而絕言祀及令尹子文卒

關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子謫子揚般而

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而巳得椒處子越又惡

之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轅陽而殺之遂

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

于漳漳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潁遂滅若敖氏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先楚穆王將

之遂回而命風駕載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

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之子託及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走鄙如鄙

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楚子圍宋

晉楚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武楚屬楚人衷甲

衷甲在甲中

平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

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

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有是志信信亡何以及三楚

者而後身安

信亡何以及三楚

屈建卒

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

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

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楚  
世蚡冒世祖至于武文楚王楚不過同慎其四竟猶

不城郢今土數圻數千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楚子平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

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

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

而邊人不備遂滅吳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

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子巢與鍾離幾如是

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平吳

入郢楚以一表一馬抗唐蔡二君三年既歸而請師于吳吳敗楚師於柏舉五戰及郢吳入郢昭王奔隨

關且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黃貨聚馬歸以語其

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

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

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所出

公馬足以稱賦公之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

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則關於民多關則有

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關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

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

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楚進至于今令尹秩

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

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

于今處鄭為楚良臣子文之弟子開後為司馬王成若

於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是不先恤民

也彼復其所其子孫當昭昭王時為鄭公是而不先恤民

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子巢而相楚君

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

望道殣盜賊司目民無所放依是不恤而蓄聚不厭

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

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

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王欲

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

如遺迹焉靈王不君黃氏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

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栢舉之戰子常奔

鄭昭王奔隨

左粹類纂卷之十二

夢卜

左氏之失誣讀者病之益指夢卜之類言也  
攷之牛未至而穆子得其貌疆未生而曹人  
得其名是誠有近於誣者六夢三兆周禮具  
存其為是言安知無所因襲乎書曰筮從龜  
從又曰朕夢協朕卜版築之舉後車之載恒  
必由之又安知其果盡無也乎就其中觀之  
隨而無咎穆姜不克黃裳元吉南蒯非宜其  
亦有得於聖經者乎

○魯

成季應卜筮

卜楚丘占齊魯君臣

聲伯夢泣下為瓊瑰

孟獻子知有卜筮

穆姜筮得隨

莊叔筮所生子

穆叔夢牛

昭公夢襄公祖行

泉丘女夢帷幕孟氏廟

南蒯筮叛

臧會卜龜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公之右言用間于兩社周社亳社之間為公室輔  
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軋曰同復于父軋  
命之為父辭敬如君所敬與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  
命之為名成風公母聞成季之繇卦非之乃事之而

屬僂公焉故成季立之慶父執昭公成季以僂公賜

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慶父奔莒乃入

文公十八年春齊侯將伐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

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先師惠伯叔惠伯令龜以

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

視文公而立宣公以君命召惠伯殺之

聲伯公孫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滅下化

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于歸王

瓊瑰盈吾懷乎夢中懼不敢占也還自鄭代至于狸脈

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

矣無傷也言之莫而卒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為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以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僻如欲廢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速出姜曰亡無出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

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

以長人嘉會足以合體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國  
在下位平於而有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  
於此弗得出矣

利子

叔孫

之生也莊叔得

一上楚丘曰是將行出奔而歸為子祀後歸以讒人入其

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

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

故為卿雞鳴為上夜半為早人定為卿黃日中當公平旦

食日為二公旦日為三卿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

當旦乎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日之謙當鳥離為故

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

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非食時故云離火也

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

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

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

故不足盡卦體以

穆子

去叔孫氏叔孫豹聘僑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遂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

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僂深目而貌

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僂深目而貌

喙口鼻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

曰志之及魯人召歸既立立為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

雉問其姓有子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

視之遂使為堅有寵以應長使為政叔孫遇疾堅

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拘而殺諸外又強

與仲盟不可遂逐之奔齊叔孫不食卒牛不進食癸卯

牛立昭子姊而相之仲至自齊南遺助堅牛攻之而死

堅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

堅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大順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

以救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

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果如上楚

楚遠啓疆來召公召魯昭公公將往愛襄公祭道梓慎

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

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祖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

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公如楚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禚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幃

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

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孟氏之之選孟氏之及南宮敬叔說

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為子以

南蒯之將叛也叔孫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

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  
營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  
卦險故強坤和以率貞信也水而正故曰黃裳元吉黃  
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非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中外內倡  
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謂正直剛非此  
三者非常非忠信善不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  
且可師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蒙參成可筮三  
美  
占可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則以費人叛  
南氏之師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在感而喪志夫以金  
而遇文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  
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南剛皆無以當之所以使後世  
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以上為信與僭不  
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起居會請往行昭伯問家故  
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昭伯問其妻其則不對再三  
問不對歸昭伯及郊會逆伯問昭伯又如初會不至  
昭伯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無他執而戮之問其逸奔  
邱會邱魴假大夫使為買正焉物計於季氏來送臧  
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季  
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如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  
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齊平子立臧會會曰僂  
句不余欺也

○晉

畢萬筮仕

獻公卜立驪姬

梁嬴卜孕

文公卜納襄王

魏顆夢結草老人

趙嬰夢天使祭

厲公筮師呂錡夢射月

平公夢黃能

公將上軍畢萬為右石以弑魏還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上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禹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

數其必有衆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

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屯險難所以為堅固吉孰大焉

其必蕃昌震為土震變車從馬震為馬足居之震為兄

長之震為母覆之坤為眾歸之地為六體不易合而能

固屯固安而能殺震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

其始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

遇比袞以銜骨齒牙為猾猾猶會也骨所以縛刺人也

折有似齒牙中有從書故銜骨在口戎夏交梓畫外象

戎內象夏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且懼有口

憐民固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  
敢興之對曰苟可以備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甘言  
必以為快而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  
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  
蘇飲而無肴曰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  
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  
拜稽首曰非有之臣不敢蔽蔽非之紀失臣之官職有  
二臯焉臯非失官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  
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君其有之備之為  
廖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出告大夫曰夫有男  
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  
既驪姬先施譏於申生盡逐群公子立奚齊焉  
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卜人欲公從卜故托言且其繇  
曰專之渝攘公之瑜繇變據奪論美也言公專愛一薰  
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言善易消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及將立奚齊太于既與中大夫成謀殺太子申生  
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  
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上六無應所求  
血上承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歸妹  
之睽猶無相也車說其  
雷為火為羸敗姬震為雷離為火火動而害

輓輓為車上六在火焚其旗輓則失位故云不利行師  
敗于宗丘敗近其宗也歸妹睽孤歸妹上九變而為睽  
孤張之弧張而為矢之警姪其從姑震為大  
其家子圍棄懷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  
及惠公在秦戰敗于韓原曰先君若從史蘇之  
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方功又筮數也  
之物生而後有象氣以象而後有滋萬物滋而後有數  
自一而十先君之敗德及公穀公穀嫡庶所由致可數乎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  
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  
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韓之戰秦獲晉  
而以大子妾為宦女焉為妾圍為質  
大子圉為質於秦於是時秦穆公以其將逃歸謂嬴氏  
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  
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安其從子而  
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後重耳至秦秦  
與焉惠公卒懷公立自秦逃秦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是  
文晉人殺懷公于高梁晉之占皆驗  
秦伯穆召公子于楚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尚上  
辭也得貞中悔豫皆八也除反在貞在悔皆不動

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震為動動則司  
空季子臣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也初九豫不有晉國  
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  
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  
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名謂屯之內有震豫之  
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山泉原以資之屯三至五豫二至  
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土厚屯豫皆有坤而樂其  
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  
主雷與車內為而尚水與衆坎象皆車有震武也車聲  
震武衆而順文也坤為衆為順為文象文武具厚之至  
也故申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上震

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  
車上水下必伯有威而衆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  
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  
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  
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惠公卒秦伯納公子  
及河董因迎公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  
集天行元年謂文公即始受實沈之星也受受於大梁  
大梁在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謂實沈氏有子  
封叔虞南有晉水子受改焉晉侯今君當之無不濟  
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關伯之星也是謂大辰  
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辰以成善謂辰為后稷是相

唐叔以封警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  
筮之得泰之八無動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  
大喻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  
文公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  
祥也而天之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  
無懼矣公入即位于武宮  
工東出適鄭叔帶以叔秦伯帥于河上將納王狐偃  
言於晉侯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繼文之業文侯前王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上偃  
上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蚩尤戰于阪  
吉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  
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

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  
子降心以逆公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天常離  
心在下是降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睽  
還論大有亦有天降心之象晉侯辭秦師而下以  
晉師順流而逆王入于王城  
晉侯文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夢與楚子成搏  
楚子伏已而強其腦以口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  
楚伏其罪晉上向楚吾且柔之矣腦所以戰晉侯家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旂而  
退之使若大使與曳柴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  
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了西



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郤克將中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師從齊師于莘

韓厥夢子輿厥之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者君子也公

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同放諸齊原屏趙同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懼入于室又

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爲之緩醫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

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有膏也心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時景公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嬖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晉楚遇於鄢陵晉伐鄭楚晨壓晉軍而陳公厲筮之史曰

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蹇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射其元王中厥目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國蹇王傷不

敗何待公從之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目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

宛矣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也明日晉將復戰王召子反謀子反

中行獻子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

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夢此巫曰今茲王必死若有事於

東方則可以逞勸伐獻子許諾晉侯平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雙玉而禱曰齊環魯公怙恃其險負

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民曾臣彪平公名明上有天子以猶未也將率諸侯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

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以死爾有神裁之沈

玉而濟東侵及維南及沂晉侯先歸荀偃痺疽生瘍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起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

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有焉晉為盟主豈天不其祀也

諸侯而傷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也羽山又非晉界是

不可祀之者也鯀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

矣是不可祀之者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

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也况祀為夏后鯀有

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者也五也晉侯方疾其或晉邪

宋公伐鄭報圍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

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水可以興兵利以

伐姜不利于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

子水位也趙鞅姓水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

于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鄭等遠之變許

外取逐圍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

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不

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

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衛

成公夢康叔謂相奪享孫林父上追鄭

孔成子以夢卜立靈公莊公上夢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享公命祀

相審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鄭何事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

之命祀請改祀命解見二卷衛侯諱祀相朱子曰禮書

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與鄭氏季康伯伯陵諸

氏之屬衛侯夢康叔謂其國自合當祭不祭何如

又知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黃熊之神非此如

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上追之獻非於定姜

夫人姜氏問繇曰非如山陵有夫夫出征而喪其雄

之孫刺獲鄭皇耳于犬丘

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孟縶康叔

謂已立元孟縶余使羈之孫圉羈孟縶而史苟相之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牙鉅之曾孫

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起為政聘

于諸侯之歲姻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跛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也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也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

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孟非人也非全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其梧之見衛有觀在古被髮北

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良夫言曰有以瓜之初生謂余爲渾良夫呌天無辜衛侯與良夫盟免之以孝衣桓桓輩而公親箴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食乃一時之事故云

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故懼難而去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鏡尾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喬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喬水邊言衛侯

兼

藥

華術

將若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晉伐衛  
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  
還衛侯自鄆入般師出石圃曰匠氏攻公以使匠氏且  
難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墜折股

○鄭

燕姑夢天與蘭

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欲令人愛之如蘭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言故欲計所賜蘭爲漢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

蘭而卒

○ 附目

曹人夢曹待彊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  
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  
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  
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  
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  
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公景伐曹將還褚師  
子肥殿曹人詬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  
司城彊以歸殺之

○號

號公夢刑神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曰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入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囂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虜收也虜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號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不揆神意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追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教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逐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謂逆宗國

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宋

元公夢太子即位

宋得夢已爲鳥

元公將如晉請納魯夢太子藥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謂華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偏袒所以藉幹者偏袒猶中林請無及先君自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謂損親近聲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

死君命祇辱行必不宋公遂行卒于曲棘

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未有立焉公遊於空澤卒于連中謂大尹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立啓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北首死象在已爲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阜非我司馬謀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戴氏皇氏欲伐公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止焉使國人施于大尹罪加之大尹居啓以奔楚乃立得

○陳

懿氏卜妻敬仲

厲公筮敬仲

陳公子完奔齊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大

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往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

○齊

崔杼筮取棠姜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已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丁公仲臣出自桓桓公偃不可武

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無文子曰夫

從風變而為巽故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

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六三困于石往

不濟也據于疾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

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崔杼生

成及強而寡妻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

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相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為

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成與疆怒將

殺之告慶封慶封曰苟利夫子利必去之難有吾助

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是何敢然請為子討

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東郭也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

縊

盧蒲癸王何二人皆莊公黨辟崔杼難出奔既上攻慶氏

崔杼之亂慶封與焉示子之兆以龜兆或上攻讐敢

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從田文子

父無宇無宇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封上之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

作矣謂子家慶封速歸禍作必於嘗祭歸猶可及也子

家弗聽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觀近慶氏以其甲環公宮藥高陳鮑之徒介慶

氏之甲子尾抽楠擊扉三以楠擊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而死慶封遂奔

○秦

上徒父筮伐晉

秦伯穆伐晉以惠公晉上徒父筮之曰吉涉河侯車敗詰

之謂秦平涉河晉侯車敗也穆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

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

狐蠱必其君也狐邪媚之物而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內卦巽為風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而秦風也當秋山木為風所摧則其為我所取實

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晉兵車及韓戰于韓原秦獲晉

侯以歸

○楚

子玉夢河神

晉侯文及楚人王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經初楚子玉自

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

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蕞澤水弗致也太心與子西使榮

黃諫弗聽榮季黃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

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及連穀而死自

巴人伐楚圍郢都初石司馬子國之上也司馬觀瞻曰

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上帥王惠曰寧子國如志何

上焉使師而行請承佐王曰寢尹吳由工尹國勤先君者也二卿之役由于以肯受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後命于元龜其楚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左粹類纂卷之十二

互校數刻門人

主纂

王有道  
查懋功  
彭信古  
孫大化  
安如石  
趙敦  
管純  
韓誰

後序

左氏受經孔堂親見筆削退而潤色諸史作春秋傳是故其文辭而理覈而精莊而雅澁而檢可以爭著特夏冠冕公穀百家直勿偏也且百家讀左氏可得則筆之書曰引帖曰會義曰類編曰約說曰要法為厚飲江河焉爾矣吾親粹纂則異是夫行餘委地堪延倫連者江河之條貫也汨乎順流放乎忠震掉乎無垠者江河之殊扶異態也施子為當繼親矣為嘗決之揚之矣蓋當提而注之惟酌而旨其味矣因喟然曰今之操翰摘弱者孰不翦雙髮怒求一言筆乎



左氏然皆窺其隙影署其似理  
 洋而已甫向也雖者亦不免於  
 是而潞二五載乃如汪洋  
 者以者江河之大凡也流而為  
 川室而為湖外之天下而雨施沉  
 之地而土溼者不其焉于是析  
 類分門紀國系必先周其次或  
 以國姓異姓故或以三修故或  
 以偕故焉甫序標目則始宣制  
 命經綴夢卜南其憲纂其前焉  
 甫慎訓詁則援援市杜諧綜朱  
 林望周易割以疎焉甫去然後  
 王度貞焉文則始焉潛函宣朗  
 焉春秋傳益典且顯矣余於漢  
 之於望太華博極奇觀增其式  
 廓況英傳漢筆能石瞻聞而倍

施子於足乎修仁  
 月峯郡藝雷撰

左粹類纂十二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施仁撰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茲編  
以左傳所紀之事分十五門編載變解經之書爲  
類事之書去春秋之義遠矣